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三册目次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 （清）聖祖玄燁撰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一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

（清）聖祖玄燁撰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

雍正九年

世宗憲皇帝恭編。乾隆六年

皇上御製序文刊布。凡三十二類。總一千九百餘則。篇

帙覼

列聖爲富。蓋我

聖祖仁皇帝道符

帝綠。

命自

天申。

景祚延洪。卜年久遠。六甲五子。首末循環。與天運相移始。

故

神功

聖德。史不勝書。

實錄數盈千卷。而

貽謀大訓亦紀載獨繁。伏考周易有曰。日月得天而能久

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

實祚綿長。故

彝訓最爲詳備。此誠帝王之盛軌也。然其故有不止於此

者。昔虞舜鳴韶。鳳儀獸舞。而皋陶颺拜。猶期以慎

憲省成。慮其始勤而終惰也。使歷年久遠而暇豫

之念或萌。則怠氣所乘。又安能於天下之事一一

爲之衡量。於在廷之臣一一爲之啟導。今恭讀

聖謨所爲保泰而持盈。謹小而慎微者。六十一年殆如一

日。然則

聖訓之獨多。固在

享國之永。亦在

莅政之勤矣。周公誥誡成王。歷舉太戊武丁祖甲文王之

壽考。而歸本於無逸。

聖人之心。固異世而同符也。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朕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至重兢兢業業早作夜
思以期無負繼述仰惟
皇考留貽矩矱朕得監於成憲是則是倣實天
下萬世所當欽承覲法爰命大學士等纂
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閱時九載書成千卷自古帝
王
德之隆盛記載之繁富未有如於此

者蓋
實錄乃編年之書我
皇考順時布化若
天道之流行春秋冬夏各協其宜而其中條分
縷析飭綱振紀精微所寓隨舉一端皆爲
法式於是復令纂修諸臣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洋洋乎
盛德
大孝敬

天勤民文教之誕敷武功之赫濯禮樂之明備
政刑之修舉一經
睿謨千古莫易夫六經諸史之傳皆有經有緯
朕於
皇考神功聖德精心體察以
實錄爲經以
聖訓爲緯於編年見因時之宜於分類見隨事
之要一敷施而有所循也一話言而有所
法也一寤寐飲食而有所遵也於戲如天

之仁如日之照如神之哲萬類雖賾莫不
含弘幷包於
聖人之度內而儆惕訓諭之辭尤必凜凜於時
幾孜孜於熙績勤勤於小民之恬養亹亹
於嘉師之祥刑蓋
聖心愈切而
聖德愈崇是以統乾坤之範圍而不過發聖賢
之閫奧而靡遺以六十餘載之鴻規爲千
萬世後昆之垂裕其所裨益曷有涯量哉

此朕命官敬纂
皇考實錄而又恭繕
聖訓之深意子子孫孫其永寶諸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自古聖人誕受天命爲下民君師必亶聰明睿智之資首出乘乾以綏猷而立極凡其經緯萬端敷之彝訓者罔不深切著明炳日星而章雲漢典謨所載雅頌所陳唐虞三代之隆有如一轍欽惟
皇祖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德廣運久道化成文治光昭武功赫濯薄海內外深山窮谷之衆總淪浹於仁心仁政之中敷恩無窮訓詞深厚歷考熙明之運未有躋此崇隆者也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
聖繼
聖用人行政一一仰法
前徽既纂修
實錄成書復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俾

史083-004

皇祖六十餘年敬
天尊
祖經國保民農田學校禮樂兵刑之盛蹟見之
都俞吁咈閒者粲然常新釐然備具永貽
我後嗣子孫億萬年昇平榘範蓋
皇祖性本生安道兼創守實集千古聖帝明王
之大成是以
聖謨洋洋明徵定保宏綱鉅目有要有倫精一
之心傳蕩平之王路胥不外乎此也予小

子昔在髫齡早荷
聖慈賜育宮庭祗聆
訓迪茲膺基緒紹聞衣德之志兢兢業業不懈
益虔昕夕尋繹惟期懋遵
祖訓以無負
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
無得見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
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昭

垂寰宇羣工士庶咸得漸摩於
聖訓之崇閎而率由無斁也不亦庥歟謹序

乾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目錄

卷一 聖孝
卷二 聖德
卷三 聖德
卷四 聖德
卷五 聖學
卷六 聖治
卷七 聖治
卷八 聖治

卷九 聖治
卷十 敬天
卷十一 法祖
卷十二 文教 附武科
卷十三 武功
卷十四 武功
卷十五 武功
卷十六 武功
卷十七 武功

卷十八
武功
卷十九
武功
卷二十
武功
卷二十一
恤民
卷二十二
恤民
卷二十三
任官
卷二十四
廣言路
卷二十五
嚴法紀
卷二十六
嚴法紀

卷二十七
理財
卷二十八
愼刑
卷二十九
愼刑
卷三十
重農桑
卷三十一
興禮樂
卷三十二
省方
卷三十三
治河
卷三十四
治河
卷三十五
治河附運河北河水利

卷三十六 澄敘

卷三十七 賞賚

卷三十八 蠲賑

卷三十九 蠲賑

卷四十 蠲賑

卷四十一 蠲賑

卷四十二 積貯

卷四十三 飭臣工

卷四十四 飭臣工

卷四十五 飭臣工

卷四十六 飭臣工

卷四十七 訓將士

卷四十八 訓將士

卷四十九 訓將士 附恤兵

卷五十 褒忠節

卷五十一 卹傷勞

卷五十二 廣幅員

卷五十三 弘制度

卷五十四
弭盜
卷五十五
牧政
卷五十六
禮前代
卷五十七
柔遠人
卷五十八
柔遠人
卷五十九
柔遠人
卷六十
柔遠人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目錄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一

聖孝

康熙元年壬寅八月庚午

上諭禮部朕惟君國之道必崇夫孝理化民之務首重乎尊親欽惟我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皇太后仁承天德順協坤儀佐
皇祖太宗文皇帝肇建丕基啓
皇考世祖章皇帝宅中定鼎朕纘荷鴻圖恭承
懿訓仰惟恩德愛戴彌殷
母后皇后懋昭淑範克嗣徽音表正六宮母儀
四海
母后溫恭慈惠誕育藐躬聖善之德並隆尊顯之儀宜備粵稽古制詢於僉謀恭上
聖祖母皇太后徽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太皇太后
母后皇后徽號曰

仁憲皇太后
母后徽號曰
慈和皇太后爾部卽擇吉以聞
康熙四年乙巳九月巳酉以
大婚禮成加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
詔諭天下曰朕惟帝王撫有四海必首隆孝治
以端敎化之源是以子孫相承而慶流奕葉

也欽惟我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太皇太
后佐
皇祖太宗文皇帝肇興大業啓
皇考世祖章皇帝式廓洪圖
聖母仁憲皇太后克嗣徽音母儀茂著朕纘膺
丕緒夙夜兢兢仰荷慈幃竝弘訓育茲者遂
選賢淑作配朕躬屬當嘉禮之成宜進尊稱
之典謹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率諸王貝勒
文武羣臣恭奉冊寶加上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太皇太
后徽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太皇太后
聖母仁憲皇太后徽號曰
仁憲恪順皇太后崇兩宮之顯號洽萬國之懽

心祉貽孫子宏昭式穀之源禮備尊親大錫
覃恩之典
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戊午
詔諭天下曰朕惟自古帝王建極綏猷保民圖
治莫不以懋昭先德祗盡孝忱爲務朕纘承
丕基躬親庶政恭惟
世祖章皇帝功德兼隆當崇配享曁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恩勤備至宜盡顯揚是用上稽前

典下協輿情謹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於康熙六年十一
月朔有七日冬至恭祀
上帝十六日如夏至儀恭祀
皇地祇並奉
世祖章皇帝配享十七日恭奉冊寶加上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太

皇太后徽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太皇
太后加上
聖母仁憲恪順皇太后徽號曰
仁憲恪順誠惠皇太后慶禮兼行鴻恩廣逮率
由舊章覲揚前烈之高厚永膺純嘏覃敷怙
冒之恩慈彰孝道於千秋孚德心於六合布
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九年庚戌閏二月庚戌

上諭禮部
慈和皇太后誕育朕躬未遂孝養思慕之忱每
切於懷雖已上
尊謚今應升祔
太廟配享
皇考典禮關係重大其應進
謚號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詳議
以聞
丁巳

上諭禮部
皇考升遐倏歷十載罔極之思時恫於懷
山陵在望未一展祭尤切悽愴朕擬於今歲八
月恭行謁
陵禮又奉
太皇太后旨思念情殷亦欲詣
陵朕敬遵
慈命躬侍以行應行典禮爾部詳議以聞
五月丙辰朔

慈和皇太后升祔
太廟禮成
詔諭天下曰朕惟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莫不
顯揚母德追崇配享以爲紹先啓後之本朕
纘承丕緒九載於玆恭惟我
皇妣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后光贊
皇考成締造之豐功誕育藐躬啓昌隆之景運
壼音遠播厚德弘施
廟祀未崇朕懷罔極是用上稽前典下協輿情

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於康熙九年五月初一日率諸王貝勒文
武羣臣恭奉冊寶加上
皇妣尊謚曰
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章皇后升祔
太廟鴻儀既舉恩赦宜施隆術饗於千秋廣孝
思於萬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九月丙辰
上諭禮部
太祖高皇帝創建鴻圖肇興景運
太宗文皇帝丕基式廓大業克弘迨
世祖章皇帝誕昭功德統一寰區卽欲躬詣
太祖
太宗山陵以天下一統致告用展孝思因盜賊
未靖師旅繁興暫停往謁朕以藐躬纘承鴻
緒上託

祖宗隆庥天下底定盜賊戢寧兵戈偃息每念
皇考未竟之志朝夕寢食不遑寧處本欲先詣
太祖
太宗山陵再詣
世祖山陵因奉
太皇太后慈命以
世祖升遐十年未得一詣
陵寢於本年八月前往朕是以躬侍
太皇太后先詣

孝陵展謁禮成言還今欲仰體
皇考前志躬詣
太祖
太宗山陵以告成功展朕孝思著議政王貝勒
大臣內院九卿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會議
具奏
康熙十年辛亥正月甲子
上諭禮部朕仰體
世祖章皇帝遺志欲躬詣

太祖
太宗山陵展祭以告成功前命議政王貝勒大
臣等會議議政王等以去年各處多有水旱
災荒且為時甚迫應用之物預備不及請暫
行停止今思
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功德隆盛
山陵在望刻不能忘去年恭謁
孝陵禮成今已數月若再久延孝思莫殫朕懷

靡寧茲當海內昇平欲乘此恭謁
福陵
昭陵以告成功用展孝思事關大典著議政王
貝勒大臣內閣九卿科道各官會議具奏爾
部即遵諭行
九月辛未
上往盛京謁
陵禮成文武各官宴賚有差召八十以上耆民
賜飲

諭侍臣等曰朕展謁
山陵惓惓在念今得至發祥重地拜謁
陵寢用展孝思祭禮已成朕懷大慰又
諭守
陵總管副總管等曰爾等職司祀典凡一應祭
品必親加虔視務盡誠敬副朕孝思
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庚午
上詣
太皇太后宮問安

太皇太后曰我因偶患微疾欲往赤城湯泉汝若同往恐悞國事可不必往

上奏曰

太皇太后駕幸湯泉臣若不隨往侍奉於心何安至國家政事已諭内閣著間一日馳奏一次不致有悞

十二月丁巳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朕詣

太皇太后宮問安

太皇太后諭云予雖在宮壺

太宗行政亦畧知之彼時開創甚重騎射方今

天下太平四方寧謐然安不忘危閒時仍宜訓練武備至於在朝諸臣奏事豈無忠誠入告者然不肖之類假公行私附己者則為引進忤己者即加排擠亦或有之為人君者務虛公裁斷一準於理則事無差失矣朕繹

慈訓人君之道誠莫要於虛公裁斷之一言也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己未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爾衙門所進翻譯大學衍義一書朕恭呈

太皇太后御覽奉

慈諭云人主居四海臣民之上所關甚鉅然代

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興化必先修己此書法戒畢陳誠為切要爾特加意是編命儒臣翻譯刊刻更令頒賜諸臣予心欣悅特發内帑白金千兩可即賚予在事諸臣朕仰遵

慈旨頒賜爾等其欽承之

五月乙亥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朕因

太皇太后聖體少有違和不時省問昨躬奉湯藥幸已大愈朕心方慰頃又進滋補之劑矣

七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圖海等曰

太宗文皇帝實錄鉅典攸關今命卿等董率各官重加纂輯務期敬慎將事速竣大典以副

朕繼述先猷顯揚

祖德之意
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乙未朔
上諭講官喇沙里等曰朕從前賞賜出征官兵
奉
太皇太后慈諭特出宮中撙節銀兩為賞賜之
用見在調遣禁旅啓行期迫恐伊等措辦艱
難賞賜本無定例亦宜格外加恩今又蒙
太皇太后諭令將宮中緞匹銀兩賞給官兵此
誠

太皇太后至德弘恩爾等職司記注故諭知之
康熙十五年丙辰正月乙未
詔諭天下曰朕惟帝王綏理萬方首崇孝治尊
親之典因事加隆至建立元儲懋敦國本尤
必推原懿德上晉徽稱此歷代不易之盛軌
也欽惟我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
和太皇太后佐
皇祖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啓
皇考世祖章皇帝恢弘大業
聖母仁憲恪順誠惠皇太后母儀茂著克嗣徽
音朕奉事慈闈並承訓育紹基圖治宵旰靡
寧茲者祗遵
懿命冊立皇太子禮成仰惟垂裕之仁式舉顯
揚之典謹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於康熙十五年正月十一日率諸王貝勒

文武群臣恭奉冊寶加上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
和太皇太后徽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
聖母仁憲恪順誠惠皇太后徽號曰
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皇太后慶禮告成恩綸宜
沛崇儀顯號昭令範於千秋錫類推恩洽懽
心於四海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二月丁酉
上諭禮部獻歲
太皇太后壽屆七袠洊臻景福諸王大臣應行
慶賀禮儀各視官爵爲差其慶賀日期爾部
擇吉以聞
庚子
上諭禮部朕惟戡定本啓佑之恩顯揚備尊親
之禮成功既告盛德宜彰所以展孝忱昭慶
典也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數年以來朕仰

承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
和仁宣太皇太后暨
聖母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皇太后慈訓勦除叛
亂克奏敉寧思上答乎弘仁應進崇夫顯號
謹加上
太皇太后徽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弘靖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曰
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禧皇太后播徽音於四
海介景福於萬年爾部擇吉具儀以聞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丙子工部題
修
孝陵五空橋甬道估計工價銀兩
上曰
陵寢關係重大前監修各官草率修理因致損
壞今若以節省之故估價短少錢糧不敷將
舊存磚石充用恐不堅固寧使價值寬餘務

令永遠堅固著重修
陵寢堂司官詳勘議奏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癸酉
上以孟春詣
太廟致祭畢
諭內閣學士席爾達太常寺卿葛思泰等曰往
見贊禮郎宣讀祝版至朕名聲輒不揚父前
子名禮經所載朕對越之次惟懼誠敬稍有

未至無以昭格神靈爲子孫者通名於祖父
豈可涉於慢易嗣後俱高聲朗誦無庸顧忌
九月乙亥先是
上駐蹕博洛和屯聞
太皇太后聖體違和星夜回鑾親奉湯藥夜半
尚未就寢迨
太皇太后聖體康寧奉
慈諭幸白塔寺將行大雨近侍奏曰道路泥濘
請俟少霽行

上曰近因
聖祖母偶爾違和朕心深切憂慮今已痊愈甚
爲慶幸何憚此一往不以仰慰
慈衷乎遂冒雨行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一月壬寅
上諭刑部朕奉
太皇太后朝夕承懽祗遵
慈訓竭誠奉養今者
聖躬偶爾違豫朕夙夜滋懼寢食靡寧仰冀
上天眷顧俯垂默佑惟思好生以迓
天庥寬大以延遐壽所有内外問刑衙門見監
重辟人犯除十惡死罪及貪官光棍不赦外
其餘監候死罪重犯槩行減等發落以昭朕
祈
天永佑至意
甲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
太皇太后聖體違和以來多方醫治病勢漸增
朕夙夜憂懼茲欲躬禱

郊壇保護
慈躬康寧大學士隨同九卿等奏曰
皇上聖孝之誠必當感格
穹蒼臣等愚見似不必詣
壇致祭
天心自爲默佑
上復諭曰自
太皇太后違和以來朕在宮中無日不竭誠默

禱今
太皇太后病勢漸增朕心益加恐懼惟有竭抒
忱悃叩祈
上天之眷佑耳可即將此旨傳諭諸臣
十二月乙巳朔
上率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文武官員自
乾清宮步詣
天壇致祭祝文曰臣仰承
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

今者疹患驟作一旬以內漸覺沉篤臣夙夜
靡寧寢食俱廢虔治藥餌徧問方醫罔克奏
效五內憂灼莫知所措竊思
天心仁愛覆幬無方矧臣藐躬夙蒙
慈養憶自弱齡早失怙恃趨承祖母膝下三十
餘年鞠養教誨以至有成設無祖母太皇太
后斷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極之恩畢生難
報值茲危殆方寸潰迷用敢潔蠲擇日呼籲
皇穹伏懇

憫念篤誠立垂
昭鑒俾沉痾迅起遐算長延若大數或窮願減
臣齡冀增太皇太后之壽讀祝版時
上涕淚交頤陪祀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文武
官員無不感泣祭畢
上即詣
慈寧宮侍疾
甲寅內閣及部院衙門官員公同具疏
請

皇上少節勞瘁
上曰朕自
太皇太后違豫以來心懷憂慮日侍左右檢方
調藥親視飲饌
太皇太后寧憩之時朕惟隔幔靜候席地危坐
一聞
太皇太后聲息即趨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
進因此晝夜不能少離
太皇太后屢有

史083-018

慈旨命朕回宮少宜自愛朕念幼蒙
太皇太后撫養教訓三十餘年罔極深恩難以
報答今見病體未痊五內焦灼莫知所措朕
躬寢處何暇顧計當此時不竭盡心力少抒
報答之忱異日雖欲依戀
慈闈豈易得耶
己巳子時
太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上擗踊哀號呼天搶地哭無停聲飲食不入口

王以下文武羣臣公疏奏請節哀
上不允隨諭曰朕覽自古帝王居喪持服以二
十七月易爲二十七日惟魏孝文帝欲行三
年之喪朕平日讀史至此常歎慕之今非欲
邁古賢君祇念朕甫八歲
世祖章皇帝卽賓天十一歲
慈和皇太后又崩逝藐茲沖齡音容未盡記憶
未獲盡孝至今抱憾仰賴
聖祖母太皇太后鞠養教誨以至成立今遽遭

大故五內潰迷回思早喪
怙恃益增痛傷哀疚靡盡今持服二十七月少
慰罔極之痛朕獨持服宮中於政務毫無曠
廢不令臣民持服一切俱不禁止如此可以
遂朕本懷朕哀慟卽可少止諸王大臣等奏
曰
皇上至德純孝亘古莫比但古者以日易月爲
不易之典誠以帝王之孝與臣民不同
願
皇上仰遵

遺詔博稽古制上思
祖宗付畀之重下慰羣臣百姓仰賴之忱以禮
天地
節哀易月之典守而勿更
上諭曰朕事
太皇太后三十餘年竭盡衷誠無稍違拂邇者
聖體違豫三十餘日衣不解帶必誠必敬朕之
此志期在必遂否則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

奚以爲爾等其詳議之諸王大臣等聞
諭皆感悚嗚咽又交章曰
皇上一身爲
天地
宗廟
社稷所寄托每當祭享伏見
鑾輿親莅竭誠盡敬古者祭爲吉禮必於除服
後舉行
皇上以

太皇太后之故若使
郊
廟神靈少有弗歆卽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亦必不安且君臣兆姓本
屬一體若
皇上持服宮中臣民安然卽吉甚非一體之義
況
皇上奉事
太皇太后三十餘年晨昏孝養卽違豫以來晝
夜憂勤罔非孝思今乃於
慈闈遺命反不曲遵恐有虧
太皇太后惓惓之意臣等不揣愚賤敢以固請
上諭曰朕意已定不必更奏
是日
上諭禮部朕孝服用布舊制國有大喪自宗室
公以上服素帛今孝服俱改用布宮內年幼
皇子公主一體持服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辛巳

上諭禮部
大行太皇太后聖德母儀昭示萬國昔奉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贊宣內政誕育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顧復劬勞受無疆休大一統
業暨朕踐阼方在沖齡仰荷我
聖祖母訓誨恩勤以至成立晨昏依戀三十餘
年方期洊享遐齡茂膺繁祉詎意遽遭違豫
奄忽上賓朕哀疚之深五中摧絕昊天罔極
報德實難緬維厚澤深仁信足炳傳簡冊非

薦隆號莫展哀誠亡恪遵遺誥恭上
尊謚垂示無窮以慰朕尊親之意著內閣翰林
院詹事府會同擬奏其應行典禮爾部詳議
以聞
戊子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朕遭
太皇太后崩逝欲持服二十七月立志甚堅諸
王大臣及百官士民再三陳奏情詞懇切不
得已勉從所請中心歉仄因幕居乾清門外

以盡哀誠今乃又請回宮不過以朕躬爲念
身爲天子豈不自愛但人孰無祖父母父母
爲子孫皆當盡孝何分貴賤朕孝治天下思
以表率臣民垂則後禩今距釋服之期爲時
甚近若從所言以致異日稍留遺憾恐非諸
臣愛君之意諸王大臣激切奏懇已有諭旨
不允卿等其仰體朕心勿復言
庚寅先是諸王大臣及士民等奏請以
日易月之疏未奉

俞旨逢是
上諭曰朕以薄祜幼失
怙恃幸依
聖祖母膝下如見
皇考妣音容今遭遐棄痛念
慈恩悲哀並集欲持服二十七月仰答
聖祖母鞠育深仁兼報
皇考妣劬勞大德諸王大臣及各官等援引歷
代成例堅請再三並稱

郊
廟祀典不宜久輟升祔大禮及時舉行且士民
伏闕披瀝衆情謂國恤淹久有妨民業朕反
覆思維不得已以禮抑情勉從所請
戊戌
上諭大學士明珠內務府總管班第等曰自
太皇太后違豫
皇太后盡孝侍奉甚爲勞瘁
太皇太后賓天復哀痛太過

慈顏癒減昨者朕詣
皇太后宮問安見癯瘦更甚積勞成疾服藥調
理朕心深爲憂慮明日
太皇太后一月之祭爾等可奏請不必前往
三月庚子
上諭從前詣
兩宮請安皆於起居注記檔今詣
寧壽宮請安朕因不忍過
慈寧宮故從啓祥門行走但此係宮禁之地外

宮無由得知後每次請安著令太監傳諭敦
住仍令起居注記載其不忍由隆宗門行走
之故亦令諭侍郎庫勒納知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乙酉
上駐蹕蘇州府江南江西總督張鵬翮等率蘇
州府官員士庶進表慶賀
萬壽節
上諭曰朕往歲萬壽節猶照常行禮
太皇太后賓天以後遂不復受賀此日但齋戒
獨處觀書寫字而已且朕平居原不喜宴樂
在京時諸王大臣每遇萬壽節輒請如前行
禮朕皆不允今巡幸至此若受慶賀則非朕
初意矣衆意諄切朕已知之不必再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七月庚戌朔
上駐蹕熱河聞和碩溫憲公主薨日晡未進膳
扈從諸大臣奏曰
皇上聞公主訃過哀此時尚未進膳恐
聖躬太爲勞瘁奏入

上傳諭曰公主係已嫁之女朕尚可寬釋但
皇太后自幼撫養忽値此變
皇太后傷悼弗勝膳尚未進朕亦何心進食乎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壬午先是
上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
懽慶之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歲
皇太后七旬大慶朕亦五十有七欲親舞稱觴
是日於
皇太后宮進宴

皇太后升座樂作
上近前起舞進爵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一月癸丑
上駐蹕湯泉
諭大學士等曰湯山至德勝門四十餘里德勝
門至大內將及十里此間設立腰站二處各
派部院賢能司官一員筆帖式一員如此則
朕遣人請
皇太后安竝

皇太后差人至朕處俱不致遲悞矣
十二月甲申諸皇子傳
諭曰
皇太后病勢漸增朕承懽奉養歷數十年不幸
値此朕躬雖抱病此心未能稍釋頃親往請
安朕體甚覺委頓
皇太后倘有不諱朕自當竭力以盡禮節耳
乙酉諸皇子傳
諭曰昨日朕足背浮腫不能轉移因

皇太后病勢大增用手帕纏足乘軟輿詣
寧壽宮朕捧
皇太后手奏云
母后臣在此
皇太后張目畏明以手障光視朕執朕手朕心
悲痛欲在
寧壽宮守視因病體萬不能支而出朕若居於
素所寢處之地心甚不安因於蒼震門內設
立帷幄以居衣不解帶朕數日來偏身沉重

中心煩燥不能成寐三鼓時稍寢卽醒醒時
頭暈隨又起坐至五鼓始寢半刻朕欲竭力
盡禮似此形勢甚恐不能支持益滋不安耳
丙戌大臣等奏
聖體違和仰祈節勞保攝奏入
上曰
皇太后倘有不虞朕當力疾盡禮爾等各有父
母勿過爲勸阻朕益傷悼益增疾矣六日酉
刻

皇太后崩於寧壽宮
上拊膺哀號即行割辮孝服用布哭泣靡輟諸
皇子屢次叩請始回蒼震門內
丙午諸王大臣等公奏明日
大行皇太后殯宮行大祭禮
聖躬近日方稍愈請今晚不必親詣
梓宮前哭奠
上諭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朕本欲親詣致祭
因二十七日欲親往釋服是以未去自二十

三二十四日以後朕躬比前較愈儘可往奠
諸皇子大臣屢次勸止倘朕今可以去而不
去他日回想豈非遺憾乎今朕必親去將此
諭衆知之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壬戌諸王大
臣合詞具奏
皇太后大事已滿百日諸禮俱畢請照禮部所
請於十四日薙髮
上諭曰方

皇太后大事
梓宮未出之前朕立意欲曲盡乃心不幸身病
不能支持難以勉強諸事未盡朕心抱恨無
窮又思當此之時止有孝敬朕之人並無愛
恤朕之人尊長輩已無存者此等處每以無
可與言爲傷茲距四月初七日爲日無幾著
過四月初七日薙髮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二月甲辰諸王
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謹奏

皇上御極六十年普天大慶恭請行慶賀典禮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素性不喜行慶賀禮是以
元旦惟照例行禮停止筵宴雖萬壽日亦久
不行慶賀禮今王大臣等爲朕御極六十年
奏請慶賀行禮欽惟
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母護
視於紫禁城外
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懽此朕六十年來抱歉
之處正月初七日

世祖章皇帝忌辰二月十一日
孝康章皇后忌辰朕何敢於正月初七二月十
一日以前行慶賀禮此所奏不准行
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諸王大臣爲朕在位六十年
奏請慶賀而於典禮之大者並未議及朕在
位六十年皆
祖宗積德陰祐所致幸而六十年來一無所失
應先往盛京
三陵行大祭典禮但朕今年近七旬不能親謁
定陵應遣皇子等恭代告祭俟上元節後朕親
往
孝陵恭行大祭典禮爾滿漢大臣會議具奏其
祭
陵撰文卽將朕旨纂入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

聖德一

康熙六年丁未七月己酉

上躬親大政詔諭天下曰朕以沖齡嗣登大寶
輔政臣索尼等謹遵
皇考世祖章皇帝遺詔輔理政務殫心効力七
年於茲今屢次奏請朕承
太皇太后之命躬理萬幾惟

天地
祖宗付託至重海內臣庶望治方殷朕以涼德
夙夜祗懼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
獨理宣力分猷仍惟輔政臣諸王貝勒內外
文武大小各官是賴務各殫忠盡職潔己愛
民任怨任勞不得辭避天下利弊必以上聞
朝廷德意期於下究庶政舉民安早臻平治
凡我軍民宜仰體朕心務本興行樂業安生
以迓休寧之慶政在養民敢虛
天地生成之德時當親政恆念
祖宗愛育之心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八年己酉正月戊申

上諭工部前奉
太皇太后諭謂乾清宮交泰殿棟樑朽壞宜撤
舊重建以為朕宮
慈命諄復朕不敢違但陶唐茅茨不翦夏禹宮
室是卑其毋事華麗止令樸質堅固以稱
太皇太后惓惓至意

八月辛未

上諭吏部前京察處分滿尚書侍郎等因無事
故被革俱給還原官令其候補今思滿漢諸
臣被革相同朕原無異視應一體施恩京察
內有漢尚書侍郎被革者察明議奏

康熙九年庚戌二月癸未

上諭刑部向來定例流徙尚陽堡寧古塔罪人
於六月十二月停遣餘月皆令發往今思自
十月至正月俱嚴寒之候所徙罪人貧者殊

多衣絮單薄無以禦寒罪不至死而凍斃於
路甚爲可憫繼自今流徙尚陽堡寧古塔罪
人自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遣

閏二月庚寅

上諭工部朕經行城外見道旁枯骸惻然可憫
或因爾部修治道途以致暴露亦未可知其
令有司掩埋并行各省凡骨骼悉爲收瘞

四月乙未浙江巡撫范承謨疏言仁和
縣知縣丁世淳以繼母劉氏年老呈請
終養吏部議覆定例父母年七十以上
者終養並無終養繼母之例

上曰既有終養之例豈可分別生母繼母丁世
淳准其終養

康熙十年辛亥三月壬子朔

上諭年幼諸王曰閒爾等恃威行事豈果有所
利耶夫無益之威逞之何用爾等皆朕懿親
人自敬畏至於所屬在外官員原爲國家治
事理民爾等若勒索其財物彼何所取而應

奉耶宜以時嫻習騎射暇則讀書毋徒溺於
嬉戲也

是日

上諭和碩安親王曰爾在諸王中以齒則高以
行則長若年幼諸王率意妄爲爾其訓飭之

四月壬午朔吏部題鑲黃旗拖沙喇哈
番阿喇密故無子弟承襲罷世職其母
年老無依應給半俸嗣後均照此例若
係繼母不准給予

上曰繼母亦母也其與生母一體給之著爲令

九月辛未

上往盛京謁
陵禮成

諭戶部刑部奉天係
祖宗發祥重地奉天府寧古塔等處除十惡死
罪不赦外凡已結正未結正死罪俱著減等
其軍流徙杖等罪俱著寬釋自山海關至奉
天府所屬地方康熙十年十一年分正項錢

糧俱著豁免

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丁亥

上諭兵部據寧夏提督趙良棟疏報逆賊犯寧夏河東諸堡俱被脅從今聞招撫相繼投誠朕思河東各堡因地狹民稀不能敵賊一時被脅誠非得已其槩從寬宥該提督仍加意撫綏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

七月己酉

上諭兵部吉安一郡逆賊盤踞日久小民被脅

蓄髮者多此不過畏死曲從耳且勞師討賊原以為民若大兵所至將蓄髮者槩行誅戮殊非朕撫恤殘黎至意倘有據守城池山寨執持兵械抗拒不降者仍誅勦之其餘俱著免死俾得自新爾部通行曉諭各將軍一體遵行

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甲辰

上諭兵部廣東兵變時被掠男婦子女可令平南王尚之信總督金光祖等嚴行察出令人民識認悉皆發還俾其父子夫妻完聚粵西平定之日將軍莽依圖傅弘烈等亦各察明被奪人口遣還原籍

閏三月丙寅

上諭戶部朕巡視京畿見八旗亡故軍士葬地窄狹邱墓纍纍亦有竟無塋地者皆因郭外近地價值騰貴故不易得本朝軍士奕世効力行間殞命疆場或身被重傷在家老死皆家業貧窮至無葬地朕每觸目甚為憫惻作何撥給地土俾八旗貧苦兵丁俱獲葬所命

議政王貝勒大臣詳議以聞

四月戊子

上諭兵部吳三桂背恩倡亂伊所屬人員向沐國恩甚久其中不無被脅者韓大任等旣經投誠仍令議敘加恩其同來護軍甲兵皆國家素所豢養之人若棄父母妻子俱陷賊中可遣發令歸滇中俾得完聚其續至者爾部逐一問明或有願歸者奏聞併發

乙未

上諭戶部前命爾部清察地畝以給出征死亡兵丁葬地必平原高燥之處方可若地勢卑濕不堪爲墳塋雖撥給何所用之又須與道路相近若道路太遠則貧家難以趨赴矣至於官員秩卑小民貧乏者皆資地畝爲生若取伊等之地撥給兵丁又致伊等失業可查內務府所管地畝及諸王大臣地畝詳加丈量有溢於正額者給與兵丁以副朕優恤至意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丙戌

上諭兵部湖南廣西已經底定滇黔指日蕩平凡在京在外大小文武官員內有家口陷於賊中者有子身投誠家口仍在彼地者有前以抗賊被害而家口尚有遺留者大兵到日一一清察務加保全俾之得所聽其家屬完聚爾部卽通行傳諭各路大將軍將軍督撫提鎮等遵行

七月庚申

上諭戶部工部朕御極以來孜孜求治期於上合

天心下安黎庶夙夜兢惕不敢怠荒乃於本月二十八日巳時地忽大震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弗能恪恭職業以致陰陽不和災異示儆深思愆咎怵惕靡寧茲當力圖修省以迓

天庥念京城內外軍民房屋多有傾倒無力修葺恐致失業壓傷人口五城御史不能逐戶細察止聽屬員開報於朕加恩軫恤之處不得均沾實惠著另遣滿漢御史詳加稽察其窮苦兵丁出征在外房屋毀壞妻子露處無力修葺朕心更爲惻念該部卽行令八旗都統副都統參領親行詳察毋致遺漏

八月甲子

上諭內閣戶部官員兵丁房屋牆垣頃因地震塌毀甚多一時不能修葺四品官員以下現

食半俸此一次仍行全給其護軍撥什庫披
甲當差人役錢糧著卽支與兩月令其修理
庚辰
上諭戸部通州三河等處遇地震壓死者甚爲
可憫戸工二部會同將旗下及民人房屋并
寺廟被壓之人速察明數目遣司官四員前
往驗視動支帑銀帶往有主收殮者給予銀
兩無人承認者著所遣司官同地方官設法
埋瘞
十二月丙寅
上召大學士等至懋勤殿
諭曰君臣誼均一體勢分雖懸而情意不隔安
危欣戚無不可相告語者堂陛之誼固宜如
是也邇者朕體初平殿廷不戒被燬於火爾
諸臣因朕偶恙復覩此災愛主心切必謂朕
當過於憂慮朕披閱經史頗明大道朕之一
身上受
祖宗之付託下繫臣民之瞻仰爲任匪輕寧不

自愛惟是今秋有地震之變又各處饑饉洊
臻寇盜未息此朕早作夜思中心惶懼寢食
靡寧者至於殿廷告災乃
上天致警敢不夙夜祗畏修省厥愆然其所關
止屬朕躬臨御之所但得海宇清晏置斯民
於袵席之上則朕今所居較諸前代茅茨土
階尚或過之矣豈至以露處爲慮哉朕自五
齡卽知讀書八齡踐阼統馭萬方
太皇太后嘗問朕何欲朕敬對曰臣無他欲惟
願天下乂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當時左右實共聞之自昔迄今謹持此心兢
兢業業恒如一日可以質諸鬼神有政治
失宜皆朕躬之咎從不諉過臣下惓惓之意
茲與爾等悉之
康熙十九年庚申八月癸未先是吳三
桂反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從賊及歸正
仍隱與弟之節等糾黨謗殺都統王國
棟謀亂事覺下議政大臣等集議論罪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尚之信謀爲叛逆卿等集議論罪如律但平南王尚可喜航海歸誠効力行閒鎭守粤東著有勞績及吳逆叛亂堅守臣節不肯從逆爲逆子尚之信所逼憤恨殞命朕每念及深爲憫惻其妻舒氏胡氏從寬免死並免籍沒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俱從寬免革職枷責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惡極法應立斬姑念曾授親王從寬賜死其餘逆黨尚之節李天植等悉按律正法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吏部兵部凡官員祖母母並妻緣事者卽議鞭責折贖於大體不合如果事犯重大不妨倂其封誥治罪若鞭責折贖小過或將伊夫或伊子孫品級俸祿議罰爾部會議定例具奏

八月丙申

上諭刑部商民領吳逆資本者甚多隱匿者亦或有之若據告追究恐無賴之徒借此詐害富民有累百姓商民爲四民之一富民亦國家所庇藏富於民不在計此銖兩以後有首告者俱不准行

九月壬申

上諭戶部積貯爲國家大計歲運漕米充實京倉最爲緊要旗丁人等輓運勤勞宜加存恤朕頃巡行近畿至通惠河一帶見南米漕船旗丁人等資用艱難生計窘迫恐其苦累難支以致沿途遲滞貽誤倉儲所關匪細前以

軍需浩繁漕運額設錢糧節經裁減今應作何酌復著詳議以聞

十二月癸巳九卿詹事科道等以滇南蕩平請加上
尊號

上諭曰爾等以大憝旣除寰宇底定奏請上朕
尊號朕思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請回籍時朕與閣臣面議圖海言斷不可遷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深恐日久滋蔓釀成不測故決

意撤回不圖吳三桂背恩反叛八年之間外
內騷動兵民交困賴
上天眷佑
祖宗福庇逆賊蕩平倘復再延數年百姓不幾疲敝耶憶爾時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蘇拜塞克德等言應遷移其餘竝未言遷移則吳三桂必致反叛也議事之人至今尚多試問當日曾有言吳三桂必反者否及吳三桂倡叛四方擾亂多有退而非毀謂因遷移所致

若彼時朕諉過於人將會議言應撤者盡行誅戮則彼等含冤泉壤矣朕素不肯諉過臣下即部院事有錯誤朕亦自任朕自少時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吳三桂反叛遂諉過於人耶今亂賊雖已削平而瘡痍尚未全復君臣之間宜益加修省息兵養民布宣德化務以廉潔為本用致太平若遂侈然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和碩裕親王福全等再三陳請

上復諭曰頃九卿等以逆首既除四方底定奏請上朕尊號朕自御極以來日夜孜孜以乂安生民為念乃逆賊吳三桂一倡變亂遂致塗炭八年當吳三桂初叛時散布偽劄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澤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釐所致幸賴
上天眷佑
祖宗威靈滿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姦黨悉除地方平靖獨念數年之中水旱頻仍災異屢見師旅疲於征調被創者未起閭閻敝於轉

運困苦者未甦且因軍興不給裁減官員俸祿及各項錢糧并增加各項銀兩仍未復舊每一軫念甚歉於懷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潔俾生民得所風俗淳厚教化振興天下共享太平之福雖不上尊號令名實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舉則徒上尊號朕斷不受此虛名也朕自幼讀書覽古人君行事始終一轍者甚少嘗以為戒惟恐幾務或曠鮮克有終以

故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閒偶有違和
亦勉出聽斷或中夜有機宜奏報未嘗不披
衣而起朕非不知燕息自怡蓋所愛不在一
身總為天下生靈之計政事務求當理官職
務在得人期於家給人足百姓樂業而已今
吏鮮潔清之效民無康阜之休君臣之間全
無功績可紀倘復上朕尊號加爾等官秩則
惟有負愧耳何尊崇之有至於
太皇太后

皇太后加上徽號節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
尊號之事斷不可行乃朕實意非粉飾之詞
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宜各洗心滌慮砥節
勵行休養蒼黎培復元氣爾等可向九卿各
官悉諭朕意不必再行陳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甲午外藩王
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請上
尊號
上曰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
中外乂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治化
尚未宇洽前諸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
旨這外藩王等所請亦不准行
四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見設立界
限處墳墓毀損枯骨暴露者甚多朕心憫焉
夫掩骼埋胔王政所重可令盛京將軍偏察
而瘞埋之
五月丁巳

上諭戶部兵部工部從前盛京守奉
陵寢及山海關等處城守章京員缺俱令其子
弟頂補自停止此例悉由京師補授頃朕以
昭告成功展謁
永陵
福陵
昭陵因周覩所歷地方見道里遼遠往返艱難
若章京員缺盡從京師補授則家口遷移重
為貧窶者之累且將前任章京房屋田地畀

給新補之員以致前官孤孀無倚不能回京如欲即留彼處則田廬既空資生何策困苦日甚深用憫惻嗣後盛京守奉

陵寢及山海關等處城守章京員缺不必自京補授著於伊等子弟內令該將軍選擇賢能者具題引見頂補以免往返遷移之苦倘伊等子弟無人堪用別有補授發往之員可另撥田屋給與其前任章京田屋仍行留給不必掣出令其孤孀得所

六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聖主每遇水旱災祲未有不行虔禱者今亢旱已甚朕欲虔誠齋戒親行祈禱爾等查例具奏

八月己卯翰林院奏經筵講章

上曰經筵所以講學修德大典也講章須有勸戒箴規之意乃稱啓沃今講章內有道備君師功兼覆載二語太過其易之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閏六月庚申

上諭刑部人命關係重大凡現審人犯自宜蚤取口供速行完結庶不致無辜久禁囹圄淹滯斃命其中有應行詳審及等候質對者或暫行監候或羈禁各門該管官員亦當嚴加稽察不時照管毋令獄卒及守門人等借端需索恣行凌辱雖各犯有應得之罪若未死於法先死於獄既非憲典亦干

天和朕心尤為不忍向來在外各衙門審理人犯或係監斃或在路物故凡一起內至三人

以上者定有處分之例今思內外刑獄事屬一體嗣後在內各衙門及各門監禁人犯一起至斃幾人以上者作何處分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以聞

十月丁未九卿詹事科道以海寇底定

請加上

尊號

上曰加上尊號典禮甚大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霑化肆行擾掠濱海居民迭

無寧日故爾興師進勦卽臺灣未順亦不足爲治道之缺朕觀古來史冊盛世無屢赦之事此時雖頒赦加恩小民未必均沾實惠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張粉飾且吳三桂勦滅後頒赦未久今又以昇平行赦殊覺太煩朕但願以平易之道圖久安長治不願煩擾多事可將朕意傳諭九卿詹事科道知之大學士等隨奏臺灣雖在海外乃海賊歷年占踞憑恃其險蒙

皇上指授方畧勦撫兼行海賊遂爾向化神功

聖德超越千古非加上

尊號無以慰臣民仰戴之願

上曰海賊乃疥癬之疾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若稱尊號頒赦詔卽入於矜張粉飾矣不必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月庚戌

上巡幸口外侍臣奏曰

聖駕往幸牧馬地方請乘便過烏蘭哈達等處其地水草肥美但柴薪稀少膳房所用已經預備其餘官軍令各帶柴薪前往

上曰凡事豈可獨爲朕一人計要當爲衆人計也朕所需用豈致有悞惟恐軍士窮乏不能攜帶柴薪以致窘迫設使衆人勞苦朕有何樂卽今天下偶有一省水旱朕必遣官支發倉庫卽行賑濟雖邊疆海島之遠朕尚惻然加念豈有隨從軍士令其枵腹跋涉乎在爾等有管軍之責亦應體恤麾下也

十月丙辰

上幸金山乘沙船渡楊子江風浪恬靜舟行甚速

諭侍臣曰自兵興以來恢復岳州長沙多得舟楫之力今海宇承平昔時戰艦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安當思危治不忘亂朕乘此舟未嘗不念艱難用武之時非以遊觀爲樂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

聖德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辛丑

上諭太醫院朕研究經史之餘披閱諸子百家至黃帝素問內經諸篇觀其義蘊實有惻隱之心民生疾苦無不洞矚其後歷代醫家雖多著述各執已見若難經及痘疹諸書未能精思極論文義亦未貫通朕甚憫之當茲海宇昇平正宜懷保吾民躋春臺而登壽域爾等可取醫林載籍酌古準今博採羣言折衷定論勒成一書以垂永久副朕軫恤元元至意

十月庚戌

上諭掌膳等官曰天下之物力有限當為天下惜之今酥油乳酒供給有餘爾等會同慶豐司酌量收取足用則已不可過多蒙古甚窮之取者減少則彼貧人但用可以恒足矣

十一月乙酉大學士等奉
命撰擬蠲免河南湖北及直隸山東被水州縣
錢糧
諭旨進呈中有海宇昇平等語
上曰今四方雖定民生未盡悅安朕宵旰不遑
勤求閭閻疾苦思得一利民生之事惟恐行
之稍遲致民失所孜孜不已庶幾漸見太平
且古帝王已治益求其治已安益求其安朕
深自省惕常慮始勤終怠不克底於化成若
遽謂昇平而泰然自足非朕勤求上理之初
意也自後諭旨中凡此矜張盈滿之言勿復
擬入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二月己酉以
文華殿告成經筵前一日例應祭
先聖先師於傳心殿具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
先聖先師道法相傳昭垂統緒炳若日星朕
遠承心學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漸近自然然

後施之政教庶不與聖賢相悖其躬詣行禮
以彰景仰之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正月戊子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曰自雅克薩城解
圍以來聞軍士中有患疾者此皆屬滿洲精
兵朕甚憫焉今特遣醫二人齎藥治之至羅
剎雖與我對壘但我兵攻雅克薩城從未誅
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剎亦聽其就醫
使還彼國傳布德意

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農台吉
等疏請上
尊號
上諭曰喀爾喀諸汗貝勒等戴朕向來仁恩恪
恭敬順請上尊號具悉悃忱但諸汗貝勒等
宜仰體朕一視同仁無分中外至意謹識朕
諭和之旨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
享安樂更勝於上朕尊號也況前者內外諸
王貝勒大臣等請上尊號未經允行此所奏

請亦不准行著理藩院行文曉諭

五月庚辰

上因天旱詔諭天下曰朕統御天下念切民生夙夜圖治罔敢少懈邇來歲每不登民食寡乏今茲仲夏久旱多風農事堪慮此由數政不均寬嚴過當或土木工興或民瘼不達事機之失上干

天和陰陽不調災孰大焉朕用是夙夜靡寧減膳撤樂清理刑獄求言省過齋居默禱雖雨澤薄降尚未霑足皆因朕之涼德不能上感

天心之仁愛茲當布德行仁赦過宥罪特從寬大用廣好生應天以實誕施眚災肆赦之恩敷政在寬聿昭嘉與維新之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癸巳

上諭九卿等曰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殊屬緊要乃數月不雨雖秋成尚遠而目前旱乾朕甚憂之今欲親行祈禱爾等大小臣工亦宜盡誠齋戒夫求雨乃以為民朕之焦勞豈為一身之計祇念窮簷一歲不登即至失所不但朕心不忍爾等皆國家大臣亦何忍坐視應各矢至誠毋循故事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二月壬子

上諭宗人府自古帝王展親睦族列爵錫封原欲選賢建能旌別淑慝俾咸知勸勉慶流奕世此國家之常經獎勸之至意也朕篤念親親恩禮罔替年至十五即行受封但誼屬本

支必皆飭躬砥行端良醇謹益自刻勵動不踰則始無忝於宗潢今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年至十五不問賢否概予封爵以致視為故典罔知激勸嗣後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子孫應俟其年至何歲作何辨其賢否定其品級等第始應授封著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會同確議具奏

七月癸巳

上以楚省裁兵夏逢龍叛亂
敕諭巡撫丁思孔曰楚省督標裁兵煽亂無知兵民或被迫脅或爲招誘一時入其夥黨官兵一到若不分別加誅朕心深爲不忍應速行開示此等原係食糧營卒各有室家均屬
朝廷赤子乃爲一二姦徒煽惑自新無路情屬可憫今特開一面以廣好生如有悔罪投歸即行免罪仍准安插務令得所果能將賊首擒獻或殺賊來歸者仍與論功敘錄毋得

心懷疑畏爾奉敕諭即通行曉諭務令翻然悔悟爭先投首早平鼓譟夥黨冀安民生副
朕寬大矜全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四月己卯先是
上以雨澤愆期問九卿等政事得失令詳議陳明至是九卿等奏
皇上仁恩浩蕩蠲免錢糧慎重刑獄諸事盡善臣等實無可言
上諭曰自去秋以來雨雪不能霑足直隸山西山東以至江南浙江皆旱心甚憂之屢諭九卿或有未當及應行之事令其陳奏曾不得一朕思政事失於下則災患應於上如影響然尚書洪範曰僭恒暘若蒙恒風若去歲將舊任諸臣罷斥甚多擇其有品有守者用之至於在外督撫司道等官近亦頗有令聞似應風雨以時以此觀之所關必在於上非由他故諸臣肯直言乎至祈雨一事朕非不留意前此屢率諸臣禱於

天壇幸皆遇雨此
天愛蒼生於朕毫無與焉且今諸臣誠心所禱與朕無異若能切直言事是即所以召甘霖也朕一身之識見精力不敢自恃惟爾諸臣之勤慎是賴明示朕懷與諸臣共悉之

五月庚戌大學士九卿等奏曰近聞山東河南大雨霑足直隸大名諸府皆有雨京城昨晚亦已得雨
皇上於宮中日日虔禱憂勞過甚請稍舒

睿懷頤養

聖躬

上曰朕可與他人比耶先人而憂後人而樂理固宜然近因久旱無雨憂勞過甚以致羸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日前祈雨朕雖未躬往而每次祈禱朕皆竭誠齋戒荷

天之眷得降雨澤此後雨澤霑足朕庶解焦勞也又

命禮部侍郎張英傳諭諸臣曰朕從來覽觀載

籍備悉古帝王遇災修省之道所以深加儆懼遇有災變即小心兢業朕之憂慮恒在眾人之先今畿輔地方亢旱日久念係根本之地故朕心甚憂惕寢食靡寧耳可傳諭諸臣知之

九月壬子大學士伊桑阿等進纂輯政治典訓四冊

上曰朕御極三十年來惟兢兢祗畏常存始勤終怠之虞孜孜不已每思滿損謙益之戒今閱此書增愧於懷況比年不登民生未遂正當君臣上下協心同慮撫綏萬邦夙夜黽勉尚且不暇豈容自矜自伐以重己過違道取譽以務虛名欲將此書停止編摩卿等議之

十二月乙酉

上諭禮部今歲直隸地方亢旱小民粒食艱難已經蠲免錢糧兼發帑金倉粟及准輸助米穀賑濟但三冬雨雪鮮少朕心仍切焦勞即進膳饈亦爲損減無非軫念民生自竭誠悃

明年正月祈穀祝文著該衙門更換將朕虔懇恤民之意切實撰寫進覽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二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曰爾等諸臣稱雨澤霑足固當懽悅但去年大旱民困未蘇昔漢文帝爲三代以下令主賈誼猶以處厝火積薪之上而謂無危爲喻以今較之可無慮乎且今雖得雨不知夏秋若何其當遠慮深思愈加軫恤何得稱慶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日光祿寺奏停薦新芽茶凡有類於此者俱宜停止其各省慶賀表箋每次遣官齎送不惟驛遞煩擾而齎送官員亦屬勞苦朕思凡物解京均於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今將表箋停其每次遣官齎送或應照朝鮮國一年一次彙送凡事皆由督撫具題或著督撫彙收一次齎送爾等會同該部議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二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宗族之始皆一祖所生當敦親睦共相愛恤扶持以為生也今見諸王以下畧無親睦之誼或者同為宗室以他祖父之名名其子若孫者有之朕意此後入八分公以上諸吉凶事會集之禮仍照舊行其未入八分公以下至於閒散宗室吉凶之事亦宜定會集儀式止令本翼會集若皆令八旗會集則不勝其煩矣如遇喪事則一旗之中為之服制旗惟去其纓又閒散宗室中有極貧者一有吉凶之事諸王以下閒散宗室以上各以其意量為資助在與者既不以為難而受者亦良有所益其會集時視其身之品級以下者一體會集閒散宗室無品級者則視其父之品級會集凡會集不至者有司察參如此則皆相識而相親矣又宗室中見在名字有相犯者宗人府悉行察改自茲以往每歲所送宗室人名亦即詳察其有犯者駁之令改爾等將朕此旨同滿洲尚書侍郎

宣示諸王及閒散宗室令其定議以聞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二月庚午兵部以
佐領佛倫等分擬正陪帶領引
見補授順承郡王屬下散騎郎員缺
上曰王年幼左右宜用老成此散騎郎擬正之人與今日引見補授護衛之人皆童稚耳少年相聚何以導王為善都統希佛歷時甚久且係所屬大臣可召來切責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四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平陽府地震朕心深爲儆惕或政事有應行應革者可傳集九卿問之其平陽府屬見任京官之人欲歸視家室者不必開缺着給假往視

六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數日間雨水過多若連綿不止民田恐致被損朕聽政事無日不念切民生今雨水如此或人事有所未盡著傳集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將應行應革事宜各抒所見以聞

是日

上諭禮部尚書張英曰數日來雨水過多慮傷田禾四月內又有平陽府地震之災或者陰盛所致朕思天時與人事恒相感召未可謂災沴爲天時適然之數全不關於人事也堯舜之時猶有都俞吁咈蓋古之聖人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故兢兢業業始終如一朕朝夕以此儆惕於衷三十餘年以來未嘗一日稍自寬假亦有請間日理事者朕不以爲然惟存恒久之心時時乾惕耳朕思地方間有荒歉正可動人警戒之念古人所謂遇災而懼也朕於宮中費用從來力崇儉約期以有餘沛恩百姓若非撙節於平時安能常行蠲賑之事耶

七月壬午

上諭吏部兵部各省督撫提鎮官員聞今來京陛見原欲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計面加諮

詢具有深意近見來京各官輒以進川馬等物爲辭多所置辦雖經却還但恐其在任購買致貽地方官員兵民之累朕本欲詢兵民生計召令前來若反致累兵民殊失朕之初意且川馬如果需用朕自頒特旨令出產地方辦解何須進獻著通行嚴禁

十二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撫御宇內無日不念

切國計民生茲年直隸各省時遇旱潦又平陽府有地震之災朕屢發帑金倉粟賑濟蠲免錢糧百姓雖未至於流離恐未盡安生業各省綠旗官兵防禦勞苦深宜體恤至奏讞罪人雖罹法網亦可憫惻朕夙夜孜孜軫念於中者久矣今欲特頒詔旨廣沛恩施嶽瀆諸神皆所以福佑斯民宜遣官虔行致祭嚴飭地方大小官吏務期潔已奉公撫綏百姓綠旗官兵糧餉多有虛冒尅扣應行稽覈

各省積年逋欠及帶徵錢糧概與豁免除貪官汚吏行間犯罪與十惡等死罪外一切罪犯咸加赦宥令其自新爾等會議具奏

乙巳

詔諭天下曰朕君臨寰宇子育元元惟以薄海昇平人安物阜為念或身處宮禁之中或巡歷郊圻之內勤求民隱宵旰弗遑故歷歲以來減賦蠲租省刑宥過凡有關於治理務實見於敷施顧邇者畿輔郡縣災傷疊告而山西平陽府屬復有地震之異雖賴所在倉廩素有積貯及時周賑幸免仳離而朕心祇惕不敢以水旱災沴視為氣數適然謂必政事之失宜方致陰陽之有忒反躬循省深儆予辜夫圖治之道莫先於養民逮下之仁莫重於寬恤茲特誕沛恩膏肆弘赦宥茂迎庥祉丕愜輿情安民則惠覃敷錫下之恩御衆以寬式廣好生之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丁未戶部題烏喇解送貂鼠缺額應將

該管官議罪

上曰數年來因捕貂者衆故不足額以此議處是無辜獲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關緊要且貂價甚貴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一月己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天下當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今朕原無征噶爾丹之意皆噶爾丹所自取且噶爾丹兇暴朕惟待以寬仁噶爾丹

姦狡朕惟示以誠信嘗覽經史云惟仁者無
敵今噶爾丹窮迫已極遣格壘沽英前來乞
憐朕意仍欲撫之諸臣奏曰此真天地好生
之心實從古所未有也
上曰古之將帥雖善用兵多戮已降或其身不
得善終或子孫不昌此皆好殺之明戒也又
古之人主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意不然
惟願宇宙雍熙四海昇平家給人足各得其
生而已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可仍遣回

十二月甲申
上諭大將軍費揚古曰噶爾丹被我軍擊敗後
散者散降者降故朕復親臨塞外欲相機而
行今觀陸續降人及格壘沽英之言噶爾丹
窮蹙是實朕不忍悉加屠戮不如撫而活之
故於爾未至之前朕即降旨招降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戶部理藩院屢年以來察哈爾八旗官兵
從征効力甚苦伊等向無俸糧自今察哈爾

官員著比照京官俸量減給與爾等作速定
議具奏即於二月支俸時給之
五月癸卯大學士等以蕩平噶爾丹奏
請上
尊號
上曰朕覽史書帝王事業貴始終如一不以尊
號爲貴上世無論矣即明代亦無受尊號者
後人並不非之朕自御極以來不曾念及一
已只爲天下生民計夙夜焦勞惟恐一時怠

慢不克有終況噶爾丹之滅由於
上天之篤祜
祖宗之福佑衆將士之勤勞也朕何有焉
皇太后崇加徽號允宜朕之尊號不必加亦不
必再奏
六月庚戌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滿漢
官員及遠近士民赴暢春園請上
尊號
上諭曰朕御極四十年雖自始至終孜孜不倦

而吏治尚未澄清民生尚未豐裕士卒尚未休息風俗尚未淳樸且旱潦災異亦復相仍方今外寇既靖正宜休息生養徒加尊號何益於治朕蕩平噶爾丹機宜未嘗有失苟天下共能知之朕願足矣崇上尊號不必行毋復再奏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茲因地震示警朕深切悚惕念致治之道無如愛民生重民命朕總

理幾務於一切閭閻生計及人命爭情罔不殫精研究在外直隸各省親民之官務詳求民間疾苦實心愛養其關係人命案件必詳審實情俾無冤抑在內大小官員咸宜勤慎奉職力改前愆以共副朕實圖修省弭災之至意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二月庚戌

上諭宗人府近日朕傳集諸王及閒散宗室於景山校射者將以勸懲賢否也及試以射善射者頗多朕心甚悅其有品秩之宗室俱爲王府護衛官職有遷轉之階惟閒散宗室雖有幹濟之才亦無路上進兆姓中凡有才者尚選擇錄用而朕宗室中之才幹者不獲登用良可惜也爾衙門將宗室中材力壯健長於騎射者詳查奏聞朕將授爲闕廷侍衛職官視其効力若材力果優勤於供職即授以參領副都統職任安於庸劣者亦罷斥之家貧無力者一併查奏朕將籌其生計焉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月丙戌大學士等以朝審情實各犯八十三人請

旨

上諭曰人命至重今當勾決命在須臾尤不可不詳慎爾等於此情實各案既已閱訖各有所見皆當盡言又

諭曰此等雖皆當死然朕猶於當死之中曲求可生之路不忍輕斃一人念淮揚百姓頻被水災朕惄焉傷之河患不除夙夜不能暫釋

於懷且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
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來年錢糧當於今年預
爲蠲免庶災黎於水退時可以各歸故鄉安
其生業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丁未

上諭宗人府總領府事和碩簡親王雅布曰宗
室覺羅等之女有願與朕養者朕養而嫁之
有女年長父母不能遣嫁者朕亦代爲嫁之
著查明奏聞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

聖德三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二月壬辰諸王
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及直
隸各省士民以
皇上五十萬壽請上
尊號

上諭曰朕卽位四十餘年無刻不以民生休戚

爲念遠邇安寧爲本雖慶雲景星嘉禾瑞草
天書麟鳳之奇總無關於黔黎亦無係於朕
心修言祥瑞貽譏史冊何裨治理朕以實心
爲民天視天聽視乎民生後人自有公論若
誇耀功德取一時虛名大非朕意不必數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月乙酉山東
巡撫王國昌疏言東省水災蒙
皇上截漕發帑差官賑濟萬姓懽呼籲請代題
謝

恩

上曰王國昌疏稱小民感戴祝頌等語朕自御極以迄於今但以民生爲念未嘗一刻不厪於懷民無災傷各得其所小民雖不行祝頌朕心自懌聞今山東直隸河南穀價騰貴朕方切軫念此所奏已知之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八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及講官等曰臣下如有欺蒙朕斷不姑宥此外若爲朕躬服食諸事從未笞責

一人昨往釣魚處饍房所備止有肉肴竟忘攜帶飯食諸皇子及近御侍從俱欲笞之朕止之曰彼無心偶忘攜帶耳此乃小事可寬宥之

十一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嘗閱書史自古大臣得始終善全者少朕今御極四十餘年大學士衞周祚馮溥杜立德李霨宋德宜王熙等俱得全功名而考終命者皆朕竭力保全所致也

朕從不多生一事但穆然清靜處之以和平故諸臣皆得享其福也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歲山東河南山西等省雨水均調已經奏報惟近京一帶去歲三冬少雪今春復無雨澤頃二十七日地又微震一切政事或有當更改處爾等與九卿會同酌議具奏爾諸臣行事若有缺失亦當各自反己力加省改

三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前史漢因災異而重處宰相此大謬也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儻有失悞君臣共之竟諉之宰相可乎或有爲君者凡事俱付託宰相此乃其君之過不得獨咎宰相也

十月乙巳

上諭戶部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一遇災荒蠲免其軍餉河工等項經費必致不敷前光

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工部一年用銀二三
百萬兩因朕力崇節儉今光祿寺一年止用
銀十萬兩工部一年止用銀二三十萬兩矣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月乙酉蒙古諸
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各率所部進獻
馬駝

上命抑之諭曰朕今教養爾等人皆富庶物畜
蕃滋爾等竭誠進獻朕心嘉悅即與收納無
異嗣後爾等其益勤生計圖維滋息始副朕

愛養至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八月辛未

上命侍衛伍什常壽等傳諭諸大臣曰近日聞
諸阿哥常撻辱大臣侍衛又每尋釁端加苦
毒於諸王貝勒等諸阿哥現今俱未受封假
即受封後除伊屬下人外凡有罪過亦當奏
聞候朕處分何得恣意妄行乎朕為天下元
后凡事但遵大義而行無罪之人未嘗枉法
處治八議內三品以上官員雖犯死罪不遽
擬絞而必奏聞者所以敦國體非但恤臣下
也伊等不遵國憲橫作威勢至令臣僕無以
自存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豈知大權
所在何得分毫假人如裕親王恭親王皆朕
兄弟也於朕之大臣侍衛中曾敢詈責何人
耶臣僕有獲罪者朕並不輕宥然從未有輕
聽人言橫加僇辱之事且

太祖
太宗曾降訓旨戒勿濫行捶楚荼毒無辜煌煌

實錄紀載甚明嗣後諸阿哥如仍不改前轍許
被撻之人面詰其被撻之故稍有冤抑等情
即赴朕前叩告朕且欣然聽理斷不罪其人
也至於爾等有所聞見亦應據實上陳若一
切隱而不奏即爾等之罪矣

十月甲辰

上親書諭旨示諸皇子大臣等曰昨日諸大臣
侍衛等奏請調養朕躬朕念君臣一體有懷
宜即盡言故特舉朕素念及不遂朕意之處

一明諭朕每思自古帝王撫世承平歷年久遠未有如朕者朕無日不向皇太子允礽言治理天下愛育黎庶維繫人心之事纂宋孝宗之孝養高宗語允礽曰將以政事付汝朕當擇處水土佳處時聞汝之令名以優游養性迨後見其所行不善難託重器遂絕此望古來爲君甚難兢兢業業猶有錯悞今朕年已老幸際衆心胥戴萬國咸寧之時愈加畏懼

宗廟社稷天下黎元皆繫朕躬朕寧敢不愼重弘業置諸磐石之安乎迨至彼時衆自知有所倚賴也此意極深卽朕亦不自喻豈可徧喻衆人乎爾諸臣知朕精誠無私深加體念各勤職業不妄生事則朕易於圖治而天下庶績亦咸理矣所謂各勤職業者卽文臣盡忠不愛錢武臣爲國不惜死之類爾諸臣誠能如是則朕懷自暢朕體自安矣若不敬愼所行而欲朕懷寬慰此非忠愛之實心也特諭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辛酉九卿等議覆僉都御史屠沂條陳節儉一疏

上諭大學士等曰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於理朕近查宮中人數

皇太后宮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之明代宮人則減省多矣先是光祿寺供應宮中用度每年用銀七十萬兩有餘朕漸次節省不使濫溢一年止需七萬兩矣理藩院向來

每年賞賜供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兩矣戶工兩部前此每年所用錢糧其數過多今十日一次奏聞用過數目所需錢糧已極少矣朕用錢糧節省如是因臣民僭用妄費從前屢有禁約今若又行禁約徒有法令滋繁而已究無補於事也蓋法令非不詳盡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地方該管官員果實心遵行何至如此乎

十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江南虧空錢糧兩次命
張鵬翮察審朕意地方雖有不肖之官侵蝕
錢糧未必多至數十萬兩前朕南巡時曾有
諭旨凡沿途所用之物悉出內帑預備未嘗
絲毫取諸官民督撫等官不遵朕旨肆意那
用以致虧空朕若不言內外諸臣誰敢言者
但彼任事之人離任者已多若將因公那用
責之新任官賠補朕心實不忍也至俸工銀

兩有限即逐年扣補亦難清理且官無俸祿
役無工食必致私派以累民朕為天下生民
計蠲免各省錢糧已逾萬萬免此四五十萬
之銀何足惜乎朕總理機務垂五十年事無
大小凡臣下情隱無不灼知洞鑒朕屢次南
巡地方官員預備縴夫修理橋梁開濬河道
想皆借用帑銀原冀陸續補足而朕三次南
巡為期相隔不遠且值蠲免災荒所徵錢糧
為數又少塡補不及遂至虧空如此之多爾

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即如縴夫一項雖取
用於田畝而所用既多何俟日久勢必給與
口糧工價安得無費至於修造行宮亦必借
用帑銀前者朕巡視溜淮套工程至彼處見
有舍宇三間雖云俸工銀兩所造然必先借
用庫項後方抵補爾等豈肯明言其故乎至
欲將三年俸工抵補虧空夫三年之內地方
官員或陞遷或調用或革退或亡故以從前
各官那用之虧空而將後來者之俸扣補於

理不順朕心實為不忍至於胥吏賤役若不
給與工食此輩何所資生必至累民今部中
每遇一事輒議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掩飾
美名實則加派於地方耳朕非但為百姓亦
為大小諸臣保全身家性命朕南巡時聞龍
潭地方建造行宮恐致累民曾諭總督阿山
令其拆毀至他處建造行宮朕皆未之知也
總之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見信
於天下後世朕歷年蠲免天下錢糧至數萬

萬有餘今此項虧空若令補墊亦不爲多然豈忍以此累地方乎至於查明款項亦非難事錢糧冊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那用之名盈千累百餽送於人若加嚴察隱情豈不畢露朕意槩從寬典不更深求今海宇昇平國用充足朕躬行節儉宮中用度甚爲省約計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今卽因數次巡幸用錢糧四五十萬亦不爲過明後年天下錢糧以次盡行蠲免若留此虧空

之項以爲官民之累甚非朕寬仁愛養嘉與維新之至意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辛卯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及直隸各省士民以

上御極五十年請上

尊號

上曰朕自幼讀書歷觀經史持身務以誠敬爲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爲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無間卽纖悉細務不敢稍有怠忽嘗觀古昔帝王君臨天下之久能持終者蓋鮮朕今春秋漸高血氣漸衰而朝乾夕惕實與日俱增正當恪愼保終孜孜爲萬姓圖治安之時也蓋朕之御極年久皆

祖宗厚德景福積累貽留之所致至於請上尊號特虛文耳於朕躬毫無裨益史書所載加

上尊號等事徒爲先儒所譏有何善處而欲行之耶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七月丁酉戶部題原任西安正藍旗驍騎校巴布叩閽言伊兄薩爾布善曾撫養和碩安親王之子塞稜額田產家人等俱爲塞稜額佔踞入在包衣佐領下審問皆虛應將巴布枷責以年老折贖

上諭大學士溫達曰此事所議不明

世祖皇帝時將裕親王恭親王付與殷實官員撫養及至分封將撫養官員產業給與二王

具題朕未允行大阿哥曾付與內務府總管
噶魯三阿哥曾付與內大臣綽爾濟撫養分
封時擬將伊等產業給與具題朕俱不准行
蓋主上子孫付與屬下人員撫養者特欲令
其成人長大並非欲佔其產業也撫養之人
將主上子孫兢兢業業侍奉撫養能成人長
大即其功也及長大成人之後又佔其產業
籍其人口不但於理不合即受彼撫養之人
亦於心不安五旗多有此事此風斷不可長

凡事當以理斷之不可圖小利圖小利則與
大體有礙設令將朕子與爾撫養之及長成
分封時將爾產業給與將爾人口給爲奴僕
爾心服乎前下嫁與阿祿科爾沁巴特麻之
縣君曾啓奏獻伊三佐領朕諭云朕乃天下
之主在彼在此俱爲朕之臣庶若取至京師
反損壞其旗分故不准行蒙古王等聞之無
不感激流涕土默特有七佐領該扎薩克無
後至今朕豢養閒居彼處前曾奏請編在察
哈爾旗下朕未允行後又奏請陪送公主朕
亦未行此皆朕至公無私之意今薩爾布善
將宗室塞稜額撫養成人反將其產業佔據
人口入在包衣佐領下爲奴可乎原本著發
還

十月己巳禮部題康熙五十二年恭遇
我
皇上六旬大慶中外臣民莫不欲竭尊親之戴
上無疆之頌其應行典禮臣等謹會同

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題
上曰朕御極以來惟欲萬國乂安上則敬
天法
祖下則垂令名於後世歷盡憂勤蕩平險阻自
古帝王在位不久論者往往歸於別故不知
帝王一日萬幾實不堪其勞憂懼所迫以致
享年不永也昔帝堯因辭華封之祝朕在位
五十餘年壽屆六十今憂勞倍增血氣漸憊
惟恐愈久而力不支厥不逮惟日兢兢惕勵

而已並無祈天永命之意也覽禮部所奏悉屬虛文朕惟願臣清子孝兄友弟恭人人皆蹟正書勉盡職業國安民治盜賊寧息各以至誠實意爲朕六袠慶祝朕心甚喜此外儀文朕無所好所奏不准行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二月庚戌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九卿等曰趙申喬疏奏皇太子爲國本應行冊立朕自幼讀書凡事留意纖悉無遺況建儲大事朕豈忘懷但關係甚重有未可輕立者昔立允礽爲皇太子時索額圖懷私倡議凡皇太子服御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幾與朕相似驕縱之漸職是之故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

太祖皇帝並未預立皇太子

太宗皇帝亦未預立皇太子漢唐以來太子幼冲尚保無事太子年長其左右羣小結黨營私鮮有能無事者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安得

有克盡子道如武王者今衆皇子學問見識不後於人但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使即立之能保將來無事乎且爲君難爲臣不易古來人君窮兵黷武者有之崇尚佛老者有之任用名法者有之朕御極五十餘年朝乾夕惕上念

祖宗遺緒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之殷乾綱獨斷柔遠能邇體恤臣庶毫無私心當吳三桂叛亂時已失八省勢幾危矣朕灼知滿漢蒙古之心各加任用勵精圖治轉危爲安是以數十年來海宇寧靖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爲心者方可立之豈宜輕舉即臣僚爲國爲民念茲在茲先憂後樂者實不易得太子之爲國本朕豈不知立非其人關係匪輕朕將允礽從幼教訓迨後長成變爲暴虐無所不爲不知忠孝不識廉恥行事乖戾有不可言者推其故皆由風狂成疾迷惑所致此疾有二十餘載矣如人醉後傷人醒時知悔今

以長醉不醒所爲過惡身不自知伊之儀表
及學問才技俱有可觀今一至於此非風狂
而何自廢而復立以來朕尤加意敎訓心血
耗盡因伊狂疾終不痊愈故又行廢斥孟子
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
大焉大學云人莫知其子之惡蓋父之於子
嚴不可寬亦不可誠爲難事如朕方能處置
得宜耳爾諸大臣俱各有子凡人幼時猶可
敎訓及至長成一誘於黨類便各有所爲不
復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亦未可輕定特召
集爾衆大臣明示朕意趙申喬所奏著發還

三月戊寅朔

上諭諸王貝勒貝子公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
等曰朕昨回宮見京城內外爲朕六十壽誕
慶賀保安所福者不計其數朕實涼德自覺
愧汗若先知之必諭令停止今雖難違衆志
而因此夜思達旦朕爲天下萬國蒼生之主
萬姓安卽朕之安天下福卽朕之福若雨暘

時若家給人足則朕安寢飽食可以却病延
年此朕所求之福也爾等傳諭凡有祝延萬
壽者必以雨暘時若萬邦咸寧爲先朕雖年
老然夙夜匪懈履薄臨深之念與日俱增豈
敢稍自滿假乎

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各省民人祝萬壽來京
者甚衆其中老人更多當春時寒暖不均又
人非土著或不服水土亦未可定爾等可傳
諭漢官等老人中倘有一二有恙者卽請撥
太醫調治以稱朕愛養耆老至意

十二月甲午兵部題臺灣換班官兵遭
風壞船及溺沉兵器應令地方官速行
賠補

上曰海洋寬廣遭風壞船非人力所能爲也若
遇賊時船被燒奪理應賠補若此等遭風損
壞亦令賠補太爲寃抑嗣後有遇賊不能擒
殺船壞被奪捏報遭風者除弁兵議罪外照

例賠補若果被風損壞沉溺之船應免其賠補其沉溺兵丁等因公身死卽幸而登岸者亦死中倖脫之人殊可憫惻著地方大臣酌量加恩以示鼓勵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癸未

上諭刑部朕避暑塞外駐蹕山莊素稱清涼之地尚覺煩熱想京師自然更甚朕時以民生疾苦爲念今天下承平農商樂業惟有罪之人拘繫囹圄身被枷鎖當玆盛暑恐致疾疫

軫念及此不勝惻然應將在京監禁罪囚少加寬恤獄中多置冰水以解鬱暑其九門鎖禁人犯亦著減其鎖條至枷號人犯限期未滿者暫行釋放候過暑時照限補滿爾部卽遵諭速行以副朕法外施仁至意

十二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各省州縣官或革職或被參解任或身故者妻子尚能回籍其縣丞主簿典史驛丞等微員或革職解任身故者無力回籍羈留異鄉不免凍餒以致累及妻子卽使犯罪至死亦與妻子無涉殊屬可憫且如各地方鰥寡孤獨不能度日尚設立養濟院以育養之此等微員理應撫恤嗣後將伊等作何令回原籍爾等與九卿會議以聞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五月壬戌

上諭署理內務府總管事務散秩大臣關保曰去年直隸所屬地方水澇未得豐收自今京師又旱朕心深爲憂慮自昨日爲始朕於宮

中每日進膳一次先人而憂後人而樂庶可感召天和也

甲子大學士嵩祝摺報京師下雨日期

上曰宋儒有言求雨得雨旱豈無因此意甚深今雖下雨但雨勢未必遠及有何可喜之處求雨斷不可止必處處霑足方可停止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己卯諸王大臣等奏

皇上御極六十年請行慶賀典禮

上諭曰朕在位五十九年皆由
上蒼眷佑
列聖福德之所致也見在西陲用兵軍民勞苦去歲正月朔日食海洋颶風飄没官兵船隻山左東三府黎民饑饉人心風俗未盡淳官箴政事未盡理此正君臣孜孜求治之時慶賀之事著停止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月戊寅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以來年恭遇

萬壽七旬大慶詳議慶賀典禮合詞具疏奏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所奏皆過於實事朕以沖齡即位賴
世祖章皇帝定鼎以來深仁厚澤建不拔之業至今八十年四海昇平有自來矣朕自幼讀書每覽前代帝王忿懥憂患累其內機務紛紜勞其外年歲不久景祚不長者未嘗不拊髀長歎朕涼德亦不過如此幸得曆逾花甲年登古稀鬚眉皓白總理萬幾當此之際翼翼小心惟恐善後之策不能預料保泰圖安夙夜冰兢況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轉運罷敝民生之食物價騰貴正宜君臣同寅協恭乂安萬姓永致太平自古慶賀多者後人不取況實無益乎朕御極六十餘年元旦之外未嘗受賀惟六十壽時三月十八日進表行禮今卿等所請無庸多議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

聖學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丁酉

上諭禮部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啓沃之功朕於政務餘閒惟日研精經史念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卽舉行爾部其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以聞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丁未

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人主臨御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爲先務朕聽政之暇卽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爲學之功庶可無間

三月甲戌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朕以修葺宮殿明日移駐瀛臺暫留數日夫進講所以致知崇德期於日新未容少間講官其日至瀛臺如常進講

又

諭曰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使視爲故事講畢卽置之度外是徒務虛名於身心何益朕於諸臣進講後每再三紬繹卽心有所得尤必考正於人務求道理明徹乃止至聽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讀書作字而已因

御書一行賜觀曰人君之學不在此朕非專工書法但暇時游情翰墨耳

五月壬申

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

九月甲戌

上諭講官熊賜履曰朕觀爾等所撰講章較張居正直解更爲切要熊賜履奏曰臣等章句小儒不過敷陳文義至於明理會心見諸日用則在

皇上自得之也

上曰講明道理乃爲學切要工夫修己治人方

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務於何取則又
諭曰學問之道畢竟以正心爲本熊賜履奏曰
聖諭及此得千古聖學心傳矣

己卯

上諭講官熊賜履曰大學格物二字包括無餘
但其間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騖於器數之末
爲支離無本之學也又
諭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故曰一以
貫之然則博文約禮工夫今當知是

十月戊戌

上諭講官等曰人心至靈出入無鄉一刻不親
書冊此心未免旁騖朕在宮中手不釋卷正
爲此也

十一月壬申

上諭侍讀學士喇沙里曰朕在宮中博觀典籍
見宋儒周敦頤太極圖義理精奧實前賢所
未發朕嘗極意探索究其指歸可命學士熊
賜履編修葉方藹張英修撰韓菼等各撰太
極圖論一篇朕親覽焉

康熙十三年甲寅九月壬戌朔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日講關係重大日月易邁
恐致荒疎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間進講
於軍事無悞工夫不間則裨益身心良非淺
鮮爾衙門議奏尋翰林院奏曰機務繁重請
間一日進講
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
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

惓惓嚮學之意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己未

上諭講官喇沙里徐元文曰嗣後經筵講章稱
頌之處不得過爲溢辭但取切要有裨實學
其諭各講官知之

十月癸酉

上諭講官喇沙里等曰經書屢經講讀朕心業
已熟曉通鑑一書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
治道作何揀擇撰擬講章進講爾等議奏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致知必資講論向來日講惟講官敷陳講章於經史精義未能研究印證朕心終有未慊前曾諭內閣諸臣或朕自講朱註或解說講章內閣諸臣奏稱朕宜隨便發明書旨不必預定規程今思講學必互相闡發方能融會義理有裨身心以後日講或應朕躬自講朱註或解說講章仍令講官照常進講爾等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議奏

癸卯

上諭講官等曰爾等進講經書皆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爾等仍愈加直言毋有隱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己未

上諭講官等曰講章內言敬者德之聚朕思誠敬一理敬又為誠之本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甲申

上以御書賜大學士等諭曰朕萬幾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未窺其堂奧歲月既深偶成卷軸卿等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賜卿等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卿等共知朕意又以

御書賜學士等諭曰爾等日侍講筵夙夜匪懈啓沃之暇每以朕書為請朕萬幾餘閒研精典籍間取古人墨蹟臨摹爾等既為文學侍從之臣即有成就德業之責故因所請輒以頒賜其悉朕意

十月丁未

上御懋勤殿親講易經噬嗑卦辭講官庫勒納葉方藹等進所撰乾坤二卦總論

上覽畢諭曰卦爻之義原各不同即如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

言每爻各有取義必得總論發揮方覺全卦之義了然諸卦可俱倣此撰進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庚午

上御乾清宮講官牛鈕等進講睽卦彖象畢

上曰講義云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此必認得道理眞乃爲無弊否則反爲乖戾矣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庚子朔

上諭講官等曰朕每旦未明求衣坐待部院奏

事既畢然後入講不惟遲延晷刻亦且稍悞工夫自後於未啓奏前進講方得從容議論多所發明自是講官待漏宮門前辨色

上已御經筵矣

辛丑

上諭講官等曰經筵關係大典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於治理向來所擬經筵講章但切君身此後當兼寓訓勉臣下之意庶使諸臣皆有所警省

壬戌講官進講易豐卦三節

上曰彖傳講章云驕心一生何所不至故聖人惕之以憂此所發明極是滿招損謙受益聖人久安長治之道只在能持滿而已

十月辛酉

上諭講官張玉書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脗合此卽眞理學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奉

太皇太后詣五臺山覽觀山川形勢一一親歷其境每臺所製碑文出自一時結構爾等可詳加斟酌近見漢人中有自負才高所作文不容人點竄此習俗之可鄙文之所以不工也

四月庚子

上御乾清宮親講易乾卦亢龍有悔一節講畢
諭講官等曰亢龍有悔一節何以注在不應講
之列天道人事亢則有悔易中所言無非此
理正宜以此為戒不必避忌以後繫辭講章
不分應講與不應講俱以次逐節進講

十一月乙丑

上南巡泊舟燕子磯讀書至三鼓侍講學士高
士奇奏請宜少節養
上諭曰朕自五齡卽知讀書八齡踐祚輒以學

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所
讀書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
之書既已通貫乃讀尚書於典謨訓誥之中
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見之施行及
讀大易觀象玩占於數聖人扶陽抑陰防微
杜漸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
與理會不使纖毫扞格貫通義理悅心故樂
此不疲耳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
文之士必須先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
章朕觀周程張朱諸子之書雖主於明道不
尚辭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晰理精深何嘗
不文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至近世則空疎
不學之人借理學以自文其陋岸然自負為
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見眞可鄙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己未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張英曰爾等每

日將講章捧至乾清門預備詣講筵行禮進
講為時良久妨朕披覽功著暫停止春秋禮
記朕在內每日講閱其詩經通鑑講章俱交
與張英令其齎至內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
錄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
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
修元史限期過迫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偏

詖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錄並存令後世有所考據從來論人甚易自處則難若不審己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可觀亦何足道朕嘗博覽羣書於古之聖君哲后未敢漫加評騭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甲子

上南巡至江寧府民王來熊獻鍊丹養身秘書一冊

諭扈從諸臣曰朕於經史之餘所闕載籍多矣

凡鍊丹修養長生及師巫自謂前知者皆妄誕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經明理者斷不為其所惑也宋司馬光所論甚當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乙丑

上駐蹕江寧幸觀象臺

諭學士李光地曰郭守敬儀器不可行於今由不知恒星與天動故也自古史志曆法多不可信質之以理類空言無實如熒惑退舍之說天象垂戒理則有之若果退舍後來推算者以何積算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甲寅

上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

御座前

上取性理展閱指太極圖謂諸臣曰此所言皆一定之理無可疑論者又指五聲八音八風圖曰古人謂十二律定而後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其言樂律所關如此其大而

十二律之所從出其義不可不知如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此法若合則所算皆合此法若舛則無所不舛矣朕觀徑一圍三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為舛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

有奇零其理具在目前甚爲明顯朕觀八線
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
方算開方之法卽從此出遂用方圓諸圖逐
一驗算無不脗合又
諭曰黃鐘之管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是爲律本此舊說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則古
今尺制不同自朕觀之當以天地之度數爲
準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
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也隨

命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還本音
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義耶以理推之固應如
是又
諭曰算數精密卽河道閘口流水亦可算晝夜
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閘口闊狹計一杪所流
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
又
命取測日晷表以
御筆畫示日此正午日影所至之處遂置乾淸
門正中令諸臣候視至午日影與
御筆畫處恰合毫髮不爽諸臣等奏曰臣等今
日仰承
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懽慶之至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月甲寅
上諭翰林院朕流覽載籍見分類諸書雖各有
所長尙多未備唐類函可謂詳贍然唐以後
典故藝文亦未採錄可依唐類函體例自唐
迄明輯成完書以資觀覽

閏五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古先聖賢所著訓詞於學者
礪行之道讀書之法居官治民之事無不該
備果能孶孶行之自有無窮之益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七月甲午
上諭殿試讀卷諸臣曰作文者無不論理然徒
能言而不能行亦奚益哉朕觀性理一書大
指只一誠字人可不以誠自勉乎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月丙午

賜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
員
御書有差
諭曰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晷刻稍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稍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以賜卿等
十月壬午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元龍等
遵

旨各書綾字一幅進呈
上諭曰學書須臨古人法帖其用筆時輕重疎密或疾或徐各有體勢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書華山寺碑字極大臨摹雖難朕不憚勞必臨摹而後已朕素性好此久歷年所亳無間斷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戊戌
上發出大學士熊賜履所呈明神宗熹宗以下史書四本

諭大學士等曰朕自沖齡即每事好問明時之太監朕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監魏忠賢惡跡史書僅記其大畧而已猶未詳載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幔聽之諸事皆任太監辦理所以生殺之權盡歸此輩也又
諭曰此書所載楊漣左光斗死於北鎮撫司獄中聞此二人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尸出之至於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王

承恩因此
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並立碑碣此書載太監王之心從死明係錯悞至於本朝興兵聲討之故書內並未記載可問熊賜履王鴻緒等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丁酉
上諭講官等曰古今講道學者甚多尤好非議人彼亦徒能言之而言行相符者蓋寡是以朕不尚空言斷不肯非議古人何以言之蓋人各有長短棄短取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

求全責備稍有欠缺卽行指摘此非忠恕之道也故孔子當時惟節取人之善隱諱人之短凡事求諸己不非諸人是豈可少容私意於其閒乎又人見講道學之人或不見用輒爲太息以爲果見用必有可觀此亦徒見其空言而云然也若果見用言行亦未必相符惟宋司馬光編輯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其當而後之論者反未嘗置諸講道學之列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言行相符由此以觀不

在空言也故君子先行後言果如周程張朱勉行道學之實者自當見諸議論若但以空言而講道學斷乎不可朱子洵稱大儒非泛言道學者可比擬也

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翰林等官曰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蹟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卽朕清字亦素敏速從無錯悞凡批答督撫摺子及硃筆諭旨皆朕親書並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故批發之旨俱存所司朕處全無底稿也

八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過之書雖日月閒隔不甚遺忘今雖年歲稍增而記性更進卽目前陳列諸書內欲稽考某卷某字但指令近侍取之亦可卽得不至錯悞大約存心清虛不但事不遺忘於養生亦爲有益

十一月己亥

上諭欽天監初一日日食朕用儀器測驗午正一刻十一分初虧未初三刻二分食甚申初一刻復圓查七政曆未初三刻二分日月合朔新法推算必無舛錯之理此舛錯或因悞寫字畫或因算者忽略將零數去之太多亦未可定著詳察明白具奏

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史關係極大必使後人心

服乃佳宋史成於元元史成於明其中是非失實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餘年其流風善政誠不可枚舉今之史官或執已見者有之或據傳聞者亦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書何能盡善孔子聖人也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當今之世用人行政規模法度之是非朕當自任無容他諉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當後人將歸責於朕不可輕忽也是以朕爲明史作文一篇爾等可曉諭九卿大臣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一月壬申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譯出之文進呈

上閱之諭大學士等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翻譯之事大有關係向年纂修

實錄所譯朝鮮表文滿漢文意皆不相符前大學士圖海杜立德呈朕親覽朕兩年苦心尋譯始得將文義完美作史之事殊爲重大一字不可輕易增減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六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醫書與儒書不同儒者之書皆言五倫之理作文者據以發揮雖文之優劣各由乎人然其理總不出五倫之外若醫書開一方於前又列數方於後果此一方盡善則彼數方者又何用乎以此揆之彼

著醫書之人已自不能無疑也至藥性宜於心者不宜於脾宜於肺者不宜於腎好服補藥者猶人之喜逢迎者也天下豈有喜逢迎而能受益者乎朕從不服藥至使人推摩亦非所宜推摩則傷氣朕從不用此法朕之調攝惟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如是而已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庚寅

上問大學士等曰爾等知山東碣石等山脈從何處來乎李光地奏曰大約從陝西河南來

上曰不然山東等山從關東長白山來即如山海關與山東登萊相對渡海不過二百里中係海套凡山東泰岱諸山來脈俱從長白山來來龍甚遠不知里數至於濟水伏流三處其實不止濟水凡水發源處多是伏流黃河九曲其實不止九曲其大曲有九其小曲不知有幾千黃河從崑崙來未到積石亦是伏流即如長江之水書云岷山導江似乎江源在岷山其實不在岷山亦從崑崙來也伏流到岷山更不伏流矣此等事讀書人未必能盡知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三月己巳欽天監

奏京城及各省月食分數

上曰朕嘗習算法天文地理靡不詳究月食三分以上者例當入奏不及三分者不奏此疏言雲南四川兩省月不食因地之體圓月之所食被其所掩而人不見若以不見之故而即書不食則人不知之矣

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羣芳譜並其餘各書悉皆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四方風土不同南北聲音各異司馬光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駁辨迄不能行仍依沈約之韻朕嘗參閱諸書

究心考証凡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
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之元音
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畧
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
繁冗勒爲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
奏
康熙五十年辛卯二月辛巳
上御經筵諭大學士等曰從來經筵之設皆帝
王留心學問勤求治理之意但當期有實益

不可止飾虛文朕觀前代講筵人主惟端拱
而聽黙無一言如此則雖人主不諳文義臣
下亦無由而知之若明萬曆天啓之時何嘗
不舉行經筵特存其名耳何裨實用朕御極
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
鑑性理等書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
輒先爲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
之處亦卽與諸臣反覆討論期於義理貫通
而後已蓋經筵本係大典舉行之時不可以

具文視也
四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朱子全書凡天文地理樂律
曆數俱非泛然空論皆能確見其所以然之
故朕常細加尋繹欲求毫釐之差亦未可得
卽如徑一圍三畸零之數講論已自通徹尚
有留待後人參考之語其虛心不自是如此
黃鍾之管朕曾試過葭管飛灰未經候驗但
南北地形高下不同一時難於定準今如暢
春園距京城觀星臺地形便微有不同至於

各省或同此一時未必同此一刻矣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文曆法朕素留心西洋曆
大端不悞但分刻度數之間久而不能無差
今年夏至欽天監奏聞午正三刻朕細測日
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時有舛錯恐數十年
後所差愈多猶之錢糧微塵杪忽雖屬無幾
而總計之便積少成多此事實有証驗非比

書生作文可以虛詞塞責也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李光地曰爾曾以易數與衆講論乎算法與易數脗合朕在淵鑑齋凡閱諸書必求其實曾將算法與朱子全書對較過今人看正書者少宋儒講論性理亦未嘗不作詩賦但所作詩賦皆純厚朱子以蘇軾所作文字偏於粉飾細閱之果然若看聖賢講論性理諸書雖賦性魯鈍及至日就月將定有

裨益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算法律呂等韻探究本原皆已明晰黃鐘爲最要凡數學以及斗斛尺度無不槩乎其中也

九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朱子全書四書註解刻竣可速頒行又

諭曰孟子云排淮泗而注之江朱子謂淮水不入江古今水道不同當時淮水或有入江之跡後來湮塞亦未可知孟子必無錯處李光地奏曰臣等止知導淮自桐栢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皇上此論誠發千古所未發也

上曰爾等傳諭九卿有眞實留心性理正學之人各舉所知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癸酉

上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曰古曆規模甚好但

其數目歲久不合今修曆書宜依古之規模用今之數目爲善

十月己巳朔

上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曰北極高度黃赤距度於曆法最爲緊要著於澹寧居後每日測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三月乙丑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朕常講論天文地理及算法聲律之學爾等聞之輒奏曰皇上由

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稱譽朕躬轉掩却朕之虛心勤學處矣爾等試思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卽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務學必以敬慎爲本朕之學業皆從敬慎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力也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風幷令直隸各省凡起風下雨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於是日起西北風而山東於是日起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響竟聞二三百里從前蘆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籍所載雖不可盡信然亦有鑿鑿可憑者書中云北方苦寒之處冰結千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鼷鼠有重至萬觔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其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

諭曰地理上應天文宋儒云天下至大不可執中國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方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爲枯隴又云疆地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內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相合之處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每讀書至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二語不能無疑所謂雨暘時若是矣若雨竟不能破塊可乎熟綴文章無所不可如講到實際不能無議也卽如東南西北之風朕細加體驗俱從旁來下雨亦有時候每月十八二十二十四等日朕留心占驗往往有雨惟京師雨澤每年至四月或畧愆期耳陰晴雨雪地方時候各有不同如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從未以旱潦報荒朕御極以來每年北地之雪不過三四寸許從未見有

盈尺者昔年南巡在浙江曾見有尺許之雪此外從未之有也

七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閱

太宗文皇帝實錄所載戰敗明朝滿貴何雲龍馬登雲孫祖壽四總兵時天正大霧人覿面不相見敵營火礮鳥鎗施放不絕樹木枝葉皆燬

太宗文皇帝恐我兵受傷遣副都統覺羅艾塔往視艾塔回奏曰敵之火礮鳥鎗止損樹木我兵並無傷者可見

上天祐護非人力所能至也夫天象最難揣測而機之所動亦可預知朕少年時在興安嶺上行茂林中雷聲漸迅乃避出茂林震雷忽作少頃雷止遣人往視樹木皆爲所擊此乃朕親歷之事也大學士等奏曰向者

皇上駐蹕湯泉時傳諭作速移出樹林甫經移定迅雷立至衆人無不驚異

上因諭左都御史徐元夢等曰朕嘗留心格物之學如霹靂碪形質各殊隨地而異今各蒙古瀚海沙漠等處嘗拾得銅鐵或如鎗頭或如箭鏃錐刀之類者蓋雷斧也雷書云雷斧銅鐵爲之盛京烏喇諸地則皆石色微青黑而通明映之瑩如玻璃其在西洋者石色沉綠明澈無異此雷楔也博物志云人間往往得石形如斧刀名霹靂楔者是已又有雷墨雷鑽雷鎚不過以狀異名要皆金石質也唐人雜記謂玉門西有雷廟國人年年出鑽以給雷用是誠謬言夫雷火所至萬物俱化斧楔乃雷氣之所化耳其或金或石者隨地氣而使然也

八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徧覽明代實錄未錄實事即如永樂修京城之處未記一字史臣但看野史記錄錯悞甚多朕又覽史記漢書亦僅文詞之工記事亦有不實處即如所載項羽

坑秦卒二十萬夫二十萬卒豈有束手待斃之理乎

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爲君之道要在安靜不必矜奇立異亦不可徒爲誇大之言程子曰人不學爲聖人皆自棄也此語亦屬太過堯舜之後豈復有堯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學須學顏子此皆務大言不務實踐者朕自幼喜讀性理書中千言萬語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二月乙卯

上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全圖並分省之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過後面奏

十月壬子

上諭內閣學士長壽曰朕覽邵子聲音圖於各國聲音有不能該括處朕於聲音之學究心二十餘年雖未親至鄉里而鄉里人之聲音無不悉知即如清字之音有漢字所無者漢字之音亦有清字所未備者朕將此聲音圖討論多日欲該括各國聲音斷乎不能朕以爲性理精義內邵子聲音圖宜仍用漢字其清字圖可以不用蒙養齋修書舉人王蘭生諳曉音韻之學爾與之商酌觀其意見如何並將此旨與漢大臣同閱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六

聖治一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戊寅

上諭戶部朕纘承

祖宗丕基乂安天下撫育羣生滿漢軍民原無異視務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深爲可憫嗣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爾部速行曉諭示朕嘉惠生民至意至於旗人無地亦難資生應否以古北口等邊外空地撥給耕種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確議以聞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癸巳

上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爲亟而以教化爲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戶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陵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陵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時聞讐忿之殺傷屢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諸條著通行曉諭八旗幷直隸各省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

康熙十一年壬子八月癸丑

上諭禮部帝王致治首在維持風化辨別等威崇尚節儉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樸治化休隆近見內外官員軍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無度富者趨尚華麗貧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爲非盜竊詐僞由此而起人心囂凌風俗頹壞其於治化所關非細今應作何分別務行禁止著九卿科道會同嚴加確議定例具奏

十二月戊午

上諭講官等曰漢官中有以言官風聞言事請者朕思忠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爲害甚鉅又

諭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爲鑒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月癸酉

上諭學士熊賜履等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當爲近見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

諭曰有治人無治法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

癸未

上諭講官等曰從來君臣一心圖治天下不患不治朕與諸臣何可不交勉之

八月癸亥

上諭講官等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驟但須日積月累久之自有成效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言耳

十月乙巳

上諭講官等曰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錯即有差錯自能省改若任意而行漫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嘗一刻敢暇逸也

十二月辛丑

上諭八旗都統副都統六部滿尚書等曰滿洲乃國家根本宜加軫恤近見滿洲貧困逼於逋負者甚多賭博之風禁之不止皆由都統副都統佐領等不加憐憫而訓導之以至於此且滿洲習俗好爲嬉戲凡嫁娶喪祭之儀過於糜費不可枚舉蒙古崇奉喇嘛罄其家貲不知顧惜此皆惑夫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我

太祖
太宗之世亦此滿洲也其時都統副都統佐領諸臣以今較之相去何如彼時行兵出獵諸役亦未嘗少於今時然而不爲逋負所迫食用饒裕者人能節儉故也爾等若能各修厥職不負委任禁嬉戲無益之事勸善懲惡則自然感化矣近見爭奪佐領紛紛控告但知希圖榮貴而不知愛養所屬之道又或含佐領下另戶家長不令披甲而偏徇私情令奴僕披甲者甚多宜槩行嚴禁或二三佐領或四五佐領酌量歸併令閒散滿洲披甲則滿洲壯丁各得食糧庶可稍資生理爾等其詳議以聞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癸巳

上諭講官等曰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孟子所謂一暴十寒於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道最爲明快人君誠不可不知也

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丙申

上諭廣東巡撫金儁曰廣東地方當用兵之後爾至彼處務加意撫綏保靖嚴疆惠養百姓軍中糧餉固屬急需而民生疾苦尤宜體恤必令兵民相安方爲兩全之道至驛遞關係軍機最屬緊要水陸兩路務須安置得宜毋致騷擾驛站貽累地方爾悉心料理以副朕委任之意

九月癸卯

上諭講官等曰朕觀高宗傅說諄諄以納誨輔德爲言可見自古君臣必一德一心至誠感孚爲上者實心聽納以收明目達聰之用爲臣者實心獻替以盡責難陳善之忠然後主德進於光大化理躋於隆平後世君臣之間徒尚虛文中鮮實意治不逮古職此故耳

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戊子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自古設立臺省原係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則匡過陳善下之則激濁揚清務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稱厥職近見言官徇私好名者不可勝數朕自臨御以來每期言路諸臣化其偏私實陳得失輔登上理頃有以風聞言事請者試約畧論之如今之章奏已見施行者雖不明言爲風聞何嘗不是風聞今若開風聞之條使言事者果能奉公無私知之既確言之當理卽當敷陳何必名爲風聞方入告也倘生事之小人恃爲可以風聞入告但徇己之好惡必致擅

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無確見聽之者安能問其是非故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正所以誡言之無據謀之自專也況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導之以理曉之以法待臣下須寬仁有容不因細事而卽黜之所以體羣工也用人則隨才器使無求全責備之心蓋以人材有不齊也若關天下之重朋黨徇私之情皆國家可參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衆可以言之何在區區風聞之言能歛戢奸貪之志氣哉治國家者在有治人不患無治法耳

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損益期於盡善原無數百年不敝之法果屬不可行者自應參酌時宜歸於可久至於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議論紛紜朝更夕改近閱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爲更張或粗識數字卽爲大言準之事理殊屬荒

昧如徒逞空言無補實用共誰不能且明末
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以
致淪亡此皆爾等所親見亦衆所共知今後
凡條奏本章爾大學士等務加詳酌

辛卯

上命吏部侍郎哲爾肯屯泰傳
諭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曰今將科道兩衙門本
章情弊無益國計民生之處一一講晰卿等
必有至公之論但有所見卽直言無隱卽如

科道條陳一事部議准行又有科道官言其
不可者倘朝更夕改何以取信於天下如舉
才能一事人之材具不一有能理繁者有操
守好者有練習事務者自古選賢任能爲治
之大道與論俸不同其法未嘗不善卽
世祖章皇帝時亦曾行之偶有徇私作弊之人
將不肖寡廉者薦之因一人而其法遂壞自
朕親政以來如鹽差關差數行更換以後條
陳不知又改幾次也又如戶部銷算錢糧一
事因督撫所報不合時價故部議駁回而科
道輒有言者以爲督撫地方大臣斷無虛估
價值肥己行私凡有銷算皆不應駁查及部
議已經准督撫之銷算不行再駁則科道又
以督撫冒破錢糧如草豆馬匹等項事事皆
有虛冒部中不行詳查槩徇情面由此觀之
應駁不應駁何者爲是兩說俱無定論是皆
大者餘難悉述由此觀之風聞言事明末之
陋習此例一開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挾制罔

上行私顚倒是非誣害良善等弊嗣後如有
大姦大貪叅劾得實朕法在必行决不姑貸

十月甲子

上諭浙江巡撫李本晟曰近來兵民多不能調
和爾宜盡心料理每見各省督撫料理事務
所見止在一省不能通行凡事應悉心區畫
從天下大計起見李本晟奏曰目前惟兵餉
最急民富則國裕民貧則兵餉無從而
辦

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今不易之理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甲寅
上諭講官張玉書等曰人品邪正固在臣下而鑑別全在人主從來人心多偽最為難知倘人主明有未至必不能使其無遁情也
四月庚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因饑民就食者多特設粥廠恐四方饑民因此而來者愈眾反致流離

道路殊屬可憫作何設法令其各歸原籍不致失所饑民內有疾疫死亡者尤屬可憫交與五城作何給以藥餌醫治拯救向來乞食饑民不許入內城今應否聽其出入至於用兵地方殉難諸臣卹典原該事平酌議今應否即與舉行去歲三冬無雪今春無雨刑獄淹禁人犯恐有冤抑應否即行清理以上數事皆朕意念所及爾等會同各部院詳議具奏此外如有應行應革關切時務者可各抒所見一并議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事務關係重大必當敬慎詳審今自京所奏政事三日彙送一次朕恐一時有不及檢爾等其詳閱之學士亦公同理事之官如有意見亦應陳說毋謂大學士等閱畢即緘默不言舊例批紅本發出之事內有不合尚令啓奏今雖已發本章爾等務加公同詳閱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部院衙門大小官員俱分班啓奏甚或一部分作數班朕與爾等皆每日曉起而部院官員分班啓奏殊非上下一體勵精圖治之意嗣後滿漢大小官員除有事故外凡有啓奏事宜俱著一同啓奏都察院衙門及科道官員無逐日啓奏本章著每日黎明齊集午門如滿漢部院官員有怠惰規避者即行察參又大小各衙門滿漢官

員雖該衙門無啓奏事宜亦著每日同啓奏官員黎明齊集午門俟啓奏事畢同散有怠惰規避不於黎明齊集者亦著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察出叅奏

七月己酉

上諭吏部國治首在安民勸善莫先懲惡必咨詢廉訪責有專官而後民隱得以上聞姦頑爲之斂戢近聞直隸各省地方多有紳衿勢要土棍豪强及旗下凶惡人員幷莊頭等縱

暴恣行武斷鄉曲有司畏威而不敢問大吏徇隱而不能糾非特遣大臣巡察難以袪除積弊直隸爲畿輔重地尤宜首先澄清可遣大臣一員前往會同該撫巡歷地方有勢要豪强旗人莊頭大爲民害者廉訪確實惡跡指名題叅重加懲處以警姦徒用安良善副朕移易風俗愛養民生至意

八月庚子九卿議准土司田舜年請開礦採銅

上曰開礦採銅恐該管地方官員借此苦累土司擾害百姓應嚴行禁飭以杜弊端

九月乙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御朝太早各官於三四鼓趨赴朝會殊爲勞瘁自今以後朕每日御朝聽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刻爲期啓奏各官從容入奏九卿詹事科道原係會議官員仍每日於啓奏時齊集午門如有年力衰邁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門說明免其入

奏齊集此外各衙門官員及部院司屬官員俱停其每日齊集著各赴本衙門辦事每月常朝仍應照舊行爾等可即傳諭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疆提鎭久據兵權殊非美事兵權久握心意驕縱常來朝見則心知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輩亦以不令來朝心生驕妄以致反叛此等事關係甚大况邊陲將士惟知其統轄之主不習國家法度

曩者朕曾降敕於廣西將軍馬承蔭馬承蔭跪受敕旨諸人皆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卽此觀之兵權不可令久擅也

八月辛亥刑部議奏正藍旗副都統孫塔哈與都統鄂托渾論事爭詈副都統方額偪徇孫塔哈均擬降革有差

上曰凡事必各出所見互相論辨則是非方明情理可得若止爲首之人獨理事務更無他人與之爭辨豈有不致錯悞者乎副都統與都統乃敵體共理事之官非屬官比也今因一爭詈之事坐孫塔哈如此重罪自此以後爲副都統者又誰敢與都統折辨卽如部院衙門之事止有尚書立議侍郎知其非而緘默不言可乎孫塔哈人尚可用在軍前頗有効力之處從寬降三級留任罰俸一年方額革去所加級留任

甲寅議政王大臣等議八旗兵丁貧無妻室者官給資婚娶無房屋田土者令

八旗王以下官員人等以上分撥住房田土

上曰所議尚未盡善每房四十間撥給一間如在住室墻垣之內恐有未便或別所房屋或空地築室撥給居住庶不涉於強派其皇莊地土未經議及亦非公私一體之誼應令一并丈量若親王以下富戶以上空閒園地房屋情願捐輸入官者著該部奏聞分別議敘

十月癸亥

上諭吏部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務期綱紀整肅吏治澄清庶績咸熙民生樂業以幾郅隆之化部院衙門事務屢加申飭近皆修舉職業勉力清釐惟在外直隸各省督撫衙門積習相沿未盡整飭一切事務不能恪恭勤勵實心辦理督撫爲地方大臣果能潔己率屬中正無私則大法小廉交相儆惕吏治自當振興閭閻克臻康阜且糾劾官員關係激勸必蒞任既久賢否洞知方可據實指參貪劣

知儆向來督撫有入境卽行糾參者旣未夙
悉官評止據下屬揭報卽行題參則所劾未
盡得實徒爲具文塞責果係眞知灼見自當
不時指參何必拘定遲速又廣西四川地處
邊疆官員赴任每多遲悞懸缺久待料理之
人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凡裁決政務必求至當故
於部院奏章雖小事亦未嘗不盡心詳酌近

見戶刑二部奏事至爲繁冗是皆錢糧刑名
所關若叢集一時不加詳閱恐有遺悞前此
奏章俱三日一送自今令兩日一送以便從
容詳覽

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文章貴於簡當可以施諸日
用如章奏之類亦須詳明簡要明朝典故朕
所悉知其奏疏多用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
言冗長堆積動盈几案人主詎能盡覽勢必
委之中官中官復委於門客此輩何知文義
訛舛必多姦弊叢生事權旁落此皆文字猥
雜以至此也

五月丙子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御史衛執蒲奏請御
門聽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爲期其意蓋
欲君臣之間政事餘暇稍得休息也夫致治
之道務在精勤勵始圖終勿宜有閒朕自躬
親庶政宵旰弗遑二十餘年以來凡用人行

政事無鉅細罔不殫心籌畫早夜孜孜有如
一日
郊
廟禋享必躬執祀事間有不親詣之時皆非得
已至於內殿齋居幾微悉謹左右暬御咸所
稔知在朕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日與大小臣
工率作省成欲使庶績咸熙以幾至治近念
爾諸臣奏事勤勞少展御門晷刻俾得從容
入奏實非自圖便安邇年海宇敉寧政事漸

簡頃復諭部院事務應歸幷者酌量會疏以
奏務期簡要速結自此民生日康刑清政肅
部院章奏不期省而自省矣若必限定三日
五日爲奏事之期非朕始終厲精之意也

九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部院諸臣每於朕諭令
議奏之事皆首以上諭極是回奏朕命諸臣
會議者但欲事得其理觀衆議相符否耳並
非必以朕言爲是令諸臣避議也爾等可將
此旨曉諭諸臣嗣後宜各抒所見勿復因循
陋習

十月丁未

上南巡駐蹕沂州先是一應奏章俱三日一送
行在進呈
御覽是日遲久不至
上待至夜分數遣問內閣傳
諭曰奏章關係國政最爲緊要朕於巡幸之次
昕夕披覽未嘗稍有稽留前此齎本官遲滯
業已處分今日何又淹久未至耶毋拘時刻
至即呈進朕將宵興省覽是夜漏下四鼓奏
章始至比呈進
上即起詳覽徹曙

十一月乙丑

上諭講官等曰朕於政事無論大小從未有草
率完結者每在宮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經營
籌畫於胸中簡任督撫之時又必詳加察訪
蓋一方大吏賢能自能表率僚屬今貪墨之
風未必盡除然激勸澄清正欲使之潛移默
化也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七

聖治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辛酉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服色久經定例禁止近見習俗奢靡服用僭濫皆由所司各官視爲具文並未實心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後必切實奉行時加申飭務期返樸還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務實崇尚節儉之意

五月癸未九卿等以僉都御史姚締虞奏請自今凡大朝之期及大雨大雪俱不啓奏其大寒大暑亦宜酌定開數日一御門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莅祚以來孜孜圖治罔有暇逸惟期裨益國家乂安兆庶用臻上理非不自知勞苦也但念庶務殷繁一日萬幾若從所請未免始勤終怠且恐不及詳察致有疎略舛錯於政事得失所關匪細自後大朝之期一切章奏交送內閣遇大雨雪臨時請旨其祁寒盛暑之時各部院果無應奏事宜方許暫止啓奏朕始終不欲一念倦怠晏安自便也

十二月丁亥朔四川提督何傅疏請武官照文官例離任守制

上諭大學士等曰孝者治天下之本理應丁憂且武官久任非宜在昔唐朝藩鎮驕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權故耳丁憂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矣又

諭曰武臣久握兵權原非良法前令提鎮陛見亦此意耳設要地巖疆當需才之日何妨臨時酌議況丁憂有關孝道何分文武其令畫一定議具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五月甲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惟自古帝王撫御羣臣百姓政教修明治化流暢與其繩以刑罰使人怵惕文網苟幸無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

蒸向善不忍為非書稱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又稱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唐虞盛時從
欲風動效驗章章如是朕嘗心慕隆古力行
教化冀以感發天良偕之蕩平正直之道而
人情囂偽風俗頹敝明罰敕法國憲不可以
已雖嘗屢行矜恤絶去煩苛終思尚德緩刑
乃為至治之極軌自康熙元年以來中外臣
民習染澆風爭事詐偽公行賄賂貪冒營求
因緣請託作奸犯科頑鈍者恬弗知恥奸黠

者愍不畏法以致是非乖謬綱紀漸弛朕親
政以後洞悉奸弊加意釐剔振飭憲章務使
違律干紀之衆莫能匿慝法無旁貸人無遁
情庶幾禁遏頑豪杜塞僥倖近見罹於罪網
者漸覺減少但革面未能革心畏罪不如知
恥原夫立法之意本欲使人難犯今因法令
嚴密羣心日夕恐懼不寧輒思苟免苟免之
心切則彌縫之弊深巧偽愈滋亦未可定今
欲崇尚德化務存惇大盪滌邪穢一切令之

自新除前經審擬完結各案及關係宮殿陵
寢河道工程侵欺正項錢糧不議外其內外
見今發覺一應枉法得贓行賄與受人員仍
革職止免擬重辟照例定罪追贓其此等未
經發覺者悉與寬免有以諭前事叅奏訐告
者一槩不准自諭以後中外臣民須洗心易
慮省改前非守法奉公敦厲廉恥以副朕使
人寡過之至意再有干犯自難曲宥至於旗
下閑散官員人等及民間豪惡黨類並無職

任乃攬說公事交結衙門妄行訛詐賄囑關
通實繁有徒朕皆稔悉嗣後益當恪遵法紀
勿蹈故轍如怙終不悛發覺之時從重治罪
決不寬貸爾法司即通飭內外大小各衙門
八旗及內府佐領曉諭知悉一體遵行

六月辛巳西安將軍希福等請撤回漢
中駐防兵部議不准

上曰蕩平以來漢中駐防原屬無益朕不忍使
兵民交困其輪班戍守及永遠駐防俱令停

止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丙午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黑龍江官兵口糧關係至重屢次轉運米石并黑龍江墨爾根地方接續所種米數宜加察明自盛京等處廣運米石以爲久遠裨益之計此皆當周詳區畫又發遣彼處游手無事之人甚多其口糧作何酌給前至黑龍江一帶乃徑直通衢往來轉輸斷不至稍有阻滯如蔡毓榮等巨富之人並殷實之家槩予口糧殊覺未當彼處漢軍皆

著察出披甲當差游手無事之人可分設官莊廣開田畝以爲恒產令戶兵二部賢能司官迅往逐一察明到日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二月癸亥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書籍邊外諸處各蒙古等在明代時屢侵邊境即於伊各蒙古內亦互相戰鬬不得寧謐

太宗文皇帝統馭以來各蒙古皆安靜矣如朕所見三十年來各蒙古俱獲安生極其恬息彼等歡欣稱道謂從來未聞有如此太平令我諸蒙古安然共享昇平者皆出自聖恩所賜伊桑阿奏曰

皇上視天下百姓盡如赤子故使內外之民各得其所如此

己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今歲京畿小民餬口維艱雖數經蠲免錢糧散給賑濟而雨雪尚未及時朕心未安茲雖值新正令節

朕軫念小民生計彌切憂勤爾等亦宜體朕軫恤民生至意共加惕厲時屆乃心今當封印之時愼勿各圖逸樂每日皆齊集午門前以救災恤民之道詳悉計議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蒙古稟性怠惰不能深計生業往歲小旱即致饑窘朕初意賑贍乏食之人所需有限及覩散給米穀之數至多凡人

生業各自勤勉必籌畫終歲之計撙節用度方可不致窮困若每藉賑贍終於生聚無益今正當瞻和之時遣通曉蒙古事務重臣會同外藩之諸王貝勒貝子台吉等作何逐家教諭令其各勤生業旗內貧人作何養贍俾安樂利凡此數者當令共規畫久遠詳細商酌著議政王大臣會同確議以聞

十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部院大臣等曰今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乾清門耳朕聽政三十年來無日不見諸大臣共相諮議今處宮中雖日理奏章未嘗廢事而與諸大臣懸隔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見題補諸事恐致壅滯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宮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進乾清宮啓奏

壬戌戶科給事中何金蘭疏言請定御門之期或三日或五日事應面奏者仍面奏請旨至尋常奏章俱交內閣照例送進

上曰朕惟致治務在精勤久道期於無斁朕躬親庶政早夜孜孜靡敢暇逸冀與大小臣工共圖熙績據奏用人行政條例具舉尋常奏章日煩臨御臣僚難安請酌定御門之期等語朕三十年來每晨聽政面見諸臣諮詢得失習以為常今若行更改非勵精求治初終罔間之道且與諸臣接見稍疎朕衷亦深眷念此奏不准行

康熙三十年辛未五月丙午工部等衙門議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帶邊牆傾塌甚多請行修築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服則邦

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衆志成城者是也如
古北喜峯口一帶朕皆巡閱槩多損壞今欲
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
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蔡元見未及此
其言甚屬無益諭九卿知之

八月乙未

上巡幸塞外駐蹕烏喇岱
諭扈從諸臣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
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
為堅固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癸酉兵部議
覆兩廣總督石琳等疏稱黎人地方丁
田無多不便設立州縣總兵官吳啓爵
所奏於黎人地方築建城垣添設官兵
之處應無庸議

上曰閱瓊州輿圖周圍皆服內州縣而黎人居
中如果此處應取古人何為將周圍取之而
在內彈丸之地反棄而不取乎不入版圖必
有深意創立州縣建築城垣有累百姓部議
不准良是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月戊戌工部以
天壇一帶挑沙鋪路給過工價繕摺呈
覽步軍統領凱音布奏曰新修之路聽人照常
行走不久又壞應派綠旗兵看守令往
來之人止走兩旁勿行中路

上曰如此禁約殊與朕意不合修葺道路者專
以便民也派兵看守不許行走則修之何用
若云禁行中路則看守之人必并禁及兩旁
殊於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毀壞
令步兵稍稍葺治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十二月甲午大學
士伊桑阿等奏
聖躬灼艾未愈時際嚴寒乞暫停
乾清門聽政

上曰朕每日聽政從無間斷閒坐深宮反覺懷
抱不適爾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體中

亦住今灼艾視前已愈國政緊要朕仍照常
御門聽理或遇大風甚寒之日自另有旨、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閏三月甲午

上駐蹕寧夏紳衿軍民人等奏請
御製聖訓勒之貞珉光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朕體
天育物日以治安爲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恒周四海頃因指畫軍務不憚勤勞遠莅寧夏無非爲盪滌寇氛綏乂生靈計也緣邊千餘

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流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源爾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以無憂匱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爲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尚各厲精銳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之良孰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禮敎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以詩書總期上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駐靈朔雖遠而睠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實有攸賴朕心亦用深慰愼勿視爲具文辜朝廷惓惓牖導之意欽哉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一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初親政時滿洲無有鬬毆

持刀殺人之事以後漸有犯者及今此風日甚可見習俗寖薄必使還淳歸厚斯爲善耳先時滿洲往往輕斃其家人朕乃立爲差等之罰今此風則少息矣

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君臨天下無分內外視同一體夙夜勤勞政事凡有益於民者務求必濟至於絶域荒陬之衆古等無不撫育使各安其業咸遂其生近者巡幸所經敖漢柰曼

阿祿科爾沁扎魯特等處見其水草甚佳為孳生蕃息之地而蒙古等漸至窮迫者由其牲畜被盜不敢夜牧故耳朕察知其情曾著原任郎中李學聖往翁牛特員外郎喇都渾往策妄扎卜主事耆冷往敦多布多爾濟等處以教育之此三處盜賊屏息漸得生理以此觀之其他處蒙古亦應照此例著才能之人教養一二年則蒙古得遂其生矣如其不然雖賞賜頻仍而蒙古不善營生有何裨益況蒙古王等各私其所屬諸凡問罪盡不得其當必遣內地官員教導一切事務始得就理爾等將朕此諭曉示八旗宗室覺羅滿洲蒙古漢軍內或見任官或革職之人或平人有願往教養蒙古者著伊等往彼教育消弭盜賊若遇彼處盜案即與該旗王等會同審理使伊等住一二年即便撤回誠能副朕諭旨効力勤謹朕當加不次之恩爾等即遵諭行

十二月甲辰雲貴總督王繼文來京陛見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乃封疆大臣陛見之時應將有司賢否小民疾苦詳明陳奏以裨治理夫民之苦樂皆係於官之賢否官賢則民安否則民之困苦無所底止矣是以考察官吏以獎勵廉潔為要今雲南貴州總督王繼文入覲並不陳奏及此如廣西提督李林盛居官甚優前者陛見所奏絕無隱諱問及廣西武弁賢否皆從公敷陳其言朕皆書而誌之矣

丁巳

上命原任內閣學士黃茂等教養蒙古

諭之曰蒙古之性懶惰田土播種後即各處遊牧穀雖熟不事刈穫時至霜隕穗落亦不收斂反謂歲歉又因盜賊眾多將馬畜皆置之近側夜則圈之宿處以致馬畜瘦斃生計窮乏且蒙古王貝勒貝子公等俱各承襲父爵

年在童稺率皆不能教育所屬安輯民人兼之族類性貪見所屬有馬牛刀帶諸物亦必索取遂至困苦難存四散餬口不能禁止亦不能收集是以人皆窮乏爾等至彼查明實無生計者賑給之至於勸善懲惡尤爲要務應會同蒙古王扎薩克等嚴禁盜賊如拏獲係該旗下者爾等卽同取供情實立刻正法示懲又必加意鞫訊勿得枉殺無辜蒙古地方多旱宜教之引河水灌田朕巡幸所至見

張家口保安古北口及寧夏等地方皆鑿溝洫引水入田水旱無慮朕於寧夏等地方取能引水者數人遣至爾所朕適北巡見敖漢柰曼等處田地甚佳百穀可種如種穀多穫則與安等處不能耕之人就近貿易販糴均有裨益不須入邊買內地糧米而米價不致騰貴也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種不可牧馬非數十年草不復茂爾等酌量耕種其草佳者應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賴牧地而已且敖漢

柰曼等處地方多魚伊等捕魚爲食兼以貨賣儻足度日此故宜知之凡有利益朕不時指示爾等當盡心勉勵以副朕意其王貝勒等爾等宜與和好凡事和商相敬有訓誨之處須服其心馴致協睦蒙古性情怠玩愚蠢者固多然亦樸直但董理教導得宜此輩亦易從也

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興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

道爲先節婦應加旌表孝子尤宜褒獎八旗豈無孝子其居官殷實者行孝乃分內事耳貧人克盡孝道誠爲非易如有身處貧寒能盡孝於父母者察明奏聞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甲午朔

上命通政使司左通政張格等教養蒙古

諭之曰蒙古性情怠惰愚蠢貪得無厭不可以內地之法治之順其性以漸導方能有益初到時亦不可卽行給助始若過優後恐不繼

宜視其困乏漸行補助且蒙古惟喜喇嘛一
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嘛有犯法者爾
等即按律治罪令知懲戒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丙午理藩院
題青海貝勒納木渣爾厄爾德尼請於
大草灘等處遊牧議不准行
上曰貝勒所請亦是彼處誠難居住該衙門應
議賀蘭山等處水草茂盛准其遊牧竟不准
行亦屬不合但其疏請大草灘地方遊牧此

係內地人民雜處豈可令伊等居住雖四十
九旗蒙古從未有令內地遊牧者該衙門若
如此議伊等亦難於再請矣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御史劉子章條奏二事一
言各省應設恤刑官夫地方督撫皆朕簡任
之臣倘不堪任用則諸事無一可委者況督
撫倘不可委用豈恤刑小吏反能雪其冤抑
乎若置恤刑是徒增地方供應以累小民矣

添設官吏全無裨益著還其奏一言在外任
者毋令多帶家口所奏良是漢人所帶有限
漢軍有多至數百人者亦有令旗下閒散人
隨去者允宜禁飭其令九卿確議以聞
閏六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謹慎循分猶恐人伺其
隙而攻之若多事妄行豈能守其成業至於
彼此挾讐陰行誣陷尤屬可畏急躁之徒不
過陷人於一時能陷則陷之不能則已陰險

之人一時不能陷後必曲爲設計害之其行
事尤爲狠毒若此等人不特不能榮其身且
殃及其後朕聽政四十餘年凡若此者斷不
能欺朕也
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有言部中定例不一不知
應遵何例此皆不諳事者國家諸務恃有成
例苟無成例何所遵行曩者部中常有欲爲
人寬免而故從重論者朕以所議太過駁回

彼卽從中寬釋朕灼知其弊槩不允行此風
今已息矣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八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廣西道御史呂履恒叅直隸巡撫李光地於秋審之事任意決斷夫直隸各省秋審事件督撫按律定罪具奏之後九卿議覆或奉旨改緩決次年督撫按律仍以情實具奏而完結者有之或九卿督撫以緩決可矜具奏而情罪可惡奉旨改爲情實者

亦有之秋審人犯皆應正法之重囚督撫按律具奏乃其分也若核其情由酌量處置皆出自上裁凡人命案件部院大臣以及督撫豈有不查律例任意決斷者此等情由呂履恒未必盡知此本著發還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覺科臣鄭際泰條奏不諳事務其言八旗兵丁盼望賞賚宜加恩賜前朕大賚兵丁乃赦詔覃恩也今無故而屢加賞賚則兵丁必驕矣因兵丁冀望而卽行賞賚若屢有冀望卽屢加賞賚乎鄭際泰又言當設飯廠賑貧民夫設立飯廠賑濟在冬月則可若春間農務方興貧民俱至飯廠就食則無租田耕種之人矣豈不悞農事乎況聚集數千貧民在一處賑濟萬一劫奪驟起何以止之朕是以前遣官數百員往山東分行賑濟方能有裨賑濟之事可輕言乎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九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事務已完未完科道官員每月竝不察奏是以錢糧命盜等案動卽經年累月直至事完題奏時始稱逾限一并題叅嗣後一應欽件交與某官審理及已完未完該督撫等四季奏聞如部發案件其已完未完亦著本部查明四季奏聞如此則事務不至遲延矣

十二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因刑部彙題事內有一字

錯悞朕以硃筆更改發出內外各衙門奏章
朕皆詳覽外人不知或謂本章甚繁豈能徧
閱朕當用兵之時一日有三四百本章尚皆
詳覽今一日之中僅四五十本章而已覽之
何難故凡奏章內見有錯字必行更改其翻
譯有不合者亦必行更改發出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七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八

聖治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閏三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命直隸各省督撫將欽件
部案限內完結及未完結之處逐季奏報是
以遞來盜案按限具題者甚多可傳諭吏部
將逐季奏報之事見在某省已奏某省未奏
著即查明具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趙申喬爲人苛刻參劾武官
甚多武官與文官不同即爾等文官能一無
所取乎已即不取能禁家人一無所取乎爾
等自思之當各自知之也且武官窮苦若至
一無所有一旦有事則弓刀馬匹人人向巡
撫求助彼豈能盡給乎故抑武人是明代陋
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凡治天下之道
當以和平爲貴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理幾務年久閱本甚速凡一應奏摺及綠頭牌項刻即能徧閱前尚書穆和倫數次奏事意朕未加詳閱復行奏請朕將事內緣由指明穆和倫乃默然無言而退且朕閱事不止於速凡一經目斷不遺忘一應奏章及彙題案件無不詳閱有差悞字句朕必以硃筆更改發出

六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先曾令各部院彙題案件每十日十五日內務須彙題一次諭旨甚明從前彙題案件殊多壅積朕催促具奏俱已完結今看彙題之事又多有逾限具奏者著再行嚴飭

十二月丁卯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禁止創建寺廟
上曰近見直隸各省創建寺廟者甚多建造寺廟則占踞百姓田廬既成之後愚民又爲僧道日用湊集銀錢購買貧人田地給與以致民田漸少且游民充爲僧道窩藏逃人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實擾亂地方大無益於民生者也著各省督撫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覽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徵

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詰以餘丁何事咸云蒙皇上洪恩並無差徭共享安樂優游閒居而已此朕之訪聞甚晰者前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變地方殘壞田畝抛荒自平定以來人民日增漸次開墾或沙石堆積難於耕種者亦間有之而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盡

皆耕種矣由此觀之民之生齒實繁朕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遺悞不足之虞故將直隸各省見今徵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益於民亦一盛事也直隸各省督撫及有司官編審人丁時不將所生實數開報者特恐加徵錢糧是以隱匿不據實奏聞豈知朕並

不為加賦止欲知其實數耳嗣後督撫等約不奏明實數朕於就近直隸地方遣人逐戶挨查即可得實此時伊等亦復何詞耶

五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百姓往四川墾地者甚多伊去時將原籍房產地畝悉行變賣至滿五年起徵之時復回湖廣將原賣房產地畝爭告者甚多巡撫潘宗洛以此情由曾繕摺啓奏嗣後湖廣民人有往四川種地者該撫將往種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貫造冊移送四川巡撫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復回湖廣者四川巡撫亦照此造冊移送湖廣巡撫兩相照應查驗則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爭訟可以止息矣又

諭曰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餘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種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但不互相對閱查明將來俱為蒙古矣嗣後山東民人有到口外種田者

該撫查明年貌姓名籍貫造冊移送稽察由口外回山東去者亦查明造冊移送該撫對閱稽查則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釐矣

九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紅苗等居深山之中自古以來並未向化鄂海等宣示德澤盡行招撫殊屬可嘉今紅苗等輸誠削髮投順地方文武官員務仰體朕無分內外咸俾盡享昇平無

不樂業至意將紅苗等安插得所從容化導
倘有不肖官員將紅苗侵蝕擾害者該督撫
即行指名題參從重治罪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壬寅

上命大學士等傳諭直隸各省慶賀萬壽節衆
老人曰書稱文王善養老孟子云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帝王之治天下發政施
仁未嘗不以養老尊賢爲首務近來士大夫
只論居官之能否而移風易俗之實政入孝
出弟之本心未暇講究朕因今日之盛典特
宣此意若孝弟之念稍輕而求移風易俗其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矣爾等老人比回
鄉井之間各曉諭鄰里務先孝弟倘天下皆
知孝弟爲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辭讓
之根非淺鮮也昨日甘霖大沛田野沾足朕
心大悅爾等無悞農時速回原籍特諭

四月甲寅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農忙
之時京城地方亦應遵例停訟

上諭大學士等曰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
理而細究之實無裨益趙申喬總未知事之
本源耳天下之民非獨農人商賈涉訟即廢
生理百工涉訟即廢手藝地方官不濫准詞
狀於應准者准之即行結案則不失農時訟
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訟而平日濫收
民詞案牘堆積冬季詞訟遲至次年五六月
而後審理雖停訟何益康熙元年間去明代
不遠明之官員太監尚有存者朕聞其君常
處深宮不與臣下相見而惟與宦豎相處既
不讀書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蔽不通
民間疾苦竟罔聞知朕理天下五十餘年周
知民隱一切訟事皆有代告說合之人暗司
其事地方官於此等人應嚴加懲治孔子云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之本並
不在停訟爲大臣者當先憂後樂凡事周詳
籌畫實心辦理乃能利益民生趙申喬謂農
忙之時應行停訟倘四月至七月數月之間

或有光棍詐害良善則兇向誰訴耶且自八月以後正當收穫竝非閒時果如伊言亦不應准詞狀至如南方四月收麥北方五月收麥福建廣東十一月布種二月收穫五月布種十月收穫四季皆農時也如此等處豈終歲停訟乎趙申喬居官固清但性多疑所屬州縣每疑其貪詐書云用人勿疑朱子曰疑人卽自疑今朕所用大臣朕曷嘗疑之凡督撫有才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才然自

恃清廉妄事紛更則民卽受其害矣讀書之人務先明理當以克己爲要有過則改無容掩飾惟有益於民之事朕卽允行否則斷乎不行也

六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督撫俱報地方之事甚善觀前史壞事皆生於隱匿明時賊情俱隱匿不聞以致四方情形全然不知朕臨御年久凡事莫不豫爲籌畫旱澇之災民之疾苦自

古所有之事若果督撫凡事奏聞不爲隱匿豫爲防備雖有事亦復何慮又

諭曰岳拜自陝西來奏云陝西省免五十一年錢糧甘肅衛所應徵之米未免請將此米免徵朕言汝度兵餉之米足與不足再奏彼回算果不足一如朕言彼今無法繕摺具奏請酌分數量減因昔趙申喬有奏請免右衛錢糧之事故彼援此具奏但爲彼之聲名耳兵餉關係緊要朕不斟酌卽據奏寬免可乎

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官員內還有辦事好者但於事不甚留心未免疎畧朕總理萬幾經歷勞苦當煩劇時日閱二三百件事今只二三十件事閱之何難昔年少時能步行四五十里今雖有年倘可步行十數里凡事皆在歷練耳

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幼與舊時大臣同理國

事至十三歲親政頒恩詔時有奏俟赦一人者大學士李霨奏云業已俟矣聽之便朕曰宥人聽其俟猶可也若殺人聽其俟可乎李霨喜極涕零奏云聖諭誠可昭垂萬世臣甘待罪矣朕與輔政大臣等共理政時紅批已發科抄之事常有取回換本改批發出者馮溥爲給事中奏云凡事在內當即詳定已批出者不可反汗過必隆鰲拜皆粗鹵即欲罪馮溥朕以紅批奏章所關甚要馮溥言是因於本上批奬之自此遂無取回之事

十月丙子戶部議原任偏沅巡撫潘宗洛題請墾荒展限應行文接任巡撫查明詳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督撫條陳地方事務應以實奏潘宗洛奏湖南荒田五百餘頃今天下戶口甚繁地無棄土湖南安得有如許未墾之田著差戶部司官一員會同湖廣總督額倫特就潘宗洛奏疏內所有州縣親身查勘詳明具奏如此則伊所奏虛實即可知矣又

諭曰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開墾聞陝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種安分營生湖廣入川之人每每與四川人爭訟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廣人或有將田開墾至三年後躲避納糧而又他往者今四川之荒田已盡開墾果按田起稅則四川省一年內可增錢糧朕意國用已足何必苛求且先年人少田多一畝之田其值銀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一畝之值竟至十數兩不等即如京師近地民舍市廛日增居址連亘毫無空隙此皆朕與爾等所親見者也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蔴木棉皆得收穫如此豐年而米粟尙貴皆由人多地少故耳又

諭曰朕巡幸時見直隸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衝決之處今百姓皆築舍居住斥鹵悉變膏腴不下數百頃皆未嘗令起科也今江南一帶河隄至遙隄閒有二三里者亦有六

七十丈者其空地先皆植柳以備河工取用今彼處百姓盡行耕種亦並未令起科昔黃河泛漲時遙隄之內水常灌入不得耕種自清水暢流以來河底刷深水必長至二丈纔能及岸今皆成沃壤矣大凡濁水與清水合流方可無壅決之患如直隸永定河一交冬令水即漸涸或有壅沙高出河身及夏秋水發不由故道而行遂至横散四潰湮沒民間田廬朕討度河工情形自引芒牛河之水入

於永定河冬春雖水小不能行舟而仗此引流故道不至淤壅至水發時清水合流水力大故河底刷深無衝決之患矣大學士李光

地奏曰永定河爲害明時糜費金錢二

三百萬卒無成效

皇上開引芒牛河之水所費不過千金遂成萬

載奠安之利

上曰凡人力能爲者朕猶能慮及之去年趙申喬條奏河南黃河近岸被衝田畝請査明數目蠲免錢糧黃河東岸刷則西岸之田出西岸刷則東岸之田出被衝之田應免錢糧則新出之田不應取錢糧乎今年浙江提督吳郡陛見時朕詢吳郡云聞浙江海中漁船甚多凡此等船進海口時防汛官兵索錢方令入口其中有不聊生之窮人不得入海口從此遂爲海賊觀此則海賊即內地漁人是官兵迫而驅之海中爲賊者也吳郡乃驚異奏

云皇上聖明洞鑒萬里臣當竭力禁約近聞

此弊未絕朕於吳郡下此諭旨特欲使提鎭等咸知之今遣官勘驗湖南荒田亦此意爾總之督撫不可使部院之權部院亦不宜刻求督撫之非凡事宜用中不可一偏也又

諭曰各方水土不同種桑止宜江浙北方氣寒不能養蠶人之不習水土亦然南方人不能居口外猶口外人不能居南方然以理論則皆同此所謂性相近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乙亥

上諭禮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尙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卽縉紳士子未免遊目而蠱心焉所關於風俗者非細應卽通行嚴禁其書作何銷毁市賣者作何問罪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六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太監等不可假以威權事發卽殺之朕御極之年去明代不過二十年萬曆時太監以及官員朕俱曾任使伊等向朕奏明末時事謂流賊自南而來將兵盡發往保定後流賊從居庸關入跳越京師南關攻城城內無兵祇太監百姓官員家人防守七日城卽陷平日太監等專權人主不出聽政大臣官員俱畏懼太監以致僨事此輩性情與常人異祇足備宮中使令耳天下大權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豈容假之此輩乎又萬

曆年間太監奏庫內積銀二百萬兩有餘應入大內遂盡收養心殿後掘窖埋藏後欲取用已無有矣所以我朝耆舊常言明代蓄積徒資太監侵盜耳今我朝庫銀有數千萬兩若掘窖埋藏亦安所用朕嘗謂漢大臣云明代以爭議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只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卽定矣漢大臣皆相顧驚愕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喇布王云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阿喇布王瞿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回鑾時朕由橫城坐船計二十一日至湖灘河朔已將馬匹發往陸路此二十一日率步行圍獵打魚而回又

諭曰朕自幼讀書聽政已久治國之道莫要於寬舒今天下承平無事凡屬老幼無不歡欣

鼓舞以爲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

七月己未

上問學士關葆曰爾曾居蒙古一年用漢人之道可治蒙古否關葆奏曰不可

上曰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斷乎不可譬如陝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則不但彼處田土此不能耕此處器械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惟天賦忠孝之性無有異同雖窮荒僻壤亦有至忠至孝之人不可以地論也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四月乙巳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聞熱河米價甚貴每石至一兩七錢扈從人等復行齊集採買則米價愈加騰貴官兵每月既得錢糧若復給口糧未免重複但以所給錢糧買米又恐不敷著將熱河之倉及唐三營倉所貯之米發出設立一廠每石定價銀一兩賣與隨駕官兵令各該管之人查視不許多買自無轉賣之弊而於官兵亦大有裨益矣

五月乙丑

上駐蹕熱河

諭扈從諸臣曰今歲米價甚昂頃曾降旨將八月所放之米令即支給目前雨水之時應於未雨之先即將此米給與衆人始爲有益今年四月前甚旱既雨之後又恐多雨都統副都統參領等於此等處未必能實心籌畫倘雨過多道路泥濘車輛難行勢必至米糧潮濕拋棄於軍民全無實惠著將此旨傳示八旗都統等

九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山西陝西今歲收穫較往年甚豐但西邊見有軍務沿邊一帶地方錢糧及舊欠錢糧應予蠲免其在軍前綠旗兵丁所借錢糧免其坐扣今歲湖廣收成亦好湖南大熟湖北微不及江西雖覺稍旱究亦無妨江浙素稱豐富朕前巡幸南方時米價每石不過六七錢近聞竟賣至一兩二三錢

如此民何以堪今江浙兩省被災地方錢糧作何獨免之處爾等詳議具奏前張伯行曾奏江南之米出海船隻帶去者甚多若果如此亦有關係洋船必由乍浦松江等口出海稽查亦易聞臺灣之米尚運至福建糶賣由此觀之海上無甚用米之處朕理事五十餘年無日不以民生為念直隸今歲米價稍昂朕發倉糧二十萬石分遣大臣巡視散賑米價即平小民均沾實惠若內而九卿科道外

而督撫提鎮悉體朕軫念蒼生至意則天下無不理之事矣

十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問海外有呂宋噶囉吧兩處地方噶囉吧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并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為措置也

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至大小者猶不可忽大者益宜留心爾等在衙門或能辦理事務或以清白自持亦止為身計耳其關係封疆大事未必深思遠慮也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務朕時加訪問故具知原委地方督撫提鎮亦未能盡悉也朕南巡過蘇州時見船廠問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

其餘悉賣在海外齎銀而歸官造海船數十隻尚需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且有人條奏海船龍骨必用鐵棃竻木此種不產於外國惟廣東有之故商人射利偷賣即加查訊俱捏稱遭風打壞此中情弊速宜禁絕海外有呂宋噶囉吧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官兵出哨或遇賊船四五隻官兵船止一二隻勢不能敵舵工又不奮力向前將領亦無可如何不過尾追

而已何能勦滅耶張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販賣斯言未可盡信然亦不可不為豫防出海貿易海路或七八更遠亦不過二十更所帶之米適用而止不應令其多帶在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聽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又沿海礮臺足資防守明代即有之應令各地方設立往年由福建運米廣東所僱民船三四百隻每隻約用三四十人通計即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臺灣之人時與呂宋地方人互相往來亦須豫為措置凡福建廣東及江南浙江等沿海地方之人在京師者爾等可加細詢朕令廣州將軍管源忠浙閩總督滿保兩廣總督楊琳來京陛見亦欲以此面諭之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漢人心不齊如滿洲蒙古數十萬人皆一心朕臨御多年每以

漢人為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爾等俟管源忠等到京後會同詳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八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九

聖治四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工部及光祿寺每年動用錢糧數十餘萬近俱節省減至數萬但節用之事有益於此卽無益於彼近來鋪戶招買頗有難於辦理者以此故耳如欲禁止江浙養蠶織帛亦甚易然衣布者多則布價更

昂於帛亦未可知朕記前曾禁貂皮而諸項皮張竟與貂皮同價總之天下事託諸空言則易見諸實事則難行文與辦事固不同也

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厭聞盜賊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鉅豫知而備之則易於措辦所以朕於各省大小事務惟欲速聞之也卽如各省來京之人從福建來者朕以浙江米價詢之自江南來者朕以山東米

價詢之伊係經過之地必據實陳奏卽彼省大吏知不可隱亦皆實奏米價既已悉知則年歲之豐歉亦可知矣

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近日精神漸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舉發愈覺迷暈天下至大一念不謹卽貽數百年之患爾等大臣又皆年老鬚髮盡白有奏事不能起者辦事有悞或推耳聾年邁者如此則事必致貽

悞古人雖云無爲而治人主不過總其大綱然一日二日萬幾豈皆大綱乎書中之言多不可憑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閱悉屬筆底描摹無足徵信所以讀書與行事截然不同爾等以爲我讀書報皇上亦是虛文務在盡心勉力庶不致有悞天下之事

十一月辛未

上御乾清宮東暖閣召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

諭曰朕少時天稟甚壯從未知有疾病今春始
患頭暈漸覺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圍蒙古地
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顏貌加豐每日騎射
亦不覺疲倦回京之後因
皇太后違和心神憂瘁頭暈頻發有朕平日所
欲言者今特召爾等面諭從來帝王之治天
下未嘗不以敬
天法
祖爲首務敬
天法
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共四海之利爲
利一天下之心爲心體羣臣子庶民保邦於
未危制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寬嚴
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自
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祖
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
奏云當取

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
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
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
寇入承大統昔項羽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
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
諒等並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
皇覺寺僧耳我朝承席
先烈應
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爲眞
主驅除耳今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年者
實賴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讀書
於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凡帝王自有天命應
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
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
三百五十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但秦火以
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

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
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漢以下在位久者朕爲
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爲能保
始終覽三代而後帝王踐阼久者不能遺令
聞於後世壽命不長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
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而
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
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
王多以死爲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
氣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筧文
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
之血誠耳當日臨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
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
十七年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
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
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
海承平雖不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

汲汲小心敬愼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
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
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槩以
爲侈然自放耽於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爲
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爲
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
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人
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
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
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
自適爲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如舜雖稱
無爲而治然身歿於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
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
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爲淸靜自持乎易
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
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
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總細務朕
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

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後日愈多壅積萬幾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莅政無論鉅細即奏章內有一字之訛必為改正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餘年每多先事綢繆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豈可執不必兼總細務之言乎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

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幾皆出自裁每覺精神日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恐

前途倘有一時不諱不能一言則吾之終身遺誥豈不可惜故豫於明爽之際一一言之可以盡一生之事豈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環之理如晝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聖賢之大道何足懼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

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況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至於萬事隳壞而後必然招天災人害雜然並至雖心有餘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牀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於未死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耄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

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遂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輩皆由辨之不早而且無益於國計民生漢高祖傳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儲位於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爲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阼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游安適無一事嬰心便可望增加年歲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

也朕今氣血耗減勉強支持脫有悞萬幾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誠一至如此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爲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數旬之怡養保全考終之死生朕之欣喜豈可言罄從此歲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鬚藥進者朕笑却之曰古來白鬚皇帝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爲萬世之美談乎初年侍朕共事者今並無一人後進新陞者同寅協恭奉公守法皓首滿朝可謂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物無不有事無不經至於垂老之際不能寬懷瞬息故視棄天下猶敝屣視富貴如泥沙也倘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復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

言不再

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莅政五十餘年海內昇平皆恃衆大臣爲朕股肱耳目朱子亦云爲政在於用人大小臣工俱宜實心任事直言勿隱方爲社稷蒼生之福爲大臣者當識大體不可瑣屑刻薄朕待大學士尙書侍郞以至小臣各有等級若待大學士與小臣無異卽非禮也又如翰林等作詩寫字作古文或時

文朕皆因材器使未嘗求全責備也

乙亥八旗都統等因豁免公庫扣除銀兩率領兵丁謝

恩

上曰小人得財則喜用盡則怨見今八旗得見舊日風景者已無其人而能記憶祖父之遺訓者亦少以致風俗日奢人心不古嗣後務期悛改以副朕諄諄訓誡至意

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柔遠能邇之道漢人全不理會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爲之屏藩耳蒙古終年無殺傷人命之事卽此可見風俗醇厚若直隸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緣人多亦習尙澆漓使然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正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諸臣陳奏國家之事輒用稱頌套語於朕躬並無裨益朕歷年夏月避暑九月回鑾所積四月內戶外不能辦理之事

日夜辦理必在歲內完結至次年開印又復速爲辦理無致壅積今自五十六年四月至今所積事務應作何辦理之處諸臣當切實指陳國家事務所關甚大豈可潦草完結若朕置事務不理諸臣又誰能擔任朕每念及中心惕然嗣後當盡刪除稱頌套語將有益於朕躬之處速爲指陳使事務不致壅積可以知諸臣之實心報効而朕之病體亦得調護矣

四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畿一帶歷年以來二月內或大雪大雨故麥苗滋長田禾俱可耕種今歲二三月間天時亢旱麥苗漸黃且有妨耕種朕憶國有大喪之年多遭水旱及今不可不豫為准備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議或政事尚有缺失宜盡心講求雨澤亦應祈禱朕躬雖尚未愈為天下憂更加兢惕爾等勿視為故事也

十一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從前屢諭諸臣及科道官員各省有應行奏聞事件隨聞隨即繕摺具奏非令其糾參不過欲知之早耳朕雖聞之亦不即聲明或未詳確亦不即治罪也即如去年河南兇犯亢珽等擾害地方妄行不法朕他有所聞即特頒諭旨遣大臣拏獲審結今歲聞江南地方起蛟即傳諭訊問陝西地震即差大臣散賑彼處人民咸謂皇上注念小民加意軫恤少有災異有聞即便施恩不令失所近日湖廣地方有奸宄之徒揑造妖言煽惑愚民放火劫掠曾經總督滿丕奏聞朕即諭令審結此皆因朕聞知方傳旨遣人如無所聞何由降旨料理耶且各省兵丁空糧甚多康熙五十二年大賞天下兵丁時曾諭散賞諸臣逐一按名散給其遣往諸臣因不認識兵丁不能清查頂冒以致所有空糧隱匿尚多不獨遠省為然即直隸近省空糧

亦不勝數豢養兵丁特為備用而設平日將空乏之兵不行補足不行訓練臨時欲用縱有募補之兵累萬亦何濟乎此事朕甚慮之前歲朕聞往呂宋噶囉吧之人甚多恐其生事曾諭查明作何設法令回內地自從議奏之後聞於來船附回者頗衆此係外洋於內地毫無關涉而朕留心訪詢者並無他故不過欲知地方情形人數多寡以便整理耳且各省文官私派加耗武官空糧等事朕頗得

聞知則人皆知畏懼可以悛改於事大有裨
益此等有關地方事務及官員賢否諸臣何
嘗不知即鄰省大吏亦未嘗不知或係師生
親友或係同年或因子弟親戚在伊省居官
故彼此相隱不以上聞何以防微杜漸嗣後
九卿大臣科道官員凡有關地方事務及官
員賢否有所聞即繕摺具奏若所聞未確不
妨即以所聞未確之處一并聲明可傳諭九
卿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四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朕臨御以來
一切機務必皆躬親從不敢稍自暇逸但少
壯時精力有餘不覺其勞今氣血漸衰精神
漸減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仍欲如
當年事事精詳則力有不能若草率辦理此
心又所未安從來書生論歷代帝王多指摘
過失謂其安享富貴耽於逸樂朕披閱史書
歷觀古來帝王因深知為君之難即朕六十

年宵旰勤勞雖金石為質亦應消耗況氣血
之身乎又如詩文一事皆出朕心裁內書房
翰林輩不過令其放對謄寫耳見今在位大
臣年老者大約與朕年相仿衙門辦事不過
一二時辰即可歸寓安息有疾亦可告假且
有託病偷安者同列與司屬豈能強之入署
乎如去年考試武進士趙申喬在朕前睡去
侍衛屢次喚醒朕前尚且如此在衙門辦事
時可知矣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

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
所以無問鉅細朕必躬自斷制早夜焦勞而
心血因之日耗也但年力雖衰而志意始終
如一仍未少懈自朝至於日昃坐臥起居曾
無片晷餘閒勉強支持心勞力竭爾諸臣曾
無一人為朕黽勉抒誠者或有不肖之徒見
朕精神氣血漸不如前因以為奸亦未可定
此諸臣俱應留心者也朕前冬曾有諭旨爾
諸臣未必記憶理應不時省閱今部中之事

錯悞亦有如恩詔援赦刑部逐件具題殊非
舊例部院衙門如此類頗多朕欲不悉心詳
閱得乎又如總督鄂海題請蠲免甘肅米石
草束章奏甚長朕字字細覽所擬票簽錯悞
朕曾刪去改批發出總之諸臣徒事虛文見
朕躬煩勞不過云皇上理宜靜養似此皆如
畫餅有何實濟耶又凡有論說諸臣不過敷
陳頌揚套語如勵精圖治健行不息聖不自
聖安愈求安之類若與不讀書者言之甚覺

可聽朕讀書明理凡事皆身體力行此等粉
飾浮詞六十年中盈溢於耳久已厭聞爾等
務須實心任事盡去虛文於國家方有裨益
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月甲寅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侍衛等八旗都統前鋒統
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叅領等大學士學士九
卿詹事科道直隸巡撫守道等曰朕臨御天
下六十餘載年至耆稀

太祖高皇帝時大臣舊員幼時及見三分之一
太宗文皇帝時大臣官員猶見其半
世祖章皇帝時大臣官員俱曾全見明萬曆泰
昌天啓崇禎時大臣官員及舊太監亦曾有
及見者朕凡事留心詢問故於前朝諸事知
之甚悉御極以來嘗思事多變易皆難豫定
惟寬平公正因時制宜一切未嘗豫執己見
孔子云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朕宵旰憂勞
無刻不以民生為念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

故近見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陝西尤甚
其所以致此者必有根源蓋自用兵以來大
兵經行之處督撫及地方官惟期過伊地方
便可畢事因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
倉卒間無可設法勢必那用庫帑及撤兵時
又給各兵丁馬匹銀兩即如自藏回來之將
軍以及兵丁沿途所得反多於正項動輒萬
金人但知取用而已此等銀兩出自何項並
無一人問及地官之虧空錢糧者俱已題參

離任其虧空銀兩追比不能即得新任官又不代完此項銀兩終無著落故用兵之地歷年錢糧奏銷朕悉從寬緩正爲此也前蕩平三逆原任布政使徐惺所用兵餉至四十餘年尚不能清完朕念皆係軍需那用將未完銀兩俱從寬免蓋寬緩則州縣力舒上可不悞國帑下可不病民力去年陝西督撫題叅虧空各官奏請將此虧空銀兩追出以充兵餉後追比深得伊等無可奈何巡撫噶什圖

密奏欲加通省火耗以完虧空此摺朕若批發便謂朕令加徵若不批發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自私派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供應甚多故於正項之外畧加些微以助其不足原屬私事若公然如其所請聽其加添則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徵將肆無忌憚矣所以將噶什圖奏摺申飭批發第陝西督撫既不能追比虧空又不敢請撥錢糧倘有緊要軍機焉能不致遲悞朕四交與議政大臣戶部庫帑解送矣又如賑饑一事自應於夏麥無收之後散賑方於百姓有益今各省每於三四月間或遇有冰雹或雨澤愆期即借此以爲青黃不接具題請賑冒銷倉穀及至五六月時民間乏食而倉中已顆粒無存矣且今年陝省地震因言倉糧朽爛奏請蠲免夫地震何至糧朽此皆州縣官借端開銷耳今各省雖有虧空而陝省尤屬緊要特傳集爾等面諭其噶什圖所奏虧

空錢糧一摺交與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

敬天

康熙七年戊申五月壬子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親政以來孜孜圖治期於民生乂安聿臻上理乃今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玆復太白晝見

天象屢示儆戒朕甚懼焉今力圖修省彌加敬愼勵精勤政以荅

天心其在內各部院官理應各盡乃職公爾自効副朕信任之意今惟瞻徇情面圖潤私家不念國計但求便己有負倚任在外督撫提鎮以下各官原欲令其經理地方撫恤軍民咸令得所近見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軍民濫行科派脂膏竭盡甚至逃亡此皆內外大小各官不務公廉有違

天意以致災異頻見嗣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如仍因循舊習不行更改事經察出從重治罪

乙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近見天氣亢暘禱雨未應風霾日作禾苗枯槁倘仍不雨秋成無望民生何賴皆由內院六部都察院大臣不能公忠體國政事舛錯及一切事務應完結者駁察耽延則例繁多任意輕重以致屬員胥吏乘機作弊者甚多著卽指名參奏從重治罪其才庸不能辦事者亦著參奏黜革勿得徇情姑留如經朕知或被傍人糾參將該管官治罪不貸刑部督捕等衙門獄訟牽連日久不結令無辜沈冤獄底而擬罪引律偏用重條嚴刑酷罰以苛察爲明深求爲能積怨旣深

上干

天和垂示災異宜加修省以爲消弭之計至科道職司言責糾參建白必有益國計民生方應陳奏勿得苟且塞責各部院大小臣工尚共同心協力修舉政事共挽

天心體朕惓惓求治之意
康熙十年辛亥三月庚午
上諭禮部今歲三春無雨風霾日作耕種愆期
民生奚賴皆由朕躬涼德政治未洽大小臣
工不能殫忠爲國恪修職業瞻顧因循惟圖
自便徇私怠忽致干
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深切儆惕今責圖修省
勵精勤政體
上天仁愛之意感召休和爲民請命內閣六部
都察院等衙門大小臣工各有職掌皆宜體
朕倚任之意共効贊襄持廉秉公克盡厥職
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以迓
天庥爾部卽遵諭通行申飭
四月戊子
上諭禮部時已入夏亢暘不雨農事堪憂朕念
切民生躬自刻責特頒諭旨戒飭各官修省
祈求雨澤乃精誠未達霖雨尚稽朕晝夜焦
勞不遑啓處茲虔誠齋戒躬詣

天壇祭告懇祈甘霖速降以濟民生爾部卽諏
吉備物俟朕親詣行禮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月戊寅
上諭兵部尚書明珠曰朕初因修葺宮殿暫駐
瀛臺今天時方旱甚軫朕懷雖修葺未竣卽
日還宮修省
九月乙亥
上諭起居注官胡密色曰朕適詣
太皇太后宮問安
太皇太后問朕曰頃者地動爾知之否朕奏曰
此乃
天心垂異以示警也
太皇太后諭曰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
亦在平時用人行政敬承
天意耳朕仰繹
慈訓誠爲克謹
天戒之要也爾其書諸史册
己卯御史馬大士疏言京師地震請

敕大小臣工實圖修省
上曰變不虛生地動示警皆由政治未協朕心
深爲怵惕力圖修省務期庶績咸熙大小臣
工其各洗心滌慮省改前愆恪供職業共回
天變
康熙十六年辛巳三月己丑
上諭禮部帝王克謹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
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
理應詳加推測不時具奏今欽天監於尋常
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霜霧及以前星
辰凌犯等項應行占奏者並未奏聞皆由該
監官員目昧疏忽有負職掌爾部卽行察議
具奏
康熙十七年戊午六月壬午
上諭禮部朕惟天人感召理有固然人事失於
下則天變應於上捷如影響豈曰罔稽今時
値盛夏天氣亢暘雨澤維艱炎暑特甚禾苗
垂槁農事堪憂朕用是夙夜靡寧力圖修省

躬親齋戒虔禱甘霖務期精誠上達感格
天心爾部卽察例擇期以聞
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庚申
上諭吏部等衙門自古帝王撫御萬方兢兢業
業勤求治理必欲陰陽順序和氣迎庥或遇
災異示儆務省愆思過實修人事挽回天心
玆者地忽大震蓋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
人行政多未允協內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
恪盡職掌或罔上行私或貪縱無忌或因循
推諉或恣肆虐民是非顚倒措置乖方大臣
不法小臣不廉上干
天和召玆災眚若不洗心滌慮痛除積習無以
昭感格而致嘉祥朕力勤政務實圖修省應
行應革事宜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
外各督撫直言無隱其在京三品以上堂官
並督撫提鎭俱據實自陳毋得浮泛塞責仍
通諭內外軍民人等知之
是日

上召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滿漢各官齊集
命大學士明珠等傳諭曰朕因地震力圖修省
務欲挽回
天意爾各官亦宜洗心滌慮公忠自矢痛改前
非愛民為國乃爾等全無報國之心於所善
之人即以為善而奏聞所不合之人即不行
奏請此等不公事情朕聞見最確猶望改過
故不即行處分今見所行愈加貪黷習以為
常且從前遇有災變之事朕亦屢加申飭一

時在朕前俱云欽遵申飭之旨究竟全不奉
行前此大奸大惡之人朕重加處分爾等所
明知也科道各官於大奸大惡之人未見糾
叅或因事體曖昧未有憑據難於舉發此後
科道各官如有確見即據實叅奏若依然虛
飾如前所行奸惡巧為掩飾不加省改或事
情發覺或經朕訪出雖欲寬免國法具在決
不貸宥其即傳諭諸臣咸使知之

壬戌

上召滿漢大學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集
左翼門
命侍衛傳諭曰頃者地震示儆實因一切政事
不協
天心故名此災變朕不敢諉過臣下惟有力圖
修省以冀消弭朕於宮中勤思召災之由力
求弭災之道約舉大端凡有六事爾諸大臣
總督巡撫司道有司各官咸共聞知務期洗
心滌慮實意為國為民斯於國家有所裨益

即爾等亦竝受其福庶幾
天和可致若仍虛文掩飾致負朕意詢訪得實
決不為爾等姑容也一民生困苦已極大臣
長吏之家日益富饒民間情形雖未昭著近
因家無衣食將子女入京賤鬻者不可勝數
非其明驗乎此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官科派
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饋送在京大臣
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間易盡之脂膏盡歸
貪吏私橐小民愁怨之氣上達於

天以致召水旱日月星辰之變地震泉涸之異一大臣朋比徇私者甚衆每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並不問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謂不上干
天和者未之有也一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於攻城克敵之時不思安民定難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賊將良民廬舍焚燬俘獲子女攘取財物名雖救民於水火實則陷民於水火之中也如此

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一外官於民生疾苦不使上聞朝廷一切爲民詔旨亦不使下達雖遇水旱災荒奏聞部覆或蠲免錢糧分數或給發銀米賑濟皆地方官吏任意侵漁捏報虛數以致百姓不沾實惠是使民窮而益窮也如此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一大小問刑官員將刑獄供招不行速結使良民久羈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證據無憑枉坐人罪其間又有衙門蠹役恐嚇索詐致一事而破數家之產如此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一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稱名色以罔市利干預詞訟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鋒反行財賄甚且身爲奴僕而鮮衣良馬遠勝仕宦之人如此則貴賤倒置所關匪細以上數條事雖異而源則同總之大臣廉則督撫有所畏

憚不敢枉法行私督撫清正則屬下官吏操守自潔雖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大爲民害此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際每示寛容今
上天屢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嚴行戒飭以勉思共回
天意作何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庚午

上諭禮部農務爲國家之本粒食乃兆姓所資必雨暘時若而後秋成可期自去冬以來雨雪未降今時已入夏甘霖尚稽久旱傷麥秋種未布農事深爲可虞且失業之民饑饉流移尤堪憫惻或因政治未協致干
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循省儆惕茲當虔誠齋戒躬詣
天壇親行祈禱爲民請命爾部卽擇吉具儀來
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六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時亢暘猶望雨澤之降今觀亢旱已甚天行之愆乃人事之失如有應行應革事宜令九卿詹事科道官員會議奏
聞

庚寅

上諭刑部時已季夏雨澤愆期邇來亢旱益甚農事堪憂朕思天人一理感格之道必有未孚且刑獄或有淹滯冤抑之氣最能上干
天和內外大小問刑各衙門審讞案件恐有聽斷不公曲直顛倒以及草率怠忽任意遲延致無辜之人久羈狴犴爾部卽通行申飭自後問刑各官凡應速結事情卽爲歸結勿得借端稽緩苦累平民務期虛公明允詳慎得情以副朕欽恤刑獄感召休祥至意

七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道關於人事彗星上見政事必有闕失其應行應革者令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一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月朔日食十六日月食且比日積陰無雪朕思天象稍有愆違卽當修省或施行政事有未當歟或下有冤抑未得伸歟爾等傳諭廷臣詳議奏聞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時暑旱矣而欽天監奏四月朔日食凡應行應革之事其令九卿詹事

掌印不掌印科道集議以聞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一月甲戌

上諭禮部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儆必實修人事以答天戒頃欽天監奏推算日食當在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朔日夫日食爲天象之變且又見於歲首朕兢惕靡寧力圖修省惟大小諸臣務精白乃心各盡職業以稱朕欽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禮筵宴俱著停止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壬午朔欽天監預奏日食分數

上諭大學士等曰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委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與於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以奏聞

十一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自臨御以來早夜孜孜以敬天勤民爲念不敢少有逸豫偶遇災變則尤悚然靡寧今茲地震朕心不勝兢惕方今外寇初平海宇無事而災變示警不可不加修省朕披覽前史如漢之文景宋之仁宗亦有此異因其克修人事遂獲長享太平其他遇災不警視爲適然卒致衰替可爲炯戒每見內外大小官員多圖暇逸怠於職業能實體朕懷留心民事者甚少茲宜各殫乃忱共勤實政以爲修弭之道一切政事有應興應革者爾等可悉心講求集議具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九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曾因亢旱晝夜焚香懇禱

上帝至祀

圜丘之日立見感格大沛甘霖始知幽獨之誠具在

上天昭鑒中也後又值旱災左右奏請朕仍前禱雨朕言今天下豐裕朕心之誠恐不及前

上天皆已鑒知不宜輕禱此朕不敢稍有虛僞

之意故以此心告之諸臣自今以後益當與
爾等加意圖治耳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欽天監奏立夏時巽方風
起是日朕於宮中占驗乃東北風起欽天監
務取吉利者具奏不知此等事件應據實啓
奏何必避忌至各處風信不同或他處東風
亦未可定且春秋誌災不言其應孔子書此
之意所以示儆今但取吉利可乎本朝竝未
嘗有所避忌也爾等傳諭欽天監知之

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冬雪應時入春以來雨
澤霑足無風朕卽向衆論云交夏必旱秋月
轉恐雨水過多今觀天時果旱雲氣方起卽
繼以風自古人事有失必干
天和或政事未盡合宜或用人未能允當大小
官員或有暗結黨援以及殘忍之人尚居職
位囹圄中或有無辜凡若此等不能保其必

無爾內閣會同九卿科道一一詳問具奏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京師抱恙而出今尚需
人扶掖而行又兼天時亢旱蚤夜焦勞以致
寢食不安自古君臣之義甚重必上下一德
相成然後能感
上天之心召致和氣不在徒飾虛文務空名以
從事也今當此亢旱之際我君臣應夙夜靡
寧以爲萬民籌畫生計大抵諸臣內實心以
國家爲念者固自不少而秉性好惡亦不可

謂無人惟爾諸臣宜仰體朕懷日存憂惕爲
羣黎竭誠祈禱庶幾甘霖可冀早沛也
十一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
天壇大祭朕親詣行禮曾有諭旨嗣因朕躬少
有違和大臣等再三奏請故下旨遣大臣恭
代朕則照常齋戒兩日今朕躬安好如常必
親祭方展誠心朕仍親詣行禮大臣等不知

朕意或又行奏請朕今年已六十行禮時兩
旁人少為扶助可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庚戌太常寺
疏請致祭
天壇應遣大臣恭代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即位以來凡大祀皆躬
親行禮去年大臣等以朕年高恐致勞瘁請
遣大臣恭代彼時朕躬尚能親往行禮故不
允所請今年入夏雨水稍不及時慮傷稼穡

積悶之極身體甚是不安頃雖較前稍愈猶
覺無力難以行禮祀典關係重大勉强而行
畧有錯悞反非誠敬之意著如所奏遣大臣
恭代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庚戌
上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連日望雨近今西南風起雲生
隨散理合祈求雨澤著交與該部速議令京
師祈雨朕於此處俟部覆到日亦[illegible]禮祈求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十一月初一日冬至祀
天明日即應齋戒朕因腿足乏力來至湯泉身
雖在此嚮望
郊壇不能釋懷爾等傳諭太常寺令將齋戒牌
銅人照常送至乾清門朕在此照常齋戒其
從祀人員齋戒務令恭敬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日食雖係一定交限可

以推算且今歲元旦日食被陰雲微雪未曾
得見但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況日值三
始人事不可不謹政事或有缺失之處諸臣
確議以聞
十一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敬
天尊
祖所關至重至大朕自御極以來凡
壇廟祭祀朕俱親詣行禮年來因多病足痛不

能親往每遣大臣恭代孔子云吾不與祭如
不祭朕自不能親詣甚切思慕欲得瞻仰
郊壇而非祭祀之日則典儀未備又非盡誠盡
敬之禮今朕躬稍愈如南苑湯泉乘肩輿俱
可行走今冬至齋戒之時朕足雖不得力潔
誠之念有餘擬於祭日朕躬親詣於祭祀之
前升
壇瞻仰省視俎豆若可跪拜朕拜後退處更衣
幄次俟恭代親王行禮畢然後回宮朕心始
安已將此旨諭諸皇子爾大臣會同議奏此
係創行之禮如大臣以從無此典或引據書
史為言朕年已老在位六十年矣豈易得此
例乎已今朕躬安好可以前往倘此數日內
朕躬稍覺不能親往再傳諭停止未晚也尋
大學士等奏
皇上敬
天之心六十年如一日今
聖壽將屆七旬足疾未愈時值嚴寒尤宜調攝

仰懇依允衆情停止
親詣行禮
上命諸皇子傳諭曰
天壇朕必親往前者朕躬欠安偶未親祭王以
下公以上俱不齋戒此次著照常齋戒隨朕
前往不必隨朕行禮朕行禮時不必贊禮作
樂俟拜畢至更衣幄次命親王偕衆行禮禮
畢朕乃回宮朕躬親往之處著書於祝文內
諸臣又奏本月十二日
皇上躬詣
天壇十一日
御太和殿視祝文香帛
聖躬未免太勞懇祈
皇上暫停親祀令內閣恭捧送往
上曰朕照常親視祝版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一

法祖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戊子

上諭宗人府自古帝王建國親親賢賢義在並重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以來篤念本支敦睦九族咸加愛惜欲其成立以共膺福祿也朕思罪有大小法有輕重宗室犯罪遂行革除宗室朕心不忍除
世祖章皇帝特定案外自順治十八年以後凡宗室有犯罪革除宗室者著將情節一併查明具奏

九月己未

上諭理藩院昔我
太宗皇帝遣發王師獲額哲等以歸念其爲察哈爾林丹汗之子乃元朝苗裔不忍廢絕特

特殊恩加封和碩親王追額哲既沒以其弟
阿布柰襲封王爵阿布柰宜思世受恩眷竭
誠圖報乃上負國家豢養之仁累失外藩朝
賀之禮情罪重大理宜削封但念
皇祖太宗
皇考世祖眷撫恤之意不忍奪其封爵其以
阿布柰之子布爾尼仍襲封和碩親王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乙酉

上諭內閣翰林院致治之道無過法祖鑒於成

憲乃罔有愆欽惟
太祖高皇帝闢天垂統
太宗文皇帝式廓鴻圖規模弘遠啓佑無疆朕
御極以來景仰
光猷時切儀型之念
世祖章皇帝時曾命儒臣纂修
太祖
太宗聖訓雖具藁進呈未經裁定頒布茲特命
總裁纂修各官悉以前式分別義類重加考
定勒成全書朕得以朝夕觀覽是訓是行亦
俾子孫率由無斁爾等膺茲委任須恪恭勤
勵務期早竣以副朕覲光揚烈至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古來帝王如唐虞之都
俞吁咈唐太宗之聽言納諫君臣上下如家
人父子情誼浹洽故能陳善閉邪各盡所懷
登於至治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
苦生民利弊無由上聞我

太祖
太宗
世祖相傳以來上下一心滿漢文武皆為一體
情誼常令周通隱微無有間隔一遊一豫體
恤民情創作艱難立萬世不易之法朕雖凉
德上綦前王之盛事凜遵
祖宗之家法思與天下賢才共圖治理常以家
人父子之誼相待臣僚罔不兢業以前代為
明鑒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壬午
上諭兵部國家撫定寰區削平逆亂必資將士之力我
太祖
太宗訓誥戎兵申嚴紀律信賞必罰懲勸維彰其時行間將帥爭自奮勵所向奏功後因歷年既久奉行少寬人情不無怠弛朕御極以來恪守
祖宗成憲每於戎政兵機加意整飭自逆賊叛

亂各路將帥統兵征剿行間功罪屢經奏報朕念我國家軍法自昔嚴明稽核殿最務從詳確頻頒諭旨炳如日星今逆賊殄滅武功告成振旅班師正分別功罪昭示懲勸之時因思軍法固不可寬功罪自宜相抵必酌量重輕情法允協庶俾羣心悅服激勵將來凱旋將帥內見在應議者有直抵雲南建立功績人員應詳察功過准其相抵雖未至雲南果立有大功亦應准抵其未至雲南及並無大功者仍照軍法處分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庚午
上諭兵部侍郎勒布等曰從來國家承平軍事不宜廢弛
太祖
太宗時兵器整齊堅銳今器械雖鮮明恐用時未必堅利此係爾部職掌嗣後可詳加點閱以副朕不忘武備之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月壬戌禮部右侍郎張英等以編纂孝經衍義告成進呈

御覽
上曰孝經一書
皇考世祖章皇帝以孝為萬事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命儒臣博採羣書加以論斷名曰孝經衍義朕繼述先志特命纂修今書已告成著刊刻頒發以副
皇考孝治天下至意

九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昔
太宗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家蒙古復欲全收
喀爾喀未及行而
太宗皇帝賓天今聞喀爾喀國內饑荒互相殺
掠朕欲普天萬國皆得其所一體加恩特遣
大臣收集流亡使之安插得所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乙未
上諭禮部等衙門

太祖
太宗肇造丕基永垂謨烈神功聖德千古莫倫
世祖統一寰區弘開景運治化㬌隆光昭天壤
且當時勳舊翊贊勤勞若不及時彙輯成書
恐歲久人湮諸臣事蹟致滋闕略應即行編
纂昭示奕禩應行事宜著內閣翰林院會同
詳議具奏
四月乙丑
敕諭纂修
三朝國史總裁官大學士等曰朕惟帝王肇基
垂統綏御萬方峻業弘謨必勒諸簡冊傳示
無窮所以炳耀豐功宣揚至治甚盛典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寶籙鼎命維新締造丕圖規
模弘遠
太宗文皇帝道隆作述運啓休明式廓禎符燕
貽景祚
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區化成治定中和懋建聲
教遐敷惟

列祖之相承冠百王而首出鴻猷峻德巍煥難
名緯武經文昭垂無斁舉凡戡亂安邦之畧
立綱陳紀之宜用人行政之方牖民成俗之
本布於方策歷久彌新創制顯庸燦然明備
即當時勳舊諸臣翊贊王室宣力四方亦莫
不託附風雲懋彰勞績唯從龍而應運信昭
代之多才朕夙夜紹庭思闡
先烈爰命儒臣恭修
三朝國史爾等其督率在館諸臣晳萃瑣函博

蒐掌故折衷至當裁訂成書毋尚浮夸而乖
情實毋徇偏見而失公平毋過質畧而意不
周該毋務鋪張而詞多繁縟務期事歸確核
文極雅馴勒以董成敍而竣事庶幾垂型萬
世傳信千秋以覲耿光以揚大烈稱朕意焉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乙未領侍衛
內大臣索額圖等奏傳聞噶爾丹遠遁
請
皇上班師

上召領侍衛內大臣公舅舅佟國維等諭曰朕
以噶爾丹侵擾喀爾喀及外藩蒙古故秣馬
厲兵整軍運餉分路進剿曲盡籌畫告祭
天地
宗廟
社稷務期勦滅噶爾丹而還自兵丁以至廝役
無不思滅噶爾丹者況爾大臣俱係情願効
力告請從軍之人乃不奮勇前往逡巡退後
可乎倘有存退後之心者朕必誅之爾等視
朕爲何如人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親行仗劍以建丕基朕不法
祖行事可乎我師既至此地指顧間噶爾丹可
擒可滅而肯巽懦退縮乎且大將軍費揚古
兵與朕軍約期夾擊今朕軍失約即還則西
路之兵不可問矣還至京城何以昭告
天地
宗社乎佟國維等叩首謝罪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九月乙未理藩院
題喀爾喀故貝子阿南大之妻欲將貝
子與其第三子丹津承襲今其長子滾
楮克又呈請効力相應請
旨
上曰蒙古人欲各爲扎薩克不相統屬朕意伊
等若各自管轄愈善昔
太宗皇帝招徠蒙古隨得隨即分旗分佐領封
爲扎薩克各有所統是以至今安輯宜如阿

南大之妻所請令其第三子承襲貝子其長
子滾楮克倘欲另為扎薩克亦可封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六月辛酉理藩院
題盜馬賊犯圖薩應擬正法
上諭曰往者塞外多盜近朕遣人教養蒙古申
嚴法禁盜賊屏迹四十八旗各獲生理風俗
稍醇而圖薩獨先犯禁決不可恕且此法非
朕創之也
太宗文皇帝時因蒙古等無房舍牆垣法令若

輕則馬匹難養故備定法以警匪類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月乙巳朔
上臨和碩裕親王福全喪哭奠畢自蒼震門入
景仁宮諸王大臣齊集宮門奏請
駕回乾清宮少息
聖體復幸塞外避暑
上諭曰朕但恐
皇太后過哀朕心不安耳俟王殯後朕再起程
至於居便殿者非自朕始乃
太祖
太宗之舊典也
丙午
上傳諭次日臨裕親王喪諸王大臣齊集後左
門叩首再四勸止
上諭曰
太宗時穎親王之喪
太宗親臨數次載在
實錄此皆爾等所知穎親王係

太宗之姪況裕親王乃朕之親兄乎此朕效法
祖宗並非太過朕昨因暑天勞頓今日未往明
日必當再臨爾等不必懇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九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閱
實錄
太宗皇帝統大軍抵北京擊敗明兵凱旋之時
諸大臣競進曰臣等隨從至此本圖建立功
業今奈何薄城而不取

太宗皇帝曰今取此城甚易當視天意何如嗣
後北京爲流賊所據我諸王佐
世祖皇帝直取北京統一寰宇逮於朕躬歷二
代六十五年今天下治安率土人民咸享太
平之福此亦朕恪守
祖業夙夜勤勞之所致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乙巳
上遣都統蘇滿等往蒙古會盟
諭之曰會盟之事肇自

太宗文皇帝三年一次遣大臣會盟朕遵行已
久爾等前往不得生事蒙古漸次皆已富饒
亦無大事或有小事來訴爾等但從公審理
而已至蒙古餽爾等馬匹勿得收受亦不得
買其馬匹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二

文教

康熙八年己酉四月戊寅
上臨雍釋奠
敕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曰朕惟聖人之道
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善
俗莫能外也朕纘承丕業文治誕敷景仰先
哲至德今行辟雍釋奠之典將以鼓舞人才

宣布教化爾等當嚴督諸生潛心肄業諸生
亦宜身體力行朝夕勤勵若學業成立可裨
任用則教育有功其或董率不嚴荒乃職業
爾等係師生難辭厥咎尚其勉之毋忽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庚寅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等曰治道首崇
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
眞行草書不時進呈後因逆賊反叛軍事倥
傯遂未進呈今四方漸定正宜振興文教翰

林官有長於詞賦及書法者令繕寫陸續
進呈

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乙未

上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餘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學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

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眞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眞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己卯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曰尚書紀載帝王道法關切治理朕留心研究期於貫通講幄諸臣講解明晰深有裨於典學著將尚書講義刊刻頒行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國子監乃國家養育人才之所近聞司教之官不將監生嚴加約束教誨縱之游戲又其甚者閒雜之徒任行出入竟以國子監爲游戲之地矣爾等傳祭酒司業等官嚴行禁止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滿漢文中書筆帖式係旗員進身之階應加選擇嗣後部院各衙門中書筆帖式缺出俱令考試補授如是則人人鼓舞勸於誦習而學問優長之人必衆矣

四月丁巳翰林院刊成日講易經解義
進呈
御覽

上曰易經闡發天人理數道統攸關朕朝夕披玩冀造精微講幄諸臣殫心剖析有裨典學

其即須行用廣勵臣庶期臻一道同風之治

乙丑

上諭講官等曰講章辭取達意以確切明晰為尚如本文敷衍太多則篇末未免重複大約詮次本文原在了徹聖賢意旨而篇末該括數語又貴闡明理道務去陳言朕閱張居正尚書四書直解篇末俱精實之義無泛設之詞今後所撰詩經講章亦須體要備舉期於盡善

八月庚戌吏部題補國子監助教員缺

上曰助教官員職掌教習廕監官生應選優於文學者補用若用文學庸劣之人何以表率生徒以後著吏部考取仍將試卷送內閣閱看具奏

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闕里係聖人之地秉禮之鄉朕幸魯地致祭先師特闡揚文教鼓舞儒林祀典告成講明經書文義窮究心傳符合大典應行事宜爾等會同各部院集議以聞

己卯

上過曲阜將詣闕里先命國子監祭酒阿禮瑚致祭於啓聖公祠黎明上御輦設鹵簿進曲阜南門詣聖廟至奎文閣前下輦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首禮四配十哲兩廡從官分獻樂舞間作禮畢

上幸詩禮堂衍聖公孔毓圻等行禮畢監生孔尚任進講大學聖經首節舉人孔尚鉝進講易經繫辭首節講畢

上命大學士王熙宣諭衍聖公孔毓圻等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懷其祇遵勿替又

諭大學士等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
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
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
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又
諭曰歷代帝王致祭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
親詣行禮務極尊崇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
柄黃蓋留供廟廷四時饗祀陳之以示朕尊
聖之意

是日
上駐蹕兗州府西關
諭大學士明珠曰周公大聖人制禮作樂垂示
萬世今廟在曲阜應行致祭此係重大典禮
其遣恭親王長寧及禮部尚書介山偕往以
示朕尊崇元聖之意

十二月辛丑浙江道御史梅鋗條奏科
場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疏中所言發榜太速似屬有
理凡人精神有限卷牘浩繁豈能一一徧閱

竟有試卷未經考官點閱者倘致實學淪棄
豈不可惜況弊之有無亦不在發榜之遲速
宜令展寬日期細加校閱以無虛國家求才
至意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丁酉
上諭吏部國家設立翰林院衙門原以儲養人
材嫻習文學以備顧問必淹貫經史博極羣
書方克語練體裁洞悉今古敷詞命意典贍
弘通悉登著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為稱
職今將翰林各官特行考試朕親加詳閱分
別次第以示勸懲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四月甲午
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崇文典籍具
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祕府蓋以廣見聞而
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
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
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
為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

書祕錄作何給值採集抄寫爾部院會同詳議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右文至意

閏四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世間全才未易得但能於性理一書稍加觀覽則愧怍之處甚多雖不能全依此書以行亦宜勉强研求明晰義理若祇泥辭章字句有何裨益

庚申

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詭奇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乃爲有用其他異端詖說槪不准收錄

甲子

上諭浙江提督陳世凱曰自古武職名臣如郭子儀李靖等皆讀書明理熟諳經史乃能保

守功名克全臣節嗣後武職官員應閱覽書籍講明忠孝大義著該管官勸加勸諭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王熙等曰鄉試爲掄才大典出題理宜詳愼今年各省鄉試主考朕未盡知於開列中酌量分遣今覽各省所進題名錄中其題目多有未當如福建三場策問臺灣事宜一道於地方情形事勢毫未通曉乃茫昧命題殊爲悖謬其餘各省亦未盡當爾等詳加校閱察出參奏於是察看福建雲南河南三省第三場策問命題詞義多有未當均屬悖謬部議將主考王連瑛等分別各降級調用從之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四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以文章爲職業今人好講理學者輒謂文章非關急務宋之周程張朱何嘗無文章其言如是其行亦如是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顧朕必嘉之卽天下

萬世亦皆心服之矣傳諭翰林官知之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己酉

上諭宗人府禮部國家樂育人才振興文教將使海內英儁之士靡不蒸蒸蔚起矧宗室子弟系託天潢豈無卓越之姿足稱令品允宜甄陶獎拔俾克有成考諸前史以公族應舉入仕者代不乏人今屬籍所載日益繁衍除已授爵秩人員外閒散子姓素無職業誠恐進取之途未闢致嚮學之意漸隳嗣後八旗

宗室子弟有能力學屬文奮志科目應令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如此則賦質英異者咸服習於詩書而學業成就者不阻抑於仕進凡屬宗支人人得以自效而於朕興賢睦族之至意亦用是以允愜焉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六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考試舉人進士特為得人耳若行賄夤緣而得之本源不清欲冀他日為忠臣良吏得乎今朕意欲凡係大臣子弟另編字號令於此中較閱選擇其文之優劣則大臣子弟之堪中者既得入選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如此則於考試一事大有裨益爾等議奏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月丁亥禮部議覆五經博士程衍祀請給程子祭田應不允

上諭曰程子宋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但給與祭田或為其子孫之不肖者變鬻則祀典仍

缺其令該巡撫藩司善為酌處務令程氏子孫世世奉祀永遠無缺

六月戊午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發禮部命勒石太學其文曰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教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

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情弊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

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須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豫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己未

上諭禮部訓飭士子文若令各府州縣學宮一體勒石恐有不產石州縣地方或致借端擾

派應俟國子監勒石後以搨本彙頒各省轉
發所屬學宮一體遵行
九月壬子禮部議覆外簾監試御史節
什等題監生莊令輿俞長策試卷作五
經文字與例不合應無庸議
上諭曰所作五經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當
取中若能切題旨文理明順一日書寫二萬
餘字實為難得莊令輿俞長策著俱授為舉
人准其會試嗣後作五經文字不必禁止作

何定例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庚辰讀卷官
等以殿試卷進呈
御覽
上諭曰較定前後名次必須憑文論定若稍存
私意人心即不悅服況爾諸臣從考試出身
回思當日考試之時本心更不可失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三月庚戌
上諭吏部教職官員必文義明通方稱厥職近

見直隸各省教職官內不諳文義者甚多如
此何以訓士著行文直隸各省該撫將各屬
教職官通行考試分別具題嗣後俱照此例
不時考試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壬戌
上諭提督江南學政張廷樞曰朕比臨幸松江
道經青浦據該邑貢監生員孫鋐等奏稱青
浦之北地名孔宅自漢時至聖苗裔避地至
此奉至聖衣冠瓌璧葬焉懇請頒賜匾額朕

念
孔子乃萬世之師既有遺跡亟宜表彰因於
萬幾之暇親書聖跡遺徽匾額以示尊崇
先師之意可選良工摹刻頒發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庚寅
上諭侍衛拉錫等曰滿字既有清文鑑蒙古字
書亦應纂輯著交與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
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錫等翻譯會同
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修成滿洲蒙古合璧

淸文鑑一部一邊寫滿洲字一邊寫蒙古字
其引經處俱行裁去若有伊等不知之處著
問八旗年老通曉蒙古書之人
康熙五十年辛卯十月甲子吏部議覆
順天鄉試發榜過期有違定例應將正
主考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等各罰
俸三月
上曰直隸各省生員舉人增額旣多赴試者較
前倍衆考試官不能細心徧閱草率錄取以
致遺失佳卷此皆因出榜之期太近故耳如
出榜多展數日則考試官得以詳閱試卷庶
不致有遺珠之嘆爾等問九卿具奏趙申喬
等著免議處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二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沖齡篤好讀書博覽載
籍每見歷代文士著述卽一字一句於義理
稍有未安者輒爲後人指摘惟宋儒朱子註
釋羣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

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
者毫無疵議朕以爲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
朱子之功最爲弘鉅應作何尊崇爾等會同
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四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主試之人衡文取士必
當除去偏見選拔佳文若以偏見閱文則人
心不服上科京闈鄉試雖無交通賄賂之弊
而所中之卷不佳且有少年稚子徼倖入彀
卽題目應出各種乃得佳文今歲京闈鄉試
所出七題皆係理致士子偶有一二語合主
司之意者遂獲登錄其同考官選文薦閱又
皆揣摩主司之意場中士子未能各展其長
而實學之人多被擯不錄者職是故也
十月乙酉
上諭讀卷官大學士等曰三年鄉會試原期得
實學眞才自必以硏究經書義旨爲根本蓋
四書五經皆聖人講理明道之書貫始徹終

無非精意近見鄉會試俱擇取冠冕吉祥語
出題每多宿搆倖獲致讀書通經之士漸少
令後闈中題目應不拘忌諱庶難預作揣摩
實學自出著九卿會議具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癸酉

上諭吏部教官有教養士子之責員缺甚屬緊
要嗣後掣選教官者應取至京師令大臣面
試方可補授

七月己酉

上諭禮部直隷各省學臣文武鄉試兩闈後閒
居俟代毫無所事嗣後新學臣於鄉試之年
秋闈點出限十月終到任則舊學臣免曠職
之愆新學臣得以從容考試矣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正月甲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科場中不可出熟習擬
題朕常講易及修定天文律呂算法諸書人
人皆知必預擬此類題目若闈中亦以此命
題則人皆可以擬題倖進實學何由而得再

房官亦屬緊要若房官有弊主考亦無如之
何今可將一房卷令不同省房官二人同閱
如一人有情弊發覺後二人並坐則各知畏
慎互相糾察矣部院司官凡進士舉人出身
者例應分房若學問不堪何以衡文取士伊
等宜加考試近來五經中式殊無實學不過
手敏多寫數千字耳十七八歲童子皆能之
甚無益也可著停止

二月己丑

上諭直隷巡撫趙弘燮曰朕每年春間行幸水
淀近見民生雖不能家給人足比之往時似
覺差勝但村莊之中誦讀者尚少朕思移風
易俗莫過讀書況畿輔之地乃王化所先宜
於窮鄉僻野皆立義學延師教讀以勉勵孝
弟可望成人矣爾卽遍示村莊俾皆知朕崇
文好學之深意特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今人皆能勤於讀書雖

將各部院司官輪班引見出題考試完篇者甚多卽不能詩文之人所書出身履歷亦甚明順若不知文義如何居官辦事今讀書之人甚多大是好事

附武科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四月壬辰

上諭兵部武鄉會試傳例射的以八十步爲則太遠善射者不能多中人才或致遺棄嗣後改爲五十步以中二箭爲合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九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閱今年武闈試錄江浙人中式者多山西河南兩省各中一人如此恐致遺失人材武進士之文不過熟記成語抄寫舊套而已論文取中必致不均而人材亦多遺漏必以馬步箭俱優人材出衆者爲佳耳

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下武舉會試者或其人材可用騎射亦優而以不合式之故遺而不錄者有之朕意殊爲憫恤令兵部宣示有願効力再試者具呈候該部請旨再行考試遴選交火器營令其熟習戎事於會試時照常考校旣悉知其人亦便於拔取有超羣者卽與錄用如此則人材不致遺棄於考試良有裨益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月壬寅

上閱試武舉騎射技勇

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曰八旗漢軍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者少嗣後武科鄉會試當令八旗漢軍應考卽增額無多而精壯技勇者可得矣

癸卯

上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曰考試武舉進士乃國家大典覩近科所取之人武藝勇力漸不如前此事所關甚大當擴考試之典以備用卽今在內部院司官筆帖式兼武職而歷

陞堂官者不少在外提督總兵官由行伍出身者甚多何地無才現今八旗監生爲護軍驍騎者俱有入文場考試之例直隸各省綠旗營兵千總把總及年滿千總不但人材壯健善騎步射其中有兼通文藝願入場就試者可分別令就武鄉會試即於某人充伍爲弁之地就近鄉試不必令回原籍至雲南貴州廣西等遠省赴京會試者亦酌定中額不使虛費跋涉以示鼓勵如此則綠旗官兵內有才力者俱得入彀而武舉進士亦得實有才力之人其於武鄉會試大有裨益矣至福建廣東兩省不拘舉人進士生員監生兵民內深諳水性熟習水師營務之人有願附巡哨船艦出洋効力擒斬盜賊建立功名者著該督撫查明保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月庚寅兵部議覆肅州總兵官路振聲請增陝西武舉中額一疏

上諭大學士等曰陝西人材壯健者甚多又令兵丁一體鄉試武舉額數若少則有才者不免遺漏以致壅滯著將武舉中額照原數增二十名

九月辛亥兵部議覆太原總兵官馬見伯疏請選定武經七書又祭文廟時武臣請照文臣一體行禮俱不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雜未必皆合於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虛文若依其言行之斷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雲等說適足啓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臺灣平定蒙古朕料理軍務甚多亦曾親身征討深知用兵之道七書之言豈可全用孟子云仁者無敵又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是王道與其用權謀詐僞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而敵兵自敗矣王道二字即是極妙兵法從古窮兵黷武皆非美事善戰者皆時至事迫不得已而後用兵也昔吳

三桂反時江南徽州所屬叛去一縣將軍額
楚往征之有人獻策於賊云滿洲兵不能步
戰若令人誘至稻田中卽可勝之矣豈知滿
洲兵强勇爭先未及稻田已將誘者盡殺之
此獻策之人亦爲我兵所殺令於武經七書
內作何分別出題及論語孟子一併出題之
處著九卿定議具奏嗣後祭
先師孔子時令武臣與文臣一體行禮於理
甚合著照馬見伯所請行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一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直隸各省考取武進士
額數或一省偏多或一省偏少皆因不知其
弓馬武藝止憑文章取中以致騎射嫺熟諳
習韜畧之人多有遺漏嗣後考取進士不必
拘定額數俟天下會試武舉齊集京師令該
部將各省赴試到部武舉照例考試弓馬將
合式武舉等實數查明預行奏聞朕計省之
大小人之多寡照考取文進士例按省酌定

取中武進士額數考取時就本省卷內擇佳
者照所定數取中如此則學習武藝弓馬優
長者不致遺漏矣

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文武考試雖曰兩途俱係選
拔人才而習文之內亦有學習武畧善於騎
射者習武之內亦有通曉制義學問優長者
如或拘於成例以文武兩途不令通融應試
則不能各展所長必致遺漏眞才嗣後文童

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武場考試者武
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文場考試者
應各聽其考試如此則各得施其所學文武
兩途皆得眞才矣著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十二月辛卯禮部等衙門遵
旨議覆文武生員舉人有願改考者准其互考
上曰改考亦屬佳事但恐武生記文數篇希圖
僥倖者多學臣於文生員不敢全賣至武生
全無公道此弊朕皆知之嗣後武考文舉不

中者若再令考試則弊生矣將朕旨傳諭督撫等官考一次不中者即著停止互考令歸原學考試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三

武功一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丙辰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今吳三桂已叛荊州乃咽喉要地關係最重著前鋒統領碩岱帶每佐領前鋒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荊州以固軍民之心并進據常德以遏賊勢前往官兵若沿途住歇秣馬必至遲悞著派戶部賢能司官於每日宿處齊備草豆應付

丁巳

上諭西安將軍瓦爾喀曰四川與滇接壤今吳三桂已反爾可率副都統一員悉領騎士選撥將領星馳赴蜀凡自滇入川險隘之地俱行堅守大兵不日進勦雲南俟我師臨境賊勢漸分倘有可乘之機爾即與提督相機進討至西安等處朕當刻期遣發禁旅前來駐防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己丑

上諭兵部湖南鄖陽地界三省中多曠土山谷阨塞姦民易於嘯聚且逆賊或乘間侵犯應預防之著於鄖陽特設提督一員駐兵彈壓

二月乙巳

上諭都統覺羅朱滿等曰前諭爾等統兵鎮守武昌岳州等處茲念長沙乃武昌咽喉又爲武岡寶慶等州郡水陸要路接壤粤西爾等若進駐長沙旣兼防水陸之衝更可壯粤西

之勢爾等啓行日可卽移檄廣西將軍提撫使知我兵已赴長沙保固湖南令伊等亦各守疆土朕遙度兵勢似宜如此至軍中情形或有難行之處當相機調度不必拘泥遠違朕旨

甲寅湖廣總督蔡毓榮疏報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以城叛降賊

上諭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曰都統覺羅巴爾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額

司泰等兵抵荆州是時常德澧州尚未有變理應稍休馬力速赴常澧以戢兵民乃遲久不前以致常澧相繼皆陷今長沙亦有變可俟都統鄂內等兵至荆州令其鎮守荆襄諸處卽令都統巴爾布等進兵攻取常澧又襄陽爲我師來往之衝蜀寇必窺之地王軍前漢軍都統副都統可酌率官兵留鎮襄陽

庚申

上命都統覺羅朱滿守岳州諭之曰岳州爲水

陸衝要亟宜固守令都統尼雅翰等率水陸兵竝進以備應援爾前往岳州竝趣尼雅翰等速行

辛酉

上諭吏部兵部陝省係邊陲要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員遼濶素號巖疆茲逆賊吳三桂煽亂滇黔四川從逆秦省地處隣封恐有奸徒搖惑以致人心不寧雖督撫提鎮等官各盡乃職但軍務繁重必須專遣大臣假以便

宜相機行事方可綏靖中外保固邊疆刑部尚書莫洛前任秦督深得軍民之心諳曉地方情形茲特授為經畧率領滿兵駐劄西安一切應行事宜不由中制兵馬糧餉悉從調發文武各官聽其選用吏兵二部亦不得掣肘其巡撫提鎮以下官員悉受節制

三月壬申

上諭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等曰朕覽都統覺羅巴爾布等奏議於八月進兵恢復疆土朕思雲貴地方尚未可輕進必俟四川全定始可進取其湖南地界南連粵西東抵江右近聞長沙副將降賊戰船盡為賊有今當相機速取常德以斷長沙後路使賊兵彼此不及應援我師進逼長沙則賊非來降即棄城遁矣如此不但使賊兵膽落百姓亦早得歸耕也若不及今進兵使賊勢漸增妨民稼穡將來我兵深入芻糧轉運區處倍難朕據理揆度如此兵在千里之外豈

能一一指示但民心易致動搖廣西音信阻隔倘江西更有賊警勢必遣發禁旅不惟饋餉浩繁且恐兵民之心又生叵測爾等前出師時皆言進取雲貴之期不過八月今賊猶未至而已叛之長沙常德諸處亦欲待至八月設各處再有變者王將分兵以討否乎分之則兵單以久勦取則馬疲今惟先取常德長沙以寒賊膽方為制勝王宜集衆議以行

又

諭曰比聞逆賊吳三桂身至常德王所統兵馬進取常澧之時彼寇知不能敵或出全力冒死以犯岳州武昌亦未可料王若進兵當密示將軍尼雅翰都統朱滿各於所向之地酌其遠近約期共舉庶幾萬全其荊州武昌兩地軍機互相關白務宜回顧武昌王等仍相機以行

四月丁未

上諭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等曰鎮南

將軍尼雅翰奏前使雲南大臣還至武昌攜吳三桂奏疏報順承郡王朕思吳三桂素行狡詐此中疑有詭計如吳三桂服罪請降王及將軍等仍議招致之益加警備毋墮奸謀即吳三桂束身歸命其官屬當益加防範毋分兵力務相機前進

五月己巳

上諭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等曰岳州水陸諸路兵力單弱可於荊州甲兵每佐領再撥二三名擇大臣經戰者領之星夜赴援岳州如尼雅翰朱滿巴爾布等尚未破敵須援兵既集始可進攻非謂伊等不能擊賊正欲兵多力厚大創賊衆耳若四川已平當分兵三路進取雲貴賊中兵將有來歸者赦其前罪厚加恩養其以此徧行曉諭至賊兵各路入犯分我兵勢又聲言渡江狡情叵測恐我兵偵探日久或致懈弛雖賊所不至之處亦宜嚴加防禦

壬辰

上諭平南王尚可喜總督金光祖提督馬雄等曰逆賊孫延齡奏稱督提二臣誘其都統王永年謀爲不軌故不得已剪除王永年此係潛通吳逆故飾辭誣奏耳然孫延齡雖叛其所部兵曾隨定南王効力國家豢養有年恐大兵到日槩行誅戮朕心不忍前有旨如孫延齡改過來降亦從寬宥爾等不可因此遂緩進勦機宜必孫延齡果悔罪歸誠爾等仍受降具奏其所屬弁兵感念國恩或殺孫延齡或率衆迎降者從優議敘即隻身歸者亦收留恩養其出示曉諭之

六月甲午朔

上諭平南將軍賴塔浙江將軍圖喇總督李之芳巡撫田逢吉提督塞白理等曰耿精忠作逆蹂躪地方大干國法已遣發大兵於浙江江西廣東三路進勦但念其祖父曾宜力累朝洎耿精忠之身遽至覆亡宗祀斬絕朕心

殊爲不忍因遣人齎敕往諭如耿精忠乞降
赦免前罪仍恩遇如初爾等不可因此遂懈
進勦機宜必耿精忠果悔罪輸誠爾等乃受
其降若仍執迷不悛其落下官兵有心存忠
義者或擒斬耿精忠或率衆來降俱優加恩
賞即隻身自歸者亦收留撫恤

壬子

上諭經略莫洛曰朝天關諸處關係最要應撥
兵防守以爲犄角且糧艘至彼遞相護送似
乎有益至漢中雖有滿兵猶恐單弱又朝天
關外尚有別路可通漢中倘我兵深入奸宄
竊發據守雞頭關諸險亦屬可慮一切機宜
經略當酌量以行念保寧未復我師恐益加
勞頓糧餉實係要務當相繼輓運勿使匱乏

戊午

上諭兵部浙江四川宜遣王貝勒貝子公等前
往勦賊所以遣王等行者非謂從前在川在
浙諸將軍才不及也以諸王貝勒皆朕懿親

臂指可使足壯聲威耳其授和碩康親王傑
書爲奉命大將軍同固山貝子傅喇塔率兵
往浙江授多羅貝勒董額爲定西大將軍同
固山貝子都統溫齊輔國公綽克託率兵赴
四川

八月丁酉

上諭福建總督郎廷佐曰入閩之日海寇宜用
撫耿精忠宜用勦或用間其相機以行

辛亥

上諭護軍統領桑額曰江右爲粵東咽喉江浙
脣齒所關綦重今兵民之心尚持兩端若不
先滅地方小醜大兵難以前進至袁州吉安
贛州尤屬要地應令滿洲兵駐袁州相機進
取長沙否則固守地方庶三府可保無虞將
軍當親統重兵以行毋使兵力單弱致有疎
失

己未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聞岳州三面臨湖賊於

陸路一面浚濠築壘拒守頗堅難以進取應
令將軍尼雅翰率兵赴江西與副都統甘度
海合兵并率袁臨鎮兵由袁州進取長沙夾
攻岳州相度機宜以行

九月戊辰

上諭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
曰朕手諭與王者再所言似合機宜又兩遣
侍衛往來見王回奏滿漢兵宜加撫恤餽餉
亦不易若何進戰一在於王今所在蠢動豈

不可虞大將軍出征進止調度必待中旨然
古未聞因王等與賊相持朕不自暇逸屢有
敕諭冀或有一當耳非朕欲從中制也王等
始出兵時兵亦不為不足今四路進討王亦
知之四川兵取朝天關平陽關在保寧與賊
相距與岳州同王等勿以四川兵將抵貴州
湖南兵可緩進保寧較岳州城更堅也康親
王進剿閩賊雖屢奏捷朕不為喜吳三桂乃
賊渠惟破岳州澧州方可喜耳王等初至軍
前言馬未肥又言天熱多雨難行今當可行
之時王等規取岳州或渡江取澧州或令將
軍尼雅翰往江西取長沙此三事王與貝勒
諸將帥熟議以聞勿惟朕諭與議政大臣之
議是從勉建良策欣聞捷音

十月丁未

上諭兵部工部武昌漢陽一帶沿江之地俱屬
重要防禦之策不可不豫宜於沿江要害多
築墩臺環列火礮令諸軍更番汎守以固省

會又武昌臨江所在湖汊甚多宜亟設江汎
戰船多製火礮并召募鳥鎗兵一千名為戰
守之用

十一月庚申朔

上諭兵部河南府乃四達之地距潼關鄖襄皆
近駐師其地則所在有警俱可策應其遣副
都統四格等率每佐領驍騎三名往駐河南
府

十二月丙申

上諭定西大將軍貝勒董額等曰覽將軍赫業等奏經畧莫洛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帥兵啓行莫洛所統係綠旗兵巴蜀山路險惡滿洲大兵若不相繼進發恐賊輕視漢兵首尾互擊難以策應此諭到日爾等即兼程進兵接濟莫洛所統之兵速定昭化勿得遲緩貽悞大計又大兵糧餉關係甚重其令陝西督撫多發官兵水陸防護以次相繼勿悞軍需運至廣元交將軍席卜臣等轉運軍前毋得怠忽

乙巳

上諭陝西總督哈占曰適據貝勒董額等報提督王輔臣標下官兵叛變隨即遣官齎諭招撫爾身肩重任加意安輯應通行曉諭念伊等倡亂官兵皆因蜀道險遠糧餉不繼以致畏死情迫頓生變亂誰肯甘心從逆自造釁殃其不得已之情朝廷具已洞悉今特遣官前來安撫諭旨明如皦日伊等各有父母妻子恆產如能遵旨來歸官職如故願爲兵者仍許入伍願歸農者令回原籍安插爾哈占係信任特用之臣務體朕至意速行撫諭早定地方

戊申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陝西興安州西近漢中北接潼關東南直逼鄖襄最爲要地今秦中有警特遣大臣鎮守其令雲貴總督鄂善副都統希佛率兵一千赴興安保固漢中諸處至襄陽與興安地係接壤應令張犄角之勢有警則互相應援如襄陽穀城兵力單薄著大將軍順承郡王等酌量增兵協守

壬子

上諭王輔臣曰近據總督哈占奏稱進勦四川軍中譁變爾所屬部伍潰亂朕聞之殊爲駭異朕思爾自大同隸於英王後歸入正白旗世祖章皇帝知爾賦性忠義才勇兼優拔於儔伍之中置之侍衛之列繼命爾隨經畧洪承

疇進取滇黔爾果能殫心抒忠茂著功績遂進秩總戎寵任優渥迨及朕躬以爾勳舊重臣巖疆攸賴特擢秦省提督來京陛見面加訊問益悉爾之忠貞天稟猷畧出羣朕心深為嘉悅特賜密諭言猶在耳想爾猶能記憶也去冬吳逆叛變所在人心懷疑觀望爾獨首倡忠義舉發逆札擒捕逆差遣子王繼貞馳奏朕名見爾子面詢情形愈知爾果不負朕知疾風勁草於今見之後爾奏請入覲面

陳方畧朕以爾忠悃夙著深所倚信且邊疆要地正資彈壓是以未令來京經畧莫洛奏請率爾入蜀朕以爾與莫洛和衷共濟毫無嫌疑故令爾同往建功茲兵變之後面詢爾子始知莫洛於爾心懷私隙頗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則朕之知人未明俾爾變遭意外忠藎莫伸咎在朕躬於爾何罪朕之於爾誼則君臣情同父子任寄心膂恩重河山以朕之惓惓於爾知爾之必不負朕也至爾所屬

官兵被調進川征戍困苦行役艱辛朕亦悉知今變起倉卒情非得已朕惟加矜恤並勿致譴頃已降諭令陝西督撫招來安插并遣爾子往宣朕意恐爾尚懷猶豫茲特再頒專敕爾果不忘累朝恩眷不負平日忠忱翻然悔悟斂戢所屬官兵各歸隊伍即令率領仍還平涼原任已往之事槩從寬宥或經畧莫洛別有變故亦係兵卒一時憤激所致並不追論朕推心置腹決不食言勿心懷疑畏有

負朕篤念舊勳之意

康熙十四年乙卯正月辛酉

上諭兵部逆賊吳三桂據守岳澧諸處特有長沙衡州之粟耳今安親王率師往江西令一到南昌即簡江西軍中馬匹由袁州取長沙斷賊糧道夾攻岳州又

諭曰今日事勢先滅吳逆為要安親王宜留兵守江西親統大兵或由袁州或由吉安乘便進剿湖廣攻取長沙倘未易下即令此兵擾

賊耕種截其輓運取資於敵不但我兵無轉輸之勞而岳州糧盡賊可坐困吳逆自不能久據常澧矣其移文安親王速行

壬戌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王輔臣兵變雖下赦詔招撫猶恐未即歸誠擾害百姓今將軍席卜臣等兵已抵漢中遂諭軍前馬匹留漢中者亦甚多貝勒董額等其固守要害簡諸軍中願自効力者付賢能大臣躡王輔臣後如王輔臣歸順即令此兵仍回漢中倘或抗拒則相機勦定

癸酉

上諭總督哈占巡撫杭愛曰據爾等奏稱王輔臣兵變致經畧標下緑旗兵丁驚潰等語朕思秦省兵丁舊在行伍者戍守著勞新行召募者驟經調遣今俱隨征遠出深軫朕懷事出意外必非無因念其變起倉卒情非得已未忍加罪爾等即宜諭朕意速行招撫願歸

營者隨便入伍願歸農者加意安插前罪一槩不究其官兵人等父母妻子現在原籍者俱行寬釋並不株連念伊等皆朕赤子特布寬典予以自新勿得執迷不悟自貽伊戚爾等廣行曉諭以副朕撫綏招徠之意

是日

上諭兵部先因王輔臣兵變令岳州官兵速進今王輔臣既具疏悔罪雖未即降而大兵雲集秦地已可無虞宜行文貝勒尚善若岳州可取即速進兵如勢有未便不宜輕動前已敕安親王由袁州取長沙度其將到相機前進

是日

上諭貝勒董額總督哈占曰王輔臣雖具疏悔罪正恐借此以緩我師乘間為固守計若王輔臣果聽命待罪我兵但守疆界脫或揚言投誠而仍肆擾害勢將蔓延爾等即相機勦禦

丁丑先是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蘭州近邊要地應速遣兵駐守今保寧大兵已回西安達里善巴圖魯兵亦將至西安其將西安現在兵每佐領下撥四五名以上令將軍阿密達副都統鄂克濟哈夸代率赴蘭州勦禦逆賊併防階州文縣諸處至是大將軍貝勒董額奏稱蘭州宜遣兵防守但保寧還卒鎧甲不備達里善巴圖魯兵兼程而來恐難驟遣今

將西安兵發往倘王輔臣由陳倉斷我棧道自秦州平涼一時來逼深爲可虞

上諭曰據報逆賊已逼蘭州若不遣兵速援賊將猖獗臨鞏被陷勢難猝定蘭州距秦州不遠我兵若往蘭州則秦州便可襲取而平涼諸賊亦可首尾夾攻阿密達等以文到之日卽速赴蘭州保固三邊倘逆賊中道阻截卽攻取平涼或奪路前赴蘭州其相機以行貝勒等速備馬匹器械給保寧回兵其達里善巴圖魯之兵應給與馬匹以備勦禦

乙酉隨征總兵官黨塞上京告興安兵變

上命黨塞齎敕往諭興安軍士曰據黨塞面奏王懷忠平日待下貪苛行事乖戾衆心不服以致激變朕以爾等隨征四川勦殺賊寇戮力勞苦今倉卒之變出於萬不得已非夙圖悖亂者比是以未忍加罪特須寬典嘉與維新已降敕大將軍貝勒總督宣諭今又令總兵官黨塞齎敕明布朕意將爾等從前罪愆槩行赦宥其各歸營伍勦賊樹功以圖後效勿懷疑懼以負朕寬宥恩撫至意倘仍觀望猶遲或聽奸宄煽誘之言肆意妄行則國有明法勿遺噬臍之悔

戊子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稱江西所在賊擾臣若帥師前往長沙則江西兵單可慮今或進取長沙或先滅江西諸賊請

旨遄行
上諭曰逆賊吳三桂久據湖南奸宄乘勢竊發滇黔川閩遂爾淪陷廣西陝西逆孽猖獗湖南一隅爲賊根蒂四方羣寇所觀望必速滅吳三桂底定湖南則各地小醜聞風自散今荊州兵未能渡江而岳州兵又難驟進王抵江西宜由袁州直取長沙一以斷賊餉道一以分賊兵勢一以扼廣西咽喉一以固江西門戶烏合之衆自當瓦解荊岳大兵卽可乘

機直進況寧羌告變川賊必通楊洪二賊窺我鄖襄擾我南鄧侵我荊州後路接其火勢進兵湖南斷不容緩且南方卑濕延至夏月霪雨連綿大兵坐守日久不但戰馬多斃糧餉亦恐不繼是進取湖南不再計決矣王宜將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稍就緒卽進取湖南勿得坐視致悞機會

五月甲戌

上諭兵部欲平陝西諸寇必先取秦州欲取秦州必須大破今海爾圖等率兵護送紅衣礮與賊相持於仙逸關恐諸將各自擁兵互相推諉致悞軍機其令周有德海爾圖爲統領前赴貝勒軍又

諭曰時方炎暑安親王酌留官兵固守建昌等處率大軍暫回南昌養馬俟秋涼或取湖南或攻福建候旨以行將軍額楚副都統席布等應速平廣信賊臨分水關陽爲前進斷仙霞後路斯時康親王卽令將軍賴塔等兵攻取仙霞或康親王兵與額楚等兵兩路並進

夾攻江山縣賊寇二王亦宜遙爲聲援以赴機會

七月丙午

上以叛逆王輔臣再疏陳奏有蒙恩念及兵民槩從赦宥但如何安撫天語未及在事兵將未免瞻顧等語

特諭諸將曰前頒敕諭炳若日星且秦州等處投誠官兵已安插得所逆賊王輔臣豈不知

之若果歸順當遣伊子王繼貞或標員齎奏乃桀不遣發而本內詞語又復驕倨明係借端推諉希冀緩兵著將軍侯張勇速赴秦州會同大將軍貝勒董額等酌量留兵防守秦鞏等處速行進取平涼提督陳福速取固原夾攻平涼將軍畢力克圖統領官兵速往會將軍阿密達軍前都統海爾圖等速運紅衣礮赴平涼仍固守隴州斷賊後路

癸丑靖逆將軍侯張勇奏稱聞大草灘夷人乘虛窺伺乞回駐莊浪以便兼轄

上諭曰秦州鞏昌蘭州諸處雖次第恢復而底定全陝惟在速取平涼逆賊王輔臣一日不滅則秦省百姓一日不安將軍侯張勇應同大將軍貝勒董額等會商速定平涼不宜回駐莊浪如夷人果顯然作惡擾害邊民卽令總兵官孫思克回甘州防禦

八月己未陝西總督哈占奏稱興安叛兵與蜀寇合將逼西安請分諸將軍兵應援

上切責之曰始王輔臣叛朕以蘭州要地關係三邊令哈占發兵鎮守哈占稱西安要地不便分兵致蘭州諸處淪陷三邊搖動繼哈占復以西安要地屢疏請兵因將荊州大兵陸續調赴西安遂致荊州彝陵兵力單弱又延安爲諸路要衝曾命鄂善周有德等駐守哈占又誑奏鄂善等兵少留之西安致延安陷沒哈占封疆大臣每當議事不一體籌度但於已身所在常欲重兵自衞不求速定地方貽悞匪小今又稱叛兵與蜀寇合欲分諸將軍兵悉赴西安是哈占但知有西安置他處於度外矣且蜀寇何能便與興安叛兵合卽至西安不過因諸將齊赴平涼故爲聲揚欲亂我軍心分我兵勢耳諸將當益急攻平涼勿得稍緩王輔臣未滅西安潼關亦宜增兵勦禦

十月甲戌

上諭兵部頃大將軍貝勒董額等報興安賊衆犯商州大峪口川賊譚弘救平涼皆因王輔臣未滅我兵俱集平涼故諸賊乘隙侵犯欲分我兵力以援王輔臣今董額等官兵至平涼日久自宜作速攻取設使平涼未破而四川與興安之賊俱至大兵往來路阻後雖恢復平涼亦復何益若平涼破王輔臣滅則賊應援之念絕而窺伺商州之計亦阻陝西無可虞矣由平涼南山俯視城中甚悉若據南山放紅衣礮城中賊衆自不能支董額等速奪南山以取平涼可也

十二月戊午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董額以官兵攻平涼濠深地險城未能速下具奏

上諭曰逆賊久踞平涼皆因有糧可恃若斷其餉道則賊自窮平涼西北通固原要路大將軍貝勒等宜速斷截以困斃之

壬戌

上諭安親王岳樂曰招徠逆賊克取福建令大將軍簡親王副將軍希爾根將軍額楚總督董衛國等相機以行至於進攻長沙勦滅吳逆惟王是賴但恐逆賊覘知我兵進取長沙固守袁吉阻我兵行王或揚言取道別路出其不意或合兵前進或兵分數道在王必有定見其悉心籌畫萬全務速行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四

武功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正月辛卯

上諭大將軍貝勒董額將軍侯張勇總督哈占等曰秦省不能即定皆平涼未下王輔臣未滅之故目前攻取平涼最為緊要爾等宜相機公議速定平涼斷賊餉道綏靖地方

二月壬戌

上諭兵部大將軍貝勒董額等屯兵平涼已久賊寇尚未剿滅城池尚未恢復夫秦省不能即定川賊尚在窺伺者皆由王輔臣未剿滅平涼未克取故也其以都統大學士圖海為撫遠大將軍率每佐領護軍二名亟赴陝西總轄全省滿漢大兵斷賊餉道剿滅平固逆孽速靖地方大將軍抵平涼時盡收將軍敕印遇有分遣酌量給付其貝勒董額以下悉聽大將軍節制

乙丑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見駐寧夏滿洲蒙古大兵無人統轄其仍授都統畢力克圖平逆將軍印止以所部前鋒赴寧夏統轄滿洲蒙古大兵鎮守地方俟草青時酌調鄂爾多斯兵協力進取平固

己巳

上諭兵部據平南王尚可喜疏報賊犯惠州肇慶諸處省會危急朕思粵省要地倘有疏失為害不小頃雖調遣江西兵仍恐單薄今以兗州每佐領驍騎兵一名蒙古兵七百名調赴江寧其見駐江寧每佐領驍騎兵一名蒙古兵六百名及駐防徽州池州滿洲蒙古兵七百名令將軍哈爾哈齊統領馳赴粵東如有稽遲坐以失誤軍機之罪其哈爾哈齊所用平寇將軍印留付副都統科爾科代鎮守江寧其徽州池州餘兵七百名恐難捍禦地方或令見駐安慶提督移鎮池州或撥蘇州

駐防五百甲兵往駐嶽池將軍總督等公同酌量調遣至山東兗州戍防不可無兵大將軍圖海所統兵內分每佐領一名往山東駐守俟盛京兵到時遣發圖海軍前

辛未

上諭兵部前命康親王傑書為大將軍平定閩省伊奏先滅浙寇再進福建即允其請後授貝子傅喇塔為將軍進取黃巖乃借稱修橋造船展轉遷延為日甚久屢下詔嚴催始取黃巖前赴溫州時曾言紅衣礮至即取溫州今據伊報稱礮已齊集而溫州之得與未得並未聲明師行猶豫若此何時始得入閩王貝子率領大兵駐浙江曠日持久以致師老餉匱今溫州如尅期可取即當速行進取倘不能即克宜酌量分兵留守王親統大兵即克取福建如仙霞嶺路險難進或由分水關入或別從何道而進當相機作速進兵福建一定則江西之兵可以全力勦賊而吳三桂

亦可指日滅矣王貝子係朕懿親大小將弁皆素所信任當各効心膂奮力前驅如仍瞻顧不前則師益老餉益匱貽悞大事莫此為甚王等其勉副委任乘此事機作何進止速議以聞

甲戌

上諭兵部貝勒尚善等統領大兵往駐岳州將及二載並未移師前進作攻城破賊之勢因循坐守令師老財匱今因大將軍安親王由袁州進取長沙湖南逆賊遂欲分我大兵之勢來犯江廣前據報岳州賊衆分遣往援彝陵等處則岳州賊勢已分貝勒尚善貝子章泰公蘭布皆朕懿親委以重任都統朱滿護軍統領額司泰副都統路什阿晉泰前鋒統領噶爾闞等皆以勝任擢用巡撫韓世琦提督桑額亦以才幹著稱擢付封疆重任今岳州滿洲蒙古兵為數不少又提督桑額標下士卒頗多湖南賊勢既分即應整理舟兵為

進取岳州之勢可取則取不可取須覘賊虛
實或發兵過岳州攻長沙賊出卽擊殺之使
逆賊之勢潰亂不能分援他處則江西廣東
可以少息而大將軍安親王亦從容克取萍
鄉進圖長沙矣尚善等竝不思勦滅賊衆恢
復地方負朕委任之意又不切行偵探逆賊
情形度有機會奮力前進賊兵分援各處安
坐罔聞止知自守汛地各保身軀不能少進
尺寸若謂逆賊深其濠塹多用火器以傷我

軍如値大雨之時其火器尚可用耶總之不
實心任事致賊得以任意應援貽悞軍機莫
此爲甚若仍前不改逆賊何日得滅地方何
日得平尚善等以文到日卽宜作攻取岳州
發兵長沙之勢以分賊力倘有機可乘速行
進取又
諭曰吉安爲進通廣東要地今聞吉安爲賊將
高大傑等所踞應速發兵救援著見駐江寧
將軍哈爾哈齊於率赴廣東兵內選撥半馳

往南昌與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
根等會商卽於所帶兵及南昌兵內酌量派
出領赴吉安破賊解圍通入廣之路此路旣
通哈爾哈齊仍率兵赴粵其所留江寧之兵
交賢能參領大俟兗州兵到卽令遄往其吉
安情形竝移文大將軍安親王知之以便隨
機策應
戊寅
上諭兵部今大將軍安親王將賊固守之地攻

破賊已喪膽宜卽乘機直取湖南但我兵進
取湖南時逆賊吳三桂或撤諸處賊兵往長
沙抗拒亦未可知著行文荆岳大將軍王貝
勒等飭勒兵馬時加偵探乘機進勦
辛巳
上諭兵部今賊兵聲言斷關山道關山險要之
地將軍席卜臣總督哈占宜相地方緩急調
各隘官兵往守關山將軍侯張勇兼程速回
同將軍佛尼勒等堵勦出犯秦鞏之賊自後

一切軍機大將軍董額等一面奏聞一面具
報大將軍圖海知之
三月癸巳
上諭兵部今逆賊吳三桂分遣賊兵應援長沙大將軍安親王兵已經深入赴援之賊甚多恐相持遲延時日貝勒尚善等宜乘機速行攻取岳州倘未可取則分兵徑過岳州絕賊餉道若慮岳州兵力單薄可調武昌兵以資防守其彝陵諸處賊勢既分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察尼等或攻破彝陵上流賊衆或整理舟師以張渡江之勢俾賊潰亂不能救援長沙一帶倘有機會可進即渡江酌量速進至南漳逆賊既經退回即調南漳諸處大兵赴荊州併力破賊大將軍王等仍量留官兵同總兵官劉成龍防守南漳
辛丑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安親王軍已深入湖南亟宜添發大兵應援今大將軍圖海兵尚在

懷慶應以戍守河南兵每佐領驍騎一名選才能者署爲每蘭大領赴岳州其參領胡世巴額勒布暫駐懷慶再發京師每佐領驍騎一名與盛京兵一千五百名合爲一營令參領達漢泰沙禮領之抵河南日以盛京兵五百名留與胡世巴等防戍河南餘令達漢泰等率赴岳州前大將軍貝勒尚善等奏請添發每佐領兵四名便可分遣由雲溪驛赴長沙今所發禁旅並河南盛京兵已足每佐領四名之數此兵未到時若長岳二郡倘未恢復大將軍貝勒等酌撥官兵速援長沙與大將軍安親王合兵攻取平定湖南其盛京兵一千名速添發大將軍圖海軍前
四月庚申
上諭兵部今吳啓鎮倘之信受吳三桂僞將軍號總兵苗之秀等相繼以叛總督金光祖等降賊廣東變亂則江南江西殊屬可虞若閩粵諸賊會犯京口等處則江南兵單難以防

禦且江西告急自江南往援甚便官兵不可不增其調大將軍圖海所領盛京兵一千名及駐防兗州每佐領驍騎一名遣赴江南發京城每佐領兵一名駐兗州其江南滿洲蒙古兵令將軍華善用平寇將軍印統轄以學士薩海署副都統科爾科代為參贊副都統楊鳳翔以安南將軍印駐防京口其遣赴江南之兵到日將軍華善王之鼎及參贊大臣督撫等會同整飭軍馬以待調遣尋大將軍

簡親王喇布果請兵援江西

上諭曰粵東之事如此則長沙宜急攻取今貝勒察尼總督蔡毓榮旣回荊州則白河南發往荊州之兵可速遣赴岳州貝勒尚善亦分兵自陸路趨長沙與安親王協力進取簡親王等應即令將軍哈爾哈齊額楚等速取吉安與將軍舒恕等合兵禦閩粵諸寇以繼安親王大兵之後

五月癸巳

上諭兵部今聞南安餉缺閩粵諸寇來犯贛屬地方贛州旣危應速取吉安合兵勦賊簡親王等亟檄將軍哈爾哈齊額楚提督趙賴等克取吉安會合將軍舒恕額赫納之兵撲滅閩粵諸寇並檄舒恕等酌量倘可由贛攻吉即分兵夾攻之

六月丙辰

上諭兵部聞賊船七十餘隻自衡州來泊蒼頭鋪又賊兵三千來犯攸縣逆賊知安親王進

取長沙欲斷大軍後路窺伺袁州亦未可定江西旣發有江南大兵省城又有總督駐守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其以文到之日即檄無事地方官兵赴袁州駐鎮勦禦賊寇

戊辰

上諭兵部近覽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總督董衛國等奏稱尚之信背恩反叛逆賊孫延齡馬雄等分路來寇江西袁州諸處閩賊亦乘機侵犯江西逆賊吳三桂部下高大傑死守吉

安大兵尚未克復等語見在江西兵力單弱分布勦禦防守地方又欲接應大將軍安親王兵實難支應貝勒尚善請分岳州兵遣發江西大有裨益令阿晉泰韓世琦雖往長沙共自京師發出每佐領兵四名見到岳州可將兵合計量留防守其餘官兵卽令起程並嚴飭將弁兼程速往

十月壬申

上諭兵部據征南將軍穆占疏請令大將軍圖海率兵同赴湖廣再於荊岳彝陵兵內揀選發往以滅吳逆并進取四川雲南朕思陝西兵隨征各處勤勞備至運糧民多苦累若復進取四川恐征勦轉輸兵民重困平涼雖已底定軍中缺乏馬匹新附兵心猶未大定大將軍圖海及新附兵不便調往湖廣且荊州諸處有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尚善都統鄂內宜理布等統兵駐守又大將軍安親王岳樂統率大兵圍困長沙前令穆占率

兵抵湖廣日將荊州諸處兵每佐領配足十名又添撥蒙古兵及陝西湖廣綠旗兵隨往兵力不爲單薄今宜仍遵前旨施行迨克復地方其應設鎭守官兵調遣機宜與各將軍總督提督等議行著大將軍安親王順承郡王貝勒等探知穆占何處進兵卽相機應援

十一月辛卯

上諭兵部醴陵陷賊頃者賊又聲言犯萍鄉諸處朕思醴陵萍鄉爲安親王大將軍後路所關非細副都統席山雖已赴袁州仍恐兵力單弱今閩省已定建昌諸處似可稍紓大將軍簡親王及副將軍希爾根總督董衞國等量調建昌撫州樂平饒州南昌等處滿漢官兵速赴袁州萍鄉諸處同副都統席山楊古代總兵官趙應奎等協力勦賊疏通道路仍閒道移會安親王若可發長沙兵量行速發夾勦

丙申

上諭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等曰爾等故違指授遲延時日以致逆賊得開四出應援今荆岳之兵安處日久馬皆肥壯著將軍穆占速赴湖廣簡選荆岳彝陵士馬由岳州趨長沙接應安親王兵若長沙軍無虞或出彝陵或取岳州或由荆州渡江便宜進發

十二月己巳

上諭兵部賊衆來援吉安又聲言犯萍鄉賊帥馬寶等率賊兵已至永新安福並欲為吉安

救援朕思逆賊吳三桂知我荆岳大將軍等斷不進兵故身往常德調集賊衆併力於長沙吉安將軍穆占速選荆州士馬相機前進以分長沙吉安賊勢平定湖南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等嚴飭所部保固疆圉

康熙十六年丁巳正月庚寅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公圖海奏稱二月進取漢中興安將軍侯張勇以為宜俟秋成再舉

上曰大兵即克復漢中興安須設重兵重兵一設則運餉維艱若俟夏秋進取又頓兵曠日虛糜糧糗令將軍穆占方勦吳逆機不可失圖海等其暫停漢興之役留滿洲蒙古兵一萬同綠旗兵防守秦州諸隘分兵五千遣大臣一人統赴荆州到日順承郡王等量留官兵防守荆州彝陵諸處乘穆占由岳州長沙進取湖南時相機渡江破賊

庚子

上諭兵部簡親王喇布疏報來援吉安賊衆宵

遁或因將軍穆占進兵長沙聞風掣回或謀潛襲袁州俱不可料今吉安已調建昌諸處官兵簡親王喇布等宜乘機速行攻取吉安至於袁州所繫甚大宜分兵固守勿致疎虞總督董衛國其檄令總兵官趙應奎協力防禦

三月甲申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今閩地悉定大將軍安

親王圍困長沙已久將軍穆占復帥師進剿
將軍鄂內統兵水陸赴岳殲滅吳逆蕩平諸
寇在此一舉康親王宜及兵威大振之時分
遣官兵同耿精忠兵進取潮州其進剿留守
機宜速議以聞又大兵分路進擊逆賊不暇
窺贛其授署副都統莽依圖爲鎮南將軍精
簡士馬夾攻廣東以副都統額赫納署副都
統穆成額叅贊軍務令侍郎舒恕量留甲兵
同巡撫佟國楨總兵官哲爾肯鎮守贛州諸
處至江西建昌諸路大兵俱已撤赴吉安簡
親王軍士卒甚衆酌撥每佐領兵三名合在
贛大兵令莽依圖共選每佐領兵六七名俟
康親王所議俞旨到贛即率之前進

乙巳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荆州坐塘筆帖式報
賊犯遠安旋復退回逆賊或因我兵進取長
沙岳州虛聲牽制亦未可知大將軍順承郡
王勒爾錦等應作進兵之勢揚言渡江以疑

賊兵尋定遠平寇大將軍和碩安親王岳樂
等奏逆賊吳三桂糾聚賊衆死守長沙
上曰勒爾錦等作速勒兵臨江再令圖海整飭
陝西滿漢官兵進扼漢中要路移檄聲言進
兵以分賊勢倘機有可乘即行進剿

丙午

上諭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等曰爾等
將王府佐領下兵及大兵內選有馬者每佐
領三名速發贛州此兵到日將軍莽依圖等
即選足每佐領七名速赴韶州仍與尚之信
相間令立圖內應袁州乃安親王大兵後路
其以滿洲兵每佐領四名以上及自安慶發
往綠旗兵一千並付額楚俾赴袁州屯駐爲
安親王後繼前所送馬及礮抵袁州付與來
迎官兵額楚仍添兵護至長沙共吉安新復
簡親王可偕多諾統每佐領兵三名及自安
慶發往綠旗兵五百名並城守官兵駐鎮吉
安更撥每佐領兵一名添發贛州令侍郎舒

恕統領防守其餘缺少馬械之兵並綠旗官
兵付副將軍希爾根提督趙賴令回南昌整
繕候調簡親王同理事官麻爾吉酌遣幹員
齎諭招撫原任貴州提督李本深巡撫曹申
吉廣西提督馬雄將軍孫延齡等孫延齡果
否身死並著偵探的信奏聞

四月戊午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公
圖海奏稱臣令駐防秦州寶雞官兵進
逼禮縣驛門諸處隨移檄聲言大兵分
路進勦今欲親統重兵深入四川但恐
時多霪雨輸輓艱難當俟機會酌量前
進

上曰令將軍穆占協勦長沙貝勒尚善與將軍
鄂內水陸攻岳故逆賊吳三桂親赴長沙集
諸路賊兵死守湖南我兵若乘此機各路進
勦則吳逆指日可滅計在陝官兵爲數甚多
當此逆賊勢分之時若不進逼四川則坐糜
糧餉殄賊無期大將軍公圖海其仍遵前旨
速行進發

五月乙巳

上諭兵部前安親王岳樂等疏請紅衣礮隨已
發往今聞袁州到長沙道路險阻運礮夫役
既多爲費實繁若礮一到即得長沙則解送
固宜倘難猝拔則送亦何益今安親王兵久
入湖南馬多致斃已自京撥馬陸續發往今
將軍穆占率精兵會勦猶未克取長沙與賊
對壘如故我兵甚衆芻秣無多即馬到長沙
勢必坐致疲瘦不堪驅策可令馬匹暫停袁
州紅衣礮暫留南昌溫代先赴安親王岳樂
將軍穆占等軍前詳議以聞

六月辛酉

上諭各省王貝勒大將軍將軍總督巡撫提督
等曰逆賊吳三桂背恩倡亂散布僞劄誘惑
兵民迫脅官吏以致生民塗炭所在騷然今
各路大兵勦撫並行平涼福建廣東等處相
率平定文武大小官員兵民人等俱被恩賞

安插得所惟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官員兵民
人等仍陷賊中未得歸正念此等俱受國恩
必非甘心從賊蓋有懷忠義之心而無脫身
之路者亦有身被迫脅懼罪疑畏者今大兵
雲集不日蕩平賊寇玉石難分朕心深爲不
忍今特頒敕諭概示招徠凡在賊中文武官
員兵民人等悔罪歸正前事悉赦不問仍照
常加恩或有擒殺賊首投獻軍前及以城池
兵馬來歸者仍論功優敘爾等即宜布曉諭
以副朕寬仁矜全之意

庚午

上諭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曰據筆帖
式塔穆哈圖報潮州劉進忠已於本月初六
日投誠今劉進忠復遺書吳三桂爲平南王
尚之信舉發是劉進忠投誠本非真心不過
勢窮就撫耳又總兵官劉炎所遺吳三桂書
亦皆搜獲其心迹與劉進忠畧同此等皆心
懷反側久留潮州必致生變若果已投誠康
親王等即托言欲與相見以計撤回留駐福
州設或遲疑不至速行奏聞劉進忠等既撤
則令將軍喇哈達以兵之半守漳泉都統賴
塔率其半守潮州仍令尚之信遣原任潮州
總兵官王國棟盡率其標兵詣賴塔處協守

七月丁酉

上諭兵部將軍穆占速行分道進勦湖南其進
兵機宜仍行奏聞又大將軍貝勒尚善等前
奏須得鳥船始可破賊已命江蘇巡撫慕天
顏督造今將軍穆占即統兵到岳州亦必俟

鳥船告竣然後進攻度鳥船到彼正當隆冬
水涸難以前進若俟來年水長進兵勢必坐
守岳州虛糜日月穆占宜勿赴岳州以兵會
簡親王規取衡永諸處遏賊後路如此則粤
東得以寛緩而粤西欲降者亦可乘間來歸
穆占等其即率岳州官兵速赴茶陵攸縣與
簡親王兵合協力進取衡永諸處

九月丁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逆賊吳三桂憑江湖之險抗拒大兵為日已久若不速行勦滅湖南民困無有已時聞逆賊多備鳥船戰艦死拒我師我師亦宜倍製鳥船沙船多載糧米由岳江入洞庭盡占江湖斷賊糧道夾攻岳州如事屬可行應遣賢能大臣官員會同督撫尅期造船多設水師營兵同大兵齊進期於一舉滅賊但增船破賊事關緊要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尚善等身在地方與賊逼近應否舉行著速議以聞勒爾錦等議逆賊造船未已長江關係最重目今賊舟漸增若豫行添造鳥船沙船以載數月之米甚屬有益

上命添造鳥船六十艘沙船一百艘戶部尚書伊桑阿赴江南同該撫速行督造俟船將告竣量發綠旗官兵前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四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五

武功三

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庚辰征南將軍都統穆占奏稱吳逆自茶陵失守饋餉不給軍士胥怨民多竄避但茶陵等地方新復亟須堅守臣偕安親王等諸路兵知會到時相機進取湖南若逆賊韓大任等逸入楚境江西大兵宜追躡至湖南庶賊可撲滅新復地方亦得無虞

上曰前命平南王尚之信率兵赴韶州會將軍額楚等由樂昌進宜章郴永其進兵可否尚之信等尚未奏知穆占所領陜西荆岳諸處將士皆經簡擇平定湖南惟此精兵是賴茲當逆賊窮蹙之時即宜速定湖南殄滅兇醜不可待尚之信等兵坐失機會至江西大兵現在征討韓大任平賊之後自有措置豈可懸揣即行指示穆占亦不必待江西兵至湖

南即鼓行滅賊亟靖疆埸安親王亦宜速遣提督趙國祚赴茶陵其逆賊地方失守軍怨民逃情形可移會荆岳長沙大將軍王貝勒等知之

二月辛未

上諭兵部傅弘烈既以兵少請濟師平南王尚之信可發精銳萬人多備火藥火礮速赴廣西應援將軍賴塔會同靖南王耿精忠選藩下兵千人並劉進忠標兵五千人付與都統馬九玉亦令疾趨廣西從莽依圖傅弘烈等併力破賊莽依圖傅弘烈以謀勇兼備並見倚任宜共相和洽同心協衷共濟國事滿漢兵士務令輯睦偕尚之信馬九玉等兵及前所調將軍額楚等兵至或一路進發或滿洲綠旗分二路進發公同詳酌定議以聞

三月戊寅

上諭兵部頃以江西底定因命大將軍簡親王進取永州寶慶遣將軍舒恕防守韶州南雄

相機而行又令平南王尙之信發兵赴廣西調將軍額楚等自肇慶赴梧州令諸路並進滅寇恢疆正在今日總督金光祖又稱賀縣開建乃粵東門戶最爲緊要地方守此二處則兵餉可由封川輓運今閱報文將軍莽依圖傳弘烈自平樂回軍倘莽依圖等還至肇慶德慶俾賊得據賀縣開建爲死守之計則復圖進取良屬不易梧州諸處將不可保卽恐東粵亦或至動搖莽依圖等宜固守賀縣開建諸處如遇有機會可乘卽行前進金光祖督運糧餉以給大軍毋致有悞

甲申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岳州前後船艘多於賊數倍合此船破敵何難之有乃尙善統大兵駐岳已經數年未一大創賊寇今大將軍安親王岳樂旣克平江江西湖廣道路已通俟公溫齊等兵與陝西調往之兵抵岳州日尙善可率所部大臣及每佐領兵五人赴長沙駐守令安親王率所部大臣選每佐領兵五人恢取岳州其進取岳州時應遣將軍鄂內率舟師前進陸地則令滿漢官兵實土蘆國排列挨牌進逼賊壘晝夜火攻俾賊水陸應援不暇江之南岸石首縣城卽宜攻取令水陸兵連營江岸或另立一營扼湖之險更於南滸港地方水陸立營斷賊後路安親王總統官兵相機勦援庶爲有濟不必令舟師往泊君山無用之地若準此而行斷賊餉道必能克取岳州矣

乙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韓大任旣抵福州其江西追勦官兵度已回汎大將軍簡親王宜乘此機會統率大兵亟勦湖南逆賊一應機宜可與將軍穆占定議或併力會勦或分道進發相機速行一面奏報等征南將軍都統穆占奏請令簡親王兵與臣所部兵會合一路自茶陵取郴州耒陽諸處卽自永

州渡江直向衡州

上曰簡親王整頓軍馬速與穆占會合詳加籌畫令江西萬無他虞保固茶陵諸處及大將軍安親王後路然後會師一路進發平定湖南其護軍統領哈克山追勦韓逆直抵福建軍士馬匹羸乏可將現在南昌馬一千解至簡親王軍前均給缺馬軍士又

諭曰今逆賊侵犯潯州諸處梧州高州所關最要將軍莽依圖可駐鎮梧州若遇高州諸處有警即行應援將軍巡撫傅弘烈整頓上馬俟進兵平樂桂林與將軍額楚都統勒貝署副都統穆成額同行如兵力未足許於莽依圖等兵內量調前進

丙戌

上諭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公圖海曰卿前疏言秦地遼濶留守兵單今當進取漢中興安之期度果萬無一失有易復之機仍行進取但秦地所係重大卿等親率大兵前進而

王進寶孫思克等倚任諸臣俱在戎行脫行後更有他虞殊難過禦宜暫停漢興之役固守所在要害廣布恩威從事招撫俟後有可取之機再行奏聞

閏三月辛丑朔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奏報麻爾吉等抵吉安稱孫延齡爲吳三桂所殺馬雄病死

上曰馬雄孫延齡雖死其餘黨尚踞粵西理事官麻爾吉等仍同簡親王軍偕行以朕赦罪論功之意概行曉示其被脅從賊之人有悔罪投誠者即行招撫

丁巳

上諭兵部今當逆賊震動之際穆占急宜進兵郴州耒陽以分賊勢耒陽諸處克復即於上游渡江斷賊歸路與安親王協力勦寇如江未可渡則作渡江之勢畧定沿江北岸地方以張安親王大軍聲勢

庚申

上諭兵部據將軍穆占奏偽將軍林興珠赴大將軍安親王軍前投誠逆賊俱無固志岳州長沙相距頗近貝勒尚善必已聞知前尚善等疏稱俟添造鳥船皆至前破湖賊今方逆賊震讋之時若有隙可乘不必俟船齊備即以現在船隻進攻仍錄穆占所奏示尚善及順承郡王知之

己巳定南將軍額駙華善奏稱茶陵為江西門戶重地將軍穆占留兵甚少恐吳逆乘間自衡州出犯安仁攸縣諸處請增發大兵為防禦計

上曰茶陵攸縣關係江西全省將軍穆占因聞安親王渡江故率兵深入乃安親王實未渡江倘逆賊間道來侵江省可慮簡親王與將軍華善前鋒統領希佛學士薩海等共商鎮守茶陵諸處以兵付護軍統領哈克山由穆占進兵之路急行追及併力破賊穆占軍前聲息及逆賊情形簡親王不時奏報

四月甲戌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韓大任之兵新經招撫不宜聚處一軍著大將軍康親王參贊大臣將軍耿昭忠及該督撫提等詳議將撫提標舊兵與新附之兵相參配合以足兵額其統轄官員著該督選擇題補

五月庚子朔

上諭兵部偹事宜昌阿奏稱水陸大兵進攻岳州貝勒尚善等宜熟計萬全以期速剋既克之日即乘虛速取常德澧州諸處勿令賊得為備尚善等前以所在逗遛貽悞大事今宜殫心竭力勉圖自効毋得仍蹈前轍玩日稽時

六月壬辰

上諭兵部覽大將軍簡親王等奏逆賊以大隊犯永興有必死之形由我軍每佐領一二人或數百人所在遣防兵勢太分以致失利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其速收可緩之地所

有防兵還駐要害會合羣力大創永興賊鋒務期剪滅凡摧寇破賊必審己量力可擊則擊之如賊衆我寡即宜調集諸路合為一軍壯其聲勢以圖攻勦倘株守新復城池以已經駐鎮憚於旋師遲留疑畏於大事殊無所濟爾部明白移文速傳示穆占簡親王知之

乙未

上諭征南將軍穆占曰今逆賊既併力郴永將軍穆占可盡撤開地防兵擊敗犯郴賊寇保固廣東江西勿致疎虞并令大將軍安親王速遣兵赴大將軍簡親王軍至日簡親王等大振軍威勦除郴州永興之賊更令廣東韶州總兵官尚之瑛遣副將一員率樂昌綠旗兵二千速赴郴州聽穆占隨宜調遣仍授和碩額駙華善將軍印馳至永興總統鎮守以署副都統多諾叅贊軍務至於碩岱等失利即宜逮繫嚴加處分但因穆占調取官兵所在分防致兵力單薄遂爾失機其悞事之罪

穆占及碩岱俱不可辭碩岱等各暫留原任立功贖罪

是日

上諭康親王傑書等曰頃聞海澄援師退回朕心甚為被困官兵憂之此非尋常事宜奮力急為救出切勿遲疑畏難滿漢官軍閒散人及廝役有能倡率衝敵直過濠溝抵於海澄救出被困官兵者准克復上等府城例從優議敘給以官職將軍以下將士即從前屢有失利退縮之罪俱從寛宥不必顧戀城池但使被困官兵得出即為克奏膚功也大將軍康親王將軍賴塔喇哈達總督姚啓聖提督石調聲等概行曉諭滿漢官兵期慰朕懷

丙申

上諭兵部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克復永興茶陵等九州縣之地我兵立營及賊壘所在令詳悉繪圖具奏岳州水陸駐兵形勢并賊所立營亦令詹事宜昌阿詳悉繪圖具奏

七月甲辰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福建所報海賊劉國軒等攻取同安水陸犯泉州前大將軍簡親王奏永興諸處賊勢稍退已飭將軍穆占撤閩地之兵鎮防險要而大將軍安親王所遣援師已抵攸縣岳州大兵復水陸齊舉賊欲深入能不懼歸路阻絕耶向以永興警急江右可虞因令署副都統岳爾多率師赴江西今閩中事迫岳爾多仍率師赴福建并移文

江浙督撫將軍等速各撥馬千匹給岳爾多兵俾兼程馳往副都統馬思文自京率往漢軍兵四百名亦與岳爾多同行移文大將軍康親王備大船於浦城迎取大兵勿致有悞將軍王之鼎標兵六百名不必率往福建可仍留京口現今所發漢軍兵一千令副都統官保率赴江西南昌候陝西所遣兵至江西視何處當用卽協力從事並移會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知悉

是日

上諭兵部福建海逆猖獗事勢急迫因令前赴江西署副都統岳爾多仍率兵赴福建江西關係重大其傳示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等令前進擊賊倘非至急惟擊退侵犯永興諸處逆賊俾不能進薄江西福建乃為最要穆占等其同心詳酌力禦賊寇保固江西使萬無一虞以副朕懷

辛酉

上諭兵部頃因海逆猖獗侵犯漳泉已調靖南王耿精忠侍郎達都率潮州兵往援今若撤還副都統尙之璋則潮州止餘總兵官馬三奇駐守宜令尙之信速趣提督侯襲爵前赴潮州并量發官兵以補尙之璋之缺同侯襲爵馬三奇協力固守又

諭曰海逆犯漳泉事在迫急浙江總督李之芳巡撫陳秉直量留兵守浙江而於各營兵內酌便抽選二三千人遣往延平至浙江兵丁

屢經調發福建浙地兵力單薄該督可召募
有資力壯健兵丁五千人分隸各營

壬戌

上諭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尙善曰我船
甚多諸將亦衆公溫齊副都統杭奇德業立
等似宜酌遣一員於陸路賊雖各路赴援諒
皆小舟少有巨艘兄巨艘非旦夕可成我沙
船兵亦宜抽調陸地調時毋令賊覺諸路調
來綠旗之兵酌量令屯九貴山或貝子章泰

或公溫齊副都統杭奇以一人駐守立營之
時仍宜兼顧三眼橋地方賊若遁走即宜進
勦蓋兵貴神速也貝勒等覘賊得毋藐忽賊
雖非我敵猶必愼爲之防至岳州一克即宜
分兵往取湘陰長沙前雖有敕旨命克復岳
州之後即進取常德澧州今思深入常澧賊
或襲我後饋餉不易渡馬亦難總宜臨時相
機而動至於賊船僅四十餘我船甚多宜載
火器於小舟乘夜擾之勿使寧息近岳州安

塘筆帖式報我兵奪賊一船復沉其一船詹
事宜昌阿身在彼地嗣後一切應報事宜可
悉奏聞

八月甲申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
可不速行攻取乘此民心讐賊羣相內嚮之
時朕欲親統六師躬行伐罪若逾此機恐滿
兵不耐水土因而挫銳所遣諸將軍破賊無
期後雖勉圖終成掣肘國家所賴在於僉謀
此外如有早戡逆亂救民水火之策並宜預

籌爾等其詳議之

九月辛丑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覽大將軍簡親王等奏
逆賊吳三桂已死渠魁既殞賊必內變諸路
將軍宜乘時各統大兵分路進勦克復疆圉
永興賊既遁去簡親王宜由茶陵赴安仁進
逼衡州其永興官兵勞苦已久可駐茶陵諸
處暫息自陝西調來副都統鄂岱所領每佐

領兵二人不必遣赴茶陵即留岳州軍前大
將軍貝勒察尼等務水陸夾擊速取岳州
戊申
上諭兵部吳三桂已死諸逆潰變之際宜急取
岳州動支如許錢糧營治舟艦入湖三月餘
況將軍林興珠獻策甚明俟湖水盡涸我船
與賊船俱無所施彼時多製舟師無不足用
我之戰艦兵卒頗屬有餘豈可推諉使大事
中阻今宜於南靖港君山高家廟諸處俱立

營壘斷賊糧道務須困取岳州至於君山高
家廟諸處既需大隊應令副都統官保所率
之兵毋往江西改赴岳州聽貝勒察尼調遣
如舟師必難久頓湖中其速以狀聞
甲子
上諭兵部乘此逆賊驚擾之時大兵亟宜前進
勦撫並用綏定疆圉授平南王尚之信奮
武大將軍統兵赴永與郴州諸處會合大將
軍簡親王將軍穆占等併力同心以圖進取

將軍莽依圖額楚傅弘烈總督金光祖等各
駐本汛相度機宜規定廣西應給尚之信敕
印準滿洲大將軍等例遣內閣官員齎往
十月丙申湖廣巡撫張朝珍奏稱各路
軍前投誠官兵發臣標効力者甚衆其
間臧否莫辨請以臣標投誠効力各弁
並嗣後自軍前發來官兵分布安插於
江南河南內地
上曰今值勦撫並用之時若以現在武昌投降

官兵安置江南河南誠恐後此來歸者必致
疑畏不前大將軍順承郡王貝勒察尼等其
勿令若輩聚處隨宜分布安置於湖廣諸處
俾各得其所
十一月辛亥
上命加山東按察使何毓秀太常寺卿工部郎
中張光岳太僕寺卿奉天府治中佟啓
聖通政使司左通政安邱縣知縣胡端
通政使司左參議行人司行人崔啓元

鴻臚寺卿武鄉縣知縣齊滰通政使司
左參議各齎
敕諭往諸路大將軍軍前招撫陷賊官員兵民
敕曰自逆賊吳三桂煽亂以來所在官民多被
誘惑故陷身賊中莫能自拔朕已洞悉情形
屢頒敕諭廣示招徠開其自新之路今逆首
吳三桂已伏天誅念在彼脅從文武官員兵
民人等皆朕赤子素受國家恩養必非甘心
從逆或志存忠義遲回待時或勢被迫驅無
由歸化朕甚憫焉茲特命爾等齎敕往陝西
大將軍長沙大將軍岳州大將軍征南將軍
揚威大將軍荊州大將軍等軍前特行招撫
爾等曩在滇黔素多親識易於開導必相信
從須宣布德音相機勸諭務令陷賊人員翻
然悔悟爭先來歸有密謀內應擒斬賊渠及
率領兵民獻城納款者俱赦其前罪論功敘
錄加恩安插俱令得所煌煌諭旨昭如星日
爾等奉茲委任務須殫心籌畫勿失事機或

親身徑前招撫或先遣人繼諭後乃親往俱
同各將軍等酌量而行若招撫成功量功大
小從優議敘加恩爾等其勉圖報効以副朕
定亂安民至意

康熙十八年己未正月甲子

上諭兵部頃筆帖式馬爾賽去時令其傳諭諸
將軍今岳州既經克復應發兵一枝從荊河
口渡江立營於華容石首之地以為根基若
由華容石首前往常德澧州一路水潦難行
且諸將軍亦曾奏此路水澤甚多艱於前進
今在岳州滿漢官兵甚多宜乘賊未及固守
湘陰之先水陸並進乘機急取湘陰即望長
沙進發若少遲疑觀望則賊堅守城池湘陰
江中水洲恐賊立營其上預備火器我舟師
欲過甚難不可不乘其未及堅守城池江洲
之先急取湘陰也岳州地最險阻偏師足守
其取湘陰往長沙應令貝子章泰署前鋒統
領杭奇率每佐領滿洲甲兵十名提督桑額

總兵官萬正色全率所部綠旗兵整備大礮鳥鎗火器水陸夾攻著行文大將軍貝勒及安親王等知之

二月戊辰安塘筆帖式報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已復長沙今亟進取衡州

上諭貝勒察尼等曰賊失岳州長沙諸要地正當驚惶騷動之時乘機進取衡州擊滅逆賊殊爲要務宜將岳州所有大兵并船礮速行多撥增發大將軍安親王軍前大將軍貝勒察尼等除先遣總兵官張忠標兵外今更速發滿洲大兵多撥船礮迅赴長沙此勦滅衡州賊衆較諸處不同所調岳州舟師火器早至一日於大事有一日之益調遣船礮官兵如或稍遲使賊江中置樁預爲堅守阻我舟師致遲進取衡州事機則皆貝勒察尼悞之也諭到貝勒察尼卽撥舟師火器速發安親王軍前於滅賊機宜勿致有悞其大將軍簡親王等亦已率兵進取衡州兩軍相合之後

總用大將軍安親王印信協力勦滅逆孽恢復衡州諸路如有分兵之處仍各用大將軍印信施行

甲戌先是海逆鄭錦乘耿精忠叛竊據漳泉諸郡後耿精忠降諸郡以次收復鄭錦屢敗仍遁入海而厦門金門猶爲所據

上欲乘勝蕩平海逆乃厚集舟師規取厦門金門二島以圖澎湖臺灣又以曩時征取厦門金門曾用荷蘭國夾板船特諭荷蘭國王令具夾板船二十艘載勁兵協力攻取二島至是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等議奏戰艦水師未備荷蘭國舟師又不能預定來會時日海賊現據海澄厦門之固勢難急圖

上曰征勦海寇調發滿洲綠旗官兵甚多福建經制兵外又增兵數萬授水陸提督爲將軍以統之宜乘此兵力速行進討若如大將軍

康親王所奏需以歲月則供億煩費必將撤還大軍海寇何由殄滅其令康親王會同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等詳議以聞

是日

上諭平南王尙之信等曰今長沙岳州諸處俱已恢復偽將軍總兵文武官員船艦兵卒來歸者甚衆又彝陵州對岸之鎭荆山盤踞賊寇盡行潛遁分逐諸路潰敗之賊多所斬馘大將軍順承郡王等已渡江平定湖南安親王又進取衡州諸處宜乘此各路賊寇渙解之際平定廣西大將軍平南王尙之信將軍莽依圖舒恕額楚傅弘烈總督金光祖等勿失事機速定廣西

乙亥

上諭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等曰勦滅海寇事甚重要其令江南浙江總督京口將軍發江浙戰艦各百艘於進勦期内送至福建仍許福建增兵二萬大將軍康親王等并檄荷蘭國迅調舟師務令如期而至

庚辰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今岳州彝陵之賊以舟來降長沙之賊焚舟潰遁諸處賊寇困蹙逃竄無有舟楫宜固守荆襄乘機速滅賊黨貝勒察尼酌留官兵於岳州水陸齊進速會順承郡王軍合力亟取常德沅州鎭遠諸處至恢復常德諸郡之後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察尼等會同安親王簡親王等作何進取雲貴定議具奏其大兵進討雲貴宜設將軍總督巡撫提督隨大兵進征吏兵二部開列應補者以聞

三月庚戌

上諭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等曰頃因定海舟師少已特增兵今荷蘭國人爲寇所阻何以不行撲滅俾得前行音問既未能通舟師必不能如期而至如此則我兵遇有機會可不俟荷蘭舟師即進勦耶抑必俟彼船

至日方舉事耶茲以剿蕩海寇增調師旅修理戰艦糜費軍餉甚多大將軍王等宜規取廈門金門速靖海氛不必專候荷蘭舟師

四月壬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覽學士孔郭岱等奏報廣西悉已底定宜速移文令簡親王及穆占等之兵不必進廣西但莽依圖舒恕額楚等兵力稍單簡親王及穆占等兵內選有馬精兵每佐領三人或四人遣前鋒統領希佛率

赴莽依圖等軍前於通雲貴要路宜從何路協力前進公議進發至於廣西現無官兵平南王或宜同大兵前進或宜駐廣西適中要地亦同將軍大臣等共議而行其彝陵兵徒爾坐守似屬無用宜整繕甲兵自歸州巴東作進兵狀以制之巴爾布本在彝陵郎遣彼往歸州巴東效力并令都統噶爾漢等率兵同總督楊茂勲提督佟國瑤等前進宜由何路協力撲滅山賊或規取興安聽其酌量而行

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戊戌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進取四川以滿洲大兵爲後應最爲要策宜令將軍吳丹繼將軍王進寶軍之後將軍鄂克濟哈繼將軍趙良棟軍之後陝西已有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巡撫杭愛巴錫等鎭守宜令大將軍圖海飭師前赴漢中接濟進蜀諸軍糧餉鄂克濟哈率漢中滿兵馳往合之吳丹官兵均分統率以

爲王進寶趙良棟後繼轉餉源源不絕相隨而進

丁未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將軍趙良棟攻克白水壩青川招撫龍安成都指日可復將軍王進寶亦分兵三路於正月初旬進逼保寧逆賊王屏藩等困迫必各潰遁其移檄嚴飭楊茂勲徐治都等乘機急取重慶夔州剿禦逆寇如遲延觀望悞此事機嚴治其罪

甲寅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將軍趙良棟等軍深入四川保寧重慶夔州諸處速宜平定將軍吳亶王進寶等軍雖抵保寧必於蟠龍山相對立營果爾則恐稽時日今宜面蟠龍山分兵堅壘別遣一軍渡昭化江壁錦屏山下滿漢兵合勢以規取重慶夔州若下重慶諸處則保寧賊兵歸路阻絕可計日而克假使賊衆勢迫來降則民免重困而全蜀亦不久大定矣

二月辛酉朔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今成都保寧皆已恢復宜乘此機會速定雲貴四川既平湖廣已屬內地其令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子準達都統范達禮等盡率所部兵泝流而上規取重慶順承郡王等即於重慶駐守將軍吳亶鄂克濟哈與趙良棟等同進取雲貴吳亶鄂克濟哈於順承郡王軍中簡精銳馬兵將之前行總督楊茂勳提督王之鼎駐守成都將軍王進寶駐守四川徐治都還軍守彝陵荊州等處

丁卯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成都保寧順慶諸府今已恢復四川底定湖廣大兵今正分道進定雲貴其廣西滿洲綠旗大兵休息日久亦當乘機速進大將軍簡親王喇布每佐領兵一人於桂林其餘官兵盡率之往屯柳州大將軍平南王可駐守貴縣將軍莽依圖馬承廕都統馬九玉總督金光祖等可各率所部官兵并酌調平南王藩下官兵分道進取雲貴

庚辰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今四川底定大兵宜速赴重慶進取滇黔否則逆賊復犯重慶亦未可料其移文吳亶鄂克濟哈即馳赴重慶精簡士馬進取雲貴

三月癸卯

上諭兵部頃簡親王喇布奏馬承廕反叛恐此賊自廣西侵犯廣東今閩疆悉定可令將軍賴塔卽率滿兵二千馳赴潮州防守廣東全省

己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今楓木嶺辰龍關俱已恢復四川廣西悉皆底定雲貴不日可平若行招撫更可速定雲貴人民得早安其生張起龍本吳三桂屬下之人宜使招撫雲貴可貰其罪著捧敕前往

七月辛卯

上諭兵部初馬承廕及所部官兵背叛蹂躪嶺土擾掠生民罪惡已極後見湖南平定廣西恢復窮追請降朕欲生民早獲寧息悉貰前罪封以伯爵授爲將軍仍令管兵標員亦分營補用及大兵規取雲貴無故背恩復叛致悮征討大事今因兵敗勢蹙復窘急來歸令內閣學士薩穆哈速往撥滿漢官兵押送馬承廕及標下守備以上官來京其標兵令督撫提鎭等分隸各營汰其老弱獨兵亦宜散置切勿令其黨聚廣東諸處被難人民詳察遣還故土提督哲爾肯可屯駐柳州

八月庚申

上諭兵部廈門金門諸處悉設兵鎭守福建大兵宜量行撤還將軍喇哈達副都統馬思文率千人守福州副都統紀爾他布倭申巴圖魯率千人守漳州兩軍悉令喇哈達統轄餘兵一千令尙書介山侍郎吳努春率之回京

又

諭曰閩省近海要區總督提督標下可各設五營兵五千人巡撫標下設二營兵千五百人至通省防守兵依舊額留五萬一千七百五十人餘一萬九千九十五人俱行裁汰提督駐鎭海澄其銅山廈門諸處分設總兵官副將鎭守現在水師留二萬人其餘五千人亦行裁汰

己巳

上諭兵部廣東省會地關重要合計廣西現有大將軍簡親王兵及將軍莽依圖兵與都統馬緝等率往之兵每佐領共有二十八人令宜檄簡親王令簡軍中精騎每佐領五人俾副都統博濟率之馳赴將軍賴塔軍協守廣東省城并檄馬緝速赴簡親王軍至所撤福建兵已就道者令其來京如未啓行仍暫留福建總漕帥顏保現在江西吉安令率所部速赴廣東視南雄韶州何地緊要酌量駐鎮以安輯人心

壬申

上諭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曰聞南寧距雲南邊界路僅七站向因逆賊尚之信馬承廕背叛或未可輕進今若輩皆已無濟復何所瞻顧而遲延也現在廣西滿兵每佐領幾三十人宜精選強壯有馬者十人益以綠旗官兵協力進勦賊可立破矣王其速圖之

進兵之時令巴爾堪哈爾哈齊爲參贊大責以軍前報効

閏八月己丑

上諭兵部令進取雲貴爲期已近將軍吳丹率兵進瀘州取合江仍兩路進取雲南湖廣大將軍將軍總督等宜速取貴州大將軍公圖海等趣所調陝西兵往四川海潮龍感戴國恩率衆獻地先機効順可嘉授爲懷忠將軍令統所部爲前導破賊至賊帥張國柱李本深王會高啓隆俱係舊臣或一時迫脅降賊亦未可定宜如招馬寶等例書赦罪敕馳驛發趙良棟相機招撫陝西四川督撫等速運糧餉毋悞兩路大兵進勦機宜

九月乙丑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將軍噶爾漢等奏逆賊譚弘率衆至巫山譚弘小醜耳我兵但奮力進擊彼自澌滅將軍噶爾漢提督徐治都等其溯江而上速定疆圉大將軍貝子章泰

等果如前疏訂期亟進克復貴陽賊勢何至滋蔓今宜令章泰同將軍蔡毓榮等於文到日速進取貴陽以圖遵義四川諸將若能奮擊雲南貴州出犯之賊則譚弘無所逃匿自當擒陷今宜令專意進勦勿復觀望前此曾命總督哈占馳赴將軍吳丹軍今宜令由保寧江直進破譚弘以會吳丹并行文大將軍圖海酌發軍中滿漢兵為之聲援以分賊勢至運餉四川不由彝陵逕俱自陜西轉運敘州兵餉度可無虞頃令護軍統領佟佳等率增發四川滿兵赴原指之地其漢軍官兵一千人文到日即由荊門州一月內赴彝陵鎮守著戶部郎中額爾赫圖馳赴彝陵趣將軍噶爾漢等兵速滅譚弘諸賊額爾赫圖凡事俱準蘇赫臣例以行吏部郎中范承勲亦馳驛追及副都統張長庚軍趣其兼程而往一月內抵彝陵范承勲仍自彝陵趣官兵追及噶爾漢等軍與額爾赫圖同趣官兵擊賊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六

武功四

康熙二十年辛酉正月丁巳

上諭貝子章泰等曰廣西大兵已入滇境貝子章泰等兵宜乘機速行進勦今大兵秣馬貴陽已經月餘且鐵索橋盤江最爲要地提督桑額等旣報逆賊欲據盤江貝子章泰總督蔡毓榮等不躬親馳赴扼據要害撲滅賊寇止遣薩克察巴圖魯等率兵前往殊非事宜章泰等其親統大兵汎往勦賊平定滇中勿失機會

丙子

上諭兵部今譚弘黨羽俱已就戮萬縣諸地悉經收復將軍噶爾漢其簡選士馬疾赴重慶盡統貝子準達軍速定遵義副都統得爾德等兵亦聽調用萬縣地處狹隘難以飼馬可趨至重慶秣馬而進噶爾漢軍中効力有年

困乏無馬者悉令準達率還荊州至於夔州要地令提督徐治都率標兵暫駐防守總督哈占可率所屬兵馳赴敘州府與大兵協力前驅勦賊

十二月己亥以逆寇蕩平

詔諭天下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地眷佑之庥
祖宗付託之重
聖祖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寢息海宇乂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爲變亂陰結奸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閩浙楚蜀關隴兩粵豫章之間所在驛騷肆騁痡毒吳三桂僭稱僞號逆燄彌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命六師勦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吳三桂旣膺神殛逆孫吳世璠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

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厲將士屢趣師期於是
虎旅協心進逼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逆款軍
門約日獻城兇渠授首師克之日市肆不擾
邊境晏如捷書旣至上慰
郊
廟
社稷之靈下抒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
騰歡念自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
堅執銳卒歲靡寧行齎居送千里相望被兵

之地旣罹於鋒刃供億之衆復困於徵輸朕
憫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問施權宜之令用
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宮
寢之內外廑閭閻之依中夜屢興旰食不暇
惄焉思治八載於茲今蠢逆削平疆圉底定
悉剪歷年之蟊賊永消異日之隱憂用是蕩
滌煩苛維新庶政大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皥
之風體覆載好生之德秋肅必繼以春溫法
帝王更化之模義正尤期於仁育誕告天下

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八月庚寅初鄂羅
斯所屬羅刹劫掠邊境
上遣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等率兵往打虎兒索
倫聲言捕鹿以覘其情形將行
上諭之曰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戕
害居民昔發兵進討未獲剪除歷年已久近
聞蔓延益甚過牛滿恒滾諸處至赫哲飛牙
喀虞人往所殺掠不已爾等此行除自京遣

往發領侍衛護軍外令畢力克圖等五台吉
率科爾沁兵百名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等
率烏喇寧古塔兵八十名至打虎兒索倫一
面遣人赴尼布潮諭以捕鹿之故一面詳視
陸路近遠沿黑龍江行圖徑薄雅克薩城下
勘其居址形勢度羅刹斷不敢出戰若以食
物來餽其受而量答之萬一出戰姑勿交鋒
但率衆引還朕別有區畫爾等還時須詳視
自黑龍江至額蘇里舟行水路及已至額蘇

里其路直通寧古塔者更擇隨行之彩領侍
衛同薩布素往視之

十二月庚子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郎談等奏攻取羅刹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爲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調烏喇寧古塔兵一千五百名竝置造船艦發紅衣礮鳥鎗及演習之人於黑龍江呼馬兒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旗及

席北烏喇之官屯約可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黑龍江城距索倫村不遠五宿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至淨溪里烏喇令索倫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則羅刹不得納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矣其命寧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往駐黑龍江呼馬兒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癸未

上諭戶部兵部海洋險遠風濤不測自明代以來賊寇盤踞島嶼出沒靡常爲害已久本朝平定閩省逆賊鄭成功竄伏海島侵擾沿海一帶地方雖屢經勦殺未盡根株逆孽遁踞臺灣蠢爾遊魂尙恣窺伺自滇黔底定賊寇殄除獨茲海外鯨鯢猶梗王化必須用兵撲滅掃蕩逆氛庶海隅安全民生樂業特命施琅爲水師提督統領舟師竝飭該督調度會商相機征勦今克取澎湖已扼險要臺灣逆

穴指日殲滅立見廓清凡進勦軍前所需兵餉米折應用器械及修理船隻豫備物料各項錢糧所關甚爲緊要應差部院堂官一員前往會同督撫速爲料理不拘何項錢糧儘見在者准其動用毋致貽悞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癸未議政王大臣等請

敕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巡撫每省派熟習火器兵二百五十人竝選賢能官各四員豫

備火器送京師至日增發薩布素軍前
協攻雅克薩城
上諭曰疏內不請發禁旅良是但直隸各省綠
旗兵未歷戰陣且黑龍江火器甚多不須增
用朕意選福建投誠善用藤牌官兵見在八
旗及安插山東山西河南者五百人令臺灣
投誠左都督何佑等率往薩布素一應咨題
多屬支吾借端延滯度四月進兵不過刈取
田禾事必無成此皆遣發黑龍江狂悖之人
從中沮議不欲成事薩布素出身微賤高視
若輩毋敢有違用兵所關甚鉅宜周詳籌畫
期於必克倘謀事草率復似明安達禮等退
兵則羅剎將益肆披猖矣當自京城選賢能
大臣一員統兵以行俟克取雅克薩之日班
師又發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龍江兵守城種
地出征兵還亦令還盛京種地事宜遣戶部
大臣一員督理所云早熟之穀即內地春麥
今我兵亦多種春麥及大麥油麥霜降前六

日皆得收穫則不因師出而曠一年田功矣
藤牌兵給馬二千匹帶往盛京盛京各佐領
亦派馬二千匹照舊制嚴督飼秣候京城馬
到更代北行至馬喇等所養馬皆豫備於齊
齊哈爾屯此間催趲月杪可到聞此路間有
缺水處不免貽悞今自盛京抵烏喇自烏喇
經新設驛站路直且近當從此徑抵黑龍江
沿途馬匹或有倒斃馬喇以所備者足數補
送如此則我兵馬匹無虞矣藤牌兵各帶礮
彈或十圓或二十圓以行其餉銀兵月給二
兩官月給三兩又
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
向者羅剎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
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地不遑
寧處剽刦人口搶掳村莊攘奪貂皮肆惡多
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剎竟不
報命反深入赫哲飛牙喀一帶擾害益甚爰
發兵黑龍江扼其來往之路羅剎又竊據如

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剪滅今仰副
天心大兵逼臨雅克薩城姑再傳旨羅刹云前
屢經遣人移文命爾撤回人衆以逋逃歸我
數年不報反深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搆亂
不休乃發兵截爾等路招撫恒滾諸地羅刹
赦而不誅因爾等仍不去雅克薩特遣勁旅
徂征以此兵威何難滅爾但率土之民朕無
不惻然垂憫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殲除反
覆告誡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

為界捕貂收賦毋復入內地搆亂歸我逋逃
我亦歸爾逃來之羅刹果爾則界上得以貿
易彼此寧居兵戈不興倘執迷不悟仍然拒
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薩城殲除爾衆矣如此
宣諭後羅刹果回雅庫為界即駐師於黑龍
江設斥堠於雅克薩令疆圉帖然否則大兵
酌量進止不如此宣諭今縱克取雅克薩城
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
安爾等其詳議以聞

四月乙未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黑龍江兵於是月起行
五月中旬可至雅克薩城凡奏報軍機自雅
克薩至額蘇里經黑龍江前來恐紆道遲延
令理藩院侍郎明愛於杜爾伯特扎賴特派
兵五百人並索倫兵酌自墨勒根至雅克薩
設驛奏報軍機庶免貽悞明愛往來覺察驛
夫糧食匱乏以索倫所貯米支給黑龍江以
內每驛原設二十人應核減一半併入蒙古
若蒙古兵五百人過多再為核減索倫効力

勤勞傳諭異日加恩以示鼓勵
六月癸巳
上諭諸王大臣等曰治國之道期於久安長治
不可圖便一時當承平無事朕每殫心籌畫
即今征羅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關甚鉅羅
刹擾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年其所
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
邊徼之民不獲寧息朕親政之後即留意於

此細訪其土地形勝道路遠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時地利運餉進兵機宜不徇衆見決意命將出師深入撻伐然兵貴相機而動變化無窮惟恐諸將不遵朕指授致失機宜今收復雅克薩地得遂初心至於撫綏外國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遣侍衛關保等往軍前諄諭之曰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爾其嚴諭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刹勢不能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宣朕柔遠至意茲一一奉行朕甚嘉焉又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獲實效不可輕率從事向者尚書明安達禮輕進至糧餉不繼將軍沙爾瑚達巴海等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刹驕恣而索倫奇勒爾鄂羅春等心懷疑貳朕詢其失機情形一一詳計今始奏功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詎可忽視凡兵貴

神速前逆賊吳三桂等叛朕思岳州係湖廣門戶遣人指示速戰始克岳州遂一面進取四川以分賊勢一面密諭大將軍賴塔從廣西趨雲南於是諸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將軍等奮勉効力耳倘怠忽不奉行雖有良策亦何益焉

壬寅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曰鄂羅斯入我邊塞擾害鄂羅春索倫赫哲飛牙喀等處人民搶掠其家口雖屢肆兇暴朕不忍遽興兵革故未即遣發大兵征討數遣使曉諭鄂羅斯恃其遼遠仍復抗拒益侵伐我邊鄙之人肆虐不止用是遣大兵直抵雅克薩之城彼因困迫已甚而後歸降爰遵朕命宥其困而後降之罪釋之使還大兵迅速征行破四十年盤踞之鄂羅斯於數日之間獲雅克薩之城克奏厥績薩布素向來逗遛不進兵之罪應概從寬免又雅齊納鄂山本獲罪

發遣之人其所互告之事仍行察議今進剿
官兵殊屬勞苦令伊等暫回吉林烏喇地方
於盛京打虎兒之兵酌量派往防守至雅克
薩城雖已克取防禦決不可疎應於何地永
駐官兵彈壓此時卬當定議著大學士勒德
洪學士麻爾圖圖納同郎談關保與議政王
大臣等會議具奏

十一月甲戌

上大閱兵於王家嶺先是

上諭兵部國家武備不可一日懈弛故事每歲
必操練將士習試火礮爾部卽傳諭八旗都
統等整備軍容朕於十八日將親閱焉是日
喀爾喀部落土謝圖汗子多爾濟厄爾
德尼阿海台吉等以朝貢在京請於理
藩院尚書阿喇尼轉奏曰臣等聞
皇上大閱甲兵遠方之人幸逢盛典願一觀軍
容
上曰從來撫綏萬邦在德教不在威武故兵不
得已而用之今四海昇平偃兵不用然選練
士卒簡閱軍器所以修武備昭法制也喀爾
喀台吉旣請往觀可允其奏至是八旗都統
各率所部將士以軍禮分列至王家嶺
上陞御座軍中吹螺發巨礮排鎗並發前後相
繼聲絡繹不絕又命將士發紅衣巨礮
及諸火器一時盡發聲震天地巨礮所
擊樹侯欄牆莫不應聲而倒時阿海台
吉及衆蒙古驚懼失色皆戰慄不止

上傳諭曰朕惟以寬仁撫馭欲使薄海乂安家
給人足近者悅而遠者來此朕本懷也若兵
爲凶器非可輕試第念古來世際昇平不忘
武備閱兵乃本朝舊制歲以爲常無足驚懼
也尋設布侯校射
上親射五發咸中次令諸王貝勒八旗善射者
校射中的者甚衆阿海台吉等相顧驚
訝曰
皇上眞神射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七月乙巳
上諭兵部理藩院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刹勢迫死守今時序漸寒自墨勒根至雅克薩所設蒙古驛馬冬月飼秣維艱其免索倫打虎兒今歲貢賦俾之飼秣並修整器械以備調用至蒙古每驛應設夫馬若干令明愛馬喇等定議移文索倫總管洪吉郎中滿丕等如數取用索倫打虎兒夫役與備養之馬又博鼎率往築城種地官兵內選二百人俱暫留

墨勒根亦候調用餘悉遣還

八月丁丑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曰今天時漸寒河流將結宜每事籌畫豫爲之備羅刹復來雅克薩城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於流澌時撤回耳目前我兵雖掘壕防禦至隆冬氷合後船艦若何收藏馬匹若何飼秣敵兵來援若何撲剿勿令入城爾等其詳加籌畫密以奏聞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辛丑
上諭內大臣等曰朕於國家政務竭力勤求是非自任從不委於臣下即如遷移吳逆之事索額圖奏稱建議之人應請正法朕堅持獨斷必令遷移彼時十三省用兵數載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亦曾推諉爾等乎前年湖廣兵叛衆議紛紜朕謂此亦何難遂命綠旗兵丁卽行勦滅又平定鄂羅斯之事滿漢諸臣咸謂彼距中國道遠難以成功朕謂此事

斷不可中止卽遣大臣前往遵朕指示而行鄂羅斯隨卽款服朕未嘗自伐其功但不似爾等稍有功績卽有人代爲表揚也朕乃萬姓之主惟以兆庶未安此衷不能稍釋至於無知之人妄生議論朕毫不介意也

四月甲子
上諭內大臣公舅舅佟國維等曰據阿南達奏言厄魯特與拖多厄爾德尼戰頗被殺傷其襲席北推哈灘巴圖爾時兩人共一騎有斬

木爲兵者且聞來使昆都倫博碩克圖而至
今未到想已狼狽必有退回俄儸之勢阿南
達欲帶行礮並禁軍前往相機征剿朕非不
知禁軍足以克敵但路遠艱於糧運朕前率
察哈爾兵行獵見其人材壯健皆思効力可
選精銳六百左翼令阿要率之右翼令博爾
和代率之馬駝牛羊於八旗大場內派出兵
各攜五月糧再於漢軍每旗選章京一員領
行礮八門及礮手前往撤阿喇尼額赫納知

之

五月癸丑

上諭鄂羅斯使人吉里古里伊法尼齊等曰噶
爾丹迫於內亂食盡無歸內向行刦今乃揚
言會爾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
倘悞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爾等可
疾遣善馳者二人歸告尼布潮頭目令伊遍
諭鄂羅斯之衆

六月辛巳

上諭兵部噶爾丹追喀爾喀已進汛界朕將親
往視師出征諸王出喜峯口公蘇努等所領
之軍隨朕行令諸王先朕進發先檄知尚書
阿喇尼等理藩院遣司官星馳以往其令議
政王大臣集議

癸未

上諭兵部噶爾丹已至烏爾會河軍宜速出其
軍中無火器者與前所發禁軍兵及盛京兵
俱應增發令議政王大臣速行詳議

甲申

上將出師先遣理藩院員外郎阿爾必特祜達
賴齋

敕往諭噶爾丹

敕曰朕統御宇內懷柔萬邦惟願率土生民咸
得其所相與協和無分中外夫兵凶器戰危
事互相讐怨無有已時非計也故遣尚書阿
喇尼散秩大臣吳巴什扎薩克大喇嘛阿齊
圖綽爾濟一等侍衛阿南達傳諭令罷兵息

戰爾回奏云聖主施仁撫育令共相協和以
享康泰我亦與焉伏願指示安樂之策聞聖
上將盡驅出喀爾喀之人不勝懼怖不敢以
殺我弟多爾濟扎卜爲憾所奏甚明今乃聞
爾復興兵伐喀爾喀故遣尚書阿喇尼防境
內之不靖者今烏朱穆秦遣使至爾所爾言
中華與我一道同軌我不敢犯界內地方而
又闌入汛界掠烏朱穆秦人畜是背前言而
隳舊好也且朕前所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

圖等至今不歸爾誠何意耶今遣員外郎阿
爾必特祜達賴齋敕諭爾爾尚可以改圖爾
既入邊我諸部王及貝勒台吉等行且與兵
擊爾故亦遣來使止之恤爾至矣其速給還
所掠歸我使人爾其明白回奏

七月庚寅朔

上諭兵部本朝自
列聖以來戰必勝攻必克所向無敵者皆以賞
罰明法制嚴兵卒精銳器械堅利人思報國

踴心奮勇之所致也今軍行其令各該都統
以下察核軍實凡甲冑弓矢諸器械務令犀
利堅好其盔甲俱繫號帶馬繫尾書旗分佐
領姓名其行也視大纛整隊齊發有零星前
後錯行及醉酒者該管官立拏懲責其止也
各按旗分隊伍分列屯扎有前後錯亂者罪
及該管大臣馬無印箭無名各罰以銀給拏
獲者竊取鞍轡什物馬匹者視其多寡治罪
失火者亦從重究懲官兵廝役所過百姓蒙

古地方毋驚擾毋搶掠毋踐踏有擅離營伍
入村落山谷奪人財物者軍法從事罪及本
主及該管官軍士廝役逃亡在汛界內立行
察拏治罪如出汛界外該管大臣即遣官兵
窮追務獲立斬以徇如不能獲則將往追將
卒從重治罪其逃人之主及該管官一併嚴
行察懲既出我境哨探斥堠務期嚴密如曠
野交兵對陣見敵王貝勒貝子公大臣不按
次序攙越前進及見賊兵寡弱不候命令冒

肰前進者有功不敘仍治以罪其進也須齊列綏轡按隊前行如自離其隊而附人後或自棄其伍而入別行或他人已入而獨留不進身死家沒及重責革罰分別治罪如整齊而進擊敗賊兵厥功維均勿以畧分先後致生爭競至彼不抗我軍而奔潰則選精兵良馬逐之列隊躡踪而進如前忽遇伏或賊兵有旁抄者則後隊接戰夫兵者所以討逆而安順也領軍大臣果能嚴束其下不使良民受害朕不靳厚賞否則罰亦無赦凱旋之日有以兵器私售蒙古者本人治罪並及該管官馬乃大軍急需須視水草善地小心護養起行時則留將卒察遺失之馬視騣尾所繫字樣交還原主如係疲馬則開明馬色數目交所在官司人民蒙古善行牧養報知兵部如有匿而騎用及殺之棄之者治以罪其遺失疲馬之人亦開明馬色報兵部存案恐官兵未能遍知爾部其刊布曉諭之

壬辰

上諭理藩院額赫納軍從某汛界達阿喇尼所較爲捷近其諭阿喇尼等遣能員速往迎之兵力薄恐突遇敵兵也阿喇尼所駐地如有可虞漸移入內謹防斥堠又聞喀爾喀行刼驛馬其曉諭嚴禁之

癸巳安北大將軍和碩恭親王常寧奏臣旣出喜峯口當由何道進兵

上曰視其道之近者往與大軍會其出古北口之兵糧儲多爾等未會之際糧宜節省出邊後有助糗糧者聽助籍其姓名以聞所助牛羊俱收牧及時以散給之炎暑軍行恐人馬勞苦其令晝止夜行

丙申

上諭內大臣舅舅佟國維等曰京城大軍絡繹出邊阿霸垓阿霸哈納蘇尼特蒿齊忒等兵無所調用令不必赴尚書阿喇尼軍前著於各旗形勝之地駐扎嚴防喀爾喀新來之衆

妄行

壬寅噶爾丹遣達爾漢格隆奏言喀爾喀吾讐也因追彼闌入汛界向在

中華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

上因賜來使筵宴賞賚令齎

敕歸諭之

敕曰據爾使人達爾漢格隆陳奏具見敬愼悃誠朕統御天下重信義而賤欺誑前以七旗喀爾喀彼此搆怨與達賴喇嘛共議遣大臣

諭和不意左翼與兵妄動朕弗之直也後喀爾喀爲爾所敗匍匐來歸朕念普濟衆生之意賜以米糧牲口所全活者無算喀爾喀何利於朕而施恩若是皆朕不忍生民之顚沛故耳是年出盟方分別七旗曲直昭雪扎薩克圖汗之事欲仍前設立右翼議未及定爾兵已至乘虛驟入襲守汛界者衣服出言不遜朕亦不深責六月二十五日遣員外郎阿爾必特祜等問其故而阿喇尼等在邊以爾

公然闌入汛界守邊責重不能容忍遂與爾戰朕甚非之六月二十九日復遣郎中滿丕齎敕諭爾及商南多爾濟歸取行糧而已豈有正事尚未議定卽可言執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以畀爾乎此皆使臣設計脫身而爲此言也爾謂與達賴喇嘛道法爲一則當憐念衆生同心以安喀爾喀令七旗同享安樂以仰副朕意乃反肆殺戮拆人妻子離人骨肉闌入汛界掠及四佐領之人搜

之道法可若是行乎恐達賴喇嘛未必使爾爲此也西寧報至聞策妄阿喇布坦以爾罪告之達賴喇嘛將興兵伐爾夫興兵非美事也朕且將與達賴喇嘛共議調和而聞爾已駐兵烏爾會河故朕遣和碩裕親王及皇子大臣量發滿兵而往非討爾也欲定議耳前者遣大臣往鄂羅斯議事亦發兵往議畢而回爾所夙知也爲爾計其聽達賴喇嘛言罷兵息戰各享安樂旣合衆心亦易舉事如仍

以前事爲辭妄行刧掠則顯敗名教自爾始
矣　癸卯
上諭都統瓦代等曰據關保奏噶爾丹於六月
二十七日遣發其使人及我撥什庫次日潛
師遁去班第蘇爾達等遣人躡視之噶爾丹
兵果已北去朕之欲幸此軍者以躬近行間
便指示也今噶爾丹雖退而喀爾喀方且橫
行刧掠驛遞及諸扎薩克馬牛衣服乘此大

兵集會朕乃親往視師以靖喀爾喀之肆橫
俾知所畏忌事可一舉而定也
辛亥
上諭裕親王福全等曰爾軍進止與哨探噶爾
丹所在宜不時報聞今朕與爾相距僅三百
里而往來之信常遲非軍機所宜也其不時
儆飭之
八月辛酉
上諭裕親王福全及參贊王大臣等曰卿等奏

報大敗噶爾丹疏初三日已到此皆
上天鑒臨
祖宗默佑諸王大臣盡心官兵効力之所致也
朕聞之焚香謝
天不勝欣悅此後當何以窮其根株平其餘黨
熟籌始末一舉永清勿留遺孽其詳議以聞
丁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噶爾丹雖認罪立誓上書
請降但人殊狡詐難以深信我大兵撤後豈

盟妄行亦未可定且諭噶爾丹敕內有厲兵
秣馬見俱整備之語仍宜發兵豫備萬一有
悖叛之信則夕聞朝發卽可撲滅若待有變
而後發兵緩不及事矣見在各佐領有餵肥
馬匹者每佐領派護軍七名甲兵五名六名
整頓備之其卽會議寺議政大臣以豫備官
兵人數啟奏派出
上諭曰此軍非爲出征而派也以噶爾丹雖降
而人殊狡猾不可深信萬一叵測所以派出

備之其以此故曉諭官兵知之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四月己卯
上令班第策旺諾爾布夸色俄齊爾杜喇爾覘
噶爾丹情狀
諭之曰爾等若往擒生口則起釁端矣姑探其
動靜可也惟以招撫和托輝特根敦戴青等
爲要爾至彼宣朕諭吉曰朕念噶爾丹與汝
逼近常恐爲汝害汝當移近席北推哈灘巴
圖爾納木扎爾陀音阿里雅等遠設哨探倘

有警汝等同心併力而行於事乃有大濟此
爲汝等慮也席北推哈灘巴圖爾等見在土
喇游牧汝等不論居何地朕無所嫌況噶爾
丹事平之時喀爾喀通國仍遣歸故土也爾
等無兵如得消息可卽歸來
七月癸酉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尚書班第等疏言和
托輝特根敦戴青遣人往探噶爾丹消息擒
厄魯特色楞以回據供云噶爾丹於去年春

冬間二次遣人覓根敦戴青所居處今年正
月來於庫克朔東杭幾爾察克地方居住根
敦戴青聞噶爾丹移營近彼前進遂亦向內
移營於土喇之席北推哈灘巴圖爾處覘噶
爾丹之前進情形當是圖根敦戴青而來不
遇則隨其踪跡而求之來至土喇一帶地方
搶掠汛界之喀爾喀亦未可定今時會既住
馬復肥壯可調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
克魯倫河於土喇等處往尋席北推哈灘巴

圖爾探彼情形消息若果噶爾丹來近土喇
擾害喀爾喀我軍有可乘之機將軍等相機
而行倘我師未至之先彼已過而前進則從
後襲之趙良棟諳習軍務卽談前往時可與
之偕行令趙良棟率寧夏火器營兵二百人
寧夏兵卽支寧夏之米歸化城與右衛之兵
卽支湖灘河朔之米此時機會甚便斷不可
失爾等與議政王大臣會議以聞
壬午兵部題建威將軍希佛請將大同

綠旗兵三千令總兵官率之與臣等同行又鑲藍蒙古旗分察哈爾兵近殺虎口居住其八旗察哈爾俱接壤而居丁壯整齊秋高馬肥請將伊等前鋒護軍驍騎酌量派發時各旗遣至臣等軍前

上諭大學士等曰綠旗兵若多發往則其馬少且邊外地方米糧何能運到朕前巡察邊外時曾帶古北口綠旗兵往沿途賞賚食物贍養然去時猶可及觀其回時情形甚憊隨朕行走尚有苦累之處今希佛亦能如此實給乎希佛每遇一事必生疑阻此番發往之滿洲兵已有八千有此兵力所向無敵將軍費揚古勳舊大臣今駐防歸化城衆皆稱費軍士亦皆心服都統郎談邊外行走熟練於此事無不能辦者若又遣希佛往或致疑阻大事亦未可定此處關係甚大希佛著停其前往右衛新駐兵丁令將軍希佛料理大同綠旗兵丁不必多發著大同總兵官康調元

親選五百名與將軍費揚古一同前往至京城兵亦已預備察哈爾兵倘有緊要差遣即與所備之兵一同調遣不必發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七

武功五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十月丙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傳諭沙木巴戴青墨爾根濟農值兩雪時噶爾丹侵掠其疆界亦未可定宜簡發其兵并附近喀爾喀台吉之兵於諸處防守遠置塘哨探聽消息倘有噶爾丹之警敵勢寡弱量力可擊則以其兵擊之若敵勢衆多則設殿後之兵向歸化城內地移營雖退入內地亦不譴責也凡有動靜一面速報歸化城將軍一面奏聞

十一月庚辰

上諭內大臣等曰用兵之道以賞罰為要今日大閱朕將降敕以昭示勸懲敕曰本朝用兵以來所向無敵野戰則勝攻城則克惟有弓矢劍戟為用自三逆叛後南方皆水田賊人雖用火器相持而凡遇之敵靡不摧敗朕以

故洞悉特立火器製備鎗礮交發八旗由是我朝之神威益震於四域矣今噶爾丹遊魂假息於喀爾喀左近肆行竊掠朕欲一舉立殄是以整理諸路糧餉器械熟計而行是師之舉與昔不同茲爾將卒厮役各當勉力倘遇敵奏凱而還朕必大沛殊恩陣亡者除照常給賜身價外護軍則廕一子為七品官食俸驍騎則廕一子為八品官食俸如無子則照本身錢糧給其孀妻終老所借公庫官銀另加寬卹倘違軍令勿得仍望如前矜宥

甲申

上諭西路督運光祿寺卿辛寶內閣侍讀學士范承烈等曰輓輸朔漠車輛甚為緊要爾等其會同山西巡撫動支正項錢糧速行備造勿致累民輓車兵卒給與行糧地方官有才具者任爾等選擇帶往其管兵官員與輓車人等亦必擇精壯者用之

十二月甲辰

上諭兵部師出以律可奏膚功自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以至於今野戰必勝攻城必克所向無前雖士卒世受國恩捐軀報效實由我朝軍紀森嚴信賞必罰兼以兵馬精強器械整齊之所致也朕今次軍行特規酌舊制參以新謨爰著爲令告我六師一大軍出征本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等審視官兵甲冑弓矢暨一切軍中器用務期堅利兵之盔尾甲背及戰矢之榦各記名其上馬烙以印繫尾處繫小牌書旗分佐領姓氏以爲記號馬不烙印追銀二兩箭不書名追銀十兩給舉首之人一啓行時凡兵衆必各率行裝按旗隊以次前進不得零星散亂後先越走自出國門以至旋師當各遵守違者鞭責示警一在道毋離纛毋酗酒毋諠譁毋叫呼不遵者該管官即行捕責一所過地方不得擾害居民及

蒙古部落如侵犯子女掠奪馬畜蹂躪田禾及擅離營伍入村莊山谷強取一物者兵丁厮役俱從重治罪其該管官及厮役之主一併議罪一邊境以內凡兵役在逃立刻緝拏依定例治罪出邊而逃該管大臣即發官兵務窮追捕以正軍法設追緝不獲往追人從重治罪伊主并該管官一併嚴處一下營務按旗列幕不密不疎如越旗亂次前後擾雜者將該管大臣官員分別治罪其兵役內有愍不畏法盜馬上零星諸物者懲以鞭責盜馬匹及鞍轡者視盜贓多寡按律治罪一出哨毋攜大纛各帶本旗顏色小旗遠距大營設哨勤加巡視比暮則還就近地勿舉火勿攜帳一人一騎其馬備鞍以待晝則近身牧放夜則刈芻拴喂設寇至探明即飛報大營若無寇妄報與寇近不知以致傳報稽遲者主將該汛坐哨官兵立刻正法軍前示衆一值夜巡徼官兵必張弓束服櫜鞬并解甲囊

以備不可怠忽無事人皆夜不得擅行行者
必問如衣服器械有異即行擒拏苟貪睡偷
安或人數缺少該管大臣察出嚴治其罪一
與寇相近管兵將軍大臣酌派前鋒叅領率
兵往探務詳審賊情虛實地勢險易幷嚴飭
營中夜無燃火一對敵列陣時主將必度地
據險寇或布野或結駱駝鹿角爲營我軍分
列行閒指明某隊某旗當擊敵陣某處戰時
鳴角進軍戰畢仍鳴角收兵官兵或棄其部

伍混入他人部伍或軼出本陣往附他人尾
後或逡巡觀望逗遛不進照所犯輕重正法
籍沒鞭責革職至我軍分陣進擊某旗對陣
敵堅不動即發所備援兵助擊之又對而臨
陣時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官員或不依次詣
鬪擁入或見敵寡不請擅進此一次功不議
仍以罪論一敵陣動搖我軍攻入當嚴禁官
兵不得掠人畜財物如不遵軍法貪行攫取
者重懲不貸一敵敗北即選兵馬追之隨派

隊伍接踵繼進倘追兵墮其伏中或遇寇遊
兵我後兵與之接戰前隊兵仍行追進一師
旋日當嚴行禁止凡軍器不得售賣存留與
諸蒙古違者從重治罪該管官一併議處一
駝馬爲師行要需須擇水草善地牧放夜則
加意巡防起營時留官兵於後收察遺失駝
馬審其印烙牌記各交原主其疲乏者即於
就近地方官或村莊居民或扎薩克蒙古處
辨色登數交與飼養仍以其數報明兵部如

有將遺失駝馬隱匿乘用或因其疲乏委棄
宰殺者嚴治以罪令駝馬原主開明遺失疲
乏駝馬顏色數目亦報兵部登記一軍糈關
係綦重凡出征官兵須各計口按日支領攜
帶倘不如額查出即從重治罪一有職掌大
臣官員原各有親隨兵卒不得復於大兵內
抽取以分兵勢如委署人員及官之原無親
隨兵卒者許各抽一名一大兵存駐處毋令
閒惰每日較射磨礪器械所須軍令不時宣

諭令其詳悉夫兵者所以討逆安民朕不得
已而用統兵大臣能體朕意嚴束屬下官兵
於所過邊境內外不輕取一物使人民安堵
如故奏凱日自行陞賞如縱官兵爲非擾害
生事者定加重處凡茲軍令應通行曉諭各
路官兵如傳示不到卽將傳示之人以軍法
從事爾部其以朕論與前南苑所降之旨一
併刊頒俾各稟遵毋忽

是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凡綠旗兵卒內有從本陣
前進超入駱駝營鹿角營衆人接踵齊進殺
敗敵寇者第一名優陞千總其督戰之員優
陞二級擢用至綠旗將弁內有親身超入駱
駝營鹿角營敗敵者優陞三級擢用著以用
印空劄頒發將軍提督總兵官凡綠旗官兵
有顯著勞績者卽照所定職銜塡注給與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正月甲戌

上欲親統大軍往征噶爾丹漢大學士九卿科
道等疏稱祈
皇上遣將授兵指示方畧停止
親征
上曰向年烏蘭布通之役朕以策誘噶爾丹入
距京師僅七百里許大兵已經擊敗乃竟中
賊計致噶爾丹遁走彼時因朕躬違和未得
親至其地失此機會至今猶以爲憾噶爾丹
竄伏巴顏烏蘭地方相距未甚遼遠以是不
憚勤勞親莅邊外相機行事此賊既滅則中
外寧謐可無他虞假使及今不除日後設防
兵民益多擾累所奏已知之

乙亥振武將軍孫思克奏言臣同尚書
圖納公議派陝西綠旗兵九千於二月
初十日以內齊集甘州養馬一月一同
出邊但甘肅地方苦寒請候青草發萌
時出口再河西地方逼近蒙古應令提
督李林隆酌量帶兵駐扎甘州防守

上諭諸王大臣曰大將軍費揚古兵於二月二

十日前後進發將軍孫思克兵亦應令於二月二十日前後自寧夏起程甘州肅州等處兵若調至寧夏路途遥遠其到必遲見今寧夏有滿洲兵一千漢軍火器營兵五百應再增以西安滿洲兵一千漢軍火器營兵五百以足三千之數再寧夏榆林二總兵官標下綠旗兵共選派六千即令該總兵官帶領同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等於二月二十日前後自寧夏起程令將軍孫思克將伊標兵酌量選帶速來寧夏如及期而至則一同進發倘或不及可隨後踵進其滿洲漢軍兵丁馬匹未及喂肥著該將軍總督等將存留滿洲漢軍并綠旗兵丁馬匹內酌選肥健者更換付之其添給綠旗兵丁馬匹并運米之騾駝馬騾俱令於各營及驛馬內選膘壯者給付一切事務令尚書圖納會同該總督巡撫提督等公商料理毋致有悞提督李林隆速往甘州駐扎酌量徵調官兵加意防守地方

速檄知之

二月甲午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前令黑龍江寧古塔盛京立刻備兵各居其地者恐噶爾丹知我三路大兵進勦惶遽東行是以使之預備今覘口外來報情形亦有東行之狀著薩布素立刻整備屬下兵馬遠設偵探如有用盛京寧古塔兵之處許彼星速往名總轄調遣其左近蒙古亦當小心防備因薩布素所居懸隔恐報京聲息不得聞知可將凡屬噶爾丹之事口外報文一一查開月日發與薩布素知之以便准備行事盛京寧古塔將軍處亦著檄知

甲辰

上諭禮部兵部朕統御中外念切撫綏惟務休養民生未嘗遠事征討比年以來海宇昇平閭閻樂業四方寧已無事獨厄魯特噶爾丹荒裔狡寇肆逞兇頑自烏蘭布通敗遁之後

不自悔禍仍行狂逞悖天虐衆違叛誓言侵掠我臣服之喀爾喀潛入巴顏烏蘭之地心懷叵測逆狀已彰乘其竄伏近邊自應及時撲勦倘目今不行翦滅恐致異日沿邊防戍益累兵民聲罪迅討事不容已用是遣發各路大兵分道並進朕特躬蒞邊外相機行事以衆擊寡以正誅逆天意人謀無不允協此寇一殄則邊塵蕩滌疆圉輯寧內安外攘實在此舉告祭

天地
宗廟
社稷並一切應行事宜著察例詳議具奏

甲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親統六師前進法律須極嚴明師行之日軍士俱先於郊次排列俟朕啓行後仍復入城按日逐旗而出務必隊伍嚴整參領大參領等各率本營行裝按隊伍前進不得分散錯亂倘馬驚人墮致失馬匹者令該參領大章京及護軍校等親往尋獲中路軍雖行倘俟西路消息倘值天雨卽令駐扎其後隊不必等候傳示亦行屯駐凡一應細事該營之皇子及諸王大臣參領大等公同結案事關重大再行請旨凡遇敵兵令我軍攻擊朕必詳審可攻之處始令前進必不以軍士軀命爲嘗試如臨陣遇敵不能奮勇敗賊必治以罪前行之前鋒倘望見敵兵必視有水草處駐扎以俟後隊軍至可通

行曉諭八旗

四月己丑員外郞席保住奏報侍衞克什圖主事保住奉使至噶爾丹所噶爾丹授之奏章令步行而回

上曰朕熟計噶爾丹情形久矣噶爾丹之心必以爲今當春令馬匹羸瘦此路既無水草沙磧瀚海又甚難行大兵勢不能到至朕親來彼萬難料及故奪我使之馬驅令步行而回不過欲堅彼部下蒙古之心示以不懼耳非

欲使我兵遲延彼得遠遁也朕先傳諭大將軍費揚古與約師期今費揚古奏本月二十四日可至土喇若依期而至兩路夾攻則噶爾丹在我掌握安能復脫若我兵先到彼必連夜逃遁費揚古兵縱少遲緩必至土喇地方噶爾丹以疲敝乍到之兵費揚古迎擊可盡行殲滅觀彼在我使者之前舉動噶爾丹早已入我計中矣

戊戌

上諭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曰朕所統軍將至汛界時即差護軍參領車克楚前鋒侍衛祁薩木往克魯倫左側蹤探聲息今車克楚等還奏云臣等初九日到伊扎爾地方見有寇蹤於是轉回初十日遇沙津王所差鄂齊爾等言噶爾丹於本月初間自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我等歸噶爾丹在達爾漢敖拉山以此揆之噶爾丹已近朕所統大軍矣此寇乃極狡猾之人如敗遁斷不趨土喇必渡克魯倫河或從俄儂巴爾濟赴塞稜格或繞巴顏烏闌之後設伏爾等兩隊兵見彼下克魯倫若隨蹤而往未必不入其伏兵之中朕甚慮之特遣藍翎侍衛殷濟納等諭爾可詳詢地里及彼脫逃之路小心堵禦不可以彼向下流行而輕之特諭

己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噶爾丹由克魯倫河順流已至伊湰爾厄爾幾納克地方我西來兩路兵及中路兵俱近克魯倫河矣噶爾丹勢蹙或向東竄入亦未可知著盛京寧古塔兵前往索岳爾濟山屯扎黑龍江兵亦赴彼會齊可速檄行

五月己未

上賜敕諭噶爾丹曰朕統御萬邦惟以民命為重不喜殺伐爾厄魯特喀爾喀向奉職貢爾等交惡搆兵以來朕未嘗偏徇而於爾有異視喀爾喀為爾所敗投朕乞命如朕不救之

則皆饑斃矣朕之濟人非特於喀爾喀如此也凡諸國窘迫來歸者朕亦一體救之已明諭爾數次爾奏章來索喀爾喀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土謝圖汗言之不已朕始終不以喀爾喀爲直曾諭爾此事非懸議所能結當會盟以講之爾又以生計窘乏不能前來又以誓書所無之言屢向我使臣喇嘛支吾回奏阿喇尼巡行邊塞猝遇爾兵不待朕旨遂與爾戰因特遣王與皇子與爾會議爾屬下

人又先抗拒以致交兵其時所發他路之兵朕急遣人止之勿與爾戰爾前年至巴顏烏闌遂掠喀爾喀之納木扎爾陀音朕又特遣使問故約與議盟今朕與爾若不覿面定議不但爾國難存而我邊民亦不得寧居因爾來既近故秣馬繕備朕於三月初旬起行西路兵於二月十八日起行黑龍江兵於四月初六日起行盛京寧古塔兵於三月起行今朕大軍已出汛界與爾逼近西路兵俱已到

土喇河東路兵俱已溯克魯倫河而來朕向崇禮義順天理而行不恃勢力戕滅他人朕果恃勢力則竟不遣使統各路之兵而勦滅爾無所不可朕乃不忍生靈橫被鋒鏑是以抒誠遣使朕與爾等覿面定議指示地界爾照舊貢獻貿易則爾國安生而我邊民亦安乃協朕保列國如赤子之意豈不休歟朕斷不以計誘人切勿疑畏朕來欲與各處將帥閱兵已傳令伊等勿戰非虛言也爾如不信

可留朕所遣使臣內一人在爾地倘各處兵進而攻爾爾可差所留之人止之一面遣爾前曾奉使爲朕所識之人來奏朕統御萬邦豈肯誘人而破滅之爾或妄動而去則虛朕美意而生靈有不利矣

癸亥

上以克魯倫河爲噶爾丹必爭之地乃分布隊伍躬在前鋒前行於途次率數人登高執圓鏡遠望見東有額爾德尼拖羅海

山西有山麓從巴爾代哈迤邐接河岸
上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
第喀爾喀車臣汗納木扎爾王西第什里貝
勒益楚克貝子曰爾等各率爾屬下蒙古十
許人往據西方巴爾代哈山麓高處佯作全
軍從此經行之狀敵人來犯勿與之戰誘之
前來敵若有備則大兵爭先據河是日
駕抵克魯倫河
諭各隊領軍大臣曰噶爾丹若據克魯倫河我
兵奪河交戰猶稍費力今觀其不於此拒戰
而竟逃竄是自開門戶以與我也除此地外
他處斷不能拒我軍審其情形必連夜逃遁
矣當輕騎急追之

乙丑
上遣大喇嘛垂喇克查木蘇格隆齋
敕往諭噶爾丹
敕曰朕惟治道原期有益羣生朕親統大兵欲
與爾共議俾羣生享共利益故至此與爾相
近處爾一次遣使其到否未知爾何竟無一次
遣人來也朕為天下大一統之主不肯罔人
而行已經屢頒諭旨爾仍不信逃遁而去兵
仗器皿盡皆拋棄爾所屬之人乞降而來者
甚多爾生計迫蹙朕所甚悉爾前此無禮於
朕使臣朕皆不介意將爾遺棄疾病之人與
來歸之人盡皆收養朕若存嗜殺之心豈肯
收養爾所屬之人爾仍不信遁去今西路大
兵已至巴顏烏蘭朕親統大兵至克魯倫河
黑龍江盛京寧古塔等處大兵皆會集於克
魯倫河又斷爾歸路之大兵亦已至厄嫩巴
爾查地方爾即欲遁去安可得乎朕不忍生
靈之塗炭故復遣使前來並不欲將爾勦滅
出自至誠爾試反覆思之若仍照舊職貢而
來歸順可於丹濟拉丹津俄木布阿拉布坦
三人中速遣一人來特諭

丁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噶爾丹亡命奔逃量已至

巴顏烏蘭矣若我全軍追趕似不能及應選
兵輕騎追逐除喀爾達所領前鋒二百外
其餘前鋒盡行派出滿洲火器營兵及親隨
護軍亦盡派出著追至巴顏烏蘭過巴顏烏
蘭以北不必前往諸王等所屬之人若自有
二十日口糧不用官糧亦令同往其同回之
兵但留其至拖陵所需五日之糧將餘糧著
各旗大臣親驗給與前進兵丁

辛未

上諭大將軍費揚古曰爾於十三日擊敗厄魯
特噶爾丹之事據厄魯特降人奔第來告朕
甚慰悅自五月初八日朕先士卒疾追五日
噶爾丹窘迫拋棄器械甲冑鍋釜帳房等物
及羸病幼小乘夜遁竄朕親率大兵追至拖
諾山再欲往追因爾各路兵會合不遠兩軍
既會需米甚多恐至缺乏糧餉關係重大且
此窮寇以爾兵自西而來此處又發兵夾攻
即可剿滅於是朕統大兵回迎糧米以內大

臣馬思喀爲大將軍授之大兵湊給二十日
糧隨以帶來牛羊遺繼爾後又趲運爾路兵
糧留內大臣明珠於克勒河朔地方料理朕
又給發馬駝充運糧之用交與明珠將見到
米糧陸續運至爾軍運到汛界米糧甚多爾
還師特由朕所行之路而來則米糧不致缺
乏也

癸酉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捷大學
士伊桑阿張玉書恭捧諸王大臣文武

官員慶賀表入奏
上曰朕爲中外生民之主綏輯海宇愛養元元
惟以率土乂安爲念厄魯特噶爾丹擾亂邊
塞心懷狡謀逆天虐民不容不行剿滅朕親
統大軍遠出塞外聲討有罪噶爾丹聞風遁
走希圖倖脫適與西路大兵相遇大將軍費
揚古等奮勇力戰大敗賊衆擒斬無算盡獲
其人口牲畜從此邊境寧謐不煩遠事征討
四海蒼生可共享昇平之福朕心深切喜悅

丙子

上駐蹕席喇布里圖𡋯牧汛界蒙古王等行慶

賀禮

上諭曰爾等意中曾料朕此行可直抵克魯倫立奏大功而還如是之速乎朕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此番出征朕日食一餐夙興夜寐櫛風沐雨每至一處朕皆步行及聞噶爾丹確信朕親率前鋒窮追凡此特欲速滅兇寇使爾等咸得安生故耳今噶爾丹已滅不但爾等永無侵擾之虞得享昇平之樂朕亦不復為爾憂勞矣

庚辰

上駐蹕塔爾奇喇賜𡋯牧蒙古諸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宴及白金喀爾喀妻子老幼齊集

行宮東門叩謝再造之恩

上諭曰朕君臨天下統御萬邦本無分於內外即海隅荒陬皆吾赤子一體眷念厄魯特噶爾丹逆天肆虐恃強凌弱擄掠喀爾喀等國朕不辭勞瘁親統大兵征伐勦滅今厄魯特之禍靖則朔方永清矣爾七旗喀爾喀自今以後各自樂業圖報國恩以副朕家視天下之至意

六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番出征地方形勢守亦可戰亦可但得天時甚難兵早出則天寒無草之木兵不能行遲出則天暑雨水多倘連日霪雨則樵採不敷必致窘乏此番兵出遇無水之地而得水無草之地而草生寒暑俱調此特

上天眷祐故滅寇而成大功並非人力之所能也其以是傳諭九卿

八月甲午

上賜敕諭策妄阿喇布坦曰朕統御寰區遐邇一體仁育萬民皆欲使之共享安樂朕躬為一統之主懷保萬方獎善良懲兇逆未嘗或

爽先是爾陳奏噶爾丹之狡詐與使害爾之
實情誠心懇請眷恤朕嘉爾恭順全受爾之
貢獻且以噶爾丹狂悖不靖闌入烏闌布通
爲朕偏師所敗跪誓於威靈佛前後又背誓
害我使臣掠喀爾喀阻止班禪胡土克圖之
來又至巴顏烏闌將爲禍亂其意顯露因發
三路大兵勦殺噶爾丹諸事降敕詳諭矣朕
親統中路大兵近逼噶爾丹卽欲率大兵勦
滅之又不忍衆生橫罹鋒鏑是以暫停撲勦

遣諭噶爾丹使來會盟定議喀爾喀之事爾
勿疑懼朕躬俟使臣覆奏還克魯倫河而上
噶爾丹聞之心膽俱裂棄其子女廬帳釜鐺
什物遁去遇朕所遣堵截西路大將軍費揚
古兵於特勒爾濟之地噶爾丹卽來戰大兵
乃進擊之噶爾丹不得旋踵遂大敗斬噶爾
丹之妻阿奴及厄魯特二千餘人丹巴哈什
哈察罕西達里哈什哈等人二千餘俱降盡
獲其人口馬駝牛羊廬帳什物噶爾丹丹濟

拉丹津俄木布阿拉布坦等紛紛潰遁噶爾
丹今已困窮矣爾向誠心肫篤請安進貢不
絕於道與噶爾丹有不共戴天之讐噶爾丹
窮兇極惡不可留於人世一刻尚存卽爲生
民之不利務必勦除以安厄魯特蒙古之生
今或流行爾屬下厄魯特地方或奔往哈密
地方如生擒噶爾丹則擒之來殺之則以其
首來如此則爾向來恭順之心益著而朕眷
顧之恩益無窮矣

九月辛酉

上諭戶部尚書馬齊兵部尚書凱音布等曰噶
爾丹窘迫已極近朕差阿南達以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之兵堵禦其外恐噶爾丹乘虛往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行刦爾兩部檄總兵官
王化行如噶爾丹往彼處卽率其兵往援并
諭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知之

己巳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遣郎中本
什阿卓力克圖押護丹濟拉所遣察哈

代等入奏
上賜敕諭費揚古曰丹濟拉雖云投降而噶爾丹之奏未至然彼雖不投降破敗已極如或來降大將軍可善言慰導令至歸化城其時相與籌度措置特易易耳今自丹濟拉以下凡所遣人至奏聞送至朕所噶爾丹若遣使來爾卽與言爾等若往奏而歸時愈寒冽必致凍斃爾可卽歸令噶爾丹來降其時我爲爾奏懇我主亦不拂我言也此等情事一面奏聞一面更加周防其周防事宜馬匹最爲緊要朕在軍中見我軍之勇健無可訾議而於防護馬匹最覺疎虞萬一詐稱投降黃夜乘我不備驅馬以出所繫匪輕爾諳練行間事多閱歷聊以朕意念所及書以諭爾朕一聞噶爾丹信息卽以在京餵養之馬令軍士騎乘朕躬於九月十九日起程前往歸化城此際常須奏聞情勢爲佳朕心喜悅欲亟聞彼中實音爲此特諭

壬午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曰據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往博羅烏納罕空津扎巴哈等處地方度冬令丹濟拉往就之所云博羅烏納罕者乃扎薩克圖汗舊居之地距汛界有四十餘日之程大將軍費揚古進兵之時右衞兵每人乘馬一匹以驢騾負裝其驢亦瘦料斷不能到噶爾丹所在之地必自翁金等處因馬瘦而還則徒勞無益朕所以使大同養馬者正欲探實噶爾丹所在如立刻可行則於黑龍江六百兵內選前鋒二百新滿洲四百察哈爾兵一千全用肥健馬駝充足米糧進勦乘其窮困可一舉滅之噶爾丹業已盡破今我何故不深籌勦滅之策而徒勞人馬乎今速檄大將軍費揚古不必進兵至來年青草萌時秣馬以待視噶爾丹所往勦而除之此際當頻遣厄魯特降人招撫爲要
十月甲申朔

上問喀爾喀多羅郡王塞稜阿海等喀爾喀厄
魯特搆兵之由
顧諸王大臣曰今日喀爾喀厄魯特皆在朕直
諭其事彼皆向來貢獻本朝之國兩國交惡
其曲不在厄魯特而在喀爾喀喀爾喀先犯
厄魯特喀爾喀理曲是以其國爲厄魯特所
破但厄魯特假伐喀爾喀爲名進我境內烏
闌布通之地爲我師所敗已誓不復侵喀爾
喀矣今又背誓入犯我汛界屯於克魯倫之
地則厄魯特理曲是以朕親統六師滅之天
道昭然毫髮不爽朕爲天下萬國之主寧有
偏徇之理乎朕所以破厄魯特者非爲喀爾
喀也喀爾喀王及厄魯特降人皆跪奏曰蒙
皇上申明大義方知兩國致敗之由實我等所
自取也
甲辰先是昭莫多之捷有厄魯特曼濟
受傷被擒至是曼濟以其妻子在噶爾
丹所求歸

上命遣之至大將軍費揚古處偕阿旺丹津齎
敕諭噶爾丹丹濟拉等
敕曰朕統御天下要以中外一體爲務往者烏
闌布通之役爾等雖經敗北朕尚欲與爾等
會約以定喀爾喀之事故使命屢頒爾等乃
違棄誓言搶掠納木扎爾陀音竟至克魯倫
地方朕親率師欲與爾會同定議遣使申諭
爾復狐疑不信不親見朕使及朕至克魯倫
爾遂望風奔潰遇朕西路之兵爾先犯我顏
行遂至喪兵敗衄盡棄駝馬牛羊子女廬帳
什物爾衆寨桑台吉等接踵來降丹濟拉格
壘沽英東陵奔等寨桑十五人亦願歸服遣
察罕哈什漢來陳奏悃誠朕已面諭遣還今
朕又親率六師遠莅於此且各處調兵邀截
爾等妻子馬畜諸物俱已散亡衣食已盡勢
迫無歸況時漸嚴寒朕不忍爾屬下厄魯特
妻子相失窮困凍饑而死特遣諭招撫今垂
復降敕爾等若悔前愆俯首向化朕一體加

恩撫恤俾各得所爾部下厄魯特亦得妻子完聚咸獲生全朕斷不念爾舊惡況爾部落人內有被我軍所俘其父母妻子尚在爾處不忍分離願歸故土者朕皆恩賚賜之坐騎糗糧卽令遣歸使與其骨肉完聚其欲內附不願歸者朕皆富貴之各得生養爾部人曼濟重傷爲我軍所擒今曼濟言其妻子尚在爾處因欲告歸朕是以給之恩賞賜以坐騎糗糧使齎敕遣回爾地爾等思尚能永存有能收養爾等之人否其熟籌之今已無所歸爾等可速領餘衆抒誠歸順朕必令爾等家富身榮各遂生養惜此厄魯特如許生靈被爾驅迫至於此極今若又不覺悟聽信匪言則後悔莫追矣爾其勿疑勿懼特諭

己酉

上命和碩扎薩克圖親王長史馬尼圖等齎敕招撫厄魯特阿拉布坦丹津俄木布曰朕統御天下撫恤黎元務使人人各得其所先是

爾厄魯特與喀爾喀互相讐怨朕欲爾等和好已頒敕諭喀爾喀厄魯特俱違朕諭自起戰爭喀爾喀旣敗來歸朕爲天下元后不忍坐視其滅亡於是納之注其名籍酌量封爲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與以厚祿咸致富貴俾各得所噶爾丹乃不願朕拯救天下生靈借喀爾喀爲兵端闌入烏闌布通之地旣被我兵所敗雖詭誓遁逃朕猶數遣使頒諭令其會約以定喀爾喀之事噶爾丹違背誓言掠納木扎爾陀音越克魯倫而前朕親統大軍欲與會約特遣使往告噶爾丹狐疑不信不與一見及朕親至克魯倫卽望風敗遁遇朕西路官兵彼先逆戰遂至大敗子女牲畜盡被俘獲丹巴哈什哈等先來抒誠後沙克朱木等接踵歸附俱給以官職令其貴顯足其衣食使之富有固已各得其所其來降之衆內有子女被我兵所俘者皆行察出令其父子兄弟夫婦完聚今朕又親統六師各路

皆已調兵阻截噶爾丹倘不來降必窮之於其所往爾阿拉布坦丹津俄木布前雖附噶爾丹然皆非倡亂之人今歸降之人皆云爾等與噶爾丹分析各居朕嘉爾猶知天道能自振拔憐爾之馬畜等物散失衣食已絕特遣和碩扎薩克圖親王之長史馬尼圖多羅郡王晃都倫博碩克圖之烏勒木濟多羅郡王墨爾根濟農之阿玉西又爾屬下之喇嘛羅卜藏班珠兒亦願招安爾等今同持諭前往其扎薩克圖汗之子先經離散朕已收恤覓爾岳母令與相會封爲親王食以厚祿頻加撫恤頃又賜以牛羊馬畜擇地令其遊牧使之得安生業享有富貴此顯然之明驗也敕書一到著卽率爾部落來降前此依附噶爾丹之眾朕概不介意必待爾以富貴顯榮爾之部落亦使各得生業妻子完聚從容度日丹巴哈什哈等朕尚憐恤使之富貴況爾等乎若爾尚有疑懼今春策妄阿喇布坦之

使來時稱爾與策妄阿喇布坦甚善皇上若滅噶爾丹請勿討阿拉布坦令其與我會合等語且策妄阿喇布坦屢遣使納貢敬慎有加故朕亦深加憐恤爾若同丹津俄木布往附策妄阿喇布坦處朕亦不窮詰爾其向朕使明白回奏倘於此二者不審一自處微倖於厄克阿拉爾空汙洛齊斯希等處棲身苟免朕斷不姑容必會同策妄阿喇布坦根敦戴青貝勒等剋期進討爾其早作良圖特諭

十一月乙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覩厄魯特人攜妻子來降則噶爾丹窮困已極但噶爾丹乃極狡之賊恐彼不得已來降乘我兵不戒竊奪零散喀爾喀財物逃去應著侍郎滿丕郎中桑格前往善巴王汛界地方駐扎不時差人出汛界外偵探如有聲息卽收喀爾喀入汛界內越大將軍營安插一面星速馳報前已有文檄知會滿丕等到彼後口傳旨諭大將軍費揚

古可也
丙寅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請調太
原滿兵署撫標下騎兵共一千及大同
殺虎口未出征騎兵五百速赴軍前
上諭費揚古曰太原府兵未嫻行陣且至歸化
城始將千里其綠旗兵止各乘一騎値此嚴
寒卽得到已不自支緩急用之必至悞事今
撥火器護軍一千礮手二百四十前鋒二百
六十共足爾所調一千五百之數爲爾豫備

目前馬甚肥衣亦厚此係朕親兵故極嫻
熟朝聞信息晚卽可行朕暫駐蹕於此俟噶
爾丹實信今若來降卽星速遣至行在如有
噶爾丹來降之信若不速撤汛界外喀爾喀
信其降而坐待之則悞大事不淺矣近來丹
濟拉差人請降而又來襲糧餉可爲明鑒今
不得復悞當益詳愼遠慮可也
戊寅噶爾丹之使格壘沽英至
上命之近前

諭曰朕爲天下之元后萬國一家今日科爾沁
諸王貝勒台吉及喀爾喀厄魯特皆在此朕
當公言之喀爾喀厄魯特向皆職貢本朝之
國朕初無偏徇喀爾喀土謝圖汗執喀爾喀
扎薩克圖汗而殺之又殺爾主噶爾丹之弟
其曲實在喀爾喀後喀爾喀爲爾國所敗前
來歸朕朕憐彼十萬餘身命失其生路受而
養之凡有人窮迫來歸者朕皆收養無分彼
此不但喀爾喀卽爾厄魯特今爲敵國有來

降之人朕皆軫恤各使得生路量材授之官
職雖被俘擄之人皆贖還其妻子完彼骨肉
朕豈以喀爾喀厄魯特有異視乎前以噶爾
丹無故闌入我汛界侵內地蒙古朕遣兵敗
之於烏闌布通之地爾主噶爾丹窘極遁逃
立誓不復犯汛界朕向以至誠待人故不遣
兵窮追爾主噶爾丹逆天背誓離其故巢竄
伏克魯倫地方侵掠納木扎爾陀音朕不得
已統兵出塞然仍再三遣使約噶爾丹會盟

修好此朕不嗜殺人之心爾主不自引罪朕始整兵進討噶爾丹不能抗我軍威日夜奔逃適遇我西路隊堵之兵亦依噶爾丹先犯我軍故我師乃進戰大敗之爾今窮困至此極者皆爾等自取非朕欲陵之也爾既奉使而來第公言之毋隱格壘沽英初與諸大臣

言猶支吾巧辨及聞

皇上諭旨傾心悅服即首奏曰誠天下之

聖主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七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八

武功六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丙戌山西道

御史周士皇疏言噶爾丹宜日就戮請

御駕不必再臨沙漠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周士皇條奏雖臣子之情當然但周士皇未知其中之故耳噶爾丹兇惡一日不可姑容前年烏蘭布通地方猖狂肆逆朕已遣兵敗之彼不悔過復竊伏我克魯倫地方朕親統大軍勦除彼今窮困已極故乘此機會親臨塞外酌量調度前三逆反叛吳三桂煽惑人心遂致滋蔓竟至榆林等處朕日夜綢繆調遣大兵殫費心力方得撲滅今蕩平年久人遂視為易事且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所深戒朕亦曾作詩發明此意著諭明周士皇伊所奏雖不當朕亦不罪也

壬辰

上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曰朕二月初六日出行十一日至宣化府觀此噶爾丹情形噶爾丹窮困已極雖欲降何易得至此地寧夏地方去噶爾丹所在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南格格特哈朗古特地方甚近故遣參領車克楚近御侍衛僧圖等授以西安寧夏兵一百探視至於伊克敖拉伊等報二月初二日已起程矣爲此諭知朕意以爲將軍孫思克博濟等

率兵三千出嘉峪關或進擺搭密或進巴爾庫爾之路俟車克楚歸如可行則一路三千兵出寧夏進新勒之路如不可行則以兩路爲一路擇地而進殆可成功矣朕欲往寧夏親軍中糧餉及諸情形爾之意何如爲此諭爾商之主事保柱使於第巴報文併發爾知之

癸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前既陣斬噶爾丹之妻阿奴喀屯今又生擒其子賊之本根已斬噶爾丹雖各處偷生其年已老邁能延幾何其子爲我所獲是乃天之所賜也凡用兵之道要在乘機噶爾丹窮迫已極宜乘此際速行剿滅斷不可緩朕今親臨寧夏相度機宜調遣軍士賊聞之必魂魄俱喪其部屬亦必張皇而别部蒙古聞朕親臨寧夏各欲見功扼噶爾丹而圖之彼若不自盡亦必爲人擒獻克成大事正在此舉矣又

諭曰朕親歷行間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

來所謂難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間或無水至瀚海等砂磧地方運糧尤苦而雨水之際樵爨頗難區畫不周豈可妄動朕今親臨寧夏凡有可用兵之地必詳察行道水草全備馬駝糧糗等物然後起程稍有可疑雖諸臣勸行朕亦不允也

庚子

上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曰朕於十七日抵大同分析兵馬十九日由邊內起行赴寧夏

令噶爾丹如此窮蹙斷不至於用兵萬一有
噶爾丹前來聲息須星速報聞朕當從寧夏
進襲其後如噶爾丹屬下人來降或遣使來
當訊明速奏

三月丁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至寧夏後方調甘肅兵
前行似乎稍遲此時噶爾丹窮極之際西安
滿兵二千甘肅綠旗兵一千俱久在甘肅馬
亦肥矣機會不可失宜速進薩克薩特呼里
克之地搜勦噶爾丹此滿漢兵各帶百日糧

嘉峪關至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甚近不必
運糧如噶爾丹已遁此軍計糧而歸各賞銀
十兩此外另有當行當奏之事孫思克博濟
阿南達等公議具奏其哈密擒獻之俄摩克
圖哈什哈遣至伊等軍中倘有可行之機卽
行進勦如噶爾丹已遠遁則差俄摩克圖哈
什哈往諭之言我軍非來征討實來招撫爾
可速降至遣寧夏兵駐郭多里巴兒哈孫地

方備禦之事當撥將軍孫思克知之

壬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凡調遣外藩兵馬之事俱
已交大將軍費揚古如皆請旨而行則有倉
卒軍機必致遲悞嗣後俱聽大將軍便宜調
遣

癸酉振武將軍孫思克疏言奉
旨令臣等乘噶爾丹窮困之時帶百日糧速往
薩克薩特呼里克一帶地方進勦但馬

匹未能齊備祈
敕兵部不論何項馬匹速解甘州
上諭曰機會不可失孫思克博濟等兵著卽取
伊附近綠旗兵之馬如可不悞卽令啓行一
面奏聞如不能得則扣糧減兵卽取所減兵
之馬馱糧而行自寧夏進勦之兵朕意不過
二千或二千五百伊等如謂減兵則寡而難
行著一處駐扎止令寧夏之兵進勦

閏三月辛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曾以轉運糧餉及隨軍安站之事與鄂爾多斯貝勒松阿喇布議之彼奏言當此有青草之候以臣等帶來兵三千足供運糧安站之用應將白塔以外運糧安站事交松阿喇布同于成龍等商議而行白塔以內運糧安站事交總督吳赫管理其西安副都統阿蘭台兵三百亦交與于成龍又馬思喀帶來之兵若祇自齎口糧一月則其餘三月之糧及隨軍所運之糧爲數甚多

船運一次未必能完勢必再運一次大兵豈能空坐久待應令馬思喀兵各齎兩月口糧外所餘之米船裝以運船裝不盡者令大小官員均派帶往若復有餘令于成龍竭力運至白塔隨軍遞運之米應至何處應止何地著大將軍費揚古議政大臣與于成龍等會同詳議具奏

壬辰

上諭內大臣等曰大兵起行之前當遣人招撫噶爾丹丹濟拉此差不必遣本朝之人前與塞卜騰巴兒珠爾同擒者有噶爾丹乳母之子丹濟扎卜再撥願往之厄魯特人齎敕而往一面遣使一面進兵達賴喇嘛身故已十有六年矣第巴指達賴喇嘛之語以誑噶爾丹彼信其誑自言爲達賴喇嘛之教而恣肆橫行以此等事明開敕內照樣刊刻多印付丹濟扎卜等遍行傳示併遣使諭策妄阿喇布坦令乘此機會亦興兵勦滅之

敕諭噶爾丹曰去冬命爾早降則予以富貴給以資產眷顧撫育之即爾所屬厄魯特之衆亦各得見其妻子遂其生業故遣使偕格壘沽英往宣敕旨今使者喇木扎卜至覽爾所奏詞未明朕旨觀爾辭意一無真實而請給還來齊之厄魯特豈惟厄魯特之衆雖爾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及爾乳母俱已被獲今皆恩養與綽特和碩齊同居爾若來歸即令爾子與爾相聚否則爾有何功遂還爾厄魯特

之衆爾欲歸降應及早來若不歸順徒遲延時日何益況達賴喇嘛已故朕亦知之曾嚴敕第巴第巴又遣尼麻唐胡土克圖上表來賀捷且奏稱達賴喇嘛已沒十六年其再生後身年已十五歲則爾之指稱達賴喇嘛以爲護法欺誑衆人者已顯露矣爾所逃匿之地厄魯特來降者多朕已悉知卽使逝入洪郭羅險固之地諸路皆可進勦爾困迫若此尚何力拒守卽今已無歸所矣今歲卽不擒汝來歲當卽發兵追討必不中輟汝其詳審之

敕諭丹濟拉曰朕爲天下元后善善惡惡乃至理也去歲遣格壘沽英等歸敕內開載爾名復使格壘沽英傳諭令格壘沽英等來爾之辭意皆已備陳爾今能致噶爾丹來降必當封爲貝勒畀以殊榮如不能致爾一身歸順亦能不失富貴況爾以下之人先降者皆釋其罪顯榮優養爾當悉聞已往之過槩不介意爾曾密奏若有臣罪臣請投降故特專賜敕書盡宥前罪敕到其速降朕爲大君豈改成命特諭

敕諭厄魯特之台吉寨桑吟什哈并其衆人曰朕無分中外皆欲其各安生理樂育并不至於誅戮征伐原非本懷爾厄魯特等附從噶爾丹所在侵掠雖有所得於人而已之祖父戰死妻孥被掠者亦云衆矣今所餘之人不被創受傷者甚鮮死亡之餘其存幾何因從

噶爾丹之故以至窮迫無歸困苦已極屢頒諭旨命噶爾丹前來歸順則凡爾厄魯特之衆朕必俱加養育使之各得其所乃噶爾丹怙惡不悛竝不以爾衆爲念不思歸順他日兵臨則爾衆難免俘戮故特諭厄魯特之衆爾若能各攜族屬妻子來降者朕皆養育使得其所前所降者已加豢養爾衆亦當聞之矣特諭

命工部侍郎常綬等齎

敕諭策妄阿喇布坦曰爾歷來請安納貢克恭克順朕亦加眷顧恩施頻及噶爾丹奸詭性成雖彼至戚靡不嫉害即將厄魯特之四部喀爾喀之七旗致令破亡分裂又以追襲澤卜尊丹巴土謝圖汗等爲名侵我邊境屢擾不已朕因於去歲數道遣兵親行征剿直抵克魯倫土喇地方大破噶爾丹陣斬甚衆其妻亦被誅戮冬間復遣兵西出哈密地方獲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等今窮迫已極所屬大小寨桑哈什哈等相繼來降者不絕其餘附從之人及寨桑等流離逃散俱欲投順密報前來今噶爾丹僅餘孑身率領數人隨處竄遁爾當亦聞之矣爾前奏稱噶爾丹若近逼我上必竭力擒剿又言隨聖上指示效力盡瘁等語噶爾丹兇惡已極有如魑魅斷不可留今數道遣發大兵搜討夫噶爾丹與爾素有深仇乘其困迫應起兵復仇進剿且達賴喇嘛久故第巴詐飾其尚在之狀故嚴敕

第巴而第巴大懼遣尼麻唐胡土克圖來言達賴喇嘛亡故已十六年其再生後身已十五歲據實陳奏則噶爾丹所稱護達賴喇嘛之法者其爲欺誑衆人也明矣欲爾明悉故遣工部侍郎常綬內閣侍讀學士伊道侍衛克什圖等齎敕諭爾特諭

四月庚戌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此地至兩狼山一百二十里無水應於于成龍等未到之先集軍中駱駝送米過此無水之地令內大臣明珠都統噶爾馬王永譽押去到後著噶爾馬王永譽留彼守米著明珠帶回駱駝舊歲中路進兵各驛備米供給兵廝商販故人不至飢此次進兵所關甚要凡事不得不周詳籌畫朕已遣往寧夏取米五百石矣俟到後留貯於此隨運兵丁亦酌量留之著一大臣駐此管轄將此米從驛站陸續綴運每驛量留米俟回師之兵廝商販乏糧者給之上駟院趕來馬

一千四百餘匹亦留於此擇水草善地牧放肥壯俟回師之兵有乏馬者給之鄂克濟哈仍駐寧夏凡馳報之事由新設邊外驛站遞送則路近而無悞總督吳赫船站照常安設船站以外令設蒙古驛站馳報軍機

甲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諸事俱畢惟噶爾丹僅存各處逃竄大兵前進搜勦不久旋師路必由此當逐站置米師回乏糧者以米給之來

降之厄魯特青海來朝之台吉等俱由此來米糧馬匹已留於此則駐此而理事者尤爲緊要朕本欲駐此親理其事但天下事大是以回鑾著留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幷都統阿錫坦噶爾馬王永譽護軍統領蘇赫副都統巴賽等於此

甲戌厄魯特降人諾爾布寨桑等以勦滅噶爾丹奏請行慶賀禮

上諭曰往者噶爾丹以追逐喀爾喀爲名直入我扎薩克烏闌布通地方故朕命裕親王及皇長子率師往勦之噶爾丹大敗使濟隆胡土克圖往復陳說自今以往不敢再犯邊陲噶爾丹頭頂威靈佛以誓此爾衆所共聞者也嗣後無故過土喇潛處巴顏烏闌地方掠我臣服之納木扎爾陀音故朕親率六師聲罪致討然猶不忍遂加誅滅再四遣使諭以和好而噶爾丹怙惡朕故整師進勦噶爾丹不能當我軍威驚潰奔逃遇我西路大兵奮

擊大敗之此皆噶爾丹違天背盟以致禍患及身國隨以亡朕但思掃除殘暴拯救羣生誠悃懇懇求符天理故大軍所向無水之方靈泉踴沸不毛之地瑞草蕃滋山川效靈百神顯佑聞噶爾丹所至之處必有烈風暴雨災異頻逢驚聞我軍之來寢食俱廢反復思維無計能逃窮急仰藥而亡由此觀之天可違乎其助順惡逆亦顯然矣夫與朕爲敵者惟噶爾丹而已與衆何涉不惟噶爾丹在日

爾等降者必加恩撫恤卽今噶爾丹已死凡有降者朕亦如爾輩恩宥豈忍異視耶然噶爾丹之滅朕之大小官員當奏請慶賀爾輩素皆受恩於噶爾丹之人不當奏請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昔朕欲親征噶爾丹衆皆不欲惟費揚古與朕欲討之後兩次出師衆愈不欲若非朕親統大軍追襲噶爾丹使之少留餘息彼必復聚難以遽滅矣明時為恢復河套議論紛紜致大臣夏言曾銑受戮自朕觀之此地無甚關係若控馭蒙古有道則河套雖為所據安能為患控馭無道則何地不可為亂蒙古遊行之地防之不可勝防專言收復河套亦何益乎至行師之道調軍轉餉必一人兼綜其成事乃易濟前西路進兵時將軍博濟孫思克等專管軍務不與輓運專責地方巡撫等官轉餉道後糧餉稽遲

兵丁困餒致有道殣頃朕自白塔至郙站猶見有遺骸皆遣鄉導沿途掩埋朕統大兵由中路進時多方籌畫催督運餉比及旋師無一人受餒且支給西路之兵俱獲全還又令沿途各站多貯米糧雖隨營貿易之人皆不乏食此役寧夏之行料理糧餉悉有次第然後進兵所以直至回軍供應皆足無或稍悞以此觀之兵食兩事斷宜一手區畫此後倘遇行師當永以為法朕又觀塞外運糧最難昔唐宋及明嘉靖時皆用兵西陲不知當日作何轉運之法朕此次寧夏之行不用車輛所需駝馬騾驢悉自京城發往恐有不敷復給公帑採買預備一切什物皆由官運累不累民

癸卯禮部題請平定噶爾丹武功告成典禮

上諭曰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其交相不睦屢諭和好乃仍搆釁致起兵爭噶爾

丹曾破回子中之薩馬爾漢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勤哈思哈爾賽拉木吐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餘城乃習於戰鬬之國也喀爾喀焉能抵敵是以七旗數十萬衆一歲之中喪亡略盡喀爾喀之汗諾顏台吉等知朕豢養蒙古夙有厚恩悉皆款塞來歸其時若不允其內附恩養得所必皆淪入於厄魯特則爾時噶爾丹之勢力不言可知矣允其內附而恩養之噶爾丹必假此釁端與我朝搆難凡此情事皆經熟籌受納喀爾喀非漫然而為之也噶爾丹假索取喀爾喀為名遂犯我汛界尚書阿喇尼率蒙古兵逆戰於烏爾會之地我師大北噶爾丹乘勢遂直抵烏闌布通距京師未及七百里斯時諸大臣及國家諳悉軍務之人不在行間者少矣適朕躬以違和還京左翼軍雖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以至軍士陣亡被創者甚衆噶爾丹亦自知其無

濟歸路遭羅瘟疫得還科卜多者不過數千人耳當是時朕豫知其勢雖大損必復稱兵犯境六年以來烏闌布通之役時廑朕懷因是訓練軍旅諮訪形勢正經理武備之時噶爾丹果復舉兵寇掠喀爾喀之納木扎爾陀音於克魯倫之地朕思此賊不可以尋常寇盜視之詔武臣三品以上咸陳滅賊方畧會同詳議舉朝皆以為難其言賊當討滅者不過四人朕以為此賊斷當亟圖遂宣昭大義祭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之靈克成厥勳倘事或未成則受喀爾喀之內附致厄魯特之兵爭擾中國之脂膏事朔荒之遐塞窮兵黷武其名恐未能免矣今

我師所至

上天佑助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土而庶草蕃蕪事悉稱意者此皆國家之福將士

之勞所致也今西北永遠寧謐其不致蒙咎者卽幸矣自今以往務益殫厲精始終如一治安之日愈求治安其祭告諸典禮俱依議行徽號不必上

六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四川總兵官馬子雲欲率回子襲噶爾丹之後回子生性無義曾三擒其主以獻噶爾丹其兵豈可用乎本朝之兵所向無敵若有事時已不可勝用矣安用外國之兵古來用外國兵鮮有善者宋用金兵滅遼復用元兵滅金金既滅元遂滅宋此其明驗也初噶爾丹幷吞吐魯番葉爾欽薩馬爾漢哈薩克等千餘部落本朝並不之問當厄魯特與喀爾喀戰時本朝若助厄魯特今如何能破噶爾丹乎噶爾丹既克喀爾喀直侵內地朕始領兵勦滅前定海總兵官藍理曾請率所屬籐牌兵進勦沙漠地寒冰凍與南方迥別籐牌兵雖強夏尚可用自八月以至

三月豈但交戰卽籐牌亦不能執此皆人地不相宜所謂紙上談兵者也馬子雲粗鄙不識大義可曉示之

七月丁酉

上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以平定朔漠幷太和殿告成上表行慶賀禮

詔諭天下曰朕君臨天下早夜孳孳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初未嘗有岐視中外輕事兵戎遠伐異域之事厄魯特噶爾丹向與七旗喀爾喀同奉職貢嗣因兩國交惡搆兵喀爾喀汗等爲所敗匈叩關內附噶爾丹乃借辭追擊闌入我邊境恣行狂逞朕屢頒敕諭令其悔悟自新而狡寇不知省悟益肆鴟張其逆謀不測實有偪處近塞窺伺內地之漸朕思此寇包藏禍心倘不卽行撲滅則異日必緣邊設防重滋民困何如及時聲討立靖根株於是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躬統禁旅不憚勤勞三出塞外去年夏賊
於克魯倫地方自度力不能抗倉皇宵遁朕
親追至土喇河適西路大兵遮截其後擊敗
之於昭莫多賊勢大挫冬月復駐蹕鄂爾多
斯收撫其降衆遏絶其外援而賊益困蹙機
會所在刻不可失遂以今年春西巡邊境從
寧夏出塞遣發大兵兩路進勦而青海烏思
藏人等皆先後輸忱自効哈密國人又俘獻

噶爾丹之子於行在噶爾丹窮迫已極一聞
大軍壓境計無復之隨於阿察阿穆塔台地
方飲藥自盡揆之料敵成謀適相符合自此
寇氛盡滌邊圉永安而朕爲民除害不得已
而用兵之意亦可曉然共喻於天下臣民矣
武功告成之會正太和殿鼎建工竣巍煥方
新臨御伊始協氣集於九重觀聽肅於萬國
是用覃敷慶澤以上答
郊

廟
社稷之靈下協中外人心之望懋武功而敷文
德聿臻熙皞之風建宸極而鞏皇圖永慶平
成之治誕告中外咸使聞知
十月乙卯理藩院題厄魯特丹津俄木
布使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兒達爾俄木
布來言丹津俄木布與策妄阿喇布坦
不合今已無所歸矣應遣人招之使來
上遣羅卜藏丹巴齎
敕前往

敕曰朕前問爾與噶爾丹分析游行故差黑色
馬尼圖捧敕諭以來降必使富貴優加恩養
爾如同阿喇布坦往歸策妄阿喇布坦朕亦
不究著明白覆奏如爾無所歸欲於額黑阿
喇兒洪郭羅等處據險竄伏朕斷不容必剿
期破之爾使人諾顏格隆臧布額爾克俄木
布阿旺達什等來奏云倘噶爾丹至我近地
必擒而殺之歸降聖朝又以敕書使諾顏格

隆藏布齋去諭爾雖不能擒殺噶爾丹而身率屬下來降亦必使之富貴而優養之毋疑毋阻今爾竟不往歸策妄阿喇布坦仍另自游行豈因爾向與策妄阿喇布坦不睦有歸噶爾丹之事故不便復歸策妄阿喇布坦乎今噶爾丹身死國亡生擒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又擒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今爾不速來漸至日久則爾生計亦漸迫若爾率屬下星速來降朕必加以厚恩優待爾其日下丹濟拉車淩等來降俱使得所而爾受之爾亦當聞之熟矣今軫念爾無所歸亦計窘迫欲使得所之意爾當籌之速來歸降毋貽後悔爲此特遣爾幼時服役識認之人羅卜臧丹巴齋敕往諭

十二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屢次出兵看來爲將誠難一應軍務惟在相機而行固不可怠亦不可緩如阿喇尼紀爾他布過於急而爲賊所敗馬思喀等又過於緩而致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逃脫去年中路出兵時雖以後論侯大將軍費揚古然以此爲至論亦屬不可彼時費揚古於五月十三日若不到昭莫多則噶爾丹豈不脫逃乎故爲將者必相機調遣方能濟事其餘庸流則多有失策矣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八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九

武功七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乙巳諸王大
臣等以蕩平噶爾丹奏請立碑太學以
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惟
天盡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以畀予
一人咸自踐祚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黎烝

俾熙熙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心庶幾疆域
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特噶爾丹阻險
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
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
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則吾民
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
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
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
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

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
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
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
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釋眚災潔事禋望
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
示來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
下顧茲武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
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制有曰
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
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
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
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
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
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
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
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

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
銘曰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
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朕臨域中迨茲三紀嘗見羹牆寤寐永矢下
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彼
兇醜瀆亂典常旣輙聲教遂窺我疆警之於
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遊魂
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厥志先定龜
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旗禡祗驂鸞風伯

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亢涸川瀆効
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為犄角一出其西
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受掩五
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剪其
黨孽俘彼卒徒衆鳥畫號單馬宵遁恐久駐
師重為民困愼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
雨雪其雰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茲窮寇昏
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
其賦藩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

期春風飄颺揚我旌旆我今于邁如涉我郊
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閲彼彈丸天
降兇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與尸旣臘
梟獍旣獮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殳振旅凱
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逐景福昔我往矣
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
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采芹采藻頌與
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
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虞廷誕敷文德

聖如先師戰愼必克惟兵宜戢惕惪乃綏億
萬斯年視此銘詞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庚子大學士
等遵
旨以商南多爾濟等所奏青海事宜問侍郎常
綬等同奏
上曰此事稍覺遲延方奏到日即為行文甚好
青海台吉亦屬失算何以先將己意洩漏但
將來使照常款待禮遣斷不敢擕釁今以朕

計之亦尚無妨朕巡幸蒙古之地頗多凡事
朕皆熟悉策妄阿喇布坦人雖狡猾但由博
羅塔拉至土伯特必經哈喇烏蘇等艱險之
處路徑甚惡斷不能往伐何也策妄阿喇布
坦素行奸惡故其附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
皆相仇讎欲悉軍大舉則路既難行且無留
護其妻孥者若兵單力弱斷難成事惟有奮
激而行妻孥與俱幸而有濟則已無濟則有
歸附土伯特之謀而已然策妄阿喇布坦奏

書之意特張虛聲欲觀青海之動靜耳亦未
必果有爭戰也觀古趙充國所議五事良是
應宜留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丁卯湖廣提
督俞益謨偏沅巡撫趙申喬題報紅苗
搶掠地方

上諭大學士等曰紅苗事當籌一勞永逸之計
苗人固慣行搶掠而因內地人勾通煽誘者
亦有之今照招撫廣東八排猺人事遣大臣
一員前往領荊州兵再酌派廣西湖南貴州
三省兵齊至苗地幷力圍困令其畏懼就撫
則百姓可永免侵掠之患矣爾等與九卿會
議具奏

己巳大學士九卿等遵
旨議覆湖廣提督俞益謨等所奏紅苗一事仍
照前招撫廣東八排猺人之例派遣在
京大臣率前鋒四十人前往調遣荊州
一及廣西貴州湖南三省兵酌量招撫勦

一滅
上曰滿洲兵所向無敵頃廣東僅發前鋒四十
名八排猺人望風投降今苗人一聞特遣禁
旅必自畏而就撫若輩不如此示以利害則
地方百姓何能安居尚書席爾達原任川陝
總督曾管兵丁紅苗之事著席爾達同副都
統圖斯海徐九如前往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庚寅
上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今天下太平日久曾

經戰陣大臣已少知海上用兵之法者益稀朕甲子年南巡由江寧登舟而下至黃天蕩江風大作衆皆危懼朕獨令衝風而行朕屹立船頭射江豚略不經意後又南巡乘船渡江微覺心動去歲之行見人渡江者即爲心悸由此觀之皆年爲之也大約年少則血氣强年老則血氣衰嘗問之宿將皆云年少力壯故能登城陷險今則怯矣凡將軍提督總兵官當年少時冒鋒鏑越險阻所在効力及位至大僚家亦富饒而年齒漸高設一旦有事使之率兵而行欲其奮勇効命如前何可得耶

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遣護軍統領席柱等往取假達賴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取之何爲朕意以衆蒙古俱傾心皈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衆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取若爲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之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方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來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往則假達賴喇嘛必已歸策妄阿喇布坦矣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已極欲取之亦甚易但并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驅使且見今伊等已俱恪守法度是以不取此等情事漢大學士及九卿等想俱未深悉爾等可將朕諭示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三月己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自幼時讀書之餘常習騎射因見滿洲挽硬弓者甚少常以騎射鼓舞衆人今見官員兵丁中挽十五力及十餘力弓者甚多矣且朕自幼常習畋獵身體强健中路出征時往來行走四月有餘日進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則下馬步行殊覺耐勞至寧夏出征時往來兩月有餘竝

不曾在路途中歇養馬駝自往迄還馬駝俱無倒斃舊時將軍出兵於未到西安寧夏荊州等處之先必喂養馬匹二三十日然後起行尚不能無倒斃之累由是觀之凡領兵行走欲士卒精强馬匹壯健俱視帶領之人措置何如耳且寧夏出兵之時朕帶領兵丁於六郛爾多斯花馬池定邊等處行圍每日殺兔數千一日所獲可作兵丁幾日乾糧朕於花馬池地方一日殺兔三百一十八隻自寧

夏回時至黃河渡口因無大船朕量帶侍衛人等乘小舟順流而下以所帶乾糧甚少每日往山間畋獵河中網魚而食二十餘日竝未用及乾糧至湖灘河朔渡口朕日御小舟令新滿洲四人棹舟追射鴈鴨等物一日可得數百隻彼時朕方年壯兼之熟習水性故毫不介意迄今思之轉覺自懼也然領大兵行走事必率先心能預料始可服衆令其遵指授而行也朕於諸事閱歷已周行走已熟

深悉其可成而後行前朕帥領有方身先士卒嗣後將軍大臣等亦難倣效蓋天下事無有過於領兵之難者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卽位以來辦理軍務甚多向年平定三逆取臺灣降鄂羅斯討滅噶爾丹用兵之道朕知之甚明部院諸事朕尚與諸臣商酌惟軍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籌畫前於烏蘭布通擊敗噶爾丹人言彼時天晚

未獲全勦嗣後費揚古於昭莫多地方至傍晚時大敗噶爾丹殺賊竟夜以此觀之隨時遇見賊寇卽當擊殺豈可以日夕推諉而不奮擊乎朕巡行塞北至烏蘭布通觀我軍排列陣勢俱甚合節但噶爾丹乃行陣積年之賊於沙岡之下排列所以我軍火器俱高未獲盡勦後費揚古遵朕指示奮力擊殺始能勦滅今海內承平邊疆無事選擇武弁但視其步射騎射才堪管轄者用之而已其於行

陣如何則無由知之也或有軀幹短小步射平常而善於行陣者必遇敵時方能知之耳凡人誠知顧惜顏面能効命者即為勇士原任正白旗副都統塞黑尹善射且相貌魁偉善於管轄兵馬烏蘭布通之戰彼則大懼故為受暑下馬其家人俱憤曰身為二品大臣如此臨陣退怯歸去何顏見人耶扶之上馬塞黑尹復下馬臥於草內及回營猶戰慄不已身披甲冑蒙被達旦因此伊所管兵丁無

不恥笑內府員外郎喀青阿之父海西尼身小力微曾往福建隨征得本旗頭等功牌八次雖身體數處被傷而攻城之時猶令人用木板舁之前往以觀攻城及城既拔謂衆曰我因殘疾未獲與汝等一同効力憤恨大哭又原任巡撫楊熙亦甚瘦小醜陋當尚之信反叛時彼與海澄公之弟黃世名拜音達禮俱在廣東城內被賊圍困三人各率家人殺出重圍往赴大兵營內以此觀之人之勇怯斷不可以相貌定也且三逆叛時李之芳曾任浙閩總督伊雖不諳騎射執刀立於船首率衆突前大破敵人以立功績彼時同出征者回京俱稱李之芳之勇近征紅苗提督李芳述親冒礮銃鼓衆力戰連破數寨聞趙申喬亦甚強毅又將軍穆占孫思克等在平涼時與賊大戰孫思克之手被賊砍中馬進良曾為孫思克標下武弁聞之曰砍我總兵之手者吾必殺之遂突入萬軍中追殺砍孫思

克手之賊馬進良數處中傷至今尚有傷痕可謂奇勇矣今承平日久善於馬步射能管轄兵丁者尚不乏人若經歷行陣之人甚難得也野戰尚易水戰尤難蓋水戰必待迎風方出此特為易退之計也或我兵欲出之日賊兵不出或賊兵欲出之日我兵不出彼此相遇甚難必能識水性諳水陣之人始可臨機應變調度成功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閏五月乙卯兵部

題浙江巡撫王度昭招撫海賊陳尚義
等見解到京九十二人作何安插
上曰先經拏獲海賊俱已發遣寧古塔等處見
今陳尚義等一百餘人又來歸誠伊等俱熟
識水性海道之人將伊等歸併盛京錦州地
方著設立水師營近據山東總兵官李雄奏
請裁伊標下水師營戰船十隻即將此所裁
數內截留數船分往錦州看守地方巡防海
洋似有裨益著滿漢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

議具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己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經歷軍務年久且曾親
統大兵出塞征討凡行兵機務靡不周知今
欲用兵兵非不敷但慮路遠運餉殊難誠能
輓輸無悞令全軍得至策妄阿喇布坦之地
朕心始慰此兵多係從前在歸莫多烏蘭布
通屢經對敵之兵且人人懷報効之志若策
妄阿喇布坦來戰不論何地制勝有餘再若
由鄂斯路進兵一萬赴伊里河源抵彼巢穴
由哈密吐魯番進兵一萬由喀爾喀進兵一
萬前至博克達額倫哈必爾漢地方如此三
路進勦料必成功但其間進止又在臨時相
機而行未可預定爾等雖未身歷軍旅既為
國家大臣於議此等要事時當詳審籌度務
合機宜非可視同泛常也

乙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中機務甚屬緊要前勦

噶爾丹時曾由兩路運米至翁金河乃已經
熟識之地而推河與翁金甚近又從前兩路
所運之米至回軍時尚未用完度今所用錢
糧最多不過三四百萬可以足用著戶部動
支正帑運送軍務乃係大事著遣司官二員
分往富寧安祁里德處令公同商議策妄阿
喇布坦兵已大敗而去今若三路進兵或即
行進勦或前逼近彼處遣使招降著富寧安
與將軍提督總兵官祁里德與喀爾喀汗王

台吉等各詳議具奏喀爾喀汗王台吉等若
自度兵力可以進勦固善或再助以我兵及
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兵更為妥當再西安甘
肅巡撫處著將河東鹽課銀四五十萬兩解
往

七月甲午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近和托輝特公博貝奏請
招撫吳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屬厄魯特
杜爾伯特丹津一千戶人若伊等抗拒不服
即行攻取臣有兵一千五百度已足用若聖

上謂應添兵則有根敦扎薩克羅卜藏所屬
翁科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
阿禮雅兵俱善於攻戰可以破敵將此三扎
薩克兵添給足矣著照博貝所請將三扎薩
克兵添給博貝帶領前去遣人往吳梁海處
以好言招撫若不歸順逃入樹林深密處亦
無關緊要相機行事可也至於杜爾伯特丹
津處應再探其情實或撫或勦博貝領兵前

往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兵向我喀爾喀直
衝前來即著尾其後以牽制之杜爾伯特丹
津與厄魯特散秩大臣車領為弟兄可令車
領遣一親信人寫給書信爾等將此事派一
章京或筆帖式飛馳發往博貝處并帶車領
人同去即隨博貝兵一齊進發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辛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之
克什圖保柱并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
人楚陽託音及策妄阿喇布坦差至澤卜尊

丹巴胡土克圖處之使人潘提忠內等來京
朕詢問策妄阿喇布坦情形皆已悉知策妄
阿喇布坦乃巨猾奸詭之人甚屬無恥以朕
之使臣非係使臣旨意非係諭旨是部文等
語今爾諸大臣等向克什圖保柱等詳詢策
妄阿喇布坦情形將克什圖保柱及楚陽託
音潘提忠內等一同遣往作何遣往之處爾
等會同副都統以上并九卿大臣各陳所見

詳議再傳諭漢大臣等從前但以兵糧牲口路遠難到爲念今祁里德處糧米見剩有二千餘石而兩路之米亦皆陸續運到兩處之米悉屬充裕無容計慮朕從前中路出兵時曾於沿途按站留米令煮粥以贍養營中困乏之步行跟役幷貿易人等大有裨益今兩路進兵之站亦應照此行將軍席柱胸中毫無主見一應軍務糧餉俱將軍之責伊云我但統領兵丁運米之事與我無涉糧到我即

行等語可見席柱無將軍之才此處亦著確議再總兵官路振聲一聞侵犯哈密卽領兵往救且聞伊愛養標下兵丁甚屬出力路振聲著授爲參贊據策妄阿喇布坦奏懇遣使一賢能大員等語克什圖保柱出使策妄阿喇布坦處所已經數次今加伊等大銜卽係大員矣再凡爲使臣者果能一體同心於事方克有濟若內有不睦互相掣肘彼此言語矛盾一有差失則無益於事伊等有不合處

卽當明言爲是再派出在京一人偕克什圖保柱前去此處亦著會議朕書諭旨時令克什圖保柱等面看繕寫伊等俱以爲宜其再明示諸大臣我兩路兵馬牲口糧米一應俱已齊備兩處軍中業已種地秋季收穫可期此番使臣知策妄阿喇布坦處確實情形卽將大兵逐漸進至伊地且告以會講遣往並非進剿之兵亦無不可也

十月丁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賦性狡詐知我兵在巴爾庫爾阿爾泰等處防守嚴密若探聽噶斯路兵勢單弱由噶斯路來犯侵擾青海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爲防備朕意派西安滿洲兵及督標兵二千名著護理西安將軍印務總督額倫特帶往西寧預備如策妄阿喇布坦由噶斯路來犯著西寧預備之兵與青海左翼台吉等會合提督康泰帶領四川之兵與右翼台吉等會合兩路協守策

妄阿喇布坦斷不敢來犯倘由嘉峪關外及布隆吉爾等處以彼微弱之卒驚我大兵之後亦未可定著行文富寧安令選兵一千名預爲防備朕意以爲策妄阿喇布坦知祁里德之兵今值冬季雨雪之時決不前進或由公博貝之後以微弱之卒潛來驚擾亦未可定著行文曉諭爾等速議具奏

十一月辛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綜理軍務年久經歷甚

多且曾親統大兵安定邊塞衆議欲於明歲進兵又慮路遠糧米難運其見不可爲非但大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勢不能當必致逃避明年著暫停進兵加意耕種將糧餉馬匹預備整齊後年再行進兵其盛京寧古塔兵丁照舊發往京城之兵著暫停止策妄阿喇布坦詞雖卑遜竟遣人盜我噶斯路兵丁之馬我兵豈可坐守著將孔格札布等兵內揀選精騎由阿爾泰作三四路襲擊巴爾庫爾兵內揀選作兩路襲擊此襲擊之兵遇可擊之處卽行襲擊可取則取應退則退相機而行襲擊後仍回駐兵之處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必然震動其餘黨或有變端以致逃亡亦未可定我兵如此一舉其道路地勢皆可悉知將此詢滿漢大臣若仍欲明歲進勦爾等將原議具奏

十二月丙午

上諭侍衛那泰等曰爾等往諭尚書富寧安明

歲暫停進兵之故朕親加籌度復命議政大臣等詳議已降旨於兩路出征大臣矣遣兵襲擊之處爾等與富寧安彼處大臣及公傅爾丹幷厄魯特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等會同詳議具奏至厄魯特等甚屬狡詐指稱投誠或潛來侵犯亦未可定此處應加意防範如果實心率衆來投將彼爲首之人解送來京其餘令在克魯倫河地方遊牧交與左翼喀爾喀扎薩克等酌量安插所遣襲擊兵丁

將擒獲賊犯釋放一二人告彼云汝輩盜竊
中國馬匹所以邊上駐扎之兵並未候旨即
行追勦前進今朝廷深憫汝輩降旨不許肆
行殺戮因此各回汛界再傳諭公博貝此處
正伊効力之所著益加勤慎厄魯特喀爾喀
公內亦有身材壯健者著將和托輝特等處
兵派出一同前往襲擊如此則策妄阿喇布
坦情形自然顯露矣然軍機事務臨期酌量
難以預揣惟在領兵大臣善爲籌度耳爾等

會同定議後即速行奏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丁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大兵前進宜攻取吐魯番
或招撫之即與哈密相類盡入國家版圖既
入版圖不得不善爲保護若襲擊之兵勢撓
單弱或策妄阿喇布坦擁衆而來救援吐魯
番或吐魯番等更變彼時不能看守則得而
復失關係甚大著軍中大臣詳加籌畫如有
難處之勢仍照前議襲擊回來爲是又軍務
應相機而行若此兵襲擊能使策妄阿喇布
坦軍中內亂分散來歸則竟行襲擊不必請
旨將此訓旨曉諭軍中大臣

五月癸酉

上諭將軍傅爾丹等曰吳粱海之有無總無關
係見今捕滅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乃屬緊要
若大處不理止將吳粱海收取遷移以爲緊
要一經舉動之日向何處驅逐耶策妄阿喇
布坦若一搖動吳粱海自俱爲我有凡謀大

事之人應將小處暫置見今羅卜藏達席之
信亦尚未來也

八月壬午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聞策妄阿喇布坦在阿里
克地方幫助拉藏發兵六千名一事雖虛實
未知朕意料之甚屬可惡策妄阿喇布坦先
曾向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者云拉藏
汗係嗜酒無用之人不足介意囑留其子拜
爾達賴喇嘛班禪之使不令前去今此兵或

征取拉藏收取西邊地方或幫助拉藏侵犯青海俱未可定若係征取拉藏其兵於去年十一月前往今已成讐我兵欲救援拉藏恐地方遙遠策妄阿喇布坦之兵若幫助拉藏同來侵犯青海則不可不備兵協助迎勦矣見今巴爾庫爾有富寧安阿爾納等一應軍務俱已諳練行兵甚易應將額倫特撤回仍駐扎西寧協助兵丁與青海之人一同預備爾等議奏

十月丙午

上諭九卿等曰口外有一定當行之路水草足用若不諳路徑則難於前進所以行路先須酌量形勢策妄阿喇布坦所住之處即古陽關哈密以西即古瓜州沙州所迺之地甚廣前有以守邊之說進者勢必將邊牆之外棄去斷斷不可即如臺灣南澳人以孤懸海外無關緊要自得其地福建廣東之賊便無容身之地所係非輕然海中之路亦有一定福建至盛京沿海一路曾令詳細繪圖島嶼停泊皆有定所口外亦是如此彼處行路宜於冬不宜於春夏昔人用兵以爲春間口外馬瘦內地馬肥殊不知春間馬一出口肥者先壞受累不小凡人平時易出大言臨事多畏縮邊巡口外行走遇大雨大雪即驚惶無措用兵須主意堅定若主將倉皇人心皆爲搖惑矣趙申喬前在偏沅征紅苗挺身前進新滿洲令其在後以避鳥鎗伊云即有不測我

後人尚可得廕襲與我身在何異趙申喬並不嫻軍旅但立定主意便無畏怯從前耿逆變亂李之芳守衢州亦是身先士卒也當初西路用兵滿兵已先進綠旗兵畏死欲退將軍孫思克諭云滿兵前發並未傷損一人爾等且看滿兵若有死傷再退未遲衆始前進因成大功

十一月甲戌

上以甘肅提督師懿德議不可進兵一摺示滿

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

諭曰此事彼處督撫不奏師懿德獨奏亦是倣劉蔭樞之意且將師懿德留京用兵之事原要機謀非拘執不通者所能辦理當中路出兵時人云地寒馬瘦到彼處馬匹必致凍死又包衣大力言糧餉未到難以前進朕卽止之云此中機謀非爾等所知如再妄言卽律以軍法朕來時祭告

天地

宗廟必見噶爾丹方回又與費揚古約兩路合兵今不前進如何先回朕親率大兵深入敵境算在必勝也噶爾丹使人來朕留營中七日諭來使云不見噶爾丹必不輕回鼓兵前進差人往覘噶爾丹已遁去二日再差人往覘已盡棄廬帳器械遠遁矣朕乃回兵今策妄阿喇布坦本屬小醜不足爲慮但怙惡不悛侵陵哈密前曾以二百人敗其二千餘人矣今因其移兵到藏道路甚遠又無接應自

去年十月起行今年七月方到過三層冰山噶斯等處實爲難行然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卽可到彼處兵亦不用多二百餘人便可破之矣人奏彼處雪深八尺兵不可往今李先復係漢人自彼處運米回來氣色甚好並不見途中有病人是西邊水土可住故復議明歲三四月出兵用兵惟以安寧百姓保護地方爲先故各省督撫奏摺來俱批先固內地緊要不可聽小抄以惑人心我朝驛遞之設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荊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吳三桂輕朕年少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服曰休矣未可與爭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

武功八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九月己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在噶斯一路駐扎之阿齊圖等帶領兵丁一千業已進藏所剩兵一千有西安之佐領禪播等帶領駐扎柴旦木地方令俟秋時探知策零敦多布等設兵處便可[illegible]兵進剿若謂彼兵於冬雪之際輕兵來[illegible]噶斯一路驚擾青海[illegible]此遠來進取西招之兵撤回噶斯則彼且謂得計亦未可定朕意駐扎肅州之總兵官李耀身材壯健令閒住肅州若令李耀帶領兵丁前赴噶斯令冬在彼防守似有裨益爾等會同確議具奏

十二月庚午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派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及寧古塔船廠盛京六處兵共三千名令於來年三四月間青草發生時各帶馬匹由索岳爾濟地方至喀爾喀河下流上克魯倫河而去其一路行糧著先派人前往車臣汗一帶令不會派兵之二十二處扎薩克幫助馬羊再於達里剛愛牽內取羊撥給其盔甲器械著於京師製造給予此所派之兵俱發往將軍傅爾丹處再將傅爾丹向時所領之安逸好兵三千名撥過富寧安處至於胡什圖英柱領去之兵並未到所指之處亦無勞績將伊[illegible]去之每佐領下護軍一名披甲一名亦發往富寧安處令其效力再有不取吐魯番之兵若進吐魯番界口並烏蘭烏蘇等形勢之處著設兵一枝修築城垣四遠哨探加意防守則可得一切總要信息亦可常得逃人自此直至巴爾庫爾地方沿途修築墩堡每堡設兵四五百名令其堅守而大兵仍照常駐扎巴爾庫爾如敵兵來少則即行殲滅若多則相機進剿如此則我兵永占要地可以待敵兵之自斃設此各處邊境駐守之兵

每年不過用銀六七百萬兩將此等事爾等
公同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癸卯
上諭額駙吳爾袞等曰今年大兵既不能前進若發兵襲擊策妄阿喇布坦則伊情形自露著派盛京烏喇察哈爾索倫喀喇沁以及內地喀爾喀之兵一萬自前年進兵之處往彼襲擊出兵時厄魯特王策零旺布公多爾濟色卜騰之人不必派往又從前曾欲令盛京三千兵過巴爾庫爾地方今暫行停止此次襲擊之兵令於六月間發往及秋而回設或今年不便襲擊來年另爲籌度爾等到傅爾丹處詳議後即差人到巴爾庫爾將軍處一同定議具奏

九月乙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西邊胡畢圖奏稱策零敦多布等及土伯特衆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寧見有新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天朝聖主將新胡必爾汗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上座廣施法敎實與衆人仰望之意允協且土伯特處時有瘴氣厄魯特之子孫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貪戀之處惟懇天朝聖主將法敎速爲廣施觀此情形似乎易結今將新胡必爾汗封爲達賴喇嘛給與冊印於明年青草發時送往藏地令登達賴喇嘛之座送往時著大臣帶滿洲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土番兵二千名綠旗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糧牲口接續之處令大將軍辦理再由巴爾喀木帶四川滿洲兵一千名綠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糧牲口接續之處令年羹堯辦理青海王貝勒貝子公等亦帶領屬下兵或一萬或五六千送往前去策零敦多布等若實爲法敎自必俟達賴喇嘛登禪榻後然後前去若不行等候逝走即爲無恥之賊此行大將軍帶領兵馬在索落木過冬水草佳處駐

扎兼照管青海家屬駐牧處四川兵二千名出口駐扎兼照管王察罕丹津駐牧處事關甚大將此旨傳諭大將軍處令伊等公同確議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將軍傳集一處曉諭唐古特國內達賴喇嘛班禪法教原係爾祖上設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故將拉藏殺害令寺廟喇嘛各自散去將衆鄂里格一路截斷令達賴喇嘛之牀空虛從前爾將此新胡必爾汗稱爲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若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爲法教廣施之事我等願捨命効力業經保奏土伯特之喇嘛兵人及阿木島地方喇嘛等俱亦稱爲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皇上將此胡必爾汗特封爲達賴喇嘛於明年大勢一同送往藏地令登禪榻將法教廣施放開衆鄂里格一路令其販賣茶布此正宜効力之時爾等應各帶兵丁與送去之大臣會同一處前去爾等之意如何令伊等各陳己意會盟畫一具奏俟

會議完時令都統延信楚宗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長壽等由固關前來京師具奏

十二月丙辰議政大臣并軍前召至大臣九卿等公同議奏進藏一事

上曰此議尚未周詳只議西地進兵並未議及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之兵兩路之兵會合取吐魯番若烏魯木齊難以堵塞看守應將兩路兵會合襲擊或各減騎進入震懾從呼爾達拉之處襲擊則彼必畏懼自然棄此牧放牲口之處而去再聞知西地大兵進剿并兩路兵襲擊不但驚惶無措亦且首尾不能相顧矣額駙阿寶所屬厄魯特兵五百名察哈爾兵四百名令帶往取藏柴旦木所有之兵亦令前往取藏大將軍留駐穆魯斯烏蘇三千兵內令派兵一千前進大將軍之兵若少將京師每佐領下派出護軍二名甲兵一名於二月內起程前往西寧令新胡必爾汗奏稱各處俱有禪牀皆可安設若爲我興兵

實關係衆生此或是新胡必爾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畏懼策妄阿喇布坦密囑新胡必爾汗具奏亦難預知倘新胡必爾汗與青海台吉等意同此新胡必爾汗不可送往青海台吉等若無此意必將新胡必爾汗送往安設禪牀廣施法教令土伯特之衆誠心歸向則策零敦多布自畏勢逃遁我師進藏定立法教之後或留兵一二千暫行看守或久住則土伯特之衆卽如我兵縱策妄阿喇布坦策零敦多布發兵前來伊係勞苦之兵我則安逸之兵卽可勦滅朕意如此事關重大不可急迫從容周詳定議爲是令若照衆大臣議惟行看守自西寧至四川雲南內外土番雜居一處西藏之人皆係土番伊等俱是一類倘藏地被策零敦多布佔據則藏兵卽是彼之兵丁而邊疆土番豈能保全爾等暫行看守之議不合著另行周詳定議具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壬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

太祖

太宗時滿洲兵於凡征戰之所馬匹口糧自備行走所向立功並無遲悞今官兵凡有行走之處馬匹糧餉及一切物件俱給自官帑且以爲不足而怨咨生焉此皆滿洲風習較異曩昔亦由該管官並不嚴飭之故也朕辦理軍務閱歷甚多向時攻取岳州但從陸路抵禦以致許久不克朕諭令洞庭湖備船隻以水路遏賊貝勒察尼奏湖中風浪甚大船不能行恐有礙於兵丁請撤戰船朕諭以岳州城已被困不久卽下若將戰船兵撤回賊得由水路往來何能有得岳州之期哉於是不撤船兵嚴飭看守未幾而岳州下矣再征討雲南時滿漢官兵合計四十餘萬貝子章泰等離雲南城七十里安營一面臨湖一面抵山未令設兵湖中斷其水路賊寇米糧仍舊運行城內並無危急後趙良棟率寧夏兵至

云我等連營四布不就近速戰追至日久米糧不繼雖滿兵無妨營兵何以存立耶章泰云雲南城久被圍困朝夕可下爾兵丁俱從遠來宜休養之何可令其傷損設或營兵不能禦敵我等勢必捐軀趙艮棟不從章泰之言自率標兵前往力戰奪取得勝橋而趙艮棟之兵亦瘁甚矣章泰又向趙艮棟云爾兵已瘁應暫撤回令總督蔡毓榮率兵看守趙艮棟云我死戰所得之地肯交與他人看守

乎城內賊寇聞之始覺恐懼失措不數日而雲南下矣此亦由決於進戰乃得成功也再出征烏蘭布通時阿密達因天晚撤兵云皇上必不以撤兵故遂殺我等將兵撤退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埋伏勇士云挑選我輩原擬或戰或追詎意止令看守衆俱忿怨後中路出兵時令大臣官員等會議進兵之處衆皆謂不可獨朕與費揚古以兵爲可進決意進兵及至科拖地方衆皆不欲前發大

臣等勸朕撤兵朕諭以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親統兵前來不見賊蹤如何驟行撤去不允所請將兵前進噶爾丹聞我兵威甚是驚懼鼠竄而去朕選兵令馬思喀爲將軍尾追噶爾丹又遇西路兵攻擊大敗之朕將中路初次運到之米遣明珠速送至費揚古軍前二次米亦卽令續送三次米內朕但留十八

日口糧餘俱送西路軍前是以西路兵丁未至饑餓得保全而回彼時若輕信大臣等言中道撤兵則兩路兵丁安得立功奏凱耶今觀領兵大臣官員等祇爲保身之計不以國事爲重內存私意爭論不和又向兵丁等沽名市恩多取口糧及不能馱載至於拋棄全無珍惜之意如此居心行事可乎朕之滿洲兵俱極精練全在領兵者將國家之事專心辦理不圖安逸賞罰嚴明則斷無錯悞進兵

西藏時邑楞不俟衆人獨自前往額倫特爲國家奮不顧身雖至失機豈可論伊等進兵太速乎今策旺諾爾布係差往策應之兵而遲延不前雖伊所統兵丁善全而歸伊屬下之兵固然咸念於國事有何裨益惟進征西路身亡兵丁朕甚爲憐憫當分別加恩至大臣官員等在部院衙門亦能清廉自守若行軍大事又非僅清廉自守者能勝任也朕年少時每於講武練兵等事違命者必置之法

內外大小悉知儆惕由此觀之訓練之事不可疎忽也茲衆喀爾喀及青海等俱服朕之風化其策妄阿喇布坦之人霸占藏地毀其寺廟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應棄命忘身奮勇致討乃伊等口稱維持黃教却無實心効力之人策零敦多布領兵在藏以我兵隔遠不能往救策零敦多布步行一年有餘忍饑帶餒尚能到藏我兵顧不能至乎今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朕意此時不進兵安藏賊寇無所忌憚或煽惑沿途番部等將作何處置耶故特諭爾等安藏大兵決宜前進

十月乙卯撫遠大將軍允禵疏報平逆將軍延信等率領大兵於八月十五日駐扎卜克河地方是夜策零敦多布等率衆來犯擊敗之奪其馬匹器械十九日自卜克河起程二十日駐扎齊嫩郭兒地方三更時有賊兵二千餘人來襲我師我師嚴整備禦賊衆久持不能抵

敵遂奔北二十一日自齊嫩郭兒起程二十二日駐扎綽馬喇地方是夜五更又有賊兵千餘刼營因營中四面哨兵鎗礮矢石齊發賊兵被傷身死者甚多餘賊皆望風而遁延信等隨率領滿漢官兵於九月初八日自達穆地方起程送新封達賴喇嘛進藏其從前達賴喇嘛博克達不便留往藏地應發回京師

上諭曰前遣大兵進藏議政大臣及九卿等俱

稱藏地遙遠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遽至宜固守邊疆朕以準噶爾人等見今佔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魯番之人皆近雲南四川一帶邊境居住若將吐魯番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特人衆侵犯青海彼時旣難於應援亦且不能取藏朕決意獨斷著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管領兩路官兵前往策妄阿喇布坦邊境驚擾襲擊又遣定西將軍噶爾弼領雲南四川滿漢官兵由拉里前進平逆將軍延信領西路官兵由青海前進又遣大將軍總領大兵駐扎穆魯斯烏蘇調遣官兵辦理糧餉伊等俱各加奮勵兩路襲擊之兵至策妄阿喇布坦邊境屢次大勝勦殺賊兵擒獲人畜招撫數千準噶爾人衆兹覽大將軍奏延信等三次將策零敦多布殺敗賊兵逃竄殊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敘

康熙六十年辛丑六月癸巳

上發硃筆諭旨命福建總督滿保傳

諭臺灣百姓曰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語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同賊寇或爲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

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原諒爾等之罪倘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贍耳前海賊占據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亦何能爲耶諭旨到時即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

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毋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

乙卯議政大臣等以將軍富寧安報稱吐魯番回人托克托麻穆式等歸順一摺請

旨

上諭曰據富寧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將吐魯番回人托克托麻穆式等遷往哈喇沙爾地方中途逃回在魯克齊木地方駐扎等語見今歸順之回人與準噶爾之人爭鬭將準噶爾之人殺害取甲來獻觀此情形策妄阿喇布坦似畧無報復之意或伊同黨內有不睦亦未可定此機不可遺失朕意策妄阿喇布坦將伊等不能遷往哈喇沙爾又不能護衛準噶爾之人足見萬不能敵我兵今收復吐

魯番若不看守則策妄阿喇布坦處歸順之人以及來使逃人有回人居中偷行殺掠此路必致阻隔爾等速議行文富寧安派綠旗兵一千名察哈爾厄魯特蒙古回兵一千名前赴吐魯番收納歸降回人照看駐扎將歸順之人及來使逃人往內解送之處牢設哨汛今回人歸降於我與厄魯特世成讐敵卽係我民其巴爾庫爾相距吐魯番止六百里爲途不遠如果策妄阿喇布坦率衆侵擾我兵前去援救不遲著富寧安預行轉飭回人等於我軍尚未抵境之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之處來使逃人萬勿隱匿侵犯卽行解送著議奏

九月戊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上年策妄阿喇布坦將伊邊界之人收去又將吐魯番回人移往哈喇沙爾共阿爾泰烏魯木齊等處無一哨汛因其寂然以處遂有策妄阿喇布坦身死之信

然不可據以為實也將軍祁里德奏策妄阿
喇布坦若果身死則機不可失請預備進兵
爾等行文大將軍及靖逆將軍富寧安等宜
照原議今歲將吐魯番堅守為要又阿爾泰
吐魯番一帶汛地均宜加意防守冬令雪降
草枯之際不可貪功輕進且將兵丁馬匹一
應什物整齊備辦以俟來年大舉征勦此旨
著即行抄錄傳諭軍前大臣等知之
丁巳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
特酋長等奏西藏平定請於招地建立
豐碑以紀盛烈昭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昔者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
喇嘛顧實汗謂東土有
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讐敵之國
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
為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殁第巴隱
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

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青海羣衆公同之請
中間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
衆肆行奸詐擾攘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
賴之塔辱蝕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為
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土伯特國朕以其
所為非法爰命皇子為大將軍又遣朕子孫
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
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
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
藏振興法教賜今胡必爾汗冊印封為第六
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土伯特僧俗人
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
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
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長亦
合詞奏曰皇帝勇畧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
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木
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
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揚請賜御

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正月庚子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之兵屢被我師擊敗死傷頗多策零敦多布等賊衆亦大半死亡棄藏竄走仍回伊犁地方固守三

嶺若我滿洲兵至則今彼[illegible]勢有不敵又思逃避他所希圖存活此等情形瞭然可睹朕數日來細加尋繹伊里山谿險隘我朝大兵雖欲今年進勦倘爲三嶺阻隔遲延時日或策妄阿喇布坦戰敗帶領妻孥逃往則我師應否追勦不可不詳加定議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伎倆悉已深知策妄阿喇布坦亦稔知天朝兵威所加勢必不能自存但此時遣遣使向策妄阿喇布坦處招撫彼不知我寛

仁之意反以爲不能取彼復生他心亦未可定爾等可議寫發往策妄阿喇布坦之書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選派好喇嘛爲使作速差往其差往之人過阿濟嶺由吐魯番一路前往不久可到彼處信息情形亦即得聞知如胡土克圖之使者善爲曉諭策妄阿喇布坦畏懼天討將拉藏妻子家屬幷從前被擄之人送來請罪誠心歸順永不敢侵犯邊隅如此可另行商酌[illegible]喇布坦已死

或伊處內變生亂[illegible]外彼將焉往則我兵進發[illegible]一面進兵一面差使亦無耽擱之處今各路兵丁或向伊里前進或於吐魯番固守漸進烏魯木齊等處駐扎營寨相機而行或幾路前往襲擊以及大兵糧餉作何運到之處著議政大臣軍前調回將軍大臣會同核議妥確具奏

二月己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年大兵前進駐扎烏魯

木齊地方爾等僉慮米糧不能接濟或致遲
悞彼時撤兵不可駐兵不可似有煩難之處
朕亦慮及但我兵預備數載去年曾議進兵
而竟不果今年若再駐扎不進則策妄阿喇
布坦得以休息一年從此或生他志不如乘
此預備之兵仍照從前令阿爾泰巴爾庫爾
兩路兵丁照常襲擊前進至烏魯木齊地方
兩兵會合如乘 旦果有兵來正可
剿滅若果 兵收同各往
本處駐扎 戒衆彼或生
內變亦未可定 臣議具奏

九月乙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
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
豈可遽忘武備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并侵
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闌布通朕親統大兵
征剿噶爾丹敗走後又侵犯克魯倫朕統兵
三路竝進至昭莫多剿滅之今策妄阿喇布
坦無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泰及巴
爾庫爾兩路兵進剿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
膽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布等潛往西藏刼掠
毀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蠹朕又遣大
兵前往擊敗策零敦多布等復取西藏拯土
伯特於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絕域
此皆因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之所致
也若聽信從前 於勞苦不加訓
練又何能 立功乎爾
等諸臣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一

恤民一

康熙六年丁未五月丙午

上諭吏部等衙門民爲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顛連深可憫念或係官吏貪酷朘削窮黎抑或[illegible]民失業果何道以遂其生[illegible]行應革爾內外各衙門大[illegible]民依其抒所見毋隱

康熙七年戊申六月辛巳戶部覆報災定例夏災不出六月秋災不出九月但踏勘於收穫未畢之先始可分別輕重請嗣後報災限期夏災不過五月初一秋災不過八月初一踰期仍如例治罪

上曰凡被災州縣有司必先勘察申報該撫然後具題地方遠近不一若限期太迫被災之民恐致苦累其仍如舊例行

七月乙卯直隸巡撫甘文焜請復巡歷舊規部議不准

上曰前諭各省遇有水旱等災督撫務減儀從將被災地方作速親勘欲令體訪貪虐官吏重加懲治且使兵民疾苦地方應行之事得以驗實更改督撫若不巡歷屬員反借災荒顛倒重輕私行科派侵[illegible]可定甘文焜所請著准行

康熙八年己酉三月[illegible]

上諭戶部前以兩部題請[illegible]等省廢藩田產差部員會同各該督撫將荒熟田地酌量變價今思既以地易價復徵額賦重爲民累著免其變價撤回所差部員將見在未變價田地交與該督撫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照常徵糧以副朕愛養民生之意

康熙九年庚戌正月己酉初直隸各省廢藩田產奉

旨免其易價改入民戶名為更名地內有廢藩
自置之地給民佃種者輸糧之外又納
租銀重徵為累而戶部議以久載全書
不當蠲免
上曰更名地內自置田土百姓既納正賦又徵
租銀實為重累著與民田一例輸糧免其納
租至易價銀兩有徵收在庫者許抵次年正
賦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月己巳

上諭禮部民資粒食以生今當播種之時亢暘
不雨農事堪憂皆由朕躬涼德政治有所未
協未能仰格
天心用是夙夜靡寧實圖修省以感召休和為
民請命爾部即虔誠祈禱雨澤以副朕勤恤
民隱至意
四月癸卯
上諭巡視五城御史曰每遇民間失火朕常遣
侍衛往救聞爾巡城官員於失火時即執伊
家主查訊恐其家一切財物無人照看必至
匪類乘機竊盜深屬無辜此後俟火息將再
行查議
十一月庚午
上諭戶部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模莫不以足
民為首務必使田野開闢蓋藏有餘而又取
之不盡其力然後民氣和樂聿成豐亨豫大
之休見行墾荒定例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
据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期迫反致失業朕
心深為軫念嗣後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
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其所司官員原有議
敘定例如新任官自圖錄敘掩襲前功紛更
擾民者各督撫嚴行稽察題參治罪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癸未
上諭兵部近因吳三桂背恩叛逆已遣大兵前
往征勦聞楚省百姓有先行驚避者輕離家
室恐致失所朕心深為憫念向來大兵紀律
嚴明所過並無騷擾今寧南靖寇大將軍啓

行朕面加誡諭務令秋毫無犯安輯地方逆寇煽惑不過一隅大兵到日立見蕩平該地方軍民人等俱係朕之赤子遣發大兵原以衛民不必驚懼著地方官廣行宣諭俾各安生理勿致流離以副朕定亂安民之意

戊子

上諭兵部刑部近因逆犯楊起隆詐稱朱三煽惑愚民潛謀不軌逆黨相繼緝獲業經審明正法牽連人犯槩行省釋除逆首楊起隆等仍行嚴緝外其餘黨夥亦從寬免緝俾得改行從善恪遵法紀勿致自干憲典軍民人等俱宜各安生業不得聽信訛言自生疑懼旁人亦不許妄行首告借端嚇詐擾害善良爾部即出示通行曉諭

二月辛酉

上諭戶部兵部逆賊吳三桂心若虺蛇行同梟獍負恩謀叛倡亂害民當明季闖寇入京吳三桂勢窮來歸我

世祖章皇帝念其投順優待有加寵以王爵畀以腹心嗣大兵克復黔滇嚴疆初定令其移駐防禦界以事權及朕即位以來推誠尤至兩省官職聽其選擇題授給養家口兵丁歲費不貲凡欲其感恩知報特加親王人臣之分已極委任之專無比乃去年伊自具疏求歸故土朕憫其久在邊遠勞於戎事年已衰殘欲令其父子祖孫得以完聚准與遷移遂其所請復為之區畫房地資給行糧眷念體恤委曲周至詎意包藏禍心久蓄不軌陽報起程日期遽乃擁衆倡叛蹂躪百姓竊據城池散布偽劄妄張聲勢以致鄰近州縣無知之徒被其煽惑又復假造訛言潛行傳布以冀搖動愚民種種狡謀悖天蔑理即屢次發兵朕皆嚴諭將帥令體朕軫念斯民至意務期秋毫無犯無非欲救濟百姓安輯地方今寧南靖寇大將軍王等率領大兵各路進剿不日殲滅以行天誅吳三桂反覆亂常不忠

不孝不義不仁爲一時之叛首實萬世之罪魁行即懸首藁街以洩神人之憤猶恐小民輒相驚疑不察虛實妄行聽信立意一差如蹈陷阱邪正之介即禍福之關身家性命所繫不小朕心不忍赤子悞罹法網有傷天和爾部即行文直隸各省督撫刊刻告示通行所屬各州縣徧諭百姓俾各安生業勿聽訛傳以副朕保全元元之意

四月丙申戶部議河南彰德府因武兵經行秣馬需用芻豆業令採辦運通甫至中途而大兵已過應發還民間

上曰芻豆已經運送復還民間恐致苦累其見在未給草豆准令存貯以備續發軍需

十一月辛未

上諭兵部凡陷賊地方皆我赤子今者詰爾戎兵四征不庭原以除暴安民念愚氓被脅被疑特一時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槩行誅戮非朕救民水火之意百姓無由自新

狡賊反得藉以煽誘嗣後大兵進剿有鄉民持械拒敵及竊踞城池山寨不即迎降者仍行誅戮其餘槩從寬免至剿殺賊徒自應俘其子女但賊營婦女多係擄掠脅從破賊之後凡所擄難民子女許民間認領不得一槩妄收爾部其傳諭滿漢官兵咸體朕意毋忽

十二月壬寅

上諭禮部古帝王撫御天下莫不以禮制爲先務然釐定章程必文質適中方可昭垂永久前見風俗近奢恐漸流於僭濫故令更定條例一切服飾力從儉樸冀返淳龐詎意有司奉行過當專事苛細借端紛擾以致商賈壅滯物力艱詘小民深爲未便以後著仍照康熙九年定例遵行見今一應禁約俱行停止爾部即遵諭行

癸丑陝西總督哈占奏陝西百姓供應芻糧疲於奔命請令山西就近輸運

上諭曰山西運糧水路則有黃河汾渭之險陸

路輸輓則道遠費重民不能堪著戶部發銀
十五萬兩擇能員解至西安採辦供應間恭
民亦値困苦之際軍需芻糧若令價値稍增
民爭什一之利自樂於輸送不悞軍需倘有
不肖官員苛派侵尅使民不得均沾實惠者
督撫指名劾奏從重治罪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丁巳

上諭兵部湖南百姓遭亂以來困苦萬狀賊糧
匱勢窮恣行刼掠百姓罹其荼毒如在湯火
今大兵尅期進發正解民倒懸之日其令大
將軍等遴賢能官同地方官宣布撫民敕諭
凡恢復城池後勿妄殺掠以輯人心以綏地
方

康熙十六年丁巳二月辛酉

上諭戶部閩地經海孽擾亂又遭逆賊橫征橫
斂民困已極今年錢糧盡予蠲免其遭亂竄
避人民俱招徠還籍俾各安本業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甲戌

上諭禮部民資粒食以生今時値夏令雨澤未
降久旱傷麥秋種未下農事堪憂皆由朕躬
涼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不能潔己愛民勤
修職業致干
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深切警惕實圖修省諸
臣亦用循省過愆恪共乃職期於共襄治理
感召休和茲當虔誠齋戒躬詣
天壇親行祈禱爲民請命爾部卽擇期具儀以
聞

十二月癸未戶部議撥盛京成熟地畝
分給新滿洲

上曰田畝百姓生業所關以熟地撥給新滿洲
恐生民困苦可更議兩便之法

康熙十九年庚申二月丁卯

上諭戶部前因各省饑饉已遣官賑濟今京師
附近地方流民甚多朕心深爲憫惻若不亟
行安插令其得所難以生全作何設法俾各
歸原籍著該地方官加意撫綏安集復業以

免流離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

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旗差遣家人或往外省索債或令隨官赴任或以私情干求外官者甚多小民最爲苦累若詳加察究則各旗不遣家僕出外者能有幾人此等累民之事爾等可令吏兵刑三部及都察院會同定例嚴禁

康熙二十年辛酉二月癸巳

上諭戶部直隸各省清察隱占田畝州縣有司

或利其陞敘虛報田畝攤派民間致滋苦累亦未可定爾部可檄行直隸各省督撫著嚴行察覈以除其弊

四月戊子

上駐蹕三屯營西南

命學士噶佛往諭遵化州知州鄭僑生曰鮎魚池周圍地畝不許蹂踐雖屢經嚴諭未必無礙田禾著知州親行細察所傷地畝若干應納錢糧若干俟回鑾日轉奏

十一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頃駐固安任邱聞戶部官員將各州縣均派草豆甚爲擾民工部向民間私借柴炭亦多擾民俱宜嚴禁又聞部院各官借稱預備差遣無故傳集窮民跟隨苦累俱宜嚴禁每次巡幸騷擾百姓者多係部院各官可傳諭嚴飭以後毋得再蹈前轍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辛未

上諭戶部漕糧定例官收官兌獨浙省民兌另

立私截之名困苦百姓著檄巡撫嚴禁違者即行參劾

八月辛巳先是潼關額稅七千餘兩有司徵收康熙十九年始遣郎中敦多禮督徵得稅四萬餘兩至是例請部員更替

上諭曰數年以來秦省兵民苦於輓運潼關收稅仍照舊額著停止差遣部員

甲辰

上諭戶部朕聞先由水路出征大兵因晝夜趲
行以致縴夫死者甚多深軫朕懷今爾部差
去催趲糧船官員恐欲糧船速抵水次致縴
夫苦累著行文申飭曉諭

九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用兵以來百姓供應煩苦
朕前屢言俟天下蕩平將錢糧寬免爾等可
同戶部免將天下錢糧出納之數通算啓奏
至陝西一省供應較他省苦累更甚錢糧尤

宜寬免

十二月壬午兵部議准雲南貴州總督
蔡毓榮請禁土司民人攜藏兵器及漢
人將鉛硝硫黃售與外彝
上曰聞衆土司人等賴弩弓長鎗捕獵爲業今
若槩行禁止則失其生計矣治民惟在所司
官撫綏安戢倘不愛民肆其殘虐民操白梃
亦可爲非爾等其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辛卯

上駐蹕陳穀莊
諭八旗護軍統領等曰穀者民生之命一歲不
登則一歲乏食今正秋收之時田穀未穫向
恐擅放馬匹踩踐禾苗屢降明諭傳飭今觀
隨從人等尚有不遵法令踩踐民田者爾等
各嚴緝以聞

九月戊子

上奉
太皇太后幸五臺途次遇村民負米豆等物詢

之云備臨幸之用隨傳
諭大學士等曰
太皇太后駕臨五臺一切應用之物皆出內帑
預備原無絲毫取給小民此所備物件何處
應用可察明具奏隨詢五臺知縣趙繼晋及
村民等皆云五臺地方偏僻恐物用不
敷故給價小民令預備以待用原非出
於科派
上曰一切物用內廷既備此後不必再行齎送

可傳諭直隸山西沿途官民知之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月丙辰工部題
請
敕諭直隸河南巡撫嚴飭所屬官員閉塞衞河水口勿使旁洩以濟漕運俟漕船過完照常聽其分流
上曰漕運所關雖係甚重但直隸河南之民多資衞河水利若水口盡行閉塞不使稍溉田禾一遇旱乾瀕河之民必致艱苦又部議俟漕船過完方許溉田則於田不無濟該部但漕船過後方聽照常通流耕種自有定時如期不悞漕運初未嘗慮及民生也此事著另行確議奏聞
五月壬午戶部奏丈量旗下圈地凡有溢額者請另行撥給
上諭大學士等曰田地為民恒產已經給與者不便復行取回其旗下大臣官員既有溢額之地理宜註冊俟需用時再行撥給民地不

可輕動
九月甲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令開海貿易謂於閩粵邊海民生有益且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則各省亦俱有益夫出海貿易本非貧民所能富商大賈懋遷有無薄徵其稅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地省分轉輸協濟之勞腹地省分錢糧有餘小民又獲安養故令開海貿易今奉差郎中伊爾格圖奏請給與各關定例款項於橋道渡口等處槩行徵稅何以異於原無稅課之地反增設一關科斂乎此事恐致擾害民生爾等傳諭九卿詹事科道集議以聞
十月辛亥
上駐蹕桃源縣重興集視隄夫工作駐蹕良久親加慰勞復
諭河道總督靳輔曰隄工夫役風雨晝夜露宿草棲勞苦倍常所領工食無幾恐有不肖官

吏從中侵蝕必使人沾實惠爾其加意軫恤

癸丑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王新命曰朕巡視直隸山東江南惟高郵等地方百姓甚爲可憫今雖水涸民擇高阜棲息但廬舍田疇被淹未復生業朕心殊爲不忍爾係地方大臣應作何籌畫濬水通流拯此一方民命以副朕軫恤黎元至意

甲寅

御舟過高郵湖見民間田廬多在水中惻然念之因登岸巡行隄畔十餘里召耆老詳問致災之故

諭王新命曰朕此行原欲訪問民間疾苦凡有地方利弊必設法興除使之各得其所昔堯憂一夫之不獲況目覩此方被水情形豈可不爲拯濟耶

庚申

上諭江蘇巡撫湯斌曰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

民生計有事巡行凡需用之物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地方有不肖官員借端妄派以致擾害窮民爾其加意嚴察如有此等即指名題叅從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縴夫及聞朕巡行至此遠來聚觀百姓恐離家已遠不能自歸爾逐一詳察多方區畫令其還家

十一月丁卯

上諭吏部尚書伊桑阿工部尚書薩穆哈曰朕巡幸東南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田疇廬舍被水淹沒朕心甚爲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槩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爾等可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縱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戊戌順天府府尹張吉午請自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間開墾田畝永免圈取部議不允

上諭大學士等曰民間自開墾田畝若圈與旗人恐致病民自後永不許圈如旗下有當撥給者其以戶部見存餘田給之

五月丙戌工部議覆湖廣浙江採運楠木不能如期特請寬限應不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明時採運楠木從山至河民力告竭地方苦累今運各省所備楠木杉木若程限太迫恐山路崎嶇轉運艱難地方雖有良吏不能不苦累百姓其令部臣詳議緩運勿致累民

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歲雨暘時若二麥已登他穀亦皆沃茂秋成可望黎民不致阻饑但豪强富室田土既多收穫亦豐往往用之釀酒又輕值收糴以待重價貧民田少收穫有限

更不節用效尤釀酒亦甚糜費雖遇豐年僅免饑饉倘遭荒歲何以自贍朕巡省閭閻歷歷親覩每一念及惻然疚懷應作何禁止使家給人足爾等可籌良策以待秋期舉行

九月甲申戶部題張家口諸處倉厫應令地方官設法修造

上曰若令地方官設法勢必加派於民可即以本處稅銀修築

十月癸卯內閣以工部修治京城道塗冊進呈

上曰工價支給尚少宜稍加增至修治小路若責之居民則貧人苦累矣其令如大路估算亦以錢糧給之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二月壬子九卿等議覆四川松威道王騭條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請行停減應不准行

上曰蜀中屢遭兵燹百姓窮苦已極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大可用者甚多若

取充殿材即數百年可支何必楠木著停止
川省採運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一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支用修造等項奏銷錢
糧時該部不准駁回者甚多此等奏銷屢行
駁回官員未必捐橐補給亦止派取民間耳
如此則百姓愈苦向因需用孔亟故奏銷者
未即准行今公帑並非匱乏之時奏銷案件
不必駁回即應完結此等事不行駁回在官

員雖稍獲便利而於百姓乃大有裨益也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七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武昌地方平定江寧京口
荊州諸路兵仍赴武昌則轉輸供應民力維
艱滿洲漢軍及調集綠旗兵皆令各歸本汛
又遇難官民之妻子恐以賊黨株累可令該
撫察明奏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乙卯
上巡幸浙江自杭州回鑾舟泊石門鎮

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巡省民生風俗行次
浙江見省會兵民俱相和輯生齒蕃庶閭里
乂安但觀民間習尚好為爭訟爭訟一興則
不肖有司因緣詐索勢所必至縱或官員無
所朘削而胥吏作奸究不能無私行勒取之
弊小民之牽連苦累者多矣夫微忿不捐構
成嫌怨小則耗損物力大則傾隕身家其為
蠹害不可勝言矜此愚民允宜深戒地方大
小衙門官員亦應各簡詞訟勸導閭閻俾守
分息爭共安生業又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

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懋遷
多係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
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目前
經營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則民生將至
坐困苟不變易陋俗何以致家給人足之風
爾等可傳諭將軍總督等令家喻戶曉務使
敦本興讓崇儉黜浮兵民日益協和風俗日
益淳樸詞訟日益減少積儲日益豐盈則敎

洽化行朕心實嘉賴焉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二月己卯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曰蠲免錢糧原欲使小民物力稍舒漸登殷阜前已頒諭旨民間建立碑亭頌揚德意雖出羣黎愛戴之誠但恐致煩民力嗣後地方官員不得借端修葺碑亭以滋擾累

六月丙戌

上諭戶部朕撫育烝黎勤求民瘼務期休養漸至阜安閭閻有疾苦朕衷時切軫念近見廣東高瓊等府地丁各項錢糧歷年逋欠如係官役侵漁及豪強頑梗抗不輸納自應嚴追倘因丁缺地荒不能輸納仍行徵比照例考成則小民既困追呼有司復罹叅罰徒滋擾累終無裨益著該督撫以各州縣舊欠錢糧不能辦納情由詳悉察明具奏

七月丙午

上駐蹕正紅旗鷹莊

諭大學士伊桑阿尚書顧八代等曰朕沿途閱視見所踐田禾過於朕初時諭旨部中丈量者惟鞍匠屯以南過此並未丈量何地非朕赤子可令侍郎賽弼漢即自口以北至坡賴村凡所踐田禾作速明晰丈量

康熙三十年辛未九月己巳

上諭戶部朕頃巡行邊外入喜峯口見民間田畝多爲蝗蝻所傷又聞灤州鎮及豐潤縣等處地方被蝗災者亦所在間有秋成失望則民食維艱朕心深切軫念倘及時不爲區畫儲蓄恐至來歲不免饑饉堪虞著行該撫親歷直隸被災各州縣通行察勘悉心籌畫應作何積貯該撫詳議具奏其被災各地方明歲錢糧若仍照例催科小民必致苦累著俟該撫察報分數到日將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應徵錢糧緩至秋季徵收用稱朕體恤民生休息愛養至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六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每見各省往來及請安之人必問地方情形雨水霑足與否前問自江浙來者俱言今歲甚旱五月二十日尚未得雨朕幸江南深知彼處民生家無二日之儲所食之粟每日糴買若五月以後仍不得雨則米價騰貴貧民必至困苦此不可不預籌者著遣戶部才能司官二員一往江南一往浙江詳問督撫觀看雨水形勢來奏江浙地方雨水雖大若不没禾穗水消禾仰復舊故

澇不足慮旱則所蓄之水盡涸眞無計可施朕又曾見舟中滿載豬毛雞毛問其故曰福建稻田以山泉灌之泉水寒涼用此則禾苗茂盛亦得早熟朕記此言將玉泉山泉水所灌稻田亦照此法果早熟豐收江浙稻田俱池中蓄水灌之池水不寒所以不用此也

八月丁酉戶部議覆漕運總督與永朝疏言江北廬鳳淮揚等處漕糧請紅白兼收應不准行

上曰米取圓淨各隨其地所出不論紅白令兼收勿勞百姓

十一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歲畿輔地方歉收米價騰貴通倉每月發米萬石比時價少減糶賣其糶時止許貧民零糴數斗富賈不得多糴轉販始於民生大有裨益又蒸造燒酒多費米穀今當米穀減少之時著戶部速移咨該撫將順永保河四府屬蒸造燒酒嚴行禁止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二月癸酉直隸巡撫郭世隆等疏言臣遵

旨會同戶部員外郎羅泰查霸州文安等州縣及天津衛見在貯倉米穀共十萬餘石將此米賑濟霸州等州縣饑民需用三萬石所餘米穀應減價糶賣其景州等州縣將山東漕米截留平糶

上曰霸州等被水災地方所有積穀除散賑外餘著減價發糶其沿河一帶景州等各州縣

衞所著將山東漕米每處截留二千石亦發糶以平米價著戶部行文該撫責成州縣實心奉行務俾小民均沾實惠朕不時遣人稽察如小民有不沾實惠將該管官一併從重治罪斷不寬宥

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通州倉米平價發糶米價頗減於民大有裨益又沿河一帶州縣已截留山東漕運糶與百姓誠恐不肖地方官員或

增價發糶或糶與販賣之人以致百姓不沾實惠著巡撫郭世隆不時巡察

四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雖處深宮日以民生為事每巡視郊外必詳察農桑咨詢稼穡是以深悉農家之事應於農事之先早為籌畫方有裨益朕以去歲雨水霑濡立春稍旱蝗種必致為災故諭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官傳諭民間早耕田地將蝗種掩埋則後患可除今已立夏或有餘蝗遺種漸漸長成致害田稼亦未可知村莊愚民往往以蝗不可捕待其自去此等愚昧之言尤宜禁止捕蝗弭災全恃人力今差戶部司官一員宣諭直隸山東巡撫令各州縣官員凡有蝗出即親至其地率民掩捕無使為災再傳諭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咸使知悉一體遵行

五月丁巳

上巡幸畿甸閱視河隄

諭內大臣等曰扈從衞士魚貫而行無得踐踏民田著派侍衞等嚴查

九月甲申

上諭戶部朕惟黎元率育全恃農桑每遇歲特豐穰比屋皆能自贍倘一經旱潦粒食無資即有俯仰不給之虞非相緩急而先事圖維則補功之恩難以徧沛頃巡歷邊外道經密雲等處地方見田畝歉收米穀價貴閭閻匱乏衣食不充目前既已艱難後歲何所依賴

宜豫為籌畫用俾資生著遣部院堂官二員
會同直隸巡撫親詣年歲不登之各州縣詳
察明白應作何區處賙濟確議具奏其八旗
披甲當差及孤寡無依年老有疾中傷退閒
人等有實係貧窶窘於謀生者著各該都統
詳察姓名報部酌量恩恤爾部即遵諭行
十一月癸酉吏部右侍郎安布祿工部
右侍郎常綬等奏臣等遵
旨查直隸安州等十一州縣貧民十萬餘口應

賑米四萬餘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思直隸米價騰貴小民艱
苦若僅照數給發誠恐無益著將此米一半
散給百姓一半照目前米價折銀給與貧民
所餘之米著視時價酌減令民賤買如此則
百姓既得銀兩而糴米又易庶小民均沾實
惠其安州等十一州縣康熙三十四年地丁
錢糧盡行蠲免又
諭曰密雲順義附近地方今年米穀未收除常
平倉所貯米穀照常糶賣外幷將前轉運積
貯之米每月發千石平價糶之遣戶部賢能
司官各一員監視糶賣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二

恤民二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興永朝奏請丈量湖南田地有累於民否治國之道莫要於安民或有不肖州縣官將田地竟不行丈量而輒稱餘田加賦者亦未可定安有加增田賦而全不累民之理著湖廣總督吳琠詳察具奏

四月庚子戶部題天津撥河工程行文附近州縣派夫定限挑濬

上曰若行文各州縣定限派夫必至苦累民間著停止行文即發與僱價令天津等處僱民挑濬如此則公事既得告成而窮民亦可資以度日矣

五月壬戌朔

上諭戶部尚書馬齊曰爾傳諭巡撫噶爾圖平陽等處地震房舍倒壞人民壓斃伊應親身於彼處設廠居住將被災百姓救護候朕諭旨乃遽回省城殊屬不合除噶爾圖所奏外有地震重處爾可詳察閱視加恩賑給本年應徵錢糧停其徵收爾到彼處即曉諭衆民

皇上為爾百姓深切軫念特遣大臣賑救爾衆民毋妄遷徙離散且恐因地震地方不良之人及鎮標兵丁借端搶奪擾害生民傳諭總兵官周復興親身率領官兵將此一帶地方善為防護其平陽府洪洞縣被災百姓爾會同巡撫噶爾圖親身到彼處賑濟務令均沾實惠

六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時值久雨連綿乍止復雨將不利於田稼朕甚憫焉亟宜祈晴其傳禮部速議以聞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七月庚申

上諭戶部朕親征時聞宣化府牧養三旗駝馬所需草豆甚急皆先派龍門赤城蔚州百姓

供用後給價值恐小民不能如數支領著該撫委地方賢能官查明照價估給務令小民得沾實惠以副朕撫恤至意此地百姓供應軍需修治道途勞苦可憫俟冬間當免其來年之賦

九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右衛兵丁馬匹若在大同一處餵養恐累小民著侍郎阿爾拜前去與監餵內大臣酌量於附近州縣分養務

給實價毋苦百姓

十二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霸州等處州縣會運通州之米與被災百姓減價平糶閭閻甚爲得濟今年水災更甚應如去歲運米於各州縣平糶可救直隸巡撫沈朝聘何州何縣當運米若干與民懋遷之共作速具摺奏聞勿緩俟開印時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修理道路專責之地方官恐至太過可遣鄉導官法保布達修一車可行之道足矣山西道路著按察使巴什道員王輔鳩工督修令侍郎常綬前去按站備辦草料柴薪渡黃河後陝西路濶無庸大修或有宜畧修處著常綬等驗視令地方官修之若修路太過勞及百姓責在法保布達與地方官無涉也

戊戌

上諭右衛將軍宗室費揚固曰山西巡撫倭倫

等項給發右衛官員兵丁米豆草價值較時價減少以致窮兵苦累亦未可定又詢察大同府所屬州縣衛所之民運送右衛官兵馬匹所用草束殊爲苦累可將官兵之馬各留一匹於右衛餘馬發附近州縣衛所酌派官員兵丁看守飼養小民可免運送之苦此後每草一束作何給價著議政大臣大學士在事官員會同爾等議奏

辛丑

上諭山西巡撫倭倫陝西巡撫党愛甘肅巡撫郭洪等曰朕比年出師剿寇總期乂安邊徼永輯民生茲厄魯特噶爾丹勢蹙力窮畏死悔罪遣使具奏乞降朕特親統六師再臨邊塞相機剿撫因乘便巡覽邊境形勢察視軍民生業遂發禁旅取道邊外朕自大同從內地前赴寧夏一路地方見緣邊州縣地土瘠薄軍民生計艱難朕心深切軫念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內廷措辦不以煩民扈從簡少市易之物悉依時值誠恐有强取抑價等事已令都察院及科道官逐日稽察糾劾其經過城堡衢市輙多結綵殊覺擾累嗣後著通行禁止乘輿巡幸本爲安民豈可反勞民力爾等務嚴飭有司不得借端科派仍張示曉諭俾窮簷蔀戶咸悉朕曲體民依至意

閏三月甲午寧夏紳衿兵民人等聞

駕起行齊集

行宮前叩懇

皇上駐蹕數日以慰羣情

上曰朕欲掃蕩寇氛以安黎庶特幸寧夏經理軍務駐蹕十有餘日曩者南巡凡所巡幸之處未有駐蹕至三日者且邊地磽瘠民生艱苦朕甚憫之朕扈從人衆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擾朕已定於十五日起行爾等誠懇之意朕已知悉又向者曾欲使禁軍駐防此地恐民間居處狹隘已命將房舍查明給還本主爾等即回故居可也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前巡幸直隸山東江南浙江見地方人民皆各安生業大小官員恐朕不時臨幸咸兢兢守法奉職以爲他省類皆如此頃由大同歷山西陝西邊境以至寧夏觀山陝民生甚是艱難交納錢糧其火耗有每兩加至二三錢不等者前曾面問總督吳赫據言西安等府距省甚近收耗尚輕

若沿邊所在地方火耗不免加重矣至於山西特一小省閭科派竟至百萬民何以堪科道官因朕已經訪問始行叅劾並未有言於未發覺之前者亦屬何益

戊戌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頃以狡寇噶爾丹未滅調度軍務親莅塞外因念切民依巡歷邊境所至咨訪目擊山西陝西緣邊一路地皆沙磧難事耕耘人多穴居類鮮恆業其土壤磽瘠固已生計維艱而地方遼遠疾苦無由上聞大小官吏不能子愛小民更恣橫索遂使里井日漸虛耗比年用兵以來一應軍需芻糗俱動支正項錢糧儲偫供應從不取辦閭閻乃各府州縣官員借端私徵重收火耗督撫布政使等官又不仰體朝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汙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又或督撫庸懦懈弛因而筆帖式及衙門人役無所忌憚擅作姦弊以致民生滋蹙朕心深切軫惻今外寇已經蕩平惟以綏乂地方撫循百姓爲急務山陝兩省關係緊要應作何撫恤休養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以聞

六月戊寅山西巡撫倭倫疏請建萬壽龍亭恭勒聖諭

上諭大學士等曰何事建立龍亭若果善民自感頌大同田薄民窮其建龍亭著停止倭倫奏稱大同地方飼馬萬匹全不費民力自朕覩之前大同養馬不過六千疋始不用民力朕因民勞苦故將康熙三十六年錢糧盡免朕凡事俱務實行不尚過譽爾等可曉示之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巡撫李煒居官不善地方饑饉百姓乏食竟不奏聞及至言官叅奏始行具疏朕爲人君於國計民生日切存心詳加審慮李煒身任巡撫不知撫恤百姓朕又何賴焉著革職

五月甲申戶部議覆總督倉塲侍郎德
珠等疏言直隸朝鮮等處米貴將各省
漕糧截留一十五萬石賑濟請令有漕
各省督撫於本年秋收時買補帶運還
倉應如所請
上曰此截留賑濟等項所費米石若令有漕省
分採買帶運則小民運丁必致苦累京倉米
石充裕所用之米無多採買補額著停止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九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省採買物件科派累民不
若折色解京官買總之累民之事雖纖毫亦
不可行向日口外蒙古困窮人不聊生朕近
年來任人經理多方撫育培植之今已家給
人足樂業安生可見治民之道全在休養也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月乙酉湖廣總
督郭琇奏稱
皇上命臣選奏丈量地畝官員但湖南民稀地
廣恐清丈後錢糧較前減十分之二

上曰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倍於此亦有何害若
不清丈以荒田著落他人徵收錢糧有累羣
黎斷不可也此事綦重保題丈量官員爾具
疏來照所請行
三月甲午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修築永定河夫役雲集人多
則需米穀價必致騰貴遣戶部賢能司官二
員截山東河南漕米二萬石留於信安柳岔
二處會同地方官照前稍減時價平糶至附
近信安修河諸處屯莊米石亦令糶賣有益
於民令內務府總管查明具奏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閏六月癸未戶部
議覆山西巡撫噶禮疏言右衛駐防官
兵浮給康熙三十六年分草束折色銀
兩請交各旗追還
上曰此浮給官兵草束折色銀兩復行追賠殊
爲可憫若向誤給官吏追補必致派累小民
其免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月壬申

上巡閱南河駐蹕長清縣界首鋪

諭大學士等曰昨夜大風南村失火朕遣大臣侍衛撲滅之小民遭此深為可憫著傳諭巡撫布政使察明被災房數幷議作何行賞之處大學士等遵

旨令巡撫王國昌等察明幷議每房一間償銀三兩

上曰專委地方官行賞小民未必盡沾實惠著

交近御侍衛海青等監視散給

二月丙子朔

上諭山東巡撫王國昌曰朕自泰安州見新泰蒙陰沂州郯城等處城郭鄉村黎民被災甚苦雖蠲免正賦兼行賑濟猶恐未能大有裨益如以養蒙古之例施於山左庶青黃不接之際小民得以度日命在京滿漢大學士九卿會議無論官民有情願效力者作速遣往山東不拘銀米同地方官分界賑濟以及降級革職人等有情願贖罪者亦准其贖罪俟秋成之後視其果有裨益酌量議敘至該撫尤宜董率屬員善為撫綏勿致流離務期副朕視民如子之至意卽將告示刊刻遍行曉

諭

八月甲申刑部尚書王士正等因山左被災奏

旨截留漕米幷派八旗官員領帑往賑具疏奏

謝

上曰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閒生計無不深知

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係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少壯者流離於四方老弱者卽死於溝壑此等情由爾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亦當深加體念似此荒年雖不能大為拯濟若輕其田租等項各贍養其佃戶不但深有益於窮民爾等田地日後亦不致荒蕪如果

民受實惠豈不勝謝恩千百倍耶

十月庚寅理藩院議覆扎薩克大喇嘛綽朱兒喇穆扎木巴奏將伊所原居洮州衛卓奈克依特之廟伏懇開廣修造應如所請

上曰取邊氓之地以廣修廟宇關係民生嗣後凡有廣廟宇與民閒田廬有關者永行禁止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三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因山東及直隸河閒府等處饑民流至京城者甚多特命八旗諸王貝勒大臣總管內務府各官及漢大臣官員於數十處立粥廠日煮粥賑濟務使流移之人得所酌量賑給數月但此等饑民棄其家業聚集京城以餬其口實非長策應作何料理始復舊籍得安生計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確議具奏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己亥

上諭山東巡撫趙世顯曰朕為兩河告成特來

巡閱道經山左見民生自去歲休養之後漸有起色朕心甚慰夾岸黃童白叟懽呼載道感恩叩謝者日有數十萬今仲春之時麥苗未長未致妨農至回鑾之際正值農忙麥秀恐妨稼穡爾即曉諭百姓槩免叩謝各務農事可也

癸丑

上諭兵部侍郎貝和諾江寧將軍鄂羅舜等曰自江寧至蘇州坐臺兵丁可令撤去各回本汛今當麥秀之時倘夾路而行恐致踐傷隴麥且御舟所泊亦時與坐臺處相左隨駕人員自足環衛爾等轄下兵丁固當在此効力朕非謂其勞苦而遣歸也但係農時不比冬令耳其兩岸護送綠旗兵鎮江坐臺兵丁一併撤去

壬戌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阿山江蘇巡撫宋犖曰朕為兩河告成楊家莊新河建閘特來閱視爾

等復偕地方官民再四懇請故渡江而南見百姓雖不能比戶豐饒幸安居樂業無憔悴之色朕心少慰編氓皆朕赤子休養生息已數十年民雖至愚亦所深悉故扶老攜幼日計數萬隨船擁道歡聲騰沸此皆由中而發非假飾也但人多路隘菜蔬苗麥彌漫田野不無踐傷朕甚惜焉爾等卽出示曉諭萬勿踏壞田禾有負朕恤民之意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浙江巡撫王然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奏報旱災以此揆之被旱之處甚廣朕屢幸南省其地方山川形勢及小民生業鮮有不知者南方溝洫最多水之出入固易然亦只可備平常小旱而已若至大旱河蕩盡涸惟近大河之處猶可薄收若田高河遠之處水不能到必至全荒且小民有田者少佃戶居多豐年則納糧之外與佃戶量其所入分之一遇歲歉則佃戶竟無策可施矣南方卑濕民間難以蓋藏故比戶而居有米者少凡飲食諸物每日見買此數年幸遇豐稔可以無虞今遇大旱所關匪細奏聞之後若能得雨不必言矣如未有雨不早加詳議殊非朕保民如赤子之心矣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十一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內地之民居住臺灣者甚多比來洊罹災祲米穀不登若土著之人

猶可採捕爲生內地之民在彼者糧食缺少難以自存欲歸故土則又隔大洋誠爲可憫著行文該地方官察明情願復歸本地者或遇兵丁換班之船或遇公務奉差之船令其附載帶回原籍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七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江西稻穀豐收沿江之米甚多而近日江浙米價愈貴朕爲民生計時切憂勞輾轉思之上江之米不禁其沿江

而下者特欲使江浙米價平耳今富豪之家
廣收湖廣江西之米囤積待價於中取利雖
米船沿江而下而糶賣之米愈少此事關係
貧民甚大爾大學士及九卿諸臣皆國家倚
賴之人所以爲民生憂慮者必與朕同當何
如有濟於民著公同詳議速奏

己卯大學士九卿等遵
旨議覆湖廣江西產米甚多但恐富商囤積圖
利應嚴查禁止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因湖廣江西之米商販由
江而下者多而江浙米價不減故命爾等會
議若將囤積米石定例禁止則借此橫查不
過利於胥役而已百姓不但無益反致受害
矣爾等但言其枝葉未究其本源朕意以爲
必於本源之地清查自無收買囤積之弊湖
廣江西之米或江浙客商或土著人民某人
於某處買米若干清查甚易應行文湖廣江
西督撫委賢能官將有名馬頭大鎮店買賣
人名姓及米數一併查明每月終一次奏聞
幷將奏聞之數即移知江浙督撫湖廣江西
之米不往售於江浙更將何往此米衆所共
知則買與賣不待申令而米之至者多即大
有利於民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二月丁丑
上諭吏部尚書兼管倉場事務富寧安等曰朕
聞京城近日米價較往年稍貴想因直隷各
省人民今歲來京甚衆之故應發倉米一萬
石照時價減糶則米價可平於民生大有裨
益若一萬石不敷即再發一萬石平糶

四月辛亥
上命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往廣東平糶倉
穀
諭之曰朕覽廣東奏銷冊內見存米二萬餘石
以之減價平糶似屬有益爾至廣東詳查如
所糶穀石尚不足用即速奏聞朕令動正項
錢糧買米平糶江西湖廣二省不禁商人販

米良有益處前江浙米貴朕諭將湖廣江西米船放下江浙米價遂平廣東督撫若於正月間早行奏聞則海運可及今風信不順海運尚難行也

五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提督康泰奏稱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萬餘人開礦隨逐隨聚見在差官力行驅逐朕念此等偷開礦厰者皆係無室可居無田可耕之貧民每日得錙銖爲養生之計若盡行禁止則伊等何以爲生果如滇省礦厰所出頗多亦可資助兵餉此處所出無多應令該地方文武官員盡心設法使窮民獲有微利養贍生命但不得聚衆生事妄行不法耳

六月己丑

上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從來壬辰癸巳年分雨水應多去歲幸而未澇觀此兩日雨勢連綿此處山水或發亦未可定東邊之隄因城牆所逼水必洶湧東邊巡守之人在河灘中者若不小心則無走避處矣應預爲之備至於貿易人民所居之屋凡當澗口之處亦各應防備若山水夜發當水處恐致被衝將此曉諭

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連日之雨朕甚恐致澇今晴甚佳人居高處尚無妨但田禾可惜耳昔人謂壬辰癸巳年澇去歲獲免倘今歲五月初十間雨至此時可柰何朕記

太祖皇帝時壬辰年澇大饑另戶人家以致賣身

世祖皇帝癸巳年霪雨大澇京城內房屋牆垣傾頽不堪明成化時癸巳年澇城內水滿民皆避居於長安門等處後水至長安門復移居端門前至棋盤街今歲朕未來時雨水甚大老人有言後澇不及前澇但霪雨不止則田禾倒青矣朕甚慮之

九月辛未戸部等衙門題廣東廣西總督趙弘燦浙江福建總督范時崇等言將江南浙江米石運至廣閩備用於地方民生大有裨益應將江南省捐納米十萬石令總兵官穆廷栻總管船隻運至閩省廣東督撫撥船至閩省接運往廣東浙江亦報被災將五萬石仍留浙省將五萬石令總兵官吳陞運至閩省

上曰浙省今歲歉收十萬米石仍留備用江南十萬石內將五萬石運至福建五萬石運至廣東米到日即行平糶勿致浥爛

十月庚寅

上問戸部尚書張鵬翮曰錢糧之數若何張鵬翮奏曰此數年因

皇上所免錢糧甚多今見動用至四十九年錢糧

上曰即動至五十年錢糧亦無妨爾等爲戸部故如此奏耳朕心惟百姓爲重今廣東福建

沿海之府州縣等處正青黃不接之時尚宜酌量免其錢糧張鵬翮奏曰頃

皇上特加殊恩已令運米賑濟矣

上曰米雖運去但足餬口耳不能辦錢糧也張鵬翮奏曰至彼時再行請

旨

上曰不可遲延今即其時矣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三月乙巳

上諭戸部甘肅一帶地方去年春麥失收秋田亦歉經該督撫奏報甚明其地俱係山田稍遇天旱易致荒歉是以舊歲特沛恩澤蠲免租賦見在雖據該督撫設法賑濟給與牛種此外更應作何籌畫使小民得所永有裨益著遣工部右侍郎常泰大理寺少卿陳汝咸到彼會同該督撫詳查地方百姓情形確議具奏

癸丑

上以甘肅被災

命工部右侍郎常泰大理寺少卿陳汝咸前往
察勘
諭之曰朕曾至寧夏其地方有似蒙古所種惟青稞遇歲不收民即流散爾等到彼應與總督鄂海巡撫岳拜計議教百姓牧養牛羊蓋甘肅地方不比直隸山東與蒙古同宜畜牛羊雖遇荒歲食乳亦可度日矣又其地產肉蓯蓉天門冬煮食之味似山藥又一種沙米亦可食被災諸處爾等悉親身往勘會同督撫酌議以聞

六月丙戌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天氣甚熱貿易人等多夜行者伊等但知為利不顧其身朕甚念之嗣後有緊要事方許夜行朕視商民皆如赤子無論事之鉅細俱當代為熟籌也至於一應隨行官員兵丁執事人等如有公事不必過亟緩緩前行將此交與兵部自喀喇和屯以至口上俱遍張告示併於各該管處通行曉諭

十月壬辰甘肅巡撫綽奇疏言甘肅寧夏等處今歲被災窮民請計口散賑至來年夏收時停止
上諭曰甘肅地方被災流移各處就食之民見令招回本處但時尚冱寒本處並無糧米招回無益俟來年春耕時送回方有益也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閏三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巡撫趙弘燮因順天永平兩府所屬地方米價騰貴民多乏食奏請借帑銀差官貴買賤賣再借莊頭積貯之米減價糶賣朕思治天下之道以養民為本當此太平之際而使民乏食可乎從前如福建廣東遠處偶遇災荒猶海運賑濟況京師畿輔之地乎去年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宣化五府因雨水過多米穀歉收已將錢糧盡行蠲免積貯之米減價糶賣見今閭閻積貯無多若又以銀買穀則米價益加騰貴今京倉通

倉之米甚多將倉內所貯之陳米發二十萬石遣堂司官運至各處地方不論旗民確查賑濟窮民始得均沾實惠且直隸北四府地方有水路可通即由旱路運去亦不甚遠不過在人區畫而已至於運米脚價以米給之亦可煮粥之柴以米易之亦可近京之地減價糶賣今又發陳賑濟則小民斷無乏食之虞矣又

諭曰朕聞今年直隸南四府地方麥苗甚好但

麥收時亦止有地之人得食而已未種麥之人何由而得朕意此番賑濟須至九月民方不致乏食每歲五城煮粥施濟至三月即止今尚未停止於民大有裨益古之人君居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疾苦者甚多朕巡行各處曾目擊之故知之甚確又於直隸各省年穀豐歉時加訪問地方大吏所以不敢隱瞞朕凡事但求實濟不務虛名即如積貯之事聞之似善行之甚難從前連歲豐收朕曾諭地方官令民間節省積貯但窮民一年所得餬口之外別有費用何得餘剩至於社倉一事李光地任直隸巡撫時曾以此爲有益卒不能行今太平已久生齒日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開墾者不知內地實無閒地今在口外種地度日者甚多朕意養民之道亦在相地區處而已陝西臨洮鞏昌等地方雖不可耕種若於有水草之地效蒙古牧養則民儘可度日而百

姓但狃於種地不能行此昔年去山東賑濟人員曾云或有人在牛旁不知取乳而食坐以待斃此皆不習之故耳爾等將趙弘燮所奏之事會同九卿確議具奏

五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畿地方至今雨未霑足朕心不勝焦勞自密雲至口外田禾甚佳及問各處來人俱云雨水尚有不足之處念京城人民輻輳就食者多且太平日久人口滋生

多至數倍以此平素閒譚譚以此事面諭諸
大臣今值暵旱之際若再不亟爲籌畫朝廷
之上所理者何事乎閱此次報內米價又長
八旗官兵糧米定例於八月內支放今若俟
至八月米價必愈加騰貴著於五月初十日
起即行支放至京城米石若仍行減糶甚爲
有益著再發米二萬石交與原派賣米官員
減價糶賣爾等轉諭戶部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六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雖旱然得雨之後或連
綿陰雨亦未可定應傳八旗軍民人等將危
圮房屋牆垣修理滲漏之處早行苫蓋并溯
濕朽壞物件移置高處凡事豫則易備朕凡
經歷之處心思所到即行傳諭即不連綿陰
雨平常豫備亦可也

十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理事五十餘年無時不以
民生爲念凡巡行所至之地即加訪問故於
民之疾苦無有不知各省奏事之人伊所過
地方年景豐歉米價貴賤無不詳悉問之故
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一切事皆無敢隱
匿者今年各處皆豐收河南連年大熟朕念
切民生爾諸臣當體朕恤民之意凡有聞見
之處即當奏聞不可佯爲不知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八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今年安徽所屬地方出蛟
發水甚是傷民前日曹頫家人來奏晴雨錄

詢問是實總督巡撫雖未敢奏朕既聞知心
切軫恤京中有安徽地方官員著九卿速行
問明

康熙六十年辛丑四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冬雪大所以今春雨澤甚
少大約冬雪多則春雨必少春雨少則秋霖
必多此非有占驗而得知者也朕六十年來
留心農事較量雨暘往往不爽且南方得雪
有益於田土北方雖有大雪被風飄散於田

土無益今歲山東得雨河南山西陝西未甚得雨備荒最為緊要不可不預為籌畫若直隸山東河南已難料理至山西陝西其補救尤難古人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則有三年之積言雖可聽行之不易如設立社倉原屬良法但從前李光地張伯行曾經舉行終無成效至於各省積貯穀石雖俱報稱數千百萬實在存倉者無幾即出陳易新之法亦不為不善第春間僅有所出秋間並

無所入州縣官侵蝕入己急則即以折銀掩飾此等積弊朕知之甚詳其報荒之真偽虛實朕亦無不洞悉如熱河所積穀石每年減價平糶秋收糴補還倉數目無多稽查頗易所以每有餘糧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昔征勦三逆時豐收足以供給並無一州一縣貽悞及平定以後間有歉收之年不可不綢繆於未雨也邇來稍覺暵旱或者政事有缺失應行改正之處亦未可定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五月甲申

上諭戶部朕御極六十年自沖齡時惟以黎庶為重宵旰圖維勤勞至今今春朕之子孫暨六世孫輩與舉國官兵人民請行大慶典禮在朕固所應受衆亦咸以為宜朕意昔年辛丑係

皇考賓天之歲今歲又值辛丑况西陲用兵事尚未竣是以堅辭不受今年朕躬自四月遘

和五月初旬又復感寒遂覺甚病以致面色稍減或稍行動或多言語便不勝倦乏日今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麥已無收民多饑餒屢令大學士九卿議奏茫無頭緒似此尚忍而不言將來不知作何底止也諸大臣皆受高爵厚祿應視萬民如一身一家各抒拯救之法若必俟朕降諭旨推諉於朕則大臣所任何事耶今朕躬甚弱心思亦短易倦善忘惟諸大臣是賴救民之策不可不急為籌

畫著大學士九卿等速行詳議甚勿輕視倘
再遲時日被災之民不能待矣

九月辛亥

上諭近御侍衛等曰爾等日侍朕側於朕心憂勞之處差知大槩若百官萬民何從而知朕日理萬幾其他姑置勿論卽每年春時為雨水田禾時刻不忘留心究問直至秋成始稍釋念至於冬日內地常恐雪少口外地方又恐雪大此等苦心惟身歷方能知之卽爾等

日侍左右者亦未必悉知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二月乙酉

上諭吏部侍郎張廷玉內閣學士勵廷儀曰去歲秋冬雨雪頗少今春已屆清明尚覺亢旱民以食為天朕以萬姓為念雨暘不時朕心豈能安乎見今各處為朕祈福不如祈雨倘得大沛甘霖朕卽以為福矣

六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盛京地方屢歲豐收米穀價値甚賤民間或致濫費著令盛京米糧不必禁糶聽其由海運販賣可傳諭盛京將軍府尹知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三

任官

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己未

上諭吏部向來所定部院衙門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品級陞轉與漢官不同滿洲蒙古官員無向外陞轉之例故其品級稍優今漢軍官員既與漢官一體向外陞轉其品級陞轉應與漢官畫一爾部酌議妥確以聞

五月壬午

上諭吏部都察院近日內外文武各官考滿一等二等甚多豈無一才力不及不稱職者此後各部直隸各省文武官員考滿將三年之內某官所辦某事奉旨改正者某事駁行者某事處分者某事察明保奏若考過一等二等官員不能稱職者事發之日將考核時具保之官一併治罪

十月辛未

上諭吏部兵部都察院近見考滿內外各衙門具奏吏部等衙門又行覆題以致事多繁冗賢否甚難甄別內外大小文武各官除今年考滿外以後每三年彙考一次其到任未經三月者不必考向來自陳等官仍照舊例自行陳奏候旨定奪至於司屬漢官定例陞授時如無考滿之人論俸深者陞授又於一年一次考核無益著停止應行事宜爾部院酌議具奏

康熙七年戊申三月丁未

上諭吏部國家政務必委任賢能乃可贊成上理今在京各部院滿漢官員俱論資俸陞轉雖係見行之例但才能出衆者常以較量資俸超擢無期此後遇有緊要員缺著不論資俸將才能之員選擇補用

辛酉

上諭吏部舊例科道乏員行取在外有司考選補授原因有司乃親民之官諳悉民間利弊

得以據實指陳有裨政治且外官內擢足以鼓勵人才振興吏治今後科道缺出可移文督撫就有司內舉才能夙著者咨部爾部詳核具題行取來京朕親選用每歲宜行取幾人爾部酌議以聞

康熙八年己酉十月癸亥

上諭吏部朕思部院事務殷繁諸司官職掌必得賢能方克勝任今爾部但就部院見任官員調補其隨旗上朝者豈無賢能可備擢用

之員可諭滿洲漢軍都統副都統等於阿達哈哈番以下拖沙喇哈番以上有明習滿文或通曉漢文夙具才幹堪任部院事務者從公詳擇一旗數員咨送爾部俟各旗缺出與應陞者並題補用

康熙十二年癸丑九月辛未

上諭吏部向來定例外官告病不准起用原以防其規避但其中有才品優長政績素著者迫於一時至情引例告歸終身棄置深爲可惜宜令地方督撫確行諮訪果有才品堪用者著據實保奏以憑擢用

康熙十三年甲寅三月丁丑

上諭吏部大兵進勦逆賊指日蕩平地方恢復之後卽應設官撫綏民生料理事務項以需人甚急已將漢軍內可用人員照該督撫所請發往軍前候用其漢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煩劇者不拘資格著漢大學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據實保舉發往軍前與漢軍

官員一體委用務期虛公推薦有裨地方以副朕廣攬人才之意

康熙十四年乙卯閏五月戊子朔

上諭兵部秦省巖疆重地軍務方殷靖逆將軍侯張勇忠勤懋著謀畧優長久鎮西陲奠安疆宇近復躬履行間殫心籌畫屢敗賊衆恢復城池志期殲逆渠定秦隴朕甚嘉之凡用兵籌餉一切機宜必須專其責任而後可以整飭軍機齊一衆心以收蕩平之績所屬地

方總兵官有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者許卽指叅副將以下有臨陣退縮殺良冒功者聽以軍法從事其文官自道員以下倘有遲悞緊急軍需者會同巡撫據實題叅務令克展壯猷早奏膚功以副朕委任重意

康熙十六年丁巳十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內選擇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但伊

等各供厥職且住外城不時宣召難以卽至著於城內撥給閒房侍其陞轉在內侍從數年之後酌量優用再如高士奇等能書者亦著選擇一二人同伊等入直爾衙門滿漢大臣會議具奏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都察院題御史洪之傑試俸已滿應行實授朕思試俸各官一年俸滿稱職者實授不稱職者或仍試俸或作何改用宜更定一例不然試俸竟屬虛文矣洪之傑仍如舊例實授可傳諭吏部定例以聞

七月甲午

上諭九卿等曰各部主事日後皆陞道府與其俟爲道府後令督撫保舉何如爲主事時卽令堂官保舉之爲愈今後凡不係正途出身之主事歷俸三年果能勝任該衙門堂官保舉方許陞轉

十一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御史張志棟疏叅大理寺少

卿張永祺國子監祭酒馮源濟二人品行不端甚當又叅刑部尚書黃機衰老宜罷此言太過當矣國家用人正須老成練達之輩從來才德難以兼全聞黃機居鄉謹飭安靜是一老成人也

康熙二十年辛酉正月辛巳

上諭翰林院日講官敷陳經史日侍顧問贊襄典學職務繁多宜廣其員以彰右文之治見

在滿官足用漢官尚宜增添著卽開列應用
各員職名具奏
六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行取官員吏部已經引見其
各部主事等漢官朕尙未知其人科道爲耳
目之司選擇不可不慎爾等卽傳諭九卿詹
事科道令各舉所知將居官潔清辦事才能
者從公保舉不可以同年同鄉親黨徇情私
保卽總督巡撫所舉有不當亦著指陳勿隱

七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來投誠守備千總等官或
帶僞總兵副將劄付卽照伊僞劄反加優敘
先用其綠旗官員於軍前効力顯著者並不
得表見淹滯者頗多所在統兵將帥知悉此
情者已經回京無人在彼代奏此等官員甚
爲屈抑其特行宣諭以示獎勵
戊辰
上諭兵部在外武職官員有未經從逆効力行
間勤勞日久者枕戈臥甲躬冒矢石建立功
績雖經敘錄加銜加級亦不能卽補實缺仍
留該標投閒置散虛糜歲月或赴部候補又
因無缺守候遲延資斧匱乏深爲可憫此等
軍前効力之人應令本身赴部驗明原劄卽
行錄用推補
壬申
上諭吏部兵部大同地方連年荒旱百姓困苦
以致流離失所就食他方因而田地荒蕪生

計不遂今已屢行賑濟蠲免各項錢糧又聞
雨澤霑足秋成有望但饑饉之後安養生全
必得清廉愛民官吏方能加意招徠留心撫
字著該撫將見任知府以下等官貪劣不職
者照常參處外其才具平常者酌量更調本
省簡僻之缺仍於通省見任官員內選擇清
廉愛民者調補若果能撫循使戶口充實田
地開墾著有成效該撫特行舉薦該部從優
敘錄以副朕獎勵循良愛養百姓至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堂官惟敬慎廉潔方可無玷厥職今觀各部侍郎內雖辦事有才而操守不足者有之應將伊等改授武職向來副都統員缺有將侍郎改授之例自後副都統缺出可將侍郎職名一併開列朕將酌用之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壬辰

上諭兵部國家賞罰所以勸賢懲奸也又語云使功不如使過近見緣事宗室及有罪大臣行間得罪官員閒散者甚衆此輩之人與其置之閒散何如委以一職則賢能者可得其用況伊等或任統兵或歷部院較之旗下人等必優已爲大臣者姑勿論其以下者應行選用護軍令其効力如此可漸得陞遷之路爾部卽遵諭行

四月戊申吏部等衙門奏各處闕差奉

旨令臣等於司官內保舉才守俱優存心謹厚之人派往但司官辦事有才及謹愼者尚有其人至於操守知之實難不能保舉

上曰節操清廉最爲緊要卽如部院堂官朕皆信其清操而委任之堂官於司官亦應信其清操而委任之各衙門官員或謹愼有守或生事奔競堂官豈有不知者爾等務將有守之人舉出則被舉者自能効力也

六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漢官內有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鄉不善此可云道學乎精通道學自古爲難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鍾元講明道學頗有實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蘇巡撫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內閣翰林院須用通曉漢文

善翻譯者其自卿員以下部院無品級筆帖式以上及滿洲蒙古漢軍廢官與隨旗行走暨閒散人曉習漢文能譯滿文者統皆考試計其文理優長者用之其下所司速察以聞

九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漢軍既有旗分缺又補授漢缺不但人不敷用漢舉人進士亦且壅滯不得銓選漢軍既有外任該旗有缺即以外任漢軍補授亦無不可著九卿等議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四月戊申吏部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員缺開列尹泰等請

旨

上曰翰林院學士職任關繫甚重必學行兼優方爲允當滿漢學士得人則詞林觀摩興起咸勤學砥行人材成就有裨治道匪淺曩者喇沙里居是官其學問品行詞林至今追述之後來者俱不能及朕觀尹泰品有餘而才不足任以詹事則相宜若用爲學士恐辦事不甚敏提庫勒納任此職時較他人爲優通政使葛思泰似亦可用可將此二人酌議來奏

癸丑

上諭吏部國家選用臣工必得才學通敏之人畀任斯庶官無曠實得用人之益朕見漢軍官員從事學問者少年未成材便涉仕版並無素抱何以莅事臨民去年特行考試分別去留曾將交白卷人員從寬姑免處分令其學習俟通曉文義該部題明考試錄用朕因從前考校情弊多端今特行親試荒陋不堪者甚衆朕不加搜察私藏懷挾自行發露者已交刑部拏問外其考列一等高璜等及二三四等人員見任者仍照舊供職候補者照常補用王撫民等文理不通及書寫履歷投交白卷者俱著以原品隨旗行走其去年著令學習之人今仍交白卷及考置五等者顯圖僥倖著察議具奏室樑居官有聲仍准候

補難廕生馬世永王琎王鎬胡枚念伊父殉節可憫著令學習俟通曉文義之日該部題明錄用程萬坦曾効力行間著以旗內武職補用爾部卽遵諭行

七月乙酉戶部議覆御史戴通條奏坐糧廳監督員缺應將清廉賢能官員保舉差往

上曰各部院官員不稱職者許堂官不時叅奏傳諭已久未見舉行至於保舉揀選不過特

旨偶一行之若以此為定例則資俸深者既有壅滯之患而奔競之端亦卽由此而生保舉著不准行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辛亥

上諭吏部國家用人凡才優者固足任事然秉資誠厚者亦於佐理有裨比部院中亦有一二才優之人所以未卽陞擢者因其有才又能循分故久任之朕聽政有年見人或自恃有才輒專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優為佳若止才優於德終無補於治理耳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十一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兵部考武官射箭合例者方記冊錄用或有前在行間顯著勞績若槩以考校不合例之故不得見用事屬可矜朕已屢有諭旨且射而中者人材皆優射而不中者人材皆劣不可以此一槩論也若執此用人則人材優而有勞者終身不得見用矣又聞兵部閱射情弊有以中者為不中以不中者為中其飭兵部堂官自此以後其嚴之慎

之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閏三月壬寅

上諭兵部朕幸江南浙江見驍騎校小撥什庫披甲內曾効力行間材力壯健者甚多此輩出兵時有雖得功牌未應得官者亦有因罪抵銷功牌者因是皆不得擢用淹滯可惜其行文江寧杭州荊州西安滿洲將軍副都統等如果有才堪管轄及曾經効力者選擇十

人或十五人不拘旗分過彼處佐領防禦驍騎校缺出即將選擇之人一併咨送來京爾部引見以備任用

六月庚寅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八旗參領佐領有職任之官多有以疾告休者此中亦有以不能騎射畏憚而求罷者夫管轄職任須得舊人爲佳其傳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自是以後若有告休者詳察之果疾病不可支者允其

休致若雖不能嫺於騎射而能管轄者仍留用之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癸酉理藩院以効力年久之撥什庫等引見

上曰伊等於事務何如侍郎文達奏曰伊等未爲司官不曾辦事

上曰辦事在人何論曾爲司官朕臨御多年何事未歷部院諸臣欲寬人罪却不務求允當而故擬過重直待駁回旋即改爲無罪或注意在此而飾詞在彼實欲爲此而佯託爲彼此等處最多大凡經理事務須以持平爲當此引見諸人曾爲撥什庫差遣年久熟知蒙古性情與地方形勢俟理藩院主事缺出將伊等一併選擇具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一月庚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每日聽政必於辰刻中御門聞部院奏事大臣每日黎明即齊集午門

外久候方始入奏迨奏畢復各歸署理事無乃過勞朕觀大臣內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後於家中各進糜粥按時來奏亦不至遲悞大臣節勞養體亦可多爲朕効力數年爾等可將朕旨傳與部院大臣知之

十二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近日政務簡少每日啟奏部院大臣中有年邁者甚屬勞苦自後年六旬以外大臣令其量力間二三日一來啟

奏至折本內遇緊要事朕有旨傳進爾等方
來請旨若無朕旨爾等將折本彙齊亦間二
三日一來啟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以用人為要或有知其
人可用而避嫌不舉者或有知其人不善而
引為黨援者自今九卿當各將所知居官賢
能者敬慎公舉科道官職司耳目誠能於所
知賢者從公推薦不肖者立行參劾則賢者
勸而不肖者懲治道豈不美乎可將此旨傳
諭九卿科道

甲辰

上諭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事張英曰翰林
係文學親近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
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見稀少講官侍班不
過頃刻豈能深悉著將翰林院詹事府國子
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諮
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三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撰擬文章是其專任
善與不善皆應有鼓勵懲戒之處自是以後
凡碑文祭文其撰擬人姓名及所撰之文或
經俞允或被申飭一一記明有三次善三次
不善者俱行奏聞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七月丙午

上諭兵部都統副都統典兵重任若但於本旗
內選授則下五旗即有本旗之王掣肘辦事
不得其正者甚多嗣後都統副都統員缺應
於左右翼內不論旗分補授

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山陝兩省最為要地以
後文職缺人俱令奏聞朕酌量選用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一月甲午大學
士伊桑阿阿蘭泰以年邁健忘疏請引
退

上曰大學士最為重任必平坦雍和辦事敬慎

者方爲稱職至於記事學士可分任之爾二
人著照舊供職
十二月丙辰湖廣道御史朱廷鋐條奏
服滿候補人員內有係特簡者有卓異
者應不論班次卽行錄用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朱廷鋐所奏未必無故但
所言之事有當於理夫治國家者以人才爲
要朕親簡之官如丁憂服滿起補與降級及
一槩丁憂者按年補授何時得錄用乎凡條

奏合宜卽爲准行其間有私與否朕不問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五月癸巳大學士
伊桑阿以老疾乞休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伊桑阿爲人厚重老成
辦事年久爾二人自任大學士以來不生事
端凡事推誠從公料理不獨朕知之天下無
不知者非尸位素餐者可比伊桑阿雖以老
疾求罷朕不忍令去也
六月戊戌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當今凡事皆可緩圖惟吏治
民生最難刻緩諺云湖廣熟天下足江浙百
姓全賴湖廣米粟朕南巡江浙詢問地方米
貴之由百姓皆謂數年來湖廣米不至以致
價値騰貴然楚省官吏竝未奏報水旱又聞
湖南百姓甚苦皆由興永朝王梁楊鳳起三
人相繼擾害所致見任總督李輝祖爲人誠
實辦事頗優但俱係于成龍薦舉欲其不徇
情面將從前廢弛整理斷斷不能李輝祖可

召進京以侍郎用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爲
吳江縣知縣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頌其人
亦有膽量無朋比郭琇著補授湖廣總督令
馳驛赴任
十月己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上司居官有聲者其所舉
之人必佳上司不善則所舉者亦屬庸劣然
亦有居官先優後劣者亦有居小吏善而陞
遷後改變者若始終如一行止不改者不多

得也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翰林官及庶吉士內有極貧者衣服乘騎皆不能備將此等查出作何施恩有益供職其丁憂告假回籍之翰林官庶吉士有生計艱難無力至京者著該督撫酌量資助令其來京又翰林官員專司文翰更無他事各省學道員缺應與郎中並差滿任之日仍各回衙門或掣籤或作何差遣爾等會同翰林院議奏

九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旗下大臣子弟當令為侍衛執事勤勞効力今皆令入部院衙門大臣交相顧庇一應陞遷出差全不論俸之淺深人之優劣擅徇情面選擇保奏共聞攬事恣行者亦有之此輩在部院衙門大臣等彼此相托不無掣肘見今寫本辦事坐臺馳驛等勞苦之處大臣子姪誰曾派遣況漢官見任三品以上堂官子姪不授科道之職若大臣子姪人材果優何處不可効力必在部院衙門方為美耶今八旗滿州漢軍大臣除同族不論外其子孫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在部院衙門為司官筆帖式者著查明開列呈覽朕閱其可留者留之可去者去之上三旗以侍衛執事選用餘著隨旗行走俟伊等父兄不在任時再行補用部院衙門爾等可與九卿會同議奏

十月巳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內陞科道官仍管原任事外轉又停科道暫時無缺候補之人不得即補今歲行取以科道用者著補額外御史俾隨九卿議事則伊等苟有一得可以陳奏爾等將此旨傳諭吏部

康熙四十年辛巳二月庚辰九卿等議覆河道總督張鵬翮題請河工官員保守三年不決照臺灣官員例以應陞之

缺陞用應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工豈可與臺灣並論臺灣係海外之地彼處官員俱屬揀用赴任時不帶家屬獨身前往三年後調陞別地此內有意存焉今張鵬翮奏稱河工官員保任三年不決即陞果依此行三年後惟河工官員陞遷其他盡壅滯矣且部中定例亦從此而壞此本發還著再議

三月壬辰九卿等覆奏河道總督張鵬翮題河工官員請照臺灣例敘用應不准行

上曰凡事得中爲善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河工官員俱照臺灣例敘用雖屬不可然竟不准行亦未盡當須按其工程之極險次險與平易者分別作何加級則諸員方肯効力其或才本庸劣而督險要之工或才本發長而督平易之工皆不妨調用爾等可擇善馳驛中書遣至張鵬翮處令分別其工程之極險次險與平易者開明具覆到日再行定議

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張鵬翮疏稱上險次險等工程但水性靡常倏爾變遷歲修工程或變爲險要險要淤塞即變爲歲修各官有實心効力者亦有隨衆塞責者豈可俱照臺灣之例一體敘用又言河員冒涉風濤與臺灣官員無異不知臺灣官員三年即陞之例並非僅爲風濤起見且河員見今俱係保題從優補授之人若照臺灣例敘用必致吏兵工三部條例俱要更改況河工練員同時陞去獨存新任之員於河工有無裨益之處未經議及今河員已歷二載其三年之限自前到任之日扣算抑自今歲明歲扣算且再過三年張鵬翮能保尚在河工否接任河臣焉知從前官員賢否乃欲將河員遽爲陞用尚乎其不可行之故諭令張鵬翮知之

五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帝王用人行政皆擬大臣薦舉賢良盡事君之大義天下至大爲人君者焉能人人而識別之且官方賢否或操守清正或貪污不肖必難掩於百姓必難逃於衆論其居官卽此可見矣倘所舉之人居官皆善此乃實心爲國無私之賢臣也所舉有善有不善此其心雖爲國特識鑒未到之故耳若所舉皆貪污行私此則大玷爲臣之義矣辨別臧否以鼓勵實行權在人主或居小吏時亦有善名及得志之後改行者甚多焉能豫料自玆以後朕惟視其居官操守清廉以爲實據無庸豫爲疑度也

十月己巳大學士等以湖南按察使員缺將九卿保舉道員施世綸等開列具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與生員訟彼必庇護百姓生員與縉紳訟彼必庇護生員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總督郭琇摺奏提督林本植標兵於城內公行焚刼朕思湖廣兵丁驕縱若不用一才能者統轄安能除其惡習林本植年邁著解任將大同總兵官俞益謨補授湖廣提督令卽馳驛赴任兵弁中有深信者幷令酌量帶去其帶去兵弁悉以職名奏聞

四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吏部尚書缺尚未補人巡撫李光地徐潮原在內任歷年亦久早應擢用朕因地方起見所以暫留外任伊等居官誠優且得大臣體彭鵬趙申喬行事偏執惟務沽名所以事皆背謬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吏部尚書員缺以李光地徐潮問

九卿尋大學士等問九卿言二人俱優覆奏
上命李光地爲吏部尚書仍管理直隸巡撫事
十二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今次西巡見直隸河南陝西山西四省接壤如山西澤州人授以河南懷慶府地方官雖云隔省相去實不過百里得無徇庇伊弟兄親戚乎又直隸人在河南接壤處河南人在直隸接壤處居官者甚多嗣後補授外官時掣籤所得地方如隔伊原籍五百里外聽伊赴任如五百里內雖隔省著迴避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丙寅九卿議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四省員缺若本省無應委署之員則委隣省附近官暫令署事俟部選官到日仍回原任
上曰如此議則官員到任仍至遲延令隣省官署事則隣省官少又至懸缺當照年滿千總分發各省候缺著將此四省見出知府以下員缺俱行察明單月掣籤補用至候缺官員論省之大小缺之多少一省或十五人或二三十人均勻配算亦歸單月一年一次掣籤分遣俟有缺出著該督撫指名挨次補授一面報部如未有缺出暫給俸候缺如此則員缺不致久懸而於事有濟矣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二月丁巳吏部以各省學政任滿開列請
旨

上諭大學士等曰提督學政有教育士子選取人才之責關係甚要從前學差聲名不善者多開或取二三孤寒因而得名亦不可謂之善今大臣官員子弟內雖亦有學問優者但伊鄉會試時皆以賄進故一得學差取士亦必受賄科道官員知其情弊徇情不行指參此任甚要開列人員內有爾等所知者可各舉出

三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縣令與民切近有刑名錢穀之責未出仕以前如不能諳練事宜則登仕之後於地方民生無有裨益今歲考中進士除揀選庶吉士外其餘勿令回籍俱交與禮部選翰林內學優品端者數人派令教習文藝從事典禮如有修書處率同修書又考中武進士皆以叅將遊擊守備等項員缺補用此等俱有約束兵丁整飭營伍之責未補官以前不可不先令其學習嗣後考取武進士亦著勿回原籍見在年滿千總皆分撥入旗武進士等亦著分撥入旗隨圍學習行走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二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巡撫覺羅滿保奏閩縣等十六州縣員缺請於卓異人員內揀選補授部議不准督撫等爲地方得人起見懇切陳奏理所宜然其應否准行恩出自朕近見督撫等題請之事言官每從中阻撓前曾有御史條奏稱閩屬十六州縣員缺揀選官員補授可爲一時之計未可爲經久之例不如擇本省之員調補若揀選卓異薦舉官員發往補授必至懸缺以待於地方無益等語閱之似乎有理其實皆係卓異薦舉官員料伊等卽行陞轉不願往海濱苦地希圖美缺因於未經部覆之先求言官條奏則部議自然不准所以特囑言官言之也如此則權盡歸都察院科道等官矣此係明末惡習斷不可長也著問九卿詹事科道

五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武官係朕親驗騎射及人材壯健補授故爾識認文官皆係臨民之官關係尤重凡掣籤月官悉行引見應補授者俱行補授其年老不及者令原品休致惟在外陞補等官槩不引見伊等賢否豈得周知嗣後作何驗看辨別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

九月丁卯

上諭九卿等曰爾等俱爲大臣天下督撫之賢

否應於平時留心細訪以備顧問誰貪誰廉
即行公舉雖門生故舊不爲徇庇庶皆知畏
懼而勉勵矣乃者朕問時或謂未經同衙門
辦事或自謂平日不接見人知之不真以此
推辭非理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癸酉

上諭吏部補授州同人內不堪者甚多應取至
京師令九卿面試補用有出身不明者著革
退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部院司員見在官職雖
卑日後亦可至大僚伊等朕多不認識必數
數問諸大臣而用之亦不勝其煩今觀部院
司員等劣者甚多考校武進士馬步箭時侍
郎覺和託舉止麤鄙向背不知何以辦事又
有一司官因劣革退舊例滿洲不分文武兩
途出征時則令於夸蘭大章京等處行走此
後部院衙門滿洲司員著輪班佩刀在侍衛
裏行如此賢否始見部院漢司官等朕亦未
盡認識應照見今翰林分班行走例令伊等
分班引見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四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八旗補授佐領及襲職
官員俱有遲至數年未曾啟奏者此等事甚
不宜遲今遲延至此顯有情弊交與都察院
查明題參其應補應襲之人著各旗大臣帶
往熱河引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用人行政朝廷之大權
也文官銓選掌之吏部武官遷除掌之兵部
吏部論班論俸兵部論俸論銜從來定例也
其武官歷三年加銜調補之例甚善近來督
撫提鎮題補太多始不過州縣官千把總之
類今則司道副參亦皆題補矣値此用兵之
際姑且行之此習若久大有關係且伊等題
補官員內朕不知者甚多補用後遂皆稱爲

奉旨補授之員諸臣皆讀書之人何可不慮
及此在京大小職官皆朕所選用賢否易知
若外省保題之官非朕所素知豈能一一定
其優劣乎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七月甲辰

上諭兵部撥派年滿千總發往各省分管當差
據爾部所議部文一到選充候補員缺即照
所分次序具題引見以漸補授則往返多需
日期員缺必致久懸伊等俱係朕揀選之人
嗣後缺出報部部內即按次序補用不必引
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四

廣言路

康熙六年丁未十二月壬申

上諭吏部都察院設立言官原為國家大事兵
民疾苦內外官員貪酷等項應許陳奏理宜
簡約真切直陳以備採擇近見言官條奏於
事理之外牽引比擬多用浮飾之言或將
已結之事勦襲充數者或有挾私紛更國家
之良法者且本章原令不得踰三百字今踰
額浮詞甚多以後陳奏此等無益之處須著
更改如仍前不改嚴加治罪至言官如有所
見既許不時陳奏其拾遺著不行停止爾部
院即傳諭嚴飭遵行

康熙七年戊申九月癸丑

上諭吏部兵部朕頃以秋冬農隙講武之時欲
一往邊外閱視不久即還今覽諸臣前後各
疏稱今歲災變甚多不宜出邊以致兵民困

苦朕思諸臣抒陳忠悃直言進諫深為可嘉已允所請停止邊外之行以後國家緊要重大事情如有未當務將所見直陳朕不憚更改爾二部即傳諭遵行

十一月丙辰

上諭吏部各部院衙門事務殷繁必得賢能之人乃克辦理都察院科道等官職司建白糾彈內外大小各官有衰庸及貪酷溺職者理應據實指參近見言官章奏或條陳無可採取之瑣事或止將微員塞責不過以職任言官曾言某事徒沽虛名而已如內而部院堂司各官果有囑託行賄者即行糾參外而督撫以下有為害地方苛虐小民大貪大惡者即據實不徇情面參發則惡人知儆地方乂安豈有不臻太平之理爾等身為言官若不攄忠入告即不稱職理應處分姑暫寬免嗣後務破情面據實參發以副朕用人圖治之意爾部即嚴飭遵行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丁卯

上諭吏部朕夙夜圖治念切民生艱難加意撫綏俾各安居樂業乃成久安長治之道邇年水旱頻仍盜賊未靖兼以貪官汙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財盡力窮日不聊生朕甚憫焉爾等部院大臣科道各官或任要職或有言責者即將拯救民生疾苦切實裨益之處各攄所見明白陳奏以備採用勿得妄行借端以無益之事塞責指陳負朕加惠黎元圖治求言之意

康熙九年庚戌十二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近日披覽章疏於科道官條奏有合於事理裨益政治者虛懷聽納不憚見之施行其所言無益不可行者非勦襲陳言則浮泛塞責爾諸臣寧有不知今後有言關政理切實可行者照常票擬朕親加裁奪其或不可行者若悉下部議徒令章奏繁多反致應行事務稽遲爾等即以不准行擬

旨朕仍審擇而執其中古之聖帝賢君雖邇
言是察亦無稽勿聽用言致治之道蓋當如
此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己酉

上諭吏部國家設立言官專司耳目凡政治得
失民生利弊必須詳切條陳直言無隱斯爲
稱職若但敷衍虛文浮冗勦襲或以不急之
務草率塞責非朕廣開言路之意今將科道
官親加考試其留用各員宜益加勉勵殫心

盡職以副委任石文郁范時起何名揚庸劣
無文不稱言職令罷之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八月丙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學士乃內閣參贊政事之官
如有所見應行啟奏近來並無與議者若惟
從本接本用一筆帖式足矣何必設立學士
此後各有所見俱令敷陳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九卿咸有條奏之責科道亦
爲耳目之官凡有見聞及應行事宜當不時
入告以明盡忠補過之義今天下雖已昇平
而兵刑禮樂之大國計民生之繁豈皆事事
允釐無一可言者耶爾等其以此旨遍諭廷
臣焉

十一月己未

上諭吏部往者康熙十八年傳諭九卿詹事科
道一同奏事期於政治得失互相討究雖微
員亦得於朕前各抒己見前阿蘭泰於九卿

啟奏時言諸大臣跪列於臣之前故未說出
此則非朕令一同奏事之意矣爾等將此再
行曉諭九卿等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設科道侍班糾儀之後啟
奏各官往往心懷畏懼即科道官雖欲有所
建白或恐以失儀被糾不敢條奏亦未可定
朕思啟奏各官果有失儀應處分者朕自當
付部議處若係無心小悞亦宜寬宥況啟奏

者俱係國家大臣卽有差悞伊等自行檢舉豈待人糾至科道官朕本欲其盡言無諱其中有新從外任擢授者禮儀未經嫻習雖有些小過悞朕亦不計也科道侍班著停止

十一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參劾貪官其受賄作弊之處因未曾親覩無所憑據畏縮而不行參劾者甚多今聞有彈章亦止據風聞參劾耳豈有身與之通同受賄作弊而顧肯參劾之耶

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

世祖章皇帝時及輔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貪官似有儆懼若有挾讐參劾者審明果係挾讐自有反坐之典在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等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來科道絕無奏章條陳乃科道專職惟在中無私意而已爾等可將此旨徧諭科道如有條陳令至暢春園面奏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己卯左都御史陳廷敬奏言官建白不得摭拾小事

上曰設立科道原欲其建言也至條奏之事是否可行自有裁定若必大事始言則言官難分事之大小以致進言者少非所以集衆思廣忠益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設立言官本欲令其陳奏得失近日不見一人條陳豈皆無事可言耶爾等可傳諭科道等官俾各抒所見昌言

勿隱

十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設立言官職司耳目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殫心採訪據實直陳近見滿漢科道官員建白甚少殊非朕委任言路之意嗣後應各矢公忠研求時務凡有可以裨益國家之事悉攄所見以俟採擇但不得懷挾私情浮泛塞責其有真知灼

見應糾劾者卽行叅奏亦不得瞻受囑託代人報復苛責細事希圖傾陷著傳諭遵行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乙酉

上諭吏部都察院國家設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員以建白爲專責所以達下情而袪壅蔽職任至重使言官果能奉法秉公實心盡職則閭閻疾苦咸得上聞官吏貪邪皆可擿剔故廣開言路爲圖治第一要務近時言官條奏叅劾章疏寥寥雖間有入告而深切時政從

實直陳者甚少此豈委任言路之初旨乎自今以後凡事關國計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確見卽應指陳其所言可行與否裁酌自在

朝廷雖言有不當言官亦不坐罪自皇子諸

王及內外大臣官員有所爲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傾軋黨援理應糾舉之事務必大破情面據實指叅勿得畏怯貴要瞻徇容隱卽朕躬有失亦宜進言朕決不加責其有懷挾偏私借端傾陷者朕因言察情隱微自能洞悉凡屬言官尚各精白乃心力矢忠讜以無負朕殷切責望至意爾部院傳諭行

是日吏部遵

旨將起復原任科臣蘇俊等職名開列啟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科道職司耳目年來並無一人陳奏故朕將見任言官嚴飭又將伊等起復言路必大開矣此後條奏內如果可行卽批准行否則俱批知道了若一槩交部議覆必多更張成例之弊況朕令其陳言原欲聞軍國要務如但以浮詞細故塞責陳奏殊非朕求言本意

五月壬寅禮科給事中鄭昱條奏平定

噶爾丹慶賀大禮須

詔赦項

上曰凡頒赦詔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自古詔赦頻頒不以爲善政者以其便於惡人而無益於善人也鄭昱妄以詔赦陳奏念係言官特從寬宥著大學士等嚴飭之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四月辛未

御製臺省箴以儆言事諸臣箴曰臺省之設言責斯專寄以耳目寧取具員通明無滯公正無偏黨援宜化畛域宜捐洞達政體斯曰能賢古昔諍臣風規凛然訏謨讜論垂光簡編朕每覽繹如鑑在懸居是官者表裏方直精白乃心克廣其識因討民生臧否黜陟凡所敷陳敬將悃愊風霜之任以懲奸慝搏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撫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臆說書思入告當宁對揚沽名匪正營私孔傷或藏嫌怨謬爲雌黄受人指囑尤爲不臧形諸奏牘有玷皂囊職司獻替亟宜申詳敬爾在公風紀嚴廊詞箴用昭誕告聯常

九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給事中穆和倫條奏服用奢侈本章爾等擬票申飭朕意言官專任耳目之職若因言而罪之誰復敢言但此本內言順治以來至康熙十年尚爲儉樸自後漸至

奢僭等語殊屬錯謬朕知之甚悉自輔臣攝政十年以前凡器用服食等物甚爲奢侈自朕聽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銀器皿金鐙等物此時服用較從前十分之內已減九分矣然筆帖式護軍庶人等服用未必不少有奢侈朕歲歲賞賚更給官馬而生計尚未充裕謂非奢侈之故乎朕閱載籍歷代以來皆由樸而漸至於奢未有由奢而漸至於樸者不可以不禁也當此之時惟以大開言路爲要務況設立科道專爲求言所言當則行之不當但將原本發還如此則內外臣僚亦俱知所儆戒矣朕聽政四十餘年言官有爲人而言者有受賄陳奏者有報私讎而顛倒是非者此等條奏朕無不知至於喪祭時恐其僭用朕屢經傳諭族長著不時查察今日久漸弛容或有之亦當禁止此本著不必申飭

十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臣下之賢否朕處深宮何由得知緣朕不時巡行凡經歷之地必諮詢百姓以是知之朕欲開風聞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風聞題參即行察該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跡循良競勸於民大有裨益嗣後各省督撫將軍提鎮以下教官典史千把總以上官員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倘懷私怨互相朋比受囑託者國法自在著諭滿漢掌印與不掌印科道官知之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甲子廣東巡撫彭鵬因雲南道御史王度昭疏參逾合明白回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於科道官許其風聞入告者專為廣開言路使自督撫以下各官有任意妄為及貪劣害民者皆知所顧忌而警戒也科道官員糾參不實例有處分又或言不合理及生事妄奏者外轉有之罷職亦有之至於被參之人具疏回奏止應辯晰是非不應支離牽引因彼一身被參而舉原參之父子兄弟親戚皆受指摘以逞報復則自此以後孰敢更糾一人耶彭鵬身為言官時亦曾參人茲為王度昭所劾理應止以切已之事剖晰奏明乃今許奏王度昭謂其曲庇親戚而其間所有夙怨又未指出實據彭鵬雖操守清廉居官亦善此回奏反復瀆陳辭氣不勝忿激凡在君上之前不應陳奏之言輒形於章疏粗戾已極著嚴飭行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舊歲秋收今雖稍旱似未為害然為人主不隨時為計可乎往者朕以旱潦為災令各陳奏事宜時因人自為奏故辭多粉飾於國家政要莫之言及其令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集議有益於時政事宜者具奏以聞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往代之君不接見諸臣臣下之意無由上達政何以得理耶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正月壬子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副都統侍郎學士副都御史等曰自古帝王統馭天下君臣一心無有異意故凡事無不就理倘上下睽隔各懷一心則凡事無不滋弊此理所必然也朕今春秋已高聽政年久衆亦謂朕事事經歷無不周知但不聞不見之事甚

多雖有言官若以不可發抄之事入告必關身命不惧者有幾是以託合齊等輩小人常昂然張膽搆集黨羽今已顯露若漸使滋蔓其弊不可勝言矣朕爲國爲民宵旰勤勞亦分內常事此外所不得聞者今各該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因請安摺內附陳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隱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之效也爾等皆朕所信任位至大臣當與諸省大臣一體於請安摺內將應奏之事

各騐所見開列陳奏所言是朕則擇而用之非則朕心既明亦可手書訓諭而爾等之善惡眞僞亦昭然可見朕於諸事謹愼舉朝無不知之凡有密奏無或漏洩但不肖大臣惡不畏死之徒從中拆視或原奏之人朋友衆多口不密而洩漏者有之況一槪奏摺不遲時刻皆不留稿朕親自手批發還凡奏事者皆有朕手書證據在彼處不在朕所也如是則大貪大奸自知畏懼或有宵小誣主竊賣恩威者亦因此顧忌收斂矣爲此特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曾諭九卿科道等文武大臣內有聲名不好者科道即行題參科道內有行止不端者九卿亦參奏今部院司官內有辦事雖勤而操守平常者亦著查參可傳諭九卿

十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令大臣皆奏密摺最有關

係此部明目達聰之意也凡一切奏摺皆朕
親批諸王大臣等知有密摺莫測其所言何
事自然各加警懼修省矣爾等可傳諭九卿
知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四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五

嚴法紀一

康熙三年甲辰三月庚午

上諭刑部直隸各省民有冤抑許赴原問衙門及部院等控告如不准行方許叩閽前諭甚明近見有不赴原問衙門及部院控告竟叩閽者有已經叩閽不候原問及部院審結輒行再叩者有覓人代告者嗣後通行禁止其

奸棍代人控告者論死爾部曉諭直隸各省軍民人等一體遵行

四月戊午刑部奏流徙寧古塔犯人項知中途病故伊妻傅氏應否還原籍

上曰凡僉妻流徙人犯夫死其妻免流若有子或無子有僕仍照流徙其止有一子尚未離乳者亦免或妻家冀免伊女致死其壻及惡棍欲得其妻設謀致斃作何禁止爾部詳議以聞

康熙四年乙巳正月甲午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向因滿洲藉家僕資生若立法不嚴必致盡行逃走不得已嚴定窩逃之法非欲以逃人之故貽害於民也今聞各地方奸棍結黨詐害報仇或指逃報部提審全虛或指稱某家窩逃審虛復扳別家或逃檔無名復改易名姓或自稱逃人解部無人識認或棍徒在地方犯罪逃京投旗希圖免罪或地方官拏獲重犯因詐稱逃人不敢加

刑遷延漏網或解役與逃人結黨沿途搶掠肆行無忌或地方官唆令逃人指扳富室巧行嚇詐此等株連蔓引冤及無辜餓死道途瘐斃監獄實屬可憫何以立法使逃人可獲奸棍不得肆惡小民不受詐害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詳議具奏

康熙六年丁未四月戊申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嚴立逃人之法因愚民窩隱旗人逃亡日衆不得已而然非欲苦累小民也近聞有遞解逃人所過城邑村莊嚇詐搶奪及解役亦將逃人縱放借端枉道村莊同謀挾詐害民殊甚此皆由地方各官起解逃人時不嚴禁解役不將逃人嚴加桎梏之故凡城邑則有該管官員村莊則有經管約長如將挾詐搶奪者嚴拏舉首誰敢擾民以後逃人及解役若於所過地方騷擾者鎖拏送京治以重罪毋有所縱若原起解官不嚴禁解役縱過地方官不行察拏事發嚴治其罪必不寬恕爾衙門即通行曉諭直隸各省

遵行

康熙七年戊申三月辛酉

上諭吏部近聞在京諸臣遣家人往各省官員處借名問候多索財物又干預地方事挾持請託顛倒是非甚爲良民之害有等遊行閒棍討取官員書札或雕刻別人圖書投見地方官員恣行欺誑此等情弊深可痛惡地方大小各官果能持己端方制行清直於此

等違法干請之輩即不應所求不給財物何懼之有以後地方文武各官遇有此等遊棍應即嚴拏具奏將主使之人究出從重治罪若畏懼徇私不行陳奏被旁人訐告科道糾參將地方官一并從重治罪爾部通行曉諭王以下內外文武大小各官

是日

上諭刑部向來東西長安門外豎立石牌原為民有寃枉令其伸告近見奸狡棍徒並無寃

抑誣揑事端誣告者多實情者少將無辜牽連苦累又聞無賴之徒指稱叩閽在於地方恣行挾詐擾害良民是負朝廷恤民之心而開奸徒生事之路也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既許封進狀詞伸理寃枉以後內外官民果有寃抑事情著照例於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告理叩閽之例永行停止

六月丁丑

上諭刑部嚴禁賭博向有定例近聞官民有以此為事者廢棄本業傾敗家產深屬可惡此皆該管官員稽察不嚴或徇情護庇不行發覺所致嗣後滿漢官員軍民人等有賭博者該管官不行察出事發審實作何嚴處旁人首告者作何賞給至樗蒲等物乃敗壞人性導引為非之具將此貨賣亦屬可惡作何嚴行禁止之處一并詳議具奏

康熙八年己酉五月庚申

上諭吏部兵部鰲拜等以勲舊大臣深受國恩

奉

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圖報不意鰲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恣意妄為用伊之奸黨班布爾善穆里瑪等凡事先於私家商定乃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種種奸惡難以枚舉朕以罪狀昭著將其事款命諸王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其情罪重大皆擬正法奏聞朕復面加鞫問情罪俱實本當依

議處分但念鰲拜累朝効力年久凡
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免死革職籍沒仍行拘禁遏必隆無結黨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師及後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爵仍准襲與伊子其班布爾善穆里瑪等皆已正法餘皆係微末之人一時苟圖僥倖朕不忍盡加誅戮寬宥免死從輕治罪至於內外文武官員或有畏其權勢而倚附者或有身圖倖進而倚附者本當察處姑從寬免自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職業以副朕整飭紀綱愛養百姓至意爾二部即傳諭內外遵行

六月庚寅

上諭刑部設立通政使司及登聞鼓衙門原係通達民隱陳告冤抑果有冤枉事情應赴該部院衙門告理近見奸惡棍徒或以瑣細小事捏成重大或以私仇藉端陷害善良或受人僱托代為控告或擅入禁地及行幸之所

衝突儀仗趨近喊告及將此等狀詞交與部院審理並無大事及冤枉之處反因被告干証將良民株連受累者甚多前此雖行禁止今仍多有違禁妄告者以後著再嚴禁如有惡徒仍前瀆告者除所告之事不准外照律治罪

八月壬戌

上諭宗人府吏部兵部凡令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之事俱係國家重大機密事務理應極其慎密今聞會議之事尚未具題外人即得聞知此皆會議處不嚴行約束閒雜隨從之人以致聽聞傳說將國家大事預先洩漏殊屬不合至於人衆愈覺繁雜其諸王貝勒長史閒散議政大臣俱著停其議政以後凡會議時諸王貝勒大臣務須慎密勿致洩漏著即通行曉諭嚴飭

壬申

上諭內大臣吏部兵部侍衛文武大小各官各

有職掌理宜精白乃心恪遵法紀循分盡職以副朕任用之意近見有不安厥分交通在內近侍使令人員妄行干求或潛爲援引或畏威趨奉援之臣誼殊爲不合朕夙夜圖治懲剏奸佞察其忠賢才能者始行簡用豈容匪類妄行陷人以圖僥倖嗣後如有仍前干求趨奉者定行從重治罪不宥爾等卽通行內外及包衣佐領嚴加申飭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辛未

上諭兵部都察院督捕衙門京師重地理宜肅清近聞京城內外豪惡肆行無忌或借端脅詐逼取錢財或公然剽奪侵擾市肆或糾黨橫行毒毆良民又暮夜盜刼時聞而就擒者甚少此皆步軍校該巡城御史司坊各官督捕司屬捕營將弁稽察不嚴緝捕無術以致奸盜不息良民罹害今應作何嚴飭擒捕所司有怠玩者作何定罪其集議以聞

康熙十年辛亥七月甲子

上諭刑部近聞流徙盛京一帶人犯押解官兵將犯人妻子恣行凌辱或將人犯潛害致死以後爾部嚴飭押解官兵如有此等事發從重治罪仍傳諭戶兵二部

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庚申

上諭吏部各省藩臬以下丁憂官督撫每奏稱才能請在任守制恐貪戀職任者多方營求彼此效尤有乖孝道其申明定例嗣後丁憂官督撫毋得題留悉令離任守制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禮部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儲養之源由於學校必衡鑒得人釐剔有法乃能革除積弊遴拔眞才以彰文治之盛近聞各省學差沿襲陋規廢職業營私作弊考試不公以致眞才淪棄文治不光今應作何整飭差遣何官及磨勘考核之法何以盡善務期永革弊端著九卿科道詳確議奏

康熙十五年丙辰正月丁酉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逃人事情關係重大前因立法太嚴恐致百姓株連困苦故將條例屢行更改減定期於兵民兩益近見各該地方官奉行疎玩緝獲日少殊非安輯兵民之意應遣部院大臣會同爾衙門將新舊條例逐一詳定俾永遠遵行

八月乙丑

上諭吏部戶部兵部邇年以來大兵諸路征勦軍需浩繁一切供應皆取給於民凡領兵將

軍將弁及督撫文武大小各官俱當以國計民生爲念潔己奉公加意撙節表率屬員恪遵法紀以副朕戡亂救民之意乃有不以勦寇安民平定地方爲念惟圖營私射利糜費錢糧軍前所用米豆草束諸項自將軍以下有自行販賣囑託地方官多取價值地方官有徇情浮冒開銷者亦有地方官販買支放多行開銷者有已備本色不行收納折價入已者有民閒運到米豆草束地方官故意遲延措勒及至軍前又多方刁難解官恣意需索方肯收納者至於購買馬匹不開實價以少爲多濫行銷算種種情弊難以枚舉皆由大小各員互相徇庇止知圖便己私殊爲不合應嚴加禁飭以清積弊若仍不悛改事覺照貪官例治罪有能舉首者從優議敘

丙寅

上諭戶部今正當軍需浩繁在外總督巡撫及經管錢糧各官俱宜潔己奉公殫心料理一

應收支銷算詳明造冊據實開報聽部核議近見部覆各處奏銷本內或因款項不符或因數目舛錯或因造報遺漏或因冊結不到多致駁察道路往返動經歲月明係地方各官不加意清釐故留疑竇希圖延挨時日以滋弊端錢糧朦混不清民力苦累益甚以後如何盡除積習使錢糧不致駁察爾部定議具奏

康熙十六年丁巳二月己巳

上諭兵部進剿官兵並未平定地方大創賊寇且屢奉溫綸理宜戮力疆場乃至西安布匿名札惑衆旣抵隴州又妄行控告不赴平涼我國家創業以來從未有此行事就兵將領不能約束兵丁肆行不法及至京師敕令首舉倡告之人官兵又互相隱匿不舉殊干法紀此行軍功俱不准敘

康熙十八年己未二月乙酉

上諭刑部民間鬻身爲厮養者多藉口投充營伍挾制家長勒索身契及妻子財物又有桀黠之徒乘戎馬往來之際發人塚墓或利所有或挾私仇其情罪尤屬可惡著嚴議具奏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月庚寅

上諭吏部等衙門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懲戒貪蠹嚴禁科派而後積弊可清閭閻不擾近見街道衙門蠹役詐索害民又聞提督步兵衙門五城司坊街道巡捕營等衙門各官不能潔己奉公恪遵法紀縱容衙役朘削小民或沿街陋規科斂行戶或借端挾詐官役分肥肆意橫行無辜受害種種弊端深可痛恨向來雖經嚴禁定有處分之例但恐小民未能悉知仍被奸徒擾害應再加嚴飭務令家喻戶曉以副朕安全生民至意

六月壬午

上諭刑部等衙門凡大兵經過之地將弁宜嚴加約束務令秋毫無犯屢經有旨申飭今兵丁陳德任意逗留擾害小民殺死人命該管將弁所司何事爾等不行嚴察但將陳德議斬監候其餘竟置不議殊屬未合可一并嚴加議處

七月甲辰

上諭兵部朕聞往來官兵所用船及人夫皆借端勒索往往額外多派折價入己沿途生事又輒將縴夫肆行鞭撻民甚苦之各該管將軍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復行苛斂希圖分取互相隱飾種種私弊甚爲可惡此後

合行嚴禁且此等事科道雖有風聞因無實
據未便題參地方督撫又以官兵勞苦不行
劾奏以致如此自後如仍前所爲事發之日
該將軍及地方官俱各從重治罪斷不姑宥

康熙二十年辛酉二月甲午

上以逆賊尚之信在廣東令其部人私充鹽商
據津口立總店又逆賊耿精忠在福建
横徵鹽課擅設報船苛派夫驛勒索銀
米久爲民害

命該部檄各督撫悉革除之又逆賊吳三桂在
雲南曾以沐氏莊田賜給爲藩莊其藩
下官兵侵占民田擅爲己利

命戸部檄該督撫事平之日察出給還小民

七月丙寅

上諭戸部京倉通倉糧米歷來缺額其監督官
員交盤時有賄與銀兩者亦有雜以灰土者
放米時有與旗下官員銀兩抵完者其貧人
所得米糧缺少此等情弊朕悉知之如盡行
究察從前經管各官有一得免者乎其飭所
司嚴革諸弊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月己卯兵部議
准寧古塔將軍巴海題緝獲盜採人參
之官兵應定例以示勸懲

上曰盜採人參官兵蹤跡緝獲者視所獲多寡
議敘甚爲允當但恐非係採參之人妄有拘
執奪其資財致子身採捕他物者無故罹害
亦未可知嗣後有犯此者作何處分其再議

之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月辛酉刑部題
覆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稱旗下所買
之人當攜歸莊屯不當聽其仍留本籍
逸者買主及賣身之人均行治罪幷地
方官亦當議處因定容留人數多寡處
分之例

上諭大學士等曰地方兇徒或素行横暴鄉里
不容多有賣身旗下倚勢縱恣者此等節一

二人已足擾害地方至於守分安居原有田
舍者雖賣身旗下於地方無害槩令遷移恐
致失業應不論客留人數多寡作何分別定
例九卿詹事科道可會同確議以聞又
諭曰賣身之人或曾犯罪處分或見有犯法事
情賣身旗下希圖倖免者從重治罪買主知
情亦從重治之
八月丙辰大學士等遵
旨議覆刑部事件

上曰朕於刑部事件所以念念不忘者特以刑
部事件雖少遲延不過牽累一二人而已不
致大害若刑部事件遲延太久則正犯暨無
辜牽累者身家性命受害無窮朕念及此每
用惻然其借行提兩造干證故意稽遲時日
應作何立法盡除弊源可再議又
諭曰刑部不獨人命大事遲延日期即杖笞鞭
責之罪亦復延挨雖都察院及該科衙門每
月稽察檔案不過虛名而已何益實事嗣後

照熱審例十日內所結事件造冊奏報則事
不致稽延而定罪之當否亦可盡知此等小
事朕不應苛察但刑部事務漸至頹廢恐人
犯無辜受害故爾須加稽察可傳諭此意一
并會議
辛酉議政王大臣等會議丞與過河交
戰失利官員分別處分
上曰我朝軍法從來嚴明雖承平時不少寬假
然尚有未盡處因定例內擊敗賊寇凡受傷

回營之人俱准論功又我軍退却凡受傷退
回者亦得免罪於是不肖之徒怯於戰鬬故
將伊身自作傷痕希圖規避者不無其人更
有甚者因一人受傷即數十人扶擁送回規
避不前如此則軍法豈不縱弛今雖殲滅賊
寇海內寧一所有軍法未盡處不可不詳議
改定故特諭爾等知之
十月癸亥
上諭刑部明罰敕法民命攸關必讞決精詳案

無留滯而後聽斷得情民免株累向因刑部等衙門事務審理遲延屢加申飭今積案已完宿弊漸革惟在外直隸各省督撫衙門因循積習怠忽稽遲一切刑名案件有經年不結者有數年不結者或因承審官員不能恪秉虛公妄招定案每年草率含糊希圖苟且完結以致上官屢行批駁沉案積久不清或因上官意有偏徇借端擬行駁審因而營求滋弊顛倒是非寃抑無辜莫由申訴此等情弊皆由聽斷不公完結不速牽連淹滯苦累小民應作何立法俾在外各衙門痛改積習永絕弊源訟簡刑清克稱平允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甲申

上諭戸部民間田地久已有旨永停圈佔其存部註冊地畝分撥時或不肖人員借端擾害百姓圈佔民人良田以不堪地畝抵換或地方豪强隱佔存部良田妄指民人地畝撥給

殊為可惡直隸巡撫可嚴察此等情弊指名糾參從重治罪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庚辰九卿會議廣東雲南秋審人犯

上曰凡別項人犯尚可寛恕貪官之罪斷不可寛此等人藐視法紀貪汙不悛者祇以緩決故耳今若法不加嚴不肖之徒何以知警此內貪官耿文明等正法外其餘正犯俱照爾等所議完結

十月戊戌理藩院等衙門奏稱厄魯特來使伊特木根於北館中毆死正白旗商人王治民應論死

上將伊特木根正法并傳

諭厄魯特曰爾等進貢來使沿途往返擾害民生搶掠牲畜以致邊境內外百姓患苦者甚衆朕雖稔知以爾等遠方之人本不諳中國法紀無知妄行屢不加罪槩從寛免嗣後貢使往來如有擾奪為非者爾等宰領頭目并

犯法之人皆依中國律令治罪曾經頒旨曉諭令爾進貢頭目並不嚴束侍從任其擾害將內地人毆死干紀甚矣先以爾等愚昧頑蠢凡細微攘奪之罪知而宥之乃屢邀寬免頻加曉諭全不欽遵竟至毆死內地之人今若不按法抵罪日後漸益恣肆大起爭鬬未可定也用是將毆死人命伊特木根依律處斬令爾等識之觀之此後爾等其謹遵成法嚴戢從人毋得肆惡妄行

十一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穆爾賽身爲大吏貪酷已極穢跡顯著非用重典何以示懲且九卿會議穆爾賽事瞻顧徇庇並未詳明議罪朕不行立斷誰肯執法耶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爲要廉潔者獎一以勸衆貪婪者懲一以儆百爾等將此意傳問九卿回奏

十二月甲辰刑部奏稱旗人史書等辱詈順天府府丞王維珍應將史書等枷一月鞭一百

上諭大學士等曰旗下惡棍辱罵職官如此輕處何以儆戒衆人著查康熙十八年定例具奏於是大學士等奏康熙十八年曾經九卿定議諸王及大臣僕人有干預詞訟索取財物者其主知情從重議處僕人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僕人以光棍治罪

上曰此情最爲可惡著從重治罪伊主一并察

議此等事甚多舉首者少王維珍不顧情面舉首可嘉著議敘勒德洪奏曰其主乃康親王傑書也

上曰朕止論事之是非不論其爲何人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壬戌江寧巡撫湯斌奏蘇州上方山有五通邪鬼祠應焚燬

上諭禮部直隸各省淫祠濫祀誣民惑衆俗尚甚多有關風化應行文直隸各省巡撫嚴察

禁革違者按律治罪該管官不行察出隱匿者照例議處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癸亥九卿議覆給事中劉楷條奏請禁止淫詞小說應如所請

上曰淫詞小說實能敗壞風俗蠱惑人心至於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俱宜嚴行禁止

四月庚午

上諭刑部等衙門凡各省解送京城及京師解發各省人犯有解役中途凌虐及教唆犯人於沿途搶奪者甚至有將人犯拷打致死者其所犯之罪不至於死而竟虐拷打以致斃命殊為可惡爾部會同督捕衙門定議條例以聞

五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今時之人不敦本務實輕浮奢侈者甚多漢人為甚今滿官田舍俱在畿輔之地人皆知之漢官內或有自稱道學粉飾名節而本鄉房舍幾至半城者有之或多置田園者有之且羣會宴集流於邪僻嬉戲若不禁止則漸至於放縱或身為大臣沉湎之色形於顏面者實非人類矣著嚴行禁止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百行莫大於孝近者漢軍居父母之喪親朋聚會呼盧飲酒毫無居喪之

禮至孝服鞍轡等類所用素白皆異常華美喪禮當自盡其誠服用粗惡豈宜華美孝道如此其他又何足觀又漢軍外官赴任每借京債飾置行裝且多帶家人為伊等謀給衣食勢必苛取於民以資用度親朋債主往往在任所請託需索是官雖一人實數人為之以致朘削小民民何以堪嗣後漢軍居喪違理著都統副都統嚴行飭禁其在外漢軍官員任所有親朋債主前往請託需索貽累小

民者亦令查訪指名題參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十月庚戌

上諭盛京刑部侍郎吳世巴曰朕聞盛京地方光棍匪人聚集頗衆互相告訐者甚多爾往審理諸事愼毋偏向須從至公又聞盛京刑部遇訊鞫時或別部及旗下各官皆得雜至並坐干預所審之事向日京師刑部亦往往有此朕再三申飭今已肅清矣爾往其力除此弊持正以行

丁卯

上諭兵部尚書紀爾他布等曰朕聞綠旗兵餉兵丁照數得者甚少皆由不肖武弁扣剋貪緣餽送兵部夫兵所恃者餉耳若果全得自然精强今在外各弁或將餉銀私侵入己又餽遺兵部是以兵不聊生以致鼓譟而總兵副將等官亦不能彈壓倉皇失措此等兵將來如何可用凡事當窮根本此事根本全在兵部爾等應通行嚴飭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庚申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臧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於世祈請往聚議不准行

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詳其眞僞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爲可以獲福長生至破蕩家產不以爲意而奸宄營利之徒詐謂能知前生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

信喇嘛久已溺惑家家供養聽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月辛丑

上諭刑部朕早夜孜孜勤思治理日與在廷諸臣講求無非愛養民生恐其顚連無告以致失所若紳衿土豪倚勢横行凌虐小民藐法縱恣毫無顧忌窮黎受害何所底止太常寺少卿胡簡敬等一門濟惡霸佔民人妻女田產誣告盜情致斃八命闔縣之人遭其毒害

種種惡蹟昭然有據督撫不行舉發科道漫無糾參無非畏其勢力瞻徇情面今已告發審實若不嚴加處分立置重典何以爲直隷各省不法紳衿積惡豪强之戒胡簡敬等應於彼處正法治罪江蘇巡撫洪之傑爲地方大吏平日既不能體察糾參及經告發又不速行審治遷延徇庇殊負委任應革職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

六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紳衿優免丁銀原有定例其鄉紳豪强詭寄濫免以致徭役不均偏累小民積弊已久今山東巡撫佛倫奏請改正甚屬具見實心任事並不瞻徇直隷各省應一體遵行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閏五月庚辰刑部等衙門議奏太監錢文才打死民人徐二應絞監候

上曰凡太監殺人斷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朕觀古來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愼之於始苟其始縱容姑息侵假事權迨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如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竊弄威權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爲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漸使然也太監原屬陰類其心性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尚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聞明代諸君將本章批答委之司禮監司禮監委之名下內監此輩素無學問不知義理委之以事其能免於舛謬耶錢文才此案爾等記之至秋審時勿令倖免

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奉旨遣往各省大臣官員沿途文官朝服武官介冑以迎之此皆未當於理著行禁止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二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昨幸五龍亭因往視光明

殿東柴廠內失火延燒處守巡官員兵丁盡皆曠悞凡諸守視之地以有關繫始設官員兵丁若此怠忽將來流弊何所底止可敕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等嗣後各於本旗官員兵丁守視處不時巡察有曠悞者當參奏則參奏當管責則管責之步軍統領等巡察該管官員步兵之便其馬兵守視處並令巡察至於米倉所繫重要尤宜敬慎倘有疎虞守視官員兵丁必戮無赦其下八旗都統副都統等遵行毋怠

六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茲後世職若以罪革斥其子勿准承襲令同父昆弟襲之無同父昆弟者則宜酌其職其下吏部定例以聞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五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六

嚴法紀二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丁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士所齎米糧務如數攜帶自啓行以至在途該管官員不時嚴査倘有減數帶往者將本身及該管官員一幷從重治罪有盜米糧馬匹逃回及軍士縱酒殺人或鬬毆傷人扎薩克蒙古等盜我軍馬匹軍士及厮役等盜貿易蒙古馬匹者俱立行

正法昔時行軍以厮役牧放馬匹此番既派出軍士守視其庸劣不堪之厮役可停其帶往至於隨軍貿易之人固不可少若縱其貿易又至紊亂應於某營相近卽令某營之夸蘭大派出章京於一里外駐扎准其貿易嚴禁諠譁火燭幷戒沽酒倘貿易人不遵法禁偷盜米糧馬匹者亦卽正法帶往之人一幷治罪軍士或將米私售貿易之人或强買搶

奪者定加重罪可徧行曉諭使咸知遵

丙辰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曰古北口一路兵衆惟爾督率而行凡所過城池郭舍恐軍卒搶擄當行嚴禁兵丁馬匹最要須加意收養朕前所示法令極明毋使有遺出古北口後或有無知之徒以捕獸馳騁勞苦馬匹者當嚴行禁止

五月丁巳

上諭行在兵部征討莫要於法令奮勇先登者錫賞怯懦退後者議罪俱係定例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係簡選任用之人今已逼近噶爾丹若遇敵交戰時副將以下至兵衆人等有退怯違令者著該總兵官正法奏聞

九月巳巳

上諭理藩院是役經蒙古地方官兵馬駝擺站馬匹關係重大爾衙門可檄外藩衆扎薩克喀爾喀扎薩克各自嚴禁本旗盜賊如竊取

官兵馬駝擺站馬匹什物借交易爲名而來偷盜立正軍法梟首示衆該扎薩克管轄人員從重治罪著嚴行傳諭

十月乙未

上諭內大臣等曰明日到歸化城停止圍獵歸化城商賈叢集恐僕從或行騷擾及土默特蒙古盜竊兵丁馬匹著交副都統阿廸嚴行禁止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癸巳

上諭副都御史努赫曰爾每日親率科道官一員在輜重之後如沿途兵廝匪類有爭鬬搶奪民間財物者即行查拏指名題參

三月巳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隨駕人員搶奪强買民物朕皆差官查拏從重治罪但恐京城後來者及離大營在一二日後至者搶奪强買民物亦未可知著曉諭經過沿途地方官員如有此等事查拏指名從重治罪其衆人車輛不得

擱阻著通行傳諭

五月辛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山西巡撫溫保居官極惡刻剝百姓不可言述前者彼自謂掊官好民甚頌之欲爲之立碑今觀沿途之民無不切齒思食其肉況溫保不比他人嘗爲學士朕愛惜斯民之意不可謂不知之布政使甘度居官亦極惡今蒲州之民皆逃入山中伊等若善民豈肯逃乎倭倫往撫如不肯降即押溫保甘度至彼處立斬如此貪官若不誅戮何以懲衆著議政諸臣會奏

九月己卯刑部以太監劉進朝逃出託詐議罪奏聞

上曰劉進朝乃禁中役使之人逃出已屬可惡況又於所逃處嚇詐有司宜照光棍例議罪嗣後太監有與同罪者以此爲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六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選授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官員故違限期處分解任希圖另補善地其續選之員不能一時卽到每致員缺久懸嗣後將此輩計月多寡革職留原任効力則不肖之徒知有處分赴任自速矣

七月戊辰朔

上諭兵部近聞直隸各省經制額兵虛冒錢糧者甚多殊干法紀嗣後須痛加省改嚴行禁止如有仍前濫行冒支扣尅者事發定行從重治罪又直隸各省自副將以下把總以上官員督撫提鎮當不時嚴察如有衰老庸劣不諳騎射之員卽行題參若互相徇隱或差官察出或經引見罷斥或經該部糾參該管各官一幷嚴加處分不貸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順天鄉試所中式者童穉甚多物論騰沸大殊往昔考試係國家大典所當嚴飭以示儆戒御史鹿祐題參可嘉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將李蟠等嚴加議處

丁未九卿遵
旨磨勘順天鄉試中式舉人試卷並議覆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參考試不公一案擬將順天正副考官李蟠姜宸英等革職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科考試不公已極且聞倩代之人亦復混入闈中京師何地可如此乎此案若照議完結仍不知警著將所取舉人通行齊集內廷覆試如有托故不到者即行黜革其考官等處分俟覆試後具奏

十二月戊辰刑部題湖廣總督郭琇遵
旨查參審理茶陵州叛案郎中剛五達等恣肆橫行擾害地方俱實請
旨定罪
上諭大學士等曰剛五達陛辭朕曾諭云爾係部院保舉賢能他日乃上進之人此行須從公審理斷不可顛倒是非倘行止妄亂決不輕恕今肆行無忌不加重治何以懲警著將剛五達等交刑部等衙門嚴加議處尋刑部等衙門遵
旨察審剛五達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上曰若輩即當正法以示警戒何待秋後也著再議

癸酉
上諭吏部凡奉差官員理宜恪慎潔己辦理公務事竣即行復命庶不負委任之意嗣後如巡鹽榷稅審事一應差遣各官倘有沿途騷擾繞道妄行或公務已畢仍逗遛地方借端

生事或將所帶筆帖式撥什庫等私自遣往他處督撫即指名題參以憑究治如督撫聽徇容隱不行糾參事發一并議處爾部即遵
諭行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正月壬戌
上遣學士滿都等往盛京審理偷刨人參一案
諭之曰凡事皆有爲首之人闖偷採人參者若輩皆衣食不贍之徒一切馬匹糧米帳房何能自辦爾等但詳察源流能獲其養贍此輩

給發盤費馬匹收攬人參之爲首者則案卽
結矣

七月乙卯山東道御史呂現條奏秋審
罪案宜分兩議具奏

上曰此事斷不可行若分兩議誰肯附於議斬者惡人不除則法旣不行而善類何以得安朕凡遇難決之事必與諸大臣商酌行之卽如昨日刑部題毆死伯父叔父之人擬卽正法朕著問九卿者非謂此等人不當處斬也但其中或有他人毆死而罪歸於彼亦未可知故令詳議耳彼等果係情實豈可寬宥此本著發還呂現給事中御史專任言職各以聞見入奏甚是朕此發還非阻言路之意因於事不合故發還耳可將朕旨明諭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二月戊辰

上行幸五臺駐蹕行唐縣

諭內大臣侍衛等曰前所過地方原係旗民雜處人俱熟習貿易自此以往皆係民地隨從

人等凡一切諸物俱宜從公市易毋得騷擾民間其令各管轄官遍行曉諭嚴加禁飭更令學士顧都率一二章京乘其後察之如有犯者卽行參奏倘隱匿不舉從重治罪

壬申吏部彙題以疾解任各官

上曰漢官告疾者旣痊仍以原任部院衙門補用若滿洲解任官員或因所遇之缺不佳冀得改補美缺或揣其堂官將以庸劣參處故先自引退如此任意行私可乎凡前後具呈解退者俱照漢官例補以原部院之缺著爲令

四月壬戌刑部議奏毆死陳大勝之陳潮應照例留養

上曰有罪之人存留養親必其親原無罪犯情有可矜方爲奏請陳蒂生與其子陳潮同毆陳大勝致死亦屬有罪陳潮照留養例殊未允協其另議以聞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壬戌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和碩額駙尚之隆等傳
諭曰朕觀索額圖並無退悔之意背後怨尤議
論國事伊之黨類朕皆訪知阿密達馬爾圖
額庫禮溫代碩甘佟保伊等結黨議論國事
威嚇衆人且索額圖施威恐嚇舉國之人盡
懼索額圖乎亦有不懼者即今索額圖家人
已將伊告發索額圖能殺害乎至溫代額庫
禮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師
伊等應安靜以養餘年乃與索額圖結黨議

論國事妄自怨尤伊等之黨俱屬利口愚昧
無知之徒彼伊等恐嚇遂極畏懼果至可殺
之時索額圖能殺人或被人殺俱未可料雖
口稱殺人被殺者誰乎至索額圖之黨漢官
亦多朕若盡指出俱至滅族朕不嗜殺人嗣
後爾等若與索額圖絕交將所行之事舉出
尚可不然被索額圖株連必如噶褚哈阿思
哈被滅族之禍索額圖之黨阿密達額庫禮
溫代馬爾圖佟保碩甘之同祖子孫在部院

者俱查明革退副都統佟保不在家俟到時
再傳諭此旨著曉諭門上大人與衆侍衛等
爾等若在索額圖處行走必被索額圖連累
致死

癸亥

上諭刑部額庫禮溫代馬爾圖碩甘等俱係問
罪充發之犯念其年老取回京師伊等至京
並不善養餘年與索額圖結黨議論國事俱
交刑部鎖禁不可疎放

命侍衛海青武格馬武傳
諭索額圖曰爾家人告爾之事留內三年朕有
寬爾之意爾並無退悔之意背後仍怨尤議
論國事結黨妄行爾背後怨尤之言不可宣
說爾心內甚明舉國俱係受朕深恩之人若
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從爾矣去年皇
太子在德州住時爾乘馬至皇太子中門方
下即此是爾應死處爾自視爲何等人此處
問公福善即知爾任大學士時因貪惡革退

後朕復起用爾並不思念朕恩卽如養犬尙知主恩若爾者極力加恩亦屬無益朕差人搜查與爾行走之江潢家得書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爾家搜看但彼爾連累之人甚多舉國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下手爾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將爾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尙念爾原係大臣朕心不忍但著爾閒住又恐結黨生事背後怨尤議論著交宗人府與根度一處拘禁

八月甲戌朔

上諭吏部山東一省官員平日不知重積蓄備荒災所以一遇凶年束手無策致勞京師遣官賑濟今應將山東合省官員停其陞轉俟民生復甦之日再行開復此內除丁憂離任外有以老病乞休者俱令來京引見再行定奪

十月癸未

上以西巡駐蹕良鄉縣十三里村諭大學士等曰見在扈從給事中滿普御史顧素令其後行查有肆行搶掠者卽時鎖拏並將其主亦行參究至地方官員若私行禁阻民間市賣亦指名題參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八旗漢軍俱圖任外吏不思在京効力或一家兄弟子孫數人俱外任者有之可著各都統察出酌調回京任用若不察出調回罪卽在伊等可傳諭知之

三月己酉

上諭刑部熱審謂之愼刑夫刑在平時亦宜加愼何必因熱而始愼也如謂熱審減等於犯人有益則於原審時卽以減等議之豈不更有益乎且犯人苦熱猶可而苦寒更甚熱既宜審則寒亦宜審既多此一事不肖官員遂欲延至熱審故意遲玩其停之

十一月癸卯刑部題覆朝審案件

上諭大學士等曰覩今年秋審外省罪犯議出

者少京城罪犯議出者多用法豈可如是原任工部郎中費揚𣪘於內外河分司之事不但侵蝕帑金凡諸弊端皆專擅而行諸大臣旣不肯以此人應正法之處公同奏請反謂之情罪可矜朕今斷不寬宥凡人出身爲筆帖式卽思盡忠効力日後始可用爲大臣費揚𣪘各處差遣竟不爲國家効力如留此等人將於何處用之費揚𣪘著改情實

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皆當立品筮仕之初卽思干譽於人其立意如是則他日將何所望哉倘自爲筆帖式之日卽有急公盡力之心何憂不至顯位或有未仕之先早已債負盈積至入官後若不朘民何以償之國家名器豈爲此輩償債設乎朕於滿洲蒙古漢軍漢人視同一體善者卽稱之爲善若有罪一槩不恕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丙午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河工積弊汛官利於堤岸有事修建大工得以侵冒河帑又希圖修橋建閘興無益工程於中取利著嚴飭各官痛改前非加謹修防倘有故違定行正法以示懲戒其地方有司官員漠視河工致有貽悞者俱題參到日將地方官亦行正法河官平時須豫備物料以爲不時修防之需若料物不備遇工程險要倉皇無措雖將該管官重處亦無濟矣

七月乙酉

上諭刑部凡管理兵丁將弁必平素約束軍伍禁令嚴明兵丁始克遵法紀地方無事湖廣兵丁王漢傑等糾集三百餘人在城中搶掠當舖又於城外執旗纛勒索府縣官印結該管將弁何得稱爲不知伊等所司何事況因此案已將總督提督等俱行治罪今總督喻成龍不將各營武弁嚴審明白輒以竝不知情徇庇具題殊屬不合喻成龍著該部嚴加

議處此案遣郎中吳進泰前往究審具奏

八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來滿洲無犯法殺人之事康熙初年一年之內最多不過一二件而已自平吳三桂以來滿洲殺人之事漸多五年前至每月七八件朕謂若不力禁斷不知改自定爲新例又將都統副都統佐領官一并治罪是以去年僅有三件今年僅有一件由是觀之則知法嚴而人命之事自少矣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壬辰刑部議覆差往湖廣郎中吳進泰等察審提標兵丁搶掠當舖一案

上曰此風不可長也湖廣兵丁原皆良善後因武臣不能約束流弊至此豈可不嚴加懲治且地方官亦不將此案審明延挨推諉朦朧具奏殊爲不合著將兵丁首犯王貴等依擬立斬從犯王漢傑等俱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施世綸黃昭祚黃廷恩郎廷棟等俱著革職提督俞益謨居官好且在事發之後到任著降二級從寬留任

十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九卿議土司事但欲使兩造平息湖廣總督石文晟原參田舜年建造宮殿行兇作惡是以羈留於武昌府今田舜年已故石文晟又具奏欲息其事如土司等果抗拒不法則當發兵征勦土司若無罪則當反坐原參之人朕意以二格所奏爲是此事不便令督撫提督會同審理當再特遣大臣前往察看著以此諭九卿

丁未

上命大學士席哈納吏部侍郎張廷樞兵部侍郎蕭永藻等往審土司田舜年事

諭之曰田舜年一事關係土司並於地方總督提督亦有關係若不究其本末辨其是非則衆心不服爾等到彼可與前次遣往都御史梅鋗學士二格詳加研審如總督理虧則罪

坐總督土司理虧則罪坐土司惟公平則人心自服爾等須出示曉諭衆土司若彼果有冤枉許其陳訴爾等收呈詳審窮詰根柢如無冤枉而欽差大臣至彼地提人不解反罔守關隘不納公差則特欲反耳果其如此竟發荊州大兵立剿之不可持兩端苟且結案也總督叅田舜年事極其狠毒今又欲草草完結何以服人九卿竝不據大體立議首鼠兩端愈非理矣爾等前往若不能辨明此事則於爾等聲名亦大有關係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正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內地之米販往外洋者甚多洋船行走俱有一定之路當嚴守上海乍浦及南通州等處海口如查獲私販之米姑免治罪將米入官則販米出洋者自少矣

閏三月甲午

上諭兵部鳥鎗等火器祇當用於蒐獮行陣之間此外一應旗下民間不得擅用著嚴行禁止

七月丁丑

上諭刑部凡減等流徙者俱係死罪豁免之人理當在流所安靜守分若仍不改過逃回作惡者情罪殊爲可惡嗣後流所逃回不犯罪者仍照原定例完結外逃回後又復犯罪不論罪之輕重竝將舊案查出立時正法庶匪類知所警戒著爲令

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太平之時不宜屢赦罪犯執法之人若將不應宥者宥之則奸徒逞欲怙惡不悛矣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五月戊申刑部覆四川陝西總督殷泰疏叅縱容游民運直等地方文武官員應分別議處

上諭大學士等曰運直等俱係行醫小業爲生各處餬口地方官員著從寬免其查叅朕前諭各省督撫查拏越省游行者蓋謂奸惡之

徒有爲僧道而行者亦有市藥賣卦而行者若不防微杜漸嚴行禁止令其任意行走結成黨類漸至人多勢盛即行劫掠有害地方或致難圖凡多費錢糧豢養兵丁者特欲剪除惡亂之輩耳明代李自成即其驗也不豫爲之計可乎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鄉會試皆掄才大典關係緊要今見考試官不遴取人才貪圖賄賂夤緣作弊者漸多此等人若不立置重典斷乎不可正考官係考場統領之員副考官同考官等通同作弊嚴加覺察是其專責而諉爲不知情可乎刑部議江南科場處分未當應另行嚴議

七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總督赫壽因爲廣東省運米所奏疏內以戰船今係大修之年俱各修理不堪應用請僱民船運米等語沿海各省設

立戰船者特爲防護地方裨益民生以備急需也今據稱戰船俱不堪用請僱民船可知戰船少而民間貿易之鳥船多雖有修船之名徒致耗費錢糧況修一戰船需用之錢糧甚多觀此將所修戰船或賣與民人或僱與民人貿易並將民人破壞船隻頂補充數揑稱修理亦未可定倘有用處將如之何此習相沿成風應用之時恐必致遲悞著問九卿令會議以聞

十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御史周祚顯條奏百姓保留地方官及督撫保留官員請行禁止甚是頃口外博洛和屯地方有二百餘民叩閽保留萊州知府朕未曾准後又至熱河叩閽只剩五六十人朕疑之因令拏審皆係僱覓見居口外之山東民知府家人及代寫呈之人相隨指使且百姓糾黨保留地方官若准留任則官必爲民挾制實非美事令民不畏官官

不畏其上司此處關係匪輕理宜留心或以己居官清潔不畏上司者有之清官如此而貪官被叅之後亦謂我不能迎合上司所以被叅學清官之語以自飾朱子與大人註云大人理所當畏國家有上下貴賤之體雖清官可不畏上司乎

是日九卿等遵
旨議覆八旗出征舊人有將擄獲之人為養子分產開戶者傳至子孫輩或行勒詐稱係祖父家奴混行控告殊違祖父初心嗣後有子孫控告祖父時為養子分產年久者永行禁止有惡劣不肖之徒不遵法度揑造他故控告者該部指名題叅有職者革職無職者枷號兩個月鞭一百如有勒詐款項審實照詐律處分著為定例

上曰此議尚有未盡處如以家人為養子分居開戶若日後原主子孫或極貧懦或至絕嗣伊等稱係近族弟兄反肆欺凌爭告家產者亦當入議禁止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八月甲午

上諭兵部販馬人等往往賂結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子弟將疲憊不堪之馬發與不肖道府營弁索取高價代為壓派甚至無驛站之州縣及管步兵之頭目一槩濫派以致所屬官員勉強收受賠累甚多著行令直隸各省將軍等嚴查禁止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戊寅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本朝舊制王大臣及衆執事人等凡係御用之物各極謹慎不致遲悞今漸染漢人習氣惟尚虛浮鑾儀衛遲悞御轎之事無大關係但該管官於御用之物怠忽從事情殊可惡朕今將納音圖等拏問觀鄂倫岱之意大以為不然朕洞察其情必欲懲治以彰國法特諭爾等知之

九月癸酉江南蘇松水師總兵官胡駿

奏臣不諳水性請調極邊効力部議行文該總督將胡駿果否諳練水性之處查明之日再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蕭松兵丁習俗甚惡自胡駿到任因其約束嚴峻兵丁幾起數端總督巡撫提督等欲潛行消弭故未奏聞至於給餉俱係知縣等微員不能彈壓兵丁胡駿征勦海島勤勞素著今爲兵丁惡習所迫故爾奏請改調部臣未悉此情議將胡駿果否諳練水性之處行查該督誤矣倘因胡駿不諳水性另行改調則兵丁惡習愈長此斷不可況崇明遠在海島民稠地廣應將江南事簡地方道員移駐於彼以資彈壓著九卿議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正月乙丑

上諭內閣學士星峩特等曰爾等俱曾出江南海差海船一年造若干應令報明監督於出洋時將從前報過造船人名與船隻字號逐一查對方不致隱匿凡大船指稱貿易領票出洋每另泊一處用小船於各處偷買米石載入大船不知運往何所乍浦地方有堤一應貨物必於此遞運他處大船不能出入惟上海崇明等口甚屬緊要爾等將此傳諭九卿著議奏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七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南南陽總兵官高成標下兵丁因查拏賭博人等至知府署內爭鬧將知府沈淵帶至教場看守三日巡撫業已奏聞御史楊汝穀一聞即行題參甚是聞此等人俱係詭冒營兵夥同二三百人詐擾百姓不獨河南一省他省俱有之其行文各省督撫提鎮伊等地方有此等並不食糧詭冒營兵合夥妄行不法之人嚴查據實奏聞其作何禁約治罪之處著九卿議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見九卿薦舉之人有初次

列名至第二次又不列名者是必因缺有美惡任意趨避也嗣後一次薦舉之人卽當每次薦舉凡某官薦舉某人著吏部註冊以備查核

康熙六十年辛丑六月甲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得米從海口出海者甚多江南海口所出之米尚少湖廣江西等處米盡到浙江乍浦地方出海雖經禁約不能盡止福建地方正在需米之時又派浙江兵二千往閩駐防恐米價益貴米到乍浦價值必賤交與浙江巡撫提督嚴禁私賣不許出海動帑買米三萬石豫備海船裝載提督派官兵護送押運從海運至廈門收貯自福寧州直至福州府不過十數日之內卽可達廈門斯事甚屬緊要嗣後出海米石交與江南浙江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嚴行禁止其福建販賣米石不必禁止爾等將此旨交九卿閱過速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七

理財

康熙七年戊申三月辛酉

上諭吏部戶部都察院鹽課關係緊要必得廉幹之員差遣乃能嚴緝私販惠恤商民疏通引法以裕國課近見課額未增商民又鮮裨益之處以後不必專差監察御史應將廉幹之員選擇兼差爾等酌量定議以聞

康熙十八年己未九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聞錢法漸弛鼓鑄收銅等項滋生弊端以致制錢日少價值騰貴著戶部工部都察院堂官同詣錢局每鑄錢一文必重一錢應作何釐剔弊端俾制錢充裕永可遵行著徹底確察逐一定議具奏至於部院衙門各處所有廢銅器皿毀壞銅鐘及廢銅大大小小礮并直隸各省所存廢紅衣大小銅礮著盡行確察解部鼓鑄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戶部管理各省錢糧一時難以清楚地方督撫將在庫銀兩挪移私用雖云補墊及至題奏時每多朦混銷算部內無憑稽察百姓深受其害即今原任廣西巡撫郝浴侵欺銀至十九萬兩由此觀之天下類此者不少朕日夜思維欲清查各省錢糧訪之外任官員及督撫等皆云清出存留錢糧則別項錢糧自必清楚朕思此事一行雖在

外督撫司道不無被罪實於國家有益果錢糧充足更可為加恩百姓之用今九卿曾為外官者多知之必詳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財賦出於閭閻凡查核錢糧必徹底澄清不致以完作欠額外科派方於小民實有裨益朕於正供所入毫無濫用正以愛養物力使國有三年九年之積縱遇水旱民生亦不致苦累朕所以留意清覈正欲

加惠元元也

三月辛酉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光祿寺估計價值等項頭緒繁多各物俱照時價須詳察估計使公私俱便釐剔諸弊逐一定為條款以便永久遵行則國課不致妄費戶部儲有餘財凡遇有旱潦可以酌量賑濟蠲免無所顧慮民間不致困苦大有裨益

庚午

上諭戶部賦役全書將永為定例纂修官員必盡心詳慎務求切當編纂成書朕思土田一畝之外亦有奇零不足畝者若以毫忽俱改為釐雖目下易於辦理誠恐有累小民爾等其詳議之

六月丁巳

上諭兵部侍郎佛倫等曰錢糧所關甚重宜詳加釐剔以除虛冒濫支之弊近見上駟院以假印詐領太常寺亦以假印取銀見今發覺者雖止此其未發覺者謂之無有可乎此皆支給時不行詳察怠玩疏虞之所致也嗣後凡關係支用錢糧事務必告之該部院堂官稽核得實用印文支取其四五十兩以下者遣筆帖式往領若踰此數則遣司官往領其給與時亦詳加稽核告之該部院堂官然後與之可也如此於職事亦無所曠廢告於該堂官及司員親往領取亦豈難行之事爾等可傳諭戶部

十一月丁巳朔吏科給事中楊周憲奏稱纂修簡明賦役全書不便於民請停止

上諭大學士等曰楊周憲奏稱纂修簡明賦役全書將銀之尾數收入釐內糧之尾數收入勺內所增銀米豆麥為數無多在部議所收者乃州縣之尾數州縣所收者則各圖各里各甲之尾數殊為繁多不無滋弊且歲造冊籍書吏需索恐致擾民伊言似是不知戶部

初題時是何意見果能永久無弊否此事關係國計民生須求確當方可永久遵行勿以一人以為可而輒行勿以一人以為不可而輒止宜虛心公議從容確定務期可垂久遠倘急遠議行不過數年又議更改豈可為法爾等再公同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二月丙申大學士
等奏稱部定銅觔價值採買不敷其各差造冊四季報部不如改令差滿之日

一并彙送

上曰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阜財利用恤商裕民必徵輸無弊出入有經庶百物通流民生饒裕近來各監督不恪遵定例任意徵收官役通同恣行苛虐託言辦銅價值浮多四季解冊需費將商人親填部冊隱匿更改既以充肥私橐更圖溢額議敘重困商民無裨國計種種情弊不可枚舉朕思商民皆我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必須易轍改絃

所有見行例內收稅溢額者即陞加級紀錄應行停止其採辦銅觔定價不敷作何酌議增加至四季達部冊籍應俟差滿一次彙報嗣後務令各差潔己奉公實心釐剔以副朕體下恤商至意

六月丁巳

上命戶部郎中吳什巴督理閩海稅務

諭之曰凡收海稅官員因係創行設課希圖盈溢將出入商民船隻任意加徵以致病商累民亦未可定著嚴加申飭務令恪遵定例從公徵收無濫無苛以副朕軫恤商民至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壬申戶部奏
滸墅關監督桑格任內溢額銀兩

上曰設立榷關原欲稽查奸宄照額徵收以通商賈桑格徵收額課乃私封便民橋以致擾害商民著該衙門嚴加議處關差官員理應潔己奉公照例徵收嗣後有不肯官員希圖肥己種種強勒額外橫徵致害商民亦未可

定爾部通行嚴飭

五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項採買估計價値浮冒欺飾者甚多是以令其核減今所減者太過又凡修造工程其估計在前若照新例銷算則物料匠役工價核減太過必至苦累其前此修造已完者著仍照原估計銷算至於各項物料所値之價俱訪時價採買估計銷算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閏三月丁未

上諭戶部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通商裕課利益民生非務取盈致滋紛擾朕巡行地方軫恤民隱諮諏利弊有應興革者卽見諸施行近聞江浙閩廣四省海關於大洋興販商船遵照則例徵取額課原未累民但將沿海地方採捕魚鰕及貿易小船槩行徵稅小民不便今應作何徵收俾商民均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以聞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丙戌

上諭戶部朕頃謁

陵時見用小錢者甚衆所換之數亦多舊錢及兩局之錢使用者少此實非益民之事今歲田禾大有而米價仍貴詢之士人皆云錢賤所以米貴又問小錢從何而來皆云由山東來者多由此觀之自古以錢法爲難誠然先年科爾坤佛倫管錢法時題請將錢式改小朕每謂錢改小易改大難錢價若賤則諸物騰貴後因題請再三方始准行今果如朕言爾等卽同九卿將錢法如何方能盡善確議具奏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廣東海關收稅人員搜檢商船貨物槩行徵稅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且海船亦有自外國來者如此瑣屑甚覺失體著減廣東海關額稅銀三萬二百八十五兩著爲令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丙午工部奏

銷雜項修理錢糧
上曰一月內雜項修理即用銀至三四萬兩殊覺浮多明代宮中一日用萬金有餘今朕交內務府總管凡一應所用之銀一月止六七百兩幷合一應賞賜諸物亦不過千金從前光祿寺一年所用銀兩亦甚浮多朕節減大半工部情弊甚多自後凡有修理之處將司官筆帖式俱奏請派出每月支用錢糧分晰細數造冊具奏若三年內有塌壞者著賠修如此則工程堅固而錢糧亦不至妄費矣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四月己亥大學士等會同戶部議今錢價甚賤不便於民奉有
諭旨應暫動支戶部庫銀十萬兩由戶部差官會同五城御史收買舊制錢俟錢價既長奏聞
上曰錢價賤者皆私錢多之故也果欲力禁私錢何難之有明代尙能行紙鈔豈有不能禁私錢之理但與其嚴行禁止毋寧和平處置在京收買准如爾等所議至天津臨清地方亦當遣賢能官各一員即支該地方餉銀各一萬兩收買專差侍郎穆旦督買視錢價貴賤不時奏聞又聞山陝兩省販去制錢甚多著行文山陝直隸督撫查察緊要關口嚴令擒拏如擒獲時將販運之人從重治罪其錢入官

七月辛酉戶部侍郎穆旦遵
旨回奏差官齎銀收買制錢天津臨清地方錢價已長但五城民人行用之錢攙和小錢者尙多
上諭大學士等曰查拏小錢乃五城提督府尹専司之事查拏疎忽是以仍用小錢若不將伊等治罪則弊將不止著將五城官員提督府尹交都察院嚴加議處
十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長山縣周村一帶俱開

爐私鑄巡撫趙世顯不禁不捕乃奏請鼓鑄大錢若不禁私錢而鑄大錢則大錢重小錢輕小民必思射利毀大錢而鑄小錢是大不利於地方矣頃差侍郎恩丕等帶德州兵四十名馳驛往長山縣問村等處捕鑄私錢之人已諭伊等於拏獲之後並私鑄之爐帶往趙世顯處示之問伊地方見鑄私錢不禁不捕又欲請鑄大錢何故觀趙世顯更將何辭以對外省督撫孰賢孰否朕俱知之清濁斷不能掩也

十一月己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因山東私鑄小錢故特差侍郎恩丕等緝拏今既禁私錢又不收取則用私錢者無日可止矣朕意欲令來年徵收山東錢糧其銀一兩折錢二千俟錢盡時照二千錢之數折收諸樣銅器則不出一年私錢自盡矣彼地官員不能緝拏私鑄俱係有罪之人即將所收錢及銅交付伊等運至京城

以贖前罪運到之時即著增爐作速鼓鑄制錢爾等可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核議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閏三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湖廣襄陽地方鼓鑄私錢糧船裝載至京各處售賣此事須清其本源著大理寺卿塔進泰速往會同該督撫嚴察具奏并檄總漕將楚省糧船裝載私錢偷賣者嚴行查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適科臣郝林條奏各省錢糧虧空郝林但知州縣錢糧有虧空之弊而所以虧空之根原未之知也凡言虧空者或爲官吏侵蝕或爲餽送上官此固事所時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撫而所屬官員虧空更多則又何說朕聽政日久歷事甚多於各州縣虧空根原知之最悉從前各省錢糧除地丁正項外雜項錢糧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變亂以後軍興浩繁遂將一切存留項款盡數

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必不可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爲數甚少此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欠部中亦必令起解州縣有司無纖毫餘剩可以動支因而有那移正項之事此乃虧空之大根原也再如正項錢糧二千兩徵收未完五百兩者按分數議處其例甚輕若因公那用五百兩則處分甚重今但責令賠償足額則那移出納還充官用其罪似乎可寬不必深究凡

事不可深究者甚多即如州縣一分火耗亦法所不應取尋常交際一二十金亦法所不應受若盡以此法一槩繩人則人皆獲罪無所措手足矣且如戶部庫中錢糧歷年存積數極難清前此庫貯一二千萬時曾令部中逐案盤查轉多二十餘萬即各倉糧米亦歷年堆積陳陳相因贏餘不少不肖官役侵盜銀米未嘗無人若行盤查細微不必深究諸事大抵如此見在戶部庫銀存貯五千餘萬兩時當承平無軍旅之費又無土木工程朕每年經費極其節省此存庫銀兩並無別用去年蠲免錢糧至八百餘萬兩而所存尚多因思從前恐內帑不足故將外省錢糧盡收入戶部以今觀之未爲盡善天下財賦止有此數在內旣贏則在外必絀凡事須豫爲之備若各省庫中酌留帑銀似於地方有濟倘在外各省一旦倉卒需用反從京師解出得無有緩不及事之慮此亦當於無事之時從長商搉者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正月癸亥戶部題爲禁用小錢請再展限三年

上曰爾等所見甚善自古錢法未有如本朝流行之廣者如宋時錢至元末尚有元時錢至明末亦尚有惟本朝不但順治錢於今已少即康熙初年之錢亦少前者湖廣總督額倫特奏湖廣一省小錢甚多若將大錢二百萬貫運去收買小錢則小錢可盡矣朕諭爾俾

知一省之事未知天下之事以二百萬貫錢運至湖廣能保途間無不測之事乎伊愕然奏稱上諭甚是臣實意料不及總之錢法必期便民若不計便民而但期法之必行嚴加禁止亦有何益凡事必酌量權變不失其宜方有濟耳

七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理事年久洞悉錢法錢價隨時不同銅價貴即燬小錢作銅賣銅價賤

即盜鑄小錢用小錢則私鑄之人有益用大錢則私鑄之人無利然小錢又不可禁今大小錢兼用於民甚便錢法流行無如我朝南至雲南貴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錢從古所未有禁小錢甚易但於民無益耳治天下當寬裕仁慈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滿洲蒙古各方之人飲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亦斷不可行也

九月乙丑

上諭戶部臨淸關錢糧每至缺額皆由地方積棍串通作弊所致不必派遣監督著交該巡撫收稅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七月壬寅戶部題鼓鑄銅觔請仍交商人採買

上諭大學士等曰商人採買銅觔前已令停止今復交商人採買必致積累拖欠無了期矣已經料理完結之事豈得再有紛更今各關差官員更換將畢應將銅觔交與各關差官員速行採買不可有悞鼓鑄著再議具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壬午戶部題請更換鳳陽關監督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關監督所欠錢糧甚多未派之先俱願前往及到任之後額稅必缺此皆多帶人役徵收過刻之故昔南新關有一監督問巡撫王度昭錢糧如何不致缺額王度昭告以從寬徵收斷不欠缺後果如其所言鳳陽關著交與該巡撫徵收餘缺侯朕另

派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甲子戶部議覆長蘆巡鹽御史田文鏡疏請山東所裁鹽引補足辦課應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鹽務朕所深悉加引雖可增課然於商人無益如兩廣鹽課累年虧空至一百八十餘萬兩該部反置之不問殊覺失宜辦理鹽務必得廉能素著實心辦事之人庶正課不至有虧商人亦不受累著問九卿具奏

六月己亥大學士九卿等議覆民閒私燬小制錢作銅變賣當嚴行禁止

上曰燬壞制錢原有明禁特因銅少價昂部內鑄錢不敷採買廢銅以致小民射利燬小制錢作廢銅變賣朕辦事五十餘年屢次更定錢法皆視民之形勢從未嚴行禁止銷燬小制錢亦屢爲寬限前李光地請將小制錢嚴禁朕曾下旨斷不能行伊後知其不可始以朕所見爲是總督額倫特請於湖廣省發大制錢一百萬串通用將小制錢銷燬朕以不可之故分晰下旨伊始曉然小制錢私燬如何禁止之處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三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戶部見今採買器皿舊銅茲工部又行採買京城焉有如許器皿舊銅乎採買至不得之時不肖之徒乘機射利必致將制錢轉買銷燬燬錢則錢價必長甚於民生無益且伊等局內每月鑄錢卽將伊匠役工錢作爲採買銅觔所鑄之錢交部亦未可定此事不無情弊爾等詳問九卿具奏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九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撫御寰區時以生民爲念凡各省將軍督撫提鎭差遣進摺之人及從外省來者必詢問雨暘收穫與米糧物價今年五月閒因京師錢價甚貴故將應給兵丁月餉銀錢兼發至今錢價尚未得平昔年因

錢價貴管理錢法侍郎陳廷敬阿蘭泰佛倫馬世濟等條奏奸宄圖利燬錢作銅以致錢價騰貴如將制錢鑄重一錢則錢價卽平於民甚便九卿照陳廷敬等所奏議覆准鑄小錢朕遲至數月未肯准行是時科爾坤佛倫屢奏將制錢鑄小甚有裨益始從其請迨後私鑄甚多朕以制錢仍應照舊鑄大者爲善故特降諭旨而九卿請鼓鑄大錢將小錢銷燬朕念小錢行之已久今又專行大錢未知於民有無利益暫令大小兼用試行三年一次奏聞於是大小兼行自後錢價並未見增於民亦甚便利此皆朕所理之事也再從前商人辦買銅觔價值尙平自趙申喬奏請交八省督撫採買遂致遲悞部臣將遲悞官題參朕以採辦銅觔改交八省初行之始若將違限官治罪似屬寃抑故暫行寬恕其後銅觔雖陸續解送而不能全到有悞鼓鑄矣銅觔少則鼓鑄悞鼓鑄悞則錢價自貴凡事不

可執一須隨時制宜鼓鑄一事從前屢經更改今錢價何故驟貴如何使之得平交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可否鼓鑄小制錢與大制錢兼用其一併議之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七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八

慎刑

康熙二年癸卯正月壬午

上諭兵部凡查解逃人有主認識始應照例擬罪今見靈壽縣所解逃人李大增督捕傳撥什庫七人到部俱不認識卽李大增自供並地方十家長俱云並未投充滿洲李大增明係民人督捕不行審明卽議李大增等入官李九山等流徙恐屬冤枉且陳氏等七人何以盡斃於獄爾部卽將該縣典史楊煦快役高應正溫起家并出首李大增之高萬臣作速差人提取到部請旨定奪

十一月乙丑朔刑部題覆山東總督祖澤溥審勘原任按察使宋琬等通同于七謀反一案兩議上請一擬極典一擬流徙將原審總督祖澤溥議處

上曰據審宋琬等原無叛逆情節干証唐進夏六八等亦堅稱未有叛逆重罪理應詳審情實卽應正法如虛卽應免罪爾部將無確據之事懸揣定擬兩議俱屬不合宋琬等著免罪總督祖澤溥亦免議處

十二月辛酉刑部以歲終彙報病故監犯

上曰據奏監犯物故者甚多人命關係重大罪不至死者久淹獄中管獄官役不與犯人飲食餓斃亦不可知獄官獄卒如此疎忽殊爲不合著嚴加申飭

康熙三年甲辰十二月壬午兵部督捕左侍郎馬希納等奏請嗣後首告逃人之人帶有逃人之主同赴具告者准咨該督撫嚴查解部若並無逃人取地方官保結咨報免提案內牽連之人質審

上曰不將被告干証提來質審則逃人獲者稀少若提來質審不但牽連人多且往來提解苦以後有首告逃人在某處某家者將首

告之人拏送地方官擬發去口供止將窩隱之人令出質問若無逃人而挾讐控告或牽引妄扳將誣告之人加等治罪

康熙四年乙巳二月癸酉

上諭刑部向來流徙人犯定例有止應將本身流徙者有應并將妻子流徙者後因夫妻不應拆離故凡應流徙人犯將伊妻子一併發遣原欲令其夫妻不致拆離一同完聚其妻子本係無罪如本犯已死仍將妻子發遣未

合以後除反叛重案內應連坐者仍照前旨定例遵行外其餘凡犯贓等罪應流徙人犯如本犯已死妻子俱免流徙爾部卽遵諭行

康熙八年己酉五月癸巳朔

上諭刑部凡行幸之處有叩閽者若不審明事之虛實遽照衝突儀仗律則此內或有寃枉亦未可定以後著審明所告之事虛者責四十板免其充軍

六月癸酉

上諭刑部直隷等省罪囚舊遣恤刑官審錄今恤刑罷遣遇熱審時有非實犯死罪者宜具題減等如在京法司例爾部通行直隷各省永著為令

康熙九年庚戌二月壬申

上諭刑部盜案內論死者甚多其為誣引株連亦或有之宜加詳勘至於夾棍乃慘痛之刑必不得已而後用其愼之毋忽

六月丙申

上諭刑部近覽章奏罪犯監禁逾限不行速審以致斃獄者甚多夫各犯自有應得之罪未死於法先死於獄殊非愼刑之意朕心深為不忍嗣後逾期不結監斃幾人以上者著嚴議處分定例

己酉

上諭刑部今年雖經頒詔將重犯赦免但時値暑熱天氣亢旱牢獄重犯內有可矜疑者亦未可知著圖海杜立德等前赴刑部會同將

監內重犯確審酌議具奏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丙戌

上諭刑部等衙門邇來天氣亢旱不雨或因刑獄淹禁中有冤抑亦未可知爾等將見禁人犯詳加清理如有可矜疑者照例減等發落其見審人犯亦速爲審理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應釋放者即行釋放務祈獄無冤滯以迓

天和

康熙十一年壬子六月己亥

上諭刑部刑獄重地人命攸關天時炎暑急宜清理雖熱審見有定例但已結大案中監禁諸犯或有無知而罹法網小過而陷重辟者株連無辜久淹羈禁朕心深爲惻然玆特遣大學士圖海等同三法司詳加審鞫凡有罪可矜疑者即爲察明列奏務使情法允協有枉必伸以副朕欽恤刑獄至意

閏七月丁亥

上諭刑部設立刑法原以戢奸禁暴必事情重大方可用刑嚴訊近見內外問刑衙門嘗有濫用夾棍致斃人命者朕心殊爲不忍嗣後審問事情爾等務加詳慎勿得輕聽問官不分輕重動輒夾訊希圖草率結案仍將審事官員嚴加申飭不時稽察其有任意濫刑者即指實題參務使重刑不得濫及無辜以副朕欽恤民命至意如有不應夾訊之人擅用夾訊及罪不至死而夾訊至死者作何治罪爾部會同吏部定議以聞

十月辛亥刑部議覆江蘇巡撫馬祜疏言吳滂子等行劫殺人情實擬斬在獄相繼病故應無庸議

上曰人命關係重大此案因監禁日久以致瘐斃多人殊非欽恤之意嗣後限內雖取口供不早題結致監斃幾人以上者作何處分其一并再議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一月丙寅朔

上諭刑部自古帝王欽恤民命務期獄無枉縱

獄決明允以底刑措之治朕每於秋決重犯
特爲詳慎惟恐一夫有寃以傷和氣向來朝
審之例先期進呈招冊然後九卿科道會審
覆奏完結乃各省秋審奏本內止有節畧觀
覽未能明晰又有秋審後續到者不及入覆
奏案內以致留俟來年殊爲不合以後各省
秋審應令照在京朝審例豫期造冊進呈亦
著九卿科道會同覆核奏請定奪其造進呈
招冊及奉旨結案行咨俱應限定日期爾部

一并詳議定例具奏

康熙十四年乙卯五月乙亥

上諭刑部邇者天氣炎亢農事堪憂雖虔誠祈
禱尚稽雨澤朕念切民瘼夙夜焦勞或因刑
獄淹滯中有寃枉致干
天和亦未可知特遣索額圖等會同三法司將
已結重案詳加審鞫如有罪可矜疑者即與
察明事由開列奏聞務期情法允協有枉必
伸以副朕欽恤刑獄至意

十一月辛丑

上諭刑部尚書艾元徵等曰罪人久繫朕心不
忍今時踰冬應速行審結

康熙十六年丁巳七月壬辰

上諭刑部秋審事關人命直隸各省重案著仍
令定限送京師覆核如舊制

康熙十八年己未三月己未刑部等衙
門議覆御史黃斐疏言殺人羣盜中有
同行爲盜而非手刃人者宜許其自首
減罪因具兩議上請一照律勿聽自首

一如斐請

上曰同行爲盜雖未手刃人若聽其自首減罪
恐有兇徒懷仇報怨投入羣盜令其黨殺人
而後自首或親自手刃卸罪逸賊俱未可知
應從依律論罪之議

四月戊辰

上諭刑部今已入夏亢暘不雨耕種愆期民生
何賴或內外問刑衙門有無知而罹法網小

過而陷重辟株連無辜淹禁日久刑獄重地
人命攸關審擬未當有干
天和朕每思及此深用警惕茲特遣索額圖明
珠杜立德等會同三法司將已結大案見在
監禁者逐一詳加審理務期明允無使寃滯
其在外直隸各省監候重犯應遣三法司滿
漢賢能司官前往察審凡罪可矜疑者會同
該撫臬司詳開情由具奏俾無枉無縱以副
朕慎刑愛民至意

壬午
上遣刑部郎中索爾孫等往直隸各省察審刑
獄
諭之曰朕因天時久旱恐外省罪犯中或有寃
抑特選爾等前往察審務須體朕矜恤庶獄
之意勿徇一己私見顛倒是非仍宜兼程遄
往作速清結倘或遲延時日恐無賴之徒借
端生事造作虛詞妄行訐訟反爲良民之累
且爾等審理當否朕無不洞悉各宜慎之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戊辰
上諭講官等曰律與例不容偏廢律有正條自
應從律若無正條非比例何以定罪總之用
律用例俱在得人也
癸酉
上諭刑部國家設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姦安全
良善故律例繁簡因時制宜總期合於古帝
王欽恤民命之意向因人心滋偽輕視法網
及强暴之徒夌虐小民故於定律之外復嚴

設條例俾其畏而知警免罹刑辟乃近來犯
法者多而姦宄未見衰止人命關係重大朕
心深用惻然其定律之外所有條例如罪不
至死而新例議死或情罪原輕而新例過嚴
者應去應存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加酌
定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正月辛巳
上諭刑部等衙門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莫
不敬慎庶獄刑期無刑故讞決之司所關最

重必聽斷明允擬議持平庶幾民無冤抑可
幾刑措之風近覽法司章奏議決重犯甚多
愚民無知自陷法網或爲教化未敷或爲飢
寒所迫以致習俗日偷愍不畏死每念及此
深爲憫惻在外督撫以下問刑各官審理重
案有律例未諳定擬失當草率完結者有膠
執成見改竄供招深文羅織者有偏私索詐
受囑徇情顛倒是非者有一於此民枉何由
得伸以後著嚴加申飭內外大小問刑衙門

洗心滌慮持廉秉公務期原情準法協於至
當不得故縱市恩亦不得苛刻失入痛改積
習加意祥刑以副朕尚德好生欽恤民命至
意

五月甲戌

上諭刑部六月節若在五月內即以交節日停
刑若六月後方交六月節即以六月初一日
停刑至立秋雖在六月內必俟交過七月初
一日方令行刑

八月丁酉

上諭刑部凡重案悉歸爾部擬罪關係最要早
完一日牽連者得早安一日如遇齋戒不能
審結犯人拘繫日久甚苦亦應於齋戒前速
行完結再犯人各有應得之罪今聞爾部枷
孔大小不一板有厚薄賄囑者板薄而孔大
否則板厚而孔小所帶項鎖亦有輕重又聞
爾部發在各衙門罪婦輒爲門軍汚穢恐嚇
索詐分外苛擾此等情弊爾等宜親行嚴察

禁止

十月丙午理藩院題盜馬罪犯阿畢大
等五人應立決家產妻子請給事主

上曰朕念人命關係重大每於無可寬貸之中
示以法外得生之路書所謂罪疑惟輕也阿
畢大等家產妻子既給失馬之人若本犯免
死給與爲奴則失馬者得人役使於法未爲
不當嗣後著爲定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流徙寧古塔烏喇人犯朕向
來未悉其苦今謁
陵至彼目擊方知此輩既無房屋棲身又無資
力耕種復重困於差徭況南人脆弱來此苦
寒之地風氣凜冽必至顛踣溝壑遠離鄉土
音信不通殊可憫惻雖若輩罪由自作然發
遼陽諸處安置亦足以蔽其辜矣彼地尚有
田土可以資生室廬可以安處且此等罪人
雖在烏喇等處亦無用也

丙辰
上諭刑部頃以逆寇殲滅海宇蕩平朕躬詣盛
京展謁
永陵
福陵
昭陵以告成功因而巡行邊塞咨詢民間疾苦
東至烏喇地方見其風氣嚴寒由內地發遣
安插人犯水土不習難以資生念此輩雖干
憲典但既經免死原欲令其生全若仍投畀
窮荒終歸踣斃殊非法外寬宥之初念朕心
深爲不忍以後免死減等人犯俱著發往尚
陽堡安插其應發尚陽人犯改發遼陽安插
至於反叛案內應流人犯仍發烏喇地方令
其當差不必與新披甲之人爲奴以昭朕軫
恤民隱哀矜保全之意爾部即遵諭行

六月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魏象樞等曰天氣炎熱可將爾
部事件次第速行審結勿得遲延使犯人於

應得罪外更受餘辜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二月丙辰刑部
以歲終彙報病故監犯四十餘人
上曰人命關係重大無辜枉死上干
天和朕念獄中犯人自作罪孽理固應死但恐
死於非命曾命御醫給與藥物療治有疾之
人聞今歲獄囚患病者甚多何故不將見給
醫藥療治秋決之犯尚不及四十餘人今乃
病死若干人犯豈皆命耶此由該部怠忽之

故著傳諭刑部堂官嚴加申飭令伊等不時
親自巡視仍令該管官員加意存恤無致濫
斃以副朕慎重人命至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丙戌刑部議
覆御史錢珏奏請申外吏酷刑之禁有
司濫用非刑久已通行申飭應無庸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刑罰關係人命凡讞獄用刑
理應恪遵定制精詳慎重不得恣行酷虐致
滋冤濫此本內事情雖已經條奏申飭或有
不肖官員日久玩忽仍於法外妄用重刑有
負欽恤之意著部仍通行內外審刑各衙門
嚴加申飭如有故違即行指參從重治罪

五月丙寅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理事時有包衣佐領
下人爲盜於通州地方被擒該管包衣大赴
通領糧遇見之歷數其惡加以鞭責後鞫審
時遂銜恨扳陷包衣大同夥此包衣大竟坐
强盜正法包衣佐領下人無不知此事者由

此觀之天下如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爲念
凡裁決政事遇有重罪雖應死必於死中求
其生路反覆推詳下部再議必無疑竇然後
完結此寧失出無失入之意也

十二月丙午刑科給事中楊爾淑疏言
直隸各省軍流人犯請比流徙尚陽堡
寧古塔例嚴寒盛暑暫止發遣部議不
准行

上曰軍流人犯甫離刑獄一綫僅存炎暖之時
尚可就道若嚴寒發遣恐有道路死亡之患
嗣後令過嚴寒發遣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戊戌刑部題
易州知州韓文煜等誣良爲盜應革職
遣戍知府以上降革有差

上曰此案可如所議不肖官員止爲一己考成
誣良爲盜者甚多百姓受冤莫訴深可憫恤
自後應作何立法勸懲俾善良得安民無冤
抑庶不負朕祥刑之意其令九卿詹事科道

集議以聞

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所擬秋決貪官甚多若盡行處決朕心不忍若不行處決貪劣之徒何以知儆且或有犯贓雖多而情有可矜者或犯贓雖少而情有可惡者若一律議罪殊屬未允爾等將貪官情罪分別輕重朕當酌量定罪

十一月乙丑大學士等以在京秋審人犯覆奏

上曰爾等可執所議票旨以進朕當詳覽之但援引成例乃部院官奉行之事朕與爾等宜虛公裁斷審度時宜酌量情罪豈可亦拘成例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三月庚午

上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大小諸臣曰刑曹民命攸關國典所係今見法司讞鞫刑獄或恐不得其情專事苛刻夫人命關係重大必以中正之心行平恕之道使法蔽其辜毋縱毋枉必得實情始免屈抑若惟以深文爲能事鍛煉爲盡職及獄詞既具奏牘既成即反覆推詳欲求其更生之路亦甚難矣朕於爾諸臣所上章疏有情可矜疑罪未允協者皆駁令覆審嗣後其各體朕懷殫竭心慮矢慎矢明以副朕祥刑之意朕披閱史冊採擇歷代賢臣愼刑事蹟書之簡牘內閣三法司官其詳加省覽又

諭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若豪猾奸宄毋使漏網貧弱無知雖偶失於寬亦不爲過縱

六月己未

上諭刑部等衙門近因天氣炎熱特遣部院大臣會同三法司詳加審鞫將罪犯減等發落其直隸各省問刑衙門罪犯雖經詳慎始定爰書但內外原屬一體有情可矜疑者亦未可定著直隸各省督撫將已結案內見在監禁者逐一詳審果可矜疑開明具奏爾三法

司覆加詳核照例減等以副朕慎刑愛民至
意
七月辛丑
上諭刑部刑獄民命攸關聽斷雖貴精詳而案
牘務無留滯庶事得速竣民免株累向例凡
月朔初二日及齋戒等期不理刑名爾衙門
一切奏章俱行停止因而案件間有停積恐
聽審人犯久候拖累覆核事件遷延滋弊嗣
後遇前項日期除循例不行刑外其餘照常
章疏事務仍行審理啓奏務期獄無稽緩案
得早清以副朕明慎用刑至意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曰每月朔初二日及齋戒等期
刑部所上奏章照常發科刑戮重罪事關人
命者勿發可併數日奏章於齋戒畢發之或
留中或發內閣者皆如之
十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命關係最重各省所審錄
強盜人命事件文致周密無隙可窺故閱之
最難此等事皆深宜詳慎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閏三月癸亥
上諭吏部尚書阿蘭泰等曰時已入夏天氣亢
暘農事方殷雨澤未降朕軫念民依深爲惓
切或因刑獄中有無知罹法審擬失平情罪
未符致干
天和亦未可定茲特遣爾等會同三法司將已
結重案見在監禁者逐一詳加審理凡有罪
可矜疑者卽與察明事由開列具奏務俾情
法允協不致淹滯圜扉以副朕省刑恤民至
意

十一月戊午刑部議覆兵科給事中朱
雲條奏減死發遣人犯暫令圈守至春
發遣應不准行
上曰流徙人犯遇有勢力者每羈禁不嚴及至
發遣又展轉遷延其貧困之人無力營求者
卽肆行凌虐瀆於死亡向來此等情弊甚多

嗣後如遇有勢力之人卽行發遣不得遲延
其貧困者不許凌虐致斃著戶部刑部堂官
不時詳加稽察如有前項情弊立行指參從
重治罪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八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九

慎刑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月甲申

上諭刑部朕保乂黎元務崇寬大每於刑獄之
事輒廑矜恤之懷秦省西安等處地方比歲
洊饑閭閻困苦業已多方賑恤屢諭蠲租茲
更大沛仁恩特加赦宥凡陝西巡撫所屬今
年秋審情實緩決人犯內除十惡及軍機獲

罪不赦外其餘自諭到日通行免死照例減
等發落有現在審擬未結案者亦如之嗣後
務令革心向善副朕法外生全至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二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適都察院議處吏部
悞議知府盧騰龍等革職一案將堂官降三
級司官降四級俱調用所議甚當朕觀人之
識見精神有限不能過其本來分量爲得無
錯但自知其錯卽宜承認若旣知其錯而不

承認希圖文飾則其錯彌甚必致壞事尙朕十三四歲輔政大臣理事時有悞行一事朕至今猶憶之彼時遇頒恩赦釋放罪犯曾赦一不應赦之罪人該部以不應赦而赦應否釋放請旨大學士李蔚奏欲將錯就錯朕問爾此言於此事尚可如遇不應正法之人悞行正法則人死豈能復生此言亦可乎李蔚慙服不能措辭大學士圖海奏此事實臣等之錯有何辨處天下事惟人命最重朕察之又察然已行之事其中能保無悞耶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四月庚寅刑部等衙門議覆民人高弘擢毆死伊兄高弘先應正法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案原供內有高弘擢之父高昇因伊子高弘先暴惡先行砍害之語今悉删去但苟且定議人命關係重大即使旨意未當亦宜據理執奏況議此案者止滿洲官一員漢軍官一員似此關係人命事情不多令司官詳察會議苟且結案可乎將刑部嚴加申飭嗣後倘仍蹈前轍決不輕恕

十二月壬子刑部議覆阿哈尼坎盜伐風水禁地樹木罪應立絞

上曰此伐木處雖與風水相近然非內地愚人無知犯禁此等情罪前此曾經寬宥著枷責發落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關係人命事朕再三詳閱務期平允昨見高陽縣盜案情有可疑特差司官覆審今據奏張三等果非眞盜嚴刑誣坐希圖銷案沈朝聘竟不詳察草率審擬具題殊屬不合著三法司會同吏部議處具奏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命所關重大朕數年以來將爲盜者止誅首惡爲從者從寬免死此朕之特恩也又恐此等罪犯交發黑龍江聚集或致生事及問將軍薩布素據奏新滿兵衆

多將兒徒分給爲奴勢孤力散惡不能逞由此觀之不但全活甚衆且新滿洲得之資益良多矣

十一月甲申大學士等以朝審情實各犯四十八人請
旨

上諭曰奏讞之成當預爲詳審臨時可以無冤若不慎之於先而何察於死生呼吸之間豈有及乎如今日各案朕先已熟覽知其曲折猶欲與爾等斟酌而行耳

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緣事婦人除親身犯罪外無論官員民人之妻有事屬牽連應行質訊之處可遣司官筆帖式往其家問取口供其拘至公庭永行停止

康熙二十八年己卯三月壬午

上諭刑部朕愛養民生慎重刑獄凡有奏讞時示矜全茲鑾輿南巡見沿途老稚男婦環跪

歡迎朕甚嘉悅念此編氓皆吾赤子原期生聚教訓共底善良其或陷於刑章致困囹圄改過無路惻然傷之所經過山東江南兩省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死罪及詔款不赦等罪並官吏犯贓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前死罪以下已結未結俱著寛釋此朕巡幸所至欲使並生之至意可通行曉諭令咸悉朕懷

乙未

上諭刑部朕巡視東南行次浙省因官吏軍民依戀誠懇特留蹕數日以慰喁喁奏請之情獨念獲罪人犯身淹刑獄一干法網無由自新茲乘輿經臨惻然矜憫用沛好生之澤聿示格外之仁該省各屬地方有罪犯見在監禁者除十惡死罪及詔款不赦等罪與官吏犯贓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前死罪以下已結未結悉著寬釋可行文該督撫徧傳所屬張示曉諭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癸巳都察院
以秋審事請
旨
上諭大學士等曰若停秋審此內矜疑人犯又致多監一年將可矜疑者照常審理即行減等完結其情實人犯今年著停處決
己酉刑部以龍巖知縣趙光榮誣良爲盜一案兩議具題一議前雖錯審後察出實情應免議一議誣良爲盜雖審出

實情已經致死人命仍應革職
上諭大學士等曰將覆審得情之官仍因初審錯誤議處則人皆懼罪不肯露其實情朕意欲定一例凡部駁應審事件不交原問官審理則人斷不致負屈倘仍令原問官詢理彼必固執前議致令銜冤者多矣著九卿詹事科道一併詳議具奏
庚戌
上諭刑部人命關係重大今年停審情實罪案爾等不必忙迫一應矜疑等犯必再三詳審盡得實情方可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有年人命之事無不加詳然亦不能保無冤抑者但有錯處朕未嘗不行指出也該州縣取原供時雖不得其情亦必飾詞以詳上司上司復加詳審然後到部此間卽少有冤抑亦何由周知所以外省之事朕皆委任督撫督撫委任司道今以

不可委任之人居司道之職督撫題參誠爲得當且有失何妨但有失復隱諱不自任則惡矣
甲寅刑部奏口外偷盜馬匹之范崧擬
立斬
上曰用兵之際嚴盜馬之禁故行卽斬今海宇昇平兵革不試仍照前例卽斬殊屬可憫范崧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黑龍江給披甲新滿洲爲奴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一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歲內秋審重案朕皆一一詳閱其字句錯誤處甚多此皆人命案件關係最重即一字一句不可錯誤乃九卿等自七月至今閱視數月其字句錯誤處並未看出一二何也此屬伊等專任似此怠忽不加詳慎可乎刑部刊此檔案先不詳審殊屬不合著交都察院嚴察議奏近看部院事件亦多錯誤朕凡事詳閱即一字之訛亦爲改正嗣後爾等宜加敬慎毋忽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丙午

上諭刑部朕欽恤民命念切好生每於法司奏

上爰書必披覽再三詳求可生之理其或情罪允符不忍立置之法者則令監候緩決以俟來歲再讞顧罪犯一經緩決即皆冀望生全而長困桁楊淹畱歲月自新無路朕甚憐之今方春始和萬物暢遂憫茲沉繫之獄用沛矜釋之仁見在爾部及直隸各省監禁人犯凡經康熙四十年秋審奉旨監候緩決者著察明通行減等發落仍開具人數奏聞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乙卯大學士等以情實人犯請

旨

上詳閱招冊審定再三

諭大學士等曰刑部招冊關係人命冊內字訛舛甚多殊非慎刑之道爾等傳諭刑部嚴行申飭嗣後於此等事宜加謹毋忽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情實罪犯少著停止處決情有可矜各犯著分別核議照例減等發落再各省秋審尚無可議朝審則太寬書云罪疑惟輕以其罪之情由有可疑之處而輕之也若無疑則以公平爲貴見在殺人之人情罪顯然又何所疑而欲從寬乎是以執法之人但當詳情據理以定罪一味從寬則惡人何所儆戒可以此諭刑部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庚子
上諭刑部緩決罪犯至於三四年者俱即行察
出免死減等發落
十一月丁卯大學士等以秋審情實罪
犯七十人請
旨
上將招冊逐一詳閱反覆審定勾決者二十五
人
諭大學士等曰四輔臣時每年勾決動至百餘

人朕親政後數十年來每遇勾決凡有一綫
可原者未嘗不從寬宥直至萬無可疑始予
勾決至於光棍及有關主僕之分者其罪斷
不可寬也
十二月乙巳
上諭刑部歷年以來監候緩決人犯二百二十
五名俱著免死減等發落在直隸各省者爾
部即移文各該巡撫令遵旨速行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江南浙江連歲災荒地
方困苦今年兩省疾疫盛行人民傷斃者甚
多雖該省督撫未經奏聞而朕訪知災病之
狀深用惻然民命至重朕宵旰孜孜惟以矜
全百姓為念一切刑獄奏讞尤加矜恤比年
因江浙盜案疊見秋審時情實各案所議情
罪俱屬允協但念災荒疾病之餘復將數十
罪犯一時正法朕心殊為不忍江浙兩省應
處決情實人犯俱著停止一年

十一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來勾決罪犯止開犯人姓
名順治年間有兩犯同名者一勾一留唱名
時二人同應監斬御史不能辨別具本請旨
其被勾者亦留至次年正法今令開明承審
各司及罪人籍貫年歲自無錯悞矣自順治
初年至康熙八年滿洲內無殺人之罪犯後
來漸多朕欲禁絕之故交與該旗即行完結
著為定例其時大臣或謂朕立法太嚴朕決

意行之由是殺人罪犯日少去年止有一案
今年絶無矣

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綜理政事以人命爲重務必再三斟酌除情實死罪外其餘皆酌量寬宥如盜人參等案爲從者俱照例完結爲首之人擬絞罪在獄者甚多時値立夏天氣漸熱監禁人犯易於染病致斃甚爲可憫著交與刑部酌量減等議奏

五月己酉刑部等衙門題福建海賊鄭盡心浙江海賊蔡元良山東海賊張景龍等俱擬即行正法

上曰此案正法人犯五十餘名人數甚多朕心殊屬不忍鄭盡心並未與官兵抗拒不過迫於飢寒搶奪食物聞鄭盡心等人頗壯健且俱係熟諳水性之人今將伊等從寬免死或歸併旗下或發往盛京烏喇等處爲水手當差著問九卿詹事科道以聞

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者梁世勳題請復熱審減等例朕聽政多年惟日孜孜期以乂安萬姓故凡發政施令務以真誠爲尚倘博取矜憫犯人之虛名夏則遇熱而審冬則遇寒而審不時遣官恤刑將督撫審擬案件頻飭堂司官分行駁改則貽累於兵民官屬糜費於迎送餽遺互訐多端不知作何底止督撫之專責首在敦風厚俗導民於善不時訓飭有司

儆清詞訟速結案件不因細事多累妻子無辜以致蕩析家貲逃匿流亡即爲良吏雖不熱審亦無所害使不清本原不愛黎庶徒以熱審爲言則各省刑獄之事未至熱時而審結者甚多是有熱審之名而無其實益滋煩擾矣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一月丙申大學士等以秋審情實罪犯請

旨

上將刑部重囚招冊逐一審定凡情有可原免
勾者十餘案
諭大學士等曰朕於招冊皆細加研勘此情實
五十人卽盡誅之並無冤枉而三覆奏後應
當正法者朕必反覆詳究於彼無可生之中
求一綫可生之路無非矜愼民命之意也
十二月甲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辦事有年凡人命審擬事
件要期悉當乎理今陳汝咸條陳應照宋時

洗冤錄較定致命傷痕處所畫一除鎗刀弓
箭銅鐵等器械外木棍等俱不作兇器夫人
命事件將拳毆脚踢木棍毆打致死者酌量
兇器輕重以定罪之輕重則事必致舛錯如
針乃最微之物將針刺人致死豈可以針非
兇器而免其罪乎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由此觀之木棍亦兇器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赦詔一事關係甚大今頒詔
日近若不預定恐臨期舛錯朕將歷年所下
詔款皆已徧閱應用者一一標記其中有款
同而字句異者亦另行標出爾等詳審酌定
七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昔聽政時每令讀本朕與公
過必隆公鰲拜共聽之或因一時言笑往往
忽略後朕向伊等言此內人之生死攸關我
等不可不愼焉雖懲惡勸善亦有不可宥之
處聖人法內有仁所謂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二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秋審著停止情有可矜
疑人犯著照常審理具奏見審人犯內罪不
至死者亦著減等發落
十月丁亥
上諭刑部朕聽政多年勤求民瘼刑獄之事尤
所留心詳閱直隸及各省所議奏命盜各案
自審結以至具題或踰時或經歲部議又閒

有覆駁再令詳審者案內牽連之人雖笞杖輕罪不免羈禁以俟完結淹歷歲時離家失業至於飢寒病斃者往往有之朕軫懷民命深用惻惻嗣後直隸各省除重犯案內軍流徒罪仍應俟旨完結外所有杖罪以下輕罪著各該督撫於審結日即行發落不必羈候部覆只於疏內逐一聲明務使無知罣誤之民早得脫身寧家以副朕哀矜體恤至意其不關題請各該督撫應自行審結發落者仍著依舊例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十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閱刑部秋審奏章繁夥者甚多皆由府州縣司道各官審錄供招盡行全載所致該府司道所審若與州縣互異自應敘入否則但註明該府司道與州縣各官歷審皆同一語止將州縣初招並督撫等大吏審擬之處敘明本內足矣此非爲朕便於省覽蓋恐案牘繁多則事務必致遲延矣

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刑部等衙門所奏各省緩決罪犯案件並不將緩決情由聲明只書某人打死某人應行緩決一語嗣後應照舊例聲明情由其情實可矜犯人等案亦著照舊例聲明

十一月丁酉

上諭九卿等曰秋審案牘俱九卿所辦之事若令在朕前書寫未必能書十件何也此皆爾等漫不經心草率完結之故嗣後爾等應實心辦事并保舉叅劾之處亦不可執私意

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京師情實罪犯甚少此內稍有可矜者再宥數人其應勾決者不過四五人而已即至來年亦不過二三十人今年停刑亦無不可將此情實緩決案內折角處記檔來年審奏時聲明具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六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熱河地方凉爽尚未甚熱覲
京畿奏報內六月初二日甚熱今時漸大暑
應將監禁人犯暫行從寛拘繫此旨速行傳
諭刑部

十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命案件關係重大不可稍
有疎忽朕御極以來於奏讞刑獄之事必極
其愼重細察情罪反覆披閱幾可成誦如此
詳勘毫無疑竇方分別輕重批發施行閱今

年朝審情實人犯止七十餘人迨三次覆奏
後勾決不過二三十名除緩決人犯已有諭
旨令將年久者分別減等發落外其朝審情
實人犯今年處決著停止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二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嗣後各省大盜案件爾等會
同三法司將此內有造意爲首殺傷人者一
二人正法餘俱照例減等發往黑龍江等處
著爲令

六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口外原係凉爽地方六月初
十日甚覺炎熱京城必更甚矣爾等將此旨
傳與刑部所有罪人照每年寛釋例行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甲寅

上諭刑部凡人命事朕必各案詳看方肯完結
此次朝審情實各案朕欲一一詳看覺精力
不支若俟從容看過再行批出則該部必照
例覆奏三次冬至以前總不能結前數年俱

曾停決今年亦著停決

十一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各省監禁緩決及秋後
處決人犯甚多已經緩決斷不至死遲至年
久仍然得釋若久監禁不但患病死亡且使
獄中人犯亦漸增多爾等會同九卿將直隸
各省緩決及秋後處決人犯情罪作何分別
完結之處詳加確議具奏再被毆受傷至保
辜限外身死部內奏明緣由兩行請旨者無

庸議外有當時不曾殞命逾數日或因傷風
或因他病而死仍將毆打之人議抵情有可
矜此等向未有定例亦會同九卿確議定例
具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月癸亥

上諭刑部朝審情實人犯內有遇赦應寬免者
有不應寬免者今若不詳察分別則明年或
遇赦詔將伊等於赦詔前混行正法殊屬可
矜其外省事情與京城事情不同外省罪人

甚少照例完結惡棍亦知警懼至今年朝審
人犯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除照常不赦罪
犯外其餘逐一詳核分別具奏

康熙六十年辛丑閏六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每年暑熱時將犯人由[illegible]禁
放今年朕未降旨該衙門亦未陳奏著照前
暫行釋放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

重農桑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月乙丑

上諭戶部國家賦稅皆出於農而勸農又在有司近因供應大兵恐有私派累民雖屢禁止未必實心奉行値今春耕之時宜申飭有司毋得私派夫役濫准詞訟幷嚴禁胥吏指公需索土豪魚肉良善致妨農業爾部速檄直

隸各省督撫通行申飭如州縣官有不實心撫字致民失業者卽行指參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癸酉

上至鞏華城道中

諭扈從諸大臣及侍衛等曰朕周視沿途田疇春麥正當盛長著傳諭扈從官員人等悉循路而行勿得蹂踐春田其嚴禁之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癸酉

上奉

太皇太后幸遵化溫泉

諭內大臣等曰今當田禾發生之候必須遵路而行安營時令於道途村莊沿途荒野處駐扎出入毋踐田禾見遣戶部司官隨後稽察遇有駐扎處或出入之時踐蹦田禾者嚴行議處回鑾時仍從原路行朕將親察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丁亥

上諭禮部農事爲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時庶春耕不悞秋成可望今歲入冬以來尚未降雪

愆暘日久時序失宜田畝暵乾恐妨明春東作應虔行祈禱爾部卽照例作速舉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月壬寅

上駐蹕蘇只鼎阿博爾齊爾

諭扈從諸臣曰小民賴穀以生倘西成無望必致凍餒爾等宜嚴行約束如人馬踐踏禾苗定加重處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壬申

上命副都統馬喇等往黑龍江督理農務

諭之曰農事關係兵餉須積貯充足其在驛遞
人夫亦令合力播種屯田爾等前往務期農
政修舉收穫饒裕年勝一年懋著成效以副
朕意

十二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日者遣部員自吉林烏喇至
黑龍江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
種田穀大穫夫民食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
種田官員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
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爲
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
奇効力視衆爲優其令註冊此遣去諸員可
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穫則議敘
之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庚辰

上過獻縣民有進嘉禾一莖雙穗者

上諭侍郎庫勒納等曰自古帝王不貴金玉而
貴五穀穀者民之命也朕甚寶之

六月庚寅

上諭奉天府府尹王國安曰奉天爲根本重地
今聞遊民甚多務農者少一遇旱潦即難補
救今年亢旱朕遣發粥漢往奉天諸處將糜
費米糧如蒸酒等項悉行禁止爾至彼當勸
民務農嚴察光棍游手之徒奉天田土旗民
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
俟滿洲蕃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近金世鑑
奏請將旗下餘地俱與百姓耕種徵收錢糧
此地畝縱給百姓所增錢糧亦復有限所見
何淺陋也今已另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
戸部之事爾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定則
例毋忽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甲辰

上諭戸部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農必東作功
勤然後西成有賴畿輔地方去歲遭罹荒歉
已經蠲免錢糧特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雖
小民餬口有資其籽粒牛具恐多匱乏今時

屆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經營措給將俁俶載之期播種不齊倉箱何望直隸被災州縣衛所窮民有不能自備牛種等項者該撫率有司勸諭捐輸及時分行助給務令田疇徧得耕耨毋致稍有荒蕪八旗官兵皆倚屯莊收穫用以資生若有被災窮乏耕作無力者該都統等通行各該佐領酌量資助牛種所有莊田勿致播種後時以副朕敦本勸農愛養兵民至意爾部卽遵諭通行

十二月己巳兵部以三路官兵踐踏田禾業經戶部丈明賞給田主銀兩其出兵都統公蘇努等請免察議

上曰稼穡艱難自古志之蘇努彭春海蘭等出兵時朕再三面諭嚴禁兵丁勿踐民田蘇努等亦言臣等親身殿後斷不至傷殘今將田禾踐踏議爲無罪不合著再嚴議

康熙三十年辛未九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咨訪蝗蟲始生時永凡蝗蟲未經生子而天氣寒凍則皆凍斃來歲可復無患若旣經生子天氣始寒則蟲已凍斃而遺種在地來歲勢必更生今年寒凍稍遲蝗蟲已有遺種朕心預爲來歲深慮宜及早耕耨田畝使蝗種爲覆土所壓則其勢不能復孳設有萌孽卽時驅捕亦易爲力可傳諭戶部移咨被蝗災各地方巡撫責令有司曉示百姓務於今冬明春及早盡力田畝悉行耕耨俾來歲更無蝗患倘或田畝不能盡耕來歲蝗蟲復起亦須盡力驅捕無致爲災

十二月丙戌理藩院題歸化城一帶地方耕牛八旗內兩佐領共助一牛其耒耜等項俱移文山西巡撫預備

上曰所用耕牛不必令其幫助卽於御廠內牛取用耒耜等項若令巡撫製備將仍委之屬吏一委屬吏必致累民其鐵器著支用庫銀製造從驛地運送邊外木植甚多其木器卽於彼處製用夫農田人生之根本朕凡所至

之地先察其土田邊外耕種必培護穀苗使高其隴此皆由土性寒而風又厲之故不如此則穀苗不能植立矣內地之田其隴不高各處耕種不同者皆隨其地土之宜也

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外積穀甚屬緊要達爾鄂莫地方著交與內務府派各莊壯丁耕種呼兒鄂莫地方令五旗王等莊屯人前往耕種其籽粒耒耜耕牛皆令預備著派諳農事官員前往監管布種完時酌留耘田之人餘人遣歸田熟時即令耘田之人收穫其農夫所食米穀著於古北口所貯米穀計口帶去席喇穆倫地方仍照前議令盛京人役前往耕種秋收之時有收穫多者該部將監管官員議敘具奏朕觀各處地畝肥瘠不同朕巡視南方見彼處稻田歲稔時一畝可收稻三四石近京玉泉山稻田一畝不過一石又見古北口穀田豐收之年一穗約三千粒口外近

邊地方豐收之年穗幾萬粒此皆土脈不同故收穫亦異以此觀之達爾鄂莫等三處墾種所費無幾而所穫必多矣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二月丙戌

上命都統瓦代等往達爾鄂莫等三處耕種田畝

諭之曰耕種之事最爲緊要爾等諸臣善爲經營管理邊外寒冷當及時廣播麥種將田隴深耕勤謹耘耨耘時將草根勿令土壓若草重發芽則有妨田禾耕種若太稠密田禾雖覺可觀所得實少若稀疎耕種所垂之穗既好而所得甚多凡有河之處可造船捕魚更須愛養耕夫和睦附近蒙古耕種畢時將夫役酌量留於彼處其餘夫空費糧米先即遣回今年倘或米穀多穫不可因後來難繼遂致收多報少收穫多寡雖由人力亦賴雨澤及時耳

四月辛丑

上御瀛臺內豐澤園澄懷堂召尚書庫勒納等
入
諭之曰頃爾等進來時曾見朕所種稻田耶諸
臣奏曰曾見過稻苗已長尺許矣此時
如此茂盛實未有也
上曰朕初種稻時見有於六月時即成熟者命
取收藏作種歷年播種亦皆至六月成熟故
此時若此茂盛若等常成熟之稻未有能如
此茂盛者朕巡省南方時將江南香稻暨菱
角帶來此處栽種北方地寒未能結實一過
霜降遂至不收南方雖有霜雪然地氣溫暖
無損於田苗諺云清明霜穀雨雪言不足爲
害也總之南北地氣不同節候各異寒暑之
遲早全視太陽之遠近所以赤道度數最宜
詳審欲定南北之向惟以太陽正午所到之
度爲準即指南針亦不能無偏設有鐵器在
旁則針爲所引亦復不準此是一定之理今
將一片石以繩懸之使之旋轉俟其既定刻

記所向南北復動如前其所向南北仍復不
變即此可思其理所以凡物皆有自然一定
之理庫勒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
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
方所以黑龍江夜短日落亦不甚暗又
命看澄懷堂後院所栽修竹前院盆內所栽人
參及各種花卉
上指示曰北方地寒風高無如此大竹此係朕
親視栽植每年培養得法所以如許長大由
此觀之天下無不可養成之物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二月丙子
上命內大臣公坡爾盆等詣歸化城等三處督
耕
諭之曰種地惟勤爲善北地風寒宜高其田隴
等常之穀斷不能收必藝早熟之麥與油麥
大麥糜黍方爲有益去歲往彼墾種之人朕
曾以此命之因違朕旨多種蕎麥以致田不

失收爾等須問土人宜種何穀易得收穫朕曾問老農皆云將雪拌種可以耐旱爾等試爲之朕前帶南方稻穀菱角種於京師雖以泉水灌溉因無南方蓄養之水且又霜早因此不熟以此觀之若將此地之穀種帶往北地亦難收成惟將麥與大麥油麥糜黍及早播種庶可收穫爾等謹識朕言克勤毋怠

十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山東今年田收之後九月中蝗蝻叢生遺種在田況値今歲多雨來春少旱蝗則復生未可知也先事預圖可不爲之計與乘時竭力盡耕其田庶幾蝗種瘞於土而糜爛不復更生矣若遺種或有未盡來歲復萌地方官即各於疆理區畫逐捕不使滋蔓其亦大有益也命戶部速檄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等傳示所屬郡縣咸令悉知必於今歲來春皆勉力耕耨田畝蝗蝻之災務令消滅若郡縣有不能盡耕其田蝗或更

生則必力爲捕滅毋使蝗災爲吾民患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於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南諸省下詔捕蝗諸郡盡皆捕滅蝗不爲災農田大稔惟鳳陽一郡未能盡捕去歲雨水連綿今歲春時若或稍旱蝗種復生遂成災沴以困吾民未可知也凡事必須預爲防備斯克有濟其下戶部行文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南諸巡撫亟宜耕耨田畝令土瘞蝗種毋致成患若或田畝有不能盡耕者蝗始發生即力爲撲滅毋使滋蔓爲災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六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進獨石口見今年麥禾俱盛朕衷欣悅念小民皆倚田禾度日如大兵陸續歸時或致踐踏或偷盜餵馬又何恃以餬口今將獨石口至懷來縣交侍郎多奇自懷來至京城交侍郎馬爾漢及隨行部院官率地方官沿途巡察如有踐踏田禾偷

取餵馬者立拏參奏如有縱徇朕聞之必以
軍法從事決不姑恕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湖廣江西江南浙江廣東廣西福建陝西山西米價騰貴是必糜費於無益之事湖廣江西地方糧米素豐江南浙江咸賴此二省之米今此二省米價騰貴誠爲可虞酒乃無益之物耗米甚多朕巡幸直隷等處見雖有禁造燒酒之名地方官不甚

加意未曾少止著令嚴禁以裨民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庚辰

上南巡舟泊新豐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此地麥田茂盛朕心深喜此來原爲民生凡駐蹕處勿使踐踏田畝至於隨駕兵丁已足守衛此處之兵盡著發回其將軍副都統及各官員等旣係該管地方著乘舟隨行可徧行曉諭凡有踐踏麥禾者被獲決不輕貸

乙酉

上駐蹕蘇州府

諭兵部前者京口江寧接駕官兵亦曾扈送朕恐踐損麥田盡行遣還今往浙江塘路狹隘可傳諭該將軍督撫不必令官兵扈從又朕見百姓欲覲朕顏接踵摩肩踰疇越隴彼雖心切瞻依不暇顧田禾朕實深惜之此後百姓聚觀不必禁止但令勿損麥田可遵路而行

閏七月乙卯

上駐蹕遙亭

諭大學士等曰朕巡幸至此見田禾甚好可謂豐年但各處俱有蝗蝻恐地方官民旗下莊屯因田禾已收遂至忽忽今年若不將蝻子捕絕貽害來年悔之無及須於未能翼飛之時預先滅盡著即行曉諭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月辛卯右衛將軍宗室費揚固題請開墾山代地方田

地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代地方田既甚饒且逼近二河之間只引河灌溉無不豐收所以西邊回子引水入田而耕之除蟲食之外總無虞於旱澇必獲豐登賛揚因題請開種之處著允其所請待收穫時奏聞

四月乙酉

上巡視永定河工駐蹕寶坻縣城內諭內大臣等曰方今青苗在野扈從大臣侍衛

護軍執事並行裝人等在途須約束人衆遵路而行毋得踩躪田禾朕還仍由此路倘田禾被踐朕必責問大臣及管轄人員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癸巳

上諭福建浙江總督梁鼐浙江巡撫王然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安徽巡撫劉光美江蘇巡撫于準山東巡撫趙世顯等曰朕頃因視河駐蹕淮上江浙兩省官及地方紳士軍民皆環道遠迎懇請臨幸朕勉順羣情涉江而南

巡省風俗所至郡縣見雨暘應時二麥蕃殖比閭樂業可冀盈寧雖山東一路尚未悉覩而江浙田疇鬱葱在望深愜朕懷方今麥熟將穫一切扈從人員皆以次舟行不致踩踐誠恐百姓沿途迎送老稚扶攜動盈千萬越阡度陌不無踐傷朕心甚爲軫惜凡所過地方悉令停止迎送且節候漸熱朕舟行乘夜迎涼亦未可定民雖遠來無由親見爾等可張示徧加曉諭無負朕重農愛民之意

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外地廣人稀自古以來無從開墾朕數年避暑塞外令開墾種植見禾苗有高七八尺穗長一尺五寸者今年南巡曾以語張鵬翮伊未敢深信近值邊外收穫之時命特取數本驛送總漕桑額轉送張鵬翮矣且內地之田雖在豐年每畝止收一二石若邊外之田所穫更倍之可見地方不同然人力亦不可不盡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五月丙子
上諭內閣兵部內務府數年以來已無蝗蟲矣今復見一二宜急捕之朕於去歲秋間曾諭直隸巡撫趙弘燮山西巡撫蘇克濟河南巡撫鹿祐山東巡撫蔣陳錫加意捕捉今應傳諭邊外皇莊八旗之莊并提督馬進良令各行捕除若不實心奉行斷不輕恕觀今年田禾甚佳當是大有之年所慮者惟此耳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八月戊寅

上駐蹕遙亭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連日雨雪交下不得行獵諸臣必以朕悶坐為念不知此番雨雪於來年耕種大有裨益直隸各處亦皆如此則更佳矣可傳諭扈從諸臣知悉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庚辰
上諭直隸巡撫趙弘燮曰朕嘗讀無逸篇留心稼穡久矣去歲臘前瑞雪盈尺時屆陽和細雨連綿輿情怡悅早得布種矣所慮者起發太盛則收穫之際恐有一疸之虞爾等徧示民間芸鋤時令苗疏預防風霾朕以民生為念勸農為本已有所知不得不示特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四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聞外省奏摺人等僉云麥苗甚好但路上未曾遇雨據此則暵旱不特京北地方矣見今麥穗秀齊若再不雨豈能生發結實朕望雨心切著將此旨錄出發往京師令大學士九卿等再虔行祈禱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壬午
上巡視河西務耍兒渡等處堤岸自暢春園啟行駐蹕南苑
諭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等曰今麥苗方長應加意護惜不可蹂踐朕仍從此路而回可徧行傳諭交與諸大臣等派出人員嚴為管束

四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春地氣潮濕所種春麥甚

多朕頃閱視河西務提岸時麥苗甚佳但近來風大漸有旱意爾等會同九卿如有事不合宜應更改之處詳查議奏自初五日起齋戒三日祈雨

庚子

上諭九卿等曰目下雨澤愆期今早雖小雨未能霑足但從來月望時雨極難得昨十二十三等日朕固知未必有雨嗣後十八二十二十三等日或可望其大沛也今歲少雨處甚

多聞江南大麥收有十分小麥猶望雨山東巡撫未曾奏報得雨想亦未霑足河南巡撫有摺云今歲雨澤頗調窪地有十分收成朕心差慰又

諭曰天時地氣亦有轉移朕記康熙十年以前四月初八日已有新麥前幸江南時三月十八日亦有新麥麵食今四月中旬麥尚未收又黑龍江地方從前氷凍有厚至八尺者今却和暖不似從前又聞福建地方向來無雪自本朝大兵到彼然後有雪雲南貴州廣東廣西舊有瘴氣從前將軍賴塔進征雲南畱八百人在廣西俱爲瘴氣所傷今聞雲南惟元江微有瘴氣餘俱清和與內地無異矣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五月戊寅

上諭戶部朕幸熱河見一路麥苗盈野收穫必豐但麥熟之歲往往雨水早而且多朕留心稼穡歷年最久深悉其故爾部傳諭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并口外速將已收之麥曬

乾入囤收貯不致潮濕霉爛則今歲所收足用二年矣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一

典禮樂

康熙八年己酉七月壬子
上諭禮部祈穀之禮大典攸關應照舊例於明
年舉行

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乙丑
上諭太常寺祀典關係重大理宜敬慎嫺習近
見爾衙門典禮俱未熟練所奏音樂亦未合

節殊非慎重禋祀之意以後著詳加練習勿
仍前怠忽褻越祀典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丁巳
上諭禮部
壇
廟祭祀國家大典必儀文詳備允符古禮乃可
肅將誠悫昭格神明其致祭時辰齋戒處所
稽諸往代各有定制爾部其詳察典例定議
以聞

康熙十六年丁巳九月丙子先是
上諭內大臣覺羅武默訥侍衛費耀色等曰長
白山乃
祖宗發祥之地今無確知之人爾等前赴鎮守
烏喇將軍處選熟識路徑者導往詳視明白
以便酌行祀禮爾等可於大暑前馳驛速去
至是武默訥等自長白山還京復
命
上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

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該
部會同內閣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壬午副都御
史余國柱請釐正
郊廟燕享樂章
上曰饗祀樂章一代制作所係如郊祀
天地各
壇
廟樂章

太廟致祭樂章悉遵舊制其朝會燕享等樂風
雅未備著禮部翰林院酌古準今求聲律之
原定雅奏之制集議以聞

戊戌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舅舅佟國維大學士明珠
往伯夷叔齊廟行禮
諭之曰伯夷叔齊古之聖人清風可仰爾等前
往可焚香展敬

六月乙巳學士陳廷敬譔雅樂十四章

牛鈕等恭譯進呈
上諭曰所譔樂章甚善翻譯又符合漢文可卽
發該衙門謹慎肄習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壬辰

上旣定筵宴禮儀禮部奏自後筵宴請撥兵部
司官及各旗護軍叅領護軍校監察
上曰筵宴關係大禮百僚齊集宜各加敬謹始
無失禮之譽朕見元旦朝會旗下官員雜坐
無紀大禮所在豈容慢忽禮部可會同兵部
及八旗都統嚴加申飭毋至紊越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辛巳

上詣
祈穀壇致祭畢
諭太常寺卿葛思忒等曰前見
太廟致祭時執事官捧福胙趨走失儀對越
祖宗典禮甚鉅惟嚴肅不懈始可薦馨在廟奔
走之人亦當誠敬將事共襄大禮不應稍有
褻慢且亞獻禮俱唱爲次獻亦與漢文不符

爾等會同內閣禮部察例奏聞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八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先儒先賢從祀位次應視其
道德爲先後不可援師弟爲定例其酌議奏
聞

十一月丙申

上諭禮部朕惟敬
天奉
祖郊祀廟饗必精白厥心竭誠致愼庶幾有孚

昭格用洽明禋朕於祭祀
壇
廟每躬詣行禮未嘗不齋明祓濯實圖感通凡
從事祀典者皆宜表裏精誠虔盡職掌近見
執事陪祀各官間有因循怠忽視爲具文不
能盡志致慤共効昭事之忱殊爲非禮嗣後
務俾各秉誠心克恭祀事凡行禮儀節始終
整肅毋得慢易用副朕敬
天奉

祖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乙酉
上東巡至泰山之麓率文武諸臣向岱宗行禮
畢
諭部院諸臣曰朕巡歷所至再經岱麓重瞻祠
宇詢其廟祝知香火荒涼日用難給岱頂諸
廟亦復如之念泰山爲五嶽之長載在祀典
有功社稷不宜使之漸就寥落合將每歲香
稅錢糧內量給數百金使上下嶽廟與元君
諸祠守祠者得有資賴曉夜盡心兼可時加
修葺以壯往來觀瞻示朕崇祀之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元旦祫祭
奉先殿捧請
四祖神牌往來甚褻朕心不安爾等會同內務
府禮部太常寺考明代典禮議奏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辛巳
上諭內閣禮部太常寺朕自御極以來一切祀

典必敬謹齋戒躬親展祭以盡昭事之誠四
十餘年於兹矣每當臨祭之時朕無一事不
敬此禮部太常寺起居注官所共知從來祭
祀登降起立莫不如常這次行禮將畢微覺
頭眩朕之身體稍遜於前於此可見祀典關
係重大朕恐精力偶有不周致敬心少閒可
以此意諭諸大臣等著議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十月己丑
上諭南書房翰林等曰向來陞殿所奏中和樂

章皆仍明代所撰句有短長體製類詞後因文體不雅命大學士陳廷敬等改撰其章法皆以四字爲句而奏樂人未易聲調仍以長短句法湊合歌之是雖文法易而聲調未易也今考察舊調已得其宮商節奏甚爲和平必得歌章字句亦隨詞調則章法明而宮調諧此事所關最重著南書房翰林同大學士等詳考定議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歸於允當

康熙六十年辛丑四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披覽史冊於前代帝王每加留意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短長全無公是公非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此皆出自書生之論未爲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爲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今宋明諸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廟奏請前代帝王既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內不得不爲前人言也朕意以爲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爾等將朕此旨錄出公同詳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二

省方

康熙八年己酉十月甲子

上諭戶部朕巡歷所至凡御用器物皆係所司由京城供辦毫不取於地方除內廐之馬不用飼秣即部撥馬匹所需芻豆亦屬無多向聞地方官指稱御用私派民間預爲儲備旣不銷算又不還民貪汚官吏侵肥入己害及小民重違法紀嗣後務加嚴禁倘有仍前借端科派者所司官嚴察參奏重懲如匿不上聞事發一幷治罪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九月乙亥

上東巡諭戶部工部光祿寺朕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從節儉今巡幸之處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間擾害百姓爾等衙門[illegible]員前往按每程所用照時價採買供給倘有擾民者著該督撫指名題參

癸未

上諭戶部朕軫念蒼生勤求治理邇年以來於畿輔郡縣時行歷覽補助兼施今俯允廷議諏吉東巡正欲體察民情周知吏治一應沿途供用皆令在京所司儲備毫不取之民間猶恐地方官役不能悉體朕懷借端支應妄行濫取今特加申飭如有悖旨私徵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更念此番巡歷原以撫恤編氓問俗觀風於閭閻休戚務期周曉凡經過地方百姓須各安生業照常寧處毋得遷移遠避反滋擾累爾部卽行令該地方官於府州縣城市村莊窮鄉僻壤大張告示遍行曉諭務令通知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

丁亥

上以東巡特頒恩赦

詔諭天下曰帝王誕膺景命統御萬邦道重觀民政先求瘼[illegible]以虞廷肆覲肇舉省方周室懷柔式歌時邁詩書具在典制不昭朕仰荷

天庥纘承
祖烈撫茲兆庶期底時雍夙夜孜孜懋求治理以富以教靡敢怠遑循慮蔀屋艱難罔由上達故於直隸郡縣周覽巡行勤施補助更念山左等處土宜俗尚不加循省曷克周知矧曆逢甲子世際昇平聿圖泰運之恒新在措芸生於豫大乘時命駕咨彼民依但樂利祇慰夫一方而德澤未敷於九有朕心歉焉用是特昭公普以弘仁庶奏誠和之盛治特遂熙皞彌隆寬恤之恩戶樂清寧丕篤綏長之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夙興夜寐勤求治理無非欲使小民遂其生計故每次巡幸必帶科道官或有不肖之人强行買賣擾害百姓者令其稽察此番因在近畿未經帶來著爾衙門學士不時嚴行稽察參奏

三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省南服見經過地方城垣圮壞者所在多有夫城垣者生民之保障所以衛吾人者也亟宜修築之其令地方官作何葺治著工部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庚午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統御寰宇二十八年於茲早作夜思勤求治理務恤黎庶永圖乂安如黃運兩河運道民生攸係朕日切心勞比年工役雖漸就緒而應修應塞議論紛紜曩歲巡幸會允淮揚士民所請疏濬下河前已興工尚稽底績屢經廷議請朕親行閱視今特諏吉南巡躬歷河道兼欲觀覽民情周知吏治所至沿途供億皆令在京所司儲備一切不取之民間即有日用應需該衙門於所在地方照市估平買不許錙銖抑勒小民猶恐地方官吏不能悉體朕懷借名科派供應今特頒諭嚴飭如有悖旨借端私徵者察實即以軍法從事地方文武大小官員不許輿扈

從官員指稱交戚輒通饋遺違者饋送收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及隨往僕役如有橫行生事擾民者一并從重治罪朕茲巡省原以軫恤編氓咨諏風俗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務令廛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倉皇驚避輒滋煩擾其軍民人等懷奸挾詐希逞私憤擅於駐蹕處所瀆行告訐者一概嚴禁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准理外仍嚴加治罪爾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並各該督撫於府州縣城市村莊窮鄉僻壤徧懸告示備行曉諭務令通知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

壬午

上諭山東巡撫錢珏曰朕軫恤民隱載舉時巡懋宣德化勤求疾苦比至山東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朕問知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第思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屋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爲先邇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賦意欲來歲蠲免今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示日傳三百里遐村僻壤咸使聞知以副朕省耕問俗之意

癸巳

御舟泊山陽縣京河

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江蘇巡撫洪之傑安徽巡撫江有良曰朕南巡以來軫念民依勤求治理頃至江南境上所經宿遷諸處民生風景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朕念江南財賦甲於他省素切留心因尚有歷年帶徵錢糧恐爲民累出京時曾詢戶部知全省積欠約有二百二十餘萬今親觀歷茲土訪知民隱無異所聞除江南正項錢糧已與直隸各省節次蠲免外再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概與蠲除自此民免催徵官無叅罰爾督撫務須切實奉行俾均沾實惠副朕愛恤民生至意如有

以完作欠侵收肥己等弊一經發覺定行從
重治罪夫民爲邦本足民即以足國朕平日
躬行節儉一絲一粟未嘗輕費所以如此節
約者無非愛養物力爲優恤元元之地在民
間惟正之供軍國所需豈易驟言蠲免邇年
國用稍裕故能頻沛恩施總期藏富於民使
家給人足則禮讓益敦庶漸臻雍穆之治著
速行傳諭咸知朕意

丙申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福建浙江總督王
騭江蘇巡撫洪之傑浙江巡撫金鋐曰朕因
省察黎庶疾苦兼閱河工巡幸江南便道至
浙江觀風問俗簡約儀衛鹵簿不設扈從者
僅三百餘人頃經淮揚民間結綵歡迎盈衢
溢巷雖出自恭敬愛戴之誠恐至糜費物力
甚爲惜之朕視宇內編氓皆吾赤子惟使比
戶豐饒即不張結綵幔朕心亦所嘉悅前途
經歷諸郡邑宜體朕意悉爲停止又見百姓
老幼男婦奔走雜遝瞻望恐後未免諠譁擁
塞念此行原以爲民不嚴警蹕但人衆多高
岸水次或有傾跌之虞一夫不獲其所足軫
朕懷此後止於夾道跪迎毋得紊亂追趨致
有諸患著即詳加曉諭使知朕愛民切實之
意咸爲遵行

二月己酉

上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稽古省方咨求治
理閱視河道期底平成凡有利於民生必令
羣沾實惠茲行次浙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

德隆盛萬世永賴應行親詣以展企慕之忱
其致祭典禮所司即察例舉行政治所先在
崇文教江南浙江爲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
數應酌量加增永昭弘獎江寧鎮江杭州駐
防滿洲漢軍兵丁鎮守要地久歷歲時深用
軫念應加恩賚以彰優恤又
諭曰朕南巡以來所經過地方官員除八法處
分及列款糾劾外凡因公詿誤降級留任者

俱准開復降級調用者帶所降之級留任其經過地方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及詔款所不赦等罪并官員犯贓者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已結未結俱准寛釋以示朕赦罪宥過之意備辦船隻地方各官効力勤勞著該督撫會同奉差官員確查具題各加一級縴夫供役勞苦亦著該督撫查明人數量給
恩賞朕廑念民依特蠲租賦總期潤澤蒼生

近見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德意者雖出羣黎愛戴之誠但恐各郡皆然未免致損民力誠使閭閻殷阜則裨益良多碑亭何與焉嗣後亦宜停止江浙錢糧既經蠲豁猶慮有不肖有司借端詞訟朘削民生著該督撫嚴行禁飭至各處榷關原有則例朕舟行所至諮訪過關商民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關次不能速過為苦榷關官員理宜遵奉屢
頒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之累自今應力除積弊凡商民抵關交納正稅即與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朕早夜孳孳惟冀官吏軍民士農商賈無一人不獲其所故於民生吏治圖維區畫務極周詳爾等可即傳諭俾一體奉行稱朕意焉

癸亥

上駐蹕江寧府城

諭刑部尚書圖納等曰朕巡行所過見兵民相安地方寧靖村居稠密然猶恐比屋不登小民有不得其所者且兵民雖享太平之福倘

慮無知或抵觸法禁用是大沛恩澤蠲免錢糧赦宥罪犯以至官兵商民咸加恩恤至於舟楫不通之所令營馬預備以應一時之需并綠旗兵丁護從隨行此皆伊等分內專責但兵丁備馬勞苦馬亦稍疲宜示軫恤一體加恩爾等將綠旗兵丁備馬來者察明人數
奏聞酌量給賞朕以綠旗兵止官馬一匹恐隨行備用日久疲乏已令各回汛地駐防滿

洲兵所有馬匹業已足用揚州所備者亦著
停止爾等即傳諭通知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戊戌

上駐蹕大同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自古人君巡狩凡所過地方前代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無不致祭朕此行沿途所經古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著查明具奏應祭者遣官致祭

三月戊寅

上駐蹕寧夏
諭四川陝西總督吳赫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朔方資大河之灌溉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茲春氣暢遂正三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辦供億擾累小民東作有妨西成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粮俱儲備足用至扈從簡約馬悉放牧並不以供辦草豆動煩民力爾可傳飭有司勿借端科派違者治罪務使地方百姓各安本業廛無廢市隴不輟耕以副朕親歷邊圉軫恤民依之至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辛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撫馭寰區乂安中外孜孜圖治宵旰勤民期於天下咸遂生成物無不得其所今邊烽永靖四方無事獨是黃淮爲患衝決時聞下河地方田廬漂沒朕軫念民

艱曩曾屢遣大臣督修不惜數百萬帑金務期早綏黎庶乃歷年已久迄無成功今水勢仍復橫溢浸漫城閭沉沒隴畝以致民多失業董其役者未有上策可以宜民時廑朕懷未嘗少釋在內諸臣咸請親臨指示爲一勞永逸之圖方今春時雨水減少正宜講求疏濬以遂安瀾爰諏吉南巡親加勘閱更以吳地襟帶江湖乃東南重地勵俗省耕兼行臨

視凡一切往返供億皆備辦於京師卽途次日用所需亦令各衙門照本地時值採買總於民閒一無所累仍恐沿途官吏藉名科派致累閭閻故特頒諭嚴行申飭如有悖旨假托派索者察實卽以軍法從事該地方大小文武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藉稱親舊擅相餽遺違者與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隨行僕從人等如有橫行生事者一并從重治罪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

皆如常時務令廛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惶遽引避其軍民人等懷挾私怨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槪嚴禁不准仍照衝突儀仗例嚴加治罪爾部卽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并行各該督撫於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徧張告示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愛至意

二月丁未

上駐蹕楊柳青地方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朕念切民依往閱河工凡隨駕官兵執事人員量供使用減少攜帶酌其人數分給官船仍恐沿途或有紛擾爾等再詳議裁減以副朕愛民至意

三月壬午

上諭吏部朕以勤求民隱閱視河工特行巡省一切供御之費皆自內廷儲偫不煩有司而經過山東江南地方各官備辦夫船等項効力殊屬勤勞此等官員有因公詿誤罰俸住俸降俸降級革職留任者著察明悉從寬免

戊子

上駐蹕蘇州府

諭吏部等衙門朕以黃淮衝決爲患兼欲周知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比親歷隄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隨南涉江表徧察民依頃至蘇州府駐蹕有浙江文武官吏及在籍官員迎謁於行在言浙民望幸之心至殷且切合詞諄懇不啻再

三月勉徇輿情揚旌前發以二月十九日啟
行自出京師以來一切供御之需皆出儲備
其沿途日用令該衙門照各地方時價採辦
一無所累於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致擾閭
閻者察實以軍法從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員
與扈從官員私相餽遺及扈從大小官員隨
從人等有橫行生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凡經
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皆如常時務令屋無
廢市隴不輟耕毋得惶遽引避方今正居農

時所過田畝勿令踐踏其軍民人等懷挾私
怨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
概嚴禁不准仍照衝突儀仗例嚴加治罪爾
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并行該督撫
於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徧張告示悉行曉諭
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愛至意

四月辛丑

上諭戶部禮部朕子育黎元勤求治理日孜孜
以施德澤厚民生為急務而江浙二省尤東
南要地朕時切軫念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
濟凶荒有請必行無災不恤雖漕項錢糧向
未蠲免者亦曾特旨蠲免愛養之道備極周
詳庶幾民生日益康阜用是乘輿時邁於視
河事竣巡歷江浙諮訪民間情形見淮揚一
路既困潦災而他所過州縣察其耕穫之盈
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以前實為不及此皆
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所
以小民雖懷愛戴之誠而朝廷恩澤卒未下

究朕目擊區懷亟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
欠另有諭旨惟各鹽差關差向因軍需繁費
於正額外令在差官員以所私得贏餘交納
充用今思各官孰肯自捐私橐必仍行苛取
商將民困職此之由著將加增銀兩一概停
罷以紓商民之累其兩淮鹽課康熙十六年
曾加增四十萬兩今恐商人辦課維艱有漸
至匱乏者著減去二十萬兩此外有應行應
革事宜朕還都以後仍加商確次第舉行該

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亦著悉心體訪凡有可為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嚴革雜派禁止刁訟俾胥吏不能作奸良民得以安業倘官吏有悖旨妄行者許商民首告該督撫察出即行參奏朕視民如傷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茲值海宇昇平兵革不事正當與民休息之時故特渙沛德音減徵寬稅以為閭閻留有餘之力至於江南浙江人文稱盛入學名數前已酌定增額今著於府學大學中

學小學各增五名舉行一次以示獎勵人才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五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茲南巡見地方官員誠心為民者甚寡一切務虛名而無實效甚無取焉朕觀河工亦非難事任事者果皆竭誠効力加意奉公何難告厥成功耶若刷河底極深俾趨入海諸水仍出清口歸海則高郵等處不告水災而下河亦可無虞矣又見沿途

鈔關已極頹敝皆由關差監督未經簡選但較俸差往其中貧窮卑猥者或將親戚家僕或傭僱人役挈之而往任此輩恣意妄行自有害於商賈且盤詰關津亦有害於百姓嗣後關差俱令本衙門堂官保舉始行差遣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九月甲子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念黃淮兩河為運道民生所係屢次南巡親臨閱視以疏濬修築之法指授河臣開六壩以東淮敵黃通海口以引

黃歸海比歲以來工程次第告竣修防漸有成效昨年冬月河臣張鵬翮曾以河工善後之策及應修之處請朕親閱指示茲當農事之隙減約從員輕裝南下自徐州一路循視隄堰沿途皆設營幄不御屋廬日用所需悉已儲偫經過地方一切供帳宜通行禁止倘有官吏藉名科派累及小民或指稱預辦擅動庫帑察出定嚴加治罪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扈從官員託言親舊私相餽遺及隨從

人等有妄行生事者俱以軍法從事閭閻百姓各事本業不須引避有懷挾私怨於駐蹕處所告訐者一概不准仍照律治罪該部卽傳諭扈從人員幷行各該督撫於所屬府州縣徧張告示務令通知以副朕體恤民生至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二月丁酉

上駐蹕蘇州府

諭大學士等曰觀近日南方風景較之昔日似覺稍寒江北之竹盡皆黃色卽此可知蘇杭潮濕較前亦大減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時潮濕卽少差今更減矣民間生殖亦較前豐裕大約任地方督撫者安靜而不生事卽於民生有益倘徒事才幹不體下情以此爭先出衆民必受其殃矣所以朕於扈從人等恐其生事時廑於懷諸事惟務謹愼不時嚴禁倘朕欲將州縣官員日加驅使未爲不可所以不忍爲者亦因體恤微員耳今總督巡撫能

如此體恤者甚少也

十月丁丑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統御寰區勤求治理鑾輿時邁省方觀民春月閱視河工自畿輔山東以及江浙地方皆經巡幸茲兩河漸已底績所至之地民生風俗亦因以周知念陝西省爲嚴疆重地當出師塞外時曾經歷其邊境而西安一路未及親莅頃陝西督撫諸臣言秦民望幸之心至殷至切合詞陳奏河南山西巡撫等亦諄切具請乘此冬令農隙之際觀覽民風詢察吏治簡閱禁旅整飭軍營實爲要務用是輕裝簡從諏吉西巡沿途一切供御皆由內廷儲備纖毫不取辦於地方卽偶有市易之物亦敕所司依時價給値不許錙銖抑勒所過大小官吏宜體朕愛民德意勿借詞供億私派閭閻如有悖旨科斂者察出卽以軍法從事地方官不許與扈從人員指稱交戚私相餽遺違者並以軍法從事其

扈從人員宜約束僕役勿使妄行如不遵法紀生事擾民一并從重治罪朕視民如子凡乘輿所至市廛隴畝宜各安生理米豆薪芻等物民間照常貿易不必禁止惟懷私挾詐衝突告訐者所告事不准理仍嚴加治罪爾等即傳諭扈從官員人等并行各督撫令於經過府州縣城市村莊徧示曉諭俾咸悉朕懷

戊戌

上駐蹕太原府城內

諭山西巡撫噶禮曰朕君臨天下四十餘載無一刻不以蒼生為念近因西省望幸甚切故於冬時農隙減從輕騎由晉以及秦入境以來觀風問俗見民生略有起色閭閻之間俗樸尚儉朕心少慰朕自弱齡讀書往往以不知窮簷僻壤之疾苦為歎息所以留心於官方凡有往來者必先諮詢民情豐歉偶有失時定加蠲賑且思晉省不通水運歲或不登

即難籌畫雖有州縣存貯之米穀未必實數具在今歲山西收成頗佳爾等仰體朕愛民如子之至意曉諭民間若豐歲用奢則荒年必致匱乏教之以禮義導之以守法重農務本藏富於民則朕無西顧之憂矣凡朕所經之處必大沛恩澤因今歲東省災甚已蠲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又免雲貴廣西四川地丁錢糧所以不能施惠但將四十二年以前山西所屬州縣未完銀兩米草盡行蠲免以示朕加惠黎元之意

十二月丁丑

上駐蹕衛輝府城內

諭河南巡撫徐潮曰朕念西土兵民生計乘冬令農隙之時特事西巡返轡京師道由豫省自入潼關見閿鄉以及河南府民生甚艱而懷慶少裕至衛輝府則又艱苦頗薄有秋成倘能餬口倘遇歉歲必至流亡此皆大小官吏互相容隱雖有衰老病廢懶惰退諉之員

仍使在任以致貽悞地方河南百姓質朴愚魯輸賦從未稽遲而今歲所欠甚多顯係州縣官聞朕蠲除秦晉積欠錢糧希冀恩免於中漁利見今民欠俱免催徵著將河南通省俸工銀兩補足所欠之數如有不完停其陞轉俟完日開復

庚寅

上西巡回京

諭大學士等曰前南巡多由舟行官民聚集兩岸迎駕頃西巡皆由陸路凡臨幸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懽騰道左每清問及之又令在乘輿左右備諮地方利弊彼皆輸誠披瀝暢所欲言是以風俗民情靡不洞悉朕巡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曏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廑朕懷又聞各省火耗俱是加一錢糧最少者惟有甘肅通計正額共二十八萬有奇加耗亦止二萬八

千州縣官錢糧既少加耗無幾不敷用者宜或有之其餘賦額皆多如一州縣正額有二三萬加耗即至二三千宜敷用矣而州縣官仍有以艱難告者其故安在朕隨地諮訪督撫雖有不受餽遺者然餽藩臬者若干餽道府者若干豈可盡云廉吏乎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車駕巡幸之處一切需用從不取辦於民而各省不肖官員指稱修理行宮供備器物並建造御書碑亭等項名色輒行動用正項錢糧借詞捐還究無償補及至虧空數多復加倍私派科斂肥己以致重貽小民之累種種弊端不可勝指嗣後凡建造碑亭等事宜嚴行禁止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戊午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廑念民生加意河道屢行親閱一切疏濬修築事宜悉經周詳指畫獲告成功前黃河之水往往倒灌淸口者皆由

仲莊閘與清口相對駱馬湖水勢湍急逐道黃流灌入清口朕視河時躬臨相度命河臣移仲莊閘改建於楊家莊之下工竣之後河臣報稱黃水暢流入海絕無倒灌清口之患朕尚未經親閱今欲特莅其地察驗形勢用籌善後之規其中河黃河運河有應加修防者亦隨宜指示以圖經久至於山東済饑之民賴兩年極力賑贍繼以有秋幸皆得所其民間生聚果否殷阜並於沿途親行周覽焉

乘茲仲春解凍減從輕裝循河南下往返皆用舟楫不御室廬經過地方不得更指稱繕治行宮妄行科斂其日用所需俱自內廷供御從無纖毫取辦於民前此屢次南巡閭閻皆所深悉倘有不肖官吏借名預備擅動官帑並圖日後加派補償以為巧取侵漁之地者事覺嚴行治罪決不寬宥所在官吏私饋扈從人員及隨行人役生事擾民者俱如前旨以軍法從事奸民挾私控訐者從重坐罪爾各部即通行傳飭仍令各該督撫張示徧諭俾小民咸知朕意

二月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不意山東之民遽能如此前者南巡見閭閻失所不堪屬目今乃大異往時皆由承平日久國帑富饒故能蠲數年錢糧遣官贍養賑濟耳凡罹災荒倘預行奏報無不可賑救者止因山東各官匿災不報故大致饑饉向日陝西饑荒亦由於匿不報

聞朕曾以地方官匿災不報之故詢之於民據云民一罹災朝廷即蠲歲賦則火耗無徵故地方官隱而不報也自古弊端匿災為甚誠預為奏報即設法賑濟矣民豈遽至饑饉耶

三月壬子

上南巡駐蹕蘇州府城內蘇州府屬萬民以恭逢

萬壽節奏進諸品食物

上諭曰朕因閱視河工巡訪風俗而來非為誕辰也且朕來時一切應用之物俱備自內府所過地方秋毫無犯今爾兆民中心篤摯朕已知之即如朕受之矣爾等可攜去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正月丁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念淮黃兩河工程為東南要務屢次躬臨河上相度指示一切修防疏濬業已次第奏功昨歲河漕督撫諸臣詳勘地形請於泗淮套別開河道直達張福口以分淮勢此係創建之事合詞請朕親閱九卿等集議再三陳請以諸臣之言奏聞

皇太后祇遵

慈命擇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啟行閱河舟楫往返不御室廬日用所需取辦內府經過府州縣毋得更以預備行宮供設御用目侵庫帑科斂閭閻倘有不遵事覺定嚴加治罪其文武官員私自餽贈隨從人役生事擾民及奸惡挾私告訐者俱重處不宥爾部即轉行

各該督撫通飭所屬張示徧諭俾咸知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三

治河一

康熙九年庚戌九月丙辰工部議覆河道總督羅多疏言修河工程額用協夫請於江南山東兩省僉派協濟查僉派夫役恐道遠民艱不便准行

上曰河工關係重大時近冬寒勢不容緩倘臨期應募無人復行僉派必致遲悞著該督先

行竭力召募儘所得人夫供役如萬不能得就近量行僉派協濟仍一面作速題明該管官員務須加意撫恤不得借端科擾困累小民

康熙十一年壬子九月辛丑

上諭工部河道屢年衝決地方被災民生困苦深軫朕懷據遣往視決口侍衛吳丹學士郭廷祚回京繪圖進呈朕觀黃河自宿遷以至清口皆為緊要雖有遙隄一層恐未足捍衞

水勢應否於遙隄之外再築一隄爾部即行文總河總漕公同相視商酌築隄果否有益并所需錢糧逐一詳確議奏

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辛未

上遣工部尚書冀如錫等閱視河工

諭之曰河工經費浩繁迄無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命爾等前往須實心相視將河上利害情形體勘詳明各處隄岸應如何修築務為一勞永逸之計勿得苟且塞責如勘視

不審後復有事爾等亦難辭咎又近聞奉差至外省者地方官吏所在迎送甚為勞擾此皆有累民生之事爾等前往宜一概禁止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丁卯

上命戶部尚書伊桑阿等勘閱河工

諭之曰黃河潰決關係運道民生深切朕懷歷觀書史所載及從前條議章奏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實行未可輕言河工之易也若以為易則未可刻期奏功即收實效若以為難由

楊家莊至淸口一百二十餘里係漕船往來必由之要路修築隄堰豈容稍忽爾等前去務與靳輔公同商酌加意看驗勿各執己見凡有會議事宜必逐一陳奏

庚午

上諭戶部尙書伊桑阿等曰淮安等處河道頻年衝潰靳輔作何修築工程堅否特遣爾等往勘若到彼處各宜秉公持正悉心詳畫庶稱任使如有通同徇私或行欺罔者必加重

處

是日

上諭侍郎宋文運曰伊桑阿前曾閱過河道一次今爾係初往如有確見務必堅持詳議毋以伊桑阿爲尙書已爲侍郎阿意順從治河最爲難事候補布政使崔維雅所奏款項爾等帶往會同靳輔詳加確議務期堅久以濟河工除河患勿視爲尋常玩忽貽悞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辛亥

上巡閱黃河視北岸諸險工

諭河道總督靳輔曰朕向來留心河務每在宮中細覽河防諸書及爾屢年所進河圖與險工決口諸地名時加探討雖知險工修築之難未曾身歷河工其河勢之洶湧漶漫隄岸之遠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詳勘地勢相度情形如蕭家渡九里岡崔家鎭徐家壩七里溝黃家嘴新莊一帶皆喫緊迎溜之處甚爲危險所築長隄與逼水壩須時加防護大略運

道之患在黃河禦河全憑隄岸若南北兩隄修築堅固可免決齧則河水不致四潰水不四潰則濬滌淤墊沙去河深隄岸益可無虞今諸處隄防雖經整理還宜培薄增卑隨時修築以防未然不可忽也又如宿遷桃源淸河上下舊設減水諸壩蓋欲分洩漲溢一使隄岸免於衝決可以束水歸漕一使下流疏洩可無淮弱黃强淸河噴沙之慮近來凡有決工處所皆倣其意不過暫濟目前之急雖

受其益亦有少損倘遇河水泛溢乘勢橫流安保今日減水壩不爲他年之決口乎且水流浸灌多壞民田朕心不忍爾當籌畫精詳措置得當使黃河之水順勢東下水行沙刷永無壅決則減水諸壩皆可不用運道既免梗塞之患民生亦無墊溺之憂庶幾一勞永逸河工可告成也

十一月辛未

上諭河道總督靳輔曰朕覩高家堰地勢高於

寶應高郵諸水數倍前人於此築石隄障水實爲淮揚屏蔽且使洪澤湖與淮水幷力敵黃衝刷淤沙關係最重今高家堰舊口及周橋翟壩修築雖久仍須歲歲防護不可輕視以隳前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總河靳輔所奏黃河南岸毛城鋪等處北岸大谷山等處宜建減水壩令水分流歸仁隄等處宜建石壩保護曾命九卿等會議朕南巡時靳輔亦稱自白洋河引黃水下流入洪澤湖駱馬湖以助淮水其下清河縣黃淮合流之處因有洄渦自能洗逐淤沙朕思導流之水總會於清河縣水勢既强流湍激湧必致踰越隄岸愈損民間田廬此減水壩雖有益於河工實無補於百姓不可不爲熟計爾等以朕意傳示九卿務籌久遠其詳明議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七月丙戌

上諭工部侍郎孫在豐曰朕前因巡幸江南見

高郵寶應等七州縣積水汪洋民罹昏墊朕甚憫之應行開濬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歸民間始得耕種特發帑金拯捄七邑災民屢集廷議兼詢輿情允協僉謀事當釐舉茲命爾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幷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專屬於爾監修爾宜親身相度多方經畫講求源流脈絡次第興工督率帶去司官等務實

心任事毋得怠忽擾害其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如有違玩貽悮及勢豪紳衿妄行干預包攬生事阻撓工程者指名叅奏爾受茲專委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速竣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墾蒸黎復業以副朕救民之至意如因循怠忽虛費財力責有攸歸爾其愼之

又

諭司官鄭都等曰爾等雖經部院辦事但治河非所熟練今將爾等差往必當同心協力務期有成毋得各執己見侍郎孫在豐將應修地方派與爾等須各遵所派料理不得圖易辭難互相推諉

十二月丙寅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等疏言請

敕河臣遇水勢稍減卽將滚水壩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郎中鄭都至京奏稱伊回時卽與工挑濬下河朕諭云此事恐未能卽

便與工今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靳輔抗明矣今若不閉塞滚水壩等口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卽閉塞日後運河潰決則靳輔借以爲辭欲籌兩全之道實爲甚難然靳輔前曾啟奏築隄以束下河之水使之歸海此疏內有無閉塞滚水壩等口之語爾等卽會同九卿詳看如向欲閉塞今孫在豐修理下河又云不可閉塞可乎是日大學士等會同工部奏請令靳輔孫在豐來京其滚水壩等處應否閉塞二人各陳己見恭俟

皇上裁定

上曰此下河決宜開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令其來京堵塞隄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潰決渠能任其咎乎孫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於巨浸中從事乎令靳輔爲之必欲閉塞諸口今孫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

非有阻撓之意耶著靳輔來京朕面問之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壬午

上諭九卿等曰朕於河務留心甚久崔維雅所呈治河書亦曾細閱其勢必不能行卽彼所云白蘆家渡直開至清口日用夫七萬期於五旬告成朕思夫役安得如許之多卽夫役可得而飲食柴薪之類從何運濟此說於理難通朕未之信也屯田害民朕已洞悉各省民田未有不溢於納糧之額數若以餘田作屯按畝定額豈不大擾民乎屯田不行無可復議至下河作何開濬重隄應否停築爾等公同詳酌確議具奏

四月庚申

上命兵部尚書張玉書等勘閱河工

諭之曰前于成龍奏稱靳輔開中河無所裨益今凱音布等往勘中河奏稱中河內商賈船行不絕若塞支河之口則駱馬湖之水匯流中河水勢旣大漕艘可通數年以來河道未

嘗衝決漕艘亦未至有悞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微獨靳輔不服朕亦不愜於心矣且黃河自宿遷以下衝決猶可修治若宿遷而上或致泛濫則爲害甚大今據凱音布等奏稱中河所行漕艘慕天顏勒令退回支河之口不許閉塞如此阻撓深屬可惡著卽行嚴訊問誰爲唆使則實情畢露今遣爾等往閱河工務將毛城舖高家堰等地方徧閱就靳輔所修築之處其甚善而斷不可改者有幾不善而應更改者有幾詳悉商酌定議以聞至靳輔言黃河沙底漸高此斷不可信譬之盆內貯水遇風尚且溢出使黃河沙底果高一有風濤其有不漫溢橫流決隄潰岸者乎

五月癸酉

上諭兵部尚書張玉書等曰往閱河工凡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推諉朕聽政二十餘年閱歷世務已多甚慄慄危懼每遇事必慎重圖維詳細商確而後定歷年所奏河道變

遷圖形朕俱留內時時看閱朕素知河道最難料理從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歲卽翻復詳考如宿遷以下高家堰等處運河朕所深知爾等皆國家大臣此係公務非一己之事若果有異災大水隄岸衝決亦非爾等所能保爾等但據現在從公詳閱將情形大畧先行陳奏看畢之後再行具疏奏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辛卯

上閱視中河至支河口下馬坐隄上出河圖指

示扈從諸臣及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河道總督王新命漕運總督馬世濟等

諭之曰河道關係漕運民生若不深究地形水性隨時權變惟執紙上陳言或徇一時成說則河工必致潰壞且就目前觀之修治此處似乎有益將來且連彼處受害矣朕雖屢遣大臣來視而河工是非終無定論朕夙念河道頻壞蒸黎屢罹災害因詳閱河圖不離左右故地方隄岸河形朕衷深晰今朕躬特來觀閱試以朕意言之朕觀此河陿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鎭口閘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霪潦之年水勢愈漲萬一黃隄潰決失於防禦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爲一此中河開濬後小民商賈無不稱便者蓋由免行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耳然此論徒知目前小利又安識日後長久有利無利也又

諭曰若重載與回空之船並行則中河窄狹且逼近黃河朕意猶以爲可慮鎭口閘微山湖等處水大可仍開支河口其黃河運道原自不廢仍並存之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南旺湖之水自來流入運河朕去歲南巡回鑾時沿隄而行細閱河勢知南旺湖之水至分水龍王廟分流俱入南北運河當日始建隄岸之人經營甚善今若使

南旺湖之水盡入北流則南運河將至水淺矣可傳從前勘河諸臣及靳輔問明回奏

四月戊寅

上諭倉場侍郎凱音布原任河道總督靳輔等曰山東河道自分水龍王廟以南流入運河之水不一而足舟行無阻分水龍王廟以北匯入運河者惟河南衞水而已並無別渠相濟南旺所蓄之水又不能多常致淤淺阻滯今將駱馬湖之水不令其自禹王臺流入沭河俾駱馬湖之水蓄貯無洩於運道有無裨益至駱馬湖與南旺等湖相距地勢高低如何山東東阿縣之鹽河及別河有可通入運河者否河南衞河之外有別河可以疏入運河者否爾等訪其地諳練之人委曲諮詢若有可措施之處親加詳閱繪圖來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一月戊辰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靳輔疏言於黃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准行至

挑濬河溝引水淤墊隄下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墊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詳議具奏

上曰引黃河水內灌使淤平窪地雖云有益朕斷不肯輕信黃河水勢危險倏爾彼處深此處淺倏爾船被阻淤水勢變遷無定不獨黃河為然即如渾河之水數十年前其流尚在南苑中未幾漸徙而南在蠡縣村落間猶去南苑未遠今則分為二支一支出新安一支出霸州其流愈遠矣朕曾聞土人云元朝欲引渾河之水通京師而未果想亦有所難行耳黃河水勢湍迅欲引黃河內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難保萬全不准行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正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于成龍面奏雲梯關以下至海口因水勢散漫以致沙漸淤長朕思海口為黃河入海之路海口水勢迅急方能刷沙河水乃得順流此為緊要所當疏濬者也

十月甲寅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疏言高家堰三官廟周橋大壩一帶隄工所關甚鉅上隄易爲水勢衝壞請改建石隄以爲永久之計并請於近隄開一小河運送工料應如所請

上曰修此隄工所需之石從何處取辦應用此隄關係緊要必須修築堅固方可無虞朕聞洪澤湖昔日俱係民田因高家堰築隄淮水泛溢遂爾成湖彼時之民未必不怨今高家堰隄理應修固但需用石料浩繁若逕辦不得法恐致累民雖動正項錢糧給價募僱然地遠工繁或仍派於民減給工價亦未可定朕前南巡觀覽此隄極爲緊要惟恐擾民故爾躊躇必詳悉籌畫方可舉行至開運料小河九卿所議殊未明白河道關係甚大朕從十五歲卽爲河道憂慮今欲開小河必指高家堰相近之處往年靳輔亦欲於高家堰另築一隄於中浚小河令從兩隄間通流運送

工料九卿以兩隄之間浚河則舊隄兩面受水衝溢議不准行今于成龍請開運料小河卽靳輔欲開小河之處若將此開濬勢必引入洪澤湖之水浸潤衝刷兼之湖水泛溢河水盈漲高家堰斷不能保況修隄土石並非高郵等處所出與其於小河以小船載運何如卽由洪澤湖以商賈大船載運耶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辛酉先是

上以淮黃交漲遣戶部員外郎綽奇往閱黃河水勢至是回奏中河北岸之隄未遭水患其水已減六尺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朕逆料中河北岸之隄最爲緊要定須堅固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修治是以雖遇大水得無妨害若此隄一決不可言矣歷年之水無有大於今歲者此番無害則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關入海雲梯關沙漲壅塞水每爲其所阻以致退流河隄不能捍禦因而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

加深所以水得通洩其利普矣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江南江西總督范承勳河道總督董安國等疏言臣等舊勘河道自禾安以至邳宿二州閘王廟一帶亟宜修築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道事務關係甚大不可遲延俱著依該督等所奏速行修理雲梯關乃海口要地此處淤沙深濬則黃河入海不致阻滯著總河每年遣才能河員專理毋致壅塞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七月乙未工部議覆漕運總督桑額等疏請開濬下河應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下河入海之處朕雖未及親覽嘗聞人云鹽城一帶地極窪下海水反高建閘無益倘河高海低水性趨下雖不疏濬勢必決開一道以歸於海明代於海口設閘遇河水高則啟閘以注諸海河水平則閉閘以禦海水前雖特令于成龍凱音布修治毫無裨益今桑額居官雖優但此事非親身閱歷加意推詳者難以懸擬必深悉水性洞徹地形之人方可定議爾等問九卿并淮揚等處人在朝者確議具奏

己亥大學士等奏開濬下河九卿及在朝淮揚人等俱言開濬有益

上諭直隸巡撫于成龍曰爾意若何于成龍奏姚二沿船廠盧墹等河若行挑濬於民有益

上曰朕幸五臺山回欲觀渾河清河因由霸州而來朕意渾河清河俱匯流霸州城南原欲沿河修築隄岸不意至霸州詢地方百姓據云渾河原經固安縣後因遷徙匯合清河流至霸州二河水勢浩大以致泛溢為災朕遂一從民言於固安縣開河事乃有成朕豈不固執己意爾等為總督巡撫者能如朕之不固執乎然此河道甚短易於修治南省地形

窪下水勢浩瀚難於修築不比此河今若挑濬姚二沿等河爾果能保與民有益否著桑額與總督巡撫會同確勘定議具奏

十一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開濬下河民生攸繫朕爲閭閻疾苦深切軫念曾命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等專司開濬伊等俱奏工程告竣民生大蒙利益載在冊籍存部可考人亦俱在可以質詢也由今觀之止是虛糜國帑水勢並未消減田畝並非涸出所謂有益民生者果何在耶今桑額又奏當行開濬而九卿並不詳詰從前開濬諸人亦不稽考冊籍遽議准行如果此次開濬巨浸全消疆理盡復民生得濟朕卽如其所請疏鑿開濬而桑額等能保水卽消田卽出有裨於民乎御史吳甫生亦以此事條奏可并發九卿詳詢前此督濬者復稽考諸冊籍確議以聞

十二月辛丑朔

上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聞淮揚河水泛漲淸江浦百姓所居之地皆已被水夫洪澤湖實黃河之障湖水强盛力可敵黃則黃水不得灌入運河今淮水勢弱不能制黃全注運河黃水又復灌入且兩河相距甚近淸江浦地處其中其一帶地方受泛溢之水勢所必然惟淮水三分入運七分歸黃運道始安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昔年巡視河工曾至大墩隄步行十五里詳加閱看今寰宇昇平海內寧謐惟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朕數十年來夙夜縈懷留心研究故河道情形熟悉已久總之上流旣理則下流自治矣桑額所奏開濬下河一事朕不卽允行正是有益於彼桑額固居心平和爲人誠實然遇事不免遲鈍易被人欺如此紛繁事務何以責其成功于成龍屢委以事尙克勉効河工事情緊急與于成龍敕書內須入各部不得掣肘之語使得

相機料理庶不悞事河務浩繁于成龍年已漸老且一身難以兼顧奉天府尹徐廷璽曾任河工尙屬諳練著令前往協理河務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庚午朔

上巡視高家堰等隄

諭大學士等曰朕留心河務體訪已久此來沿途坐於船外審視黃河之水見河身漸高登隄用水平測量見河較高於田行視淸口高家堰則洪澤湖水低黃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水無從得出泛濫於興化鹽城等七州縣此災之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濬河身爲要諸臣並無言及此者誠能深濬河底則洪澤湖水直達黃河七州縣無泛濫之患民間田產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終無益也今朕親閱下河通海之口及射陽湖一帶壅淤之處于成龍所帶効力人員甚多可作速分委并力開濬蓄積之水倘能稍洩庶幾有益至於黃淮二河交會之口過

於徑直所以黃水常逆流而入今宜將黃河南岸近淮之隄更迤東長二三里築令堅固淮水近河之隄亦迤東灣曲拓築使之斜行會流則黃河之水不至倒灌入淮矣再河流不迅急無以刷去河底之沙朕詳加諮訪河直則溜自急溜急則沙自刷而河自深宜於淸口西數曲灣處試行濬直如直濬有益漸將上流曲處歲加直濬庶幾黃河之險自除而河底漸深洪澤湖之水漸出七州縣之水患可漸息矣淸口應修之處著于成龍等繪圖呈覽

是日

上諭漕運總督桑額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務徐廷璽等曰朕念河道國計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迤南細加看閱見黃河底高灣多以致各處受險至歸仁隄高家堰運口等處見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高以致

節年漫溢若治河僅築隄防不將黃河刷深終屬無益且運口太直黃河倒灌兼之湖口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澤湖之水如何能敵黃水若將清河至惠濟祠埽灣由北岸挑引從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自然不倒灌矣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之水淺一尺深一丈則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

水由地中而行各埽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似可永除矣且攔黃壩灣曲馬家港窄狹雖將時家馬頭之口堵築而淮水不能暢流山陽南岸韓家莊等處險工甚屬可虞今應將清口之西壩臺添挑水壩比東壩臺加長包裹清口在內擇洪澤湖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出黃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至於下河現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河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攔黃壩應行拆毀時家馬頭決口俟黃水流定汰黃隄築成之日再行堵塞至歸仁隄之建專為毛城鋪等處水漲衝決於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隄亦應酌量修築爾等務必將各州縣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至意若挑挖引河原有工程仍照舊令各官修防不可怠忽俟引河工竣黃水歸入故道再將下河串場河射陽湖蝦鬚沙溝一

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而河道永無衝決矣

庚辰

御舟泊新豐

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朕自淮南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岸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俱修築堅固有月隄處照舊存留有應修隄岸仍

照舊隄堅築至於邵伯地方因無當湖隄岸河湖合而爲一不必修築隄岸聽其流行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處責令挑深如此修治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既不歸下河下河自可不必挑濬矣

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閱河道將高郵州之湖

與河水比量河水高四尺餘夫湖水既低四尺有餘縱水長一丈亦不至泛越且湖水亦斷不至高長丈許朕意欲暫留毛城鋪高家堰等處減水壩將高郵州以北減水閘壩盡行堵塞高其東岸隄防修築堅固使在西之水不得泛越則下河之水歸海而河道湖身皆出其時作何導濬再行定奪至於邵伯以南河湖合流奔江歸海想不至於衝決其他處河道朕亦可保無虞獨黃河工程尚難決定相其形勢當緩圖之

七月庚午

上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朕觀河圖緊要應修者兩處前在南方曾面諭爾將人字河芒稻河急行挑濬至今尚未動工甚屬遲悞又河圖內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毛城鋪迤下各口尚未堵塞既將便民閘等口堵塞則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出必致散漫各處民大受害此處關係緊要宜速議奏聞

九月戊申

上以于成龍所繪河圖示大學士等

諭之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視知水之不治皆由洪澤湖水勢甚大既不能洩又加黃運兩河合并勢愈浩瀚以致泛溢昔時原有歸仁隄遙爲捍禦此法最善今已淹沒不可考靳輔則築減水壩名爲減水而四處奔瀉漂決甚多彼但顧上河而不顧

下河水何以治朕意惟有導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浚洪澤湖使之下流全用清水以刷沙淤如此則水自無不治矣今歲南巡見黃河逼近清口黃水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家堰減水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諸湖流入運河以致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隄岸羣黎尚在水中朕深爲軫念遂諭于成龍將洪澤湖出水隄岸令速完工

近差工部官員往看清口仍然淤墊洪澤湖水仍未出口隄岸尚未告竣清口甚爲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家堰幷運河隄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閱河圖速議具奏

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河道總督董安國所濬引河及挑水壩著發正項錢糧修理給事中張脣條奏中河之水由仲莊閘口流出直射湖口故不但清河水難出卽黃河之水反易流入所言甚是于成龍疏內竝未敘及朕親于成龍但以修隄爲要務若朕意則以決出清河之水爲是爾等再議著于成龍親至仲莊閘詳視議奏

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務期人各得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沒生業蕩然深切軫念屢經

蠲租賑濟乃黃河墊高清口低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念此淮揚數州縣生靈豈可不急爲拯救乎今或堅修高家堰隄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浦之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細閱河圖詳議具奏

十一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于成龍奏稱清江浦西界黃

水高於淮水一尺淮水高於運河之水七尺運河之水高於平地七尺合而觀之淮水高於運河西隄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清口自河之下流沿武家墩由清江浦之北另行改移中間河身量畱八九十丈空地兩旁堅築石隄俾清水暢達此所當急議者夫清水建瓴迅下則易出黃水不致倒灌其石隄之間已爲河身不煩挑濬即水漲之時其高不過等於運河安能泛越高家堰哉但如是改移朕恐別有所礙不能永遠故少爲躊躇耳爾等確議具奏

是日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疏言挑挖爛泥淺等處及速完高家堰隄工應如所請

上曰河工關係甚大高家堰隄岸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岸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南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彼亦奏稱淮水可

從武家墩向清江浦移改此事著河道總督于成龍及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親看清口當移於何處即行詳議於歲前具奏

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圖繪於紙上平漫難辨高下朕欲改清口刻木製成一圖觀看易明著侍郎常綬前往河工會同于成龍清口應否改移詳加看閱歲內著速回具奏

十二月辛巳奉差勘閱河工工部侍郎常綬等回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于成龍等之意以爲改移清口清水固易宣洩遇水泛時新修隄岸難保無虞必將高家堰減水壩盡行堵塞而加築之始有裨益洪澤湖原係陸地於此處築隄蓄水與山東嶧山湖南旺湖相同大水之年納之以蓄水大旱之歲出之以助運彼時河身窪下故洪澤湖水一則敵黃一則濟運今歲久沙壅黃河底墊不但黃水反高於清

水清水勢不能出而黃水復致倒灌於是洪澤湖底亦漸淤墊高地丈餘水面上浮矣此清口所以淤塞也爾等會同九卿確議各陳己見直言勿隱

覽

壬午大學士等會議河工事務入奏將給事中陳詵以深濬河身為要繕摺呈

上曰河身宜加深濬人所共知但難得其法耳朕亦留心於此今永定河雖小彷彿黃水欲以水力刷濬之法試之使河底得深十月間

往視之時曾諭李光地等令將河身束之使狹堅築兩邊隄岸若永定河行之有效即將此法用之黃河否則另當設法安可輕舉九卿內如有淮安揚州人令各抒所見奏聞侍郎李柟奏曰高家堰之隄一決則淮安揚州一帶難保無虞請將高家堰隄工速加增修

上曰洪澤湖之水長勢不得不將高家堰增築待加築高家堰後試觀清水由清口出否至於邵伯衝決之口若不預行修築則明春更可慮矣又

諭曰若將高家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滚水壩土隄加幫高厚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家堰隄工危險而泗州等處必至水淹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具奏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丁未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海口至清口相隔遙

遠今所急者清黃相會之處最為緊要黃水高故清水不得通洩襲者高家堰去水尚遠今與培築隄岸相平但令清水何以得出河身何以得深此係爾當圖畫効力者更樓口亦屬緊要所宜速為修竣水老鸛等物靳輔當時亦曾用之毫無裨益此數事爾到任詳察宜作何舉行再為奏聞朕以爾清廉因特簡任所發錢糧仍於河工支用隄岸自然堅固事無不濟矣

康熙四十年辛巳七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河道總督于成龍具疏欲將高家堰六壩堵塞蓄湖水以敵黃水疏通清口因遣尚書范承勳等堵塞六壩頃因巡撫高承爵題報泗州盱眙水災朕敕張鵬翮會同江南總督阿山踏勘情形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設法修治作何賑濟蠲租又以洪澤湖水泛漲高家堰隄工恐致危險作何保守堅固著張鵬翮陳奏乃張鵬翮疏稱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即六壩全開泗州等處亦被水災且六壩既閉高郵寶應等州縣田地涸出民得耕種皆河伯效靈所致朕著張鵬翮會同阿山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作何設法築隄幫修或賑或蠲俱有益於災黎並非欲開高家堰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揚百姓罹於水災也朕念黃河運河關係國計民生三次看閱河工屢次簡任河臣修築隄岸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夏月雨水時

晝夜憂慮不時遣人看視凡被水之處截留漕米盡出倉糧賑濟總為拯救災黎豈止救泗州盱眙之災而淮安揚州等處百姓聽其罹災乎今現有居住賀蘭山後公雲木春來朝見朕問河西雨澤黃河水勢雲木春奏今歲自正月至六月滴雨未降黃河水消二丈有餘此實因黃河水小清口之水幸而得出並非伊効力之所致也統一天下之主坐視災黎不為拯救有是理耶

十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高家堰等處隄工雖竣然未遇大水俟來年經過水汎之後方可驗其成功若爛泥淺一帶水出不暢則高家堰究屬可憂向意欲從武家墩出水此事尚須酌之前日問張玉書奏稱淮水尚大舊隄俱為湖水所浸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之高下為驗湖水低得一尺河身方深得一尺今洪澤湖之水比甲

千年高有數尺可見河身未曾刷深高家堰之隄恐過此以往倘未可知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四

治河二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月壬辰戶部題江南賑濟盱眙等三縣水災饑民米數

上曰前議加築高家堰堵塞唐埂六壩時朕曾言如此修築雖有濟於下流其上流州邑必致衝決今信如朕言觀此散糧之事盱眙等三縣大被災害若昔議築高家堰之日於此處亦築一隄束其水勢不令泛溢豈不甚善

該督斯時慮不及此卒令此等地方悉受泛溢之水今欲修難矣其令張鵬翮往勘以聞

九月甲子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桃源縣烟墩一帶因對岸沙灘挺出河心逼溜南行恐被衝刷請於北岸邵家莊開挑引河建築草壩以分水勢又顏家莊水勢逼射北岸亦請開引河一道則水流順下而險工不受衝激矣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本若敕部議必致遲延著
即照所題行朕觀永定河修築之法甚善河
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沙盡皆衝刷今治黃河
亦用此法方爲有益此工多費不過十萬兩
試照永定河修治之

丁卯河道總督張鵬翮疏報秋水情形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奏挑水壩築成逼黃河大
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黃水從大通
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淮水從清口暢流敵
黃絕無黃水倒灌之患高家堰隄工完固加
謹防守經伏秋大漲俱獲無虞運河水由涇
河澗河人字芒稻等河分洩各處工程亦皆
保固觀此河工大有望矣又
諭曰今所開陶莊引河甚善朕巡視南河時曾
令員外郎黑碩色將引河之椿加意深築其
疏濬人字芒稻二河亦佳得此二河運河甚
爲有益朕觀明朝治河俱自徐州以上在河
南地方修築我朝自康熙元年以來俱在徐

州以下修築然治下流須預防上流若上流
潰決下流必至壅滯嗣後徐州以上地方河
臣亦當留意再黃河之水遷徙無定朕前在
寧夏之時見黃河大溜每年更移今年在此
來年又移他處其性如此況九河故道原在
河間地方後漸移向南歷代以來果能每年
防禦相機修理則河道何至如此大壞皆因
時當多事或十年或五年不修築不開濬所
以漸難治矣明朝三百年間嘗講求河工治
法彼時措置亦得其宜如山東微山湖將水
蓄聚山中湧則蓄之旱則洩之皆深有益於
治河者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庚辰

上巡視河工舟泊天妃廟
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歸仁隄引河用以分洩
洪澤湖之水勢若黃水加長則恐清口水弱
著將祥符閘下板堵閉草壩將五堡閘酌量
開放以助清水之勢

三月戊申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高家堰工程關係重大保守最爲緊要朕今日乘舟由洪澤湖閱視見有殘缺石工以葦草鑲塡倘遇水發危險堪虞至六壩見新修石隄堅固方慰朕懷其殘缺石工著卽與修乘水未長之先完工用資捍禦至高家堰防險之人用候選縣丞經歷等微員此不過例監書辦出身家產微薄倘有疎忽所係不小須於候選官員內擇

其職銜稍大身家殷實者委令防險如此則彼知自愛身家又有選用之望自能盡心防守有裨工程

十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河道已治河道總督張鵬翮及河工官員俱甚効力黃河一切工程朕知之甚悉先是永定河用埽甚有裨益是以朕諭張鵬翮黃河亦宜用埽張鵬翮回奏永定河勢小可以用埽黃河勢大難以用埽朕諭姑用之張鵬翮因而用埽河隄今果堅固至於洪澤湖水勢甚險而隄岸復高往來舟楫一遭漂沒人命輒難救援朕曾諭沿岸將長木樁斜釘於水中船雖漂沒人尚可攀援獲命俟於釘樁後驗之

是日

上諭吏部工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最爲重要朕念治河國家大事夙夜厪懷未嘗少釋披圖咨衆雖已悉其源流顧水勢變遷不

常必確知洞悉方可實見施行是以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其險易之形勢審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俱有成畫至於簡命河臣倚任甚切凡所屬官吏皆聽舉用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河道總督董安國不堅築隄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溢出河岸以致倒灌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壩旁洩由運河入下河淹沒民田於是罷董安國以于

成龍代之朕隨授以治河方畧詳加指示康熙三十八年親往閱河駐蹕淸口河干又面諭于成龍淸口宜築挑水壩挑黃水使趨北岸方可免倒灌淸水之患隨指定其地再三申命于成龍不遵朕旨致無成功及用張鵬翮為河道總督面諭云須已發帑金數百萬令大臣官員往高家堰築隄閉六壩使逼洪澤湖水暢出淸口而淸口築挑水壩尤為緊要此壩不築則黃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必不得暢流張鵬翮遵奉朕言壩工築成黃溜遂直趨陶莊淸水因以直出疊經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其浚張福口等引河築歸仁隄疏人字芒稻涇澗等河開大通口皆遵朕旨一一告竣今年春朕閱河至桃源見龍窩等處頂衝危險命增築挑水壩壩工刻日訖事河勢遂平中河仲莊閘口以與淸口相對特命改由楊家莊漕艘安流商民利濟曩時黃水泛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今

黃河深流河岸距水面丈餘縱遇大漲亦可無虞矣張鵬翮所修工程雖悉經朕裁斷而在河數載殫心宣力不辭艱瘁又淸潔自持一應錢糧俱實用於河工無纖毫浮耗朕心深為嘉悅所屬大小河員並皆勉力赴工共襄河務亦屬可嘉自總河以下各官爾二部即加議敘具奏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二月庚寅

上巡視河工舟泊土橋閘

諭大學士等曰河道總督張鵬翮昨日來問以河工形勢彼云河已治矣從前駱馬湖口設竹絡壩湖水大則從壩流入黃河河水大則溢流入壩內今竹絡壩止有湖水暢流黃水並無浸灌則黃河之深通可知閘下河等處地方連年皆大熟亦從前所未有也

三月乙巳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河工已經告成善後之策更為緊要朕今親臨閱視修建天妃閘

甚當倘黃水長至五六尺而清水不長則勢弱不能敵黃黃水倒灌亦必致之理豈可因此即謂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即將天妃閘暫時下板蓄淸水全力以敵黃流俟過數日黃水即退遇糧船過時即起板開放若黃水不灌入不必下板其惠濟祠一帶雖建有石工但運河與黃河止有一線之隄若黃淵衝刷石工恐不足恃可於上下適中之處相度形勢修建挑水壩三四處挑溜開行其王公

隄亦應相度形勢修建挑水壩其運河東隄保守最爲緊要隄岸應行加幫其高郵迤南湖河水勢相平界首迤南河水高於湖水東西兩隄卑薄應加幫修可量建石工淮安近城隄岸卑薄之處亦應相度形勢修建石工黃河南岸隄工關係緊要應加謹修防至於直隸山東之河與河道總督相距甚遠應照河南例各交與該省巡撫就近易於料理其楊村通判並無經管之事應行裁去爾會同行在九卿速議以聞

壬子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及河工官員等曰今河工雖已告成不可不預爲修理防護以圖善後之策朕見淮揚一帶隄岸卑薄未甚堅固倘不加保護以致衝決則淮揚地方百姓何以能堪爾等宜急籌之

閏四月癸卯

上幸高家堰遍閱河隄

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朕於康熙四十二年臨閱高家堰時爾奏石隄可於八九月間告成今已三年尚未完工萬一水大奄至恃此草埽詎能禦之張鵬翮奏曰必能保固斷然無害

上曰草埽俱經二三年矣腐爛沉塌者多猝遇大水事難預料如不謹慎修築被水衝決枉費錢糧姑置無論但去年已奏河工告成今年又奏衝決其謂之何爾須日夜謹守保護

夫治河莫要於得人觀爾所用之人每多有
失豈可倚任此輩分守此隄耶爾等惟見清
口之水暢流即以爲功成不思防禦倘高家
堰六壩之水泛溢則清水力弱而黃水必復
致倒灌矣夫高家堰關係緊要宜謹識之毋
忽
是日
上幸惠濟祠閱視畢
諭大學士諸大臣及河臣等曰朕留心河道親

閱者屢矣河之形勢必身歷其地始知成功
之次第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濟祠以觀水勢
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黃水泛濫凡爾等所立
之地皆黃水也彼時自舟中望之水與岸平
岸之四圍皆可遙見其後水漸歸河岸高於
水今則岸之去水又高有丈餘清水暢流逼
黃竟抵北岸黃流僅成一線觀此形勢朕之
河工大成矣朕心甚爲快然也
乙巳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惠濟祠前植標杆處
可建挑水壩祠後埽灣處亦宜建挑水壩以
保淤灘但此二處挑水壩俱不宜太長恐逼
水盡向北岸有礙楊家莊河口至卞家莊舊
壩修建甚佳再畧加寬長更善
丙午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九里岡隄工修理得
法不似從前直埽不能挑溜今修魚鱗埽逐
段挺出逼溜開行使窪處漸淤此法甚善其

埽工釘樁處可再建挑水壩二座若恐水深
則先建磯嘴壩形出水俟其壩下漸淤層次
加修則料不加多而功易成矣
七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春朕欲親閱高家堰張鵬
翮奏稱隄岸工程俱完又時當炎暑疫症正
起求停止親閱懇奏再四朕以高家堰關係
甚大親往閱視見石隄尚有未完之處所下
之埽已經二三年者朽爛亦多將此情形一

一指示張鵬翮及河工諸臣朕又諭張鵬翮大水時發難以預料爾務須晝夜防護至分守隄工人員委用不當朕亦諭及今據張鵬翮疏報古溝唐埂清水溝韓家莊四處隄岸衝決河工將有復壞之勢大小河員惟知清水暢流為己功而不知高家堰之六壩水洩太多則清水力微黃水必復倒灌也此事著九卿詹事科道速行會議具奏

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必試之而始知張鵬翮多疑今即遣旗員前去未嘗一試而張鵬翮早疑其不清人亦何心為彼効力夫高家堰之隄全當洪澤湖之水開六壩雖民田畧有衝沒淮揚地方斷無可虞如以為利益民田而閉六壩萬一大水驟漲而隄決淮揚大有可虞矣是以前總河靳輔開六壩以注水濟張鵬翮但知閉六壩則運河民田均有利益而不知為淮揚之大患高家堰之所關甚為緊要也

十月甲午

上諭工部方今海宇昇平惟以安阜黎元為急東南要務莫重於河防朕數經南巡指示修築方畧凡以籌運道濟民生也自曩歲兩河先後衝決而黃流淤墊繼以高家堰唐埂六壩久決未塞而洪澤湖水直從決口旁洩以致淮水力弱黃水倒灌全河幾至潰壞於是分遣廷臣發帑金數百萬增築高家堰盡閉

六壩俾淮水全注清口又特築挑水壩以逼黃溜趨向北岸仍開濬陶莊引河以導黃北流然後無倒灌之患康熙四十二年以河工漸可底績躬親臨視時高家堰石工尚多未竣飭令迅速修築又因仲莊閘水勢湍急恐逼黃流倒浸清口遂命閉仲莊閘改建楊家莊閘閘工既成今年春復往巡閱比至高家堰見石工仍未完固舊埽亦多朽塌諄諭河臣張鵬翮謂水勢無常修防宜豫一有疎忽

則前功盡棄且甫奏安瀾旋報衝決天下其
謂之何張鵬翮奏稱隄工捍禦可以無虞迨
伏汎大水驟發果衝決古溝唐埂清水溝等
處淮揚一路田畝被淹者甚多今已嚴飭堵
塞決口刻期竣工朕屢親莅河干詳度形勢
當水漲之時若高家堰及運河減水壩不令
開放則隄堰甚爲危險若開壩宣洩則閭閻
隴畝必致淹傷方春水涸民閒盡皆播種一
經夏水驟漲開壩放流而所播之種盡皆淹

沒朕心惻然殊爲不忍使不設法導流俾水
有所收束則瀕湖及下河民田究不免水患
朕再三籌畫宜於高家堰三壩之下挑濬一
河兩旁築隄束水引入高郵邵伯諸湖湖外
亦量築土隄不使漫溢其高郵減水壩亦挑
濬一河兩旁築隄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丁
溪草堰等河白駒等河淤淺之處竝開濬深
通俾之入海如此則各壩所出之水不致有
瀰散衝流之害又洪澤湖水勢大漲泗州盱

眙等州縣俱被水災應於泗州一帶受水之
地亦酌量築隄束水毋令泛濫則所全於淮
安揚州鳳陽三郡民生者多矣此事原於河
道無涉在河官止知保護河道不復詳計民
生朕惟民閒田畝所繫甚重宜圖萬全可久
之策築隄束水行之北河業有成效則施之
南河當亦有濟應從何處築隄延袤若干里
需費幾何行令江南江西總督漕運總督河
道總督江蘇巡撫會同確勘詳議具奏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正月己巳工部等
衙門議覆江南江西總督阿山等疏言
河工重大需餉浩繁伏候
皇上親臨河上指示方畧
上諭曰朕屢經躬閱河道凡河工利病地方遠
近應分應合應挑應築之處知之甚明雖有
未及經歷之地而向來輿圖地名熟悉於衷
亦可即行定奪邇者數次南巡見輿陸路不
同瀕河官民不無勞擾因此朕不必親往閱

視阿山桑額張鵬翮等所看已屬周晰但此項工程不應交與總河修築應多派大臣官員分工速修

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昔親臨河上欲往下河因張鵬翮奏言斷不可往是以中止今卽去仍然不能親莅其地則亦何事復往但河工錢糧斷不可交地方官當照山東賑饑之例將八旗官及部院官內有行止端正者令該旗

大臣及部院堂官多行保舉派出再將江寧鎭江杭州駐防旗員亦著該將軍副都統保舉派出或副都統或協領帶赴工上其京城派出官員領戶部錢糧帶往各省派出官員各就近地領錢糧帶往可派大臣督理工程所派官員每人各給銀三千兩務令照三千兩工價分地開工如此始得河務速成有利民生著九卿再議具奏至高家堰若不預行修治必有可虞已有旨諭張鵬翮而彼堅稱斷斷無慮若今年不修治高家堰倘有衝決卽開河何用此兩事中高家堰尤爲緊要爾等可將諭旨付挑河大臣轉交張鵬翮一并議奏

壬午工部等衙門覆奏挑河事宜

上曰爾等所議尚有未詳至將情願往河工効力者令照山東養民例尤爲不可山東養民者名爲捐助及其後皆無實際所欠銀兩皆朕蠲免況所去人員亦甚放縱今挑河之事

俱有丈尺稍或不實卽悞公務而前去人員若仍行放縱尤貽害於地方爾等於嚴行禁止之處並未議及著再議具奏

五月戊午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巡視南河曾於衆人前言高家堰隄工不堅尚宜增築張鵬翮以河工已完斷然無害朕謂爾雖言工完朕不能信及後隄工潰決幸是唐埂六壩上流若在下流衝決如何堵禦康熙七年九年二十二

年七里溝清水潭龍窩等處衝決之時其水甚大去年水不甚大然而衝決者河臣自以爲河工已完玩忽之所致也

十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道總督報秋汛疏二十日方到朕屢次親閱河工洞悉情形如奏報水汛事早到則其中或有所指示猶可及時預防嗣後有奏河工急務者限兩三日飛馳遞送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癸卯

上巡視溜淮套駐蹕曹家廟地方

諭扈從文武臣工及河道總督等曰前阿山等察勘泗州水勢奏稱溜淮套地方另開一河出張福口可以分洩淮水免洪澤湖之異漲保高家堰之危險繪圖進呈請朕親閱在廷諸臣亦以河工事關重大再四懇請朕始親行今詳看地勢甚高雖開鑿成河亦不能直達清口且所豎標竿多有在墳上者若依所立標竿開河不獨壞民田廬甚至毀民墳塚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時存己饑己溺之心何忍發此無數枯骨數年來兩河平靜民生安樂何必多此一事先年靳輔開中河以避黃河之險確有成效然亦止因舊河身疏濬今若欲開濬溜淮套必至鑿山穿嶺不惟斷難成功將來汛水泛溢不漫入洪澤湖必致衝決運河矣又

諭曰明代淮黃與今迥別明代黃水勢強淮水

勢弱故有倒灌之患朕自甲子年南巡閱視兩河形勢漸次修治今則淮強黃弱矣然善後之策尤宜亟講與其開溜淮套無益之河不若將洪澤湖出水之處再行挑濬令其寬深使清水愈加暢流至蔣家壩天然壩一帶舊有河形宜更加挑濬使通運料小河俾商民船隻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輓運爲利不淺矣

乙巳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爾身任總河河工事務漫不經心今又以灑淮套地方可以開河請朕親臨殊屬欺誑張鵬翮免冠謝罪懇

恩寬宥

上曰賞罰者國家大權內而九卿外而督撫原爲盡忠於國惠養斯民而設非徒使之榮顯晏安而已大吏廉潔則小吏自然效法苟不能勤愼致悞公事豈可因保全一人而廢國法乎凡事有可以保全者亦有當用剛斷者

國家臣工甚多姑息一二人何以服衆朕自甲子年至今六次南巡詳觀河形一年異於一年治河之道當看何處關係緊要便保守何處不可執一自古治河皆順水性爲今之計但當使淮水稍洩其流乘水未長時預爲綢繆將來水雖大長必不致於危險天然壩一帶舊有河形當挑濬此河酌量可容糧艘建立閘座水小則閉閘蓄湖水以敵黃水大則開閘使之暢流一面由武家墩通至運河一面通至高郵湖則商民船隻皆得長行爾卽公同在河能員定議具奏

五月癸丑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等曰古今治河形勢不同舊時常患淸水不足敵黃水每有黃水倒灌之虞今淸水敵黃水有餘運河淸水甚大反流入高郵湖設高郵湖水長溢入運河則運河東隄受險少有疎虞雖堵塞不難而生民田廬不可問矣應加謹防護以保無虞淸

口湖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今應將大墩分水處西岸草壩再加挑寬大使淸水多出黃河一分少入運河一分則運河東隄不致受險又於蔣家壩開河建閘引水由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新修五里滾水壩由下河及廟灣等處入海不惟洪澤湖之水可以宣洩而盱眙泗州積水田地亦漸次涸出水小則下板蓄水以敵黃水大則啟板洩水且便於商民舟楫往來其滸符閘口門甚窄狹趁此黃水

不甚高之時將歸仁安仁利仁三閘委幹員改寬洩水則徐州一帶民田可無淹沒之虞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五月辛巳工部議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高家堰下山陽盱眙二處增設救生樁銀兩請另行設法不動庫帑應無庸議

上曰朕南巡閱河見洪澤湖風浪危險隄岸陡立商民船隻觸石損壞傷人甚多朕心時切

軫念因特令河臣沿河隄創設救生木樁自設樁以來數年內並未損船傷人於商民大有裨益此樁應時加增修愈多愈善嗣後著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每歲於節省銀內各捐五百兩解送總河衙門以備救生之用該省逐歲增修存案不必奏銷如不實行修理於別項支用者從重治罪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庚寅

上諭戶部尚書張鵬翮曰河工雖奏績然不可一日不防倘兩隄稍有疎忽則前功盡棄蓋河源出於崑崙朕曾遣官往視上流水長則陝西河南江南之水俱長知之甚詳爾可宣旨趙世顯令行文川陝總督甘肅巡撫倘遇水大之年黃河水漲即著星速報知總河預爲修防始得保全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二月庚辰河道總督趙世顯摺奏御壩西壩工程請修築加長

上諭大學士等曰御壩西壩關係緊要甲子年

朕南巡時淸流不暢黃水倒灌以致洪澤湖上流淤墊朕指修御壩西壩淸水遂暢然流出黃水不致倒灌淮黃交會之區始得安瀾但其地甚卑濕彼時朕步行閱視十餘里泥濘沒膝指授方畧總之治水如治天下得其道則治不可用巧妄行靳輔善於治河惟用人力于成龍心計太過張鵬翮但遵舊守成法而已張鵬翮係漢人豈能乘騎在在馳驅

料理惟於朕諭遵行不違是以河工底績耳今御壩西壩加長工程俱如所請令及時興工修築

康熙五十年辛卯二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務甚難朕昔因挖子牙河親身往視有大城武清縣民跪於兩岸互相爭訴朕慰之曰爾等勿得爭競朕自有處置之法因一一指授監修官員而回後河工告成於兩處百姓均有裨益前張鵬翮任總河時來陛見朕訓之曰爾於河工不可任意從事但守成規遵奉朕諭而行及修御壩之時朕親身指授釘樁張鵬翮遵朕指授修建自此壩告成清黃二水始會流入海矣黃河水性善於更移朕幸寧夏時由黃河行二十一日至湖灘河朔因邊外無修治之人故黃河處處更移視水性每向南流北岸尚可南岸多被衝決古時黃水由天津碣石而流此言載在書經禹貢後又移流在德州自後漸移

於南方矣治河固宜順水性亦在隨時調度今使諸水入大海者豈盡隨水性哉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月丙申河道總督趙世顯疏言管河官員遇有丁憂回籍者請仍留河工効力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工告成二十餘年善後之方不可不講在工之人必年久諳練方能辦理譬如行軍務須曾經出征者始於營伍熟諳況黃河之水遷徙不常最難疏治如下埽築隄建挑水壩非久於其地之人不能熟悉著照所請行但築隄亦有不同黃水難於修築而易於保固清水易於修築而難於保固此又不可不知清水暢流可以刷沙使河水深通永無倒灌之虞然欲使清水暢流必全閉六壩使盡由清口而出方能敵黃朕昔南巡乘船閱河隄內居民歷歷可見今於隄內望黃河行舟帆檣皆不可見可知近日河水之深矣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昔南巡時曾乘舟閱視沛縣在運河之西隅地勢窪下積水甚多常因運河水淺穴隄引所積之水洩入運河今看每年沛縣之田皆以被水災具奏特以沛縣地勢窪下常被水災遂視為一定之事雖不成災亦以成災奏請蠲免錢糧耳將沛縣所積之水作何區畫與民有益之處爾等會同九卿議奏

康熙六十年辛丑四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於河務留心最切經歷最深往年屢次閱河時精力尚强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凡水泉源委皆知之甚悉山東運河全賴泉泉蓄洩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既截湖水自然無所蓄瀦安能濟運水在地中如人身之有血氣血氣有餘方可用滲洩之藥若氣血不足正需滋養安可再加滲洩乎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截水灌田以為愛恤百姓不知漕運實因此而悞也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濟運矣今不講究本源但見湖水日少河身日淺徒事開濬假使河身日深泉水不繼雖費百萬帑金終歸無用且古人所置南北諸閘更將何以處之古人置閘其遠近疎密皆因地形高下水勢緩急以為蓄洩或一處二閘或一二十里一閘確有一定丈尺不可更易分水龍王廟閘座

尤關緊要當時宋禮用白英老人之策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導之出鵝河口入南旺湖然後水流南北以分水口為水脊蓋山東登萊諸山之脉自關東來結為泰山是北幹分支之一在黃河之東而黃河之西山脉自終南太一南届淮汝為中幹分支之一黃河行乎兩支之中故昔時河自天津入海以後漸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谷山以下

從無黃河之迹者山脉限之也分水口之水
脊又爲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
精思確有所見定爲此議宋禮從之因勢均
導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增修水閘以時啓閉
漕運遂通此等膽識後人實所不及亦不能
得水平如此之準也今此二閘最宜斟酌啓
閉若淺於南則當閉北閘使分北之水亦歸
於南淺於北則當閉南閘使分南之水亦歸
於北湖泉竝注南北合流雖有旱暵亦無慮

矣豈若徒事開濬勞費而無益乎往年山東
百姓欲開新河朕恐其下流泛濫降旨弗許
今巡撫請開彭口新河此地一面爲微山湖
一面爲嶧縣諸山更從何處開鑿耶著張鵬
翮到山東將朕此旨詳諭巡撫申飭地方官
令其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悞特易
易耳黃河關係最大自元至明歲有衝決未
有安瀾二十年如今日者然圖治於已治保
安於已安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巡視不
可疎忽今春多風而少雨恐秋閒雨水必多
地方官宜加意隄防張鵬翮去看山東運河
由臨清起至韓莊閘韓莊閘離邳州不遠并
往視邳州低窪之水曾否洩出太行隄有坍
塌之處亦當往看有賢能司官多帶幾員去
地方有用著之處卽留彼處料理

九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黃河遷徙無常每有衝決隄
岸淹没田廬之患昔黃河會九河從天津入
海後漸遷徙而南約計遷徙之地已千餘里

矣漢武帝塞瓠子口嗣後代有衝決朕留心
河務屢行親閱動數千萬帑金指示河臣修
築高家堰石隄及凡應修築之處奏安瀾者
幾四十年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前巡幸至
湖灘河朔保德州橫城潼關孟津徐州宿遷
邳州桃源淸口等處俱曾渡河自橫城順黃
河下流歷人所未經行之河套凡舟行二十
二日直達數千里所至之處無不詳視惟孟

津渡河時因淤沙不能直渡委折而行彼時朕即慮沙淤則流滯隄岸必致衝決今據報黃河衝決流入沁河泛溢至直隸長垣縣等處若今冬將決口堵築堅固可保無虞否則自決處以下勢分沙壅河水陡長隄岸之危非一所矣昨趙弘燮奏河決之處或在瓠子口以上或在瓠子口之下并河道情形著詳問九卿及在京河南省官員具奏

壬寅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直隸總督趙弘燮奏河南黃沁衝決隄岸水勢泛溢至長垣等處朕即遣官查視所決地方據奏河南武陟縣黃沁之水衝決隄岸由長垣流入山東張秋鎮又據山東巡撫李樹德奏河水泛溢自直隸開州流入山東張秋鎮由鹽河入海以致運河隄決漕船阻滯其衝決隄岸見在修築朕思此衝決之處只可畧加修防使漕船無阻如竟行堵塞水無歸洩之地他處又必潰決斷乎不可開州係古黃河故道今黃沁泛溢由開州至山東地方已成河道矣將來堵塞完工不使沁水入黃直引至山東或有裨益亦未可定朕留心河務各處黃河渡口俱曾親歷適遣往看河之官所呈圖樣及李樹德所進河圖朕俱詳覽知之最明爾等繕寫諭旨發往張鵬翮處伊所審事畢著即會同總漕施世綸至張秋鎮等處詳行查勘料理使漕船往返不致遲悞如張鵬翮已回即於接濟之處作速前往至修築決河甚屬緊要朕於京中另遣專官著總河趙世顯將熟練河務官員工役派出并將修築物料多行備辦速發往河南衝決地方

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因黃沁二水泛溢漫及長垣等縣曾諭爾等以堵塞之後不使沁水入黃引入山東漕河於運道民生大有裨益爾等可將此河圖發與九卿共閱即著定議具

奏將來引沁入運之後遇水大時流至天津恐河身不能容納必分於鹽河洩其水勢方可無虞直隸山東河南被水之民應行賑濟著該督撫各行查奏

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堵築黃河漫溢工程此第一緊要之事著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員外郎馬泰前往監修其堵築時宜先於上流建挑水壩以殺水勢俟沙淤後再漸次加築

[illegible]漫溢之勢自平而堵塞不甚費力矣朕於[illegible]建築挑水壩時曾經指示此事齊蘇勒馬泰等悉知之至於前項工程毋得吝惜錢糧河南地方河底不東今冬宜作速興築其建挑水壩之時應挑引河黃河有曲折之處即成洲渚務詳勘酌量取直挑成引河俟黃河決口堵塞報竣之後再引沁河濟運分水龍王廟之中八閘北八閘春時水淺船行有阻應將沁河之水於此處引入運河如不能容納由鹽河瀉其水勢自於運道大有裨益分水龍王廟南八閘水多不需水濟朕另有旨與張鵬翮令學士格爾布前往宣諭再徐州下流黃河可以無虞獨徐州上流黃河多有沙淤不可不預防衝決將此旨宣諭該管各官宜先防備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四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五

治河三 附運河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六月戊戌先是
上以每年漕運遲滯命大理寺卿貝和諾往漕河封閘蓄水故糧艘抵通較速於昔至是貝和諾回奏
上曰濟寧以南各閘止賴一嶧山湖之水以濟其流豈可令其啟閘不時耶此法旣於漕運有益著每歲遣官行之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二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運河一帶惟黃水淸水交匯之處甚屬緊要此處得宜則他處易治前日于成龍亦謂大墩地方緊要此處修築堅固始可無慮此言極是夫河務深微不訪土著之人不可而全聽其言亦不可如向日天妃閘以板阻水啟板行船須五六百人牽挽方得過閘今已平緩船隻不需牽挽坦然而行

以此觀之乃時候之不同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月戊辰朔
上諭內務府郎中齊蘇勒曰耍兒渡東旺西旺等處運河兩邊向來皆沙其隄工係沙土築成故不堅固且又敵數處山水兼之海潮一日二次倒灌所以逼回運河之水不及流行常漲滿盈出於隄者因不能容受之故朕前閱楊村相近有舊河形迹一道卽於此間建減水石壩以分水勢甚爲有益此處近海疏通甚易所分之水不可使通百靈港寶坻縣香河縣此三處地勢低窪難以抵敵至建造減水壩須口寬四五十丈以石鋪之使尾長而斜堅固修築若水長不至四尺不能越減水壩可將見存舊河形迹挑寬十丈將土卽築兩邊之隄爾會同直隸巡撫李光地前往驗看丈量具奏

己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耍兒渡等處隄岸常被

衝決是以朕親臨遍視見楊村原有一引河去海尚近即欲疏此引河建滾水壩水長開閘使河水入海因需餉浩繁又恐無益故不輕舉朕今遣李光地等往估欲仍開此引河大都天津海潮至時一股向王慶坨一股向楊村逆流故河水長時即相觸旁流以致隄岸衝決今將楊村舊引河挑濬建壩自必有益再子牙河廣福樓亦有引河昔開引河時文安大城百姓謂開河於彼有益而青縣等

處百姓則稱開河於彼不便互相爭論皆集河干各控其情及朕諭以挑此引河不獨便於文安大城而青縣亦自無虞民始各退後果兩處皆便矣

癸巳

上巡幸畿內臨閱齊蘇勒等所勘薛家莊擬築減水壩之處

諭大學士等曰此處迎溜頂衝若築減水石壩遇水漲時石壩雖不妨而兩邊土壩可虞如水漲過四尺由減水壩流出視其流高幾寸可算知一晝夜水洩幾分如能流洩水之三分則大有濟矣此處河勢南岸露出磯嘴北邊暗被衝刷今已近北岸矣朕向巡幸西塞之外見黃河一邊露出磯嘴則一邊必然衝刷水性原如此朕故知之此處斷不可築減水壩也因問之土民皆云三十年前河原近南岸衆皆驚服

甲午

上閱視筐兒港隄工

諭齊蘇勒等曰昨日踏勘之處迎溜頂衝彼處若築減水壩甚為可虞倘水發時衝刷其東則所築減水壩反在河中徒費人工矣其楊村以南河岸離隄雖遠而相其地勢亦難修築此筐兒港近處有磯嘴與河隄相去不遠且河路又直通舊河取道甚順況東邊原因修築堅固屢經大水並無妨礙此處修築減水壩甚好朕製木樁式樣與之減水壩兩邊

鴈翅須令加高與隄平其外邊流水之處盡用石鋪頂鑿兩路柱眼其上則搭橋以便行人築減水壩時須令其尾長如此則下注之水可無妨礙若欲保減水壩之水溜當於東邊酌量修築數處挑水壩以分頂衝水勢俟後再定至新挑河兩邊築隄則兩邊田地之水爲隄所阻不能流出或恐不利於田地若使通於新挑河及分減大河之水令入漯河淀湖內則水集而滿必致泛溢恐民田地淹

没可將湖邊丈量圍築小隄使水不致漫流以保護田地修築大河兩邊隄工附近居民俱請加高朕看此隄加築大有裨益可將此隄先修俟工部堂官到日偕會同前來將舊隄加高之處丈量估算需用錢糧幾何具題之日再將修築減水壩之處定奪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秦家廠隄工楊宗義牛鈕不能堵築馬營口所出之水想又如去年流至

直隸長垣縣等處著行文直隸總督趙弘燮查看民間房屋地畝有被水淹者加意撫綏毋致失所此水泛溢必由張秋流入運河於漕船亦有關係著山東巡撫李樹德親身前往監看料理修治若水勢甚大可引入鹽河流洩使漕船可過毋致有悞

附北河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六月丙寅

上諭內務府玉泉山河水所關甚鉅西山一帶

碧雲香山臥佛寺等山之水俱歸此河從前此河由青龍橋北匯入淸河後因欲引此水入京城將高處挑濬河之兩旁復加謹防固以分水勢今值霖雨之際水勢漫溢隄岸衝決數處爾等速將閘板啟放使河水暢流一面令工部將衝決之處速行堵築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霸州新安等處此數年來水發時渾河之水與保定府南之河水常有泛

漲旗下及民人莊田皆被淹没詳詢其故蓋
因保定府南之河水與渾河之水匯流一處
勢不能容以致泛濫渾河著左都御史于成
龍往察保定府南河著原任河道總督王新
命往察作何修治令其水自分流詳看繪圖
議奏今值農事方興不可用百姓之力遣旗
下丁壯備器械給以銀米令其修築伊等往
時部院衙門司官筆帖式酌量奏請帶往於
十日之內即令啟行

三月丁丑
上諭直隸巡撫于成龍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
曰清河發源太行山脈會漳河子牙河滹沱
河易水諸流其勢雖盛但堅築隄岸以遏之
即歲潦亦可無虞又漳河支流經大城縣入
子牙河其勢湍悍數年以來文安大城諸處
屢遭水患皆此河之故也爾等宜詳悉查勘
至渾河發自馬邑其源甚微每遇大水之年
則橫流泛濫致淹民田詳審其故蓋由渾河
淤沙既多或遇春時水乏保定以下居民又
引河水灌田沙礫壅墊河身積高需雨水發
則避高就卑水勢瀰漫遂致田土衝没爾等
惟挑濬淤沙河之兩岸掘五六尺深濶令水
得暢流當不至於漲溢矣爾等須詳視具奏
築隄濬河工竣設立河夫委官監視及時預
為挑濬遇旱歲力去淤沙庶無水患矣

辛卯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圖形呈
覽

上曰朕經行水災地方見百姓以水藻為食朕
曾嘗之百姓艱苦朕時在念是以命爾於雨
水之前速行濬河築隄使田畝得耕百姓生
計得遂也

五月甲戌朔
上巡視武清縣隄岸衆民跪奏曰要兒渡地方
自蒙
皇上修築迄今永無水患此地隄岸正當水勢
衝射請於隄岸之外另築一隄

上諭曰此隄岸之外若另作一隄爾等田畝豈不多致占廢衆民奏曰原非一家田畝卽稍入隄內於小民亦無大損倘河水一決其患更甚

上諭曰轉盼間雨潦將屆今歲不及修築暫立木樁堅護隄岸另開小河以殺水勢今歲田畝可以無虞俟明春雨水前另築重隄爾等田廬俱得安固矣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二月壬子

上諭直隷巡撫李光地等曰漳河與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兩水合流所以其勢汜濫爾等往視如漳河故道可尋卽可開通引入運河如慮運河難容卽於運道之東別挑一河使之赴海其可否修浚情形爾等閱後再奏

十月甲戌

上巡視永定河隄至蘆溝橋以南

諭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等曰此河性本無定溜急易淤沙既淤則河身墊高必致淺隘因此泛溢橫決沿河州縣居民常罹其災今欲治之務使河身深而且狹束水使流藉其奔注迅下之勢則河底自然刷深順道安流不致汜濫今朕遍觀兩岸將緊要應修處逐一詳審爾等務期次第修築遵諭而行

乙亥

上閱北蔡村夏莊村南蔡村等處

諭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等曰於此三處從上

流作挑水壩不必過長長則大溜爲其所逼對岸淤處畧加挑濬水卽瀉入直流矣著俟明春興工又

諭曰官不清則爲民害水不清亦無利於民天下之濁者皆如此也不清之官朕有法以正之不清之水朕有策以治之

丙子

上至郭家務村南大隄以豹尾鎗立表於冰上親用儀器測驗

諭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等曰測驗此處河內淤墊較隄外畧高是以冰凍直至隄邊以此觀之下流出口之處其淤高必甚於此如此壅滯安能暢流此等隄工卑矮可虞若不預行修築明春水發難以堵禦必自今冬下埽加幫增高不可取近隄之土若取土成溝水流溝內有傷隄根著取近河土用之即運土稍遠亦無不可也

辛巳

上諭直隸巡撫李光地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等曰今永定河自郭家務以下壅淤已高出七八尺若掘畢方濬河身不但多需工力必致歲歲壅淤南隄之南地最窪下若隨其窪下濬治於掘出之土即行釘樁築隄堅固則修理最易抑且北隄三層於河更屬有益爾等修理時可將河口修窄漸次放寬於兩邊築隄使高大則水勢迅急沙自不能停住矣若遇村莊近處宜詳視妥當委曲遠移或砌之以石與村居無礙始行修理俟新修河工告竣朕親臨視開放河水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往閱永定河見河工諸員並無知曉因朕指示周詳河工諸臣方悟而大悅總之經任河務者勤而且廉即克底績此河告竣則黃河亦可倣此修之朕御小舟入郎城等淀淤淺之處徧視之則河之當移柳岔也益無疑矣郎城之河全被沙淤墊高至來年可耕爲田而欲於此處出水直强之耳水口所關重大若非親臨目擊可輕斷乎至治河大臣畏縮不前反再三陳奏以爲不可行者今復何辭又

諭曰郎城之遙隄甚有用淸水渾水俱以此當之新河開畢著即修築南北兩岸遙隄完工之後交地方官各自分守稍有損壞處用民夫補修著傳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朕將於四月來臨不時遣人察視爾等敬慎無忽

四月庚辰
上巡視永定河隄
諭大學士等曰朕前者到此曾指示挑濬河灣令其下椿今日觀河水已涸乘此水涸之時易於成功其徑直挑濬處須令寬濶即以所挑之土培築隄岸甚爲有益見無雨水二十日可以告竣自今東作方興夫役難於驟僱八旗並包衣屬下每佐領派護軍驍騎各二名步軍共一千令其挑濬凡人員廢官有願

濬河効力者亦令前往
康熙四十年辛巳四月戊寅
上巡閱竹絡壩河道
諭直隸巡撫李光地等曰莽牛河出水之口亦宜下埽防之隆冬冰結之時莽牛河口著照常開洩清水流於冰下則水爲冰所逼向下衝刷河底自然愈深又
閱新修石隄諭曰朕修此石隄特欲其堅而更堅之意如此則河水斷不復歸舊河此地黎民亦可安枕矣又
閱竹絡壩迤東河道大灣諭曰此地正當頂衝甚爲危險見今此處續修石隄尚未興工著速取南方運來杉木即下排椿及埽堅固修築又
諭曰觀新挑河道水流既直出柳岔口亦順河岸較前甚高而河亦深此皆被莽牛河水衝刷之故閱其地勢南岸最爲要緊故將應行堅修諸處詳行指示爾等勿謂其已成而遂

忽之
附水利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壬戌大學士等議覆河道總督靳輔疏言於高家堰之外再築重隄停止丁溪等處工程應如所請
上曰朕今挑濬此河原欲有益七州縣生民靳輔疏稱高家堰等處築隄以爲屯田可獲百餘萬錢糧朕從利益民生起見非爲錢糧也

若止為錢糧起見則不必蠲免江南陜西應徵六百餘萬矣此挑河關係緊要著戶部尚書佛倫吏部侍郎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同江南總督總漕確勘議奏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庚戌福建道御史劉珩疏言直隸永平真定等府田地應令巡撫李光地覛其近河之處引水入田耕種

上諭大學士等曰水田之利朕所洞悉已交李光地見令引水耕種水利一興田苗不憂旱澇歲必有秋其利無窮但不可太驟耳今若竟定一例諸處剋期齊舉該部復行催查則事必至於難行矣亦惟興作之後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舞各相效法於是因地制宜設法行之事必有成今觀此處亦不必開池惟如寧夏水田開濬溝渠潦則撤田中之水自渠出之旱則放渠之水引入田中災荒總可無虞矣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壬戌大學士等議覆直隸巡撫趙弘燮疏請開墾水田應准行

上曰此處水田不比江南與寧夏澤州等處水田約畧相似大都俱恃開溝以引河水今直隸河道處處俱通若開通三河縣河亦可直抵薊州昔開護城河甚有利益今朕又欲挑濬清河此河一開於右翼人衆亦大有利益矣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一月乙亥

上命江南浙江兩省在京官員齊集乾清門外召大學士張玉書等入諭之曰朕在宮中無刻不以民間疾苦為念恐遇旱澇必思豫防至巡幸各省於風俗民情無不諮詢即物性土宜皆親加詳考今歲南巡江浙見天氣久晴所經河渠港蕩之水比舊已淺即慮夏間或有亢暘之患是時麥秋雖見豐稔然南方二麥用以為麵麋者多不似北方專需麥食南

方惟賴稻米北方不獨種稻兼種黍稷粱粟此水土異宜不可强也且江浙地卑下不雨則蒸濕人不能堪有雨則涼燥人皆清爽雖稱水鄉然水溢易洩澇歲爲患尚淺旱歲爲患甚劇若北方則經月不雨亦無礙南方夏秋間經旬不雨則田皆坼裂禾苗漸槁矣故喜雨亭記云十日不雨則無禾也江浙農功全資灌溉今見其河渠港蕩比舊已淺者皆由素無瀦蓄故雨澤偶愆瀕河低田猶可戽水濟用高燥之地力無所施往往三農坐困朕茲爲民生再三籌畫永遠之計無如興水利建閘座蓄水灌田之爲善也江南之蘇松常鎮及浙江之杭嘉湖諸郡所屬州縣或近太湖或通潮汐所有河渠水口宜酌建閘座平時閉閘蓄水遇旱則開閘放水其支河港蕩淤塞者並加疏濬引水四達仍行建閘多蓄一二尺之水即可灌一二尺之高田多蓄四五尺之水即可灌溉四五尺之高田行之永

遠庶高下田畝無憂旱澇矣朕特念江浙財賦重地小民粒食所資故欲講求經久之策著該部速行文兩省督撫將各州縣河渠宜建閘蓄水之處通行確查明晰具奏以朕度之建閘之費不過四五十萬兩且南方地畝見有定數而戶口漸增偶遇歲歉艱食可虞若發帑建閘使貧民資傭工度日餬口亦善策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六

澄敘

康熙四年乙巳三月壬辰

上諭吏部都察院民生之安危由於吏治之清濁吏治之清濁全在督撫之表率若督撫清正實心愛民則下吏孰敢不潔己秉公近見各省督撫彈章祇將一二衰老微官塞責豈所屬地方果無貪酷不法之輩總由姑息徇庇不肯直糾吏治民生何所恃賴爾部院職任澄清督撫中有不肖昭著者即行參處以後督撫糾劾官員除情輕者照例處分外其列款貪酷者即行解任究審儻因循舊習不肯實心任事一并治罪

康熙六年丁未二月戊辰

上諭吏部兵部都察院國家政務委任庶官必內外大小臣工咸得其人乃可共襄治理京察大計軍政俱應於今歲舉行將內外大小

各衙門滿漢文武官員分別澄敘以勵官方應行事宜爾部院察例議奏

十一月甲子吏部遵

旨議覆工科給事中李宗孔疏請復行薦舉查考滿停止見行大計既有三年卓異之官似毋庸又行薦舉應仍照前議其所舉卓異之員不論本任內及陞轉任內一有不職應將從前申詳薦舉等官分別降革

上曰考滿與薦舉原係並行後因舉行考滿將薦舉停止舉劾關係勸懲大典今考滿既經停止薦舉仍著復行其卓異官原任有事舉薦官理宜處分至後任有事仍將前薦舉官處分亦塞薦舉之路又所擬處分之例太過著再定議具奏

康熙七年戊申六月戊子

上諭戶部向因地方官員濫徵私派苦累小民屢經嚴飭而積習未改每於正項錢糧外加

增火耗或將易知由單不行曉示設立名色恣意科斂或入私囊或賄上官致小民脂膏竭盡困苦已極朕甚憫之督撫原為察吏安民而設布政使職司錢糧釐剔奸弊乃其專責道府各官於州縣尤為親切州縣如有私派濫徵枉法婪贓情弊督撫各官斷無不知之理乃頻年以來糾疏甚少此皆受賄徇情故為隱庇即間有糾參非已經革職即物故之官其見任貪惡害民者反不行糾參甚至

已經發覺之事又為賄囑完結此等情弊深可痛恨嗣後如有前弊督撫司道等官不行嚴察揭參或經體訪察出或被科道糾參或被百姓告發將督撫一并嚴處不貸至爾部收納直隸各省解到錢糧亦須隨到隨收速給批迴毋得縱容司官筆帖式書辦等勒索作弊苦累解役倘有違法即行參奏如不行嚴禁察出將堂司各官一并從重治罪又言官於作弊害民者理應察訪指名糾參乃近日章奏大率摭拾細故苟且塞責嗣後當據實陳奏毋得挾私讐害爾部即遵諭速行直隸各省大小官員刊示曉諭百姓

康熙八年己酉八月壬申

上諭吏部國家政務惟藉羣工贊理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必各稱其職乃可以襄郅隆之化部院等衙門滿漢各官應行澄敘以示勸懲其學士尚書及三品以上堂官俱著自陳三品司官及四品以下各官爾部會同都察

院詳加甄別具奏在外總督巡撫係封疆大臣職任緊要著該部院查明任內功過稱職與否詳加甄別具奏

康熙十年辛亥五月辛酉

上諭兵部武官有防守地方緝捕盜賊之責必弓馬熟嫻方克勝任其不稱職者雖總督提督有不時糾參之例但與其糾參於後貽悞地方不如於選授之時詳加選擇以後除見任推陞各員外凡係應到部掣籤之官爾部

即考驗弓馬然後令其掣籤如有不堪者即
行題明照例給以原品頂帶停其補授
十二月癸未
上諭兵部侍郎色塞赫等曰每見爾部題授江南浙江西安諸處章京俱係有資力者於盛京寧古塔諸處員缺則屬之貧弱之人豈無情弊又護軍校即陞佐領亦屬越次不公爾部宜詳察之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己酉

上諭吏部兵部向以閩省海疆要地雖經恢復海逆未平民生凋敝撫綏防禦惟在文武大吏相與殫心料理方於兵民有裨今總督郎廷相提督段應舉自簡任以來爲時已久山谷之伏莽未靖閭閻之困苦未蘇吏治未見澄清營伍漫無整頓寇警頻聞地方蹂擾更有甚者海賊侵犯內地事前不能豫防事後不能勦禦皆由該總督提督庸懦無才職業不修所致殊負簡任之意仍令在任貽悞封疆著康親王傑書察議具奏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月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雲南巡撫伊闢疏請將隨行人員坐名題補朕思此等人員果堪用者亦復何害乃一時倉卒奏請往往不能盡當如知府知縣等官俱將此輩補授徒悞地方此後坐名題補各官概行停止吏部仍照例銓選
八月己卯

上諭吏部科道爲耳目之官關係最要必選用得人方能稱職漢官皆由行取考選補授惟滿官論俸敘陞著吏部都察院將見在滿洲給事中監察御史會同選擇堪用者仍留原任不稱職者對品調補部院衙門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九月癸酉戶部引
見各部院保舉關差官員以蘇赫臣辦事有才
與其列
上曰凡部院司官果能謹慎奉職方不僨事如

蘇赫臣及科臣莫洛輩俱狂妄自恃雖有才幹亦無足取可另行保舉以聞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部院司官內才力庸劣者曾降旨令不時糾參然參處者甚少雖有一二糾參皆係末員其實係庸劣無能多徇情面不行糾參又有狂妄好勝專恣行事者較之庸劣無能爲害更甚各部內朕所明知而徇情不參者亦有之可嚴諭部院衙門查各

屬司官內有庸劣無能狂妄好勝專恣行事之員即行指名題參

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副都御史塞克德自簡任以來並未見陳奏一事才具庸劣可令解任朕觀部院官員懶惰者甚多一遇苦差或有稱病規避者嗣後部院官員或病或有事故俱註冊以憑分別勤惰又

諭曰督撫乃封疆大臣通省民命所關

世祖皇帝時所用者尚屬循良逮至輔臣時用張長庚白如梅張自德賈漢復屈盡美韓世琦等擾害地方以致百姓困苦今之督撫較前雖覺稍愈而相沿成習尚未盡改見在浙江湖廣總督江蘇巡撫員缺最爲緊要必擇賢能補授方於地方有濟如不得其人則百姓受害不可勝言矣此三缺爾等加意詳審務得相宜之人公同舉出聽候酌用

五月辛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居官以清廉爲要今九卿若有確知其人者無論內外大小官員可據實舉奏近聞陸隴其居官甚善衆皆稱之諒非矯飾從此操守不改永著芳聲是爲真實好官耳

十二月己亥

上諭安徽按察使于成龍之父原任阿達哈哈番于得水曰爾子于成龍居官清廉惟爾教子有方特加賞賚爾其勗勉爾子殫心竭力

始終如一朕不難頻加顯擢苟末路不終辜
負國恩定行懲治亦爾家門之玷也又
名八旗漢軍都統副都統侍郎等
諭曰國家自
祖宗定鼎以來委任漢軍官員與滿洲一體其
中頗有宣猷効力者如孟喬芳張存仁輩朝
廷亦得其用比年漢軍居官者大不如初每
赴外任多攜僕從汰侈糜費惟務黷貨累民
恣肆放逸未能謹守法度如張長庚賈漢復

自色純等不可勝舉屢加申飭尚多因循未
見改轍茲者巡行江南見文武各官及軍民
人等衆口一辭稱江寧府知府于成龍清廉
愛民朕心喜悅已面加獎勵超遷爲安徽按
察使又特名于成龍父賞賜以示褒美廉吏
至意凡爾八旗漢軍人等自今以後悉宜洗
心滌慮痛除舊習或子弟官守在外宜各貽
書訓勉果有潔己愛民如于成龍者朕立行
擢用如猶怙非不悛國有常法不能爲此輩

貸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辛未

上諭吏部督撫藩臬官資相近請託易行每逢
大計各省督撫多以藩臬舉報卓異不無結
納徇情之弊著通行禁止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二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雲貴督撫及四川廣東巡
撫俱疏請征勦土司朕思從來控制苗蠻惟
在綏以恩德不宜生事騷擾今覽蔡毓榮奏

疏已稔悉其情由蓋因土司地方所產金帛
異物頗多不肖之人苛求剝削苟不遂所欲
輒以爲抗拒反叛請兵征勦在地方官則殺
少報多希冒軍功在土官則動生疑懼攜志
寒心此適足啟釁耳朕但以逆賊勦除四方
底定期於無事如蔡毓榮王繼文哈占身爲
督撫不思安靜撫綏尚誅求無已是何理也
前出征雲南趙良棟將彼等過端幾至發露
穆占之家人舉首朕寢其議若此等尚多朕

無不洞悉但事係已結朕不復究寘之覺若
至雲貴督撫居官殊無善狀或地處遼遠朕
不悉知亦未可定爾等將此諭旨傳示九卿
詹事科道令其詳議具奏

四月甲辰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公鄔黑福善坡爾盆等曰
學士常書原係微賤之人理應仰體朕委任
之意効力圖報考試之事乃伊職掌應立法
嚴肅查察情弊乃於懷挾諸弊明知不舉惟
於朕前蒙蔽行詐見今發覺被獲應將常書
革去學士改爲三等侍衛照常行走

七月庚戌

上諭吏部翰林官員內或有不善書法者或有
不能撰講章者或有不能句讀通鑑者甚有
以飲酒宴會爲事博奕爲戲者其讀書立品
思副委用裨益國事者甚少今若依部議道
缺調用恐伊等登第之後未經敭歷驟任監
司則無才之人反爲僥倖何所懲創應以學

問不及者分別一二人降調庶衆皆知儆著
吏部翰林院學士會議具奏

十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鎭國公哈爾薩爲人鑽營有
玷公爵應將此公爵令伊兄六格襲替蘇努
雖係宗室其行事乃如人之奴僕在安親王
及索額圖家諂媚行走至在議政處但遇勢
要之人發一議論伊輒唯唯聽從不敢更有
論說其阿順之態與家奴無異爾等將此旨
傳諭哈爾薩蘇努二人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甲寅

上諭吏部用人之權關係最爲重大于成龍破
壞定例將曾經超擢歷年未久如許官員保
題爾部不以爲非但稱無庸議殊屬不合且
既云直隸好官甚多今並不能拯救饑民頻
多流散如此則平日才能所辦何事武廷适
等陞轉著停止令其在任久遠効力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一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嗣後所參才力不及官員仍補授部院衙門殊未允當既因才力不及議處若仍補授錄用有何裨益著照伊等所降之級隨旗行走則旗下官員尠多且伊等曾在部院辦事自能稱旗下之任至因公詿誤降級而復用者若仍算初任年俸仍不久即陞矣應俟復用三年後無過稱職始准算初任年俸則官員方知鼓勵有過者得少分別矣可將此旨明諭九卿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二月戊申

上諭吏部觀部院衙門官員皆係總計年俸補授因而庸常者多爾等傳諭內閣及部院衙門將庸劣之員各行參奏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五月丁酉

上諭吏部國家舉行大計原期黜幽陟明使大法小廉以爲乂安民生之本所關甚重比年以來督撫等官視爲具文每將微員細事塡註塞責至眞正貪酷官員有害地方者反多瞻徇庇護不行糾參以致吏治不清民生莫遂重負朕愛養元元至意殊可痛恨今當舉行大典各督撫等官應洗心滌慮力改前轍矢公矢愼整肅官方務期舉薦一人俾衆皆知勸糾劾一人俾衆皆知儆儻仍苟且因循徇私溺職國法具存必不輕恕

壬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噶爾丹已平天下無事惟以察吏安民爲要務然官吏之賢否民生之

休戚所關朕一人端居深宮何能徧知昨巡行山陝或先聞其有聲名而居官不善者有之或竝未聞其聲名而居官實善者有之此皆上下相隔不能通達之故也雖古聖君以知人爲難朕豈料濫保行事一至於此往者江浙山東等處地方官以朕不時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優山陝官員則劣甚朕恨貪汚之吏更過於噶爾丹此後澄清吏治如圖平噶爾丹則善矣

十月己酉

上諭兵部軍政大典五年一舉所以黜陟將弁砥礪官方使賢者知勸而不肖者知儆關係甚重每見督撫提鎮不能實心奉行輒向所屬需索部費恣意誅求因而將弁以下節次侵削重爲兵害至於所舉所劾或瞻徇情面或庇護私交將尅扣額餉虛冒兵糧濫受餽遺虐取規例實係貪酷及衰憊闒冗不能騎射之員不行參劾止將微員細事草率塞責

以致貪酷庸劣之輩無所誡懲而守法奉公宣勞盡職者遏抑不彰無所激勸殊負朝廷旌別淑慝之至意爾部可即通行各督撫提鎮此次舉行軍政務矢公愼力破積弊俾舉一人衆皆以爲賢劾一人衆皆以爲不肖庶激揚咸當而國家允收得人之效倘因仍陋習不加悛改後有發覺定將督撫提鎮等官一并從重治罪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武職官員掣籤後即准赴任雖有庸劣之員該管官多瞻徇情面苟且姑容嗣後武職掣籤官員著即引見其庸劣者當能斥之

五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朕南巡至浙江見百姓生計大不如前年來已將舊欠錢糧盡行豁免其被災地方槪行賑濟恩澤屢加在百姓應比往年豐足今反不及從前者

皆因府州縣官私派侵尅餽送上司或有沽名不受而因事借端索取更甚者至微小易結案件牽連多人遲延索詐者甚多此等情弊督撫無有不知乃不肯糾察參反將行賄官員薦舉廉正官員糾劾以至民生失所殊失朕愛養元元至意且畿輔重地因朕不時巡察故無私派侵尅等弊若各省督撫俱體朕愛民至意實力奉行自然吏治澄清萬民樂業科道不畏人不徇情能將不肖劣員察

訪糾參則有司亦知忌憚令作何永革橫派嚴禁賄賂以察吏安民爾等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四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部院衙門司官皆論俸陞補或因坐臺運米議敘陞補以致庸劣者多著諭部院將該衙門庸劣司官察參其司官筆帖式內有才優者亦著保舉引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總

兵官補用千總等官秉公者少除功加及稍有優長者俱已錄用外其餘年滿千總騎射未必皆能騎射尚且不能豈可令之管轄軍士著行文各省諭令此項人員限於冬季前到京命大臣監試優者錄用不堪者革退限內不到者即令除名可諭兵部知之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五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官員薦舉卓異關係激勸大典必無加派無濫刑無盜案無錢糧拖欠無虧空倉庫銀米者方可薦卓異之選其他所開虛文俱不必入可會同九卿定議具奏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五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筆帖式自初任時即當黽勉以冀大用朕見今闔差筆帖式有從都統護軍統領之筆帖式派出者問其事務茫然不知著裁去候缺令都統取撥什庫及披甲中知書者用之護軍統領取護軍中知書者用之伊等二三年一換又各門筆帖式亦

皆裁去候缺其缺取護軍用之亦二三年一換此外再有應裁之筆帖式亦皆裁去至中書內竟有年方童稚者此皆徇情補用嗣後補授中書著引見

十月辛丑

上諭吏部令觀部院衙門司官甚是不及至有不能做稿說堂者甄別既經停止若不考察漸至廢弛爾等俱係大臣不可互相徇情或各部院官員有彼此遷轉任事未久者本衙

門堂官不能悉知其人可著九卿會同考察
參奏
十一月壬申吏部議覆山西巡撫噶禮
疏參潞安府知府白邦傑借欠官銀限
滿未完請令戴罪完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借官銀者因不能完銀治
罪若留任追賠必希圖還債以致剋剝小民
矣嗣後凡牧民官員借欠官銀不能完納即
令離任追賠已還後准其開復如不能清還

即以家產抵償如此則官銀不致虧欠而亦
無剝民之事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二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世襲之員較佐領尤爲緊要
襲職之人庸劣者甚多嗣後令該旗大臣引
見如其人善則准令承襲否則不拘其幼子
族人擇可用者令其承襲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三月戊子
上諭吏部前以補授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四省

官員不能如期到任懸缺甚多故豫發人員
備用今觀此等官員但圖以邊俸速陞居官
無一善者地方關係甚屬緊要嗣後四省停
其豫發仍照舊例歸於月選得缺人員嚴限
速催赴任如此則缺不致久懸而於地方亦
有裨益其以前發往未經得缺人員俱著掣
回各歸月分補用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昔人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舉賢退不肖正百官也二
者不可偏廢如但舉賢而不退不肖則賢者
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懲終非勸衆之道
惟黜退不肖之員則衆人方知所戒俱勉爲
好官矣
十月乙亥
上諭九卿等曰九卿內各省人俱有凡翰林中
曾差正副主考及房考者其聲名賢否必皆
知之著從公舉出優者陞用劣者革退九卿

於本省出差人員不必與議蓋伊等子弟試
而中卽以爲好試而不中卽以爲不好殊不
可爲據若不存私意賢否皆從公舉出則科
場可得淸理矣卽如月選官員悉令九卿驗
看凡出身不明行止不端者俱知畏懼不敢
謁選此甚有益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庚午
上諭吏部凡月選官員與民最親故令九卿驗
看今並未將劣員舉出嗣後月選官員內有

出身不明或係人家僕及開復官員內從前
居官有劣蹟者九卿各據所見卽行參劾黜
退如此則吏治咸修民生大有裨益將此傳
諭九卿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丁亥福建巡
撫陳瑸疏言會安縣知縣田廣運等徵
收錢糧有方居官聲名俱好懇
聖恩破格鼓舞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
火耗百姓易於輸納從前馬齊任山西巡撫
張鵬翮任浙江巡撫時錢糧俱淸楚蔣陳錫
任山東巡撫時錢糧亦淸楚外省總督巡撫
居官好少加火耗錢糧斷不至缺欠也田廣
運等俱著該部議敘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illegible]月甲寅
上諭吏部考試月選官令作八股時文大都抄
錄舊文苟且塞責嗣後不必作八股時文止
令寫履歷以三百字爲限觀其書法妍醜文
理工拙則人之優劣自可立見矣

甲子
上諭吏部各部院衙門滿洲官員在侍衛班行
走漢官每遇奏事派六員引見科員及御史
無論巡城不巡城奏事日令派出滿洲三員
漢人三員侍班翰林亦派出五員侍班此侍
班人員內如有不得來者不妨聽其缺少其
數不必補足如此伊等可得認識矣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科道官係從部員內揀選補授每年內陞外轉並未論其原陞品級一體開列今科道官內亦有即授撫提堂官者果其卓然特出雖爲布衣陞亦可不次任用況科道乎若本屬平常而不查原陞品級竟一體內陞超用未免越次[…]與九卿將科道官由何衙陞任應作何分別開列之處會議具奏

十二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員雖多能作祭文碑文者不過數人此內有人才不及不諳進退之禮者亦有一無所知飲酒遊戲者伊等俱候派考試之官如此等[…]甚備用爾等同吏部翰林院查明參革或人雖平常實有學問者不必革退或年老翰林見在修書行走者亦不必革退文部院衙門漢官員內有才力不及并懶惰者亦會同部[illegible]查明參革

癸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九卿詹事[…]保舉人員並非矢公悉有所爲或有[…]地方優劣而舉者或有自謂屏絕交遊閉戶不出而緘口不舉一人者或有自己不舉轉令他人保舉者凡此等情弊伊等以爲朕不知朕則知之甚悉也存是心者乃名教中罪人安得謂之讀書人乎如果矢志公忠則伊所舉之人一有改操之處即宜糾參矣少詹事龔鏵保舉

之人甚多伊並非外任何所見而濫行保舉耶此風漸不可長宜加懲究使知儆畏爾等會同吏部都察院查從前保人甚多而無當者悉行參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七

賞賚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辛未

上諭戶部十庫所有舊物與其虛置於此何如分賜旗下貧丁爾部即偕工部察有當給予者集議以聞尋戶部工部議覆

上命發庫內木棉絲布茶鹽衣服弓矢等物令都統等酌給各佐領下護軍撥什庫及甲兵之貧者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索額圖曰近發內帑銀十萬與提督趙良棟賞給兵民今在平涼大兵及綠旗兵俱勤勞報效大將軍圖海前往亦可酌議發帑給賞川中撤回之兵前攻取朝天七盤等處後又圖取秦州剿殺甚多凡失事皆在主將非關軍士可寫諭旨二道與大將軍圖海令申飭諸將其總督巡撫亦有失事之責

宜嚴行曉諭

乙亥

上諭平涼諸軍士曰爾等年來各處征勦為國效力之處朕悉聞知今圍攻平涼屢次衝鋒陷陣奮勇殺賊嚴冬掘壕遠道樵採備歷艱苦朕心深為憫惻茲命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統率禁旅往討逆賊雖目前國用殷繁念爾等戮力行間勤勞已久特發帑金五萬齎至軍前普加恩賜以昭朕優恤之意爾等同心協力益勵忠義速剪賊寇朕且更加優賞爾等勉之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戊辰雲南提督桑額疏言新任湖廣提督暫駐彝陵請以彝陵官兵隸其標下湖廣提標官兵屬臣統領前往雲南

上諭曰提督桑額隨大兵進取雲貴其湖廣提標官兵准入雲南提督標下俟底定之日仍回楚中彝陵鎮標官兵准為湖廣提標至於

隨參額前往官兵方事勦賊收𩏏標下官員可各加銜一等兵卒可動正項錢糧賞賚以示鼓勵

九月乙未

上諭理藩院蒙古兵隨大兵征勦雖未有奇功顯績然勤勞數年宜加恩賚其將領賜以鞍馬餘衆各給以羊令將至京師遣蒙古內大臣二人前往勞之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壬申

上召大學士以下各部員外郎以上賜宴於瀛臺

諭曰內大臣侍衛在朕左右時加賞賚惟內閣及部院諸臣比年以來辦事勤勞未沾恩賜故特召集爾等以盡一日之歡並非大宴因朕方駐瀛臺即以太液池中魚藕等物賜諸臣共食又特賜表裏爲衣亦非大賞賚可比今日宴集諸臣本當在朕前但因人衆恐恩澤未能周徧故不親莅諸臣可暢飲極歡毋拘談笑以副朕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正月乙卯

上召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賜上元節宴於乾清宮宴畢

諭曰從來君臣之分雖甚尊嚴上下之情貴相浹洽觀古昔盛時惟堂廉不隔用成交泰之美今卿等朝夕勤勞出入奏對朕心時切嘉念特將內廐馬匹擇其馴良易於控御者頒賜卿等加以內紵卿等其各承受示朕優眷之懷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月甲寅

上諭副都統巴圖一等侍衛阿南達等曰邊外八旗蒙古與在內八旗一體朕未嘗分別內外今朕巡行之次見其衣食窮乏朕心深爲惻然可通行曉諭所過地方蒙古人等有鰥寡孤獨老病不得其所者令其來見加恩賞賚且因其來見朕亦可悉其生計嗣是每日諸蒙古人等各扶老攜幼至

行宮前叩首

上詳問年齒生理須賜洒食并令酌量給與銀兩布疋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軍功議敘恤賞俱關緊要如遲延日期往返杳查恐奸宄之徒舞文作巧易生弊端朕思此等貧兵早給一日恤賞便得早受一日實惠此後著一槩速行議敘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九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佐領伊庫等所送黑龍江官莊壯丁若至其地已過耕種之時則無所得食矣可遣戶部司官一員往察之果逾耕種之期無食者量與之粟以資贍養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九月辛酉

上諭戶部今歲畿內充賜田畝鮮穫朕所深悉被災人民已施恩蠲賑八旗田莊俱在畿輔近地固屬災傷滿洲蒙古漢軍甲兵皆須養馬原資禾稼以供飼秣今穀既不登芻豆必至騰貴雖給有月餉銀米可以贍育家口貧之兵丁經營草料恐滋困累朕殊用軫念著詳察實係窮兵無力養馬者開列名數送部自本年十月起至來年秋成時止其馬匹所需錢糧應加給賜以昭朕一體愛恤兵民之意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月丙申理藩院議覆運送賞給米穀

上曰此賞給米穀調蒙古騾駝馬匹運送時值

寒冬輸輓甚難況來領米穀之人不能運到必致沿邊糶賣則貧人不能皆沾實惠今應量折銀給之庶到彼甚易而貧人得沾實惠也又

諭曰投誠喀爾喀已給地居住今定例之初應將喀爾喀并議凡一應差役維均則人不偏勞差往扎賴特等處人役俱由喜峯口行走則喀喇沁等旗甚爲偏累若出山海關由盛京地方法庫口行走道路甚便不勞可至喀

喇沁等旗亦免偏累古北口喜峯口外見各
有五十家一村設為驛站自此至科爾沁等
處其間亦須照此例於各旗內察出貧窮之
人給與牛羊等物使為產業設立驛站則貧
者咸得生理而各處亦免苦累其傳問朝正
諸王貝勒台吉等具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二月戊子

上諭兵部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銳驍勇遇寇
必克所向無敵前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官兵
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剿滅致失機會罔奏膚
功朕心為之不懌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
凡兩舉朕躬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
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
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旣
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勵所致
心深為嘉悅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
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無職掌官照護軍給
一月錢糧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

轄職掌官員悉賞給內庫緞疋共賞賜緞疋
戶部會同內務府議奏此番閱武時官員內
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恤將士
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捕緝
盜賊巡查道路等役甚為勞苦步軍亦各賞
給一月錢糧管步軍官亦各賞給緞疋獎勸
恤勞用稱朕意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正月乙酉

上諭中路督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等曰
大軍討寇全賴兵力內外滿洲漢軍綠旗諸
路從征兵丁俱已各加恩賚其外省調集步
兵輓運軍糧載途況瘁尤可軫念所有每月
應支銀米本營照常支給俾贍養家口仍各
給與行糧以為道路之資所運米石如悉依
期輓至克濟軍需不致虧缺遲悞俟大兵凱
旋准補入馬兵營伍用彰獎勸有效力勤敏
才堪拔擢者爾等可記名彙奏以俟酌用兵
丁勞苦飢寒凡督運大臣官員宜時加撫循

慰勉庶人爭自効踴躍赴功西路輓運兵丁
亦照此例行爾等可移文各該巡撫通行傳
諭示朕體恤軍士至意

九月戊寅

上賜宣化府騎兵張家口步兵白金
諭曰此銀爾等可留家中日用俟到張家口再
給米糧爾等安營可附近行宮屯扎以便不
時賞給

十月甲申朔

上駐蹕鄂羅音布拉克
諭隨駕戶部尚書馬齊曰大將軍費揚古所領
軍士甚爲勞苦食用必致缺乏欲將朕所用
牲口發去道路遙遠必致疲痱且到日必遲
可遣人往尚書班第處取殺虎口大同等處
見存銀五千兩遣官送至大將軍費揚古軍
前酌買皮裘牛羊等物給與從征軍士

戊申

上駐蹕衮赫圖爾根郭爾之南右衛兵自軍前
至
上親視賜食傳
諭曰戎行効力我朝之常朕欲勦滅噶爾丹親
統大軍進討噶爾丹望風逃竄遇爾西路之
兵遂大敗之爾等乏糧步行而能奮勇敗敵
殊爲可嘉是以朕親臨賜食盡免爾等所借
官庫銀加恩於陣亡及被創病故之人衆官
兵叩首謝恩歡聲動地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閏三月辛丑

上諭內大臣明珠曰鄂爾多斯貝勒松阿喇布
等各率其兵隨駕勞苦爾其率學士黃茂齋
銀前去同左都御史于成龍賞鄂爾多斯見
到之兵務使均沾實惠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三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御極以來無時不以民生
爲念雖纖微之事亦不肯稍有怠忽勤勞已
四十餘年矣今四海奠安民生富庶而河工
適又告成朕欲頒詔天下大沛恩賚故星夜

回鑾詔內欵項爾等可會同詳閱

十一月甲寅

上召兵部侍郎布雅努近前

諭曰朕巡歷諸省觀綠旗兵丁無如提督潘育龍之兵者射既熟嫻人復矯健此皆統率將領之訓練有方也自提督以下官員可俱加一級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一月甲戌

上諭戶部尚書希福納等曰今時屆嚴寒步軍每夜巡邏殊可憐憫著賞撥什庫銀各五兩布各二疋步軍銀各四兩布各二疋若家下人則諭令伊主以所賞銀布與之勿得扣取

是日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等今屆歲暮朕欲恩賞兵丁爾等將所統兵丁細查曾出兵從獵十次者爲一等七次者爲一等或中傷有功牌者亦入在十次一等之內其餘者另作一等共分爲三等此內有

不曾出兵從獵一次者亦開明具奏爾等務行嚴查若少有徇庇其該管官員必斥退之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歲天下老人爲朕六旬大慶皆從數千里而來應賜伊等筵宴然後遣回著查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漢人大學士以下民以上年逾六十五歲者奏聞老人內有艱於動履不能前來者聽之其能來者俱令之來即不能來者朕亦另行頒賜今天時漸熱賜宴後即令回籍耕種其家奴勿入所查數內又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以至包衣佐領下不論官員閒散人等年七十以上老婦亦著查奏俟老人賜宴後再定一日送詣

皇太后宮賜宴有艱於動履不能前來者聽之其能來者俱令之來若有貧乏不能來者著各屬協助車馬使之前來俱開確實年歲不可揑報再傳諭宗人府諸王以下宗室子孫內二十歲以下十歲以上選擇其聰明堪供

任使者六七十人令於耆老前執爵即朕子
孫亦令之出宗室外不用他人也
壬寅宴直隸各省見任致仕給還原品
文武漢大臣官員士庶等年九十以上
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
人七十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
十五以上者一千八百四十六人於暢
春園正門前傳
諭衆老人曰今日之宴朕遣子孫宗室執爵授
飲分頒食品爾等與宴時勿得起立以示朕

優待老人至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一月甲戌
上諭戸部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無分中外凡
兵民生計未嘗一日不為勤求也自勦滅三
逆以後為八旗甲兵詳加籌畫曾頒發帑金
數百萬兩代清積逋又賫其匱絀復賞銀數
百萬兩凡隨圍出征雖給行月錢糧官駝馬
匹猶恐用度不繼設立八旗官庫以濟官兵

康熙四十五年復施恩將官庫未經扣完銀
三百九十五萬六千六百餘兩盡與除免嗣
後官庫事務漸至擾亂故停止八旗之庫設
立總庫自茲以來官兵有益庫內案件亦甚
清楚但每月扣取錢糧朕甚為廑念曾有無
耻積惡撥什庫侵欺兵餉朕故交與戸部將
兩月錢糧一次支放俱令給與本人近聞領
取銀兩兵丁甫出部門即被人持去公庫既
行扣除又復償還私債兵丁所剩甚少以此
養贍室家奉行差務斷然不足朕每懷及此

深切軫惻茲特大沛恩施式弘撫育停止公
庫將見今未行扣完銀一百九十六萬八千
兩有奇通行豁免自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為
始著給與兵丁全分銀兩爾部即傳諭八旗
都統等出示通曉俾咸知朕優恤禁旅至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七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八

蠲賑一

康熙三年甲辰六月庚申

上諭戶部等衙門各項錢糧關係國計民生必徵輸起解歷年淸楚然後國用有裨軍需不匱小民無催科之擾官員免參罰之累向因直隸各省自順治元年至十七年拖欠銀共二千七百萬兩有餘米七百萬石有餘藥材十九萬觔有餘紬絹布匹等項九萬有餘先曾有旨應作何催徵作何蠲免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今據奏將河南湖廣等省所欠錢糧內有議蠲免者有仍催徵者此累年積欠錢糧豈盡屬小民之故與前者假託催徵貪汚官吏科派小民侵吞入己者甚多此皆貪官汚吏侵尅那移擅借運糧官侵漁解糧官役自用盜賊劫奪火燒水溺等項拖欠至此而追徵之時有將人繫獄

者亦有實欠在民雖遇恩詔未得盡蠲免者若將此項嚴催小民無故派徵見任官空受處分且以此拖欠錢糧撥給兵丁必致兵餉缺額尤爲無益況不肖官役嚴加追比借端多派小民朕甚憫之今將自順治元年以來十五年以前所欠銀米藥材紬絹布匹等項錢糧悉予蠲免其先經議處官員人等不議外見在催徵監禁追比各犯之罪俱著寬釋以後貪官奸吏若將奉旨蠲免款項復借端

苛擾派徵加等從重治罪至直隸各省兵丁征勦守禦効力備極勞苦惟需糧餉以資生計向因新舊兼徵錢糧不完以致兵餉亦多歷欠十五年以前所欠兵餉理應找給但民欠錢糧俱經蠲免不必復給自順治十六年以來所欠兵餉俱著找給以後務按期支給俾兵丁無內顧之憂乃副朕軍民一視同仁至意如仍前將應給兵餉不實給發及違禁侵尅那用等弊從重治罪爾等通行曉諭俾咸知朕意

康熙七年戊申七月丁未

上諭戶部小民資生惟賴田畝一遇災祲禾稼損傷誠可憫惻急宜蠲賦以昭恩恤嗣後凡有水旱蝗蝻等災有司官星夜申報督撫督撫各照駐劄附近地方隨帶人役務極減少一切執事盡行撤去勿致累民將被災田畝作速親勘定明分數造册達部照例蠲免務令人沾實惠爾部速飭直隸各省遵行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甲午

上諭戶部淮揚所屬地方歲比不登屢廑朕懷今年又遭水災黃淮交漲堤岸衝決百姓室廬多被淹沒夏麥未獲登場秋禾播種水潦難施民生失所特差部臣速行踏勘准動正項錢糧存積銀米將饑民賑濟但被災之民旣無耕穫何以輸糧如再加催科愈不堪命今年淮揚所屬被災地方應徵錢糧爾部速行酌議蠲免以副朕恤災愛民至意

康熙十年辛亥三月己巳

上諭戶部項因差往江南郎中禪塔海奏事來
京朕面詢民生休戚據奏淮安一帶地方水
患未消人民饑饉流移前雖行賑濟今無以
餬口困窮已甚聞此情形深切憫惻民爲邦
本如斯困苦豈可不速行拯救今應卽行差
官前往賑濟或就近截留漕米或動支庫內
銀兩糴米給散饑民爾部速議具奏

六月壬午

上諭理藩院聞蘇尼特等八旗人民被災牲畜
俱死難以存活朕心深爲惻然爾部會同禮
部太僕寺將馬場之馬與禮部所管之牛羊
酌量派出賞給被災之人

康熙十一年壬子四月己卯

上諭戶部江南連年水旱相仍災傷甚重所有
舊欠錢糧若一并追徵民生愈苦朕甚不忍
其以前未完錢糧實係逋欠在民者可暫停
徵俟民力稍蘇時再行請旨

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辛亥

上諭戶部江南蘇松常鎮淮揚六府連年災荒
民生困苦與別處不同朕心時切軫念除今
年錢糧已經派撥兵餉外其蘇松等六府康
熙十三年分地丁正項錢糧特行蠲免其半
以昭朕存恤災黎至意

壬戌甘肅巡撫花善奏稱鞏昌府屬西
和禮縣去年疫癘盛行牛驢倒斃甚衆
若待請
旨散賑恐播種愆期已於康熙十一年徵解銀
內發買耕牛於積貯屯糧內散給籽種
并計口量賑部議該撫未經題請任意
違例不合應交吏部議處其擅動銀穀
仍令賠補

上曰此所支銀穀旣經給發小民巡撫司道府
等官免其賠補議處

六月甲子

上諭戶部江南泰州積水決堤淹沒田畝正賦

已悉豁免尚有牧馬場租等雜辦銀兩小民
無從措納可並除之
九月丙戌
上諭戶部山東寧海州荒蕪地二千七百餘頃
逃亡戶三千餘丁累年逋賦小民力難賠補
自康熙九年以後錢糧如數悉爲豁免仍敕
巡撫設法招徠勸墾
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辛丑
上諭戶部江南清河安東鹽城興化高郵寶應
泰州山陽諸州縣疊被水災雖已經蠲賑而
將來涸出田地收穫之期尚遠賦無從出按
期徵課必致累民爾部行查涸出地畝其應
徵額賦及漕項漕糧俱俟三年後起徵
康熙十七年戊午閏三月丙辰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海寇盤踞廈門諸處勾
連山賊煽亂地方皆由閩地瀕海居民爲之
藉也應如順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將界外百
姓遷移內地仍申嚴海禁絕其交通但竆苦

之民一旦遷徙必棄其田舍難以爲生殊可
憫惻可將本年地丁額賦差徭雜項盡行豁
除該督撫揀委能員料理俾安輯得所勿致
苦累
六月癸酉
上諭戶部浙江屬江山西安等十九縣溫衢各
衛所逼近閩中首先被陷百姓困苦其康熙
十六年以前錢糧槩從蠲免并令該督撫多
方招徠避賊黎庶各還故土俾事耕墾
十一月庚戌
上諭內閣學士噶爾圖屯泰曰遵化州所屬有
附近湯泉之妻子山袁各莊啓新莊梁家莊
石家莊此五莊供辦徭役其一年地丁錢糧
俱令蠲免如今歲已經徵收准於來歲蠲免
至鮎魚關城內外居民七十一家免其本年
正供外仍每戶賜銀二兩爾等從戶部支取
親閱分給所蠲錢糧令州官卽傳諭妻子山
等莊及鮎魚關居民務使均沾實惠

康熙十八年己未二月己巳

上諭戶部江西舊欠錢糧屢經督撫及科道等官奏請蠲免朕已洞悉但當逆賊煽亂之時各省地方與賊接壤者被其侵犯迫而從逆情非得已故於平定之後其舊欠錢糧悉行蠲免江西於賊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輒行倡亂廣信南康饒州奉新寧州宜黃安仁永新永豐彭澤湖口瀘溪玉山鉛山等處所在背叛紳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嘯聚抗拒官軍或運送糧米助張賊勢或布散偽劄煽誘良民或窩藏奸細潛通消息輕負國恩相率從逆以致寇氛益熾兵力多分遲延平定之期勞師費餉揆厥所由良可痛恨即今田廬蕩析家室仳離皆其自作之孽逋賦未蠲職此之故但思逆寇漸經殲除地方凋敝追比舊欠民困愈深朕心殊為不忍其康熙十六年以前舊欠錢糧著盡行蠲免爾部即行該督撫通行曉示務使小民均沾實惠以昭朕愛養

百姓至意

四月庚寅

上諭戶部江南財賦繁多如舊欠無徵錢糧更行追比恐累小民其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錢糧俱行蠲免其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錢糧俱令於十九年始分年帶徵以紓民力著該撫通行曉諭務令均沾實惠以副朕休養斯民至意

康熙十九年庚申二月丙戌

上諭戶部尚書伊桑阿曰朕聞宣府等處歲值大祲貧民乏食甚至鬻賣妻子以求存活夫人孰不愛其室家哉乃欲延朝夕之命而割其所親慘惻莫甚焉其遣爾部郎中明額禮馳驛速往會同地方官賑濟急拯艱危以紓朕懷

三月己未

上諭御史洪之傑曰據奏賑粥期滿請行停止朕思饑民流集京師今非麥熟之時若資遣

還鄉仍恐失所著添設粥厰於五城關廂外再行賑粥兩月俟麥收之時聽其各回鄉里

四月庚辰

上諭戶部前差兩部侍郎薩穆哈賑濟直隸饑民至春麥收成之時停止今聞春麥已枯秋成難定其間災重地方麥旣無望饑民何以聊生仍著薩穆哈等前往賑濟直接秋收勿令災黎有失生理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壬戌

上諭戶部比年以來宣府大同屢罹饑饉而邊外蒙古亦復凶荒故發宣大二府存貯米石盡用賑濟朕思邊境糧儲所關最要古稱三年九年之蓄蓋令侯甸藩籬通爲之計豈僅謂公廩之充盈已也養人足食道貴變通可發京倉米二十萬石運往宣大備用其運送米石用就近地方驛站車夫不致糜費兩部派才能官一員前往會同該撫確議以聞

六月丙戌

上遣員外郎穆稱額等往大同賑濟

諭之曰前爾等奏饑民因賑濟又得雨澤不至流移各安其業頃朕復遣人往視人民饑餒流移如故雨澤猶然未降則所云賑濟尙未徧及矣前此姑置不問爾毋自護前非朕知之最悉今往同撫臣賑濟務令饑民得遂其生及作何設法拯救確議奏聞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辛巳

上諭戶部黔省爲滇南孔道地瘠民貧大兵凱旋輓輸芻糗供應人夫極其浩繁且起解吳逆家口絡繹運送不無苦累小民竭力供億生計艱難朕心深爲憫惻所有本年秋冬及來年春夏應徵地丁正項錢糧盡行蠲免以示朕軫恤民隱之至意

十二月丙辰

上諭戶部陝西西安甘肅等處前當大兵進勦之時轉輸糧糗辦運芻茭一應軍需取給閭里小民由陸路供億勞費煩多今旣經蕩平

朕心時切軫念康熙二十三年應徵地丁各
項錢糧著蠲三分之一以昭朕眷念民生勞
苦之意又山西崞縣忻州定襄五臺代州振
武衛新經地震被災頗重雖經遣官賑濟仍
應量行加恩以示軫恤其被壓身故民人所
有康熙二十三年應徵地丁錢糧著與全免
其房舍倒壞力不能修者丁銀全免地畝錢
糧著免十分之四爾部速行該地方曉諭小
民務俾各沾實惠如有司官役借端朦混私

行重徵者或經參奏或被告發將經管各官
從重治罪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癸未

上諭戶部民爲邦本必年穀順成家給人足乃
愜朕撫育羣生之至意比者巡行近畿見閭
閻生計僅支日用米價漸貴民食艱難又聞
河南地方年歲荒歉所在苦饑小民無以資
生恐致流移失所朕心深切軫念直隸河南
應作何賑濟事宜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

議具奏

四月丁酉河南巡撫王日藻疏請發常
平倉穀賑濟饑民

上諭大學士等曰設立常平原爲饑荒之備可
令速行賑濟隨遣戶部郎中吳什巴往河南
諭之曰賑濟饑民最爲迫切爾其馳驛速往同
該撫察賑務令得沾實惠其被荒地方錢糧
亦詳查奏請酌量蠲免不得將未被災地方
錢糧借端混入槩行奏請須嚴飭該司道官

員令其確查申報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丁丑戶部題
賑濟順德等處饑民應如撫臣所請令
地方官捐助

上曰朕聞順德河間真定廣平等處百姓殊苦
饑饉今正值青黃未接之時不速賑濟恐致
流移離去鄉土可令巡撫動支正項錢糧亟
行賑濟以救災黎

辛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南巡時見閭閻疾苦深爲軫念所經過地方如此其他省可知今國帑充足朕欲蠲免直隸各省明歲錢糧以紓民困爾等會同戶部豫行酌議俾天下均沾實惠其直隸順德等府正在饑荒且此地供應甚多徭役殷繁今宜卽行議蠲直隸撫循得所實爲有益爾等會同戶部議奏

四月辛丑

上諭戶部朕撫御方夏愛養黎元早作夜思勤

求治理閭閻疾苦無時不深軫念欲使民生樂業比屋豐盈惟當己責蠲租萬姓得沾實惠直隸地方頻遇旱災小民匱乏宜加恩恤順永保河等處圈佔地方應徵康熙二十一年地丁錢糧已經詔行蠲免所有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盡與豁除其順永保河未經圈佔地方及眞順廣大等處康熙二十四年應徵地丁各項正賦俱著免三分之一爾部速檄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

使人人得被實澤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私行重徵者或經察奏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爾部卽遵諭行

九月丙寅漕運總督徐旭齡疏報淮揚等處水災請行賑濟戶部議賑濟事應令地方官料理

上諭曰淮揚等處疊罹水患百姓被災甚苦朕心深爲惻惻若令地方官賑濟恐災黎未沾實惠應急爲拯救使小民不致流移失所可

速遣部院堂官一員馳往踏勘情形具題到日詳議奏聞

十一月己未戶部議侍郎蘇赫往勘淮揚水災疏請免被災百姓錢糧將運丁所餘米麥賑濟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國用亦云充足前曾令詳察各省錢糧於來歲蠲免夫欲使民被實惠莫如蠲免錢糧朕南巡時觀宿遷邳州百姓生計今年尚可支持淮揚等處饑民已經被

災不能辦納錢糧今雖免本年錢糧百姓沾
恩有限須將明歲錢糧一并蠲免庶於民大
有裨益至直隸各省遇災錢糧亦欲蠲免爾
等會同戶部將被災地方蠲免錢糧數目一
并察明詳議具奏

庚申

上諭戶部朕惟自古帝王統一寰區懋宣德化
必子惠黎元勤求民莫幹止寧咸家給人足
而後世躋雍熙治登上理朕御極以來宵旰

圖治未敢即安念切民依思培邦本雖編氓
漸得遂生而閭閻正資惠養欲使羣生樂利
比戶豐盈惟頻行減賦蠲租萬姓得沾實惠
前此用兵以來河南湖北兩省人民轉輸供
億勞費繁多特沛仁恩以昭軫恤所有康熙
二十五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可免其半其
康熙二十四年未完錢糧盡與豁除又直隸
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縣興化縣邳
州高郵州鹽城縣山東郯城縣魚臺縣地方
今年重罹水災小民艱苦亦應加恩軫恤所
有康熙二十四年秋冬二季二十五年春夏
地丁各項錢糧俱與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
官通行曉諭務使人人均沾恩膏以副朕愛
育羣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混
及私行重徵者該督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
如該督撫徇隱不行糾舉或經參奏或經告
發定行一并從重治罪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九月庚寅

上諭戶部自古帝王撫馭九有軫念民依凡鞠

謀生養爲計甚周猶以賜復蠲租爲布德行
仁之要務朕嘉與海內元元共圖樂利弛征
減賦時廑於懷惟頻渙恩施俾萬姓得沾實
惠念直隸畿輔重地天下根本寬租之詔屢
沛但順天永平保定河間較之畿南諸府差
徭加倍供億尤劇又湖南福建四川貴州地
方昔年爲賊竊踞民遭苦累今雖獲有寧宇
更宜培養以厚民生其將直隸順永保河四

府及四川貴州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俱著蠲免二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著悉與豁免湖南福建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秋冬二季二十七年春夏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與盡行豁免

十二月戊辰

上諭戶部朕惟自古帝王撫馭寰區勤宣德意必軫恤民隱加惠閭閻俾黎元樂業比戶豐

盈則化洽時雍治登隆理朕念切民依勸謀生養欲使羣生樂利幹止寧成惟頻行減賦蠲租庶萬姓得沾實惠前念直隸畿輔重地王化所先宜大沛恩膏用培邦本而順永保河四府地方人民較之畿南差役倍多繁苦故將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同湖南福建四川貴州四省錢糧盡與蠲免比慮兵餉或有不敷與順廣大四府地方未經一體蠲免今聞此四府人民亦有艱苦朕心深為軫念宜速施渥澤均示仁恩著將此四府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俱行蠲免爾部速遵諭行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九月乙未大學士等會同戶部奏稱蠲免江寧等七府陝西全省錢糧合計六百萬有餘亘古以來未有如此之多者臣等不敢輕議

上曰朕從愛百姓起見六百餘萬未足為多也

十一月辛丑

上諭戶部朕惟自古帝王統御萬方乂安九有

殫心懷保節愛攸先期於物力充裕爰以惠養黎元俾膏澤旁流咸蒙美利朕自御極以來軫恤民依力圖休養惟理財為國家之大經蠲貸為愛民之實政歷年敦崇節儉嚴核浮冒蓋欲為布德行惠之資邇年各省錢糧雖已次第蠲免但江蘇所屬各郡縣為財賦重地額徵錢糧甲於他省且累歲輸將供億効力惟勤茲用大沛恩膏除漕項錢糧外所

有康熙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俱令蠲免二十六年未完錢糧亦悉與豁免又陝西省錢糧前雖已曾蠲免但念該省人民用兵之際轉輸餽餉効力可念再宜加恩以弘樂利其康熙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糧亦俱與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小民均沾實惠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七月丙辰

上諭戶部朕巡幸江南凡所經歷之地於編氓疾苦必詳加體察如傷念切每沛恩膏勿令一物不得其所朕過邳州親見彼處田地多爲水淹耕耘既無所施賦稅於何取辦若仍徵收錢糧小民必致重困其見在被淹田畝應納地丁及漕項錢糧俱行蠲免歷年逋欠亦盡與豁除該督撫卽行出示徧曉窮鄉仍不時廉察倘有仍行私徵者題參從重治罪以副朕愛恤民生至意

九月庚戌戶部議覆郎中殷特等會同直隸巡撫于成龍疏言察勘直屬被災地方七八九分不等請照定例按分數酌免錢糧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小民生計最多苦辛今人動稱耕九餘三談何容易農家終歲勤動幸遇有秋而穀價又賤欲辦八口衣食與來歲耕種之資猶恐不足安得寬然有餘一遇歉歲不免顚連困苦矣惟富饒業戶陳陳相因賤買貴賣每獲厚利然賴有富戶居積猶得散糶民間以濟荒歉若使盡爲災黎其何以堪自古帝王生長深宮少知稼穡艱難與民生疾苦朕軫念民艱時常巡省周諮博訪悉知窮簷困踣之狀實可哀憐直隸被災地方本年未徵錢糧及康熙二十九年春夏二季錢糧俱應蠲免著候諭旨行

十月辛巳戶部議覆盛京遼陽與京屯莊所種田地因亢旱及霜隕米穀不收

應免其納租務會盛京戶部詳討所需
米數採買賑濟
上曰盛京地方今年亢旱米糧不收聞兵丁見
在買米而食朕心深切軫念其令戶部侍郎
阿山乘驛速往與盛京各部大臣公同察明
量其度歲所需令內務府官往取莊上所有
之米散給俾得均沾實惠
是日理藩院議喀爾喀信順額爾克戴
青等六台吉所屬之人饑饉難以度日
應遣官將殺虎口倉內所貯之米給發

上曰給發此米可差賢能司官前往勿令減少
照數取給務令得沾實惠若米內有雜和糠
土及給發短少等弊發覺之日將給發官員
從重議處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二月乙丑
上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曰昨歲畿輔荒歉
朕慮民食維艱或至流離失所既蠲除其田
租矣復特發帑金三十萬兩并動支常平等

倉粟令該撫徧行賑貸蓋期災黎得所毋使
離散也今聞通衢相近之民雖已獲沾恩澤
而僻壤窮簷究不能自存至於越鄉去土者
甚衆夫小民流移若此則司牧大吏所賑救
者安在耶前所發三十萬帑金未審如何散
給所在人民有無轉徙應遣部院大臣往加
詳察至於四方流民率多就食京師今年五
城粥廠雖經倍給銀米寬其期日但恐饑氓
漸集無以徧贍罔克均沾恩惠宜增設粥廠
擇各部滿漢賢能司官俾親賑焉爾等其會
議以聞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二月甲申
上諭戶部朕撫御寰區三十年以來早夜圖維
惟以愛育蒼生俾咸臻安阜為念比歲各省
額徵錢糧業已次第蠲豁其歲運漕米向來
未經議免朕時切軫懷所有京通各倉米穀
撙節支給數載於茲今覈歷年儲積之粟足
供三年給放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

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徵外湖
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著自
康熙三十二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寧
京口杭州荊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豫行積
貯著將康熙三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
截留十萬石存貯倉厫令該地方官敬慎
視以備需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八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九

蠲賑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二月甲申

上諭戶部朕勤求治理念切民依凡有往來人
等必以年歲之豐歉雨澤之有無一切閭閻
情形備悉諮訪前聞陝西西安鳳翔各屬饑
荒已經特頒諭旨蠲免錢糧並發帑金專遣
大臣賑濟仍撥給別省錢糧刻期運送務使
均沾實惠今獲更生近又聞須賑之前尚有
貧民散入四方流離失業勢不能復還鄉井
倘不曲加撫綏必致轉於溝壑深爲可憫凡
流民所至地方應令該省督撫董率有司官
員區畫賑濟令各得所其賑過人數及有能
酌量資給俾回原籍者一併造冊具奏至於
湖廣襄陽等處距潼關相近且道路平坦易
於轉輸襄陽等處所有積貯倉穀應令該督
撫運至潼關陝西督撫接受轉運庶於散給

兵餉賑濟饑民均有裨益

十月己卯

上諭戶部陝西西安等處連歲凶荒繼以疾疫因而閭閻失業游致流移朕軫念民艱焦勞宵旰自去歲冬月以來須發帑金蠲免正賦輓運積穀轉輸漕糧屢遣大臣察勘多方賑濟念國家所重惟在養民目今秦省雖薄有秋收但民力匱乏已極倘非格外加恩無以使積困盡甦轉徙盡復陝西所屬府州縣衛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悉予免徵從前所有積欠亦悉予豁免務俾比屋均沾實惠小民咸慶更生用稱朕子惠元元撫育安全至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八月甲戌

上諭戶部朕撫御寰宇夙夜孜孜惟以實惠及民俾登康阜篤念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磽瘠民生艱苦與內地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恤廣西貴州四川雲南四省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念育民之道無如寬賦矧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恩則閭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米著悉蠲免仍行該督撫徧加曉諭令人均沾恩澤以稱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奏劾從重治罪

九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江浙二省今年夏旱雖不成災秋收諒必有限若漕糧照常徵收恐民食將至匱乏朕為此常切軫念除浙江漕糧已經改於今年蠲免外其江南漕糧今年或三分免一或免一半俟至該省應蠲年分將今年所免米石照數補徵起運於漕糧既無缺少官民大有裨益

十一月甲子

上諭戶部朕念切民生時廑宵旰或在宮禁之

中或經巡省之地務以編氓疾苦備悉諮詢
其從各省來京陛見官員及往來奉使人等
亦無不以該省雨澤曾否應時田畝有無收
穫並閭閻資生情形一一體訪比年以來因
國家經費尚充遂將各省地丁額賦及舊欠
錢糧節次蠲免即從前未經停徵之漕糧亦
逐年免徵總欲使海隅蒼生培固元氣庶臻
於家給人足之風今歲畿輔地方雖禾稼未
穫稔收初意小民餬口之需猶足資給生計

未必遂致艱難頃者展謁
山陵沿途訪察民隱今歲雨水過溢田禾歉收
米價翔貴又聞順天河間保定永平四府所
屬皆然目前米價既貴將來春夏之際價値
益昂小民必艱粒食此朕目所親覩若來年
錢糧仍然徵收朕心實有未忍順天河間保
定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三年應徵地丁銀米
著通行蠲免所有歷年舊欠悉予豁除行文
該撫曉諭各屬務令人沾實惠以副朕子育
黎元至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辛酉
上諭戶部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地方前
因蝗旱災傷民生困苦已經蠲免額賦並加
賑濟而被荒失業之衆猶未盡覩幹寧其康
熙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
米銀若仍令帶徵剋期完納誠恐閭閻力絀
益致艱難著將所欠錢糧五十八萬一千六
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通行

蠲豁用紓民力爾部行文該撫嚴飭該府州
縣官悉心奉行務必人沾實惠倘有已完在
官捏稱民欠及已奉蠲免仍復重徵官吏作
奸使漁中飽一有發覺定以軍法從事遇赦
不宥

五月癸丑戶部議覆江南江西總督傅
拉塔疏言鹽城高郵等處水涸田地求
免徵糧應不准行
上曰糧從地出此地尙爲水浸若徵錢糧則於

民甚困致治之道民爲最要凡事於民生有益卽宜行之此水浸之田皆令免徵錢糧

七月壬午

上諭戶部盛京等處去歲禾稼不登粒食艱窘聞今年收穫亦未豐稔米穀仍貴兵民生計恐致匱乏盛京等處地方關係緊要朕心時切軫念著遣部院堂官一員前往自甲兵以至匠役當差人等有不能餬口者將人口數目查明賑濟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五月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副都統齊蘭布等自盛京還奏言今歲盛京亢旱麥禾不成米價翔貴雖市有糶粟而窮兵力不能糴遂致重困盛京根本之地可令侍郎朱都納學士嵩祝等馳驛迅往會同盛京將軍副都統諸臣詳察窮乏之者於去歲海運米二萬石中動支一萬石計會散給令可食至秋成餘一萬石平價發糶兵民均有裨益又諸地有告糧乏之者遣城守尉部員賢能者散給賑之如一萬石不足散給發糶其速以聞

七月戊子

上諭戶部盛京地方比歲荒歉糧食艱難朕心軫念本欲巡行省問疾苦情形徧敷恩澤今雖停止東行而所在貧窶兵丁尙望臨幸是宜仍加恩恤用裨資生應作何加恩爾部議奏又盛京兵丁錢糧兩季支領未支領前兵丁每至稱貸嗣後按月支給今歲秋禾不甚豐茂恐生計漸難今自冬以至來秋應作何賑給不致失所共計需糧若干著盛京將軍副都統會同盛京戶部侍郎察明詳晝具奏

九月癸未

上諭內閣學士嵩祝曰盛京將軍等疏請給米但言兵丁而已其

陵上執事人等及衆百姓並不言及此皆朕赤子爾等亦可會同將軍查明一幷散給若使海運之米明年可到盛京兵民方可無慮

是日

上諭戸部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所屬地方今歲水潦三農歉收朕巡行所至徧處諮訪聞高阜之產尚有秋成而窪下之田被潦者多所收穫不能相敵雖經勘災須賑不致仳離失所而額辦錢糧若仍徵取民力匱乏難以輸將朕心深切不忍著將四府康熙三十五年地丁銀米全予蠲免用示寬恤其霸州雄縣香河寳坻皆有水道可以轉輸

每處著發米二萬石各差司官一員齎往照彼地時價減價發糶以資民食著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均沾實惠副朕軫念災黎至意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壬辰內閣學士陶岱往盛京賑濟奏請由天津海口運米至盛京

上曰從天津海口運米但以新造船與商船轉運尚恐船少應遣人往福建將軍督撫處勸諭走洋商船使來貿易至時用以運米仍給以傭值其裝載貨物但收正稅槩免雜費往取此船著各部院衙門派出賢能司官筆帖式各一員令馳驛前去

九月丙子

上諭戸部宣化府錢糧前已屢經蠲免但比年以來所屬各州縣牧養軍前需用馬匹又大兵絡繹往來雖各有支給經費而供億甚繁殊勞民力朕巡幸經臨深切軫念著將康熙三十六年宣化府屬地丁銀米全予蠲豁仍

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民閒均沾實惠以副朕寬恤黎元至意

十二月己丑

上諭戸部朕惟治天下之要惟以乂安民生爲急顧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師旅方今寰宇昇平人咸樂業獨厄魯特噶爾丹敢犯邊塞荼毒生靈朕思爲邊境人民永絕後患故特遣發貔貅分道進勦朕躬不憚勤勞以今歲春月親統中路大兵深入無水

草之地直抵拖諾比噶爾丹聞朕親臨盡棄輜重倉皇宵遁適與西路大兵相遇大敗潰散俘獲其人口其寨桑等來歸甚衆而噶爾丹收殘賊千餘人仍竄伏枯倫白爾齊爾等處地方朕於冬月復統軍出邊相機勦撫行抵鄂爾多斯於是厄魯特人民來歸者絡繹相屬噶爾丹力窮勢蹙亦遣格壘沽英具奏乞降隨經頒示敕諭許其歸順惟是噶爾丹乃狡詐叵測之人其果否來降未可深信應仍厲兵秣馬待來歲出師撲勦務絕根株比

年以來軍前需用馬匹在大同府屬牧養者甚多措辦草料等項雖俱支用正項錢糧而供億浩繁殊勞民力但必此賊盡滅然後邊外蒙古賴以輯寧而在內生民亦獲休息師旅之興大非得已該郡官民尚各勉力急公勿以煩苦爲慮朕茲從邊外回蹕雲中深軫民力之艱用沛特恩以示寬恤康熙三十六年大同府屬州縣衛所應徵地丁銀米著全

予蠲免俟噶爾丹殄滅之後朕自誕布德音渙敷麻澤爾部卽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咸悉朕惠愛黎元至意

辛亥

上諭戸部朕惟治安天下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寬賦爲要朕於一切事務倘少有動用民力之處卽厪懷殷切刻不能忘比年以來因厄魯特噶爾丹狂逞逆命遣發大兵分道進勦軍興供億不得已而煩民力甘肅所屬各州縣衛所及榆林等處沿

邊各州縣衛所適當師行要道餽養軍前需用馬匹並大兵往來經過各項措辦雖俱支給正項錢糧而供億繁多閭閻勞苦朕心深用軫念著將康熙三十六年甘肅巡撫所屬州縣衛所陝西巡撫所屬榆林等沿邊州縣衛所地丁銀米盡行蠲免行文各該撫徧加曉諭務俾小民均沾實惠稱朕體恤黎元至意甘肅所屬銀米既經全免需用錢糧著於

鄰近省分作速撥給爾部卽遵諭行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戊寅

上諭戶部淮揚徐各處去歲水勢驟發被災小民困苦萬狀朕心深爲憫惻康熙三十五年一應錢糧著盡行蠲免其三十四年未完錢糧於三十七年帶徵著卽通行曉示務使災民均沾實惠

二月戊申

上諭山西巡撫倭倫曰朕撫御區宇念切民依

故不憚勤勞親歷邊境惟孳孳以靖寇安民爲急茲簡約扈從人員從大同一路緣邊地方進指寧夏因徧察閭閻生聚及土壤肥瘠收穫豐歉之狀邊民生計維艱雖一切供御之物纖毫不以累民而乘輿臨幸宜敷恢澤除大同額賦已有諭旨豁免外其經過岢嵐州河曲縣保德州所屬地方並各衛所康熙三十六年應徵地丁銀米通行蠲免爾卽行令該管官吏張示徧諭務俾窮鄉僻壤均沾實惠

四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山西巡撫倭倫以去歲山西數州縣歉收今年米價甚貴奏聞頃噶爾丹殲滅天下悉已無事惟愛養兵民爲要務山西米價騰貴民生困苦朕聞之中懷軫惻扈從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等前來乘坐船站之船現有水手若至湖灘河朔後將此船逆流牽挽回至寧夏甚難前亦曾諭總督吳

赫就此船將湖灘河朔積貯米或五千石或再加多量行裝載交巡撫倭倫所屬賢能官員轉運順流而下至保德州減價平糶於民大有裨益著學士黃茂前往率部院司官二員同行侍郎安布祿留此監發米石

九月乙巳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疏言沿河被水之十八莊請計其人數將黑龍江所貯米糧散給

上諭戶部理藩院朕前至寧夏黑龍江將軍薩

布素會奏伊處收貯糧米三萬餘石年久漸
朽與其積之腐爛何若散之為有益乎且出
陳可濟軍糧易新便於收貯宜如所請行

十月壬戌

上諭戶部比年出師討寇總為中外民生永圖
休息故不憚勞苦遠歷邊塞其一切飛芻輓
粟皆動支正供額賦不使累及閭閻獨是大
兵牧馬及三次師行出入皆經山西地方緣
邊州縣衛所固屬勉力急公其餘郡縣雖非

師旅所經亦有協辦轉輸行齎居送之事且
該省歲屢不登穀價翔貴民間生計甚屬艱
難朕乘輿頻臨目所親覩軫念殷切未嘗一
日釋懷昨歲曾有諭旨俟噶爾丹殄滅之後
誕敷德澤今寇氛蕩滌邊境敉寧是宜格外
加恩用綏黎庶康熙三十七年山西通省地
丁銀米一槩蠲免爾部移文該撫令徧飭各
屬實心奉行務俾深山窮谷均沾德惠倘借
端徵派澤不下究事覺定行從重治罪

十一月甲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省被災地方巡撫先行奏
聞俟部覆之後始行察勘被災分數直隸山
東近地猶可若遠省則往返奏請為時既久
雖議蠲賑於民無及嗣後有被災宜報者即
將分數一并察報該部亦一并議覆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二月辛亥

上諭戶部據山西巡撫倭倫奏平定州十一州
縣連年歉收米價騰貴民間乏食朕心深為

軫念此十一州縣所欠康熙三十六年錢糧
行令該撫查明到日蠲免并將各倉所貯米
穀即行賑濟毋致流離失所有妨耕種

五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行天津閱視沿河隄岸
見山東饑民流移至直隸者尚多小民遭此
荒歉若仍於秋間徵其逋欠百姓豈能上納
泰安州等二十七州縣本年錢糧著於來秋
徵收

庚寅戶部議覆山西巡撫倭倫疏言靜樂等五縣未完康熙三十六年錢糧請緩至本年十月全完應如所請

上諭曰山西省康熙三十七年錢糧已有諭旨通行蠲免今靜樂等縣未完康熙三十六年錢糧倘於本年徵收則小民仍有催徵之累爾部不行詳察照該撫所題具奏殊屬不合其未完錢糧著於康熙三十八年帶徵

十月丁卯

上諭戶部盛京係

列祖創興之地朕謁祭

陵寢咨詢民瘼承德等州縣今歲田禾未獲全登宜加恩恤應徵米豆槀行蠲免爾部即移文該府尹徧示閭閻家喻戶曉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愛民至意

十一月乙未

上諭戶部淮安揚州鳳陽等處比年水患頻仍淺漫隄岸田多淹沒耕穫無從百姓艱於粒食朕時加軫恤屢賑屢蠲被災地方賴以安堵但念久歉之餘恐致貧生匱乏朕廑憫殷切未嘗稍釋於懷前此雖頻敷庥澤至再至三用裨羣黎生計猶恐開春東作農事艱難若不大沛恩施安能令小民各得其所著將海州山陽安東鹽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壽州泗州亳州鳳陽臨淮懷遠五河虹縣蒙城盱眙靈璧等州縣並被災各衛所康熙三十八年一切地丁銀米等項及漕糧盡行蠲免務使民間均沾實惠以副朕體恤元元

生息愛養至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辛未

上南巡閱視爛泥淺等處

諭戶部朕君臨天下期於黎民樂業各獲其所凡興利除害之事靡不舉行蠲免賑濟之恩靡不下逮比年以來因淮揚所屬地方疊罹水患業已歲蠲額賦賑恤頻施又動支數百萬帑金責令在河諸臣於應挑應築之處酌

量修理欲使泛溢之水匯歸入海被淹之田
廬涸出庶底幹寧乃糜費錢糧卒不能使積
淹有歸田廬未涸民生未遂朕聞之惻然軫
懷值玆四海無事之時欲將一切修舉事宜
詳閱指示用是躬親臨幸沿途審視黃河水
勢咨訪地方父老比至歸仁隄高家堰量度
地形高下應挑應築一一明示河臣惟是被
淹地方米價騰涌生計維艱朕目擊民依深
用廑念著將漕糧截留十萬石於高郵寶應

興化泰州鹽城山陽江都受災七州縣各留
一萬石悉較時價減值發糶餘米三萬石著
於邳州留八千石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四縣
各留五千五百石亦較時價減糶此各州縣
發糶之米著就近交與漕運總督河道總督
邳州著遣司官一員前往監視再截留米十
萬石於揚州淮安各收貯五萬石此應留漕
糧不論何處米石著就近截留

壬午

上駐蹕無錫縣

諭戶部東南為財賦重地朕時加軫念頻歲以
來雖在邊塞用兵之際未嘗不早夜殷殷睠
懷寬恤玆以中外昇平特事巡省並閱河工
比至江南觀察民間饒瘠之狀見淮南北地
方疊罹水患深用惻然已經屢蠲屢賑仍命
截留漕糧減價平糶其各州縣雖市肆安輯
耕鑿恬熙而額賦浩繁民生拮据歷年逋負
計算日增江蘇安徽所屬舊欠帶徵錢糧幾
及百萬念小民方供新稅復急舊逋物力維

艱勢難兼辦應沛特恩槩行蠲豁除康熙三
十三年恩詔內已經赦免外其康熙三十四
五六年奏銷未完民欠一應地丁錢糧米豆
麥雜稅爾部行文該督撫察明俱著免徵務
飭有司悉心奉行俾窮簷蔀屋均沾實惠如
有已徵在官詭稱民欠希圖侵蝕肥已者一
經發覺定從重治罪凡厥官吏軍民宜咸知
朕意

辛卯

上駐蹕杭州府

諭戶部朕因淮揚地方數被水患躬臨巡省目擊田廬淹沒之苦深加軫恤旣截留漕糧以濟民生仍蠲除積欠以紓民困其昨歲淮揚兩屬被災錢糧曾經該督撫具題部議照例減免三分今念百姓餬口維艱安能辦賦應破常格用沛特恩淮安府屬海州山陽安東鹽城揚州府屬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九州縣竝淮安大河二衞康熙三十七年未完地丁漕項等銀一十九萬兩有奇米麥十一萬石有奇著全予蠲免

乙未

上諭戶部朕以省方問俗巡歷三吳比至浙省見沿路農桑雖徧隴畝而地有肥磽時有豐歉歷年正供錢糧因輸納維艱致多逋負已准分年帶徵而新舊之賦取給一時恐力作之民終難兼辦應通行蠲豁以弘厥澤除康熙三十三年以前恩詔赦免外其康熙三十四五六年奏銷未完民欠地丁錢糧米豆麥雜稅著一槩免徵爾部行文該督撫責令有司悉心奉行務俾均沾實惠毋俾官吏以完作欠詭詞侵蝕致干重罪

四月乙卯

上駐蹕江寧府

諭戶部朕巡幸江南徧察地方疾苦深知民間生計艱難將通省積欠錢糧盡行蠲免所過州縣有被災甚重者俱經賑濟務俾得所茲聞鳳陽府屬去歲潦災甚重是用破格加恩以示優恤康熙三十七年該府屬壽州泗州亳州鳳陽臨淮懷遠五河虹縣蒙城盱眙靈璧十一州縣竝泗州一衞未完地丁漕項等銀米著一槩免徵

五月甲戌

上駐蹕李海務

諭戶部朕巡省民生風俗南至江浙茲以回蹕

行經山東沿途延見父老咨詢農事幸今歲
雨暘時若二麥繼登小民可以無憂粒食但
前年被災泰安等二十七州縣生計尚未豐
盈宜更加恩休養所有康熙三十六年未完
地丁銀米俱著免徵其康熙三十七年應徵
錢糧原因災傷令於康熙三十八年完納今
念一歲之內並輸二歲之租恐物力艱難未
能兼辦著分作三年帶徵以示寬恤爾部移
文該撫轉飭有司明白張示務使窮鄉僻壤
均沾實惠以無負朝廷曲軫民依至意

七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慮各處閘壩俱已閉塞大
水一至必至泛溢屢諭于成龍作速挑濬芒
稻人字兩河今竟未挑濬卒如朕言著速行
文巡撫宋犖令親赴揚州淮安收養被水百
姓江西巡撫馬如龍前奏江西地方連年大
熟今歲亦有秋著行文馬如龍令運米十萬
石至揚州淮安交與宋犖或煮粥或賑濟相

機而行

十一月己亥

上諭戶部朕思小民生計惟農畝是賴必年穀
順成斯衣食無缺淮安揚州所屬州縣衛歷
年以來河流浸漫田廬編氓艱於粒食朕心
深切軫念已將康熙三十八年錢糧俱行蠲
免今春南巡目覩民間疾苦恐致失所復將
康熙三十七年未完錢糧盡予豁除諭令所
司將沿河隄岸堅固修築乃修防未竣夏秋
又致衝決田廬盡沒水中特命該撫往駐被

災地方動支積貯米穀並將漕糧截留親行
賑給今念清口河流未通民田仍遭淹沒耕
穫無從百姓饘粥尚且艱難來年租賦安能
輸辦著將被災海州山陽安東鹽城大河衛
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等州縣衛康熙三
十九年地丁銀米等項及漕糧漕項銀兩盡
行蠲免速令該督撫通行曉諭務俾均沾實
惠以副朕拯恤災黎至意

壬寅

上諭戶部朕君臨天下撫馭兆人無日不以休養生息爲念嘉與元元共圖豐樂蠲租賜復時切於懷故從前於直隸各省權其緩急先後頻渙恩施今海宇昇平四方無事欲使普天率土咸登饒阜惟湖南地方素稱魚米之鄉比年雖年穀順成而民間猶未盡充裕是用格外加恩以綏黎庶所有康熙三十九年湖南所屬地丁雜稅等項錢糧著一槩蠲免移文該督撫令徧飭所屬實心奉行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月乙酉江蘇巡撫宋犖以賑濟淮揚饑民米石奏聞

上曰朕發內帑修理各處隄岸總爲下河民生起見河工一日不竣下河之民一日不得樂業朕甚惻然今歲漕運可截留二十萬石交付宋犖備賑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

蠲賑三

康熙四十年辛巳二月癸酉

上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曰朕歷年省耕畿甸諮訪民隱屢行蠲賑加惠黎元近見霸州大城文安地居窪下被水最甚雖遇豐年民猶艱食其三州縣累年積逋及本年應徵地丁正項察明豁免務使窮民咸沾實惠如有勢豪土棍包攬侵冒不肖有司聽行吏作弊指富作貧假捏災傷以致澤不下究據實題參期於民困獲蘇以副朕愛養軫恤之意

十月己未

上諭戶部朕孜孜圖治宵旰靡寧於民生疾苦時切軫念甘肅等處地方切近邊陲土瘠田薄今年雨澤愆期田禾多有未穫閭閻饑困朕心深用憫惻已特飭該督撫等官將被災之處親行蠲賑令其得所更念來歲青黃不

接西土小民輸納維艱著將甘肅巡撫所屬州縣衛所康熙四十一年分地丁錢糧通行豁免地方有司務期切實奉行毋令官吏借端侵漁俾小民得均沾實惠以副朕軫恤災黎至意

癸亥

上諭戶部朕惟帝王致治裕民為先免賦蠲租實為要務矧江蘇等處地方尤為財賦重地朕比年巡幸東南目擊民艱多方軫恤令其安乂猶恐有司奉行不力德澤未盡下究民生罕遂康阜莫登茲將江蘇巡撫所屬州縣等處除漕項外康熙四十一年地丁錢糧盡行蠲免地方有司務期實意奉行使閭閻窮黎均沾實惠庶幾民生樂利豐裕可期倘不肖官吏陽奉陰違私立名色借端科派恣行侵尅負朕愛養生民至意事發定行正法決不姑貸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蠲賦爲愛民要務徵取錢糧原爲國用不足國用若足多取奚爲比年以來附近省分俱屢行寬免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未得常邀蠲恤今戶部庫帑有四千五百萬兩每年並無靡費國帑大有羸餘朕欲將此四省四十三年錢糧悉行蠲免倘更寛裕幷及廣東省亦令蠲免其蠲免四省諭旨明春卽行曉示庶經費易爲措置也

丙辰

上諭戶部今歲山東河南地方俱報豐稔惟被災州縣民多匱乏頃朕巡幸至德州見有一二災民流移載塗者詢問疾苦深爲軫念雖據山東巡撫稱被災州縣已令地方官發粟散賑但自冬徂夏青黃不接之際須賑不繼無以資生應行山東河南兩省巡撫凡被災地方令有司加意賑濟至明歲麥收時方止其災傷田糧雖已照分數蠲免猶恐被災之後民力艱難宜更沛特恩用加休養山東萊蕪新泰東平沂州蒙陰沂水河南永城虞城夏邑被災州縣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除漕項外著察明通行蠲免該地方官務悉心奉行俾閭巷窮黎均沾實惠以無負朕宵旰勤民殷殷軫恤至意又

諭曰從來致治之道裕民爲先故必蠲免田租時加膏澤而後閭閻充足永享樂利之休朕臨御以來咨求民瘼蠲賑頻施誠恐小民疾苦未蘇生業未遂用是宵旰靡寧江北田土

瘠薄生計尤艱朕心彌切軫念著將安徽巡撫所屬府州縣衛等處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除漕項外通行蠲免地方有司務切實奉行俾小民得沾實惠以副朕愛養黎元至意倘不肖官吏陽奉陰違或借端苛取澤不下究事發定從重治罪不宥又

諭曰朕撫御寰區四十餘年無一刻不以民生爲念天下至大兆民至衆惟恐窮鄉僻壤百姓疾苦不能上達所以孜孜勤求未嘗少懈

天時水旱自古有之備荒之法全頼督撫得人倘平日虧空一遇歉薄莫知所措遂諱災不報視民命如草芥何以爲民父母況秦省不通水運若不謹於蓋藏儉歲難於賑恤河西一帶地方素稱貧瘠雖免康熙四十一年錢糧民生未裕再將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通行蠲免該督撫遍示所屬地方務使閭閻均沾實惠以副朕愛養元元至意如有不肖有司違旨私徵希圖侵蝕者督撫察叅從

重治罪或被傍人告發或被科道糾劾該督撫一并嚴議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月壬申

上諭戸部朕甲子己巳兩次南巡路經東省見民生豐裕士庶樂利近來淮黃告成朕不辭遠涉減從輕裝待旦而興夜分乃寐再經齊魯存問民生休戚似不及甲子己巳朕深憫怛如痌瘝之在抱也若閭閻蓄積有餘卽遇有水旱亦不致困苦今特加恩蠲恤用弘愛養朕所經過地方德州平原禹城齊河歷城長清恩縣夏津武城館陶臨清清平博平堂邑聊城東阿陽穀壽張滕縣嶧縣二十州縣康熙四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著通行蠲免濟南府屬之海豐利津霑化兗州府屬之寧陽滋陽泗水金鄉單縣曹縣鄆城曲阜費縣十二縣去歲農收歉薄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錢糧亦行免徵其去歲曾被水災之東平新泰蒙陰沂州沂水萊蕪六州縣康熙四十一

年未完錢糧亦著全免其泰安鄒城魚臺汶上嘉祥鉅野濟寧七州縣雖未成災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錢糧俱著蠲免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著分三年帶徵爾部卽移文該撫率各州縣有司詳愼奉行務令人沾實惠戸有餘藏以稱朕重期黎元殷阜之至意

二月丁丑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朕經過泰安新泰蒙陰沂州郯城等州縣見民有饑色應卽行賑

救經過地方雖經賑濟蠲免錢糧但州縣倉
穀年久朽爛無裨於散賑今著漕運總督桑
額以漕米二萬石付爾揀選賢能官員運至
濟寧州兗州府等處卽行賑濟桑額亦將米
二萬石於泰安州一路散給又將收稅有力
之官七員並發在京旗民犯罪降級贖罪人
一百名伊等俱照養蒙古例以所用之多寡
分別議敘

壬午

上南巡舟過邵伯更樓
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此地舊日被災情狀與
今山東饑民無異豈朕今日覩此地安居景
象而忘山東之饑民乎朕念運糧賑濟事不
可緩乘今日順風爾作速回淸江料理轉運
截留漕糧差官前往山東散賑

七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歲山東雨水連緜黎民被
災若不豫爲賑濟一經逃散難復安集今當
照前養山東饑民例多遣人員令其撫養爾
等可會同九卿議奏

己巳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等曰
今六月內因有二王之事朕心不勝悲慟至
今猶未釋然至饑民救養之計未嘗時刻不
厪於懷近有蘇州織造李煦人來詢知鄒城
至泰安田穀稍有可望由泰安至德州被災
甚重今歲口外田穀大收口內各處田禾俱
屬平常合共計算所糴之穀必不能多今應

將漕糧多行截留與山東沿河州縣村鎮俱
各存貯以備賑濟平糶之用朕意八旗滿洲
蒙古漢軍佐領一千有餘每三佐領下共出
一人可得三百人每三佐領借與銀三千兩
分派各州縣仍照前去人員贍養饑民至來
年七月爲期及今八月內可卽到彼爾等確
議具奏至東省今歲錢糧漕米俱應速行停
徵爲此手書特諭

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賑濟山東饑民事關緊要應差大臣分爲三路每路差大臣一員將先派去人員一并往返巡察於事有益自泰安至郯城爲中路著穆和倫去自濟南至登州爲東路著辛保去自德州至濟寧爲西路著卞永譽去截留漕糧亦屬緊要總漕桑額現今無事著作速前來親看截留其賑濟饑民人員所領雖係公物而勉力自効有濟於民事

竣回時一并議敘

八月丙子

上諭戶部邳州等處地方屢被災傷不減於東省但尚有水路可通著該督撫親往察閱應作何速行拯濟一面須賑一面奏聞俟具題到日將應蠲豁錢糧另議具奏

十月壬午

上諭戶部山東省去歲收成各州縣豐歉不一今春朕南巡過山東時已分別被災輕重蠲

免錢糧並遣効力人員星馳賑濟比及回鑾東省又告潦災朕宵旰軫懷悉心籌畫截留漕糧平價發糶兼出帑金遣八旗人員分道散賑仍於三路各遣大臣經理所在饑民庶得資以全活不致仳離失所猶念被災之後民力未紓宜更加德澤以弘休養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有積年錢糧拖欠在民者亦著察明免徵行文該撫率所屬有司詳愼奉行務令人沾實惠有違旨私徵者察出定行從重治罪仍令各州縣遍示曉

諭俾窮鄉僻壤咸悉朕惓惓惠愛災黎至意又朕南巡回時原擬蠲浙省明歲錢糧茲因東省災傷先行蠲免其浙省錢糧俟至明歲另須諭旨

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山東巡撫布政使將賑濟饑民人員齎去銀兩俱收布政司庫內迄今尚未賑濟如此則賑濟之事不致遲誤乎

此項銀兩俱自京師發往並非伊等庫內之銀且前往賑濟人員係三佐領合同薦舉殷實才能之人王國昌等但可查其養饑民之優劣其錢糧浪費與否乃賑濟官員干係與伊等何涉而爲收貯乎是何意見朕所不解此又劉暟之詭計也況派去三百餘員不作速分派地方俱令久留濟南必致米價騰貴人皆受困可將朕旨速交該部移咨王國昌等

十一月戊午

上諭四川陝西總督覺羅華顯陝西巡撫鄂海甘肅巡撫齊世武等曰朕撫有區夏思臻上理期於舉世乂安宵旰勤勞未嘗少釋而秦省爲天下要地時廑朕懷曩者連歲荒旱所司未經奏報朕訪聞得實卽多方籌畫運米賑救一由襄陽運至商州一命河臣由黃河運至潼關一由湖灘河朔運至渭河一由甘肅運至西安分行賑濟蠲正賦免宿逋安集流離秦民始得少蘇自康熙三十二年遣皇長子允禔致祭華山以來雨暘時若年穀豐登閭閻稍有起色但秦省關係最重且不通水運撫綏尤宜加意故不憚隆冬跋履風霜遠臨茲土見百姓歡迎載道且知今歲有秋地方文武官吏更能恪勤奉職滿漢軍士亦皆訓練有方朕心甚悅凡巡幸所至必大沛恩膏今將陝西巡撫及甘肅巡撫所屬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各項積欠銀米草豆錢糧盡行蠲免俟四十三年直隸各省咸獲豐稔當將秦省四十四年正供亦行免徵該督撫通行曉諭俾窮鄉僻壤小民均沾實惠倘有不肖有司希圖侵蝕以致澤不下究該督撫嚴加訪察據實指參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三月庚戌

上諭八旗都統等曰聞京城附近有山東之民河間之民行乞頗衆已於五城給食而施與

未均或不徧及著八旗各於本旗城外分三處煮粥飼之八旗諸王亦於八門之外施粥大爲利濟今已派出諸人赴山東養民但此輩俱集京師求乞若不如此設法賑濟則皆立斃矣茲派出鑲黃旗國舅佟國維正黃旗內大臣明珠正白旗內大臣阿密達尚書馬爾漢伊家人衆監散爲易其他五旗著派大臣家計殷實者監賑凡粥廠所飼之民病則醫治歿則棺殮至給粥時詳加識認恐此處

旣食又顧之他務使淸楚周徧爲善如或怠玩施不周徧察出兹罪都統副都統斷不輕恕至漢大臣有仰副朕旨施賑者亦分爲三處內務府大臣亦將內務府人分爲三處俱令殷實可托之人監賑

六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覲山東巡撫所奏今歲春麥大穫又問自山東省來人咸云民生大有起色不似從前被災景象此甚非易致也山東百姓今始獲甦明歲錢糧不可急徵若秋田有收再當商酌爾等識之俟十月十一月間啓奏

十月甲戌

上諭戶部今歲直隸地方雨暘應候禾稼有秋各郡民生皆獲安恒業惟是去歲山東被災之民自冬月以迄春夏流離轉徙入順天河間境內者甚多於時設廠煮糜所在賑救而米價至今未減誠恐近畿一路閭井小民拙

於生計是宜加恩寬恤用弘休養順天河間二府屬康熙四十四年應徵地丁銀米著俱蠲免該巡撫卽飭府州縣官徧諭窮鄉僻壤以副朝廷優軫畿輔黎氓至意又

諭曰山東比年歉收民生艱窘朕焦勞宵旰未嘗頃刻稍釋於懷康熙四十一年錢糧旣分別減免帶徵又停四十二年徵收蠲四十三年額賦截漕平糶發帑賑施遣用多員分道贍養有就食京城者復設廠煮糜命滿漢官

員資送回籍給以籽粒之需然後民間漸有起色今歲幸風雨和調二麥畢登秋禾稔穫流移悉返里閭復業者咸安耕鑿朕於往來山東人員備加詢問深用心慰但念被災之餘甫離重困若非大敷恩澤終不能遽底盈寧將康熙四十四年山東省應徵地丁銀米等項除漕糧外悉行蠲免從來水旱靡常撫綏百姓之道全視大小官吏實心講求庶幾民有攸濟諭旨到日該巡撫卽飭有司張示曉諭務俾通省均沾實惠仍牖導小民撙節葢藏期於比戶皆有餘蓄則於朕惓惓爲民經畫之意可以無負矣又

諭日朕昨歲南巡至浙江見其農桑徧野戸口蕃殖閭閻氣象較勝於康熙三十八年巡幸之時甚爲心慰浙省錢糧雖前此屢經蠲貸而朕車駕親臨應更敷恩寬恤俾民生益加充裕當回鑾以後卽擬免康熙四十三年額賦因山東急賑災荒遂爾少緩茲直隸各省

皆獲有秋特申前命康熙四十四年浙江通省應徵地丁銀米等項除漕糧外著俱蠲免諭旨到日該督撫卽嚴飭有司張示徧諭務使窮簷蔀屋均沾實惠地方大小官吏仍不時訓誡小民令各守分節用不論年歲豐歉咸有葢藏庶無負朝廷殷殷愛養賜租給復之至意

辛巳

上諭戸部朕宵旰孳孳惟以康濟生民爲念每歲四方水旱皆諭令各督撫不時奏聞仍簡遣人員馳往各路諮詢農事有自外省來者必詳問所過地方雨暘耕作之狀凡以民生所重無如粒食不得不預爲經畫也康熙四十一年冬朕巡幸至山東德州聞知萊蕪等六州縣民被災傷卽將四十二年錢糧悉予豁免及四十二年春南巡視河經行泰安一路見其閭閻生聚遠不逮於從前隨下諭詳察被災州縣蠲除額賦竝動倉穀賑濟但蠲

賑雖行而人民甚屬窘迫非以贍養蒙古之法行之不能立遂生計再三籌策乃命官民願效力者百餘人星速前赴山東計口授糧給衣濟用兼量助牛種等物貧窶之民皆賴以全活比朕避暑口外覺夏月雨水頗多即命行文移問山東等省而東省果告潦災秋禾失收民滋困苦但地方人情猶帖然安堵此即遣官養民之實效也因又下諭增益多員分往被水失收處再加賑濟顧各州縣地

廣人衆需費浩繁猶必大張賑施方能徧及特命漕臣親赴東省截留漕糧五十萬石分貯沿河鎮市衝要之地散賑而外即平價發糶又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每三佐領各派一人計得三百餘人此所派人員每佐領帑金一千兩給之並備車輛駝馬等物令分往山東各州縣照前遣人員贍養以至來年七月爲期其登青萊三府則截留漕米由天津海道運至其地每府各三萬石又遣大臣

三員分三路往來巡視稽覈散賑事宜酌定平糶價值而民間始盡沾實惠至於未經散賑之際饑民有流入京城者老幼仳離急於得食爰於今歲正月命八旗王貝勒大臣內務府官員並漢大臣官員設廠數十處煮賑一月有餘復念饑民拋棄鄉土久住京師究非長策於是遣官僱募船隻悉送還籍仍給以銀兩爲日用籽粒之資而流移之人遂得復安本業入夏以來風雨調和二麥稔登秋

田多稼該省呈進穀穗合之往來人等奏對之語朕心始爲大慰夫水旱災傷事所時有非恃廟堂之上多方賑救則民將何依朕爲山左勞心籌畫者兩載於茲迺幸奏有成效今三路大臣及該撫俱奏年穀順成民生得所賑事告竣前後效力諸臣宜加獎勸去歲春秋二次遣往養民各員著察明議敘內有自出己力贍養饑民者從優議奏其在京捐銀及資送回籍人員亦著一併議敘東省停

止陞轉官員俱令照常陞轉
十一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歲春間正青黃不接之時當自正月為始於京師及通州地方發倉米照今年例平糶爾等會同戶部議奏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五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日直隸巡撫趙弘燮摺奏河間數州縣歷年拖欠錢糧請分年帶徵朕已批發令其具題至直隸各省歷年拖欠錢

糧總數著交戶部查明速奏內有民困無徵者酌量豁免
甲戌
上諭戶部朕宵旰圖維勤求民隱每欲數蠲貸之恩以為閭閻留有餘之力直隸山東地方康熙四十二年偶遇災荒因特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額賦並康熙四十一年以前積欠錢糧直隸則順天河間兩府康熙四十四年額賦亦俱行豁免今雖屢年收穫民氣漸舒而所有宿逋尚應輸納朕念黎元方有起色辦賦猶艱若一時新舊並徵勢難兼應宜更寬恤以弘休養直隸自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各府屬未完民欠銀八萬二千七百兩有奇糧五千九百石有奇山東省康熙四十二年各府屬未完民欠銀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七百兩有奇糧五千九百石有奇或現在徵取或分年帶徵俱著蠲免俾小民悉除逋負之累倘應徵舊欠有現完納在官者卽准抵本年正賦諭旨到日各該撫

速行所屬有司徧示曉諭倘有不肖官吏朦混徵收不與開除明白者該撫卽時參劾嚴加治罪
十月己酉
上諭戶部朕子育黎元日求所以休養利濟之道念惟賜租減賦實有裨益於民生直隸各省錢糧次第全蠲一年者業經數舉獨是歷歲逋負積累加增舊稅新徵勢難兼辦縱使

稍寬民力分年帶輸而督令續完仍多拮据
朕軫懷及此深切軫恤用是大沛恩膏俾閭
閻獲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叅罰直隸山東積
欠錢糧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陝西甘肅江
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各省
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二百一
十二萬二千七百兩有奇糧十萬五千七百
石有奇著按數通行豁免或舊欠已完在官
而現年錢糧未完足者亦准扣抵

十一月甲戌
上諭戶部今歲漢江水大南鄭等縣城垣田舍
被水衝沒且米價騰貴小民艱食所有本年
應徵錢糧著豁免明年以後地丁錢糧亦暫
行停徵俟應徵收之年該督撫察明具奏起
科現在被災人民著督撫速行賑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月乙酉
上諭戶部江南地方頻年雨暘時若百穀阜成
閭井黎氓咸得遂生樂業但民間宿鮮蓋藏
禦荒無術一遇歲歉即有匱乏之憂朕屢次
南巡素所洞悉今年自夏入秋雨澤愆期該
督撫先後奏至朕念小民久未被災驟罹荒
旱所關甚鉅業令敕令停徵並發倉穀賑濟
顧倉儲數少未足徧給惟各州縣截留漕米
可以實惠及民目下時已屆冬著總漕桑額
會同總督邵穆布巡撫于準親歷各州縣被
災地方備加察勘將今年所徵漕糧每州縣
或留八九萬石或留十萬石酌量足支給賑
濟之數分別多寡存留支散及今漕米尚未

開兌截現收之糧以濟待哺之衆實於民生
大有裨益此朕殷殷懷保赤子軫念如傷之
至意爾部即移文該督等實心奉行仍開具
賑濟實數奏聞又
諭曰從來漕糧關係倉儲最爲重要每歲刻期
輸輓概不停徵即蠲除節年額賦亦不及漕
項朕前以國家經費尚充曾有酌免漕糧之
事係出特恩去年頒發諭旨已將江南省民

欠地丁銀米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通行豁
免而漕項所欠尚在徵收今念江南地方現
被旱災除新徵糧米另有諭旨酌量截留散
賑外其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江蘇巡撫所屬
各府州縣未完民欠漕項銀六十八萬七千
兩有奇米麥三十一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著
該撫一一察明悉與豁免用舒閭閻之餘力
俾辦額運之正供事切利民蠲逾常格爾部
行文該撫令張示遍諭務使均沾實惠以稱
朕深軫民依之意

十一月己酉朔

上諭戶部江南浙江地方賦役殷繁倍於他省
朕屢經巡歷時切朕懷比年以來業已節次
敷恩頻行蠲貸頃因兩省偶被旱災隨命按
數減徵豁免漕欠並分截本年漕糧令該督
撫親往散賑猶念民間素鮮積儲生計不充
非更加格外滋培則荒歉之餘未能驟臻康
阜茲特再施恩澤用弘休養康熙四十七年
江南浙江通省人丁共額徵銀六十九萬七
千七百餘兩著悉予蠲免其今年被災安徽
所屬七州縣三衛江蘇所屬二十五州縣三
衛應徵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共二百九十
七萬五千二百餘兩糧三十九萬二千餘石
浙江二十州縣一所應徵康熙四十七年田
畝銀九十六萬一千五百餘兩糧九萬六千
餘石俱著免徵所有舊欠帶徵銀米並暫停
追取俟開徵時一併輸納務使小民一歲之
內絕跡公庭安處隴畝俾得優游作息經理
農桑庶幾閭里氣象可以日加豐豫諭旨到
日該督撫體朕惠愛黎元至意各飭有司實
心奉行仍張示通令知悉倘蠲除不實致有
侵冒察出從重治罪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十月戊午

上諭戶部朕屢次南巡見閭里殷阜之象遠不
逮於舊時雖不時蠲免額賦停徵積逋僅可
支吾卒歲絕無餘積朕每念及此未嘗不爲

之惻然去年江南浙江兩省俱被旱荒多方軫恤民力稍蘇迨今歲復報潦災旋經照例蠲賑並留漕資濟但歲再不登生計益匱欲令辦賦力必難供康熙四十八年除漕米外江南通省地丁銀四百七十五萬四百兩有奇浙江通省地丁銀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兩有奇著全行蠲免所有舊欠帶徵銀米仍暫行停止此朕因江浙二省為東南重地特於格外施仁用弘休養之至意該督撫各飭有

司張示徧諭務令窮鄉蔀屋咸共知悉倘或別借事端侵肎徵派事發定從重治罪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一

蠲賑四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月壬戌

上諭戶部今歲入夏以來朕因南方二麥不登北地微澇宵旰軫念甚切焦勞繼而畿輔秋收三吳秋熟兼以四方奏報咸獲有年朕心始為稍慰夫水旱災傷雖事所時有而小民皆如赤子一以疾苦見告即不忍恝置於懷

今念江南淮安府揚州府徐州三屬地卑積水被災獨重秋禾未播種者甚多上年錢糧業經全免又遣官分賑而失業之民更宜加格外之恩以弘愛養康熙四十九年淮揚徐三屬之邳州等二十二州縣衛額徵地丁銀五十九萬三千八百兩有奇著悉與蠲免又河南省歸德府屬商邱等六縣山東省兗州府屬濟寧等四州縣或被夏災或被秋災雖已各依分數例免額賦並宜更施膏澤用厚

民生康熙四十九年商邱等六縣應徵地丁銀二十萬二千四百兩有奇濟寧等四州縣應徵地丁銀十四萬六千六百兩有奇俱著蠲免州縣有舊欠未完錢糧亦著停徵一年諭旨到日各該督撫務嚴飭有司體朕殷殷恤災至意張示徧諭悉心奉行俾窮鄉僻壤均沾實惠如有不肖官吏借端私徵者即行察參

十一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於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齒日以蕃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不可不為籌之也朕意欲將康熙四十九年應徵錢糧預配各省用度為之抵算至五十年將天下應徵錢糧一槩蠲免如近省有支用之事則以戶部庫銀給發應用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乙亥

上諭戶部福建將軍祖良璧奏稱福建泉州漳州等處被旱未收福建民多田少不可不急為拯救雖總督梁鼐會疏請借銀買米平價糶賣但所買米數不多且一時不能運至曩昔山東江南等處被災朕一聞知即為拯救天下人民皆朕赤子應即遣部院大臣會同江浙督撫截留本年起運鎮江漕糧十萬石松江湖州漕糧各十萬石鎮江之米運至狼山松江湖州之米運至乍浦著福建督撫提鎮不拘一人率領福建戰船將運往狼山乍浦三十萬漕米轉運至福建賑濟被災之民務期均沾實惠雖此米不能速至而被災之民聞朕此旨即歡悅而定矣其泉州漳州今年未完錢糧亦著暫行停徵

十月甲子

上諭戶部朕恭膺天眷祗承

列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厪懷至治宵旰靡寧幸際海宇同風邊隅向化遐邇中外帖然衽席之安是皆仰荷
天地
祖宗福佑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曰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惓惓此心未嘗一日稍釋每思民爲邦本勤恤爲先政在養民蠲租爲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直隸各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次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稱共計已逾萬萬一無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於百姓將安施乎朕每歲供御所需槪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無師旅饋餉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省之儲積爲頻歲渙解之恩膏朕之蠲免屢行而無國計不

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比來省方時邁經臨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生計靡不周知而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旣久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朕洞矚此隱時深軫念爰不靳敷仁用甦民力明年爲康熙五十年思再沛大恩以及吾民將天下錢糧一槩蠲免因衆大臣議奏恐各處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遞益致煩苦朕因細加籌畫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內通免一周俾遠近均沾德澤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所屬除漕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舊欠旣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

不及額或別有虧空詭稱民欠則負國甚矣即責令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夫地方大吏以及監司守令皆與吾民誼均休戚者也誠克體朕孳孳保赤之懷實心愛養力杜侵漁朘削則閭閻咸得衣食滋殖無有失所而爲官吏者亦身名俱泰豈非昇平樂利之盛事歟爾部移文各督撫諭旨到日即刊刻頒布徧示窮簷咸令知悉

十一月辛卯朔兵科給事中高遐昌疏

言凡遇蠲免錢糧之年請將佃戸田租亦酌量蠲免著爲例

上諭大學士等曰蠲免錢糧但及業主而佃戸不得沾恩伊等田租亦應稍寬但山東江南田畝多令佃戸耕種牛種皆出自業主若免租過多又虧業主必平均無偏乃爲有益著交部議奏

康熙五十年辛卯十月戊午

上諭戸部朕誕膺大統撫育寰區夙夜孜孜不自暇逸凡以爲民生計圖利濟休養安全即無水旱之虞時布寬仁之政蠲租除賦務使遐方率土無不均沾或値雨暘偶愆出帑發粟多方賑恤共有益於吾民者靡弗備舉而亟行之朕懇懇周詳之至意前康熙四十九年所頒諭旨甚明原欲將五十年天下錢糧通行蠲免以諸臣集議恐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遞益致煩苦故自五十年爲始三年之內全免一週除將直隸奉天等九省康

熙五十年地丁錢糧一槩蠲免及歷年舊欠錢糧一并免徵外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各撫屬除漕項外五十一年應徵地畝銀共八百四十萬四千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兩有奇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康熙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舊欠既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不及額或有虧空詫

種民欠卽責令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該督撫須實心力行期副朕惓惓愛民之意如有指稱事故侵欺科派事發之日必嚴行究治諭旨到日徧示城郭鄉村深山窮谷咸使知悉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月癸丑

上諭戶部朕宵旰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實政無如除賦蠲租除每歲直隸各省報聞偶有水旱災傷照輕重分數豁免正供仍加賑恤外將天下地丁錢糧自康熙五十年爲始

三年之內全免一週使率土黎庶普被恩膏除將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及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地丁錢糧一槩蠲免歷年舊欠錢糧一并免徵外所有江蘇安徽山東江西四省除漕項外康熙五十二年應徵地畝銀共八百八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三萬五千三百二十

五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其歷年舊欠銀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二十八兩有奇亦并著免徵計三年之內總免過天下地畝人丁新徵舊欠共銀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有奇各該督撫務須實心奉行體朕軫念民生至意如有侵欺隱匿使惠不及民借端科派者該督撫嚴行察參督撫失察事發之日亦嚴加究治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聞廣東米價騰貴朕軫念天下民生無間遠近雖邊徼之外視之猶輦轂之旁也粵地素號產米之區今米價驟增小民必致艱食督撫係封疆大吏凡有關地方事務隨所見聞應卽據實陳奏朕處深宮已周悉萬里之情形而伊等漫無奏報殊屬懈忽前福建歲歉米貴朕令截留江浙漕米由海道轉運賑濟諭旨方頒市價立平於地方大有裨益今廣東亦宜照福建截留

海運朕詳詢投誠海賊陳尚義等見今截留
江南漕糧由海運八九日可至福建自福建
八九日可抵廣東值今風勢不順不可轉運
必至八九月後北風漸利始可轉運朕意於
八九月後將水師營戰船裝載米石運送易
於到廣而兵丁亦可熟練水勢其天下地丁
錢糧前已於三年之內全免一週今粵地米
貴若將本年地丁錢糧仍行催徵則民力維
艱不免輸將之苦應將本年地丁錢糧停其
催徵遣趙申喬前往廣東會同督撫將朕軫
念民生至意刊示宣布以慰輿情恩詔內有
賞賚綠旗兵丁一款即令趙申喬動支廣東
庫帑親行核實按名賞給使各沾實惠又
諭曰國家幅員甚大水旱豐歉勢有不齊凡遇
歉收之年督撫等但據實速報則或蠲賑或
停徵先期酌行於百姓乃有裨益至所奏地
方官員捐俸賑濟皆虛名而已何益之有

十月庚寅

上諭九卿等曰朕念福建廣東沿海州縣值此
青黃不接之時宜酌量蠲免張鵬翮奏曰頃
蒙
皇上特加殊恩已令運米賑濟矣且連年蠲免
甚多見今動用至康熙四十九年錢糧
矣
上曰即動用至五十年錢糧有何妨礙今米雖
運去但足餬口不能辦錢糧也朕心惟以百
姓爲重蠲免之事不可遲延

十一月庚戌

上諭戶部朕勤求民瘼無間遐邇雖在邊徼遠
省偶有旱澇災傷無不訪察情形殫思賑救
今歲直隸各省地方俱獲收成惟廣東三水
清遠高要高明四會五縣福建侯官縣福右
衛二處甘肅靖遠衛環縣鎮原縣固原州固
原衛平涼縣平涼衛崇信縣慶陽衛靈州所
會寧縣寧夏中衛寧夏所古浪所一十四處
今歲夏秋被災各督撫已經奏聞雖各省地

丁錢糧新經全免然一方災歉悉厪朕心艱食之際重以追呼朕所不忍其明年應徵廣東省三水等五縣額銀七萬七千七百兩有奇米一萬七千六百石有奇福建省侯官縣等二處額銀三萬六千六百兩有奇米六千四百石有奇甘肅靖遠衛等十四處額銀四萬七千七百兩有奇米八萬八千五百石有奇草八十四萬三百束有奇悉與豁免爾部卽行文各督撫務須實力奉行徧為曉諭俾民閒無催徵之累肆力東作用稱朕撫恤災黎至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十一月庚戌

上諭戶部朕撫御寰區勤求民瘼凡地方水旱災傷必詳加咨詢先事豫籌其有荒歉上聞蠲賑頻施務令得所五十餘年來夙夜孜孜如一日也前因甘肅靖遠衛等處年歲不登民艱粒食已多方賑濟本年錢糧或蠲或停而山地磽瘠民鮮蓋藏若不大沛恩施目前已自艱難來歲更何倚恃此被災二十八州縣衛所康熙五十四年額徵銀九萬七千八百七十兩有奇糧二十三萬九千四十石有奇草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八十束有奇俱著通行蠲免行文甘肅巡撫實心奉行務使比屋均沾實惠用副朕撫恤災黎至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三月己亥先是

上以蒙古地方大雪

命理藩院遣官閱勘牲畜倒斃缺食窮困人等

至是回奏

上諭曰散賑之事勢難速達吳喇忒等旗居近黃河蒿齊忒阿霸垓阿霸哈納蘇尼特等旗有達爾諾爾郭果蘇泰察罕諾爾諸水可先教其捕魚為食每處派新滿洲三十人幷造船人等遣理藩院司官帶網前去教導蒙古人等其作何運給米糧及給與牲畜養贍之處著速議具奏

庚申

上諭阿霸垓輔國公達爾漢徳木楚克等曰從
前因十九旗田禾不收以致大饑朕施恩給
以米糧又賞牲畜嗣因大雪牲畜殆盡朕復
施恩如前爾等三年內已漸致富又七旗喀
爾喀為噶爾丹所敗牲畜帳房全無單身來
歸者朕賜米糧牲畜等物不令死傷一人拯
濟以後富逾舊日今爾等十餘扎薩克蒙古
縱多不過萬數令爾等富足甚易但爾等目
今窮困救濟宜速而運米勢需時日故先教

以捕魚資食以待米至給散至其後施恩養
贍處朕見在籌畫二三年內可使致富也爾
等徧諭衆蒙古知之

五月甲辰

上諭理藩院聞被雪各蒙古因朕賑濟竝未傷
損一人朕甚喜悅蒙古等已知捕魚可將漁
船及網給與伊等令其仍在澤旁捕魚而食
將所給米糧節省留以度冬又所給牲畜不
久蕃息即可漸致富饒矣

是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哈密為策妄阿喇布坦所
侵恐不能生理著甘肅巡撫遣官運送米糧
牛羊往賑

六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甘肅地方被災之民應作何
賑濟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賑濟
饑民之事較之征勦策妄阿喇布坦為更緊
要爾等可速傳諭

十月壬辰

上諭戶部朕早夜孜孜軫懷民瘼四方水旱時
勤咨詢惟恐閭閻之蓋藏未裕一遇歉歲收
穫失望窮黎即無以資生也直隸順天保定
河間永平宣化五府所屬地方今歲雨水過
溢田畝被淹者甚多穀耗不登民艱粒食見
今緩徵賑濟雖惠澤頻施而來春應徵錢糧
若仍行徵收恐匱乏之民輸將難繼著將五
府州縣康熙五十五年地丁銀八十五萬五

千八百兩有奇糧米豆穀一十一萬五千五百石有奇草九萬四千九百束有奇悉與蠲免爾部即將此旨行文該督令徧飭所屬州縣官員務須實心奉行俾窮鄉僻壤均沾朝廷德意倘有不肖官吏私徵侵蝕者察出從重治罪

十二月乙酉

上諭戶部朕統一寰宇宵旰孜孜惟以年穀順成民生康阜爲念故凡地方水旱情形必時

加諮詢其有歲偶不登即詔所司即行蠲賑五十餘年來未嘗稍懈前因甘肅靖遠衛等處年歲歉收既已多方籌畫蠲賑頻施復將甘肅被災二十八州縣衛所康熙五十四年額徵銀糧草束通行蠲免但被災之餘民鮮蓋藏若非再沛弘施恐來歲辦賦猶艱將寧州隴西渭源狄道臨洮五州縣衛康熙五十五年額徵銀糧草束悉行蠲免外其靖遠二十八州縣衛所康熙五十五年額徵銀九萬七千八百七十兩有奇糧二十三萬九千四十石有奇草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八十束有奇亦盡與蠲免諭旨到日該督撫即通行曉諭俾遐陬僻壤莫不周知務期均沾實惠以副朕軫恤邊民至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月癸巳

上諭戶部朕統一寰宇無分中外皆欲久安長治共樂昇平宵旰孜孜五十餘年未嘗頃刻去懷也策妄阿喇布坦前曾頻行請安遣使

來往近忽狂悖侵擾哈密哈密已經編置佐領即與內地無異若不遣發師旅置之不問斷乎不可故特徵兵備邊一切飛芻輓粟悉支正項毫無累及閭閻然而行軍置驛及諸凡輓運皆由邊境今歲山陝二省雖年歲豐收喜登大有但邊民効力轉輸在所宜恤茲特大沛恩膏將山西屬前衛右衛大同懷仁馬邑朔州保德等州縣衛陝西屬府谷神木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吳堡保安榆林保寧常

樂雙山魚河歸德嚮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
甘肅屬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
左屯中屯平羅中衞靈州寧州平涼固原鎮
戎西安慶陽阜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等四
十一州縣衞所堡康熙五十六年額徵銀六
萬六千一百兩有奇糧米豆穀三十一萬七
千七百二十五石有奇草一百七十六萬五
千九百束有奇悉與蠲免并將從前積年逋
欠亦悉與蠲除諭旨到日該督撫卽徧行張

示使遐陬僻壤莫不周知仍嚴飭所司實心
奉行以副朕加厚邊民至意其或陽奉陰違
澤不下究該督撫題參從重治罪

十二月壬子

上諭戶部朕御極以來念切民生時勤宵旰凡
巡歷所至必以編氓疾苦備悉詢問蓋欲比
戶之蓋藏恒裕三時之水旱無虞斯民氣和
樂聿成豐亨豫大之休也頃者朕巡幸口外
經過三河等州縣暨永平府交界地方見今
歲秋成豐稔米價稱平惟是去年雨水過溢
田畝間被淹沒朕深加軫恤蠲賦平糶轉漕
分賑貧民斯不失所今者雖復有秋然僅足
支一歲之用恐來年之輸將尙多艱繼是必
再沛恩膏始可大培民力著將順天永平兩
府大興宛平通州三河密雲薊州遵化順義
懷柔昌平寶坻平谷豐潤玉田良鄉涿州武
清永清香河霸州大城文安固安東安房山
保定延慶梁城盧龍遷安樂亭灤州撫寧昌

黎山海等州縣衞所康熙五十六年地丁銀
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三十六兩有奇米豆高
粱二萬一千六百四十六石有奇草九萬四
千九百五十束有奇俱通行蠲免所有歷年
積欠銀九萬三百九十六兩有奇米豆高粱
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石有奇草八萬四千
四百七十束有奇亦竝與豁除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一月丙子

上諭戶部朕撫馭寰宇五十餘年夜寐夙興爲

小民勤求生遂凡率土遠近皆期共享樂利聿成家給人足之休未嘗一日去諸懷也數十年以來各省正賦屢經全免歷年積欠亦已蠲徵偶有雨澤愆期或發倉廩散給或截漕糧賑救不惜億萬金錢米穀頻沛恩施誠恐窮簷艱難或至於顛連失所耳近者民力雖已稍紓然念分年帶徵銀兩若不格外優免則小民一歲之所穫分納二年之賦以其贏餘養贍室家斷難充足朕每念及此軫惻

良深宜更加殊恩通行豁免今將直隸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等八處帶徵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有奇槩免徵收其漕項雖例不准免亦著破格施恩將安徽江蘇所屬帶徵漕項銀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五十餘兩米麥豆一百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餘石內免徵各半爾部即行文該督撫嚴飭所屬實心奉行徧行曉諭俾民間無徵催之累均沾實惠用稱朕撫恤蒸黎至意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閏八月戊辰

上諭戶部朕臨御五十七年凡師行轉餉及災祲偶見靡不軫懷憂切蠲免賑濟稠疊加恩蓋治安天下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數恩寬賦爲急也三年以來因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遣發大兵屯駐西邊一切軍興征繕雖動支正供錢糧不使累及閭閻而轉輸輓運陝西百姓勞苦急公實堪憫恤又莊浪等處地震隨經特遣部院堂官馳往

察賑而用兵之後尤宜格外施仁撫綏黎庶應將陝西巡撫甘肅巡撫所屬通省各府州縣衛所錢糧米豆草束悉予蠲免自今係有軍務之時除米豆草束外其康熙五十八年應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三十六兩有奇幷歷年積欠銀四萬七百五十七兩有奇著一槩蠲免爾部速行文該督撫通行曉諭實心奉行務俾均沾德意以副朕篤

念民勞拯恤災傷至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十二月辛酉

上諭戶部朕惟治天下之要務首以乂安民生爲先故自御極以來於閭閻疾苦無不博諮廣詢渙敷庥澤其有動用民力之處尤惻然軫念刻不能忘蓋六十年如一日也比年因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興兵征勦遠歷邊陲其沿邊數處師旅屯駐一切雖皆支用正項錢糧而協辦轉輸行齎運送之事民力勞

瘁朕心時切憫念曾將陝西甘肅所屬康熙五十八年額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兩零歷年舊欠銀四萬兩零特沛恩綸悉行蠲免而沿邊各州縣衛所軍行既多飛輓之勞辦賦復滋催科之擾若非格外加恩小民恐致失業所有沿邊一帶陝西所屬府谷神木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吳堡保安榆林保寧常樂雙山魚河歸德響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葭州龍川鎮靖鎮羅寧塞靖邊柳樹澗安邊磚井定邊饒陽水堡高家堡甘肅所屬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左屯中屯平羅中衛靈州寧州平涼衛固原鎮戎西安阜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寧夏前衛平涼縣固原衛河州衛蘭州衛慶陽涼州衛永昌衛鎮番衛甘州左衛右衛肅州衛鎮彝所等六十六州縣衛所堡康熙五十九年錢糧米豆草束俱宜蠲免但目今係有軍務之時除米豆草束外將康熙五十九年額徵銀九萬八千一

百兩零盡行蠲免爾部行文該督撫通行曉諭實心奉行務俾均沾德惠以副朕曲軫邊民至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六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保安懷來等處地震宜速遣大臣前往賑濟若俟部中啓奏恐致遲延著副都御史楊柱屠沂速自京城出居庸關前往延慶保安懷來沙城等處查閱一面奏聞加恩并查驗蔚州廣昌渾源等處如果

被災著一并加恩直隸守道李維鈞亦著量
帶地方官數員前往賑濟

七月丁卯

上諭副都御史楊柱等曰保安等處地震爾等前往散賑毋得愛惜銀兩有不足用即以奏聞務使百姓均沾實惠不可速回俟民情安定再行回奏其保安等處本年錢糧及次年錢糧俱著蠲免

十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臨御以來凡事惟以實心行實政務俾羣黎均沾實惠從未諱言災傷崇尚虛文今歲江南浙江湖廣等省大稔豫省微覺歉收朕已頒諭旨將漕糧停止起運令於彼處收貯但陝西地方見有軍務又年歲歉收故朕預頒諭旨著總漕施世綸協同總督鄂海辦事除陝西歷年錢糧屢經蠲免并明歲錢糧另頒諭旨蠲免外見令動支倉穀散賑而地方官員大半悉在軍前辦事之

人殊少應照從前賑濟山東百姓之例差官往賑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庚戌

上諭戶部朕自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民生為念凡閭閻疾苦必詳加諮訪至於地方偶遇災傷一有所聞即行蠲賑撫恤備至務期黎庶遂生樂業優游化日六十年來夙夜孜孜未嘗稍釋也邇年因西陲用兵師行糧從雖芻粟悉支正供絲毫無擾民間然轉輸必需民力勞苦宜恤曾將康熙五十八年陝西甘肅所屬額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兩零歷年舊欠銀四萬兩零康熙五十九年沿邊各州縣衛所額徵銀九萬八千一百兩零慶沛恩綸盡行蠲免近聞二年歉收民有艱於粒食辦賦急公力何能支若非渙敷德澤無以培養窮民是宜特頒浩蕩之恩用申勤求民瘼之念著將陝西甘肅所屬各州縣衛所除應徵米豆草束外康熙六十年應徵地丁銀一

百八十八萬三千七百四十兩零通行蠲免爾部速行文該督撫徧行曉諭實心奉行務俾均沾實惠如有不肖官吏陽奉陰違澤不下究該督撫嚴察題參從重治罪又署撫花善奏稱甘肅地方數年歉收糧草價值騰貴兵丁採買維艱朕念兵丁効力行間勞瘁堪憫准預給半年兵餉著即行文附近省分撥銀三十萬兩速解甘撫頒發以副朕篤念民勞優恤軍士至意

康熙六十年辛丑四月丙辰

上諭戶部朕覽京畿所報米價甚貴著將京通倉米石交與侍郎張伯行比時價酌減糶賣內務府莊頭所交穀石見在州縣收貯亦著派滿漢賢能司官照此糶賣正值穀價騰貴之時恐有偷盜倉內米石者著提督不時緝拏

五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因陝西歉收雖將錢糧蠲免動給倉糧又發庫帑特差官員散賑百姓尚未安堵今施世綸亦束手無策此皆係地方官員不切實留心爲民設法經理以至百姓流離聞得山西陝西富戶積藏米石甚多若有賢能官員勸諭糶賣可以多得著將內庫銀發五十萬兩令左都御史朱軾往山西光祿寺卿盧詢往陝西再派部院賢能官員隨往每處銀二十五萬兩勸諭富戶照時價糶賣米石庶乎易得將此旨傳示九卿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二

積貯

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庚戌

上諭戶部積貯係國家大計年來各路兵馬需用糧餉浩繁在外總督巡撫及經管錢糧各官俱宜潔己奉公殫心稽察一應支放開銷務嚴加覈實節省方於軍國有裨近見各路奏銷或製備物料並不先行題明藉口軍機緊急濫請銷算或不行察核重復支給又不為扣抵或朦混重領希圖利己致滋糜費以及侵欺浮冒種種弊端難以枚舉以後應作何禁飭爾部會同兵部工部詳議具奏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辛未

上諭戶部民生以食為天必蓋藏素裕而後水旱無虞自古耕九餘三藏富於民經久不匱洵國家之要務也比以連年豐稔粒米充盈小民不知儲積恣其狼戾故去年山東河南

一逢歲歉即以饑饉流移見告雖議蠲議賑加意撫綏而被災之民生計難遂良由地方有司各官平日不以民食為重未行申明勸諭故也近據四方奏報雨澤霑足可望有年恐豐熟之後百姓仍前不加撙節妄行耗費著各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力田節用多積米粟俾俯仰有資凶荒可備以副朕愛養斯民至意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庚午

上諭戶部倉場侍郎等曰近聞各倉發米多雜土塵有賄者給好米經管之人種種作弊上下串通侵欺盜取者甚多此米[illegible]八生命朕一經體察務將始末澄清爾等應知此等情弊若不加嚴察永行杜絕是知而自取罪戾矣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月甲寅

上諭戶部各省常平等倉積貯米穀甚屬要務有此積貯偶遇年穀不豐彼地人民即大有

裨益雖先經奉旨通行恐有名無實一遇水旱議賑之時未能接濟致民生艱困今將某省實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其逐一詳察以
聞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六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即位以來二十餘年凡民間之事留心體訪深知情狀古人不言救荒而言備荒故三年有一年之積九年有三年之積雖間值水旱小民不致失所去歲可謂豐年設今歲不登即致饑饉總由素無積貯耳即常平一倉積米太多亦易朽爛若臨時令有司捐貸則又不可縱有良法奉行不得其人終屬無益苟得良有司視民如一家休戚相關始克有濟耳

十二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有運盛京糧米於山海關內者又有泛海販糶於山東者糧米所繫最為緊要況今議遣防戍官軍人口衆多糧糈

未必足用宜下所司密咨移盛京將軍副都統戶部侍郎令以己意禁止之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月辛卯

上諭戶部倉廒積貯專備本地災歉若因應賑州縣無糧以他處倉米易銀移賑則有糧州縣反無備災之糧倘遇凶荒其何以應且一時出糶其價必賤於賑濟亦無大益其積貯不足之所可動支正供錢糧速行賑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癸卯

上諭戶部朕撫御區宇夙夜孜孜惟期厚民之生使漸登殷阜重念食以養民必蓋藏素裕而後水旱無虞曾經特頒諭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多積米糧俾俯仰有資凶荒可備已經通行其各省備設常平及義倉社倉勸諭捐輸米穀亦有旨允行後復有旨常平等倉積穀關係最為要緊見今某省實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著再行各該督撫確察具奏朕於積貯一事申飭不啻

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俱體朕心實有貯積何至如直隸地方偶罹旱災輒爲補苴之術嗣後直隸各省總督巡撫及司道府州縣官員務宜各遵屢次諭旨切實舉行俾家有餘糧倉庾充牣以副朕愛養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苟圖塞責漫無積貯者將該管官員及總督巡撫一并從重治罪爾部卽遵諭通行

七月癸巳

上諭戶部朕撫育黎元勤思治理足民之道宜裕蓋藏從來水旱靡常必豐年恒有積貯庶歉歲不憂饑饉如康熙二十七年頗稱歲稔誠使民間經營撙節早爲儲備何至康熙二十八年偶遇旱災室皆懸磬總因先時無備遂至餬口維艱比蠲除正賦特發帑金分行賑濟所在官司悉仰體朕懷竭力從事被災之衆始獲安全倘非拯救多方則煢黎必流移失所今霖雨時降黍苗被野刈穫在卽可望有秋惟恐愚民不知愛惜物力狼藉耗費祗爲目前之計罔圖來歲之需縱令年穫屢豐亦難漸臻殷阜應行直隸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吏家諭戶曉務俾及時積貯庶終歲所食常有餘儲用副朕軫念民依綢繆區畫至意爾部卽遵諭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陝西西安等處年穀不收罔有積貯以致閭閻困苦已遣使賑濟之

矣今年豐歉尚未可知陝西省府州縣見存米穀之數應行察明先時豫備至各省府州縣皆令積貯米穀數千石則裨益黎庶者大矣可下各該督撫等令各府州縣積貯米穀其所積穀數逐一繕冊報部

五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思積貯米穀最爲要務倘能實有蓋藏則雖遇荒歉必不至於饑餒但小民不知儲備每遇豐稔之年恣意靡費一

遇歉歲卽坐困不支今値麥田收穫之時應行各該地方官勸諭百姓令各戶量力捐輸積貯該州縣官以輸納之人姓名數目詳記册籍當秋禾收穫以後亦依此例舉行至春月轉貸於匱乏之民俟秋月卽照此數償還備用每歲如此遵行不數年間米穀充裕縱使歲遇不登何至閭閻艱於粒食乎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七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密雲縣田禾失收今年雨水甚大著速行文倉塲侍郎將通州倉所貯粟米以一萬石運至密雲縣五千石運至順義縣乘水方盛速行運到令其收貯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八月癸巳

上駐蹕密雲縣

諭大學士等曰去歲朕見此處高粱結實者少粃者多米價騰貴高粱一斗幾三百錢故將通倉米令運一萬石至此處五千石至順義縣減時價發糶米價稍平一斗百錢民以不

困北地寒冷米穀多至失收今河水方盛著將通倉米運至密雲順義各一萬石令貯倉備用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二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黑龍江吉林烏喇地方頻歲不登可移文盛京將軍令整繕船隻將盛京倉儲米穀以彼地人力運五千石至莫爾渾阿敦之地積貯之又

諭曰今歲自天津海運至盛京之米已給散科爾沁貧乏之衆來歲仍當自天津運米至盛京其轉運船隻不必用福建浙江二省船止用天津船輓輸一次可傳諭侍郎陶岱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州縣俱有積貯米穀兵丁所駐沿邊衛堡亦甚緊要其榆林等處衛堡俱照州縣積貯之例將米穀積貯豫備著交該巡撫遵行

七月丙午戶部議覆陝西巡撫巴錫疏

言各衞堡積貯米穀宜分撥沿邊各堡
運貯應如所請
上曰此各衞堡米穀若責令承收官員自備轉
運之費路遠而險勢必科派小民巡撫之奏
戶部之議皆非也其俟秋成後令該撫酌支
正供買米收貯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戶部將曾經保舉司官二員
差往被水災沿河之保定霸州固安文安大
城永清開州新安等州縣截留山東河南漕
糧每處運致一萬石以備積貯俟米價騰貴
時平價糶賣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黑龍江地方連歲歉收著將
烏喇收貯米糧運至墨爾根齊齊哈兒地方
豫備若彼處有引水種田之處著能耕種之
人前去教導交該部議行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乙未

上諭戶部淮揚等處百姓罹於水災未寧軫止
朕心時切軫念比歲以來多方優恤蠲免賑
給靡不舉行去年春朕親履河工目擊小民
田廬皆被淹沒災黎艱於粒食益惻惻於懷
爰命地方按戶賑濟又將截留漕糧發賑平
糶俾得贍養上下兩河堤岸前屢發帑金修
築去年二月面諭河工諸臣速行修治至今
尚無成效復遴選廷臣同往經理無非軫念
民瘼欲令黃運兩河堤岸速成斯民早安生
業耳念水患一日不除則百姓一日不得耕
種因是深以為慮著將今年漕糧截留二十
萬石存貯淮揚地方備用爾部即遵諭行
七月丙辰
上諭戶部國家要務莫如貴粟重農朕宵旰圖
治念切民生惟期年穀順成積貯饒裕於以
休養黎元咸登樂利今聞直隸各省雨澤以
時秋成大熟當此豐收之時正宜以饑饉為
念誠恐歲稔穀賤小民罔知愛惜粒米狼戾

以致家無儲積一遇歲歉遂致仳離著該督
撫嚴飭地方有司勸諭民間撙節煩費加意
積貯務使蓋藏有餘閭閻充裕以副朕重農
敦本愛養元元至意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辛卯

上諭戶部朕躬理幾務年久深知豫稽之事念
阜民之道期於有備去冬北地少雪今春雨
澤微降尚未霑足誠恐蝗蝻易生有傷農事
所在官吏亟宜先時豫防直隸山東山西河

南陝西江北地方歷年積貯倉糧果否足額
該督撫宜確加稽核務使廩有餘儲不致匱
乏其一切豫備事宜須悉心講求料理縱年
歲不甚豐稔亦可賑濟無虞至直隸各省見
今雨澤有無多寡著該督撫即行具摺奏聞
以紓朕宵旰勤民之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頃巡幸陝西閱視汾渭俱
屬大河直與黃河相通河南等處米穀似可
由黃河轉運但聞三門砥柱水勢極溜船不
能上朕欲親往閱視因陝州知州奏無路徑
斷難行走遂未果行特命三貝勒允祉同近
御侍衛往視據回奏言伊等遣人乘騎涉河
一道閱有神人鬼三門俱係鑿石開通水從
三門流出其勢甚寬其流甚急古人於山上
鑿有曳船眼孔但未經以船試驗不知可否
行走前總河靳輔亦曾奏黃河通於汴河但
淤墊年久若行疏導即可運糧朕至河南閱

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最為緊要之
地應於此處儲積米穀每年田畝豈能必皆
豐收倘山陝等省閒或收成歉薄即可將此
積貯米穀修造船隻由黃河挽運若到三門
砥柱船不能上亦可於三門砥柱造船剝運
以至山陝誠使河路疏通則商賈人民大有
裨益所宜於無事之時豫為籌畫者也豫省
每年解京漕糧二十萬石有奇若將豫省三
年漕糧截留備用則陝西等省雖值歉收之

年將此米穀運至彼處賑濟殊屬有益候明
歲遣大臣往視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五月辛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八九月內應撥江南省積貯倉米十萬石用京口將軍標下戰船及松江提標戰船狼山鎮標戰船裝載著總兵官穆廷栻總管船隻浙江省積貯倉米內亦撥十萬石用浙江提標戰船及定海鎮標戰船裝載著總兵官吳陞總管船隻俱運至廣東此運米兵丁往返時或遇風勢不順行船

有阻亦未可定所需口糧皆宜豫備但不得動用賑濟額米江南織造署內朕曾令貯米一萬石如八九月間江南無動用此項米石之處卽將此米石亦令一并運去著行文該
督撫知之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聽政年久深悉民生利弊凡國家要務無時不豫爲籌畫有奏摺人來朕皆細問咸稱江南天旱江浙米價亦不甚賤今春山東河南田麥歉收交冬米必騰貴若待彼時方爲料理恐不能及朕詳悉思維將漕糧撥三十萬石江寧府十萬石蘇州府八萬石淮安府揚州府共五萬石杭州府五萬石開封府二萬石著漕運總督親身閱兌速行運至令其加謹照數收貯有此米石軍民心安而米價自不驟貴至豫省漕糧該部亦應豫行詳議今若雨澤及時田禾豐收則此項米石由水路撥給他處亦可著議

奏
十一月乙卯
上諭戶部朕臨御多年無時不軫念民瘼每歲於直隸各省凡雨暘期候豐歉情形莫不留心訪察雖在僻遠必務周知偶值一二處災傷蠲免賑救不惜重費倉帑以蘇我民困也朕思賑濟災歉以速爲貴必待督撫奏報往返候命使小民嗷嗷待哺何如豫備積貯於

平時則所在有可恃之資而臨事免轉移之勞今漕輓通行倉廩充裕江浙地方年來頗有歉收州縣應酌量截留漕米分貯各處江寧原留五萬石今再截留十萬石蘇州原留八萬石今再截留二萬石安慶截留十萬石杭州原留十萬石今再截留十萬石皆於本年起兌內就近截留令地方官加謹收貯至應動用之時著該督撫題請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五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今歲督撫等奏摺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等省二麥豐收乃京師麥價未見甚減京師所賴者山東河南之麥此兩處俱通水路不知一年販來幾何或沿途富商大賈豫行收買以致京師麥價不減亦未可定從前江南浙江所買湖廣江西米數及湖廣江西賣去米數該督撫俱具摺奏聞大有裨益今山東河南除陸路販賣者無庸稽察外自水路買來麥穀數目可否照湖廣江西督撫具摺奏聞之處爾等會同九卿確議具奏

十月丁亥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伯行條奏宜立社倉前李光地為直隸巡撫時亦曾請立社倉朕諭此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爾姑試行後試行之果無成效倉糧庫帑設官專理尚且虧空社倉所收穀石交百姓收貯寺廟虧空又何待言耶其果否可行之處爾等會同九卿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九卿倉場侍郎等曰邇年以來通倉積米甚多著分運直隸各府州縣存貯豫備於民甚有裨益每府或貯萬石每州縣或貯數千石附近通州河道者交與倉場總督等運送其餘府州縣所運米石速行文直隸總督派地方官乘未雨之先輓運值此青黃不接之時於各府州縣平糶亦大有益於百

姓其江南浙江如有應行截留漕糧若干之
處爾等一并速議具奏

丁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近來米價必不能如往年之賤昔大學士張英曾奏桐城縣米價銀一兩可得三石見今四川米價亦復如此雲南廣西貴州米價亦不甚貴大抵戶口稀少則米價自賤今太平日久生齒蕃息安能比數年前之米價乎戶口殷繁固是美事然當豫籌安養之策今將米石運送各處或平糶或賑濟不過僅可餬口未必即能充裕張伯行曾奏於永平府設立社倉永平知府近日行之甚苦社倉之法既屬難行通倉米石有餘不如運送各州縣為便又

諭曰見今通倉米石甚多應運送之州縣即當運送去年皇莊米石俱交州縣積貯但倉中未必實有其數畿南廣平大名等府有水路可通應交直隸總督作何運送至密雲古北

口去年曾運通倉米每處各一萬石亦甚易或仍交倉場總督運送爾等速議具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京城通州倉內貯米甚多各省運至漕糧亦無虧欠在倉堆積恐致紅朽杭州蘇州鎮江江寧淮安安慶等處俱有倉厫與水路相近江南浙江漕船想此時已過淮朕意欲將湖廣江西等未過淮漕糧截留存貯此等地方倉內遇米價騰貴之年將此存貯米石或減價糶賣或行散賑則民人得沾實惠大有裨益如蠲免地丁錢糧不過於田多富戶有益其無地窮民未必均沾實惠米穀甚屬緊要不可不豫為備也年來豐收米價雖賤但歲歲大有豈能期必乎應將久遠裨益之處豫行籌畫爾等將漕糧作何截留之處會同議奏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戊午

上諭戶部趙弘燮奏將收貯眞定順德各州縣

四萬石米平糶其餘各州縣有米貴之處亦將倉米平糶十分之三俱俟秋收後買補還項等語去年各州縣收貯莊頭等所交米石部內曾遣司官會同地方官糶賣其糶米銀兩至今尚未完繳據此各州縣收貯倉米俱無實際平日積貯原爲備荒而設今值青黃不接之時固應平糶但地方官虧空倉米不過糶賣數石即借此掩飾虧空究竟倉米既虧百姓何從糴買於民生並無裨益也見在存倉米穀如果足數即照該督所請糶賣倘朕遣大臣查看時州縣並無米穀黎庶不得糴買將州縣官即行正法該管上司從重治罪

六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暹羅國人言其地米甚饒裕價值亦賤二三錢銀即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以爾等米既甚多可將米三十萬石分運至福建廣東寧波等處販賣彼若果能運至於

地方甚有裨益此三十萬石係官運不必收稅

十月辛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倉糧關係甚要支放米時理應一廒放畢再放一廒今聞此廒米石支領方半又向別廒支領所剩米少而所占之廒甚多又支領白米時諸王公主等屬下之人不按應放之廒領米而揀廒霸占支領者有之此等斷然不可理應按廒支領如廒內餘米一半者即是弊端應將此徹底清查若遣他人亦未能辦著和碩雍親王帶領弘昇延信孫渣齊隆科多查弼納吳爾泰前往會同張大有查勘再從前倉內每日進廒之米止四五千石自簡任富寧安以來每日進廒之米至四萬石進米多則於回空糧船有益至於米色之變俱在收貯之善與否即如昭五[illegible]之方所貯米石歷四十年米色照常並未霉爛今廒座有損漏者著即修理廒座如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二

奉敕用活卽滌造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三

飭臣工一

康熙七年戊申二月丁酉

上諭吏部等衙門前諭督撫奏事必舉其事之原委明晰入告部院將應結之事亦即行完結勿得遷延駮察近見督撫奏疏仍有事情未晰者部院亦有將應結之事遷延駮察者如此草率不加詳慎殊負委任之意今後督撫奏事若不詳明具奏著嚴行叅處各部院若將應結之事復搜求細故借端駮查定行治罪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丁卯

上諭戶部凡奉差及直隸各省地方見任各官俱有董理公務撫綏百姓之責宜各盡乃職以副朕差遣簡用之意近聞奉差官員及督撫提鎮大小文武各官不思盡職惟圖利已及買良民爲奴甚至多買饋送親友此等

違法妄行殊屬可惡以後著通行嚴禁若仍
前參與良民者從重治罪決不姑恕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己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時已入夏雨澤愆期皆由部
院大小臣工因循舊習不能精白乃心公廉
盡職以致政務失當有干
天和爾等堂官宜力圖修省靖共職業嚴督所
屬司官凡事秉公勤勵革除積弊毋得瞻徇
情面仍稽察胥吏作奸事有宜結者速為完
結勿借端展駁冀遂己私至於法司一切訟
獄務期平允得情速審速結勿株連無辜久
致淹繫爾等大小官員當實心修省毋視為
具文怠玩如故有負朕委任責成之意

九月乙亥

上諭吏部兵部朕惟致治雍熙在於大小臣工
悉尚廉潔使民生得遂內外滿漢文武官員
各有職守必律己潔清屏絕餽遺乃能恪共
職業副朕任使近聞在外文武官尚有因循

陋習借名令節生辰剝削兵民餽送督撫提
鎮司道等官督撫提鎮等官復苛索屬員餽
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員亦交
相餽遺前屢經嚴禁未見悛改殊違潔己奉
公之義兵民日漸困乏職此之由以後著痛
加省改斷絕餽遺以盡厥職如仍蹈前轍事
發之日授受之人一并從重治罪

康熙十二年癸丑五月庚辰

上諭吏部國家大小事務在內責成部院在外
責成督撫其事情重大繁難者仍照限完結
如平常易結之事理應速結以清壅滯近見
內外各衙門題覆本章有將易結之事遲延
不結必俟限滿具題其不行具題完結者必
多牽連守候以致苦累自後著速行完結毋
得遲延務俾案牘一清副朕委任至意

八月庚子

上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多諾等曰爾衙門職係
言官凡事宜各抒己見豈可以公同具奏充

數已平爾衙門所奏之事雖皆曾經列名但副都御史岳諾惠等畏懦瞻顧竟無建白嗣後應公奏者公奏若事應獨奏其各出己見以聞

九月甲申

上諭吏部等衙門國家致治首在崇尚寛大愛惜人才俾事例簡明易於遵守處分允當不致煩苛乃符明作惇大之治向來各部院衙門俱定有處分條例已經頒行但其中款項

太多過於繁密以致奉行者或以膠執為守法或以苛索為詳明或例所未載援引比附輕重失宜徒據成規罔原情理大小各官稍有過誤動觸文網雖具才能弗克展布深為可惜著部院各衙門將見行處分條例重加訂正斟酌情法刪繁從簡應去應留逐一分別詳議具奏

十二月辛丑

上諭吏部兵部國家用人宜先沉靜之才人臣服官首重廉恥之節邇來文武官員或因不得陞遷或因不得差遣輒稱寃抑紛紛控告不過圖便己私原非從公起見縱屬應陞應差而自為辨白希求榮利廉恥之道已虧豈能修舉職業克副任使理宜嚴禁以肅官常爾二部可通行申飭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庚辰

上諭朝覲藩臬等官曰爾等朝覲官員各有職掌俱宜實心任事潔己愛民安輯地方消弭

盜賊錢糧不得加派刑名務期明允賑濟蠲免必使民沾實惠以副朕察吏安民至意如不遵行國法具在

三月辛巳

上諭安南將軍華善曰京口地當要害特遣爾率兵往鎮倘附近有警亦宜應援軍行往來與駐防之地務嚴禁軍士勿令擾民聞前者兵行率多擾害爾等當以為戒否則罪有所歸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己丑

上諭鑲白旗副都統吳亘及兵部尚書裴思赫顯親王下長史馬七辦理府務佐領達席賢溫郡王下長史鄂樂辦理府務一等護衛郭布博濟等曰邇年以來鑲白旗盜賊光棍匪人甚多凡此妄行之人皆因該管官不豫行曉諭嚴禁聽其陷於法網無知愚人自投死地且某旗好尚何事則一旗之人皆尤而效之某族中好尚何事則一族之人皆尤而效之種種陋習罔不漸染爾等係此旗官員各有管轄教訓之職嗣後須曉諭嚴切務令盜賊光棍永行禁止至於所屬之人因伊主劝小途爾藐視恣行匪僻此皆爾大臣衆官不行嚴禁之故嗣後爾等宜各敬其主竭力料理公事至於用人勿得較論分屬之人惟當選擇賢能任事

七月甲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臣服官惟當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門戶私植黨與始而蠹國害政終必禍及身家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在結納植黨者形跡詭秘人亦難於指摘然背公營私人必知之凡論人議事間必以異同為是非愛憎為毀譽公論難容國法莫逭百爾臣工理宜痛戒若夫汲引善類不矜己長同寅協恭共襄國事是又不可以朋黨論也

八月丁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向來各衙門事件關係重大者雖有定限赴科道稽察但事易結者即宜速結必俟限滿方行題覆多致壅滯更有各項呈狀不係註銷者任意耽延借端拘提人犯數月不為審結無辜牽累殊堪憫惻自後題覆本章俱速為料理不必盡拘定限至於審理事件亦速為完結照註銷欽件例定限每月造冊赴都察院科道稽察具奏爾等各宜力圖振作體恤民隱以副朕孜孜求治之意

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戊戌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逆賊吳三桂等背恩倡叛荼毒生靈擾亂疆宇朕念切除凶志安民社仁育義正恩威竝行大將軍等既承簡任當勵忠貞之誼早奏戡定之勳以副朕愛民至意乃自用兵以來大將軍王貝勒將軍大臣等固有盡心王事已著勞績者亦有觀望逗遛不思振旅巡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便安或諉甲兵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者甚而干預公事挾制有司貪冒貨賄占踞利藪更有多方漁色購女鄰疆顧戀私家信使絡繹尤可異者新定地方亟需安輯乃於所在擾奪焚掠種種妄行殊乖法紀本宜嚴察職名從重治罪但時當進勦姑免處分策勵後效各路大將軍王貝勒將軍大臣等各宜乘時進取恢復封疆拯救民命一切違法之事嚴加禁止倘有不遵許督撫指參綑以重典兵丁廝役犯者其將領

家主均行連坐官員犯者除本官重治外將帥分別議處地方官逢迎餽獻一并嚴懲如督撫不糾或經言官劾奏或為被害首陳該督撫以徇庇論督撫提鎮等官自違禁條加倍究治其以此傳示內外嚴加曉諭俾一體遵行

三月壬午

上諭吏部戶部兵部朕統御寰區孜孜圖治期於朝野安恬民生樂業共享昇平乃副朕宵旰勵精之意不意逆賊吳三桂背恩煽亂各處用兵禁旅征勦供應浩繁念及百姓困苦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節次條奏如裁減驛站官俸工食及存留各項錢糧改折漕白二糧顏料各物增添鹽課鹽丁房田稅契牙行雜稅官戶田地錢糧奏銷浮言隱漏地畝嚴行定例處分用過軍需未經報部不准銷算以上新定各例不無過嚴但為籌畫軍需早滅逆賊以安百姓之故事平之日自有裁

飭各省督撫提鎮大小文武等官俱宜上體
朕意下念民生潔己奉公愛惜物力務期早
奏蕩平與民休息以稱朕乂安海宇至意

四月壬辰

上諭吏部等衙門國家設法定例原期章程盡善垂之久遠上裨軍國下益民生必藉內外臣工精白乃心恪共詳慎實心奉行方克永遵而無弊近見各處章奏凡於見行之例或借端營私巧爲掩飾或推諉卸過冀免處分

或徇庇情面曲爲彌縫凡行一事每滋弊端以致良法美意澤未下究而累已及民揆諸立法初意殊爲未符此等情弊科道官雖有風聞因無確據難於指參朕雖洞悉緣由期其自行改悔不加深求遂爾因循以爲僥倖之路以後在內部院等衙門在外督撫各官滌慮洗心痛改積習於有益國家民生事務籌畫擔當不避嫌怨務期法行無弊恩被閭閻以副朕立法定制愛養斯民至意如視爲故事仍蹈前轍事經發覺定行嚴加處分著
通行申飭遵行

七月戊午

上諭兵部直隸各省綠旗兵丁經制額數專爲防守汛地征勦賊寇而設該管各官自宜實足兵數以資戰守督撫提鎮等經制兵內如有充作當書記軍牢以及馬夫水夫等役悉行裁汰務足兵額倘仍不改陋習因循踵行該督等糾劾從重治罪若督撫徇庇不糾或爲科道指參或被旁人首發治以徇庇之罪決不輕貸其通行曉諭

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甲戌

上諭吏部等衙門凡爲臣子者同寅協恭自古皆然今各部院辦理事務大小漢官凡事推諉滿官事之得當則歸功於己如事失宜則卸過於人至於入署不待事畢諉於滿官祇圖早歸宴會嬉遊不爲國家盡力擔當料理公務此後各宜協力同心務盡厥職不可仍

前推諉至科道各官平日章奏內將一二可
行之事隱附私情希圖作弊凡有條議鮮非
無因閱覽奏疏多以己爲至公至廉其囑託
公事肆行妄爲外播威勢挾制多端地方督
撫等官莫不畏懼小民困苦未必不由於此
作何懲戒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

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滿漢論事往往不能和衷漢
官每謂滿官偏執若漢官肯實心爲公據理

辨論滿官豈有不從之理若滿官堅意偏執
漢官即當奏聞從來有治人無治法爲政全
在得人人臣事君全在辨心術之公私今爾
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務但徇私利己者多
公忠爲國者少若諸臣肯洗心滌慮公爾忘
私國爾忘家和衷協恭實盡職業庶務何患
不就理國家何患不治平哉爾諸臣其勉之

九月庚子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孫思克奏稱賊多步行
踰嶺登山如履平地小路曲徑賊所稔知我
兵前進恐賊由曲徑潛躡我後以絕餉道爲
害滋甚朕思秦地綠旗之兵爲數甚多其中
步兵不少且各省綠旗兵向推秦兵精銳賊
能跋涉山嶺我兵豢養有年何獨不能況漢
中興安爲秦內地滿漢大兵經行熟悉何得
視同絕域輒荒誕其辭凡將帥用兵前進衝
鋒後顧餉道務詳度以合機宜乃一定之道
也倘以賊間道潛來斷絕餉道爲憂怯懦不
前則永無破賊之日矣又疏言大將軍公圖

海分滿漢兵爲四路雖分賊勢終憂兵單綠
旗兵每人止有一馬且未必皆强壯可用之
兵惟滿洲大兵堪任策爲數無多雖欲另調
又恐秦地三邊番夷甚衆當此秋高馬肥思
逞之候實無兵可調不若俟來春二三月間
塞外草尚未生水泉猶涸之時多調邊兵以
資戰守各路進發朕思秦中滿兵不少綠旗
兵較各省更多今稱兵力單弱顯屬畏縮憚

於進兵且各省綠旗兵亦止一馬會無多給而且越境征勦粵東粵西閩楚諸處今又進定滇黔較之平定境內漢與勞逸何如耶向者凡將軍提鎮官募兵時必選精壯勿使濫收充數定例嚴明今若以秦兵皆非強壯難以應用則孫思克職任何事觀此則欺蔽之情更顯然矣且有大將軍公圖海在彼乃妄議大兵多寡殊屬狂妄又云番夷馬肥思逞欲俟來春二三月閒草尙未生泉水猶涸之時進取設或二三月閒進取之後四五月閒番夷馬肥思逞將若之何正值秋成涼爽各處賊寇大敗震驚之餘不速行蕩平反欲於來春青黃不接之時進取是又何意耶又奏稱秦省大半皆山地瘠民貧不產杭稻所種惟麥豆之屬向有捐納之事稍裨用兵今例已停罷民受採買之苦且山路險阻必資負載馱運其僱貨之價數倍於應輸之賦今各路芻餉甚多山徑狹隘輓運維艱時當初冬

草枯葉落畜牧無資欲俟來春調集官兵務期兵強餉足共圖進取者職此之故朕思粵東粵西諸省山嶺亦多何曾豫備糧餉官兵豈有止食稻米不食他粟之理至於捐納各省俱停止留粵西事例以資平滇軍需之用自定秦省數年以來未曾勞民轉運且漢輿雖多險阻乃陝西內地非隔省百姓轉輸可比今恐輓運累民至春又誰爲轉運耶當逆賊敗遁之時急令進兵者正爲早定地方以安百姓耳採買恐累於民巡撫杭愛題奏已經改定今以請開事例轉運維艱爲辭其規避進兵明甚又疏稱八旗官兵今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師地震房屋傾壞壓斃人民閒之各懷內顧之憂臣所以暫停進取以回

天意俟人心稍定再議進兵未晚朕思八旗官兵世受豢養朕之加意臣僚士卒尤爲渥厚不特房屋傾圮親故即蹈湯赴火宜亦難辭孫思克封疆大臣凡事不加詳察妄言人情

皆動以惑軍心殊失大臣之體細察孫思克
疏內前後情由惟耽安逸怯於進兵列款巧
奏且自秦省有事孫思克等係封疆大臣俱
應按律議處念同大兵進勦者過計功給以
世襲之官加以不次之擢當捐軀報國破賊
安疆自請前進効力乃孫思克身任提督統
轄全師不思奮力前進反煽惑滿漢動搖民
心飾辭妄奏深負朕擢用之恩情罪殊屬可
惡其令翰林學士喇沙里速往嚴取口供來

奏尋喇沙里取供還奏
上曰孫思克理應嚴察治罪但今方統兵與大
兵分路進勦俟事平日再議

十月辛卯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邇來諸事爾等全不
擔當或遇事有疑難即以未經與聞不同啓
奏或托言他事及病不赴會議在部辦事或
推諉不肯列名或有過卸於司屬意圖僥倖
若果應坐罪豈推卸便可脫免乎又有臨事
全無一語及既退之後輒云我曾如此立論
而某官不肯見從朝廷不曾俞允此豈臣子
靖共之道乎至部院衙門司官亦多偷安廢
弛各堂官宜將此等司官指名題參九卿會
議處有規避者著都察院及科道官糾參嗣
後爾等當直攄所見陳奏審酌可否自在於
朕爾等勉之

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辛亥

上諭九卿等曰科道官內陞外轉原以示勸懲

也今見才優者猶知憚於外轉其或才力不
及不稱言職之人安於外轉道員者甚多是
但以示勸非所以示懲也故令九卿詹事科
道會議務期得當乃會議時俱瞻徇情面不
肯議以小品用此無他直是畏科道耳夫人
臣事君苟立心正直行事公平何所顧慮於
人其畏科道者皆由平日自處不正故也朕
於諸臣素行無論在官在家一舉一動罔弗
知之不即發覺者欲令改過自新以全國家

待臣下之體奈何不畏朝廷而徒畏科道之指摘乎近日科道官專以虛聲肆其恐嚇並未有真能參大奸大貪者如此不職若不分別勸懲何以大破積習使知勉勵乎據魏象樞等奏恐天下不肖之輩不識朝廷慎重科道之意疑爲厭薄言路之端邇年以來姚文然李之芳施維翰等內陞未久卽任以大僚督撫亦因其克盡言職才能素著之故此無論天下智愚賢不肖當亦知朝廷無厭薄言

路之意矣其外轉者或係素無建白或係昧於事理或係任臆妄言或係才力不及原非因其條奏而外轉也外轉科道以小品官員用遂言有礙國體殊不可解朕心本虛公初不執定一說若果在必行何難旨意票出特命諸臣會議者正欲公同參酌務合乎中道耳爾等可傳諭各官示以朕意

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初逆賊反叛時克殫忠義或從賊所設計來歸或大兵已至尙爲賊困此等人錄其善而獎其忠方爲允當亦有大兵已恢復地方奸猾之徒先附賊妄行因賊衆潰散焚毀僞劄逃避山林文飾耳目以圖僥倖者今給事中姚祖項榮請獎敘被難人員甚爲失當可加嚴飭嗣後科道官條奏朕先行披覽仍面加詳問如此則人之才能及所奏之意咸可知矣

五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以亢暘齋居虔禱雖雨澤薄降四野田疇尙未霑足今玆不雨爲時又久旱魃爲災朕甚懼焉意者政事之失宜者多歟不然

天心仁愛下民何其宜雨而久不雨也曰者以政理之故勤求言矣而言者文繁無益其集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問有何事當行何事當革悉意以陳毋有所隱

是日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爲小臣之表率京官爲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紀勤修職業公爾忘私小臣自有所顧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撫各官自應慎守功令潔己愛民乃大臣等每自謂清正無私粉飾空言至其所行往往營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負委任之意科道係耳目之官凡有弊端自當據實參奏且居處甚近如此情弊豈無見聞乃瞻徇情面緘默不言即有條奏多係繁文言官職掌殊爲未盡如肯從公糾舉孰敢恣行無忌朕以爲目今之弊莫大於此近因天氣亢旱朕夙夜焦思念慮所及無不舉行感格之道猶恐未盡故特召爾等各面陳所見因宜諭朕意令爾等知之

六月戊辰

上諭黃巖總兵官林本植曰黃巖要鎮今海賊雖已敗逝恐其出沒不常又沿海之民或有奸宄勾連外寇爲害匪細尤宜加意嚴防林本植奏曰沿海之地必須精練水師臣西北人恐未深諳

上曰自古用將何分南北惟在得人且靖寇本以衛民攘外必先寧內爲將之道亦惟在得民心也

七月乙未

上諭陝西總督哈占四川巡撫杭愛曰據哈占奏稱秦餉由畧陽運至保寧令四川接運杭愛又言四川官少船缺不能接運杭愛既以不能接運爲言倘著哈占及巡撫鄂愷甘肅巡撫巴錫等飭以畧陽糧艘運官運至敘州四川督撫速趣空船使回方今大兵進勦雲貴需餉至急既已剋期進取輓運無過今秋川陝督撫自宜殫心籌畫勿悞軍需乃妄分彼此互相推諉遲延至今殊負職任嗣後當

同心商酌不拘疆界速爲餽運無悞進取如
仍推諉遲延有失軍機經管其事自督撫以
下各官俱以軍法從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己巳

上諭理藩院尙書阿穆瑚瑯等曰近見內外蒙
古接壤處所互相攘奪盜竊者甚多遇此種
事遣爾衙門官員前往察閱不思調和兩界
裨益地方據實奏聞以副朕驅使但苟且竣
局希圖脫免凡事有問諉云不知今朕俱已
洞悉爾等堂司官何曾啓奏一事尙可謂克
盡職掌者乎嗣後務期勤愼宣力不得仍前
草率疎忽

二月壬辰

上諭直隸巡撫格爾古德曰凡爲官者承貪吏
之後名譽甚易承良吏之後名譽甚難金世
德于成龍居官有聲爾繼其後得名必遲爾
毋欲速以求名速則恐致擾民直隸旗下莊
頭與民雜處朕聞所在凶惡莊頭自以旗下
倚恃其主甚爲民害爾涖任後加意嚴查務
期懲創卽管皇莊者亦毋寬宥

九月己酉

上諭福建將軍佟國瑤曰國家設立督撫提鎭
原以爲民向來駐防鎭江杭州福建等處漢
軍官兵皆恣意妄行侵占市廛擅放私債多
買人口如哈喇庫諾邁等一味營私罔遵法
紀買人口至盈千百此等匪人用之何益昔
孟喬芳總督陝西李率泰總督福建俱能潔
己奉公愛民恤士秦閩人至今思之爾到地
方宜恪遵國憲安戢兵民毋負朕委任至意

十月乙亥

上遣郞中崑篤倫等採辦楠木
諭之曰爾等查採楠木所至地方當會同督撫
實心詳察毋借端滋擾凡官廨民房寺廟墳
墓毋拆毀封採恐奸徒乘機詐害平民此意
可曉諭地方令共悉知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四

飭臣工二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二月壬午

上諭直隸各省朝覲各官曰爾等各有職掌關係國計民生宜實心辦理如奏銷錢糧採買米石借端浮冒希圖侵尅審理刑獄顛倒是非稽延歲月致累平民皆因爾等因循怠玩積弊未除嗣後俱宜潔己奉公殫心盡職諸

凡公務俱照在內各官衙門事例勤慎辦理副朕察吏安民之意若謂道途遙遠所行弊端未必盡知仍沿陋習漫無省改憲典具存決不姑貸

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閱朝覲布按各官條奏於治民弭盜非不鋪張累牘然如何綏緝則盜源可靖如何儲備則凶歲無饑未見確切敷陳裨於實用惟麻爾圖所稱陝西積欠錢糧應

分四年帶徵其言頗當朕軫念陝西地方連年寇警輓運艱苦每欲蠲除宿負以兵革未息時方需餉未及豁免龔佳育言江邊蘆田坍塌無常應五年一丈量其在內田地原無增減請免丈量等語亦屬可行餘皆諸司瑣事若概令議覆徒煩章奏爾等傳集九卿詹事科道將各朝覲官奏疏同閱會議如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始下所司確議否則擬旨報聞足矣且九卿詹事科道既全見伊等所奏本章則將來會推亦易知其賢否至所頒諭旨原為察吏安民若伊等各自收藏無益其令刊刻頒發府州縣衛所使兵民一體通知不肖官員雖欲敗檢虐民亦知所忌憚不敢恣意以逞矣

三月甲子

上諭刑部國家設立問刑衙門期於明罰敕法弼教化民必審鞫精詳讞決平允而後民情悅服冤抑畢伸近見爾部審理大小事件每

多草率因循瞻徇舛錯如聽訟之時兩造是非自應分別定案因意有偏私往往不問曲直含糊完結以致奸頑幸免良善含冤又如奉差籍沒官員不能廉潔自持據實冊報乃恣意侵盜竟飽私橐殊非人臣奉公守法之誼至於審事官員膠執已見聽訟不公或更改口詞圖遂私意或恐嚇犯證不令直供或妄肆株連稽遲日月或怠玩疎忽苟且告竣弊端種種難以枚舉嗣後堂司各官俱著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一切刑名事務必令情法允協無枉無縱恪遵法紀持廉秉公以副朕委任之意又

諭曰爾刑部弊端朕無不悉知自後永行改革則已倘仍因循如故將爾等弊端摘發一事勿望倖免亦毋望止於罷斥已也爾等又每云身為堂官筆帖式胥吏所作弊端焉能悉知今堂官亦有由筆帖式出身者斷難以不知情弊為辭朕時加諮訪諸事莫逃洞鑒而

爾等諉爲不知可乎用復申飭務將夙弊盡
行除革毋忽

閏六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一切政事皆國計民生所關最爲重大必處置極當乃獲實效朕每詳覽奏章內有所疑或折五六本七八本諮詢爾等者務欲得至當耳今爾等不各以所見直陳一切附會迎合朕意則於事何益朕從來不憚改過惟善是從卽如乾清門聽政時雖

朕意已定之事但視何人之言爲是朕卽擇而行之此爾等所共知也堅執已見獨持議論之人朕素所不悅觀今之大臣甚不如昔之大臣今之政事亦不如昔日部院無事無弊大臣無人無私外間之弊較內更多朕知之久矣欲嚴治之則其人甚多難於盡處所以朕數年來屢下嚴旨加意勵飭今雖較前差善而弊尚未除且部院堂官止圖已身安逸辦事不勤堂官推諉司官司官推諉筆帖式早歸私家詭稱終日在署此何理也

十一月戊辰朔

上諭湖廣總督董衛國曰爾在外任二十餘年地方事宜民生利病知之已悉何待朕言第總督爲一省大吏惟以奉公秉法潔已愛民爲要從前用兵之際未免騷擾閭閻今天下承平休養民力乃治道第一義何利當興何弊當革俱宜從實詳酌舉行惟時當承平而常若民生未遂民困未蘇則地方自然受福

若謂地方已經寧謐不特加體恤則所失多矣至一切事務本可速結者自應速結每見在外官員故意遲延致滋民累爾宜申飭所屬各官實心任事又在外官員行事京師無不悉知爾從前在任所行朕皆洞曉爾在軍中克有勞績朕卽下旨褒獎嗣後務益加砥礪爾爲部院已久在京部院大臣何須結納爾行事無疵何畏人言若行事失當雖結納大臣亦復何益耶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丙戌

上諭陝西按察使布喀曰按察使職司通省刑名必事到隨結不使遲悞方於事有益凡弊之生及百姓牽累皆由遲延不速結之故爾當潔己勤政將遲延牽累積弊詳加糾察勿致煩苦良民以爲屬員表率

二月己亥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孫在豐曰翰林院乃儲養人才之地教習庶常當以品行文章爲事一切交際禮文皆宜杜絕近聞有餽送重禮者庶常等俱甚寒苦自翰墨外不應別有所取前拉薩禮在時待伊等甚善所以至今有感念者至庫勒納任學士以來交際之風漸盛爾等宜加洗剔無負簡任之意

三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昨正陽門外被火朕數遣人往視該城及司坊巡捕營等官竝無一人在者亦無一救火之人因遣內大臣侍衛往救

火勢方熾未能旋熄朕親往登城指揮方得撲滅該城及司坊巡捕等官於該管地方職分所在平日不加謹隄防遇災又不急救殊爲怠忽左都御史科爾坤兵部侍郎郭丕阿蘭泰奏請朕還宮伊等留視及朕還宮後使人視之伊等亦已散去城外之地多係漢官居住遇此等亦應協力料理乃置若罔聞袖手不顧則他事亦因循坐視可知伊等皆國家大臣凡事當視若一體乃於身外之事畧不關心可乎爾等可將此旨傳諭吏兵二部及都察院知之

四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爲臣子必實心任事興利除弊不可苟且塞責俾衙門事一切整頓無有廢弛斯不負職業若循分碌碌因人成事雖小有勤勞殊無足取

五月癸未

上諭臺灣總兵官楊文魁曰臺灣遠在海隅新

經底定將弁立功者頗多尚未簡用因爾係
舊人故特簡爲總兵官彼處新附兵丁以及
土人黑人種類不一向來未沾教化不知禮
義爾莅任後務期撫輯有方宜用威者懾之
以威宜用恩者懷之以恩總在軍民兩便使
海外寔安以稱朕意至於海洋爲利藪海舶
商販必多爾須嚴飭不得因以爲利致生事
端有負委託

八月庚戌

上諭督捕侍郎達哈塔曰朕以爾素有操守簡
用侍郎近見爾衙門事務弊端尚多旗下人
不無怨言若但守己廉潔而於凡事不能勉
力肅清究竟何益嗣後爾當嚴率屬員事務
悉加釐剔以副委任之意

九月己丑

上諭山東巡撫張鵬曰今見山東人民逃亡京
畿近地及邊外各處爲非者甚多皆由地方
勢豪侵佔貧民田產無所倚藉乃至如此爾
莅任後務剪除勢豪招集流亡俾得其所

十一月壬戌朔

上巡幸江南駐蹕句容縣
諭知縣陳協濬曰知縣係親民之官與一縣民
生休戚相關朕巡行之次見此處百姓困苦
爾當潔己奉公愛民如子否則國法具在爾
其慎之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癸卯

上諭漕運總督徐旭齡曰源清則流潔爾爲大

吏潔己率屬官吏自不爲奸朕因前任諸臣
均不稱職聞爾向任山東居官清慎著有賢
聲故特簡茲任爾當益勵勤恪安輯軍民以
副朕委任至意至於河漕事務原屬一體凡
河工有關漕務者爾便宜行事不必推諉其
屬官賢否宜從容廉訪果有眞知確見方可
入告凡舉一人務使千萬人知勸劾一人務
使千萬人知懲至於待屬員不可過刻下吏
亦各有艱難之處惟心平氣和則皆悅服矣

五月庚申朔。

上諭新選庶吉士張希良等曰士子讀書稽古原期窮理致用平居砥礪廉隅敦修品行皆爲異日服官涖政之本廼一登仕路志在功名未免奮意求進干營奔競喪其懷來往往有之爾多士從田間來甫通仕籍務宜率其素履不改初心凡授內外職任其各加黽勉清操自矢恬靜寡營循分盡職潔已愛民以副朕造就人才至意

八月己亥

上諭九卿等曰官以清廉爲本如原任侍郎溫代察庫不可謂無才但以貪汚故凡所行皆不足取此皆由不知廉恥耳又

諭曰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循分不致生事其專擅好勝之徒特欲假公事以遂其私意耳雖有才能於國家何裨

九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等曰九卿詹事科道令其會議會推本期至正至公務得眞實今聞九卿會議之事問或不據實具議草率苟且因循而行有此一次立議爭勝以冀下次不與相拂而從之者或有此一次將彼意中之人薦出冀下次將其親朋薦出以相報者或有薦其門生者有薦其同年者有薦其同鄉親友者夫九卿會議會推理宜虛公持論豈可一二人擅事以行且設立科道本欲其凡事從實建言有執拗護庇者卽爲指叅也其擅

專執拗護庇之人何未見糾劾耶衆議之時亦有一同具議後因其事不當復云彼時我原如此說者如果原議時衆論與伊意不合卽宜將已見明白敷陳另立一議既不另立一議同列職名又稱我曾如此說是斷斷不可者朕於康熙十八年亦因此等事曾經有旨申飭可查前旨一并復行傳諭凡事會議不必詢問本省大臣官員若每加詢問或致不肖之人益在地方生事橫行本省督撫地

方官無不畏懼且將凡屬會議之事無不囑託本省大臣官員矣政務何由得平今會議山西巡撫穆爾賽因係滿洲恐致敗露意欲從平易歸結耳若是何不於事前豫爲勸戒令其公廉乃不爲豫戒徒於事發之後欲如此結案可乎爾等齊集滿漢九卿大臣傳諭申飭之

十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工部凡於交送物件皆耽延時日抑勒不收弊端滋多此後其嚴禁之可傳諭工部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甲戌雲南貴州總督蔡毓榮題逆苗王騰龍等聚衆刼掠應行征勦

上諭大學士等曰苗蠻賦性樸實不敢生事祇以地方該管官不克平情撫恤反需索馬匹金銀誅求無已不能供應遂生釁端耳前逆賊吳三桂亦因需索水西不遂貪欲揑奏水西反叛竟自發兵勦滅盡取其利以爲己有今苗蠻之事恐亦類此敕該部知之

二月癸巳

上諭直隸各省朝覲官員等曰國家三載考績原以崇獎廉善擯斥貪殘必吏治澄清庶民生安樂今當大計已嚴飭所司重懲貪酷餘俱如例降革其有衆論不孚是非失實者特黜一二以警積玩外姑准爾等仍服原官爾等平日官評賢否公論昭然若值會推輓鑽營奔競以圖僥倖居心先已不肖何以率屬

莅民且凡朝覲之期每因仍陋習借端科派大小相循私通交際是察吏本以安民而反以擾民甚非朕激揚清濁至意嗣後務須洗滌肺腸勉圖自新毋貌承心違蹈常襲故國憲具存決不爾貸

戊申

上諭吏部兵部我國家掃除逆孽平定遐荒即負山阻箐之苗民咸輸誠供賦封疆大吏自

宜宣布德意動其畏懷俾習俗漸馴無相侵害庶治化孚於遠邇近見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廣等處督撫提鎮各官不惟不善撫綏更恣苛虐利其土產珍奇貲藏饒裕輒圖入已悉索未遂因之起釁職爲厲階蠢爾有苗激成抗拒即擅殺一二謊稱累百盈千始黷貨以生端旣邀功以逞志藐玩因循殊負委任朕思土司苗蠻授官輸賦悉歸王化有何杌隉互相格鬬無有寧居嗣後作何立法務

令該地方督撫提鎮等官洗心易慮痛改前轍推示誠信化導安輯各循土俗樂業遂生亦令苗民恪遵約束不致侵擾內地居民以副朕撫馭遐方至意

三月乙卯朔

上諭直隸巡撫于成龍曰直隸旗下各莊人戶不守法度爾須執法嚴治不得瞻徇顧忌朕留心民瘼外事無不周知即如工部所用車輛係發價現雇今僞派取州縣如此積弊不止一端爾到任逐一查明奏聞爾固宜正己率屬廉潔愛民亦宜寬以濟猛勿過刻也且居官不善縱或漏網亦將禍及子孫爾須有始有終實心任事從國計民生起見盡力爲之

閏四月乙亥吏部等衙門遵

旨會推廣西按察使員缺吏部侍郎胡簡敬保舉江南淮揚道高成美擬正湖廣下荆南道沈志禮擬陪具奏

上諭曰凡職任緊要官員奉旨會推原期從公保舉務得真才有裨官守且官評賢否關係吏治民生若以本地方人推舉本省官員必致瞻徇滋弊前已經屢諭申飭甚明今胡簡敬以淮安府人推舉淮揚道高成美殊屬不合著嚴加議處九卿等不加詳愼草率擬推亦屬不合著通行申飭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三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來不雨政事恐有未當令

九卿議奏越二日癸卯大學士等覆奏國家
政事實無可更改釐定者
上曰堯舜之世方可稱無闕失然猶兢兢業業
不敢謂已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主賈誼
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云主聖臣賢政
事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況求言原
屬要事無論智愚皆當各陳已見以備採擇
始於政務有所裨益大小臣工各宜盡心職
業視國事如家事方副委任之意今每部滿
漢堂官各有六員其間任事者但一二人餘
則隨衆署名而已卽如各部啓奏本章每日
不過數件其中情節如漢侍郎等未必了徹
設朕問之詰有不能對者漢官公事之餘或
持齋誦經滿官公事之餘或崇尚僧道不以
國事爲念朕觀今世之人專務逢迎諂媚鮮
有直道而行者且已不勤而每誚人爲惰已
無能而每嗤人爲劣此不過徒工浮議耳何
益之有

七月辛卯刑部題浙江民張遴叩閽請
發與該撫審理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案若交與該撫審理豈肯
將實情明白審出著刑部擇選賢能司官往
審近見河南審事司官竟不明晰此皆瞻徇
各部院堂官不敢結怨耳大凡督撫無不與
部院堂官營求結納分樹門戶若司官與督
撫相忤卽結怨於堂官尚能保其職乎部院
堂官各援引親戚朋黨營求凡員缺未出之
先其人預定及會推時惟贊揚援引而從公
推擬者甚少又有爲司官筆帖式時所行貪
婪至於大位僞稱淸廉者若此居心深可鄙
恥今部院官員亦稍知更改若循此而行固
善倘仍蹈前轍貪汙不悛是自棄其身也雖
或僥倖苟免於刑鬼神豈肯宥耶
己亥
上遣刑部郎中阿西潭等往浙江察審張遴一
案

諭之曰向來奉差官員往往騷擾驛遞貽累小民朕深悉之故數年以來槩不差遣昨見張遴所告似有寃抑因遣爾等往理務須詳審公平愼毋顚倒是非奸民叩閽亦有巧爲飾說者地方官員亦有善於夤緣者爾等不可偏私拘執專徇一面之詞必得兩造實情若是非不明輿論不服則大負朕懷矣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丁酉

上諭江西巡撫王騭廣東巡撫朱弘祚曰巡撫爲地方大吏以操守爲要大法則小廉百姓俱蒙福矣身爲大臣尋常日用豈能一無所費若必分毫取給於家勢亦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爲良吏爲督撫者在朕前皆能言之及至地方與所言往往不符人貿始終如一朕特簡爾等當砥礪清操毋負朕擢用之意朕事事以百姓爲念爾等到地方一切利弊有關百姓者不妨事事奏聞爲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爲地方

之福凡貪污屬吏先當訓誡之若始終不悛再行叅劾可也

二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設官分職必須大法小廉實心任事庶不負朕拔擢簡用之意朕親政已久於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悉爲臣子者既荷爵祿顯榮便當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又再三面加訓誨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全不敬勤供職但知偷安自便互相交結貪賄營私種種情狀不堪枚舉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理宜各出己見公同商酌乃一二人倡率持議於前衆遂附和於後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衆畫題更有於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僨事巧行推卸此等情狀朕所痛惡至於用人關係重大恐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推原期爲國得人亦欲令被舉之人警心易慮惟恐溺職累及舉者因

而自加勉勵乃歷來所舉官員如張汧章欽文之流貪黷敗類往往發覺此皆瞻徇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前者班布爾善阿思哈等身爲大臣所行悖亂致干重辟然朕尙耿耿於懷是以比來大小官員徇私納賄朕雖洞見而不卽指發冀其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豈意積習深錮漫無悛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瞻徇黨類百計營救因朕具悉其奸私謀莫遂近差色冷額徐審張汧被參情由朕曾諄諄面

諭及色冷額回時奏稱此案若有失實甘治死罪朕覽其奏案則又庇護保舉張汧之人內閣擬票亦未議及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及遣佛倫等前往勘議甚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已見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衆議屢經誡諭未見畏悔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奏雖言官亦非先期舉發直待朕諭飭之後方行論糾然爾等果能持公爭論何至敗事且爾等行私朕皆洞曉因不忍加刑於大臣又用兵之時有著勞績者故免其彰顯厥罪嗣後大小臣工各宜痛改陋習勉盡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之意

五月壬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會議政事必詳察合理不可忽略輕易朕每遇事之大者卽與內閣大臣商酌而後定凡授大僚無不如此至吏部陞補官員俱有一定之例或有不肖之徒賄

求不已此皆習俗不良今當痛改前轍凡事俱各抒已見一意秉公不可碌碌徇人且徇人何益孰優孰劣朕豈有不知者乎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三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地方文武官員務須各盡職掌實心任事黽勉効力方爲稱職今見直隸各省文武各官多有虛糜廩祿怠玩因循事務廢弛行伍虛冒船隻任其朽壞器械全不整理且有無多寡茫然不知總因任內職

業視爲具文漫不經心殊屬不合著各該督撫提鎮通行所屬官員嚴加申飭令其痛改積習力圖振刷恪勤守職如仍前玩忽定行從重治罪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己酉

上諭九卿等曰朕自臨御以來夙夜兢兢勤求治理念切民依冀登安阜去歲畿輔旱荒雖經蠲租發帑賑濟窮黎朕猶軫念未已卿等各宜恪體朕衷持廉秉公實心盡職毋得營私結黨師生親友互相徇庇聽受囑託遇事推諉自圖便安務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一月己未

上諭吏部從來致治之道在正人心人心偏私則詐僞日生而習俗滋弊人心公直則囂競自息而庶績允釐朕早夜孜孜崇尚德教蠲滌煩苛期與中外臣民共適於寬大和平之治凡大小諸臣素經拔擢咸思恩禮下逮曲全始終即或因事放歸或罹咎罷斥仍令各

安田里樂業遂生惟爾諸臣亦宜奉職恪共絕偏私而襄國事近見內外各官間有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牽連報復或己所銜恨而反嗾人糾參陰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術中雖業已解職投閒仍復吹求不止株連逮於子弟顛覆及於身家甚且市井奸民亦得借端凌侮蔑紀傷化不可勝言凡若所行雖迹甚詭秘朕總攬機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甚悉倘因仍陋

習益致蔓延殊非朝廷所以體恤臣工保全愛惜之意夫讒諂媢嫉之害歷代皆有而明末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以致釀禍既久上延國家朕歷觀前史於此等背公悞國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在內外大小諸臣應仰體朕懷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豈獨國事有裨即爾諸臣亦獲身名俱泰倘仍執迷不悟復蹈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

罪爾部可即傳示中外使咸知朕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四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五

飭臣工三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二月癸酉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傅繼祖等曰翰林院衙門甚屬緊要凡翰林官每日作文寫字誦習講究是其分內之事各宜勤勉以盡職掌若有結交不肖牽引妄行遇學差缺出恣為奔競營求者不時訪察題參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正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為臣者須行實事不當沽取虛名于成龍奏稱豁免民夫夫河道工程浩繁能不用民夫而可以集事乎且河道增設一官則民間多一事現在所設官員歷年料理工程並無遲悞之處總之河工經理惟在得人不在增設官員也于成龍任直隸巡撫時居官好亦曾効力但為人膽大凡事必欲取勝其所奏之事止徇人情面欲令人感

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權非爲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至於于成龍條奏內修理通州天津一帶河道及培修高家堰堤亦有當酌議之處高家堰保淮敵黃甚爲緊要稍有疎虞則淮安一帶州縣居民田廬皆受水害矣

二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設立科道官員特爲條奏政事今觀都御史以至科道條奏者少間有條

奏者每存私意或將不睦之人欲行傾陷則託辭条奏此等情弊朕豈不知嗣後科道官員各宜端其心術以有益國家之事條奏爾等可將此旨傳諭

三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巡撫桑額奏所屬積貯米穀並無虧空此前任撫臣佛倫奉行之善也朕巡幸霸州時聞大城縣知縣祖延泰散穀賑濟或有富戶冒稱飢民者查出即將其

家所積之穀散給貧民因此並無假冒貧民得沾實惠是則奉行之善存乎其人從前總督張長庚屈盡美巡撫白色純韓世琦等居官不善不數年間子孫窮困由此觀之徒貽惡名此輩所貪取者今安在哉且居官果善其光榮自不待言如江南將軍博濟調西安將軍起程之日兵民泣送屈盡美居官不善離任之時地方百姓皆爲切齒居官善否舉朝之人及地方百姓自有公論豈能掩飾哉

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福建浙江總督朱弘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佻之語豈福建全省之人盡皆佻薄乎原任四川巡撫張德地署理延綏巡撫時曾奏延安邊地並無可舉博學宏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遠平奏南方之人皆輕浮不可用朕思賢才不擇地而生雖深山僻地豈無人材至於南方之人豈盡皆輕浮不可用者二人所言甚不愜於朕心

因皆罷斥今朱弘祚又以此等謬言陳奏殊
屬不合著該部察議具奏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二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觀言官奏事或受人囑託
或懷私貲本所奏之事俱非無故如原任侍
郎鄭重門生曾任陝西縣令爲總督佛倫題
參遂轉囑彭鵬將陝西全省官員俱行參奏
豈有因一人之仇遂參全省官員之理凡任
言官者但宜將關係國家得失民生休戚之
事從直陳奏豈可受人囑託懷挾私仇賄賣
本章而條奏乎如有此等之人必盡察出正
法斷斷不恕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八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軍士所乘之馬朕早令
行察至今尚未具奏部中各官凡事不行速
結惟務偷閒入署未久即散歸家偃息如此
則政事有不壅積者乎朕聽政三十年夙興
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緊要事輒秉燭裁決此

爾等所共知也各官果能勤敏諸事何至遲
悞可同戶兵二部大臣速行察奏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九卿凡保舉人員非係師
友即屬親戚是皆漢人相沿惡習天下官員
朕一人何能周知惟左右大臣是賴誠善者
善而惡者惡據實敷陳則善者勸而惡者懲
矣國家事安有不理者乎況科道乃耳目之
官如總兵卓策柯彩許盛居官最爲貪鄙朕
聞其軍民皆怨乃爲懲治前此科道官曾有
題參者否爾等以朕旨宣諭倘後仍蹈前轍
必不寬貸

二月甲申

上召督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等問曰爾
等何日起程于成龍奏曰俟效力運米官齊
集同行

上曰爾此意卽謬矣人臣宜以國事爲重勤勉
自効豈可援引朋類當此軍務緊急爾等宜

率先啓行餘令陸續隨往若必俟衆同行豈不悞事爾自任巡撫及爲總河惟知援引私人其後運米亦仍如此爾在河工曾帶二百餘人前往迄今未用一人欲任意援引得乎爾又云寧殺于成龍至効力人等不可不用此語豈非沽名干譽之意乎朕已屢加嚴飭爾竟不悛何也朕於國家之事未嘗膠執己見惟虛己以覘機宜卽用兵之道亦復如是一日之中千變萬化朕統大兵至克魯倫時

亦視賊之形勢隨機而應並不豫立己見孔子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聖人之言至當不易爾惟執己見前此運米已因待衆悞事今又欲俟衆同行此意不過欲扶助黨類令其感激耳用人之權豈人臣所得專擅朕今用人若有保舉官員亦必就中論俸陞補卽素所深知者亦視其効力之處酌量用之否則俱使論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際尚不肯任意爲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

助人者後必自己獲罪爾其戒之

閏三月辛卯

上諭陝西督撫提鎭等官曰朕宵旰勤民慮周遐邇緣向來巡幸未經親莅邊境頃特濟河而西循秦省沿邊地方延覽風俗諮詢疾苦見所在兵民築土屋以爲居耕砂磧以爲業生聚之計甚屬艱難朕惻然於衷軫念弗釋因思兵民倚賴全在將吏而將吏之表率惟督撫提鎭是視誠使督撫提鎭實能正己澄

源則所屬守職奉公祿足自贍必無朘削兵民之事若積習相沿濫受屬員私饋因而所屬官弁節次求索取償於下交則加徵無藝武則侵扣月餉勢不至於厲民剝兵不止如此而欲冀其疾苦日蘇生聚日盛烏可得乎夫秦地俗尚素稱簡樸邊方士卒尤屬精銳總視撫馭得人斯於兵民胥益朕自駐蹕寧夏特召該省督撫提督總兵官以下官員凡在鎭城者俱賜宴行宮面加諄諭無非期望

文武大吏董率屬員以仰副朝廷愛兵恤民至意自今以後爾等其益體朕懷交相砥礪文官皆習知民事豈身作官吏不恤百姓之依武職多出身行伍豈甫爲將領遽忘軍士之苦上官克謹廉隅屬吏各遵法紀馴至比屋殷阜列戍飽騰則兵民皆得其所而爾等亦與有休寵以視厲民剝兵身名俱隕者孰得孰失爾等其敬念之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正月壬寅

上諭湖廣總督李輝祖河南巡撫李國亮江南巡撫石文晟浙江巡撫張勄山東布政使劉暟等曰凡居官以實心愛民爲主民雖愚終不能欺也果能實心愛民民自知感否則竭力矯飾終難掩人耳目朕在宮中惟以百姓爲念督撫身在地方與百姓最親豈可不一心愛民副朕委任之意一省之事全在督撫督撫潔已率屬則府州縣自然遵奉爾等係封疆大臣當自惜聲名自立品望朕巡幸浙江江南陝西山西等處百姓利病俱所深知山陝地瘠地方官略加朘削情即顯露然州縣之私派皆由督撫布按科派所致若止在州縣官則所害者不過一州一縣巡撫與布政使通同妄行則合省俱受其害矣此等人朕斷不姑容爾等識之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十月己巳

上諭河南巡撫徐潮曰河南火耗甚重當嚴行禁止又聞彼處虧空甚多如何籌畫令無虧空河南連歲有秋未知積貯何如今天下太平武備不可有懈巡撫有標下兵卒爾從翰林出身武事恐未必留心宜飭將弁不時操練爾撫標操練精强則兩總兵官有不凜然操練者乎

康熙四十年辛巳九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居官之人或優於微職至大任則改常者有之今部院堂司官等但求偷安而已並不勤於理事即侍衛亦比前

少怠人雖優於辦事若不勤慎亦何益哉

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凡用人皆諮詢諸大臣而後用於諸大臣不信將誰信耶朕聽政四十餘年觀爾諸臣保奏皆各爲其黨爾等致位宰輔皆有可否人材之責朕凡諮訪人材當以實對若惟恐結怨不行陳奏何以責人耶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諸臣任科道時多行敢

言沽取直聲以得陞遷者及爲大僚輒不敢言問以小吏皆云不知前後何頓不相符耶

七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之科道糾參一官舉國皆聞方始入告或有先以疏稿示欲參之人然後題參者或有先告以題參之意其人不懼然後題參者若果貪汚理宜參處倘因私怨以些微細故即行題參事必滋擾矣

十月辛卯

上諭山東省官員等曰爾等爲官以清廉爲第一爲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即離任之後百姓追思建祠以祀豈非盛事蓋百姓雖愚而實難欺官員是非賢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強之使加毀譽爾等各宜自勉

十一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各部院衙門所辦事件有錯悞者惟恐事情覺露專務隱匿不行檢舉朕總理萬幾亦止詳識緊要事務安能逐

事一一記之各部院檔案繁多勢不能無舛錯遺漏或有舛錯遺漏而即自行檢舉則其過猶爲可恕若懼罪隱匿不行檢舉則事必終於舛錯貽悞甚大爾等將此旨傳諭各部院滿漢大臣知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齊世武自授甘肅巡撫所屬各官俱被參劾署事竟至乏人其中有初任者亦有他省調補者果有不法自當參處若

止小過則懲戒可耳

二月丁亥

上命大學士等傳諭偏沅巡撫趙申喬曰湖南地方介在邊遠之境聞向來官吏積習相仍無藝私徵種種不一計每歲科派有較正供額賦增重數倍者有司徵收錢糧加取火耗又視別省為獨重百姓窮蹙不支多致流離轉徙非將宿弊逐一剔除無以砥礪官方大甦民困從前已往諸事姑免察究外爾到地

方嚴飭大小屬員痛改前非洗心奉職力滅加耗盡革私徵務使流移者復返鄉閭守業者獲安隴畝庶副朕軫念遠省民生至意如仍有藐法不遵重為民害者即據實糾參從重治罪決不輕宥

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趙申喬分文不取信然但朕臨幸杭州諮訪百姓言趙申喬好收詞訟民多受累大凡居官固貴清廉尤必和平始為盡善如果好受詞訟刁民興訟即使審理其被訟之人一家產業已蕩然矣如此民何以堪聞阿山亦喜受民詞訟總之為督撫者以安靜不生事為貴耳

九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因山左災荒勞心殫思屢行諮訪山左歲歉非止今歲為然地方官歷年隱匿不報今春朕因閱視河工親見災黎情形始行籌畫賑濟今歲田禾雖云失

望尚有薄收之處巡撫布政使為伊等素有欠缺欲巧圖完補故甚其詞以奏報又夤緣科道紛紛急奏言盜賊蠭起人民相食私冀或開事例或撥銀兩因於其中侵蝕託言賑濟而實欲完補虧空以施鬼蜮之謀也今京師遣往三路賑濟人員俱掣籤派撥州縣並不分成災與否一槩散賑遣去人員未奉有稽察諭旨惟視巡撫布政使所指地方賑濟應將此事交與三路大臣加意稽察至御史

李發甲條奏盜賊竊起人民相食亦當明白詢問如盜賊竊起必有殺人放火搶奪財物糧米之處與失事之人如人民相食亦必有被傷之人與食人之人如有不實即爲巡撫布政使急請設法銀兩而言也大學士九卿諸臣會同議奏言官並不實心爲民專爲巡撫布政使起見不誠可愧乎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數巡幸諮訪民生利弊知之甚詳小民力作艱難每歲耕三十畝者西成時除完租外約餘二十石其終歲衣食丁徭所恃惟此爲民牧者若能愛養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將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爲生耶如朕前遣侍衛至鐵索橋掛匾還京回奏彼處督撫餽六千餘兩夫一侍衛而費至此則凡部院司官筆帖式等差遣往來者又不知煩費幾何去歲所遣祭告諸臣回都朕曾問一二人

彼雖飾辭以對然地方所費亦不少矣目今巡撫皆有廉聲而司道以下何嘗不受州縣餽遺總之此時清官或分內不取而巧取別項或本地不取而取償他省更有督撫所欲扶持之人每歲暗中助銀致彼掠取清名不踰二三年隨行薦舉似此互相粉飾釣譽沽名尤屬不肖之極至於蠲免錢糧原爲加恩小民然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約計小民有恒業者十之三四耳餘皆賃地出租所餘之糧僅能度日加之貪吏苛索蓋藏何自而積耶朕比年巡幸七省惟秦晉兩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覺生計艱難山左初次巡幸民甚饒裕繼而少減今則大異往昔矣皆由在外大小官員不能實心體恤民隱爲民除弊而復設立名色多方徵取以此民力不支日就貧困科道官職司風紀當一切不避見之敷陳今惟挾仇

報復者掛之彈章否則斷斷不言或專倚一人藉聲勢而聽其指使然後敢言甚有大言不慚妄自矜誇者考其行事與言迥別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己之言已且不能行徒見之敷陳何益之有

三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情弊朕知之甚悉凡部院駁回事件有應駁回者亦有有故而駁回者倘欲實指其事朕並其始末皆能細言之

朕日聽萬幾惟據其理而處之以公平斷不瑣屑苛求但諸臣當自知足知足方不辱也

五月壬寅

上諭尚書侍郎等曰天下之民所倚以為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賢否係於藩臬藩臬之賢否係於督撫督撫又視乎部院大臣而行部院大臣所行果正則外自督撫而下至於守令自為良吏矣今工部弊端發露爾等亦知愧否工部之弊朕屢降嚴旨切責並不悛改以至於此郎中費揚古等俱九卿保舉之人仍爾作弊侵蝕河工帑金殊屬不堪堂司官上下扶同但利之所在罔顧身命此何謂也爾等身為大臣誠能彼此箴規有所見聞即為剖示屬官有品行不端者即罷斥之庶幾無玷厥職今部院諸弊爾等豈果不知但恐結怨於人隱忍不言科道官員亦因彼此掣肘不肯條奏舉劾耳嗣後如有不謹識朕諭仍循故轍經朕察出必不姑宥

十二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徐潮為河南巡撫時居官實好平易得體民無不稱頌之者朕西巡時經河南見州縣司道官內有衰老者朕即酌量革退徐潮亦少過寬耳觀李光地近日聲名較前稍減彼每被人欺誑大凡為督撫者一被人欺誑則權必旁移張鵬翮向有清名在河工亦甚効力但為屬員王謙等欺誑耳身雖不要錢子姪親戚在外指名取錢可謂自

己不取耶為大臣者約束不嚴自謂己不之知諉之他人可乎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壬辰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爾前因衝決時家馬頭參佟世祿一案於阿山徐潮勘奏後具疏强辯爾又請開河工捐納抵補事例明係脫卸屬員王謙等凡人既讀書先要辨明公私二字凡事從公起見方可以服人爾之名節關係固重佟世祿之身家關係獨不重乎王

謙為人刻薄人人怨恨爾却偏信任其恣意妄行以致人心不服爾常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如此行事豈得謂堯舜之道朕非不知爾在河工能任勞苦但聽信屬員流於刻薄從來大儒持身接物當如光風霽月爾平時亦講理學乃一味苛刻嚴厲豈所謂光風霽月乎況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須為國為民事事皆有實濟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於國事何益耶

十二月庚戌

上諭貴州巡撫陳詵曰貴州地小易治雖有苗人亦無他事但以文武和睦安靜不生事為要清官多刻刻乃清官不足處屬吏貪污固當參劾其居官平常者則須教誨之邊地原苦為大吏者不可見才若生事顯才便非正理爾切識之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丁亥

上諭盛京戶部侍郎董國禮工部侍郎席爾圖

曰前因盛京衙門事務每至遲悞是以朕自京選擇大臣補授令爾官員辦事不勤爾等可往嚴察使朝參習射諸凡公事及圍獵不得有悞倘或不嚴朕有所聞爾等亦不能免罪

七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親政以來斷不許人懷挾私讐互相陷害是以三四十年間無大臣懷私互訐之事此一事朕心頗以為善凡誣

陷人及攻城屠戮人者縱使其身倖免於禍子孫斷乎不昌近覩貪官受報亦復如是從前督撫如屈盡美韓世琦白如梅賈漢復張長庚等皆以貪故其子孫極貧困不能自存或有學道考試不公而所生之子凡書韻過卽忘并有瘖啞者天道甚可畏也前次考試時有朕所素知之人與考朕恐使人知之則必取中故不以告人况人功名所繫去取但欲其秉公耳朕尚以孤寒抱屈爲念試官何不一計及於此乎

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侍郎穆和倫人不甚惡但性執拗耳朕聽政四十餘年何人不知何事不歷似此執拗之人倘有大事必至貽悞而伊身亦罹禍矣昔經略莫洛於事彼達而騎射亦優人材壯健但偏執己見莫洛欲率伊所招綠旗兵丁進剿其時王輔臣諫云召募之人不可信用莫洛言我所用之人有負我者

乎朕所遣訥爾泰亦在彼力勸阻之莫洛詬訥爾泰童稚何知不聽與莫洛同行之員外郎薩哈璉馳報至京朕謂之曰汝速往諭經略斷不可輕率兵前進進必有變莫洛執意欲行至寧羌州地方王輔臣標下官兵鼓譟莫洛遂身被其害于成龍亦妄帶人至河上自謂所帶之人斷不負彼而信用之後皆貽悞朕往閱南河在御壩上朕親指示赫碩色令在此地下樁築堤乃過三季不築而河工皆不可問矣以此治赫碩色之罪後張鵬翮到任並無別項効力但遵朕所指急速築堤而河工告成旣築此堤有利於民衆民咸喜名之曰御壩故凡執拗輕信之人未有不悞厥事者也

乙酉

上諭福建陸路提督藍理曰福建近海關係緊要曩時諳練海戰者猶有其人今則寥寥矣且天下承平日久人皆貪於逸樂若不時加

訓練萬一有事欲令其舍命冒險難矣爾當
小心約束勤於操練務期兵民輯睦
諭天津總兵官師懿德曰天津地方近在京師
昔[illegible]爲天津總兵官時甚[illegible]爾但以爲
法足矣爾年既壯人材亦健但當以驕傲爲
戒使無誤公事
十月庚寅
上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凡人必耐得勞苦乃
能有成不耐勞苦到處無用不但武臣爲然

即文臣若不勞苦學問如何成就今爾等二
三老臣年雖高而勤勞實甚觀部院官止圖
安逸凡事俱不經心至於會議時九卿內但
一二人立議餘皆隨班畫題竟少諳練事務
之人矣
十一月壬午
上諭江西總督郎穆布曰朕知爾平日敬
慎敬愼身何事不可爲凡事不可遲緩若事
久則弊生惟勤敏則事不壅積矣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三月戊寅
上駐蹕[illegible]府城內令地方官俱近前
諭曰江[illegible]米糧既多火耗雖輕貲贍家口斷無
[illegible]居官之常清官每多殘酷清而能
寬斯爲盡善
六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部院一切公事堂官司官
筆帖式遞相推諉皆不留心部院官員當以
敬慎廉潔矢之於心勉勵不怠朕尚不憚勤

勞朝夕與諸臣商榷政事伊等可圖安逸乎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六

任官四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正月乙未

上諭文武諸臣曰朕向待大臣不分滿漢一體包容諸臣當人人感戴自効乃九卿會議時但一二人發言衆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涉於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與於彼之事卽默無一語如此寧不有愧於舉國之清議耶此後爾等皆當省改凡人旣讀書知義理卽當以其所學見之於事非僅作文已也平時讀書至臨大事竟歸無用則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耶

是日

上諭巡撫黃秉中曰爲督撫者當清以持己實心辦事不交通近侍不夤緣部院則無往不宜矣至於偶遇歉收除蠲糧發粟賑粥三者之外別無奇策但在地方官實心舉行耳

五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在部効用人員初爲筆帖式皆念日後擢用可爲國家大臣自立品行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岳飛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則天下太平矣

九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工部光祿寺每年所用銀兩奏請預爲儲備赴戶部支領用完復奏一年之中光祿寺用二十餘萬兩工部用四五十萬兩以至百萬兩不等俱造黃冊奏聞所用數目雖較前畧省而動工之處奉委官員於未估計之先卽已領銀備用以致浮支肥己之弊不絕嗣後工部光祿寺著十日一次將人員姓名及支給銀數具摺奏聞如是則事務清而濫用之端絕矣又凡督工人員於工竣後銷算延挨時日至十年銷算者有之至二十年銷算者亦有之凡工作物料俱

登冊籍何事稽遲若此此不過欲從中作弊耳工程所用錢糧朕常核算極其簡易數日可畢嗣後官員銷算如有踰年者立卽奏聞罷斥

乙未

上諭河南巡撫鹿祐曰爲督撫者不畏懼人奉職循理本無所難每因部費繁多以致不能潔己誠使實心任事專意民生一切情面俱可不必瞻顧河南俗樸民淳易於爲治比年

以來五穀豐收今年開歸等處雖少被水已經蠲免錢糧令地方官賑濟矣嗣後亡有災傷卽當據實奏聞不可隱匿至積貯備荒最屬要緊巡撫乃地方大吏不在虛文宜實心爲利民之事且不徒一己清廉必使布按以下屬官俱勵廉潔始能利民至刑獄關係民命凡錢糧等事有不合者部院可以駁查惟刑獄之事定案達部部院亦難更改爾於疑獄應詳愼駮審朕在位五十年於刑名最加愼重凡督撫陛辭之時每以欽恤刑獄訓諭再三爾可加意詳究以仰體朕矜恤庶獄之心至地方文武共事每多不和爾莅任後須文武和衷兵民一體爲要

十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來科道言事必有所倚藉方始上疏至有關國計民生者全不念及如朕因浙江年歲歉收米價騰貴令江西湖廣米商報名不許積囤沿海一帶禁約不許出

洋聞江浙米價皆平矣科道何不言及耶朕凡遇饑荒卽蠲本年錢糧及歷年逋欠又留漕賑濟但恐民未必得沾實惠聞江南有催徵蠲免錢糧以償己之虧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參

己酉

上諭四川巡撫年羹堯曰四川苗民雜處性情不一務須殫心料理撫綏得宜使之相安比年湖廣百姓多往四川開墾居住地方漸以

殷實爲巡撫者若一到任卽欲清丈地畝增加錢糧卽不得民心矣湖南因丈量地畝反致生事擾民爾須使百姓相安錢糧以漸次清查可也此爲川中第一要事至於刑名尤宜慎重人命關係至大審結之事達部亦難更改若有疑處卽須駁審爾當留心地方武官每獲一小賊輒張大聲勢自以爲大有勞績盜賊何處無有但須嚴行巡緝不可將小事看大了武官當勿令生事然亦須稍留餘

地使伊等養給其家爾爲巡撫須文武和衷不可偏刻又

諭曰爲督撫者不請託在京之人便是好督撫爾須念一絲一粒民脂民膏得一錢須知從何處來總之以安靜爲要耳

十一月庚寅

上命戸部尚書張鵬翮往審江南江西總督噶禮參江蘇布政使宜思恭一案

諭之曰審事從公而已若預存一意則不可也朕聞江南盜案尚有八百件爾到江南傳諭噶禮作速審結總之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凡爲督撫者俱當體此語以行事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庚寅

上諭八旗大臣及內閣部院大臣等曰朕總理國家大小事務必計久遠今見八旗忽於生計習爲奢侈此皆由該管之人不能約束伊等族長平時不先訓誡所致也去冬因米價

騰貴以二月應給之米於正月給發米價隨卽稍減可見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運至家惟圖微利一時卽行變賣及至此銀費去米價又貴勢必請將八月之米於六七月間給發且將來年之米於今年預支矣八旗官兵應互相告誡自是以後務將所支之米力加節省必用至支米之時庶不墮富商囤米術中爾等大臣官員俱有敎養之責當仰體朕心深已奉行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大吏辦事當於大者體察不可刻意苛求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寬爲本趙申喬任浙江巡撫時民多怨之後任湖南巡撫大小官員無不被參豈一省之內無一好官耶總之爲大臣者不可輕率參人明時臣工不能秉公顛倒是非挾讐彈劾此風不可不戒夫官之清廉只可論其大者今張鵬翮居官甚清在山東兖

州爲官時亦曾受人規例張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書甚多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此皆從何處來者此等處亦不必究又兩淮鹽差官員送人禮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蓋惟恐民爲不可欺居官之善與不善到任不過數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意即天意也

乙卯

上諭偏沅巡撫潘宗洛曰凡爲督撫者操守甚爲要緊爾宜潔己爲下屬表率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爲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寬寬則得衆爲大吏者偏執己見過於苛求則下屬何以克當至於紅苗僻在荒隅不得與內地百姓同視宜善爲撫綏朕觀爾等漢官一遇難事便欲告退夫設官分職原欲令其寧謐地方撫養百姓既爲封疆大臣凡事宜一己擔當黽勉効力一遇難事即圖脫卸可乎

九月壬辰

上諭廣西巡撫陳元龍曰廣西地方近已寧靜爾至彼處當使文武和睦兵民相安巡撫亦有管兵之責宜不時操練古人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爾爲翰林年久朕特試用以邊疆之責觀爾辦事如何爾宜盡心加勉至於居官聲名自有公論在也

十月丙辰朔江蘇巡撫張伯行題臣屬七府一州比來年歲豐登家給人足嗣

後臣更勸民積儲敎民節儉行見戶慶
豐盈人敦禮讓矣
上曰自古人臣事君必令民生疾苦具以上聞勸善懲惡屏絕私黨以愛民弭盜革除惡習敦厚風俗爲務前張伯行奏稱務期家給人足仰報君恩今未及一年而遽云家給人足毋乃文飾太過乎聞江浙地方盜賊叢集鄉紳兵民甚屬不安又聞今歲錢糧未清虧欠甚多又糧船遲誤米色不堪昔朕南巡時米價較前甚賤且並無災祲猶慮小民窮苦屢頒諭旨今盜賊滋蔓該撫反稱家給人足者無非掩飾前言耳未必於小民實有利益也嗣後毋得如此虛詞矜譽凡事必速行完結敦風厚俗弭盜安民催儹糧船清理錢糧以圖報効該部其嚴飭之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月丙辰九卿詹事科道面奏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
上曰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

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洲所參大抵皆漢人漢人所參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巡河工時適彼爲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畧短耳噶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爲天下主如此等清官朕不爲保全則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九月甲戌大學士等以科道內陞外轉請
旨
上曰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代國事全爲言官所壞觀今之進言者輒云某爲上所喜某爲上所惡每揣摩朕意私心窺伺以圖迎合朕並無所愛憎之人其居官善者則愛

之不善者則惛之耳卽如噶禮居官如此不善不但無一人劾奏反有從而譽之者後噶禮與張伯行互參差往審事滿漢大臣謂朕意有偏向故審理俱不公平朕亦不露意旨直至議定奏聞方向九卿明諭於是衆乃知朕無偏向之意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爾忘私乃爲正理且性理諸書中亦不過辨別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勝私於治天下何難若挾其私心則天下必不能治今科道於

內外官員亦有明知其不善者或其人有所倚仗或其人素有聲勢不可動搖莫敢叅劾亦由學淺膽小故耳爲淸官者惟潔己不要錢猶是易事若論公爾忘私誠爲難得科道官員內朕無深知者今條奏亦少將伊等照例挨次陞轉可也

十月庚辰大學士等遵

旨以御史董弘彪保舉山西冀寧道彭鵬翮問九卿九卿云彭鵬翮聲名不佳

上曰朕知彭鵬翮向來奉職不善屢經降級天下官員甚多朕不能盡識雖識之亦不能確知其爲人然後問於九卿九卿宜一意秉公據實舉奏今觀九卿大臣率多苟且謂何必與人爲讐不肯直言人臣居官一日則當盡一日之職若互徇情面不實心辦事何由而得理且科道者耳目之官果九卿保舉不公卽當糾叅又科道亦有互叅之例今觀科道官惟有所倚恃始行題叅殊非臣道所宜然也董弘彪彭鵬翮俱著革退

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員內多有不識字義不能作詩文者此皆教習不勤之故比年以來武英殿行走之人鄉會試中式者甚多蓋以在武英殿行走每日不釋卷耳此後凡修書校書處著併派庶吉士又

諭曰道學者聖賢相傳之理讀書人固當加意然詩文亦不可廢或有務取道學之名竟不

留心於詩文者此皆欺人耳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三月丁卯

上諭奉天府府尹郝林曰盛京旗民雜處命案甚多爾必親歷所屬地方誠心教導毋謂此非久任之地將事諉與將軍各部國家設一官即有一官之職爲官者當立志盡職興起教化有一番整頓方無忝厥職也

十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幼讀書無一時不以民

間疾苦爲念巡撫乃專任封疆之大吏理應實心爲民勤求樂利邇來浙省地方歉收民生艱難每覩巡撫王度昭所奏並無盡心利民之處再河南巡撫鹿祐所奏事宜亦未得當爾等傳問九卿

十一月庚戌

上諭山西布政使噶什圖曰布政使一官專管錢糧山西錢糧每年全完並無虧欠州縣或有徵耗過重者爾宜加意訪察凡有益百姓之處當酌量行之

十二月戊子先是商人馬維屏等以願領大錢收買小錢叩閽

上命內務府同戶部會議戶部尚書趙申喬以其事不可行而郎中羅復晉將准行議稿送侍郎王原祁廖騰煃畫題具奏不會送伊畫題疏請罷黜

上曰凡事有理不可尚氣君子懲忿窒慾此語最宜詳思此一小事司官藐視即當參拏何

必忿怒且寬則得衆爾性苛急不能容人向任巡撫時所參官員有身自知之而參者亦有因人言而參者果能實耶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好生者非但不殺而已蓋於萬物皆養育而保全之之謂也爾居官雖清豈可自恃其清而爲矯激之行乎又

諭大學士等曰布政使牟欽元居官好巡撫張伯行題參牟欽元交通海賊此皆伊多疑所致朕曾遣張鵬翮往審嗣張鵬翮摺奏時朕

批令張鵬翮同張伯行領兵於有海賊之處親身往挐總督赫壽聞此消息坐小船往黃天蕩探察方知張伯行所言盡虛妄耳張伯行又奏噶禮下人甚衆恐欲殺伊爲噶禮報讐此亦無影響之事特因向年欽元索幕賓不得遂起釁端總督巡撫皆有幕賓若爲此生疑尋隙亦非爲大臣之體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爲盡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爲清始爲眞清又如易云不家

食爲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察於細故也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將一一問其所從來耶

庚寅

上諭雲南巡撫施世綸曰爾居官聲名甚好但過於偏執不度事理惟以己所知者爲是天下凡事當中道而行今爲封疆大吏理宜盡改前非不可拘執己性雲南年來米價騰貴地方甚遠倘遇災荒難於賑救爾宜留心料理至馭下屬務以寬恕爲本

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戶部尚書趙申喬保舉潮州知府張應詔准其陞補兩淮運使但趙申喬又奏張應詔爲郎中時寓居寺院能耐貧苦授知府不製衣服隨從數人果如此言殊爲未當爲清官者並不係於貧富張伯行家道

甚饒任所日用之物皆取諸其家足跡所至防人謀害隨從四五十人今以爲不清可乎且巡撫管理軍務一應兵丁宜鼓舞作興常加恩恤今以己爲清官獨市餅餌而食兵丁賞賚不及豈合於理凡事皆有道理爲官之人不取非義之財一心爲國効力卽爲好官或操守雖清不能辦事無論諭旨批駁與部駁之事積年累月概不完結似此清官亦何裨於國事乎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滿漢司官皆有辦事職任必謹慎勤敏始克稱職如有懶惰昏庸輕浮躁妄生事招搖疾病疲癃者豈容姑留又各省地方官內有大臣子弟及大臣保舉陞任之人恃伊父兄及保舉大臣恣意妄行督撫不能約束卽居官淸廉之人亦應素位而行謹愼自持豈可自恃淸廉偏僻固執乎爾等會同九卿詳議具奏

十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辦理事情固不可不知文理然亦須諳練政務之人方善若遇大事不可徒執虛文又如外省督撫但以不貪爲盡善以朕觀之淸乃居官一端之善苟於地方生事雖淸亦無益也

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滿漢大臣遇事應同心辦理今每滿洲大臣一議漢大臣一議此處大有關係

世祖章皇帝時爲此特下嚴旨至今

聖訓昭然可不恪遵耶如果兩議亦應滿漢相閒豈可截然兩議從前未曾如此自趙中喬來始然凡事只有一理不可執拗今朕聽政五十餘年何者不曾經歷卽小事必向大學士學士九卿問之大臣執拗猶之可也若爲君者自行執拗則如之何著將滿漢兩議者交吏部都察院察出議罪

十一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伯行爲巡撫時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積米粟張伯行必勒行賤賣否則治罪此事雖使窮民一時感激要非正道亦祗爲米價翔貴欲自掩飾耳地方多殷實之家最是好事彼家貲皆從貿易積聚並非爲官貪婪所致何必刻剝之以取悅窮民乎况小民無知貪得無厭近聞陝西有方耕種卽挾制州縣報荒者此等刁風亦不可長

又賑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實心奉行往往生事蓋聚饑寒之人於一鄉勢必爭奪明時流賊亦以散糧而起此不可不愼也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朕於天下事無不洞悉然知之卽發亦非大體總之爲政以中正誠敬爲本中正則能公誠敬則能去私朕日讀性理諸書見得道理如此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戊午九卿議覆貴州巡撫劉蔭樞題請綏圖北征一

疏

上曰策妄阿喇布坦無知蠢動侵擾我哈密應發大兵卽行殄滅但朕好生爲念不忍遽加勦除因備兵邊地遣使宣諭俟其悔罪自新爲中外生靈計其萬全措置之際必籌其前後慮及久遠防微杜漸始合機宜自策妄阿喇布坦侵擾哈密以來朕從容與大小臣工公同商酌辦理軍務並未嘗有逞一己之怒形諸聲色及統兵親勦之處劉蔭樞聽信訛傳邸抄妄行具奏以爲分淸邊界便可畢事如策妄阿喇布坦乘閒竊發邊民能保不受害乎劉蔭樞尚未衰邁著乘驛前赴軍前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

九月戊寅貴州巡撫劉蔭樞奏臣遵

旨親赴巴爾庫爾軍前閱視滿漢官兵軍勢雄壯首尾相連巴爾庫爾地方聞入冬大雪動深數尺倘道路壅阻糧何以運草皆覆壓馬駝何以牧放臣謹奏聞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機事務關係重大一言可以鼓勵士氣一事可以退縮人心本朝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迄今百有餘年所向成功事事上

應

天心以正討逆巡撫劉蔭樞乃讀書之人年已八十非屬無知初以朕爲不能忍怒及至軍前無可奏對乃稱雪至三四尺糧何以運駝

馬何食於此愈知其無能矣外藩蒙古共有
百餘扎薩克人無一分糧餉馬無一束草乾
自古及今極寒之地何以各安生業覩其一
經雪後驚惶失措忘其身爲巡撫管轄文武
之責如敵稍强必至效曹申吉羅森方光琛
輩所爲也朕三統大兵曾當嚴寒盛暑久行
沙漠不毛乏水之地於軍機事務以至調養
駝馬無不熟悉然後知古人論兵不得其道
多無成功每至敗事深爲太息朕中路統兵

至博洛和屯於三月十六等日遇雨雪風霰
自京師運米出口馬疋肥者倒斃反多兵丁
馬匹不甚傷損蒙古馬匹如常於此愈知古
人乘春以圖蒙古之失策也朕近訓兵校獵
至烏里雅蘇台八月十六日嶺巔雪深尺許
至行營中惟深七寸駐蹕二日雪已全消此
去京師七百里即如此矣設劉蔭樞見黑龍
江東海北海等處冰結八尺之雪必至奏請
毀城郭棄地方將居民盡行移徙矣古人云

雪盈尺表端過尺成災劉蔭樞今奏稱巴爾
庫爾地方雪深三至四尺或係伊親見或係何
人告伊之處並未聲明仍著劉蔭樞前去雪
深三四尺果屬親見著據實奏聞倘聽信他
人妄誕恐嚇之語亦著據實奏聞

甲申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國家設立科
道寄以耳目重任建言參劾乃其專責原任
將軍席柱任都統時補授官員及披甲撥什
庫等混索賄賂爲西安將軍時尤貪婪不堪
項交議政大臣審訊眞情盡露人無不知而
科道等官竟不糾參昔年所用武大臣邇來
漸少所以補授都統副都統等官止視其効
力處漸次陞用但伊等多不諳事體亦不能
約束兵丁兵丁全無畏懼法度大爲廢弛如
原任右衛副都統黑雅圖人皆稱爲胡打鐵
卒以殺人獲罪宗室內朕亦嘗試用皆少不
更事無勝任者至於總督巡撫但於地方不

生事年歲豐登錢糧清楚即為稱職或有人自謂清官縱妻子奴僕暗受賄賂以此為清朕斷不許如此清官何益之有且九卿及督撫提鎮內居官貪婪行止不端者亦或有之即當從公參劾乃或因係某大臣保舉或因係某大臣門生故舊彼此瞻徇情面並不題參間有條奏彈章亦止受人請託或欲使人畏懼自立威名耳至於會同保舉時或有欲舉之人指使他人舉出而已佯為不知朕為

人君特從寬不深求而已非不知也爾等皆讀書之人性理一書公私甚明凡事一出於公斯為善矣科道內有招搖生事索詐取財代人陳奏者即行參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南省盜賊蔓延地方官未嘗奏聞朕諭山西總兵官金國正巡撫蘇克濟查奏復遣尚書張廷樞等前往查拏今已全獲覽其供狀與金國正蘇克濟等所奏相

符皆河南巡撫等不能查緝之故此案鄰省各官俱已確聞而九卿豈無所聞耶九卿內有豫省人何亦無一人奏聞也四川巡撫年羹堯所賞差往松潘兵丁銀兩米石牛羊茶葉康泰等領去並未全給兵丁致各兵鼓譟而回此皆康泰平素不訓練並不撫恤之故也各省督撫提臣悉係封疆大吏總兵官等各有管轄官兵防守地方之責關係甚重凡補總兵時朕惟論其騎射嫻熟人材壯健曾

有效力之處即行除授此內有居官甚劣不留心地方者九卿應隨聞隨奏今觀九卿保舉人員惟圖利己冀其酬報似此有關地方要務以及大吏賢否雖有聞知並不具奏此何故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庚午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每旗都統副都統或有起家微賤專競徇庇一應補授官員併佐領等事恒有遲至數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

故已久數年尚仍給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曠廢近聞都統石文英不出門戶亦不見人有事來奏每不俟事畢祗圖早歸亦不瞻仰朕容甚屬不堪現今正藍旗滿洲都統延信前往出兵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七阿哥辦理正黃旗滿洲都統巴賽署理將軍事務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阿哥辦理正白旗滿洲都統和里差往雲南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辦理如此則別旗各相效法自必發憤勤事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十月丙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爾等皆係議政大臣凡議政諸事並不留心俱草率奏聞自備運米人員親身並未前往將官駝所運米石以為本身運到竟邀議敘自備種地人員並未種地交糧而管理種地之人希圖利益捏稱交糧入倉亦邀議敘現今倉內米石已致缺乏所以侍郎敦拜等奏請明歲運米應作速運到以補缺乏爾等於諸事並不留心草率議奏之處朕已屢降諭旨嗣後爾等須加意恪遵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五月辛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歲稍旱應速行文與各路將軍或營中亢旱馬匹未肥或進兵之路甚旱水草不敷俱未可定勿謂既經議定進兵不敢復以亢旱為辭奏請停止朕念軍務所關甚大從前屢諭爾等及領兵大臣凡軍機之事有今日定議明日又改者未可拘執要在相其機變而行朕於用兵之事必熟思而後頒發旨意若無旨意又恐軍中之大臣難於奉行也然軍前或因亢旱而無水草馬匹倒斃則兵丁如何前進如何回旋明年又如何進兵耶總之雨水及時牧草果好前進自無艱阻應即行進兵倘或亢旱馬匹疲瘦雨水不調牧草不堪則即以不宜進兵之處令軍中之大臣等定議具奏斷不可以今歲

若不進兵來年亦可再進㫷游移之語呈奏
也路途遙遠恐發去文書遲延遺失亦未可
定須於明日行文一次續後再行文一次有
一處不可進兵即著將此一處奏請停止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七

訓將士一

康熙十年辛亥十月壬辰

上諭寧古塔將軍巴海曰朕向聞爾賢能今侍
朕左右朕益知爾矣飛牙喀赫哲雖已降服
然其性暴戾當善為防之必須廣布教化多
方訓迪以副朕懷遠至意羅剎雖云投誠亦
當加意防禦操練士馬整備器械毋墮狡計

至於地方應行大事毋得疑畏即行陳奏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遣發大兵原為勦除叛逆以安百姓
凡兵丁廝役於所在地方恐有恃強掠民財
物拆人廬舍壞人器具污人婦女擾害生民
及損壞運河閘板樁木統兵主帥各宜體朕
為民除叛用兵之意申明紀律嚴加鈐束倘
有違禁妄行從重治罪著即速行曉示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乙亥

上諭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
安西將軍都統赫業曰行軍之道惟得民心
爲要今勒爾錦帥師之湖廣赫業帥師之四
川所過地方宜厚加撫恤嚴禁侵掠誠能無
犯秋毫則百姓安矣至官兵暴露良苦亦宜
拊循其進止處所謹設斥堠善自周防勿懈
也南方卑溼念我軍士遠役或不習水土猝
有疾病可擇醫藥調治之其有勞績者卽向
所司支給賞賚勿致踰時

五月戊辰

上諭駐防兖州喀喇沁土默特塔布囊等曰昔
太祖
太宗取有天下爾等祖父常同心効力朕仰體
祖宗撫恤爾等祖父之意恩典頻加念爾等生
長朔方粤西一帶係炎蒸之地故不遣往特
命鎭守兖州爾等至彼須節愼飮食凡有調
遣當聞命星馳遣爾出師所以爲百姓也當
加意撫恤沿途不得擾害至於設巡哨謹備
禦凡軍旅事宜敬愼毋忽

八月癸巳

上諭科爾沁公圖納黑曰我
太祖
太宗以來爾祖父同心効力佐定天下爾國賦
稅聽爾自取朕念爾國窮苦加意撫養今聞
調至爾所屬兵卒有掠取民物者在京尚如
此況離此遠去豈不益肆搶奪爾久歷行間
宜嚴禁兵卒毋得恣行强横如有亂法者卽
會同貝勒議行懲治且中夏炎熱爾衆早晚
飮食各宜自愼以副朕軫恤軍士之意

十一月己巳

上諭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尚善等曰覽
吳璽所齎爾等奏疏朕心深爲嘉悅兩貝勒
皆朕懿親運籌決策破賊立功在指顧間爾
等請調荆州綠旗甲兵備用宜深加撫恤至
臨陣時明諭賊人有解甲來歸者卽與保全
恩養安插朕未親歷行間但披覽輿圖據臆

懸斷所期爾諸將等恩威公普無間親疎嚴飭哨探申明法紀速成破賊之功承襲旂常之績爾等所有籌畫卽行密奏爾貝勒及大臣等兵士無恙幷疏以聞

康熙十四年乙卯七月甲辰

上諭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董額等曰國家仰荷天眷秦州鞏昌蘭州等處以次恢復朕甚嘉悅此係保寧旋旆之兵間關跋涉戮力効命所致須不時軫念恤其勞苦且爾等將兵在外事情經練須協和持平方克有濟朕亦知爾等斷不徇一己之利但意慮所及不得不爲告誡將軍張勇勞績甚多愼勿狎侮致滋嫌怨爾等務期殫心爲國運籌制勝一德同心早奏蕩平以慰朕望

八月己巳

上諭出征鎭安將軍都統噶爾漢曰爾所率蒙古兵丁馬匹雖不甚肥健今野多青草緩行

必不致悞爾前往蒙古兵卒沿途頗行騷掠此行務加意嚴禁勿得侵奪民物凡行軍駐營俱令與滿洲兵相近勿得遠離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乙亥

上諭陝西諸將士曰我國家自創業以來克敵攻城必主帥奮勇先登軍士効死戮力方能速建膚功今聞爾等凡與敵遇率皆乘閒伺隙觀望不前但令士卒前驅衝突督撫等亦多坐失事機故致勞師匱餉因命都統大學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前往平涼總統諸軍爾等痛改前愆殫心圖効若仍蹈前轍一經大將軍指名劾奏必寘重典至兵士行閒勞苦朕已悉聞爾等衆兵宜體朕豢養之恩益奮勇効力果建功勳不吝爵賞爾等勉之

三月庚寅

上諭大將軍貝勒尚善曰爾等統率大兵閒坐日久未進寸步朕指授軍機惟以雨雪爲辭仍退縮不前各執全軀保身之意今安親王

已復萍鄉醴陵二縣進取長沙湖南逆賊豈盡棄他處而獨固守岳州耶揆此則不實心用力顯然矣爾等宜痛改前非奮發効力乘湖南逆賊騷動之時仍遵前旨速行進兵毋得坐失機會

四月丙辰

上諭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寧海將軍貝子傅喇塔曰王貝子皆朕懿親受任討賊師克在和近覽王貝子屢次章奏似不相輯睦嗣後務

同心一志合謀幷力以奏膚功毋各執己見貽悞封疆負朕委任之意

七月辛巳朔

上諭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等曰江西雖去京四千里朕知之甚悉王以宗室懿親不乃心國家料理軍務恢復地方惟坐守省會日事騎射以圖安逸殊負委任之意今逆賊高大傑竊踞吉安朕旨到日卽宜剋期攻取副將軍希爾根不思報國日駐省城安逸自便性尤偏執軍中每分兩翼獨庇其右翼嗣後宜痛改前非力圖報効哈爾哈齊額楚亦宜遵朕命速取吉安勿得推諉坐失機宜且覺羅舒恕莽依圖穆成格現駐贛州南安王等宜協力攻取吉安進兵兩粵凡行兵之道愛民爲先若百姓富足糧餉充裕則徵調師徒庶不致有困乏自今大兵所至務禁戢擾掠以稱朕撫輯兆民至意

丁未河南土寇張成武侵擾永寧縣境

駐劄河南府參領胡世巴等移會巡撫進兵報至

上切責胡世巴等曰大兵駐防河南府本爲撲滅盜賊今永寧有警胡世巴等距賊百八十里不率兵星赴乃稱移會巡撫遷延時日殊爲不合著胡世巴等卽率官兵進剿該撫鎮亦卽遣兵會剿無使滋蔓仍禁戢軍士勿擾地方

八月戊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等俱有保全江西剿滅賊寇重任豈得各分疆界互相推諉今將軍舒恕等兵至南康贛州爲日已久馬匹資仗之絕如聽其因地取給必致擾害生民吉安雖未恢復豈無間道可通贛州王及將軍總督等宜多撥官兵由間道解送資糧器械接濟士卒吉安旣係南康贛州孔道大將軍王等率兵速取之仍酌留官兵同總督董衛國鎭守南昌其速行文諭伊等知之

己未

上諭大將軍安親王岳樂等曰朕聞王恢復萍鄕大剿逆賊直抵長沙甚爲嘉悅今日之事利在神速若稍遲緩俾賊得以固守則攻取不易今秦省全定自蜀中前來逆賊十餘萬盡已殲滅大兵卽不下四川賊亦不敢復出若分發現在陝西之兵前赴湖廣庶或有濟王其善撫百姓倘民困已極卽得地方亦復

何益至叛逆之人皆係脅從情非得已且原皆朕之臣子王其時加招徠卽吳三桂果有悔罪輸誠之心亦何不可容受王膺此重任自有成算特以朕意示知

十一月丁亥

上諭湖廣大將軍王貝勒參贊大臣及官兵等曰我朝創業以來戰勝攻取動合兵機將帥皆身先士卒無不立奏膚功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朕念爾等宗室大臣簡閱官兵委以南征削平僭亂拯救生民今出師三年未獲尺寸坐失機會使疆圉日逼賊勢鴟張糜餉困民悞國孰甚罪在王貝勒將軍大臣於衆官兵無與今陝西福建江西浙江雖漸次底定然賊渠吳三桂不誅於事何濟目者穆占在川陝時勞績茂著茲特簡爲征南將軍命以討賊爾等亦當同心戮力殲寇拓疆以副朕靖亂安民之意愼勿妄分疆界各顧部伍互相推諉仍蹈前失也衆官亦自遣發後爲

國効力暑雨燕涇浚濠築壘晝夜枕戈披堅冐刃分防偵探備極勞苦朕悉知之每念及此深用惻然爾衆官兵其念朕恤養之恩益加用命倘樹立功勳朕不吝優加爵賞其各勉之

壬寅

上諭兵部將軍哈爾哈齊額楚等已抵吉安數月不能勦除逆賊攻克城池故逆賊乘閒陷醴陵窺萍鄉恣意肆行覬斷安親王大兵後路及提督趙頼等領兵赴援又不併力勦賊

徒擁重兵悠時玩日且屢檄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令其親統大兵速赴吉安乃藉口南昌重地逗留不前遲久始發又不多備彈丸火藥等物即此觀之貽悞軍機匪小是日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等疏稱江西撫州等處汛兵單弱江西總督董衛國又請發援師并調鄰省之兵防守

上諭曰各路調集江西兵爲數不少簡親王喇布等不速取吉安徒爾勞師糜餉吉安一郡尚不能取湖南逆賊何日得平前理藩院郎中胡世巴所領蒙古兵已遣發江西董衛國又身在省城鄰省之兵無庸調遣至恢復長沙平定湖南全頼吉安大兵接應簡親王喇布等若仍前遷延觀望安親王大兵脫有疎虞喇布等當以失機例從重治罪不貸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丙午

上諭兵部大兵需馬甚殷非尋常比貝勒尚善

等去賊逼近必審知萬無一失方行遣送今長沙岳州之閒路未甚通若逆賊阻截護兵力單難保無虞宜預約安親王遣兵相迎度兵且來然後發往且將軍鄂內率兵赴岳尚善所知或俟此兵到後多添兵力俾無他虞然後遣行今但以千兵護送如許馬匹殊爲輕忽倘事出意外於我不利且爲賊資則是尚善明悞進勦大事尚善其速偵送馬消息以聞

四月辛未

上諭兵部爵親王喇布等統領重兵圍吉安一城日久不下虛糜國帑徒勞士馬被圍之賊不能撲滅故使逸出逸賊率皆步行復不能追擊聽賊棄脫逃情罪重大宜卽處分念見在進兵俟事平旋師之日嚴加治罪又王啓元奏稱吉安雖復而賊皆逃出與土寇合勢江西未爲全定前因總督董衛國疏稱吉安已復逸出之賊見在圍勦故令酌量分遣大兵赴袁州南昌今江西既未全定可令參贊大臣到日相視地方輕重緩急如不能如前旨分遣則聽其便宜調度至螺子山拒賊一案與縱賊逸出官兵其嚴察罪狀以聞又傳

諭喇布及諸將軍等曰諸路大兵俱各殫力殺賊惟江西一路屢厪朕憂爾等圍困吉安既已逾年乃縱賊盡令逸出又不恤人民肆行侵掠夫國賦出於民有一民斯有一民之賦若不撫輯招徠地方何由底定又屢稱江西

兵士馬羸瘦多斃爾等頓兵江西未出四五百里外戰馬何由羸斃況康親王兵由浙江定福建入廣東彼馬何獨能進豈非爾等憚入楚粤預爲託故乎嗣今宜竭力勦賊平定疆土勉建功績用贖前愆

六月己未

上命翰林院侍講學士顧八代赴將軍莽依圖軍前傳

諭莽依圖曰用兵利在神速毋稽遲貽悞或不得已擇便而行者有之凡此機宜爾自熟悉近以逗留悞事如長沙荊州諸處其明驗也

九月丙子

上諭康親王傑書尚書介山侍郎吳努春等曰今當勦滅吳逆招攜撫順之時不宜遠調耿精忠還會城以疑衆心王及大臣等不將此事預行請旨卽撤耿精忠殊爲失計嗣今凡此等重有關係之事務熟籌請旨毋得徑行

十一月壬午先是揚威大將軍和碩簡

親王喇布奏據報韓大任等欲渡河潛遁楚賊來迎應乘其未合預行勦滅但護軍統領哈克山等部兵甚少若勦逸賊則無兵以遏楚逆若禦楚逆則追勦逸賊又復無兵今吉安無可調之率臣等議分將軍穆占兵之半暫守永新安福令其半赴泰和萬安諸處遏禦賊寇

上曰簡親王喇布自到江西並未建尺寸之功宴坐會城虛糜糧餉迨赴吉安以重兵圍城

逆賊韓大任奔逸不能擊滅致韓大任竄踞寧都雖遣副都統布舒庫等率兵前往究未大創賊衆今韓大任等自寧都竄突延及萬安泰和諸處不能撲勦又以兵少具奏討喇布所轄滿漢官兵爲數不少一韓大任未能勦除任其出入宜卽嚴加處分念現在與賊相持姑俟事平日議罪其令將軍穆占率兵急赴梁口務速剪滅勿使蔓延至是穆占奏稱聞吳三桂遣偽帥三人由永新犯吉安臣身在地方洞悉情形偽帥來犯非迎擊不可臣是以率兵前進於本月初三日巳抵永新俟後軍一至卽勦除永新百里外所屯賊寇進取茶陵其逆賊韓大任應令大將軍簡親王喇布或和碩額駙華善率兵堵禦

上諭曰簡親王速調副都統布舒庫提督趙賴等所轄兵亟滅韓逆將軍穆占身臨賊境必悉情形或先赴梁口協勦逸寇或巳進取茶

陵遏禦楚賊卽乘機平定湖南其詳悉籌度無失事機

十二月癸丑

上諭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布舒庫席山雅泰提督趙賴等曰爾等所統官兵頗多現今將軍穆占擊敗楚賊收復茶陵攸縣逆賊韓大任巳無外援宜乘此時卽行蕩掃乃稱山路險狹騎兵難用欲調兵守隘延引時日使賊復得開固守殊誤機宜簡親王曁調附近

官兵幷嚴檄哈克山等乘賊勢蹙急行剿滅

辛未

上諭兵部大將軍圖海身在陝西其沿邊流番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嚴飭邊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選幹練人員至頭目處開誠曉諭合彼退回著大將軍圖海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釁

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乙巳

上諭將軍穆占曰爾所密奏事宜朕已悉知前

議政王大臣所議因無接濟之兵令爾前進今賊韓大任窮蹙來歸諸處俱已克復江西全省將士皆有餘暇故著簡親王與爾會同酌議想移文尚未至是以爾先爲陳奏今在廷所議乃合諸路情形統籌全局覽爾將軍等所奏各執已見者甚衆此皆無濟於事嗣後須當同心勉力無負委任至意

三月丙戌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自逆賊吳三桂叛變以來大兵諸路征剿方平南王尚之信歸正之時將軍巡撫傅弘烈思念國恩密約反正所領官兵從未支領俸餉輒奮勇入粵西收復梧潯諸處殲戮渠帥屢奏捷功嗣以進取平桂規定滇黔奏乞迅發大兵以相助援因遣將軍莽依圖等協力恢復平桂本期莽依圖等與傅弘烈并力平定廣西克濟大事不意莽依圖等兵抵平樂寸步不前藉口綠旗營壘失陷遽奔還中山鎮仍復畏縮退至賀縣

又託言糧餉不繼徑回梧州德慶以傅弘烈恢復如許城池盡棄與賊今若梧州之糧必將退回肇慶肇慶之糧必將退至廣州苟廣州之糧當復棄廣州而還耶如此怯懦多端推諉不惟悞西征之事卽粵東恐亦可虞頃有旨令莽依圖駐鎮梧州兼顧高州諸處嗣今宜痛改前轍鼓舞軍士勉圖後効相機剿賊底定封疆爾等其嚴行申飭

閏三月庚申

上諭兵部據大將軍圖海疏報噶爾丹與兵往攻青海厄魯特如遠從達布素圖瀚海而去則無庸置議若來至近邊欲經大草灘前往則將軍侯張勇提督孫思克等務須令其堅立信誓不許騷擾人民仍整飭我軍嚴加防護一面放噶爾丹過一面奏聞倘或肆橫强欲入邊將軍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堅拒奏報爾部速即傳諭

六月庚午朔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康親王傑書用兵甚爲選愞自至浙江安居無事之地及屢降嚴旨督趣始破衢州之賊進定福建福建既平不事預防固守俾海賊登岸遂困海澄我國家軍法嚴明無敢輕忽浙江福建失機將士傑書未嘗察取供詞糾劾有負委任其會議以聞

己卯

上諭將軍莽依圖等曰向因規定廣西調遣滿漢官兵甚多今進征田州泗城若俟他路諸軍齊集必稽時日若孤軍獨進恐難有濟平粵事宜所係甚重將軍莽依圖額楚傅弘烈及參贊諸臣與總督金光祖等俟克復潯州俱赴梧州面議何路進兵先取何地務期和衷爲國勿各圖自便

丁亥

上諭兵部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總統師旅受將帥之任宜求濟大事彼此和衷若爾各懷嫌隙恐誤疆場嗣今務相輯睦爾部即行

傳諭

己丑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簡親王喇布自抵江西未能勦除逆賊克復疆土而於失機將士復不嚴責軍狀及遣守茶陵攸縣諸處已收復地方又不能鎮防屢以力單奏請益兵凡所題奏率過其實此皆喇布庸劣不能效力之故俟事平旋師之日嚴加議處大將軍安親

王兵現駐長沙無論護軍甲兵每佐領選一二人遣赴簡親王軍前且大軍既鎮守茶陵攸縣安仁諸處則吉安已爲內地吉安著副都統尼滿等之兵亦聽簡親王隨宜調用

是日

上諭兵部長沙茶陵郴州地勢及逆賊情形久未知悉大將軍安親王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各遣熟識情形具諳始末奏事傳旨不致遺誤者一人馳驛赴京安親王仍遣護衞雅圖偕來

七月庚子

上諭征南將軍都統穆占曰爾前此欲將簡親王兵與爾相繼前進止留將軍額駙華善副都統希福鎮守陳請前來朕未之允蓋以江西地方所關甚鉅且無接續之兵此將軍所悉知倘如所請遣簡親王繼爾進兵今此賊衆又將何兵禦之滿兵之勢貴聚聚則處處攻戰始克有稗若無用空城使滿兵分駐以

寡力而遇賊輕戰有志氣者盡殁行陣無賴之徒俱行敗北如此則實爲可惜滿兵關係極爲重大利戰則戰利守則守宜合全力以破賊衆若徒分守恢復之空城似乎不可今福建廣東情形亦不甚妥爾等益當同心協力保固地方特此密諭

九月辛酉

上諭兵部簡親王喇布方剿撫逆寇之際穆占盡撤其屬兵茶陵攸縣安仁諸處所存兵每佐領不足七人大將軍安親王每佐領兵二人復遣還長沙致簡親王兵力單弱遇有調遣穆占又相去甚遠誠難應時即至今簡親王赴安仁相機進勦其所部兵當聽隨宜調遣簡親王所發官兵穆占竝未商酌任意留之甚屬不合其內府佐領兵三百人仍令發回至永興地方本令穆占簡親王協同鎮守今若止令簡親王駐守倘簡親王相機前進或逆賊來犯恐兵力單弱關係匪輕其令穆

占簡親王協議各酌遣官兵共守永興令逆
賊吳三桂已死急宜勦撫之會移占簡親王
其稟遵諭旨同心合力以圖濟事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丁亥巡察湖惠
等處海口吏部主事塞楞額等疏言粵
東馬滘鷗汀背諸處宜嚴加防閑請調
撥官兵分駐各口
上諭曰巡視海疆嚴禁奸民貿易潛資寇糧乃
平海機宜所關馬滘鷗汀背石井寨諸處俱

沿海要地其令廣東總督巡撫提督等速撥
官兵防禦海寇杜絕奸民私通糧粿寇楞額
等乃特遣嚴察海疆之員何地緊要宜添兵
防守即移文該督撫提鎮調兵駐防如汛守
官員不加嚴緝或私縱奸民通賊貿易接濟
糧米等物塞楞額等即指名叅奏
九月辛丑
上諭護軍統領吳丹曰近者廣西南寧賊將吳
世琮被誅湖南武岡州吳國柱亦已授首廣

西湖南俱經投誠賊意解弛賊兵潰散天下
之人咸知賊勢必敗罔不引領望諸將軍早
靖逆氛爾等陝西將士既扎善地馬無傷斃
人無疾病不思速滅賊寇支吾推諉進取無
期又有何人代為爾等破賊耶爾在朕左右
稔知朕意應勇果任事參贊大將軍機宜以
立功勳頃大將軍稱言來京陛見面奏軍國
大事比至陳奏竝無成算有失衆望此固軍
前將士所悉知也若失此機會可乘之時萬

一賊據四川貴州雲南以為巢穴致歲月相
持彼時悔無及矣宜速行籌畫
十月辛未
上遣內閣學士禧佛郎中吳赫齎敕往陝西
諭將軍張勇王進寶提督趙良棟孫思克曰自
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遣發大兵各路征勦
平定疆圉撲滅賊寇湖南廣西福建諸處以
次恢復餘賊逃潰盤踞水陸險隘冀圖抗拒
此等殘寇雖無煩速勦不久自當殄滅但朕

軫念民生急於拯救令其得所故欲掃除諸孽以靖土宇今賊既敗遁負險無容專恃馬兵若用綠旗步兵之力於滅賊殊為有濟况我綠旗兵較之賊兵甚強爾等素受國家厚恩效力行間樹績邊疆甚多殫矢忠貞圖報恩眷朕所悉知爾等當各率所屬綠旗兵平定漢中興安恢復四川宜分幾道進兵作何調度始能恢復其詳議具奏如爾等盡力報効恢復漢中四川朕必不拘成例優加恩賞爾等官兵前進則滿洲大兵亦即相繼進勦接運糧餉不致匱乏兹事所係甚為重大速詳加酌定以聞又令穆佛等傳

諭張勇等曰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勦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哉今逆賊大敗乘此逃散之際理宜速定四川天下綠旗兵無如陝西強壯而其數較各省倍衆在陝西大臣官員又皆具有才能將滅之寇何難勦除爾等不即平定四川豈緣爾等名位事權輕歟倘

謂地屬險隘自古以來險隘之地若不攻取豈有自定之理作何調度官兵幾路進勦事宜一併確議以聞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七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八

訓將士二

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甲寅

上諭督理川湖糧餉佛倫金鋐等曰大兵進勦雲貴務在安輯人民撫綏苗蠻其敕將軍以下諸臣嚴禁官軍擄掠

十月甲辰

上命禮科給事中莫絡等傳

諭大將軍圖海曰爾前奏暫停諸路進兵其說雖是但恐停止進兵賊愈滋蔓前爾面請緩兵朕下詔督戰始復岳州湖南逆賊悉潰暫停入川之師朕趣進兵遂平四川今賊以全力逼犯四川若從廣西南寧湖廣沅州進取滇黔則寇蜀之賊自潰從此諸逆漸平地方悉定諸軍可以凱旋矣至投誠官員豈可深信宜留置左右時加防範朕前屢次密諭今譚弘彭時亨等果復叛亂朕向謂此輩俱在爾軍中不意竟置之別所此等反叛之賊受爾何恩乃輕信如是也嗣後宜密防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壬子廣西巡撫郝浴條奏撫標官兵不應裁去九卿會議山東江寧河南山西直隸兵丁俱應留一千名其餘各省俱留一千五百名

上曰巡撫舊制管兵至輔政諸臣時始行停止朕思裁去官兵關係緊要必措置得宜地方始得安寧每見武弁額兵有名無實虛冒錢

糧又徇情將年老有疾者存留強壯者反行裁去則老弱徒然充伍虛糜兵餉強壯棄置不用豈能安靜若將此情弊清除則兵丁自俱心服而地方亦保寧謐矣可將此本交與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丁丑

上諭西安將軍希佛曰陝西地方甚為緊要因爾効力行間練習軍務特簡此任爾到西安

須嚴束兵丁加意操演不得騷擾百姓督撫布按俱封疆重臣地方大吏乃有駐防防禦等官公然騎馬入伊衙門平行抗禮者大失體統伊知縣等官與爾等將軍副都統平行爾等之意若何近見浙江福建將軍副都統督撫彼此不睦題請坐見禮儀豈不負朕視文武一體之意乎又漢中地方必簡選精兵發往戍守不得以強壯兵丁留置本標止以疲癃者發往爾其識之

八月戊午

上諭荊州將軍噶爾漢等曰朕以荊州地方極其緊要故特設兵鎮守爾等至彼務令兵民相安方稱委任荊州自兵變以來地方殘壞民生困苦曩時爾等親歷其地必知其詳自將軍以至兵丁宜嚴行禁飭凡市肆要地毋得侵占至秋成之後爾等可親率兵丁不時操練務期隊伍整肅紀律嚴明毋得借端擾害百姓凡爾等舉動皆為兵丁之表率其所行若正不獨官兵有益即地方亦受其福矣近見西安官兵尚有滿洲舊制杭州駐防滿兵漸習漢俗此等情事皆責在爾等可勉力圖之至於爾等乘往船隻皆係雲南廣西回京官兵所坐之船其船夫勞苦已極爾等最宜體恤勿加凌辱聞船夫受兵丁凌辱不堪皆棄船逃遁深為可憫爾等所宜切戒

九月戊寅

上諭寧古塔將軍殷圖曰南方各省人人願往至寧古塔則不願者多朕以爾才能可用故簡任為將軍烏喇別無他事彼土之人惟好訐訟爾至當敷布教化俾識義理令俱改過遷善尤宜愛養兵丁令各得所我兵逼近羅剎須時加操練以修武備巴海暴戾貪污不恤士卒遂致失所其新滿洲皆求主來歸理應撫綏慰勞施以教化俾安其生盛京副都統佟寶是一堪用之人在烏喇將及一載彼處地方情形必能洞悉爾到日暫留佟寶一

二月奏明後方遣回

十二月辛亥

上諭浙江溫州總兵官陳世凱江西南贛總兵官許盛曰自吳逆叛亂以來爾等提兵征勦戮力用命掃蕩逆氛建立功績朕甚嘉之但爲將之道務在戢兵愛民使兵民相安則地方受福爾等亦可永保勳名朕每見功大者易生驕傲以致文武不和地方多事爾等當以此爲戒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月乙丑江寧將軍瓦岱疏請率標下官兵一年兩次行圍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省駐防官兵若不令其每年行圍習武漸致怠緩軍士將流於玩愒瓦岱所奏著即准行但江寧地方駐防雖久未有行圍之事恐民人不知以爲駭異其令該督撫將習武行圍之處明白傳諭又軍士行圍恐有借端搶奪騷擾地方者著該將軍嚴行禁戢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八月丙申

上命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等傳諭八旗察哈爾官兵曰爾等自太宗皇帝時皆編旗分佐領愛養有年今朕巡行邊外講習武備見爾等人材壯健頗諳禮制與京師八旗無異朕所以獎勵爾等不分內外一視同仁嗣後各宜善爲畜牧力勤農事謹守成法勿爲盜賊如此不特人皆得所即朕任使亦有禆益矣爾等其謹誌之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己巳

上諭兵部尚書鄂爾多等曰黑龍江至爲要地兵丁勞苦朕罔不知曩者鄂羅斯占踞打虎兒索倫等處擾害邊疆幾四十餘年後備足軍食永戍黑龍江以困逼之鄂羅斯遂窘迫歸順苟糧儲不足則如沙爾瑚達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朕所以委曲區畫自盛京等處轉輸糧食及今所種米穀積貯至裕

彼地大臣官員皆不思撙節濫給與無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圖軍儲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在我之官兵撤回鄂羅斯大衆亦難以齊來然或一二人或十餘人陸續聚集於黑龍江松花江之間搆造木城盤踞其地則我取之維艱是鄂羅斯爲主兵而我反爲客兵也今我惟多貯糧食永戍官兵則我兵以逸待勞矣如此則鄂羅斯頻瑣來犯斷乎不能欲大隊侵入則彼糧食何能輓運耶若黑龍江

不將官兵永戍自松花江黑龍江以外所居民人難以安居爾等皆係選擇差遣須殫心竭慮務期爲久遠充裕之計詳加籌議惟此一舉也亦無事再遣矣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辛亥

上諭都統瓦岱曰茲以湖廣督標裁兵鼓譟特命爾瓦岱爲振武將軍馳驛前往江寧爾到江寧帶領滿兵京口漢軍兵丁京口鎮標水師營兵江南江西督標火器兵丁戰船酌量帶領水陸並進星速前往湖廣與荊州將軍侯巴渾德江寧將軍博霽副都統佟賀商酌而行務須平定亂兵撫安黎庶毋得遲延致令滋蔓仍宜勦撫並用嚴加偵探毋得疎虞大兵一到抗拒不順者勦之有先被賊脅從即時迎降者俱免誅戮有能擒殺賊渠投誠者分別陞賞須嚴禁兵將申明紀律經過地方無得騷擾百姓歸順良民加意撫綏以副朕定亂救民之意其行間將領功績及重罪俱察實紀明彙奏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九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向聞蒙古臨陣初雖驍勇一敗北即奔竄首尾不顧懦怯殊甚頃我兵討厄魯特厄魯特大敗奔高山頂遁於險惡處因我兵排列太密敵人亂放鳥鎗故有被傷者且進退之際海螺未鳴此皆未熟於戰陣耳從古行兵未有不預操練者向時八旗兵丁每歲春秋校獵比者恐馬疲於行故暫

停止今春秋二季令八旗官兵集於寬敞平
原之地排列陣勢鳴螺進退以熟操練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月甲寅兵部題
昭武將軍郎談移咨披甲人等不遵法
紀應將官兵治罪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事著嚴處且須給將軍等
敕書內首言勿得累民凡行兵若無紀律斷
不能成事前南方用兵時不擾民者皆克成
功凡擾民之兵無一成功者易曰師出以律
民豈可令其擾害乎凡領兵將佐皆宜知之

十二月甲辰
上諭八旗護軍校護軍等曰朕於滿洲蒙古地
方行圍勤勞効力之人無有及我滿洲者此
次官員兵丁盡皆整肅朕心深爲嘉悅是以
徧加恩賚若率此兵以臨戰陣更復何憂然
兵丁所最仗者莫如馬匹爾等所養馬匹甚
不加意每致疲乏皆由不善拴繫及不時飲
水之故也爾等旣養官馬若致疲斃必須買

補豈不爲累又爾等衣帽雖係小節有關生
計爾等好用貂緞貴物不知一貂帽一緞衣
其價値狐皮帽羊皮袍數件爾等何用此貴
物朕此次謁
陵原欲巡幸邊外見爾等衣裝單薄故不果行
若出師豈可如此特降此諭爾等各宜謹誌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正月癸亥
上諭督運于成龍等曰爾等輓輸絕塞每夜如
臨賊兵嚴爲防護噶爾略等素善盜馬尤宜
加意巡視喀喇沁兵守馬防賊頗稱熟練可

將伊輩分與各營晝使驅車夜使守馬庶乎
有備無虞至新滿洲健於步行熟於牽輓故
選擇數人交與爾等酌量用之
二月癸巳
上諭安郡王馬爾渾輔國公賴士副都統逕圖
等曰爾等往歸化城務揚軍威以示兵力強
盛各處遠行偵探最爲要緊爾等三人須同
心効力不可互相推諉王與公皆年幼未曾

歷練凡事宜與迓圖商酌而行迓圖亦不得
推諉王等至朕行在與歸化城相近此時正
當用兵之際不必差人請安

五月甲戌

上諭八旗大臣等曰爾等皆朕簡用之人今噶
爾丹震懾兵威聞風而遁諸大臣雖不得與
戰惟約束官兵不擾沿途居民不飲酒不妄
行搶奪善飼馬畜就水草小心牧放不盜刈
田禾以飼牲畜不踐踏田禾不遺一人一騎

全使到家此卽爾等之効力也如肆行搶奪
遺留人馬事發斷不輕恕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閏三月己丑

上召四川陝西總督吳赫西安副都統阿蘭台
寧夏總兵官王化行原任總兵官王潮
海馮德昌及副將道員等

諭曰朕往者未嘗臨邊不獲目覩邊地之苦今
巡行至此視沿邊地方土瘠民貧但兵丁甚
精銳黃河以西榆林一帶比他處實勝然兵
雖良如不善撫綏而困苦之則雖良無用也
善撫綏者但將其應得錢糧如數支給卽是
養兵之道若不知撫恤雖多給國帑兵丁斷
不能沾實惠爾等武臣多出身行伍一旦居
官頓忘在昔爲兵之苦而扣尅糧餉於心何
忍今雖末員當計日後漸臻大任可不存心
愛惜兵丁乎朕又聞營中虛懸兵數冒食錢
糧各處皆然陝西尤甚且或聞朕來現招丁
壯以補足原額者亦有之總之督撫提鎭當

盡心體恤下僚免其餽獻則下僚不至貧苦
下僚既不貧苦則斷不剋兵以自肥矣爾大
小官員各有俸祿養廉衣食並無所缺倘扣
尅虛冒卽罹於罪關係利害非輕卽今總兵
官柯彩練兵甚精前亦曾經効力後以操守
不好致人疾怨朕撤彼回京大都武臣之中
勇敢果毅出力効用者多而操守潔清者少
有愼於履任之初而渝於後者趙良棟操守
頗好恢復雲南秋毫無犯在武臣中可謂良

將矣爾等居官俱當法之但不可效其驕矜耳又聞總兵官師帝賓操守甚清雖身後而軍士尚愛戴之凡有功而居官好者朕皆擢用矣其一時聲名甚佳日久改節者皆年齒漸增貪貨賄計身家而坐此失也爾等其遵此訓旨通行曉諭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乙酉

上諭都統嵩祝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等曰猺人所居之山逼近廣東廣西湖廣三省

林木叢密山勢崇峻恃此險僻頑梗不馴自宋明以來卽在此三省擾害民生今差爾等到彼務體朕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勦先曉示招撫如其不悛再行勦滅爾等馳驛前去須約束官兵毋得騷擾居民并將猺人山寨形勢三省官兵進征之路及立營之處繪圖呈覽朕揣猺人受撫之事五月內必成只將殺害官兵之爲首猺人卽行正法可也

三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廣東猺人盤踞深山恃其險峻素未歸化今忽突出搶奪村民殺害官兵已遣都統嵩祝等前往調集廣東廣西湖廣三省師旅直抵其穴嵩祝等遣郎中尤冷格所進圖形云猺人爲數無多棲身之地雖不寬廣但山險路狹地接廣東廣西湖廣三省錢糧轉輸甚易今三省之師已歷彼境若猺人就撫則已否則令嵩祝等公議於猺人居處要隘立營圍之不過稍費錢糧不勞兵力

彼自窮迫矣著兵部速移文嵩祝等遵諭行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月戊寅

上諭禮部尚書席爾達副都統圖思海徐九如等曰爾等前往湖廣招撫苗人凡事宜同心協力則事無不成不和則事無一成且行兵立營須用怯遇敵對壘須用勇又以機先爲要倘臨事時疑慮不定必致有誤爾等當以果毅行之如苗人歸降止誅倡亂肆虐之人否則殲其抗拒不服者毋得玉石不分戮及

無辜我滿兵凡遇對敵恃勇以力勝者多爾等此行須用計招撫委婉從事勿徒恃勇力至於立營必擇高阜處設立朕前在寧夏用兵審度時勢多方調度是以錢糧不致耗費兵民亦無苦累此皆在主將之善於設施耳苗人歸附之後探其巢穴仍謹慎隄防不可以彼歸順遂忽視之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癸巳

上南巡

諭京口將軍侯馬三奇曰天下之兵朕皆知悉至此處之兵素稱無敵亦朕所閱練兵之法一進一退有緩有急自始至終整肅有敘方為盡善爾等簡練素精朕亦不必閱視可傳諭眾兵丁知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二月丁酉

上命內閣學士二格往湖廣察審紅苗

諭之曰湖廣紅苗前已設官管轄今何以彼此爭鬬以致殺戮此皆地方官怠忽所致況苗人所居之地纔百里三省之官何難鎮壓爾往會同總督郭世隆巡撫趙申喬明白詳審如兵民多事則懲究兵民果係苗人抗法則處治苗人不可姑息其以此旨傳諭該督撫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年久凡事無不留心昔朕西巡時曾以戰地問於曾經行陣之提督總兵官等皆言自古戰陣之事必於舊戰

地交戰從無戰於不可戰之地者朕觀韓信嶺上下凡七十里未嘗有一戰於此者以無水不可立營故也前我師征漠北與噶爾丹戰於昭莫多之地明永樂出塞時亦嘗戰於昭莫多以此觀之皆於舊戰地戰也行兵之道立營必視水草西北土厚掘至百丈有餘始能得泉一井之汲綆須一騎負之其地如此焉可屯兵是以用兵必以地利為要古人善用所長後人萬不及一也凡為將者烏可

不知此意乎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癸卯

上諭兵部各省綠旗兵惟直隸及西方沿邊一帶兵畧有可觀此外別省之兵俱屬不堪江浙之兵尤不耐勞苦該管官訓練稍嚴卽出怨言甘汰所食之糧而不願操練此等人平時尙然至行陣之間安可用耶各省皆有食空糧者然不至已甚若浙省兵千名食空糧者則有五百名所存五百名亦僅充數而已

俱非可用者近處州協標都司張朝臣往追山賊其身當先而進衆兵棄之先退此皆平時訓練不善之故也若滿兵則不然戰陣間皆願効死無離本伍退回一步之理江浙駐防滿洲兵朕帶往行獵之處亦皆差試之畧無怨意交相黽勉是以朕心大慰以此觀之兵在訓練之善不善耳不關乎風土也著將此旨傳諭江浙督撫提鎭等官

八月庚辰福建浙江總督梁鼐疏請停止江浙二省官兵會哨海洋

上諭大學士等曰海中行舟必候風便福建遇南風始可北來江浙遇北風始可南去風之順逆不同難以會同巡邏著照所請停止會哨併行文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山東五省各查明海邊分出巡哨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壬辰

上諭兵部朕於水陸兵丁調用年久深悉其情事船出海洋必候風候若不察風而强行之

必致兵船損壞官兵係朕歷年養育之人遇賊自應効死如無賊而徒以巡哨受傷實屬可惜凡提鎭等官當於此留意務加謹愼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思海防之道惟在陸路兵弁守禦嚴緊乃爲扼要如盛京山東沿海汛地官兵能加意防緝以致賊勢窮蹙遂革心向化以次投誠此卽嚴防之明驗也蓋海賊原無窩巢初時不過數人或係窮民或爲水

手其力不能自備船隻亦無器械因飢寒所迫搶奪營伍及商賈之船隻器械漸次嘯聚久而勢衆又苦無米糧乃往來海洋肆行刦掠每遇夏月南風至山東盛京等處至十一月西北風發方能南回其停留數月之中或被官兵緝獲或因風雪凍餒漸次傷損所餘無幾如現在浙江巡撫王度昭招撫海賊陳尚義等詢其原夥賊船十一隻賊衆不下千餘人今止餘船四隻賊衆不滿百人矣覩夫

年十月十七日陳尚義等在山東與官兵抵敵一事遊擊門福玉率官兵船六隻在劉公島地方巡哨遇賊船四隻乘西北風而來見官兵船即先發礮官兵放船追勦遊擊門福玉奮勇向前因所乘之船出諸船之先里許賊見其勢孤遂三面圍住鏖戰良久其餘官兵船隻爲風飄散不能前救以致遊擊門福玉被傷殞命而賊衆亦傷多人迨官兵後船追至賊船已於十八日至盡山花鳥矣原其

所以傷官兵者皆因官兵與賊船相遇安排火器之際致賊人乘閒圍擁若如滿洲兵操弓挾矢以待賊船何由能逼近也且海賊出沒狡猾素習海性非徒恃水戰所能撲滅也朕御極五十餘載凡水陸用兵機宜無不洞悉今沿海地方督撫提鎮能用心防禦不時稽察使賊無所掠奪則不期滅而自滅矣前年關東海汛章京二員帶領官兵八九十人擊殺海賊四百餘人朕面問二章京爾等何

不誘賊遠離海岸再行勦獲可無遺類據奏離海岸五里有莊村居民若賊衆過此倘地方萬一有失即不免疎防之罪矣故未敢遠誘是知沿海防汛果能嚴肅賊一登陸便成擒矣此防海之策惟陸路守禦爲最要也其令沿海督撫提鎮等官明知朕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八月辛卯

上諭都統穆賽曰朕以爾爲人可用特令前往統領大兵其右衞黑龍江喀喇沁察哈爾土

默特鄂爾多斯喀爾喀等處兵丁務令共相和好至管轄兵丁不可失之柔弱其効力贖罪諸人可分在各滿洲蒙古綠旗兵內勿任其聚於一處祁里德諳練蒙古事務且誠實有膽氣妻徵額雖老病曾隨朕行兵熟識地利諸事應與伊等酌議奏聞朕所派往之新滿洲等行走熟練可令同我兵往汛界哨探再彼處有黃羊沙米等物應令兵丁採取食用如省一月口糧即得一月之益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二月壬戌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運送糧餉安設臺站牧養馬匹等項俱係領兵將軍職任今米糧不能運至皆由水草不足之故朕昔親統大兵中路出征時沿途必留有水草之處以牧運米牲口爾等所親知者身為領兵將軍此等事不能深曉領兵直前致沿途水草如火燒赤地後隊兵馬及運米人役牲畜有不至困乏者乎朕曾屢諭衆大臣云領兵將軍甚難凡事不可不周知今歲停止進兵候種地及一應事務預備完畢審察兩下軍情再行定奪者為此故也且去年駐防哈密二百名兵丁戰敗策妄阿喇布坦時衆大臣俱欲進兵如果彼時即行進兵路途遙遠米糧焉能接濟現在駐扎食用米糧尚不能接續若彼時即行進勦不知作何景況矣如喀爾喀一路都統穆賽等所統之兵俱係滿洲蒙古熟練之人並無糧餉不足等事將軍席柱等所統之兵尚未熟練所以如此倘運糧不至所關甚大行令將軍席柱提督師懿德等酌留足用汛守調遣之兵其庸懦不堪者著會議撤回

庚午

上諭將軍席柱提督師懿德總兵官路振聲額駙阿寶等曰爾等出兵日久策妄阿喇布坦處並無信息今值春令遣侍衛滿泰閱視營伍汛界西安滿洲兵陝西綠旗兵因係同省所以甚和爾等亦宜和睦為是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八月己未

上諭近御侍衛等曰朕於騎射哨鹿行獵等事皆自幼學習稍有未合式處黙爾根侍衛即直奏無隱朕於諸事諳練者皆黙爾根之功迄今猶念其誠實忠直未嘗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鳥鎗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曾於一日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之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朕所以屢諭爾等者以爾等年少宜加勤學凡事未有學而不能者朕亦不過由學而能豈生而能者乎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八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九

訓將上三 附恤兵

康熙五年丙午七月甲辰

上諭戶部防守地方撲滅盜賊皆需乎兵兵惟錢糧是賴支給解送錢糧何可遲誤今見各省因協餉不至以數月未給兵餉具奏者甚多或係爾部不撥實在錢糧將雜項抵撥以致請報往返徒費時日或係地方官借稱協解未齊以致遲延俱未可知嗣後撥餉時務撥實在款項嚴定限期解送或因別故將別項錢糧協解該督撫速行題報其違限及借端推諉者作何處分爾部詳確議奏

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壬寅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前遣往廣西大兵勞苦日久宜令更番休息可撥京師每佐領護軍二人驍騎三人漢軍一千人令都統麻齊趙璉副都統洪世祿祖植椿等率往更替

閏八月乙未

上諭兵部今四方悉就蕩平惟滇黔餘孽尚爾稽誅前經會議各路官兵俱於八月內進勦茲師期已届士馬飽騰正宜分路並進奮勇長驅掃除殘寇以靖邊圉爾部其速傳諭湖南四川廣西諸大將軍將軍督撫提鎮等整頓兵馬速行進勦勿得借端推諉延緩時日有逗留不前者即加重處又聞各路統領綠旗將帥不恤軍士令為滿洲大兵蓋房秣馬及私行役使恣意虐害以致兵卒苦累如桑額標兵逃亡千餘皆由於此不思為將者與士卒甘苦相同加意愛養方可責其用命罔惜卒伍惟便私圖貽誤軍機深為可惡爾部即通行嚴飭嗣後有仍蹈前轍者指名參奏從重治罪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乙丑

上諭寧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瓦禮祜等曰朕幸吉林地方訪詢民隱見兵丁役重

差繁勞苦至極若不將各種無益差徭顯與革除兵丁人等終無裨益且不得沾實惠矣即如鷹鷂窩雛於三月尋覓四月內捕取最妨農事况所得鷹鷂不諳呼飼難至京師徒勞人力應行停止又自八月放鷹原欲令其調習以便齎送數年來並無名鷹貢至京師而烏喇地方兵丁輒於冬寒之時尋覓山雞人馬勞頓應行停止又圍獵以講武事必不可廢亦不可無時冬月行大圍臘底行年圍

春夏則視馬之肥瘠酌量行圍令貧人採取禽獸皮肉須預先傳示日期以便遵行所獲禽獸均行分給其圍獵不整肅者照例懲治不可時加責罰苛求瑣屑遇有猛獸須小心防禦以人為重勿致悞有所傷又如打鱏鰉等魚既有專管西特庫等烏喇兵丁應停差役其搬移新滿洲採取造房并船隻桅木等項及偵探巡邏等差俱係軍務乃駐防官兵專責不可寬假應照常行此外偶爾差遣大臣侍衛督看採取東珠砍伐木植尋覓鷹鷂不涉每歲定例所行之事似無過勞此後將軍以下撥什庫以上應念兵丁遠居邊境衝冒嚴寒往採山木妻子汲水操作備極艱辛特加憐憫吉林烏喇田地米糧甚為緊要農事有悞關係匪細宜勸勉之使勤耕種朕軫念滿洲人民生理欲遣人專往以驛遞疲敝故因筆帖式來奏特諭知之

七月甲戌

上諭兵部近因逆賊蕩平四方底定將經制之外增設綠旗兵丁議令裁汰於二年內陸續報完原以寬恤民力敉寧地方今思各處兵丁多有隨征進勦効力行間緜歷歲時備嘗艱苦事平回汛若漫無分別一槩裁汰深為可憫可令該督撫提鎮等官於裁汰之時詳加察閱不得混留私人反將曾經効力兵丁輒行裁退至於已裁兵丁及投誠歸農人等恐有無籍可歸艱於生計者令各省所司官

設法安插善加撫輯務俾有以資生毋致流
離失所擾累平民爾部即通行中飭文武大
小各官實心奉行殫力料理以副朕恤兵愛
民至意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九月戊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盛京兵丁全賴田畝耕穫及
月給糧餉以爲養生之計昨歲盛京禾稼不
登貧困兵丁難以粒食曾以屯糧頒發賑救
頃值軍興遣一等侍衛齊蘭布往調盛京兵

丁隨發諭旨令無馬匹者給與官廠馬匹無
行糧者給以莊屯糧米官兵踴躍遄征倉卒
之際置辦一切軍裝遂領明年二月分應給
俸餉又預支五個月錢糧尅期進發比厄魯
特噶爾丹敗遁盛京官兵雖未接戰而奮勇
敵愾深可嘉悅今若將預支俸餉復行扣抵
則窮乏兵丁必至生計艱窘朕心殊切憫惻
所預給明年二月分應支俸餉及增給五個
月錢糧免其扣抵仍令照常支給以示朕愛

養將士軫恤疾苦至意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乙酉

上諭兵部朕巡視京畿見綠旗兵沿途奔走無
頃刻之暇甚爲勞苦深爲可憫問之則云兵
部內私用印信文移護送家口等事甚多除
已往之事不復察究自後爾部移文各處總
兵官將派出兵丁護送大臣官員事件數目
年終詳明造冊送爾部察奏

五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爾等傳諭八旗滿洲蒙古都
統各將前鋒護軍披甲兵丁之實無房舍者
身自確查於此月初十日保奏凡官員子弟
及有房舍與家僕披甲者不必查

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八旗都統所查無房舍者
七千有餘人未爲甚多京師內城之地大臣
庶官富家每造房舍輒兼數十貧人之產是
以地漸狹隘若復斂取房舍以給無者譬如

剜肉補瘡其何益之有貧乏兵丁僦屋以居節省所食糧以償房租度日必至艱難今可於城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二千間無屋兵丁每名給以二間於生計良有裨益此屋令無得擅鬻兵丁亡退者則收入官大略計之約費三十餘萬金譬之國家建一大宮室耳敕下欽天監相視汝等及八旗都統身往驗看宜建造之處奏聞

九月丁丑盛京將軍公綽克託等疏言開原等處馬甲月給米二倉斛步甲月給米一倉斛今倉米不敷俟明年海運之米補給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奏甚屬踈忽馬甲之中亦有人口少者步甲之中亦有人口多者一例按甲支給可乎來年海運米未可預必其全到卽盛京田穀亦難預必其全收凡事須曲盡籌畫豈可拘執定議此本發回令察明人口給米

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開原等處給散兵丁米穀若令行查必稽時日兵丁或至重困着朱都納嵩祝前往將不能度日人口數目查明一面散給一面具題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閏六月癸未戶部議覆山西巡撫噶禮疏言右衛駐防官兵浮給康熙三十六年分草束折色銀兩請交各該旗追還

上曰此浮給官兵草束折色銀兩復行追賠殊爲可憫若向悞給官吏追補必致派累小民其槩免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巳亥

上諭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佐領等曰朕爲官兵生計不時廑念前巳屢施大澤今年於帑款內復特沛鴻恩不惜數百萬帑金遍行賞賜嗣後兵丁人等應人人務立生計淸償夙逋豐裕度日倘有不肖之

輩不思撙節儉約惟知縱酒酣飲鮮衣肥馬過於費用則不數日間仍如未沛恩澤時也爾等俱有督率之責不當徒以督率爲名亦當誘之向善使人人以孝弟爲本各知自守愛惜產業則不特風俗可至淳樸而朕愛人之心亦不致徒勞矣可將此旨刊刻遍示軍卒人等受朕重恩如此倘仍行賭博行止不端朕斷不輕貸必將爲首者立正典刑朕念切兵民生計是以親書諭旨

十一月辛酉

上巡行陝西駐蹕西安府

諭將軍博霽曰朕巡歷江南浙江盛京烏喇等處未有能及爾西安兵丁者爾處官兵俱嫻禮節重和睦尚廉恥且人材壯健騎射精練深可嘉尚愼勿令其變易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癸酉

上諭戶部朕念八旗禁旅爲國家根本所繫每加恩愛養用俾生計充盈或動支公帑數百萬代清積逋或於各旗設立官庫資濟匱絀所以爲眾甲兵籌畫者甚切康熙四十二年又曾頒發帑金貸給八旗兵丁共六百五十五萬兩有奇至康熙四十五年冬除陸續扣完外尚未完銀三百九十五萬六千六百兩有奇若仍行按月扣取恐各兵丁營辦器用贍養家室必有不敷之慮朕深切軫恤茲特大沛恩施式弘撫育將未經扣取銀兩通行豁免爾部卽傳八旗都統等出示遍諭俾咸知朕優恤禁旅至意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三月壬戌

上南巡

諭江寧將軍朱滿曰朕前至江寧賜此地兵丁一月錢糧京城馬匹甚多入秋令解來給江寧兵丁此時兵丁有馬倒斃者且勿買補

十月壬辰

上諭內務府據河屯營守備楊弘德奏稱駐防河屯兵丁二百名已給錢糧請將原給地畝

交回朕思兵丁內陞轉病故者伊等妻子既無地畝又無錢糧何以養贍著將地畝仍令伊等耕種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乙未

上諭八旗都統等曰八旗兵丁一人所得四十斛之米人口多者適足養贍人口少者食之不盡必至售賣與其自倉運出費脚價而復行轉賣不若計口支放餘者照時價給銀於兵丁有益爾等即傳諭戶部

四月辛酉右衛將軍宗室費揚固疏請右衛空閒官房交該撫照時值變價

上諭大學士等曰滿洲戶口滋息甚繁兵丁內無屋可居者有之右衛現有所造空房若撥駐兵丁極是善策爾等可會同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副都統滿九卿議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月癸巳

上諭兵部國家綏靖邊圉翦除賊寇必須士馬飽騰方克立奏膚功恤兵之道宜急講也朕御極五十餘年無時不以愛養士卒爲念內而八旗禁旅外而各省綠旗兵丁視同一體或代還私債或遣官犒賞或嚴禁尅減所以體恤之者惟恐不至近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侵我哈密故特徵兵預備既已轉輸糗糧又復頒給馬駝籌畫倍周加惠尤渥而山陝綠旗兵丁首奉調遣遠途跋涉資用惟艱因而預借公帑朕念從軍兵丁披堅執銳戮力戎行又責以還帑深可憫惻綠旗兵丁所

借帑金四萬八千八百餘兩咸與蠲除並嚴飭統轄將領實心奉行倘有仍行私扣者該督撫據實指參從重治罪以仰副朕軫恤邊兵至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丁巳靖逆將軍尙書富寧安奏稱官兵整理軍器等物支借俸祿銀糧共計銀二十五萬六千兩有餘俟事定之日扣除

上曰此次官兵雖未臨陣克取地方然同心効

力甚屬可嘉將朕內庫銀兩發出二十六萬令其整理馬匹器械如恐路遠不能即達將附近地方所有錢糧著戶部速行料理成功時此項銀兩不必扣除若無効力之處空回各本汛者仍行扣除現將內庫銀兩照數交與戶部此項錢糧係朕特恩其另造檔案務令清楚

癸酉四川陝西總督鄂海疏言西寧鎮標官兵因前往噶斯駐防借領六個月

俸餉若照數扣除各兵無以自給請將已換班回西寧官兵每季扣除一月仍留兩月糧餉給兵養贍再現令駐防噶斯官兵亦每季將兩月糧餉解送軍前給散本兵留一月糧餉贍養伊等家口俟換班回西寧之日陸續扣還

上曰噶斯換班回來並現往駐防官兵所借糧餉著暫停扣除俟功成事竣作為朕所賞賜如不成功照該督所題扣除其行月糧餉送至軍前併存留贍養家口之處著照該督所題給放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正月戊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兩路軍兵駐扎邊塞二三年矣勞苦殊甚衣服亦將損敝朕深加軫念特令製衣二萬襲現今所有一萬襲派侍衛一員由內地驛站送至將軍富寧安軍前賞給軍兵再一萬襲俟製完日送至將軍傅爾丹軍前著爾等大臣查驗裝載牢固發往如

尚有不敷計算軍兵數目照此衣服將庫貯布匹賞給令其自行製造

八月癸未

上命內閣學士渣克旦副都統薩爾禪等前往索倫賑恤

諭之曰索倫人等効力圍場甚屬年久亦有現在出兵之人今被水災朕甚惻然令爾等前往散賑爾等會同將軍副都統將被災之人逐一查明無房屋者即給房屋無衣服者即

給衣服務令均沾實惠以副朕軫恤至意

十二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廣東地方潮濕馬匹難存所倒斃馬匹若屢令償賠必致苦累兵丁業已給過草料銀兩者免其追賠著照綠旗兵丁倒斃半為馬兵半為步兵馬兵人各養馬二匹爾等會同議政大臣九卿議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月庚戌

上諭兵部朕惟國家綏乂地方愛養兵民實係

緊要朕自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無時不以兵民生計為念比年策妄阿喇布坦蠢動跋扈侵我哈密殲及拉藏占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魯番之人近四川雲南一帶邊境居住準噶爾人等若將吐魯番侵取又將土伯特唐古特人民鼓惑侵犯青海不但難於應援亦且難於取藏是以調四川雲南滿漢官兵由拉里進藏官兵俱感朕豢養之恩遵朕指授各加奮勵直抵險遠絕域克

取藏地殊堪軫念應大沛恩澤四川雲南滿漢官兵從前所領俸餉俱著免其扣取仍遣堂官將取藏之四川雲南官兵每人賞銀十兩即給本人妻子以示朕軫恤官兵勞苦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十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

褒忠節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月丁丑

上諭兵部寧夏總兵官陳福効力巖疆勞績素著屢次舉首逆劉克篤忠貞且其妻子家屬現在川中逆賊挾此招誘全無顧戀矢志不移深爲可嘉著以現兼職銜陞補陝西提督仍暫駐寧夏管總兵官事俟平涼底定之後

即赴該管地方料理提督事務陳福之弟守備陳奇妻子家口亦陷賊中深爲可憫著從優以叅將陞用爾部即遵諭行

閏五月壬子

上諭吏部兩廣總督金光祖奏稱懷集縣知縣李雲龍著有功績積勞殞命如俟事平議敘則孀母孤兒久待可憫李雲龍係旗人其旅櫬及家口應沿途護送歸旗著督臣給以水陸夫船再給藩庫銀一百兩以資孤寡

九月庚戌吏部奏陝西定邊營守備劉士英當朱龍反叛同妻子殉難照旗下陣亡官員例優給拖沙喇哈番卹銀四百兩

上曰劉士英不肯從逆同妻子殉節深爲可憫與一身陣亡者不同可更從優給拜他喇布勒哈番卹銀五百兩

十一月庚寅

上諭吏部禮部凡有世職官員以下及有頂帶官員以上陣亡無承襲子嗣銷去所給官職

者照伊陣亡所得之官併其原官品級給與祭葬著爲令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癸卯

上諭吏部戶部兵部自逆賊吳三桂煽亂以來凡用兵地方文武官員或矢志固守勢窮莫支盡節封疆或身陷賊中堅貞不屈橫被慘害或從容就義全家殉難視死如歸此皆爲國捐軀克全忠節深爲可憫其有骸骨未能

歸葬妻子尙寄遠方孤苦無依更堪軫惻宜
加恩䘏以慰忠魂著各該督撫察明凡殉難
文武大小官員骸骨妻子俱准動正項錢糧
資送歸里以昭朕優䘏忠節至意

五月壬辰

上諭福建水師提督海澄公黃芳世曰爾父子
功烈素著復全家殉難每念及此朕心深爲
傷悼兄爾由粵東進勦忽遭廣省兵變孤身
涉險而出可見忠貞不貳顚沛不改其守今

仍襲海澄公鎭守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宜
愈加訓練鼓舞將士以靖海氛使地方秋毫
無犯百姓安堵方爲不負封疆重寄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丙寅殉難廣西
巡撫馬雄鎭之子馬世濟疏請赴粵西
取父骸骨

上曰馬雄鎭當地方叛亂之時不肯從逆克篤
忠貞捐軀殉難深爲可憫其骸骨併家口令
馬世濟馳驛前往搬取仍著麻爾吉等預爲

察明料理交與馬世濟到日從優議䘏

十月戊子辰州永興陣亡參贊軍務都
統宜理布參贊軍務護軍統領哈克山
及諸將士喪至

上命內大臣公噶布喇等四十七員各以茶酒
往奠之復遣侍衛費耀色等齎銀六百
兩賜宜理布之母傳
諭曰宜理布時侍朕前深悉其人今出師著有
勞績方謂成功之後卽可凱旋相見忽聞陣

歿朕還顧議政王大臣不覺悽愴痛悼茲聞
爾家費用不給特賜白金六百兩治喪又
命內大臣舅舅佟國維等齎銀五百兩賜哈克
山之弟巴克山傳
諭曰哈克山臨陣捐軀勠力盡瘁殊爲可嘉特
賜白金五百兩又傳
諭正白旗大臣侍衛等曰退朝後於宜理布未
出喪以前卽赴喪次舉殯時除値日大臣侍
衛外餘俱往送其哈克山噶爾圖色黑郭色

門度那穆渾畢殯時分遣內大臣或散秩大
臣一員侍衛等往送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壬戌
上諭吏部兵部自吳逆叛亂以來凡用兵地方
文武官員有矢志忠貞克篤臣誼抗賊不屈
捐軀殉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彼時卽宜
錫以䘏典但以各處尚未蕩平其中有情節
未確者有應行察訪者不得已緩至今日朕
每念及深爲惻然茲各路會勦大勢底定餘
氛指日殲滅其殉難各官應加褒䘏以慰忠
魂爾等卽詳察議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二月丙申戶部題故
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隆請給其父在
日所賜海州房地
上曰平南王忠誠勞勣堅守臣節其房地遣司
官一員速往撥給
五月甲子隨內大臣班尚之孝奏請迎
其父尚可喜喪

上曰尚可喜當通城背叛時矢志不移臨歿猶
被服
太宗皇帝所賜朝衣言雖死必葬於海州倘有
知覺必効力於
先帝其忠誠之心始終無二今尚之孝前往可
令其將還京之日預行啓奏遣官往德州前
後迎其骸骨尋尚可喜喪至遣侍衛鎖住等
往奠之
庚午兵部題殉難雲南巡撫朱國治喪
櫬家屬請令大將軍貝子章泰等察明

送京
上曰吳三桂反叛以來地方官有從逆者亦間
有逃歸者如朱國治仗節不屈罵賊身死殊
可嘉尚如議速行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八月丁未
上諭諸王大臣等曰凡地方官城存與存城亡
與亡者乃人臣之分近有武昌兵亂葉映榴
守義不屈罵賊自刎朕閱其遺奏五內傷悼

王大臣等其共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莫
不感泣隨
諭吏部禮部葉映榴值裁兵鼓譟抗志不屈捐
生殉難忠節可嘉今覽遺疏情詞慘烈朕心
深為惻然不忍披閱應從優賜卹以表忠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戊午
上駐蹕蘇州府
諭扈從部院諸臣曰楚省兵譁時湖廣糧道葉
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加憫悼特詔所司優

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
迎伏道左彌增軫惻應特予諡以彰異數隨
御書忠節二字賜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丙申
上駐蹕杭州府
賜湖州府知府陳一夔父故溫處道陳丹赤
御書名垂青史匾額
諭曰爾父為國殉難朕至今憫之賜此特表爾
父之忠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二月戊辰海澄
公黃應纘疏稱伊父黃芳泰蒙
恩以總兵官承襲公爵今歿已二十餘年尚未
營葬懇賜卹典
上諭大學士等曰平定三逆之事朕知之甚明
黃應纘之祖黃梧
世祖章皇帝時曾遣人令伊投降因海寇鄭芝
龍齎書阻之故黃梧未降後鄭芝龍之子鄭
成功寇鎮江瓜洲貝子羅託總兵官梁化鳳

內外夾攻大破之餘賊敗北投黃梧黃梧遂
獻海澄縣歸順因封為海澄公黃梧故後公
爵與伊子黃芳度承襲黃梧之弟有二子長
子黃芳世次子黃芳泰黃芳世自一等侍衛
授廣東總兵官耿精忠叛時黃芳度堅守漳
州府舉家被害黃芳泰逃至廣東請兵値尚
之信叛黃芳泰同伊兄黃芳世巡撫楊熙力
戰而出黃芳泰等實心効力所立功績部中
亦有檔案著該部查明賜卹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五月癸卯禮部題
黃巖守備管遊擊事閻福玉與海賊戰
亡業已蒙
恩賜䘏贈參將廕子弟一人以守備用其祭葬
相應停止
上曰閻福玉係登州人朕曾召見人材壯健戰
時爲賊所傷血流滿面謂衆曰此卽報主之
處也奮勇前進手刃十餘人力戰而亡此係
與伊交戰賊人所殺宜優加恩賜以示鼓勵
著給與祭葬

康熙六十年辛丑十一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總督額倫特侍衛色楞
副都統查禮渾皆陣亡伊等世職俱著承襲
又陣亡提督康泰總兵官康海司九經俱著
議敘伊等有世職亦著承襲西安佐領札木
素在軍中頗出力索倫之藍翎查倫察頗勇
猛射死數賊身受重傷自盡俱著交部議敘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一

䘏舊勞

康熙元年壬寅正月庚寅

上諭吏部原任大學士希福范文程甯完我額色黑皆自太宗文皇帝時歷任內院贊理機務効力最久勤勞素著其子宜加擢用以示鼓勵范文程子范承謨額色黑子塞思赫已補內院學士

希福甯完我各一子亦著以學士用

康熙二年癸卯五月甲戌

上諭禮部滿漢官員卹典已有定例其一品官員與謚者宜加優異以示酬庸以後一品官員會經與謚者除造墳外仍著予立碑

八月庚子

上諭兵部綠旗官員任滿三年病故有加贈等第滿洲官員病故者無加贈等第今滿漢俱應一體爾部議奏

康熙八年己酉五月己亥內祕書院學士禪布奏伊祖達海巴克式蒙賜謚文成請立石碑以光永久

上曰達海巴克式通滿漢文字於滿書加添圈點俾得分明又照漢字增造字樣於今賴之念其効力年久著有勞績著追立石碑

六月壬申

上諭吏部兵部蘇克薩哈奏

皇考遺詔輔政雖係有罪罪止本身不至誅滅子孫後嗣此皆鼇拜等與蘇克薩哈不和挾

讐滅其子孫後嗣深為可憫其白爾黑圖等並無罪犯因係族人連坐誅戮殊屬冤枉其蘇克薩哈原官及白爾黑圖等官職俱應給還爾二部將此案所革官員俱行查明議奏

七月壬寅

上諭吏部朕閱處分原任戶部尚書蘇納海等原案並無大罪鼇拜等但以為撥地遲延遽行拏問多端文致誣陷不按律文任意將無

辜處死原任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於撥
換地畝時見民間旗下困苦因有地方之責
具疏奏聞輒以爲非其職掌越行干預亦不
按律文冤枉處死伊等皆國家大臣並無大
罪冤死殊爲可憫理應昭雪以示仁恩作何
䘏卹予謚及廕子入監讀書爾部詳議以聞

康熙九年庚戌二月丁丑先是內國史
院大學士衛周祚引疾乞歸
上念其勤勞有年給祿如故俟病痊起用至是
衛周祚以在籍支俸三年受恩過當具
疏辭俸
上曰卿在任著有勞績回籍調理特給祿以資
頤養可仍遵前命祗受勿辭

乙酉
上諭吏部兵部向來包衣佐領下官員子弟不
准爲廕監生其筆帖式亦無品級今思內外
官員効力相同加恩豈宜有異嗣後包衣佐
領下官員子弟應否爲廕監生及筆帖式應

否授品級爾部定議以聞

康熙十一年壬子六月辛丑先是兵部
尚書王弘祚引年乞休
上念其舊勞命乘傳歸籍仍令滇省藩司給俸
至是王弘祚疏辭
上曰卿在官著有功績引年乞休特給俸祿以
資頤養其仍遵旨祗受不必控辭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辛酉
上諭致仕耆舊大臣等曰國有耆舊大臣規模
甚覺可觀其大臣等有疾若必俟奏明請醫
恐致遲滯嗣後有疾者於藥房諸醫中惟其
所擇延往調治不必奏聞朕亦卽傳諭諸醫
知之

康熙十三年甲寅六月甲午朔
上諭兵部耿精忠之祖耿仲明於
太宗文皇帝時航海歸誠優錫王爵効力行間
勞績茂著及其身故睿親王不令承襲
世祖章皇帝追念舊勳特允其子耿繼茂仍襲

王爵令兩鎭嚴疆爲國藩屏爰及朕躬惓懷勲舊恩寵有加後覽其病終遺疏有地方兵民凋敝賊寇未滅死不瞑目等語忠義肫篤深切軫念且因耿繼茂之子耿精忠自幼曾爲近侍予襲王爵仍鎭閩省朕以耿精忠必能紹祖父遺訓殫竭忠猷無忝先烈乃不意近爲逆賊吳三桂誘惑煽亂地方棄累世之忠貞搆一旦之狂悖旣干國法復墜家聲朕猶念其祖父前功耿精忠係一時無知墮人狡計與吳三桂不同故將吳三桂子孫正法耿精忠在京諸弟照舊寬容所屬官兵竝未加罪今遣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由湖南進兵鎭南將軍尼雅翰由廣西進兵安西將軍赫業及西安將軍瓦爾喀等已克七盤朝天等關直抵保寧尅期恢復全蜀三路攻取雲南吳逆指日授首定南將軍希爾根由江西進兵平南將軍賴塔由浙江進兵平寇將軍根特巴圖魯由廣東進兵

三路攻取福建又遣揚威將軍阿密達鎭西將軍席卜臣安南將軍華善鎭東將軍喇哈達等各領大兵駐扎江南京口等處調度征勦耿精忠殲滅亦在旦夕但念耿精忠祖父宣力累朝今及其身遽至覆亡宗祀斬絕朕心深爲不忍且吳三桂乃本身投誠之人背恩反叛自取誅戮耿精忠自祖父以來受恩三世四十餘年非素蓄逆謀首倡叛亂者比爾部卽傳諭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藎遺言革心悔禍投誠來歸將侵犯內地海賊速勦圖功卽赦前罪視之如初朕以至誠待天下誥諭昭如星日俾其善自審度勿負朕保全勲舊之意爾部卽遵諭速行

七月辛卯

上諭兵部耿精忠身雖背叛念其祖父投誠効力累世舊勲朕豈肯以耿精忠之罪及其先人大兵平定閩省之日其祖父骸骨仍許收葬

十一月庚辰

上諭兵部平南王尚可喜孫女嫁爲耿精忠子婦年未二旬忽遭事變王係勳舊大臣爲國勤勞忠藎茂著其孫女理宜保全我兵勦平閩省之日大將軍王等務留心察救給王團聚又

諭曰平南王尚可喜疏奏續順公沈瑞眷屬尚多淪陷閩中念沈瑞亦係勳舊眷屬宜與保全其令大將軍王等一體留心察訪勿致失所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癸丑朔

上諭平南王尚可喜曰王累世勳舊奇猷重望久鎭嚴疆勞績懋著自逆賊變亂以來王篤守忠誠殫抒籌畧訓練士卒保障地方勦禦賊寇朕所倚毗今覽王奏稱年老漸衰身嬰痾疾請遣大臣經理廣東事務具見王實心爲國計慮周詳朕與王情同父子誼若手足覽疏未竟殊心惻然但王屬官兵駐鎭日久地方寧謐措置咸宜軍民依賴若別遣大臣前往恐該省之事一時未能周知所關匪細王可於諸子中擇才畧素優者遣赴潮州整理軍務大將軍平南王尚之孝回省城侍王左右扞衛封守王其加意調護期於平復以慰朕憂慮眷念至意

七月壬辰

上諭兵部吳逆背叛以來潛布僞書煽惑人心原任提督陳福妻子雖在四川毫無瞻顧篤

志忠貞勦禦賊寇恢復城池功績茂著及率兵進勦固原中途爲叅將熊虎等所害前因變出倉猝不能救之兵弁俱釋不問今旣察明熊虎等四人實係首惡斷難寬恕即行正法以懲姦宄其餘兵弁各守汛地毋得牽連嗣後再有首告者即以其罪罪之其徧諭寧夏提標官兵知悉

八月丙子

上諭吏部兵部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

器識老成才猷練達贊襄機務宣力累朝以
文武之長才兼忠愛之至性勞績懋著倚毗
良殷前察哈爾布爾尼背恩反叛命圖海為
副將軍率兵征勦運籌決勝克振軍威未及
一月捷功立奏逆賊殲滅疆圉敉寧近以平
涼阻兵日久屢命勦撫罔有成效特簡圖海
為大將軍統率大軍節制各路果爾謀畧淵
深調度得宜軍鋒所至一戰克捷更能體朕
好生之心宣布恩威開誠招撫遂使平涼慶

陽固原等處文武官員兵民傾心向化悔罪
歸誠生靈免於塗炭邊境賴以保安數日之
間關隴悉定皆因籌畫周詳布置神速勦撫
竝用克建膚功圖海以心膂大臣膺秉鉞重
寄實心為國克副倚任朕心深為嘉悅於軍
功議敘外應從優加恩封三等公以示朕眷
注忠勤酬答勳庸至意又
諭兵部自逆賊煽亂以來姦徒附和侵擾地方
關隴以西疆域遼闊大兵一時未集人心不

無動搖靖逆將軍侯張勇提督王進寶總兵
官孫思克一聞蘭州之變即率兵星馳渡河
勦禦收復城池條奏機宜舉發偽劄緝獲姦
謀綏定邊陲厥功甚大及大兵攻取平涼專
任靖逆將軍侯張勇等鎮守秦鞏復殫心籌
畫調度合宜勦禦川賊屢奏捷音紓朕西顧
之憂功尤茂著伊等皆宿將重臣矢志報國
同心協力展布謀猷兼以訓練士卒忠義素
孚故能身先行陣所向克捷其所屬將卒亦

皆効力共建功績朕甚嘉之於軍功議敘之
外應從優加恩以示朕奬勵忠貞酬答勳勞
至意張勇著為一等侯襲十次王進寶加一
等阿思哈尼哈番襲八次授為奮勇將軍仍
兼管平涼等處提督事務孫思克著授為一
等阿達哈哈番提督涼州軍務
康熙十七年戊午四月丙申
上諭兵部提督九門步軍統領費揚古自任事
以來夙夜勤勞殫心料理緝獲盜賊搜捕姦

究使里巷寧盜輦轂肅清向來効力有年今
尤克稱厥職應行議敘以示鼓厲著議奏
十二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滿大臣有喪特遣大臣往賜
茶酒滿漢大臣俱係一體嗣後漢大臣有喪
亦應遣大臣攜茶酒往賜
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乙未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鄂爾多斯多羅郡王古
魯當榆林總兵官遣使請兵不及候古郎調
兵應援及聞神木變叛又即遣其子統兵先

行嗣復力疾親往爲國効力撫降神木縣古
魯可封和碩親王
康熙二十年辛酉四月丁酉
上駐蹕和爾和地方
諭喀喇沁杜棱郡王扎錫等曰喀喇沁故塔布
囊和濟古爾出征時最著勤勞今朕至此地
遣散秩大臣鄂齊兒等攜茶酒往奠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壬辰

上諭學士張英曰爾素性醇樸侍從有年朝夕
講筵恪共盡職茲以爾父未葬具疏請假朕
念人子至情忠孝皆出一理准假南旋賜白
金五百兩表裏二十疋旣旋爾勤勞兼資墓
田之用爾其欽悉朕惓惓至意
八月乙未原任拖沙喇哈番祁塔特叩
閽稱自幼從征得官與子都爾壽承襲
緣事革職今年踰七十乞一養贍地部
議不允

上曰祁塔特効力戎伍得官與子承襲今其子
革職襲次已完而祁塔特乃身得世職者竟
無養生之計朕心憫之以後此等革去承襲
之官其襲次已完者原得世職人員應給與
半俸
辛丑
上諭講官牛鈕陳廷敬曰大學士馮溥効力有
年請老歸里今特賜詩一章篆章一方舉朝
一冊爾等往宣朕旨朕聞山東之仕於朝者

大小固結互相援引凡有涉於已私之事不顧國家往往造爲議論彼倡此和務使濟其私心而後已又聞居於鄉者多擾害地方朕皆稔知其弊馮溥久在禁密之地歸里後可敎訓子孫務爲安靜故大學士衛周祚居鄉謹厚在閭里中若未嘗任顯秩者必如此人方副朕優禮之意

九月乙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王進寶趙良棟當逆賊竊據漢中四川時悉力固守在外領兵諸將咸以恢復爲難因特遣學士禧佛馳往傳諭從來漢人地方猝有變亂即用漢兵戡定並無藉力滿兵之事爾等皆封疆大臣久歷戎行應各率所隸部曲將士相機進取時趙良棟即首先倡議恢復隨允所議令刻期進勦於是二人協力克取漢中至蘭州失陷時王進寶遂率兵乘筏濟河恢復蘭州鞏昌等處勦殺賊寇所向奏功及同取漢中之後二人意見

不合嫌隙漸生遂分路進兵趙良棟直取成都王進寶恢復保寧若成都不下則難攻保寧未易即拔若保寧未克則雖下成都難以固守勢必至於復退是二人功績俱著封疆使能公爾忘私和衷共濟即統士卒乘勝長驅則滇黔賊寇可以計日殄滅何復遷延歲月遲至一二年之久耶且二人旣克成都保寧賊衆畏懼遂悉其精銳入川抗拒雖彼中路空虛大兵得乘機進取沅州鎭遠貴陽等處而川中賊勢復張已恢復之疆土幾至再陷此皆由不能和衷之所致也二人賦性鹵莽不諳大體各懷私忿互相攻訐交圖陷害朕當二人訐奏之初即已洞悉情事念二人功績並茂惟欲保全絕無究察之意且一切投誠人員有免其前罪者有仍加錄用者況此建立功績之人耶今二人俱在京師如欲治罪何難逮問重處但朕意終以保全爲念將二人互訐章奏俱行發還概不究問其進

於救援失陷地方關係軍機等事仍照例察議此非爲二人調解葢深惟國家大體務欲保護勞臣用全終始故行申飭自今以往二人須洗心滌慮各改前愆消釋私嫌共矢忠藎以副朕優待功臣至意

十二月癸未九卿議覆雲南貴州總督蔡毓榮題土司承襲事

上曰所言承襲事似亦近理昔吳三桂未叛時征討水西曾滅土司安坤其妻率所屬奔於

烏蒙生子安世宗今尚幼稺朕觀平遠黔西威寧大定四府土司本屬苗蠻與民不同仍以土司專轄甚便且大兵進取雲南此土司曾來接應著有勤勞爾等可傳出征大將軍貝子章泰都統賴塔等詢明情形奏聞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庚戌

上諭福建提督靖海將軍侯施琅曰進勦臺灣官兵衝冒險阻遠涉波濤効力甚久今海逆方平即行裁去殊屬可憫應行文展界尚書杜臻學士席柱并料理錢糧侍郎蘇拜等公同會議將閩省陸路官兵內裁汰老弱者即以征勦臺灣官兵補額務令得所

九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纂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朕已敬覽畢滿漢文義俱符不失本意其

實錄內勳舊及諸臣後裔可察明另列一單進呈如無後者亦註明備覽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甲申

上諭戶部原任廣西巡撫郝浴前差兩淮巡鹽潔已奉公恤商裕課後經簡任廣西巡撫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悉免追取以昭朕優恤廉吏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七月乙酉

上諭福建提督靖海將軍侯施琅曰爾前爲內大臣朕特加擢用爾果能竭力盡心不負任

使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誠爾之功也邇來或有言爾恃功驕傲者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勿疑況天下已平反疑爾勿遣耶今命爾復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不克保全終始皆由未能敬慎之故爾其勉之更須和輯兵民使地方安靜以副朕愛兵恤民并保全功臣至意

康熙三十年辛未七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杜立德在
世祖時著有賢聲稟性厚重行事正大非若他人徒務虛名如遇事得其情理不但不苟隨同列卽於朕亦不曲從曩議政王大臣將尚之信議以正法朕以尚之信向受封爵一旦正法誠屬不忍欲令伊自裁杜立德奏曰尚之信乃背國叛逆若不加之顯戮以正國法非臣所能知也執奏甚力其他事類此者多誠可謂賢臣矣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二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兵弁被創殘廢者雖已給身價之半而不食錢糧則貧者無以為生此等皆奮力行間至於殘廢良可憫惻茲後若此殘廢中尚可支持者充南苑門兵倉庫諸地老人缺給以錢糧前為護軍校驍騎校今猶可支持者諸館之正副首領缺出用之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九月甲申

上諭兵部凡地方防守官兵擒賊之時受傷身

故者著給與身價銀兩著為令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戊午

上駐蹕高家堡南昭武將軍馬思喀疏報原任勇畧將軍趙良棟病故
上召隨駕總兵官白斌等諭曰趙良棟偉男子也行間著有勞績但性躁心窄每與人不合有時奏事朕前亦言語粗率朕保全功臣始終容之後有疾朕嘗遣賜藥食彼所奏無不准行此特欲有疾者喜悅而速愈耳今聞奄

逝朕殊爲惻然聞趙良棟存日與總兵官王
化行不相能朕至寧夏務爲其妻子區處使
之安生斷不使受害於其仇也

丙子

上自橫城渡黃河駐蹕河崖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趙良棟乃爲國立功之人
今已身故明日過其門著遣皇長子允禔部
院諸大臣弔之賜祭一次陳福亦爲國效力
之人現經此地亦賜祭一次

丁丑

上駐蹕寧夏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臨此地著查寧夏官兵
去年在昭莫多翁金地方陣亡者兵丁賜之
卹銀官員著遣官致奠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右衛西安陣亡擺什庫及披
甲人等其子著給與應得品級若令來京則
貧者有移居之累著停其前來仍留原處供

職

六月丁卯兵部議奏原任步軍校雅母
泰等因有功牌應給半俸

上曰該部但以殘廢之人議給半俸其陣傷告
退何以竝未議及若輩於行間被創不能供
職深爲可憫宜加特恩

十月戊午

上駐蹕盛京

諭內大臣等曰開國佐運勳臣楊古利費英東
額亦都三人効力甚可嘉尚此三人墓朕祭

昭陵之日親臨奠酒其餘諸臣効力亦屬可嘉
康熙二十一年曾經祭奠者照前舉行穎親
王薩哈廉克勤郡王岳托等墓各遣大臣致
祭尋楊古利費英東額亦都之子孫公福善
等奏曰
皇上欲親臨臣等之祖墓奠酒臣不勝惶懼伏
所
皇上停止

上諭之日
太祖
太宗開國定鼎爾祖輔佐勳勞爾等未必詳悉
朕比年來觀閱
實錄知爾等之祖於開創時功績懋著深屬可
嘉朕既親來謁
陵必當臨爾祖墓奠酒爾等毋庸再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九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大學士阿蘭泰効力年久品行清純辦事敬謹朕聞其病篤先遣皇長子允禔往視朕尚欲親臨及皇長子允禔回奏業已昏迷隨聞其溘逝朕深用震悼即遣皇長子允禔等臨其喪賜鞍馬四匹白金千金大臣病故雖無輟朝之例朕心不忍特停辦事一日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八月己卯

上諭兵部將軍孫思克謀勇素裕居官甚優効力行間克奏膚功久鎭巖疆勤勞茂著允稱

良將其從前所革世職著給還以示優眷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曾諭襲職之人如有殘疾將其職另襲他人但殘疾不准承襲無以養贍其先立功之人亦屬可憫嗣後應襲之人雖有殘疾仍令襲職但不與食俸止給每月錢糧俟其子孫應襲之年再令承襲若無子孫俟其本身故後始准另襲則公差無悞其先立功之人亦得沾恩該部詳議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二月己巳

上駐蹕眞定府
諭大學士等曰此城十餘里外有原任大學士梁清標墓凡朕巡幸所及遇已故大臣墓俱遣大臣致奠爾等其往奠之

四月甲戌

上諭尹告大學士王熙曰卿耆年舊德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也近日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

未嘗一時不在朝中故特書匾對各一幷臨
米芾書一幅賜卿卿其勉强餐食輔以醫藥
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
十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吏部侍郎額星額因詿
誤革職非有大過今年已衰老朕比來巡歷
所至凡以詿誤罷職年老官員在籍者皆給
與原官職銜以示朕優遇老臣之意額星額
著以原銜給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戊戌兵部議
覆土司田舜年疏請以伊職令其嫡子
田晒如承襲其次子田旻如願入京備
使令所給勅命免繳部俱無庸議
上諭曰逆賊吳三桂作亂之時田舜年一心効
力頗有勞績著依所請令伊長子田晒如襲
職原領勅命亦著免繳部其次子田旻如著
來京効力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朕往察河工原任侍郎任
克溥於山東途次迎駕見其年將九十現在
諸臣未有如其久者朕深爲眷念著加刑部
尚書銜以示優遇老臣至意可諭吏部知之
五月戊申
上諭兵部直隸各省所有世職官員皆因彼祖
父有功故給以世職著名來引見如有馬步
射俱優人才堪用者及其年少補用
十一月戊申

上諭山西巡撫噶禮曰朕年少時衛周祚曾任
大學士朕今經過其地已令大臣往奠其墓
爾可傳諭地方官將伊孫照看俾讀書成立
丁巳
上駐蹕西安府閱駐防官兵射皆精練
上甚嘉悅因命記其善射之尤者
諭大學士等曰朕爲西土兵民生計不辭地方
遥遠冒涉嚴寒躬行巡狩見西安右翼舊兵
効力行間著有勞績防戍頻仍不計其數人

多帶傷其父與伯叔兄弟親戚亦有陣亡者
朕心深切軫念且皆循循奉法騎射熟嫻軍
容整肅朕甚嘉之較之各省之兵尤爲超出
應大沛恩澤以示朕不忘勞勤人員之意隨
賞賚銀兩有差
巳未
上閱西安府兵召原任將軍佛尼勒之子額倫
特賜酒
諭之曰爾父効力行間爾亦由兵丁効力以至

協領因此親賜飲表異於衆又以鑲藍旗協
領辛泰由步軍効力以至協領並副將
康泰韓忠俱人材矯健皆召至階上令
侍衛等飲之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辛亥四川
陝西總督博霽疏叅涼州總兵官魏勳
年老
上諭大學士等曰魏勳於軍前甚有勞績兵民
亦皆愛戴此等人材今西陲亦復有幾如果

年邁令具呈請休可也何必題叅原本發回
又
諭曰魏勳及師帝賓麥良璽俱係舊臣詎可輕
言叅劾前者佛倫任總督時亦欲叅師帝賓
曾面奏朕前朕不之許如此等人若皆劾而
罷之恐其餘寒心設有任用之處若等俱非
易得者也提督潘育龍亦好武臣中一介不
取操行俱全者實難得之但不犯法不貪冒
即已矣且本朝邊疆武臣在地方不生一事

與文臣同心効力兵民協和誠爲自古所少
今經歷軍陣之大臣已漸零落至於海戰又
不得比於江湖前從福建海島來降者皆知
海戰之法今亦少矣此可不留意乎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二月辛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刑部右侍郎勵杜訥向
在南書房効力二十餘年爲人敬慎積有勤
勞並無過譴其品級雖不及予諡之例曩者
原任侍郎沈荃曾經予諡今勵杜訥亦著賜

謚爾等會同禮部議奏

三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禮部侍郎高士奇在南書房効力年久頗著勤勞其品級不至予謚朕軫念舊臣原任刑部侍郎勵杜訥已照侍郎沈荃例予謚今高士奇亦應予謚以示特恩爾等會同禮部議奏

四月己丑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阿山等曰朕昨往雨花臺

會見原任總督傅拉塔祠堂傅拉塔居官甚好其叅劾之人雖多總無怨者大有氣節實心効力朕因是特書匾額賜之爾等刊畢可親懸其祠堂此匾額之字宜善加封裹給與其子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六月丁亥朔

上諭修國史諸臣曰開國功臣作傳當因其事蹟先後以定次第若視功績分次第或有本人功績少而子孫功績多者反置子孫於前列可乎今應分別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功臣以何人居首請旨再定至建事三朝功臣各於本人傳內通行開載事蹟其子孫有立功者附載於下俟作傳畢可錄出分給其子孫各一通令藏於家

七月丁巳兵部議覆原任雲南貴州總督巴什請將進征紅苗陣亡被傷官兵加恩一疏應俟該督分別議奏到日再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進征紅苗陣亡被傷官兵席爾達所奏極明何俟督撫具題遲延日月彼時之督撫俱已更換若俟伊等分別議奏其事必致遲久官兵不得沾實惠矣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五月戊寅

上諭吏部朕廑念河防屢行親閱凡自昔河道之源流及歷來治河之得失按圖考蹟靡不

周知粵從明末寇氛決黃灌汴而洪流橫溢
歲久不治迄於本朝在河諸臣皆未能殫心
修築以致康熙十四五年間黃淮交儆海口
漸淤朕乃特命靳輔為河道總督靳輔自受
事以後斟酌時宜相度形勢興建隄壩廣疏
引河排衆議而不撓竭精勤以自効於是淮
黃故道次第修復而漕運大通其一切經理
之法具在雖嗣後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
置不能易也至於創開中河以避黃河一百

八十里波濤之險因而漕輓安流商民利濟
其有功於運道民生至遠且大朕每莅河干
徧加諮訪沿淮一路軍民感靳輔治績者衆
口如一久而不衰夫人臣有大建樹於國家
者獎勳酬庸宜從優渥雖賜卹易名已循彝
典尚應特予褒敘責以殊恩靳輔著加太子
太保仍給世職拜他喇布勒哈番用彰朝廷
追美勞臣之典為大忠宣力者勸

是日

上諭兵部國家綏輯兵民乂安海嶠必資威望
素重之臣以畀干城之寄有能久鎮巖疆實
彰勞績者則錫命酬庸宜加顯秩福建水師
提督吳英當王師初定八閩即親履行陣歷
四十餘年比任提督以來益殫壯謀克修軍
紀日前諸將中明習水性訓練舟師者罕與
媲倫是用特賁殊恩俾膺異數著授為威畧
將軍仍管水師提督事務以示朕優眷勞臣
至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八月乙巳

上諭兵部國家慎簡武臣專膺閫寄惟是敉寧
疆圉和輯軍民斯於地方大有裨益而酬庸
獎勳之典宜加優渥陝西提督潘育龍久履
戎行蔚有勞績歷試重鎮克殫謀猷自擢任
西秦以來御兵飭伍有勇知方邊境肅清閭
閻安堵既威望之茂著亦年齒之日增茲特
晉加顯秩用彰異數著授為鎮綏將軍仍管
陝西提督事務以示朕隆眷老臣至意

十一月己卯

上諭吏部漕運總督職任至爲重要桑額自簡任治漕以來老成持重謹厚寛平殫力轉輸悉心經畫每歲身親儹運俾漕艘依期抵通十餘年間從無稽遲貽誤之事且馭衆有法恤下有恩所屬運官旗丁無不感頌愛戴不愧爲地方大吏今年齒已長而精力未衰久任勤勞良可嘉尚著特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加太子太保以示朝廷崇奬老臣酬庸褒勳至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三月乙亥吏部以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員缺請補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觀漢大臣俱已年邁繼此可用者難得其人至於直隸現爲大臣者無一人矣昔如魏裔介李霨杜立德王熙梁清標等俱優任大學士始終恪慎懋著勤勞今李霨嫡孫工部主事李敏啓著越格陞補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以示朕崇奬舊臣優錄後嗣至意

十二月辛巳

上諭吏部朕每因朝列舊臣漸次衰謝時切軫懷特命內閣查順治年間進士罷職在籍者已無多人其王士正江皐周敏政葉矯然徐淑嘉宋慶遠皆以公事詿誤屏廢里居今年臻耄耋深可憫念著復還原職以示朕格外加恩至意

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幼讀書見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終故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論滿漢蒙古非大姦大惡法不可容者皆務保全之五十年來如大學士蔣赫德衛周祚李霨杜立德馮溥黃機吳正治王熙李之芳宋德宜梁清標李天馥張英熊賜履吳琠陳廷敬皆以年老告辭林下怡養保全名節朕亦未嘗少忘常使人存問始終如此凡在朝諸大臣朕待之甚厚伊等亦失忠盡力歷數十年之

久與朕同鬚髮皤然矣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年老諸大臣內曾於
世祖章皇帝時居官者惟宋犖田種玉而已今
以年齒老邁閒居林下宋犖現有尚書品級
在身田種玉著給與工部尚書銜俱准給誥
封宋犖田種玉著酌加宮保以示朕不忘耆
舊之至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辛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有本人立功授職後因年
老或染病解任襲與兄弟子姪承襲之人若
經病故即不准承襲立功之人現在而遽謂
承襲世次已完不准襲職殊屬可矜嗣後立
功授職之人本身若在理宜再准承襲一次
爾等會議具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四月戊午戶部尚
書趙申喬以衰疾乞休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趙申喬奏疏朕深憐之念
其操守清廉始終一轍性雖暴躁而為人樸
直年近八旬病勢料難全愈倘一時不保亦
未可定趙申喬乃革職留任之官可復還原
職仍令在任調理其應賠之銀亦著從寬免
追爾等將此旨速行發去使病人早知一日
五內安寧便於調攝頤養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二

廣幅員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月己酉

上諭戶部兵部臺灣僻處海外新入版圖應設立郡縣營伍俾善良寧宇姦宄消萌教化既行風俗自美著於赤崁設臺灣府附郭爲臺灣縣鳳山爲鳳山縣諸羅山爲諸羅縣設一道員分轄又設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名分爲水陸八營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名分二營每營設遊守千把等官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曰日者大兵往征鄂羅斯破雅克薩城釋鄂羅斯不誅赦之使生還其時不並取尼布潮地者蓋以尼布潮地晝爲疆索使鄂羅斯不得越尼布潮界外聽其捕牲也今薩布素等奏言鄂羅斯復來城雅克薩地今當即往征而滅之耶抑或緩之以待黑龍江墨爾根地方將士移家既定然後進兵爲宜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與鄂羅斯之役彭春佟保班達爾沙郎談同爾等會議以聞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五月丙子

上駐蹕席喇布里圖諸蒙古王等因大敗噶爾丹行慶賀禮跪奏云

皇上念我外藩蒙古不辭勞苦七旬之內行三千里無水草之地立奏膚功誠世所罕

有

皇上聖德神功如此誰不傾心歸服

上曰爾等於引路探信牧馬掘井諸事甚爲効力誠屬可嘉朕必重加賞賚朕昔以汛界之內視爲一家今土喇克魯倫以內皆爲一家矣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六月庚寅

敕諭王布忒達阿普提曰邊境素有定處爾縱放營官喋吧昌側集烈將四川打箭爐土司

蛇蜡喳吧居住地方恃強盡行霸占漸次侵踞河東烏泥若泥凡州三處潛有窺伺嘉慶擦道之意先經欽差侍郎羅察等往勘營官猶然踞坐有侮慢天使之處今因內土司蛇蜡喳吧漏言將土司蛇蜡喳吧以致於死種種狂悖實難寬假川陝總督席爾達已經具題據此豈非爾私示所屬人等侵犯生事邊境地方豈可蠲與寸地此等事情爾俱違悖妄行敕旨一到將漸次侵占打箭爐版圖內土司地方俱著退還打死內土司蛇蜡喳吧之營官即拏解送不然生事之罪歸於爾身彼時悔之不及矣

七月乙卯大學士等將鄂羅斯差人所奏本章進呈

上曰鄂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海隅然甚誠敬曷爾丹窮迫求救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畫邊界即獻尼布潮地以東為界尼布潮等處原係布拉忒吳梁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木居以捕貂為業人稱為樹中人後鄂羅斯強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遠服聲教盡疆獻地出自忠誠即此允當軫念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脗合以周時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時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由船廠打牲烏喇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向東南流入於海土門江西南係朝鮮地方江

之東北係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萬枝事又派出打牲烏喇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密諭云爾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如中國所屬地方可行即同朝鮮官在中國所屬地方行或中國所屬地方有阻隔不通處爾等俱在朝鮮所屬地方行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

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想伊等已由彼起程前往矣此番地方情形庶得明白

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差打牲烏喇總管穆克登等查看鳳凰城至長白山邊界伊等業將所查地方繪圖呈覽因路遠水大故未能至所指之地著於來春冰解之時自義州乘小舟溯流而上至不可行之處令其由陸路向土門江查去但道路遙遠萬一中途有阻令朝鮮人供應將此情由令該部曉諭來朝鮮之朝鮮國官員書文給與帶付伊王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拉藏汗題請打箭爐地方朕思打箭爐原係本朝之地人民攸聚於拉藏汗大有裨益若行撤回則茶市亦停大無益於伊等倘必要此地著伊親來與我諸王大臣等會議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月庚戌定西將

軍噶爾弼疏報八月二十三日進取西藏傳西藏大小第巴頭目喇嘛等宣示聖主威德隨將倉庫封閉扎立營寨撥兵截準噶爾之運糧要路其策零敦多布偽授總管之喇嘛五名即行正法尚有準噶爾之喇嘛九十六名監禁請旨

上曰噶爾弼等遵朕指授率領官兵歷從古用兵未到之絕域各加奮勵克取藏地將準噶

爾人等信用之逆惡番僧五人正法撫綏唐古特土伯特人民甚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敘

十一月辛巳

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曰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

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証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槩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析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匯爲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

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喇哈納番名岷尼雅克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南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嶺流出烏尼尹烏蘇嶺

中華謂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源發於西番

委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幾雜噶爾山名雜褚河一源於濟魯肯他拉名敖穆綽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哈拉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喀公喀兒城傍合噶爾茖模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

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喀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穆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穆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爲岡噶模倫江卽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紀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

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與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謂觀音見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鑪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卽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牛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

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
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二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三

弘制度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甲午
上諭禮部凡遇慶賀盛典朕率諸王大臣詣
太皇太后
皇太后宮行禮班行齊集不可無監察之人應設監察御史在慈寧門外及永康左門外侍儀

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壬辰吏部
以內閣學士員缺請補
上曰著原任學士徐元文補授朕觀內閣學士與翰林學士行坐前後皆論銜門但翰林官亦有從內閣調用者嗣後行坐班次以進銜門先後為序

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丁未
上諭兵部凡馳遞軍機轉輸兵餉所關甚重刻不容緩今造修鐵索橋恐稽遲時日聞盤江可造浮橋貴州巡撫楊雍建速行監造浮橋其鐵索橋俟錢糧充足之日該督撫題明動支正項錢糧修造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庚戌
上命郎中博奇等赴烏喇設立驛站
諭之曰此係創立驛站之地關係緊要爾等會同彼處將軍副都統詢明熟識地方之人詳加確議安設凡在驛人役及馬匹牲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糧米今歲耕種不及須議及明

年加厚料理猶過於儉嗇食用諸物或至匱乏爾等宜從長計議使其久遠可行毋得狃於目前之見草率完事

十一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凡齎詔官員及出使大臣御前侍衛等凡係經過地方各官接見應有定體至部院衙門差遣筆帖式等或有不肖之人要挾地方官以請安為名恣其需索外吏疲於供應致累小民奚以堪此且此等

微員何由自達於上而有請安之舉甚屬非
體應行禁止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曰朕近觀正陽門牌樓原
基甚深若將街衢掘至原基兩傍房屋皆在
浮土之上難以久存而於觀瞻亦不相稱且
所掘之土運於何處至濬治護城河若積土
城下遇雨水流入河內旋至淤塞在鑿河掘
基需用帑金尚屬小事但慮徒作無益應何

法挑掘何方貯土爾等會同八旗都統副都
統及各部院大臣步軍統領詳閱街衢議奏
十一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王等皆用紫韁乘騎或以紫
韁濫給微賤之人乘用又其甚者遂至給與
外省官員商賈等輩不待敝壞而更新騎用
者頗多大悖儀典良由未經定例以至於是
王等既束用金黃帶若騎用金黃韁則不得
妄給微賤而等威辨矣其令宗人府禮部會
同定例議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乙亥漕運總
督慕天顏疏言江浙漕運過江間遇風
濤應設法救護查民間有渡生船甚為
有益請倣其式造船十隻分泊兩岸漕
船遇風竝出救護部議不准
上曰朕南巡時親見京口與瓜洲對峙往來過
渡人等所關甚重預備船隻拯救沉溺多有
裨益此渡生船隻令如該督所題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九月乙丑九卿議
覆陝西巡撫布喀疏奏湖廣運至陝西
米石其斛與部頒鐵斛相較微少二合
請定畫一查順治十二年鑄鐵斛二十
頒給戶部直隸各省及倉場漕運各一
頒給年久應令工部照戶部鐵斛造木
斛發往陝西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之斛較西安之斛止少
二合無甚差別此或小人量米時搖撼所致

前將此事詳問馬齊熊賜履但以謹權量成語啓奏于成龍亦以斛之大小不同啓奏由此觀之九卿未諳原由可再問之又

諭曰斛之大小不同皆由以尺寸較量故致舛錯須以斛內所容之物爲準方能畫一然但視所容之米穀尙有虛浮亦不足爲準若精而推之或水與水銀始能符合今所用之斛皆屬參差順治十二年已將鐵斛頒發各省令又另造木斛頒給所議含糊著再議以聞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武官品級比文官品級甚大武官於行間効力果有功績品級自宜從優今武官品級太過宜作何裁定爾等查議具

奏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六月己巳

上諭兵部漢軍兵內懦劣甚多安肯勤養馬匹朕行軍以來知滿兵精銳臨陣驍勇較漢軍相去遠矣應將漢軍鳥鎗兵裁革滿洲鳥鎗兵增補其官馬俱撥給滿洲旗分

十一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嗣後凡遇行兵以武官委署戶部兵部總尉之例著永行停止可將二部司官特行派遣戰勝敘功之時伊等不得與如此伊等卽可作明證諸事自從公料理將此交與該部著爲定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月丁酉

上諭直隸山東巡撫總兵官等曰凡御前奉差之人及皇子諸王公主經過之處地方官理宜迎接請安至於部院衙門差去審事司官及筆帖式回京之日豈盡人人面奏地方官於彼過時跪請朕安無謂甚矣此乃不知禮之人創爲此例衆人請安則一人不敢獨異且遠省陛見之官經過而近省之官反行迎接請安尤爲非禮督撫等欲請朕安具摺奏聞有何不可又或有假充御前之人在外生事許地方官卽行拏解此後如有部院衙門

差去審事司官及筆帖式或織造往來或文武官進京陛見者迎接請安之禮其永行禁止。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直隸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迥然各別此皆牙儈評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寬底窄若稍尖量卽致浮多稍平量卽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故嗣後直隸各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樣可否底面一律平準至盛京金石金斗關東斗亦應否一併畫一爾等議奏

十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之一度卽地之二百里但各省地里有以大尺量者有以八寸小尺量者畫地理圖稍有不合者職此故也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勻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

窄亦不勻算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樣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內每斛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給戶部照式以鐵爲之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辛卯

上諭禮部今日

祈穀壇見正卿噶世圖帽頂上嵌東珠二顆御史亦俱嵌東珠伊等有何功勞僭分至此御史有查參他人之責何可自行僭越況今攢紅坐褥甚多凡加級自有定例豈可任意擅用禮儀係爾部專責應嚴加查禁又

諭曰官員頂帶不許踰品惟一品官員帽頂應嵌東珠大學士尚書等俱係大臣職任亦大帽頂亦應嵌東珠此外官員加級則帽頂嵌紅寶石可也

康熙六十年辛丑十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總督巡撫提督俱奏請臺灣添兵朕意添兵無用也臺灣地方水師營著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駐劄陸路營著副將一員兵三千名駐劄水師有事陸路可以照應陸路有事水師亦可照應其臺灣總兵官移於澎湖亦著兵二千名駐劄令其管轄均有裨益至駐劄之兵不可令臺灣人頂補俱將內地人頂補兵之妻子毋令帶往三年一換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臺灣巡查此御史往來行走彼處一切信息可得速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至地方事務御史不必管理將此

旨傳示九卿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都統副都統等曰前因兵丁蕃庶住房不敷朕特降諭旨多發庫帑於八旗教場蓋設房屋令伊等居住近看八旗兵丁愈多住房更覺難容朕因思鄭家莊已蓋設王府及兵丁住房欲令阿哥一人往住今著八旗每佐領下派出一人令往駐防此所派滿洲兵丁編為八佐領漢軍編為二佐領朕往來此處即著伊等看守當差著八旗都統會同佐領等派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四

弭盜

康熙四年乙巳七月庚子

上諭兵部近來地方失事盜賊遁逸不能即獲皆各地方防汛官兵不急追捕之故如地方一有盜警防汛官兵即將盜賊去向接續速報於彼處防汛官兵遞相勦捕盜賊安能逃遁以後凡有盜賊事該地方官兵一面速行追捕一面馳報於盜賊所到地方官兵該地方官兵亦即一面追捕一面接續前報務窮追盜賊蹤跡期於必獲如已經報知所到地方官兵因非其汛地不行追捕或稽誤不行交付接續前報或失事地方官員遲延及隱匿不報俱應分別處分作何定例爾部嚴議具奏

康熙八年己酉八月乙丑

諭兵部刑部京師重地理宜肅清近聞竊盜

詐奪甚多此皆步軍及五城司坊官并巡捕
營官兵稽察不嚴巡緝不力或番役等與盜
交通受賄容縱以致姦惡之徒肆行無忌殊
違法紀嗣後所司文武官嚴加巡察督率番
役兵丁力行緝捕務期姦宄斂跡良民無擾
如仍前弊所司各官概治以重罪罔宥

康熙十年辛亥十二月壬午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直隸等處地理宜肅清邇來
盜賊繁多大爲民害地方官怠玩不能力行
禁戢以致刼掠時聞盜賊捕獲者少良民株
連甚多皆因防汎官員止於降罰帶罪緝拏
至有失事最多不能盡職者仍令留任愈至
貽悞地方今盜賊應作何禁戢嚴拏及以盜
案降罰幾次者作何處分爾部再行定議具
奏至京城內外盜賊棍徒肆行無忌作何責
成官役嚴行緝拏亦著一併議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六月癸未直隸巡撫
于成龍題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失事甚

多道廳正印等官爲盜案干連沉滯深
爲可憫祈寬限緝獲

上曰朕親巡畿輔自山海關以西永平以東一
面傍海一面臨邊盜賊無地潛藏故剽刼猶
少至玉田豐潤遵化薊州霸州保定諸處居
民稠密盜賊所以繁也今處分之例太嚴恐
官民俱累著九卿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九月戊辰

上諭刑部朕閱三法司會奏人命事件盜案甚
多按律凡強盜情實卽行梟示其情罪固爲
可惡較之反叛重案猶屬稍輕向來反叛牽
連之人尚有擬死罪而不行梟示者此等關
係人命大辟朕每欲得良策澄清本源使遠
近清平永行遵守近見光棍事案較前差少
惟強盜一事常厪朕懷未能卽得良法夫人
非至窮迫孰肯甘爲盜賊每見盜案有獲贓
甚少牽連多人此類若不置之重典則匪人
不知畏懼無以警戒將來若概置重典朕心

又復惻然此皆未得澄清本源之道故耳今如何使盜賊屏息良善獲安爾等會同三法司詳議以聞

十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盜案人命攸關與其誅於旣爲盜之後不若弭於未爲盜之先朕見每歲盜案處決甚多究其刼奪之物甚微豈盡甘於爲盜亦或饑寒所迫耳然朕心深爲憫惻思立良法以弭盜源故與爾等商之至於情實罪當本無可寬然朕欲於伊等應死之中求可生之路故又令諸臣詳議耳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二月癸卯

上諭都察院滿漢堂官五城御史曰京畿重地理宜肅清近聞盜竊公行居民不得安靜且盜賊各有窩主馬匹器械晝則藏匿其家夜則出而爲盜大約多在墳園荒僻之處爲其窟穴卽如向所拏獲開人窩誘賣人口者必有藏匿處所盜無窩主何以能行其令五城

嚴緝務在必獲正法則盜源自絕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一月丙子朔

上諭都統紀爾他布御史巴什錫米圖郎中邁圖員外郎沙拜曰喜峯口冷口外盜賊藏匿山谷恃强霸占人之妻女刼掠財物莊頭居民受其擾害爾等將喜峯口冷口滿洲綠旗官兵酌量帶往搜緝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六月甲申湖廣道監察御史李時謙條奏弭盜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李時謙以盜案令文官舉報而緝拏責之武官則盜賊可弭朕就根本處言之若果家給人足孰肯爲盜然亦托之空言則易行之實事則難朕自聽政以來早夜孜孜惟以吏治民生爲務凡事之可行與否俱加詳審文官管民凡巡察鄉村嚴緝奸宄是其專責今若置之不論獨責之武官則州縣兵少不但不足以緝盜卽使業已緝獲文官審訊時又謂其誣良爲盜此豈可行者耶

朕即欲降旨申飭恐言官畏懼不言此事令該部如常議覆

康熙三十年辛未二月丁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師爲輦轂重地人民商賈四方輻輳京城內外統轄必有專責俾稽察奸宄消弭盜賊然後商民得以安堵今城內地方既屬步軍統領管理城外巡捕三營又屬兵部督捕衙門管轄內外責任各殊不相統攝遇有盜案反難查緝嗣後巡捕三營亦令步軍統領管理京城內外一體巡察責任既專則於芟除盜賊安輯商民庶有裨益其三營事務著確議歸併管理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丙午

上諭刑部每見廣東省所題盜案糾集夥黨多至數十人或恣行焚刼或勒贖子女種種不法皆由文武各官不能化導百姓禁戢奸頑所致嗣後該督撫提鎮及各有司務實心教養綏靖地方以副朕息盜安民至意該部即

行嚴飭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八月戊辰

上巡幸塞外駐蹕巴倫席喇鄂累地方

諭阿祿科爾沁多羅郡王等曰朕數出征伐躬臨朔漠觀蒙古生計惟水草是賴今見沿途水草極佳但因盜賊時有恐牲畜被盜圈地拘守不使就牧水草以致瘠斃是以生業未遂不惟屬下貧不聊生即王貝勒台吉等亦俱衣食維艱朕君臨萬國目擊其狀豈不爲之撫育乎爾等勿謂主上諭旨撫育必行賞賜我等設使朕今日賜之爾等即於明日盡之無益也朕必曲加措置務使爾等得遂生業耳爾等若念撫育之恩仰體朕意嚴緝匪類消弭盜賊以安良善則已如仍怠惰不加嚴飭屬下之人爲盜不悛必加誅戮斷不寬宥朕既能撫育豈不能禁止盜賊乎逆賊噶爾丹朕三行征討親勦滅之俘其妻子降其臣屬噶爾丹雖死即朽骨朕亦不寬貸務必

致之爾等當已聞之矣宜速行緝弭盜賊以
副朕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九月甲寅
上諭理藩院侍郎滿丕曰欲復蒙古生業必嚴
盜禁不嚴則不能弭盜朕頃巡省歸化城曾
問副都統阿迪據云歸化城地方賊盜比前
甚少朕曾諭爾務嚴盜禁嗣後倘有盜案必
將爾等一併議處斷不姑貸
十一月戊午理藩院奏稱阿霸垓多羅

郡王烏爾占噶喇布報伊屬下人等牛
隻被刼臣等與刑部各差司官一員帶
領古北口喜峯口官兵查拏
上諭曰蒙古生養之計惟馬匹牛羊是賴今盜
賊行刼則蒙古生計必致困乏著侍讀學士
拉西將古北口喜峯口官兵酌量帶往緝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地方稱有海賊坐鳥船
二隻行刼朕思山東不能造鳥船必往福建

浙江江南造成而來歷年福建商船於六月
內到天津候十月北風始回朕因欲明晰海
道令人坐商船前往將地方所經之路繪圖
以進知之甚悉今欲知海賊之源但令往福
建浙江及江南崇明等處察訪卽得之若在
山東察訪必不能得目下冬令將屆正値北
風海賊不能久留於直隸山東必已向浙閩
路去俟明歲船隻可行時令有水師海船之
省入各海島搜勦

十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江南督撫提督著公同造洋
船二十隻俟來年春令山東水師營官兵前
往江南取至山東俟用目前山東海盜非確
係積賊皆貿易之人貲本虧折因肆行搶奪
可命學士常壽前往招撫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辛酉福建浙
江總督金世榮疏報擒獲海寇徐榮等
供出夥衆屯扎情形

上諭大學士等曰見差內閣學士常壽前往招撫海寇此事交與常壽帶去卽將所獲人內量遣往招之此輩原係竊盜衆亦無幾冬春嘯聚海島夏秋揚帆出掠今往撫之彼必歸誠解散但日後難保其必不嘯聚若撫之不來當卽興師殄滅如湖廣紅苗從前邊民無不被害土司及地方文武官隱匿不報昨歲致討彼奔逃無路殲厥渠魁宥其脅從軍威震懾土司倮倮等無不股慄翕然奉法朕初以海寇故欲嚴洋禁後思若輩游魂何難掃滌禁洋反張其聲勢是以中止然未雨綢繆何可忽耶

三月辛酉

上諭內閣學士常壽曰沿海諸省雖稍有海賊聞俱嘯聚於廣東新會縣地方若不掃靖此處不能奏績爾可先至福建將已獲賊中有緊要之人不必帶去其餘量帶一二人前往廣東至新會縣時先遣一人偕彼同往招撫

遣去之時爾可令彼曉賊云爾等情事皇上皆已洞悉爾等歸順則已否則必加大兵盡行掃滅如此曉諭則新會賊寇盡可招撫招撫之後爾可自廣東而福建而浙江而山東沿海招撫而來自可奏績

十一月癸丑

上命刑部右侍郎常綬內閣學士拉都渾往阿祿科爾沁察審盜案諭之曰爾等到彼會同扎薩克等查審盜賊如台吉等官員內有爲盜者爾等可請旨其餘照例將爲首者正法爲從者俱解京不可留於其地至喇嘛爲盜者亦正法爾等往宣朕旨緝盜大爲緊要令各旗俱無盜賊止一旗有盜以致衆蒙古之馬畜俱不得牧放爾等若不查出懲治則衆人皆不得安居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二月丁酉

上命戶部侍郎穆旦往浙江察審大嵐山賊一案

諭之曰此賊結隊橫行已二三年不比尋常小盜情罪可惡爾速往會同將軍督撫嚴審若與江南干涉便同江南督撫會審務須決斷毋得柔弱一到即將賊首所供朱三等作速追拏并將見獲賊犯速行審結若俟衆犯全獲則曠日遲久矣

閏三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各省人命盜案今已漸少惟盛京尚多皆因罪犯發遣多在盛京左側僅有一府尹衙門衙役人少雖有駐守滿兵不行嚴拏盛京乃本朝龍興之地當興行教化著諭兵刑二部檄盛京將軍及副都統嚴加稽察禁止爭鬭消弭盜賊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九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奉天將軍嵩祝奏報錦州邊海之處有洋賊二百餘人上岸搶刼經防禦官兵擒斬三十餘人見今冬季正遇北風餘賊敗遁者必乘風自東南方去一至山東江

南又必行刼恐山東江南官兵不能追殺耆舟師出大洋中不遇南風即難回汛著有疎虞關係非小此番之賊原欲刼糧因巡哨兵弁奮力殺之故皆敗走總之洋賊惟仗行刼若兵弁實心防禦使洋賊不得行刼則船中無糧必自饑餓而死矣

康熙五十年辛卯正月乙卯

上諭吏部兵科給事中王懿奏請禁止海洋商賈不知海洋盜刼與內地江湖盜案無異該管地方文武官能加意稽察盡力搜緝匪類自無所容豈可因海洋偶有失事遂禁絕商賈貿易耶

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福建百姓聚集數千在泉州所屬地方搶奪食物奔入山中提督藍理三路率兵進勦一路兵稍爲折挫如果有所獲藍理必早已題報矣此事督撫提督等俱未奏聞據大學士李光地奏稱有盜賊之處

與臣居甚近彼處民皆堅守各入城堡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饑荒卽命截漕三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十萬石太多十五萬石卽足因止存留十五萬石想此米俱散給兵丁未必散給百姓所以無甚裨益若果截留三十萬石米運去民食充足於地方必大有裨益也伊等原非賊盜因年歲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若卽出官兵征勦未免又生一事朕意遣部院大臣侍衞往行招安卽可平復如此則人民不傷亦不致有害地方著問九卿詹事科道具奏

六月己未朔

上命戶部侍郎張世爵等往福建招安泉州山寇

諭之曰此輩山寇原係農民今一旦爲寇田畝無人耕種必至荒蕪如此則米價益貴無有生路矣彼若來降仍可耕田度日將伊等不行治罪之處使之通曉爲首一二人須加懲

治爾等到地方可將朕諭旨盡行書出大張告示明白曉諭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竊盜強盜皆係不良之徒不可姑息乃地方官不肯緝拏督撫提鎭文移往來不過沿襲故套州縣有司概行不究更有鄉紳大戶始而畏賊相爲容隱久之便作寓家盜賊橫行皆由於此直隸山東向年盜案甚多近日地方官協力羅緝漸漸稀少北方盜賊流往南方因而江南浙江湖廣江西所在多有若地方官實心辦事何難消弭卽如往年朱三一案初不過一二人州縣不能緝獲致成大盜今年福建山寇至於拒傷官兵此皆地方官畏葸之故須嚴行申飭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己卯兵部議覆戶部尚書張鵬翮疏言閩省沿海地方請將深知水性謀勇兼全之人委用凡各緊要之處添設兵丁營船及船中

所用器械火藥豫備訓練又春秋二季
令該總兵官親身巡查有賊船逃匿者
即行文廣東江南浙江等處協力擒剿
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鵬翮所奏海上事宜率皆
空言無補不可施行賊船停泊必依據海島
有淡水之處每日在山頂瞭望見官兵船來
即遁去外洋官兵退後乃復却回有謂商船
宜改爲平底只用一桅者不知商船重載入

水數尺方能壓浪每造一船費至一二千金
若勒令改造則不肖官員因此擾害商人將
何以堪商船雖帶軍器火藥一遇賊船商人
並不敢與敵船中所有隨其所取盛京泛海
兩三日即可抵盡山花鳥利之所在人所必
趨泛海往來既速又省路費商船豈有不往
之理朕昕問投誠海賊陳尚義康熙三十八
年間伊等海賊尚多因與廣東提標官兵拒
敵大敗而遁止存船四隻此後從未登岸沿

海官兵防守甚嚴即海外諸小國亦不許伊
等停泊賊船缺少火藥無處購買俱托漁船
往盛京旅順等處代買朕昨閱地圖山東水
師往處未爲扼要然設立已久不便議裁宜
於盛京上游要地添設營船十二隻此駐防
之船即將各省水師營船及駕船水手酌量
調取出洋巡哨并帶陳尚義等前往海中盜
賊伊悉知之自然漸次擒獲矣張鵬翮並未
熟悉情形其所條奏即令伊身任其事亦未
有裨益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旅順口脫逃陳君元等賊黨
不過八人昨廣東巡撫法海奏稱此夥已獲
七人只有一名未獲朕前以海中各島皆可
爲賊藪及詢投誠海賊云島內樹木不生地
皆礫石不可耕種亦無好水故難棲止即如
澳門地方所居不過萬人因無田可耕米無
所出俱自廣東運米而食今海中藏賊之故

皆沿海所居奸民春時覓小船捕魚過商船
即行刼奪商船既得便拒敵官兵至嚴冬時
水米既無伊等焚船上岸藏匿大勢不過如
此斷不能於海島棲止也明代金門廈門海
壇澳門普陀巖崇明盡山花鳥等處俱有海
賊從前海賊鄭芝龍投順本朝用為內大臣
令伊作字招降伊子鄭成功伊子不從順治
十六年領海賊三十萬侵犯江南攻鎮江城
宜思恭之父宜永貴時為巡撫坐鎮瓜洲因

未從賊城得不陷及賊進圍江寧時滿兵甚
少值貴州回軍之副都統噶褚哈等至同江
寧將軍喀喀穆合軍出東門於明太祖陵南
誘賊進三十里大敗之殲其衆朕幸江南曾
親閱戰地我朝所殲敵衆松山杏山敗洪承
疇兵十三萬山海關敗敵兵二十萬安親王
於永興地方敗吳三桂兵并此番所敗海賊
共計四處江南地方所殲海賊若此福建地
方施琅等又攻取金門廈門賊無棲止之處
始取臺灣為巢今臺灣一帶皆入版圖矣

康熙六十年辛丑十二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江浙私鹽盛行盡流為盜
賊地方官員明知並不查拏應令江寧杭州
京口將軍等派出官兵嚴行查拏著九卿詹
事科道會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四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五

牧政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辛未

上諭兵部設立驛傳原爲往來差遣緊要事速於接應近聞州縣各驛馬匹缺少應付遲悞驛遞原有額設錢糧以資芻牧驛傳道專司其事乃不殫心嚴察以致侵減公帑缺少驛騎宜作何詳核嚴其禁令爾部定議以聞

康熙二十年辛酉九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烏朱穆秦等各旗蒙古往牧於喀爾喀巴爾虎之間先竊彼兩地馬畜以致喀爾喀巴爾虎等亦竊其馬畜以報之幾無盜賊時驅馬北至涼地牧養肥壯收回儘可度冬自盜賊繁興夜間不敢放馬拘於欄柵中牢籠防護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斃者甚多且喀爾喀巴爾虎等結黨行竊夜襲邊汛我汛地之人畏懼四五汛併居一處兩汛之間或去一日二日之程其間盜賊公行出入此汛雖覺不能卽達知彼汛且窮蒙古馬畜被竊急報該王貝勒及總統扎薩克等間有不肖者或貪飲沈醉不卽遣人緝拏詳細察究縱有首告置若罔聞躭延時日有報一馬被竊者守候食費竟至數馬今有馬被竊不敢舉首多行隱匿誠以此也朕聞之深爲惻然軫念作何籌畫得以屏息盜賊貧窮者各遂其生其令議政王大臣及來朝貢之外藩蒙古王台吉等公同詳議具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甲申戸部會同內務府上駟院議山海關外大凌河地方展拓牧場事宜

上曰此內民居村落歷年已久定有邱墓今若圈爲牧場遽令遷移必致失所朕心不忍應將民地盡行開除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盛京寧古塔沿途驛站往來

官員多索車馬鞭撻驛站人役所在多有嗣
後如此苦累驛站者管理驛站官卽行報部
如徇情不報事發并驛站官治罪其下兵部
定例具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月丙辰

上命內大臣阿爾第理藩院尚書班第等往邊
外蒙古地方五路設立驛站
諭之曰凡遇邊外事務皆用蒙古馬匹不但甚
累蒙古且恐事亦有悞今設立驛站雖費國
帑日後於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遲延貽悞
此事最爲緊要特遣爾等料理務加詳愼必
將確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籌畫而行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馬之所係甚重宜於四十九
旗諸地購買歸化城二千匹科爾沁二千匹
其餘諸旗定額購買爾等定議以聞此買馬
事遣部院中曾出關差者副以八旗蒙古護
軍參領侍衛各一人會同該王台吉等遴諭

以行

十月甲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及八旗都統等曰朕觀京城
八旗兵卒俱已熟練器械亦俱整齊倘有舉
動惟馬匹缺少前命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
下拴馬一半給草豆錢糧喂養但軍行以馬
爲重今可令衆兵一槪置馬一匹春冬全給
草豆錢糧自四月起發一半放靑留一半拴
喂至九月驅回照常拴喂此所置馬匹令兵
丁各自小心飼養各交與該管官嚴行稽察
設有怠玩從事以致馬匹羸瘦遲悞公用者
將該管大臣從重治罪其參領以下撥什庫
以上以及拴馬之人俱照軍法治罪俟噶爾
丹事畢之日仍照常養馬一半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壬辰理藩院
奏烏朱穆秦等旗扎薩克王貝勒貝子
公台吉等官兵應派在何路

上曰目今蒙古兵衆正當馬匹羸瘦之時可止

其來會大軍者都統杜思噶爾理藩院章京
達賴馳驛前往令蒙古王等將所屬兵丁內
情願効力馬匹足供驅策者儘數派出駐烏
爾揮河地方預備乘青草牧肥馬匹以待遣
用杜思噶爾等宣諭畢可於汎界內來赴軍
前
三月乙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內廐馬撥一千匹兵部馬
撥五百匹八旗佐領所養馬內擇其肥者撥

一千五百匹共三千騎於每佐領所留護軍
一名內酌量派出令同內廐人將此馬趕護
於三月二十日啟行出張家口約行二十餘
日可到此馬到時如正當對敵之際則給兵
騎用甚有裨益卽旋師時令兵丁騎用亦大
有濟其趕護馬匹之護軍與內廐人亦應照
出征人例給馬四匹
戊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兵丁疲乏馬匹應交與驛

站牧養部給四匹馬內若有疲乏二三匹者
察明卽幷本人留於驛站令於有青草處牧
放肥壯等候旋師其察核沿途驛站馬匹幷
存留牲口米糧等物俱係緊要著在京吏部
尚書庫勒納前來自存留米糧馬匹之驛站
以至汎界令其往來稽查
四月乙未議政大臣等奏京城送來馬
三千匹應作何給發兵丁
上曰自京城每佐領下出兵七名每人給馬四

匹四人共騾一頭今每旗留八十名則八旗
共留六百四十名矣合綠旗兵察哈爾兵自
京城趕馬護軍二百名通共計算比原數仍
多計每旗所留八十名兵丁之馬騾共三百
四十有餘於此馬匹內揀膘壯者可得馬一
百五十匹再添自京城帶來馬一百五十匹
則每旗三百匹矣若給火器營兵每旗一百
匹二總兵官下綠旗兵各五十匹馬自有餘
所留兵八十名著留十五日口糧其餘米糧

給與前去兵丁其補還此項米糧俟于成龍
運米到時照數補給此馬三千匹內撥給兵
丁所剩著交與上駟院其趕馬護軍二百名
令歸各旗營內行走又
諭曰在前之兵若將趕來馬匹復趕送前去則
馬匹勞苦內御馬羣有馬八百匹在前將此
馬內給前鋒兵一百匹給兩黃旗三百匹其
在前行走之綠旗兵著馬思喀達禮善安布
祿給兵部馬五十匹其在後六旗兵漢軍火
器營兵綠旗兵應匹著索額圖將兵部趕來
馬匹取其膘壯者五百匹并自京城趕來旗
下馬匹照數給與內御馬羣馬一千匹不用
給與其所留之兵著左都御史傅臘塔副都
統海蘭在此駐扎總管兵馬遣人察看哨口
偵探信息

六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士所乘出征馬匹到時監
收仍給錢糧照常飼養缺者毋令按補每佐

領駱駝二隻馬或二十匹或三十匹定數飼
養凡有軍事可供需用爲益良多至內廐發
與騎乘之馬到時亦俱交送內廐隱匿不交
者亦或有之著各都統嚴察令其盡數送入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戊辰

上駐蹕安邊城東寧夏總兵官王化行奏請行
圍花馬池以觀軍容

上諭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未滅
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來花馬池往來須七
八日馬必疲乏夫獵細事耳以擒獲噶爾丹
爲急今罷獵而休養馬匹以獵噶爾丹何如
爾速遣人傳諭所屬官兵勿來花馬池俟朕
至寧夏閱暇之日閱爾軍容

閏三月癸未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索額圖馬思喀大
學士伊桑阿等曰黑龍江之兵効力心切故
薩布素自稱馬壯朕今日巡視見黑龍江軍
中馬匹羸瘦若將此馬乘用恐歸時必至疲

罷伊等若有行走之事朕當另給馬匹將伊等之馬於察罕托海地方牧放遣人送往歸化城俟軍事畢各乘己馬歸本處則易到也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正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青海厄魯特親王扎什巴圖爾等遣還時此處給與馬駝遣司官送往總督吳赫速赴寧夏俟伊等至寧夏時即應付馬駝而遣之其自京師乘往寧夏之馬駝交與送往之官於草生時在察罕托海地方牧養數日從塞外遊牧而來若草未生則暫於彼處飼之俟草生加意牧養帶回

三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承平無事八旗佐領所飼馬匹每佐領或留六騎或留七騎其餘以四月發往牧地於九月初旬仍復來京每歲如此則錢糧不致虛耗而羸馬亦得以蘇息矣其更代監視每旗副都統一員參領二員量領官員兵丁於水草佳處遊牧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諭西寧茶馬五千匹自邊外驅送三千至京此地需馬不甚緊要送二千足矣聞得南省駐防軍士馬匹甚艱其餘三千送至荊州江寧杭州三處各一千給散軍士此馬由內地而行正值稼穡時必踐踏民田著及時遣部院賢能官員赴彼領取起行沿途牧養盡心護送各至所派之處交與該將軍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八月丁卯

上諭大僕寺卿喇錫等曰八旗察哈爾所交爾衙門牧場之馬撥八百匹給賜翁牛特多羅杜棱郡王班第旗分伊等馬匹短少分給牧場令其生息此馬即著喇錫前往分給

康熙四十年辛巳四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命右衛西安兵丁撥往寧夏蘭州二處豫備今右衛將軍費揚固疏言領兵至鄂爾多斯馬匹羸瘦請照向年例

給一月草料向者朕率師至寧夏時值二月
隨行侍衞執事人等及軍卒馬匹竝未支給
草料惟牧放往還而馬匹仍然肥壯今正值
草青茂盛之時將軍費揚固請給喂馬草料
殊屬不合令西陲絕無邊警應將撥往寧夏
之右衞兵丁撤回其往蘭州之西安兵丁令
於蘭州所屬有糧及青草茂盛處牧馬

六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驛遞馬匹甚覺勞瘦可諭坐
臺筆帖式凡御遣奉差人員及京都差送物
件人員往來俱書姓名并記隨從騎駄之數
造冊存查倘有冒乘驛馬者指名題參

甲子

上諭領侍衞內大臣等曰牧場之馬著大臣督
理其侍衞人等自京師乘來之馬有疲瘦者
令將牧場中肥馬換給之太僕寺驅來牲馬
羸馬亦可給散護軍執事人等馱載至烏闌
布通仍繳太僕寺聞乘官馬者有私將良馬

留存以羸瘦之馬換繳嗣後凡給官馬將旗
分姓名并馬毛色牝牡注檔存冊倘有倒斃
者於馬首用印令其呈明倒斃之由記數回
京送部查對

是日

上諭喀爾喀台吉等曰近數年來興安境內爾
等數旗窮困已極朕皆一體豢養爾台吉內
尚有無馬徒步者身係台吉何至如此爾蒙
古等度日甚無成算今將台吉內有馬一騎
者給牝馬九有二騎者給牝馬八有三騎者
給牝馬七有四騎者給牝馬六有五騎者給
牝馬五無馬貧窮台吉皆給牝馬十其乳既
可取食所生馬駒又可各立生業八年後將
所給原數仍交牧場其所生之馬爾等當善
為畜養令其蕃息甚為有益朕令爾等立業
如此倘仍難度日雖彼蒼亦不能拯救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乙未吉林
烏喇將軍宗室楊福請以吉林烏喇白

都納等處動支庫銀買馬給兵丁牧養
上曰此事不准行朕屢以太僕寺之廠馬並茶馬賞給京師兵丁及各處駐防兵丁所以兵丁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之時嘗議馬政皆無善策牧馬無如口外者朕口外廠馬今孳生已十萬牛有六萬羊至二十一萬若將如許馬與牛羊驅至近畿牧養卽日費萬金亦不足也因擇塞外水草肥美處牧放是以毫不費餉而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見馬

畜彌滿山谷歷行八日猶絡繹不絕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庚辰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八旗馬匹俱已出廠著照出廠馬數令該佐領下人拴養照常給發錢糧後來如有用處甚爲便益至於拴養駱駝之處併著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月己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江南杭州荊州西安固原甘州寧夏等處拴養馬駝如有用處甚屬有益著西安兵拴養馬二千匹駝一百隻固原甘州寧夏兵各拴養馬一千匹駝一百隻江南杭州荊州兵各拴養馬一千匹俱給發價銀令其購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庚午

上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曰舊例八旗官兵派往馬場牧馬皆預支俸餉按月扣除嗣後每年往口外馬場牧馬官兵每人各賞給行月錢糧五月不必扣除俸餉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廣東地方潮濕馬匹難存所倒馬匹若屢令賠償必至苦累兵丁業已給過草料銀兩者免其追賠著照綠旗兵丁例半爲馬兵半爲步兵馬兵各養馬二匹爾等會同議政大臣九卿議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六

禮前代

康熙十四年乙卯九月庚子

上諭禮部往代帝王陵寢所在地方理宜守護以安神靈朕近行幸湯泉道經昌平見明朝諸陵殿宇雖存戶牖損壞附近樹木亦被摧殘朕心深為憫惻爾部即嚴加申飭守陵人戶令其敬謹防護仍責令該地方官不時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優禮往代之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己酉刑部題發掘故明廢藩墳墓盜案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議照盜發常人墳墓律擬絞盜發藩王等墳墓何得與平人一例凡歷朝俱應稱某代必稱故明深覺未當以後本章凡故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撥人看守之處著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甲子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王新命江蘇巡撫湯斌曰
明太祖天資英武數致神明芟刈羣雄混一
區宇肇造基業功德並隆其陵寢在鍾山之
麓係江寧所屬地方向已有旨令有司各官
春秋致祭嚴禁樵採并設有守陵人戸朝夕
巡視但為日已久不無廢弛今朕省方江寧
親詣拜奠見墻垣傾圮林木凋殘皆係無知
民人不遵約束恣肆作踐往來行走殊干法
紀嗣後爾等督令地方各官不時巡察務俾

守陵人役用心防護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
前踐踏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潔舉行以副
朕崇重古帝王陵寢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己酉

上南巡駐蹕杭州府城
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行次浙江禹陵在望
大禹功德隆盛萬世永賴朕親詣行禮祭文
内書朕名乃親撰文致祭其詞曰惟王精一
傳心儉勤式訓道由天錫啓皇極之圖疇功
在民生定中邦之并牧四載昔勞胼胝永賴
平成九敘早著謨謀惟歌府事行其無間德
遠益新朕省方東南道經吳越覩長江之浩
渺心切溯洄瞻高嶽之嵯峩企深仰止幸矣
松楸伊邇儼然律度可親特薦馨香躬修祀
事惟祈靈爽尚克來歆

是日

上諭禮部祭以敬為主禹陵僻處荒村恐致褻
慢凡供獻粢盛禮儀諸事令左都御史馬齊

與侍郎席爾達同往省視

甲寅

上諭福建浙江總督王隲曰朕巡幸江表緬懷
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廡傾圮禮
器缺畧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
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
忽朕甚慨焉在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
况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
攸賴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令地方

官郎加修理詳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
俾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白金二百兩給
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愼守土之臣亦須時
爲加意副朕尊崇追慕之懷其各稟遵毋忽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纂修明史諸臣以所撰本
紀列傳數卷進呈朕詳晰披閱并命熊賜履
校讎熊賜履於洪武宣德本紀皆議甚多朕
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
賢辟雖時殊事異然皆勵精著於一時謨烈
垂諸奕世爲君事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
主也銳意圖治朝夕匪懈綜理萬幾孳孳懋
勉期登郅隆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間隙議
論其是非朕實無此意也朕於古之聖君尚
未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揚洪
武宣德著爲論贊朕尚可指示諸臣重加稱
美倘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爲也至於開創
佐命諸臣各著勳績列傳內紀文臣事蹟優

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爲信史纂修史書雖
史官之責而當朕之時修成此書稍有未協
咎將歸朕明代實錄及紀載事蹟諸書皆當
蒐羅藏弆異日明史告成新史與諸書俾得
並觀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
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
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陵君等事但其輓
季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
不似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纂
明史者將此諭增入修明史敕書內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四月庚戌

上南巡駐蹕句容縣
諭大學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創業之君朕兩次
南巡俱舉祀典親往奠醊今朕臨幸當再親
祭大學士等奏曰曩者
皇上兩次南巡業蒙親往奠醊今應遣大臣致

奠不必親臨
上曰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
著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行禮朕親往奠
御製祭文曰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
周詳制作鴻謨偉烈前代莫倫朕曩歲時巡
躬修醑薦仰其遺轍不囿成規茲因閱視河
防省方南邁園陵如故睇松柏以興思功德
猶存稽典章而可範溯懷彌切奠醑重申靈
其鑒茲尚期歆享

壬子
上駐蹕江寧府詣明太祖陵奠爵閱視陵寢
諭大學士等曰朕今日詣明太祖陵寢致奠見
其圮毀已甚皆由專司無人朕意欲訪察明
代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
之後周封之於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
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
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俟回都日爾
等與九卿會議具奏九月二十八日大學士
等議得明亡已久其子孫急難查訪今
皇上隆禮前代恩澤有加臣等愚見應委該地
方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俟查訪得人
再行奏聞從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月壬申工部
議覆浙江巡撫趙申喬題請修葺禹陵
應令捐修
上曰凡古帝王陵寢地方官應不時修葺今禹
陵必頹壞已極趙申喬始行題請著杭州織
造會同地方官動用歷年節省錢糧即行修

理以稱朕尊崇前代聖王之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一月丁巳
上駐蹕西安府翰林院以撰擬周文王武王祭
文進呈
上曰文王武王皆古之聖君非他帝王可比且
向以孔子聖人已書朕名致祭矣此祭文內
亦須書名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一月乙酉刑部

題盜犯韓七等偷掘明朝陵寢為首之
韓七現在脫逃獲日另結為從之王五
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上曰偷掘明朝陵寢即與掘伊祖父墳墓相同
韓七著該管官嚴緝務獲到日著即處斬王
五等著立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正月己卯
上諭諸皇子及領侍衛內大臣等曰
世祖章皇帝曾以禮殯葬崇禎念太監王承恩
盡忠并命大學士為之殯葬諸帝陵寢皆躬
親奠酹命人看守歲時祭祀垂為定例近日
拏獲偷掘明代陵寢之賊部議將為從者擬
以充發朕思今日之百姓皆明代所遺之百
姓也此與掘伊祖父之墓何異是以降旨將
首從諸賊俱行處死但明代諸陵年久或看
守之人不謹亦未可定爾等往各陵祭奠務
詳細查明具奏

四月丙申禮部題

皇上命諸皇子及領侍衛內大臣等拜奠明朝
諸陵請宣付史館
上曰明朝十三陵朕四十年前曾經親往今已
多年恐看守人等疎忽陵寢或有毀壞之處
故遣諸皇子等往奠據回奏宮殿與一切屋
宇修葺堅整歷年雖久毫無動壞看守人等
亦俱謹慎此所奏已知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辛酉禮部遵
旨會議自伏羲氏以逮有明應入廟崇祀帝王
及從祀功臣詳開一摺偏據一方不入
正統及不應崇祀者詳開一摺具疏陳
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所議應崇祀處皆是但其
中尚有宜詳細斟酌者從前所定配享功臣
大梁開國元勳居多如明之徐達不過一草
莽武夫劉基係元之進士遭逢成功遂以元
勳配享耳其有治安之世輔佐太平有功軍
國者反不得與配享之列是皆未為允當也

又如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曆泰昌天啓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値時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曾見明耆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皆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萬曆泰昌天啓實不應入崇祀之內爾等會同九卿將此詳細分別確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七

柔遠人一

康熙五年丙午五月乙未

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禧曰自爾父抒誠進貢以來朕遣使錫賚恩禮有加茲海寇楊二楊三黃明標等久逋天誅在爾亦應同仇近兩廣督臣盧興祖奏至云此數賊并洗彪妻子等俱藏匿爾所屬海牙州官潘輔國處一切船隻器用皆其資給曾差官往索乃閉柵開礮拒敵國然朕覽之殊爲駭異念係邊吏所爲或爾未與知今特此敕諭爾其祇遵即察出楊二楊三黃明標并其家口及洗彪妻子等解送兩廣督臣處交收且察處潘輔國助逆抗拒情罪若不將賊犯拏解不處分爾之屬官恐生兵端爾其籌之特諭

康熙七年戊申四月庚寅初安南都統使莫元清爲安南國王黎維禧所逼奔

入雲南上疏陳訴

上命安置莫元清於南寧安南國王黎維禧亦

上疏言興兵復讐始末

上遣內秘書院侍讀李仙根等齎敕宣諭黎維禧

敕曰皇帝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禧據爾奏稱因莫元清之祖莫登庸有逼陷爾先國母先嗣王行弒奪國之讐今興兵致討等語又稱殺復爾國前讐剿除莫氏止有莫敬恭莫敬寬竄居高平爾又往討已經設誓和好等語據此則爾讐已復和好完結各居其地矣莫氏作亂之人既皆喪亡又係故明嘉靖時已完之事蓋已世遠年久莫元清先經納貢歸誠朕授爲都統使之職爾後又納貢歸誠隨封爲王爾今生事興兵稱爲復讐理應於未興兵之前將情節陳奏聽候敕旨乃竟未請旨遽爾興兵殘破高平地方殺戮兵民殊爲不合今既稱遵旨罷兵著將高平地方人民俱

復還莫元清各守土安生以副朕綏乂生民之心盡爾奉藩之義庶永承寵眷之祉矣其愼思恪遵而行毋違特諭

五月甲子安南國王黎維禧疏請六年兩貢並進禮部議仍照會典定例三年朝貢

上曰覽王奏稱該國僻居禹服之外道路悠遠山川阻深貢役勞苦三年六年先後雖異澄意恭敬則一等語該國遵奉教化抒誠可嘉這進貢著照該王所奏行

十一月己亥禮部題暹羅國進貢方物與會典不符應責其後次補貢

上曰暹羅小國貢物有產自他國者與會典雖以相符所少貢物免其補進以後但以伊國所有者進貢

康熙八年己酉十二月庚申朔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疏報報牛等四十九寨野苗慕義來歸

上曰野苗慕化歸順可嘉著加意撫綏勿致失所

康熙九年庚戌二月己巳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疏報定番州所屬崗渡等一百四十五寨苗蠻傾心歸化請納賦起科

上嘉其誠命兵部檄督撫賞賚

康熙十年辛亥六月壬午

上諭理藩院聞蘇尼特等八旗人民被災牲畜俱死難以存活朕心深爲惻然爾衙門會同禮部太僕寺將馬場之馬與禮部所管之牛羊酌量派出賞給被災之人

康熙十一年壬子三月戊辰廣東巡撫劉秉權疏言暹羅國貢使又至所進方物仍與會典不符較前次更少其一

上以先有諭旨命禮部免其察議其攜來貨物或願運至京師貿易聽其自運願在廣貿易令督撫委官監視之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壬戌禮部奏暹羅國貢物短少請令補貢

上曰暹羅國貢物雖與原數不符但念該國航海遠來抒誠進貢其蟲蝕短少等物免其補進

六月辛丑禮部奏吐魯番國進貢方物未全請責其如會典入貢

上曰吐魯番國路途遥遠入貢殊艱嗣後止令進貢馬匹玉石其餘諸物俱令勿進以示朕軫念遠人至意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辛巳

上諭戶部適者京師需用駝馬凡蒙古駝馬進張家口殺虎口貿易者自今至九月免其稅課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月癸巳

上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扎等帥師征討察哈爾布爾尼

諭之曰大兵出山海關當宣布累朝待布爾尼

厚恩及朕不忍加誅之意彼若悔罪來歸則已否則以敕書付縱還蒙古持往諭之卽布爾尼等臨陣來降亦當保全恩養令値蒙古馬瘦爾等速往毋違

五月甲子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昔察哈爾遭亂覆亡
太宗文皇帝收集豢養編爲整旗歷有年所今布爾尼背恩作亂實僧額渾津噶爾馬色冷輩匪類教之其餘官民俱無干涉此皆
太宗文皇帝撫育之人朕甚憫焉凡投歸軍前或投入隣旗及潰散者其令大將軍鄂扎副將軍圖海等速行收集作何贍養另疏請旨

九月戊申

上以察哈爾布爾尼已平遣理藩院侍郎博羅特等於義州錦州等處安插餘黨
諭之曰今時屆嚴冬其逃散人丁戶口加意移來安插務令得所以副朕柔遠至意

康熙十五年丙辰六月己卯

上諭兵部平凉投誠猓苗官兵若留內地恐伊等父母妻子或被逆賊殘害其官員各加一級兵丁酌量賞賚俱發回原籍并曉諭令招撫從賊人民倘立有功績准與優敘

康熙十六年丁巳四月戊午

上諭科爾沁和碩卓禮克圖親王鄂齊爾曰爾部人民宜勤加撫恤爾能馭之以恩則屬下自竭忠盡力若但以威制則人皆解體不樂効用爾其誌之

五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與噶爾丹台吉向俱進貢今噶爾丹台吉與鄂齊爾圖車臣汗內自相殘噶爾丹台吉攻鄂齊爾圖車臣汗以陣獲弓刀等物來獻若徑收納朕心不忍可止收其常貢之物以此旨傳諭來使

十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厄魯特喀爾喀交惡與戎

雖虛實未確朕統御寰區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並無異視厄魯特喀爾喀倘因細故交惡至於散亡朕心大為不忍兩部落向相和好貢獻本朝往來不絕若交惡果實當遣使評其曲直以免生民於塗炭如仰副朕一視同仁之意仍前和好相與優游太平朕大嘉悅焉但天寒路遠若遣使前往無飼馬驅驛之所或致有悞今厄魯特喀爾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備檄交發來使傳諭之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丙寅

上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曰去年閏三月吳喇忒巴達里台吉等男婦子女馬駝盔甲為厄魯特厄爾德尼和碩齊劫去今墨爾根台吉察獲送還誠屬可嘉夫勸善懲惡國之法也今聞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在額濟內河之地爾達賴巴圖爾台吉墨爾根台吉將伊等嚴加治罪所掠人畜什物照數察還如此則同修和好邊境生民得安矣墨爾根台吉事畢之日另加恩賚

九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厄魯特厄爾德尼和碩齊等搶掠吳喇忒人畜深為可惡令噶爾丹正遣使來可寫敕付彼齎往若收回人衆則已如不收回當另有處置即令鄂爾多斯圖之亦不為難也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己未

上諭理藩院蘇尼特等旗被災今雖賑以銀米

止可供一歲之用又聞別旗亦皆罹災甚是饑饉倘秋草不肥何以為生此事重大應預為久遠生全之計爾等速遣司官前往相閱情形以聞

七月丙子理藩院郎中賽柱等以往賑蘇尼特等處事竣回奏

上切責之曰前遣爾等往賑濟時在朕前慷慨言事關重大及至彼處復奏糧米斷難運至使非侍郎阿喇尼陳奏爾等即不顧而歸矣朕

軫念蒙古饑荒死亡流散陸續催儹運米至
彼蒙古方得更生若聽爾等之言此數萬生
靈豈不徒死乎爾等便利則趨勞苦則避大
虧職守矣

八月甲申

上命理藩院侍郎明愛等往遷蘇尼特等被荒
蒙古

諭之曰此等蒙古饑饉殊甚故令遷移當聽其
徐來不可促之恐斃於道路現今所給牲畜

必當節省以備來年之用恐今歲食盡來年
禾稼不登又致饑饉爾等前往詳視先所給
米穀今年足用則已如不足再行議奏遷移
到日交與八旗蒙古分駐善爲撫恤務令得
所若不善養以致死亡必將本旗總管議罪
朕亦不特遣官往察爾等將此旨傳諭

庚寅

上命理藩院郎中禹喇等往查張家口外貧困
八旗蒙古

諭之曰此等蒙古因遇災荒先經賑濟糧米牲
畜今聞其尚無生計爾等前往詳察果係窮
困之人作何再賑俾得資生即行議奏倘遇
有牲畜者爾等勿以爲有此即可度日不行
察出其畜牧之物今若食盡明年必致又饑
其稍有牲畜而米穀缺乏生業艱難者亦以
實聞務加詳慎毋忽

十月己亥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瑯等奏
嗣後進貢蒙古内有年老殘疾者賜食

時請免其進内

上曰外國之人遠來進貢如此分別即非柔遠
之道賜食時仍令同進

癸卯禮部奏吐魯番國貢物請照康熙
十二年例進貢

上曰外藩所進方物有用者令其進貢若犬馬
等物甚屬無益且沿途供應草料驛站苦之
嗣後免其進貢

戊申

上諭蘇尼特多羅杜稜郡王阿玉錫等曰爾屬下衆台吉服用甚是不堪爾為部落之主所屬人等當矜恤撫養豈可不撫恤下人獨自享用乎且爾國之人與喀爾喀不和互相侵擾偷盜亦為非宜理應各加嚴禁視爾等所屬相宜地方飼牧牲畜令得遂生朕為爾外藩人等每常留意是以凡事盡知朕所以再三教誨者無非欲俾天下人民各得其所安生樂業耳爾其切識朕諭善養爾民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月乙卯

上命內大臣奇塔特賚揚古等賞賚厄魯特喀爾喀諸外藩

諭之曰爾等俱係貴顯之臣凡事須仰副盛典以正大行之爾等皆屬一體勿以滿洲蒙古各分彼此務須同心協和滿洲大臣不諳蒙古語言凡議事爾台吉塔布囊等譯宣於滿洲大臣一同商酌確妥對答之勿致失言爾等所言伊等所答及一切傳聞事件俱備錄

來奏至內地蒙古向與喀爾喀互相盜竊以致盜風漸熾若將妄行作亂生事者各自擒拏懲究盜何由生盜賊既弭則牲畜可以散放牧養牲畜既肥則入冬不瘦春時孳孕無復可虞蒙古何至貧困又加以各置汎哨遇有妄行作亂之人即從公究處則民庶得安其生矣其以此曉諭之又

諭曰我朝威德天下邦國無不知之諒厄魯特喀爾喀必大加恭敬然伊等現行之例俱用蒙古禮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滯礙是在臨時斟酌行之近聞人言羅卜臧台吉已為扎薩克圖汗所執爾等可於沿途細加採探如果被執爾等即歸可也至羅卜臧設有子弟代襲則敕書賞賚不可輕與須喀爾喀通國保奏授為扎薩克准納九白之貢始可加以恩賚其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如係噶爾丹屬下即限日收捕如非彼屬下不能收捕我朝另有裁奪至給發賞使符

驗前已諭檄噶爾丹矣近見來使有給符驗者亦有不給符驗者何項人等給以符驗須詢明至無符驗不准放入之例亦明白曉諭之爾等行路如馬駝等物被小賊偷竊當優容之勿令追賠更須約束隨從人等毋使妄行爭鬬厄魯特喀爾喀有至爾等旅寓者須以禮貌和藹接待之和則可以識其心志也

十月癸未理藩院奏稱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所盜馬匹

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仍令追繳照例處分

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自本地敗竄投至近邊未諳法令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情詞哀懇其應賠馬匹及處分姑免此一次仍行文嚴禁嗣後毋違法肆擾自干罪戾

十一月辛亥禮部題安南國進貢金銀器皿與本內數目缺少不符

上諭大學士等曰外邦貢獻其物本無足重特以傾心向化誠意可嘉耳金銀器皿缺少乃細事也其餘各種皆非適用之物盡納之則彼將輕視中國矣況驛遞傳送尤屬煩苦今禮部酌減爲例

癸丑

上諭理藩院京城痘疹盛行今年朝賀元旦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已出痘者令其來朝其未出痘者可俱停止各屬護衛隨從人等亦如之速行宣示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辛未

上諭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等曰人生以道理爲重人爲情欲所牽恣意妄爲以致喪身者皆由不明道理故耳朕見其無知陷罪甚爲憫惻卽今阿祿科爾沁翁牛特二旗盜賊甚衆爲盜賊而致富者能有幾人身受惡名被獲則死凡貧富皆由天命違理妄求能必得乎爾等若遵法守分有一二牲畜者

擇水草善地畜牧能耕田者勸於耕種則各
得生理天亦佑之如此豈不善乎倘有貧困
至極無以聊生者該管之主宜加撫恤使之
得所坐視其迫於饑寒以致離散爾等之心
何安朕本內外一視並無分別爾外國遇年
歲荒歉朕即運糧米賑濟或有困乏即賜牲
畜緞疋無非慮爾等失所之意况此番巡幸
爾等或有過犯朕並不執法治罪且頻加賞
賚優待爾等於此可見嗣後爾等宜遵守教
諭革除惡習以副朕好生之意

八月庚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覩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
圖來使較前漸多每一次常至數百人聞其
沿途遇邊外遊牧蒙古肆行擾害外國之人
若行痛懲又恐失柔遠之意彼處遣來人員
當有定數不可聽其意爲多寡嗣後正使頭
目酌量數人令進關口其餘人等或令在張
家口外或在歸化城交易事畢應即遣回此

事著議政王大臣會同確議具奏

己酉理藩院題打虎兒哈納烏爾等三
人告稱貧苦難以聊生懇入內地應編
入旗下

上曰哈納烏爾等以貧苦無聊來投內地甚爲
可憫務令安插得所

乙卯理藩院題蘇尼特四子部落台吉
及屬下人等無以聊生者先曾遷至八
旗遊牧地方養贍今該扎薩克王並協
理旗下事務台吉等既請收回撫養應
准發回

上曰此不能資生之台吉人等遷至遊牧地方
給贍牲畜糧米已經三年今該扎薩克王等
既請收回撫養應遣大臣一員前往親行驗
明交與扎薩克王等內有不能前去願留者
仍准存留嗣後如再不能養贍則該扎薩克
王及協理旗下事務台吉等俱應處分著申
飭曉諭

九月丁丑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瑯曰朕統一寰區無分中外凡爾民人咸吾赤子惻然憐憫皆欲使各安其居各樂其業鄂羅斯國羅刹等無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虞人肆行搶掠屢匿根特木圖等逃人過惡日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勦滅屢行曉諭令其自釋過愆速歸本地送還隱匿逃人前次所差使臣尼過來亦經曉諭但羅刹尚執迷不悟反遣部下人於飛牙喀奇勒兒等處肆行焚殺又誘索倫打虎兒鄂羅春之打貂人額提兒克等二十人入室盡行焚死此曹雖經曉諭藐不畏法因特遣將軍統兵駐守黑龍江呼馬兒等處不許羅刹仍前恣意妄行遇即擒殺頃者羅刹諸人經過黑龍江地方遇我將卒降其三十餘人奏至朕體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豢養使各得其所今牙克薩尼布潮羅刹等若改前過將根特木圖等逃人送來急回本地爾

相安於無事於彼為益不淺倘猶執迷不悟留我邊疆彼時必致天討難免誅罰如路遠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必加恩恤使各得其所爾衙門即遵旨明白具文曉諭彼有何言令其回奏

癸未

上諭厄魯特噶爾丹曰聲教既一以來爾歷世相承虔修職貢聘問有年朕嘉爾盡心敬順往來不絕故向來爾處所遣之使不限人數一槩俱准放入邊關前此來使無多且頭目人等善於約束是以並無妄行作亂者比年爾處來使或千餘人或數千人連綿不絕沿途搶奪塞外蒙古馬匹牲畜進邊之後任意牧放牲畜殘食田禾細縛平民搶掠財物妄行者甚多邊外蒙古與內地百姓非不能相拒報復祇以凜遵朕之法度耳朕俯念爾等素行恭順不將若輩照內地律例究處遂致妄行殃民日以益衆用是限定數目放入邊

關嗣後爾處所遣貢使有印驗者限二百名以內准入邊關其餘俱令在張家口歸化城等處貿易其向不用爾處印驗另行納貢之厄魯特噶爾馬戴青和碩齊和碩特之博洛庫濟台吉杜爾伯特之阿爾達爾台吉圖爾古特之阿玉奇台吉等所遣貢使放入邊關者亦不許過二百人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尚其仰體朕四海一家中外一體至意敬慎遵行嗣後遣使必選賢能頭目嚴行約束若仍前沿途搶掠殃民作亂即依本朝律例傷人者以傷人之罪罪之盜刧人財物者以盜刧之罪罪之特此先行曉諭爾其知之

乙未戶部議奏羅剎歸順人機里郭禮等應交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少壯丁者

上曰羅剎歸順頗多應令編爲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資藉

十一月壬申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

等遣子弟請安入貢并奏請水草遊牧以何處爲界

上賜敕諭曰爾喀爾喀等向來不越噶爾拜瀚海之地遊牧康熙三年七月內爾等越界而來朕念亂之所生皆此之故特頒敕旨曉諭爾等部下屬衆迨後喀爾喀間有一二違禁來近邊遊牧以致逃盜紛紛不絕故令爾等設哨立界今爾等既稱就水草遷徙居止不定難以置哨請限以何地爲界可停其置哨限以噶爾拜瀚海爲界不得越此遊牧噶爾拜瀚海之地距我邊界有三日程其瀚海盡界之東亦須離我邊境三日之地不得入內朕視天下爲一體率土之人靡不撫恤我邊境地方芻牧美好朕亦知之若喀爾喀遇災旱芻草不生必不得已具奏請旨方可內向遊牧俟草生時仍回原處如不請旨擅入內地即令我邊地官兵驅逐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七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八

柔遠人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庚子先是喀爾喀右翼扎薩克圖汗疏言自康熙元年羅卜藏變亂以來我兄弟子姪多投左翼屢索不還曾往訴達賴喇嘛蒙諭七旗曰爾七旗當共尊扎薩克圖汗其投左翼人民俱應發還爲此差扎爾布柰前來莅盟而左翼土謝圖汗不至

皇上係我大衆之主謹以此情上聞至是

上念喀爾喀累世恭順職貢有年不忍其子弟人民離散遣阿齊圖格隆等齎敕往諭達賴喇嘛令遣使議和

敕曰朕統御寰區願中外無征戰之勞離散之苦使羣生皆臻安樂近者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屢奏右翼子弟人民離散奔入左翼索之未還爾喇嘛從來積大福力丞遠眞誠慈悲

濟衆聲聞炳著無不欽乃高行而讚頌之者喀爾喀諸汗貝子皆供奉爾喇嘛信爾之教而尊崇道法爾於本朝亦誠心敬愼進貢來往不絕今天下共享太平而扎薩克圖汗人民離散未得完聚朕心大爲軫惻念其中必有父子兄弟骨肉分離者未必不生事互殺變相戰爭兵戎一起姑無論人民困苦卽爾汗亦豈能竝存伊等於朕向來恭順竭誠奔走於爾喇嘛亦爲護法久矣何忍默視使至

此極乎朕與爾俱當遣使往諭將扎薩克圖汗離散人民給還俾兩翼永歸於好旣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而於爾喇嘛六度之行四無量之心亦符合矣爾喇嘛其遣大喇嘛一人與朕行人會於喀爾喀境內定期而遣之朕於此亦遣使臣赴所約之地與爾使同往

十二月己酉

上諭貴州威寧總兵官王瀚海曰威寧乃猓玀雜處之地性多驕悍今海內昇平邊陲無事爾在任宜加意撫恤務使敉寧以副朕意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戊申禮部議准福建總督王國安所奏外國進貢船內貨物一體納稅

上曰外國私自貿易之船或可稅其貨物若進貢者亦槩稅之殊乖大體且非朕柔遠之意

五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違離彼土嚮化而來宜加愛養經理其居處乃彼等

原爲鄂齊爾圖汗所屬累世進貢誠懇恪恭鄂齊爾圖汗之孫羅卜藏滾布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當使聚合一處於所宜居之地爲之經理令其居處賜之封號給以敕印用昭示朕繼絕舉廢之至意可遣賢能台吉與理藩院堂官侍衛曉諭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云以爾等搶奪毛明安及三吳喇忒之故本宜遣兵征勦悉行翦滅但念鄂齊爾圖汗累世進貢誠懇恪恭特加矜恤爾等罪戾盡皆寬

宥羅卜藏滾布乃鄂齊爾圖汗之孫爾等皆
屬一國爲親近兄弟今令爾等皆與羅卜藏
滾布等聚合封以名號與羅卜藏滾布等可
以同居之善地相度定居遣使於達賴喇嘛
亦如此須朕諭旨其宜居之地亦與羅卜藏
滾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公同相視令其
遣台吉等還奏此事於今年八月即宜舉行
爾等與議政王大臣蒙古大臣會同詳議以
聞

七月丙寅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曰朕頃見蒿齊忒郡
王車卜登奏所屬旗下蒙古大饑朕心深爲
憫惻奚可坐視任其艱厄彼所居地距此亦
不甚遠可亟遣爾衙門司官速察饑民戶口
以聞

癸酉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曰食爲民天朕先有
諭旨各處設立常平倉令其儲積以備賑饑
今歲畿內秋成大熟正宜詳酌舉行至救荒
之道以速爲貴倘賑濟稍緩時日則流離死
喪者必多雖有賑貸亦無濟矣朕每聞水旱
災傷即遣官動支正項錢糧賑濟以此故也
今欲救蒿齊忒蒙古若以畿內粟轉運至彼
恐不能待可速以拜察地方儲備之粟指支
一千石遣賢能司官晝夜兼馳運往賑濟

十一月癸酉

上命扎薩克喇嘛垂木珠爾拉木扎木巴得木
齊商南多爾濟副都御史拉篤祜齎敕

往諭達賴喇嘛

敕曰朕統御宇內繼絕舉廢欲期咸底隆平厄
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滅鄂齊爾圖汗時
羅卜藏滾布阿拉布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等紛紛離散來至邊境竄跡於金塔寺賀蘭
山等處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厄爾德尼和
碩齊等又以生計窮迫在鄂爾多斯毛明安
烏喇忒寧夏等處妄行刼掠朕於此時不即

發兵勦滅者乃軫念鄂齊爾圖汗歷世職貢誠敬奔走是以寬宥其罪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亦戴朕恩願依朕爲生屢疏奏請敕印前此朕曾諭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云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如爾所屬即當收之不能朕另有裁度乃彼約以丑年春爲期如逾期悉惟上裁今逾期已數月矣天下太平惟伊等兄弟骨肉分離散處失所朕心殊爲惻然爾喇嘛素以惻隱之心度此衆生凡厄

魯特諸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爾法朕思羅卜藏滾布阿拉布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鄂齊爾圖汗之苗裔也鄂齊爾圖汗於喇嘛爲護法久矣何忍默視其子孫宗族至於困窮今朕欲將伊等歸併一處安插於可居之地以示興絕舉廢之至意爾喇嘛其遣使與朕行人定期往會朕於此即遣大臣至所約之地令爾使人前往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戊辰先是理藩院奏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擕其屬七百八十人將至請遣官往迎

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屬亦限以二百人入關餘者留歸化城則現在噶爾丹之貢使可無辭矣茲當嚴冬之際行李牲畜盜賊可虞歸化城都統古睦德現以年節來覲可令速回監視著遣戶部理藩院司官各一員前往宣化府優給供應以示柔遠之意至是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來朝

上賜宴錫賚以優禮之

乙亥

上諭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顧實汗於

太宗皇帝時輸誠進貢是時同達賴喇嘛來通款爾叔鄂齊爾圖車臣汗當

世祖皇帝時竭抒忠悃每年進貢請安其土產白鷹以時來貢朕猶及見之夫貢物何足珍貴止鑒其誠敬之心耳及爾等厄魯特內亂

噶爾丹攻滅鄂齊爾圖車臣汗并吞其衆遣
使獻俘朕念前此鄂齊爾圖車臣汗勉効悃
忱聞其破亡且加憫恤何忍受之因諭來使
却其所獻俘獲頃者爾爲噶爾丹擊敗奔來
邊境將沿疆附近居民牲畜等物偷盜侵奪
朕卽應正爾犯邊之罪何難遣兵勦除但念
爾祖昔時頗竭誠款爾復引罪自首以迫於
饑窮瀕死妄行等情奏請朕卽寬宥今若徙
爾於邊境內外不拘何地居之爾敢不凜遵

特念爾祖顧實汗爾叔鄂齊爾圖車臣汗素
効恭謹故俾爾絕者復繼散者復聚欲使鄂
齊爾圖車臣汗之孫羅卜藏滚布阿拉布坦
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至於
爾等聚合與否在朕本無損益惟是朕爲天
下主凡在函蓋咸欲使之共樂太平朕茲諭
旨自爾身及爾子孫當世世念之勿替

四月乙酉朔

上賜敕諭喀爾喀七旗汗濟農台吉等曰朕統

御寰宇中外一體務使交相輯睦共享昇平
乃爾右翼扎薩克等內自相亂兄弟人民多
歸左翼其左翼扎薩克兄弟人民亦有歸於
右翼者爾等以兄弟之親互相吞并異日必
致交惡生亂朕心惻焉康熙二十三年曾頒
敕於達賴喇嘛議遣使諭和爾等而達賴喇
嘛亦謂朕俯念道法慈憫衆生有如父母意
甚善也特遣噶爾丹西勒圖前來朕亦命尚
書阿喇尼台吉巴式馬什畢力克圖喇嘛阿

齊圖綽爾濟等與之偕往爾汗濟農台吉等
當仰體朕意及達賴喇嘛之心盡釋舊怨將
兄弟人民各歸本扎薩克令其和協照舊安
居不但仰副朕命與達賴喇嘛之意卽爾七
旗永無離散之苦爭鬭之害福祿所綏亦且
無疆矣

七月癸巳

上諭理藩院右侍郎拉篤祜一等侍衛文達曰
爾等可與達賴喇嘛使者同往召集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羅卜藏滾布阿拉布坦等相度
伊等可以遊牧之地指而與之仍會同提督
孫思克將地之界限令伊標下官弁認記如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因給地安插欲來謝
恩則許之來達賴喇嘛使人欲來請安亦許
之來否則給以廩餼而遣之其厄爾德尼和
碩齊等欲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一同遊
牧亦許之爾等可與彼定沿邊爲盜作亂之
罰著爲令前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來覲時已

自誓不復令屬下爲非其羅卜藏滾布阿拉
布坦亦須嚴禁所屬兄弟旣已完聚從此和
睦安居倘再致流亡他往殊負朕歸併眷恤
之意朕所以不憚諄切訓諭者亦以其先世
恭順有年不欲令其子孫失所也其一一傳
諭之

己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向者羅刹侵犯雅克薩
尼布潮諸地戕我居民邊境騷然曾諭鄂羅
斯察漢汗來使尼果來等撤回其衆自後竟
不覆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意尼果來未
達前旨於察漢汗復令被擒羅刹持書從喀
爾喀地宣諭之亦不覆奏因遣發官兵往雅
克薩招撫羅刹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
謝等持書歸去羅刹聞我師言旋復回雅克
薩築城以居朕思本朝頻行宣諭曾未一答
而雅克薩羅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
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刹皆彼有罪之

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
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亦通其以屢諭情
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
鄂羅斯察漢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刹
於何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人民
均得寧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漢汗覆奏
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卽以來
疏付荷蘭國代奏再以此作書發西洋國轉
達之

九月己亥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焞遣使
謝罪進貢方物應交內務府收貯
上曰朝鮮國因謝罪進貢理宜不收但恐發還
不惟齎送人役勞苦亦且驛遞騷擾可將此
項准作年例常貢嗣後因謝罪貢納著停止
己酉鄂羅斯察漢汗遣使疏陳下國邊
民如有搆釁作亂之人恭請
天朝察明正法先令米起佛兒等星馳齎書以
行乞撤雅克薩之圍仍懇詳晰曉諭下
國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鄂羅斯國察漢汗以禮
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之圍朕本無屠城之
意欲從寬釋其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薩之
兵收集一所於近戰艦處立營并曉諭城內
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奪俟鄂羅斯後
使至定議
十一月癸巳
上諭理藩院噶爾亶多爾濟既係鄂齊爾圖車
臣汗之孫應令其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
一同遊牧其拉篤祜等所定地界并嚴禁盜
竊之例爾衙門其移文督撫提鎮通行曉諭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丙子喀爾喀
車臣汗故其長子伊爾登阿拉卜灘遣
使奏聞
上曰喀爾喀七旗晳和未久車臣汗之位不便
久懸其敕諭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
圖扎薩克圖汗等將車臣汗長子伊爾登阿
拉卜灘速襲爲汗仍敕諭達賴喇嘛知之

賜土謝圖汗等敕曰朕惟自古帝王統御寰區
遐邇一體其歷年久遠職貢恭順竭盡誠心
者益加眷賴爲爾等累世悃誠遣使入貢恭
順有年正在嘉賞忽聞車臣汗身故朕殊震
悼特遣大臣遣之賻贈近念爾喀爾喀內自
交惡朕特遣大臣諭令和睦未久車臣汗之
位不可久虛爾喀爾喀例以長子承襲伊爾
登阿拉卜灘台吉既係長子且聞其人亦可

著嗣立爲汗爾等其遵諭行

九月庚子

上賜敕諭噶爾丹曰據喀爾喀土謝圖汗奏稱厄魯特內向遊牧兩路來攻我界上人等屢請赴彼故出兵迎之等語朕統御宇內無分中外爾厄魯特喀爾喀兩部落若果互相殘害朕心大不忍焉曾於康熙十六年檄諭爾等務期共相和好爾覆奏云厄魯特蒙古之道仗達賴喇嘛福庇得以鞏固聖諭誠是等

語爾噶爾丹累世恭順職貢有年如果舉此大事無不奏聞於朕者因路遙地遠虛實難明朕尚未之深信或不逞之徒兩地搆煽亦未可定爾兩部落如果興兵必有一方至於敗亡不但重負朕向來一視同仁之至意舉黎之死亡離散朕心深爲憫惻敕書到日即爲息爭修好則爾恭順之心朕實嘉之已敕諭土謝圖汗令其罷兵矣爲此特令爾使陶賴哈什哈等齎敕往諭

十一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聞外藩蒙古出汛界哨地有侵害搶擄喀爾喀之巴爾呼等蒙古者甚多以後著嚴行禁止毋使妄行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八月癸丑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曰聞蒿齊忒貧困實甚應賑濟米糧且賜以銀兩買牲畜養庶有裨於生理拜察地方有米五百石并發白銀一千兩令侍讀學士喀拉等持往量給之

癸亥喀爾喀世俄爾戴青台吉等率其屬來朝

上諭曰爾等喀爾喀與厄魯特世世進貢朕心寵眷從無偏庇一體優待恩賚有加今聞喀爾喀厄魯特互相結怨亟遣使臣令其和睦使臣未至而喀爾喀敗遁悉至哨探地方居牧朕一體加恩今亂尚未定故留之未遣爾母達賴達爾納聞朕發兵往尼布潮地方預備餱糧牛羊以待朕甚嘉之爾先衆人報厄

魯特橫肆情形又先衆人請安進貢尤爲可
嘉諭畢
上取所帶珊瑚數珠賜之以示優眷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八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九

柔遠人三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丁亥喀爾喀
土謝圖汗以不能與噶爾丹會盟具疏
自陳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朕統御天下凡窮者救
之絕者繼之離散者使之完聚逞忿興戎者
使之和協一切生民無不欲其咸底於安樂

也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背棄
盟誓加兵厄魯特今爲厄魯特所敗奔入我
汛界請降朕念土謝圖汗向來職貢惟謹久
在屬國之列是以受而納之留於邊境矜其
困窮給以米粟車臣汗之子亦准其承襲但
兩國相攻生民不得乂安兵戎無日休息今
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又難於
會盟共以朕收養伊等中外一體不忍令人
失所之德意并將土謝圖汗等背盟興戎之

故一一申明遣使齎敕宣諭噶爾丹令達賴喇嘛亦遣使於噶爾丹則案可結矣

是日

上賜敕諭達賴喇嘛曰朕統御寰區惟願中外息征戰之勞無敗亡之禍率土共享昇平前聞喀爾喀兩翼內自作亂兄弟人民互相吞并日後必成戰爭之禍特敕諭爾喇嘛同遣使人諭和爾喇嘛亦謂欲鑒何今生心如父母誠至善也遣西州回來朕特使台吉巴忒

馬什尚書阿喇尼等與西勒圖偕往召集七旗喀爾喀會閱誓和意謂從此兄弟相親可永享安樂後土謝圖汗奏言聞厄魯特興兵兩路來伐是以出兵往迎朕軫念厄魯特喀爾喀兩國相攻必有一傷復遣書於爾喇嘛息其干戈仍敕諭喀爾喀土謝圖汗以爲厄魯特噶爾丹職貢恭順往來有年果似此大舉諒必奏聞朕心猶未深信未必非不良之徒從中離間爾等愼毋先啟兵端務體朕不

忍生民死亡之至意爾喇嘛亦遣齊緝克他賴堪布偕朕所遣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里往厄魯特諭和朕與爾如此行事原不忍視喀爾喀厄魯特至於塗炭欲其相睦衆生得安之意也乃喀爾喀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自取滅亡違旨與戎首先起兵殺扎薩克圖汗又殺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噶爾丹遂起兵彼喀爾喀此時爾喀先舉召釁之過朕不以之責噶爾丹也朕之初念本欲率土之民皆獲生成原無樂他人敗亡以爲己利之意今喀爾喀敗汗及濟農台吉等率其通國之人決計歸降於朕朕爲天下主來歸之人不爲收養其誰收養之爰納其降安插於汛界之外發粟賑濟仍存其汗濟農台吉之號嗣立其車臣汗之子爲汗朕興滅繼絕之心非特於喀爾喀如是已也諸國有窮迫來歸者朕之愛養皆與之同不但朕之所行如此喀爾喀等亦往歸爾喇嘛決不

忍其死亡亦必如此受殘之也征戰非美事互相報復無有已時亦豈能保其常勝乎朕意欲使厄魯特喀爾喀盡釋前怨仍前協和各守地方休兵罷戰特遣使齎敕往諭噶爾丹噶爾丹向遵奉爾喇嘛道法若遣使往諭務令兩國嗣後永息兵戎則朕與爾解紛恤難之本心亦可以慰矣爾喇嘛可即遣使與朕所遣之人偕往

四月甲午先是喀爾喀土謝圖汗等以

米糧將盡續到二萬餘人不能贍給奏

請賑濟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費揚古等齎銀兩茶布前

往散給至是

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喀爾喀乏食有至餓死者深爲軫念頃雖令內大臣費揚古等齎茶布銀兩採買牲畜賑其乏絕但採買尚需時日若不速發糧以拯之則死者愈多矣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現有駑劣駱駝百餘在張家口並內廐及太僕寺駱駝共發一百將張家口倉米星速運到散給計支一兩月間費揚古等所買牲畜可繼之矣如此則喀爾喀可活也其令侍衛吳達禪侍讀學士西拉牧廄侍衛太僕寺堂官戶部賢能司官各一員前往經理

八月丁丑

上諭內大臣大學士等曰朕自春至今緣茲旱災無日不爲軫念近出口閱視更不堪寓目

當此仲秋之時即以山核桃作粥而食若時屆冬春何能存活且聞諸蒙古所在亦然如此情形躬親目擊憂不能止前於邊口積糧特爲衆蒙古計今蒙古牲畜目前尚可支持若不豫給米糧則牲畜羸瘦至極窮困之時雖再議給賑無論彼不能承領此閒亦無術可以運致矣今擇賢能官分遣諸處察其實不能存活極困窮者一面令帶人夫車輛騾駝而來即以就近邊口所收糧食量給之則

所需之糧不至萬斛而衆蒙古之感戴無窮
矣
九月戊戌理藩院題喀爾喀信順額爾
克戴青等六台吉奏稱所屬牲畜盡斃
饑荒不能度日祈賜恤養應遣官清察
上曰此六台吉饑荒不速行拯救則死亡愈多
著速行差官確查
是日理藩院議蘇尼特滿濟思哈碩色
等搶奪喀爾喀多爾濟巴爾桑之駱駝

行李又喀爾喀朱布爾哈什哈等搶奪
哨探人之馬匹應將爲首者論絞餘各
罰牲畜有差
上諭大學士等曰滿濟思哈碩色朱布爾哈什
哈等並從寬免死照爲從例完結至求入內
地之喀爾喀等互相殺奪若不速爲安插漸
至流亡今宜專遣大臣收集喀爾喀散亡之
衆又
諭曰昔

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後欲並
收北邊喀爾喀未及行而
太宗文皇帝賓天後蘇尼特騰機思懷恨睿王
反入喀爾喀喀爾喀欲殺騰機思所尙我國
公主騰機思向喀爾喀哭云我如何負
太宗文皇帝仁恩殺我妻耶爾等欲殺我妻將
我一并加戮如此堅執故我國公主未曾遇
害今聞喀爾喀國內饑荒互相殺擄朕欲普
天萬國皆得其所一體加恩喀爾喀流離至
此故特遣大臣收集流亡使安插得所

十二月癸亥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書籍邊外各處蒙古等
在明代時屢侵邊境卽於伊各蒙古內亦互
相戰鬬不得寧謐
太宗文皇帝統馭以來各蒙古皆安靜矣如朕
所見三十年來各蒙古俱獲安生極其恬息
彼等歡欣稱道謂從未聞有如此太平令我
諸蒙古安然享昇平者皆出自聖恩所賜伊

桑阿等奏曰
皇上視天下百姓盡如赤子故使內外之民各
得其所如此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七月甲寅
上諭理藩院朕問二等侍衛吳達禪云喀爾喀
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屬下貧不
聊生者甚多可遣爾衙門司官一員至土謝
圖汗處將至窮乏食者帶至張家口外相宜
處同口北道動支張家口所貯之米日給飯

食將食米人及所需米數奏聞
十一月甲辰達賴喇嘛率西海諸台吉
及噶爾丹等具疏請上
尊號進貢禮物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朕統御宇內冀中外人
民咸無戕賊共享昇平是以前聞喀爾喀七
旗兄弟不睦特遣使於達賴喇嘛欲使歸好
達賴喇嘛遣噶爾旦西勒圖朕遣尚書阿喇
尼前往而伊等所行不能仰體朕心及達賴

喇嘛之意雖已和喀爾喀七旗而喀爾喀與
厄魯特相仇之故實從此起後聞交惡與戎
即遣使於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遣齊緝克他
賴堪布朕遣阿齊圖絳爾濟學士拜里等止
彼相攻乃伊等不行宣諭止之聽其縱戰喀
爾喀遂為所敗朕不忍坐視復遣使達賴喇
嘛相與同定兩國之好達賴喇嘛遣濟隆胡
土克圖朕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往說之
詎意兩人見噶爾丹不行諭止與之偕行闌

入汛界搶奪人畜朕出兵問罪而兩人又不
為諭止立視其戰我軍不得已而擊之致厄
魯特大敗遠遁請罪朕與達賴喇嘛期於撫
育衆生而使臣故違意旨遂至於此朕心甚
為隱痛有何可賀而受尊號乎其以是曉諭
達賴喇嘛諸汗衆台吉來使所貢禮物其併
發還
康熙三十年辛未二月乙丑
上賜敕諭噶爾丹曰朕為天下一統主務使四

海之內人民咸獲其所以享太平雖向與本
朝抗拒之國如窮迫來歸必拯而養之無不
使得其所者喀爾喀向曾與本朝交戰窮而
來歸朕並不念前罪受而撫養之濟困繼絕
之心不但於喀爾喀爲然也諸國有窮迫來
歸者朕之撫養皆與此同前已有旨諭汝矣
今聞喀爾喀逃來人等言汝厄魯特牲畜已
盡無以爲食極其窮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繼
朕重念天下率土人民之命聞此困敝有不

惻然軫念者乎況前已致諭於達賴喇嘛言
噶爾丹如不得已而來歸朕亦撫而養之使
之得所今衆窮困無食不能歸故土共移近
邊汛朕當厚加恩賜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
養斷不辱汝此朕俯視率土人民一體之實
心勿貳勿疑汝亦曾誓不侵擾喀爾喀況我
軍已在在設備矣若朕果有殲汝困窮之事
則不使策妄阿喇布坦使人見汝之人如此
情事汝使亦皆知之自此以後汝之人無所
刼奪不能歸故土衆庶益至死亡雖悔莫及
汝當熟審之

五月戊子

上諭喀爾喀濟農諾顏台吉等曰朕承天命統
御萬方惟思率土人民咸得其所中外同觀
罔有殊別前爾七旗喀爾喀等本皆兄弟乃
互相爭奪吞噬人民以致不睦朕曾特遣大
臣往涖會所令爾等各相和協而土謝圖汗
等自食誓言不遵約會已定之議起釁用兵
致爲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所敗喪其國

土汗諾顏台吉等不能保聚所屬人民其人
民亦不能各保妻子紛紛潰散來求歸附爾
等當此困窮至極之際倘朕之衆扎薩克等
各行收取爾喀爾喀早已無遺類矣朕好生
之心本於天性不忍坐視爾等之滅亡給地
安置復屢與牲畜糗糧以資贍養汗諾顏台
吉仍留如故車臣汗仍令承襲又因爾等互
相偷奪故於各處添設管轄扎薩克以便稽

察且念爾等素無法紀故須示定例令各遵行自古以來未有如朕拯救愛養如此者也朕既加愛養更欲令爾等甦息繁育用是親臨訓諭大行賞賚會同之時見爾等傾心感戴故將爾等與朕四十九旗一例編設其名號亦與四十九旗同以示朕一體仁愛之意土謝圖汗車臣汗名號俱著仍舊存留扎薩克圖汗無辜被殺且所屬人民離散困苦已極深爲可憫著將伊親弟策旺扎卜封爲和

碩親王其餘各分等級授以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之銜自今以往爾等體朕愛養之恩各守法度力行恭順如此則爾等生計漸蕃福及子孫世世被澤若違法妄行則爾等生計既壞且國法具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特諭

六月乙卯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喀爾喀厄魯特諭和之舉朕令達賴喇嘛行之今喀爾喀已安插得所應遣使齎敕於達賴喇嘛著丹巴色爾濟往諭之

敕曰朕統御寰區以仁育爲本撫養是先雖末陲異域之民有困窮而歸命者必受而養之使得其所爾喇嘛奉行佛法廣度衆生而救苦難其心亦猶是也前以七旗喀爾喀兄弟內相侵奪外與厄魯特交兵朕與爾喇嘛諭令罷兵歸好後噶爾丹又追偪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殺奪喀爾喀之人朕遣

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爾喇嘛遣濟隆胡土克圖往諭噶爾丹爾使人不能仰副朕與爾之心噶爾丹稱兵大舉殺掠喀爾喀深入我邊汛之地朕稍發兵以問其故反與我兵拒戰至於大敗乘夜遠遁此彼來犯順非朕往伐之也彼所行違朕與爾好生善念自求窮困而已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諸濟農諸顏台吉決志內附於本年四月躬親大閱喀爾喀之汗濟農諾顏台吉等既執臣禮甦而

稽顙請與四十九旗同列朕設大宴厚賜
之照四十九旗編為旗分給地安插土謝圖
汗自以妄舉興戎陳情請罪朕發衆喀爾喀
議之皆言加彼之罪則與我衆無光是以宥
免其罪仍留土謝圖汗車臣汗之號又念扎
薩克圖汗被殺冤痛屬下爾民散亡可矜授
其親弟策旺扎卜為和碩親王其餘各分等
級授以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之銜明其法
度昭其典章矣爾喇嘛普濟生靈向以喀爾

喀國破為憂今已安措得所遺諭爾喇嘛知
之爾喇嘛聞之必大喜也其左翼之喀爾喀
無復可議至右翼扎薩克圖汗屬下人等被
擄散亡有在爾喇嘛所者亦有在他處者爾
喇嘛普濟生靈必能查明發歸原土也今厄
魯特人等屢有歸降聞噶爾丹窮困已極無
食而飢於此可見噶爾丹之獲罪於天矣未
必不往歸爾喇嘛若果往歸作何措置惟爾
喇嘛裁之噶爾丹遁去之時曾立誓而去倘

違誓而稍犯我喀爾喀降人朕必發大兵分
路前進務期勦滅之其時地方遙遠不及遣
人齎敕於爾喇嘛亦未可定是以豫遣教習
唐古特文喇嘛丹巴色爾濟諭爾知之

七月甲午理藩院以喀爾喀既照四十
九旗編為旗分其遣使請安進貢及來
朝等事亦應照四十九旗例
上曰喀爾喀初來歸順新經安插其俟三年後
行之

九月丁卯
上以達賴喇嘛向來恭順噶爾丹事必其使臣
及屬下人通同蒙蔽非達賴喇嘛意因
賜敕諭之
敕曰朕統御宇內以愛育黎庶為本務使萬邦
共相安樂前聞喀爾喀厄魯特交惡相攻屢
遣使於爾喇嘛以和兩國爾喇嘛從來奉命
不違敬愼而行亦屢遣喇嘛說和奉差喇嘛
諸人若能仰體朕與爾好生之意盡心行事

則喀爾喀厄魯特和好早息戰爭矣但爾近侍與濟隆胡土克圖等皆有私意不體朕與爾之心濟隆胡土克圖身在噶爾丹營中竝不說和噶爾丹借追喀爾喀爲名闌入邊汛刼掠烏朱穆秦又不勸阻且噶爾丹與我軍交戰濟隆張蓋於山頂觀之而報爾以爲竭力說和聽從立誓濟隆之去朕面諭以告爾喇嘛之言亦不行傳諭以前項事情揆之未必由濟隆一人之意亦爾近侍之人通同貪

利而欺蔽汝徇庇噶爾丹之所致也爾豈有如是之心乎朕灼見於爾喇嘛無涉是以朕不責汝朕與爾之心向來合一故將若輩行事違朕與爾之心遣敕諭爾知之至噶爾丹乞兵於達賴台吉而不許駐防四川打箭爐之兵盡撤已具悉所奏矣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月壬申理藩院題喀爾喀部落多羅郡王固魯西希旗分無牲畜之人請以米糧給之

上曰貧窮蒙古給與米糧特爲施恩贍養聞奉差放米官員往往誘買轉賣惜恩利己不論蒙古之果能度日與否而稱爲窮困者甚多嗣後朕若察出其實必將該管堂官一併置之重典

十一月丙午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外藩蒙古有極貧困不能爲生者宜作何撫養爾等會同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蒙古大臣都統等酌議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辛亥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石琳奏稱風飄日本國船隻至陽江縣地方計十二人請發回伊國應如所請

上曰外國之人船隻被風飄至廣東情殊可憫著該督撫量給衣食護送浙省令其歸國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四月辛卯理藩院員外郎二郎保奏報厄魯特台吉巴拜與其兄子齊克宗來歸

上曰巴拜等習居邊外若來內地居住難以為
生著理藩院遣官送至喀喇沁令扎什王撫
養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二月乙卯

上賜敕諭噶爾丹曰去歲諭爾敕內諸凡開示
甚晰朕俯念中外咸在懷抱爾厄魯特與喀
爾喀仇殺相尋日無寧息心實傷之且思爾
等皆職貢之國朕一槩秉公舉無偏庇後喀
爾喀窮迫來歸朕乃收撫以全其生命此亦

朕矜恤羣生之至意也爾噶爾丹不遵朕言
亦自失其生理而已於我四十九旗蒙古何
敗壞之有今爾縱戕害使臣馬迪之人不正
法請罪巧飾誑奏是爾違朕之旨迷惑回子
之教壞宗喀巴與達賴喇嘛之法明甚朕是
以遣回爾使不令進邊嗣後若仍怙非不悛
蔑視前諭爾永勿上疏遣使貿易特諭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己亥厄魯特
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囊素等請安進貢

又奏噶爾丹姦惡乞遣還回子歸已
上賜以敕書曰朕為萬國元后惟以率土乂安
咸享樂利為心其能體朕覆載之懷敬慎自
持若朕必愛惜教育之其或不循分誼包藏
禍心悖安和之理者朕必懲創匡正之此朕
統御寰區為人君之大道也今爾策妄阿喇
布坦遣使請安貢獻方物又以噶爾丹姦詐
屢肆侵陵與爾有不共戴天之讐披瀝情實
齎奏入告誠心求恤朕為一統萬邦之主有

不眷爾誠心效順之人乎查爾所奏回子之
事今噶爾丹處雖無回子前來貿易此後或
來朕必交該部查明如爾所請發往爾尚永
懷敬慎朕將渥加恩賜焉前噶爾丹猖獗橫
行闌入烏闌布通之時朕遣偏師大敗之欲
即窮追殲滅其衆而噶爾丹乃長跪於達賴
喇嘛所遣威靈佛前發誓曰自後不敢復侵
中華皇帝之喀爾喀與衆人民載書加印始
免其誅滅而縱之朕殊不喜征誅今噶爾丹

悖棄誓言戕我賚爾之使劫喀爾喀之人阻
止班禪胡土克圖之來今又至巴顏烏闌動
搖我人民內懷詭詐欲行禍亂其跡顯然朕
不得不加創艾是以發三路大軍誅討其罪
罪在噶爾丹他無與也但三路大軍並集聲
靈赫濯恐邊外人民不無震怖爾其遍諭屬
衆以至吐魯番諸處各令照常安居勿致驚
潰
六月癸丑達賴喇嘛使人戈尼爾羅卜

藏帕克巴格隆等遵
旨自西寧至京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傳
諭曰噶爾丹敗於烏闌布通遁走之時首頂威
靈佛像設誓云不但聖上屬下人民即喀爾
喀降人以外再不敢復犯矣去年又背誓至
克魯倫地方殘害喀爾喀掠我降人納木扎
爾陀音於是朕親統大軍往討噶爾丹懼而
奔遁適遇我防禦之兵誅殺過當噶爾丹率

數人逃竄餘者盡降厄魯特遂滅厄魯特降
人告曰達賴喇嘛久已脫縮矣天下蒙古皆
遵奉達賴喇嘛如達賴喇嘛身故理宜報聞
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喇嘛之教繼宗喀巴之
道法乃匿達賴喇嘛之喪指達賴喇嘛之名
唆誘噶爾丹朕屢遣使問之第巴僞稱達賴
喇嘛居高樓之上不令與使臣相見第巴原
係達賴喇嘛下管事人朕優擢之封爲土伯
特國王乃陽奉宗喀巴之道法陰與噶爾丹

朋比欺陵達賴喇嘛班禪而壞宗喀巴之法
前遣濟隆胡土克圖至噶爾丹所爲噶爾丹
誦經選擇戰日朕爲衆生往召班禪阻而不
遣朕無責達賴喇嘛達賴汗青海諸台吉之
意朕今遣使於達賴喇嘛果達賴喇嘛尚在
則可見朕使臣曉諭噶爾丹遵朕旨行朕凡
事俱畧無介意若仍誑我使人不令相見斷
不輕止至噶爾丹之誓濟隆胡土克圖等現
在其地問之豈有謬乎今將遣使往彼其來

人或欲全歸或欲數人先歸可諭明隨其意
遣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六十

柔遠人四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丁酉

上諭副都統吳達禪曰右衛所有厄魯特降人著撥戶部理藩院官各一員解往張家口曼都處如伊等馬駝羸瘦難行著內務府郎中董殿邦助之沿途糧草及賞賜衣服等類亦令董殿邦給與董殿邦可住右衛如大將軍處解到厄魯特即收養之如解到者多則逐隊送往張家口俟青草出後董殿邦往歸化城住待大將軍解到厄魯特即從外送往張家口曼都處

壬寅

上駐蹕榆林村前桑乾河崖奉差達賴喇嘛理藩院主事保住回至

御營以第巴疏呈奏

上以示議政大臣等問曰第巴之疏爾等以為

何如議政大臣等奏曰第巴差尼麻唐胡土克圖面奏今尚未到應俟到日再行議

奏

上曰朕意與爾等之意不同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至明歷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竝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瘡瘍方用鍼灸若肌膚無恙而妄尋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亂則聲討治則

撫綏理之自然也自古以來好勤遠畧者國家元氣罔不虧損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端爲貴達賴喇嘛蒙古等尊之如佛第巴者卽代達賴喇嘛理事之人噶爾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遣主事保住嚴頒諭旨第巴悚懼悉遵朕諭奏辭甚恭自陳乞憐畏罪矢誓此亦敬謹之至矣至達賴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今第巴云遣尼麻唐胡土克圖前來代彼密陳其情想尼麻唐胡土克圖到後必奏明達賴喇嘛已經身故懇朕爲伊等掩飾達賴喇嘛與我朝交往六十餘年竝未有隙第巴旣如此奏懇事亦可行卽此可以寬宥其罪允其所請第巴必感恩而衆蒙古亦歡悅矣

三月庚辰

上遣理藩院主事保住薩哈連齎敕往諭第巴偕尼麻唐胡土克圖同行

敕曰朕臨御天下統理萬邦溥播仁恩懲創亂逆其誠心恭順者必加獎賚焉爾布特達阿

卜地前與噶爾丹同謀凡事必徇厄魯特而行濟隆胡土克圖敗乃公事爾堅留不遣其時朕謂達賴喇嘛若在斷不至此故嚴加詰責茲爾奏言聖上嚴旨下頒心甚憂懼今惟欽遵聖諭隨力報効倘軫念達賴喇嘛乞降溫綸諄切奏請爾旣知過引罪朕豈不念達賴喇嘛通使修禮歷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䘏爾土伯特國豈得安其生耶其濟隆胡土克圖乃達賴喇嘛所特遣以合喀爾喀厄

魯特之好者也彼竟不使喀爾喀厄魯特和
好反導厄魯特入我境內與我軍交戰情罪
甚屬可惡務必擒解彼之身命朕俱准爾所
請寬而宥之其班禪胡土克圖應於何年月
日來朝爾從容定期具奏至噶爾丹與朕抗
我師大克之兕惡逆賊情罪重大其女斷不
許留於青海爾必解來若不解送則罪歸於
爾矣如噶爾丹果悔罪來歸其時另有處分
今尼麻唐胡土克圖至將爾奏請之言俱已

密奏朕前朕亦密有諭旨朕之素懷惟願率
土之人咸躋雍和共享安樂斷不欲摘發隱
私傾人家國嗣後爾宜益加恭順勿違朕旨
朕亦嘉惠如初如此則爾土人民大蒙利賴
爾之榮貴可獲長享矣

閏三月乙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青海諸台吉來朝若於口
外受之恐於典禮不備且伊等於四月起程
正遇塞內炎熱著在九十月間朝於京師

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撰敕賜策妄阿喇布坦
宜曰噶爾亶多爾濟率衆來歸朕已安集使
之耕種得所今忽棄其田苗逃去想彼有甚
不得已之情朕已諒之彼乃鄂齊爾圖車臣
汗之孫也倘至爾所如欲居爾即留養如欲
歸爾即遣還

九月癸未厄魯特台吉丹濟拉至
御營

上命大學士阿蘭泰及郎中阿爾法引入
上獨坐氈帷內屏退左右并令阿蘭泰阿爾法
出獨留丹濟拉語良久丹濟拉出驚謂
諸大臣曰我乃叛逆罪人窮困來歸蒙
皇上畧不致疑盡屏左右召我入見授我顯爵
乃知
聖主至勇至仁如此我敢不誠心感戴永無異
念
上隨召阿蘭泰入

諭曰爾等偕丹濟拉入者蓋以防不測也爾等
所見雖是朕思凡人無不可以誠感丹濟拉
雖來降其心不無疑畏朕推誠如此伊必感
激喜出望外斷無妄動之事朕令爾等俱出
不留氊帷內者欲使丹濟拉之不疑也
十一月戊戌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焞
疏請於中江地方貿易米糧應不准行
上諭曰朕撫馭天下內外視同一體並無區別
朝鮮國王世守東藩盡職奉貢克効敬慎今

聞連歲荒歉百姓艱食朕心深爲憫惻彼旣
請糴以救凶荒現今盛京積貯甚多著照該
國王所請於中江地方令其貿易
癸卯青海扎什巴圖爾台吉等來朝
上御保和殿受朝禮畢引至
御座前
諭曰朕頃巡幸寧夏所以命爾等來朝者蓋欲
天下生靈各得其所此朕本懷朕富有四海
率土皆臣固不在爾等之來否此後宜仰體

朕意各遂安全卽噶爾丹亦非朕先加征討
因彼屢侵邊境擾害邊民然後致討朕性從
不以威武臨人惟願與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耳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正月庚寅
上召策妄阿喇布坦之使彭蘇克喇木扎木巴
多爾濟寨桑至前問以疏參第巴之故
彭蘇克等奏曰第巴行事不端有乖道
法是以參奏

上諭之曰休息兵戎令宇內昇平始云道法若
以護法爲辭必生釁端如爾等雖招撫回子
遏止其教亦能令其皈依佛法跪拜喇嘛乎
今天下太平之時惟令各行其道若强之使
合斷不可行四十九旗扎薩克蒙古等迄今
六十餘年朕視如一家初喀爾喀厄魯特搆
兵時朕曾諭達賴喇嘛令從彼處遣人往解
朕亦於此處命大臣等前往諭之使其相和
不意達賴喇嘛之使竟偏向厄魯特彼時朕

即知達賴喇嘛當已物故矣若彼尚存決不爲此第巴之搆釁噶爾丹人盡知之又假託達賴喇嘛之言令將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土謝圖汗擒拏解赴噶爾丹今者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土謝圖汗親身皆在此處前土謝圖汗於鄂羅海地方爲噶爾丹所敗比時曾遣一寨桑來奏云臣等係歷來進貢請安之國若蒙主上憐恤收養我等即投順前來等語今不但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土謝圖

汗等即七旗之喀爾喀數萬蒙古歸順前來朕皆收養離散者使之完聚危殆者使得生全令其各得恒業至於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土謝圖汗朕皆待以優禮無稍替焉衆蒙古以第巴爲達賴喇嘛傳戒之人皆緘口不敢議朕曾以敕諭往責第巴彼甚心服具疏認罪朕因宥之嗣後第巴若改前行敬奉班禪達賴喇嘛則已若怙終不悛不但爾等請征第巴即其所屬青海台吉等朕亦不寬貸

也前者青海台吉等聞朕出師寧夏之信盡皆震怖遊牧移營而去今日青海台吉等以噶爾丹平定親來慶賀伊等並無過端朕豈忍加兵朕統馭天下總願宇內羣生咸各得所豈有使爾兩國生釁之理惟期爾等安謐而已

七月壬午

御製海運賑濟朝鮮記曰朕聞救災䘏患王政所亟是以夙夜求瘼雖在遐荒絕域猶若痌瘝乃身矧屬在藩維苟有疾苦何忍一日置

也康熙三十六年冬朝鮮國王李焞奏比歲洊饑廩庾告匱公私困窮八路流殍相續於道籲懇中江開市貿穀以甦溝瘠俾無殄國祀朕深爲惻然立允其請遂於次年二月命部臣往天津截留河南漕米用商船出大沽海口至山東登州更用雞頭船撥運引路又頒發帑金廣給運直緩徵鹽課以鼓勵商人將盛京所存海運米平價貿易其水陸運米

三萬石內加賚者一萬石朝鮮舉國臣庶藜藿不飽獲此太倉玉粒如坻如京人賜之食莫不抃舞忻悅凋瘵盡起該王具表陳謝感激殊恩備言民命續於既絕邦祚延於垂亡蓋轉運之速賑貸之周亦古所未有也朕念
朝鮮自
皇祖撫定以來奠其社稷綏其疆宇俾世守東藩奉職修貢恩至渥矣茲者告饑不憚轉輸數千里之勞不惜靡費數萬石之粟環國土而戶給之非獨一時救災拯患實所以普澤
藩封而光昭
先德也是烏可以無記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二月丁未

御舟泊楊柳青地方扈從大臣等會議商南多爾濟等奏請禁止第巴遣人貿易應如
所請
上諭曰前扎海保住等來奏第巴與達賴汗曾會同商議以為今年乃班禪胡土克圖本命之歲不便前去請俟來歲三月遣之而阿南達等以為此係推諉之言欲遣二郎保扈木德同彼前去催令速來并駁其奏章朕思阿南達之謀亦失之輕率即使二郎保等前去能令班禪胡土克圖速來耶第巴以匿其奏章禁其貿易藉為口實彼所屬之人皆賴貿易為生朕為天下主何必以班禪胡土克圖之故泥於小見禁其貿易絕其生計乎第巴既稱來歲使班禪胡土克圖前來且待至三月如仍不遣來則曲在彼矣我朝惟圖理直凡事豫為斟酌然後行之亦不為遲朕已遣扎海等作速回京傳諭尚書班第令其移文阿南達等倘第巴有奏章前來即行轉奏毋得攔阻商南多爾濟等並不計此即請止第巴貿易之人殊為未當爾等准其議亦失之矣

八月己巳

上駐蹕烏喇岱昂阿

諭大學士等曰朕軫念蒙古生計曾遣官教養已各安生理無有不樂業者近聞巴林人等饑荒離散朕甚憫之此係公主所居若令微員前去恐亦無濟著護軍統領鄂克濟哈學士蘇赫納至彼會同扎薩克等將巴林所存米一千石賑之勿僅給公主人員也其離散之人令其招徠若人衆米少再將拔顙村米糧速行輓運至彼可速議以聞

一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十月丙寅福建浙江總督郭世隆奏稱紅毛國英圭黎被風飄至夾板船請遣回本國

上曰英圭黎船隻遭風飄來可憫著該地方官善加撫恤酌量資助給足衣食乘時發回本國以副朕柔遠之意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丙午

上命郎中舒圖員外郎鐵圖等往打箭爐地方監督貿易

諭之曰爾等至彼即將奉差情由移文第巴務文辭明悉令彼速遣大喇嘛來監督貿易爾若遲滯將我等撤回永遠不得貿易矣侍郎滿丕督師彼處與爾等事各不同務各勤爾事其番人最貪見小利便喜稅銀勿取於彼只就我國商人徵之不可專以稅額爲事若立意取盈商賈不至與禁止何異此項錢糧不多勿以此注念至彼處尤當熟諳地方情形有應奏之事即行具奏

一五月丁亥戶部題喇嘛商南多爾濟養育銀兩令地方官捐助

上諭曰商南多爾濟食用之物若令捐助重爲地方之累著動支正項錢糧不必捐助仍移文商南多爾濟飭其日用飲食務從節儉所用錢糧數目明晰以聞

九月戊午浙江巡撫趙申喬奏稱琉球國進貢使臣遭風船壞救出二人

上諭曰琉球失水二人拯救復甦著該地方官加意贍養俟便船資給發還此等船隻損壞

人被溺傷皆因修船不堅所致嗣後琉球貢使回國時該督撫須驗視船隻務令堅固以副朕矜恤遠人之意

十二月壬寅厄魯特丹津阿喇布坦來

朝

上召入面諭曰爾厄魯特為人多疑朕親率師至克魯倫屢遣使諭噶爾丹歸降彼不肯從故致交戰失利其時設若歸款朕亦已矣前厄魯特來歸者朕皆授以大臣之職爾等尚

不之信有言此必是計後定誅戮今厄魯特為大臣者現在已養至十年矣計耶非耶至於喀爾喀人材庸劣不及爾厄魯特厄魯特來歸者雖未遇從征立功其扈從巡哨亦甚盡力今觀爾體貌健壯他日得力可知念爾遠涉勞乏且善調攝暇日更與爾言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戊午禮部

題朝鮮國王李焞議將其國越境殺人之金禮進等立斬該管人員革職流徙

應如所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朝鮮國王奏章其所議甚為敬慎周詳越境殺人者依該國王所議正法固其宜也其餘罪犯內尚有當恕者爾等可參酌原宥議奏凡外國之事輕忽者多處置少有不當即不能以服其心所關甚大朕必慎之而又慎焉尋大學士等將事內應宥人員酌議具摺奏請

上曰內地被殺之人皆偷採人參者非良民也

即為內地擒獲亦當從重治罪但朝鮮國人越境而來殺人行刼法所不宥應將金禮進等立斬其該管官員當寬以處之李有白等俱從寬免罪朴錫昌等俱革職從寬免流徙如此則盡得其當矣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朝鮮國王凡事極其敬慎其國人亦皆感戴聞其國有八道北道與我瓦爾喀地方土門江接界東道接倭子國西

道接我鳳凰城南道接海猶有數小島此等
地方
太宗文皇帝定朝鮮之役我兵無處不到以已
破之國我朝爲之重加營建俾安堵如故是
以其國人於
太宗文皇帝駐軍之地樹立石碑備書更生之
德累世感戴以至於今且彼更有可取者明
之末年彼始終未嘗叛之猶爲重禮義之邦
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一月丁卯理藩
院議外藩諸王供應折給銀兩事具奏
上曰爾等所議殊不均平少者太少多者太多
蒙古護衛及喇嘛等供應俱如所議行公主
每日食物折價銀兩可稍裁減至公主等來
未嘗攜如許隨從今當據彼來人實數酌量
給發如果隨來人多再照爾等數目供給勿
得逾額昔年外藩蒙古來部院必濫開浮數
冒支錢糧朋分肥已此弊已久今如此行則
錢糧不致妄費而事務亦易清楚爾等再議
具奏至外藩蒙古來京有當住五日者亦有
當住七日者今一概俱五日一次給發銀兩
則住七日者不得不將所餘兩日另作一次
支領矣今爾等可將五日者五日一次給發
七日者七日一次給發如是則於外藩蒙古
甚便爾等辦理之事亦不至繁瑣也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正月乙未理藩院
題阿祿科爾沁固山額駙巴特瑪之妻
縣君以所屬人丁進獻
上曰此等人斷不可受縣君乃中朝下嫁者也
所獻之人乃阿祿科爾沁之番兵豈可取乎
爾等將朕諭旨明諭蒙古諸王照土默特蘇
克圖爾之妻所獻八佐領一例暫遣官至彼
處管理事務日後仍將所獻之人安插彼旗
內可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五月丙子江蘇巡
撫張伯行疏報朝鮮國商人高道弼等

被風壞船請候朝鮮國使來交付遣回
上曰若俟朝鮮國使來爲日遲久著高麗通事
一人自部給文驛送前去

康熙五十年辛卯十月戊寅

上諭禮部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中外一體保
育維殷惟期遐邇咸寧共享昇平之福至於
藩邦有能仰體此心修明厥職者朕尤加意
優待之兹朝鮮國王李焞自襲爵以來愼守
邦圻恪循儀度歲時貢獻方物克殫悃忱四

十餘年未嘗少懈其國中之事稍有關係者
必奏明仰請定奪罔敢隱諱每於欽差人員
竭盡小心倍加敬禮且撫恤國人善於愛養
所屬靡不悅服朕用是甚爲嘉美旣嘗曲示
恩誼値彼地饑饉又自海洋運米賑濟故舉
國人衆至今猶深感戴朝鮮貢物朕屢次裁
減以至甚輕但國小地隘其年例貢物內有
白金一千兩紅豹皮一百四十二張猶恐艱
於備辦嗣後將此二項永停貢獻又聞朝鮮
國使沿途館舍盡皆傾圮難以歇宿歷年進
貢奏事人員甚爲勞瘁著令各該地方官作
速修葺堅固用副朕加惠遠人至意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戊申

上諭理藩院班禪胡土克圖爲人安靜熟諳經
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
賴喇嘛之例給以印冊封爲班禪額爾得尼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乙亥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朕想拉藏汗二子一

往策妄阿喇布坦處娶親一現在青海地方
駐劄往策妄阿喇布坦處娶親之子倘彼託
詞愛婿留住數年不令之歸再如駐劄青海
之子朕復憐愛留住則伊處竟至無人豈不
孤危可憫況拉藏汗年近六十自當爲其身
計伊處人少土伯特人甚多而又秉性兇惡
可保安常無事乎拉藏汗將兇惡第巴殺死
朕加褒獎封爲翊法恭順汗伊傾心內嚮不
但朕知之卽爾等衆人皆知之但厄魯特秉性

猜疑又甚疎懈倘或事出不測朕雖憐伊雖倚朕此間相隔萬里救之不及徒貽後悔耳凡事當爲遠大之計伊亦係曉事之人是以朕爲伊時常留意若不深謀防範斷乎不可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二月丙子禮部題安南國進貢禮物請交內務府察收

上諭大學士等曰安南國年例進貢犀角象牙等物物既沉重道復遥遠運送未免勞苦非所以柔遠之意嗣後著將犀角象牙免其進貢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己巳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焞因目眚甚劇遣人來購空青應准其採買

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阿克敦鑾儀衛治儀正張廷枚曰朝鮮國王李焞安靜奉法人民愛戴四十餘年伊國中享太平之福未有如此之久者朕甚嘉之覽禮部奏請亟因病目來

購空青朕聞其病深爲軫念特遣爾等齎空青往賜此係格外之恩凡一應禮節爾等到時令王不必拘於成例隨處可以相見并傳諭之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戊午侍衛阿齊圖疏奏蘇爾扎之妻與從前屬下人等現在若可以餬口聽其自爲生理若不能餬口請令青海寨桑等酌量養濟

上諭曰據奏蘇爾扎妻既云我係婦人屬下人等不能養育且恐他人欺壓亦未可定著翰林院侍讀學士花色領銀一千兩前往波羅重可克地方給與蘇爾扎之妻令其辦理生業且朕差官照看伊等必無有敢行欺壓之人矣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九月甲申

上諭理藩院朕巡視土默特喀喇沁等旗分見今年禾稼著霜微早來年恐致米貴應傳諭伊等各旗分務宜節省米糧不得耗費

戊子翁牛特喀喇沁土默特王貝勒等
奏臣等所屬旗分因亢旱歉收請借支
倉米賑濟
上曰各旗分設倉貯米原以備水旱賑濟之用
前蘇尼特阿霸垓等旗分荒旱之年朕曾令
發帑賑濟其翁牛特等所屬之人朕視之均
係一體該王貝勒等以此奏請極合朕心著
即照所請行如尙有不敷之處仍著再行陳
奏

十月甲辰朝鮮國王李焞薨世子李昀
遣使奏聞兼貢方物
上曰朝鮮國王李焞襲封將五十載自來伊國
從未有似此歷爵年久者且襲封以來奉藩
至爲敬謹進獻方物極盡誠款未嘗稍懈又
防禦伊國邊疆安靖克享太平伊舉國老幼
靡不感戴具見事上恭順撫民慈愛深爲可
嘉忽聞患病溘逝朕心不勝痛惻除遣大臣
往唁外其所貢禮物著即交使臣帶回以示
軫念之意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六十